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柒輯·拾伍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柒輯·拾伍册目錄

三餘雜志八卷辨誣二卷 〔清〕張定鋆輯 一
問奇類林三十五卷續三十卷 〔明〕郭良翰輯 九七

〔清〕張定鋆輯

三餘雜志八卷辨誣二卷

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三餘雜志小序

僕家少藏書未能載籍極博性又健忘苦無記事珠偶獲新義輒命管城子志之歲月既久叢積遂多不自珍惜放失者半今年春瑟居無事暑加校讐離爲八卷就中雅俗兼收古今並錄顏曰三餘雜志自維炳燭之明知一遺二不免貽笑方家姑留鴻爪藉以隨時參證云爾道光己酉夏五常熟張定鋆

吳門王蘭坡刻

三餘雜志卷第一

常熟張定鋆竹淦輯

三十六天

雲笈七籤自元都玉京以下合有三十六天其二十八天在三界內曰黃曾天玉完天何童天平育天文舉天七曜摩夷天六天爲欲界越衡天濛翳天和陽天恭華天宗飄天黃笳天堂曜天端靖天恭慶天極瑤天元載孔昇天皇崖天極風天孝芒天翁仲浮容天江由天阮樂天曇誓天十八天爲色界霄度天元洞天翰寵妙成天秀樂禁上天四天爲無色界三界外曰四人天常融天玉龍騰勝天梵度天平育賈奕天名爲種民天亦名四梵天四人天外曰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最上大羅天合三十六天

三十三天

因本經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有四天王天須彌山頂爲帝釋天上一倍爲夜摩天上爲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福生天福受天廣來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無邊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

凡二十八天四天以下又有日月星宿天常憍天持鬘天堅首天凡三十二種所謂三十三天者卽帝釋天宮也

九重

天地全圖注第一重宗動天第二重二十八宿天第三重土星天第四重木星天第五重火星天第六重日輪天第七重水星天第八重金星天第九重月輪天

七市

起世經天上有七市第一穀米市第二衣服市第三衆香市第四飲食市第五華鬘市第六工巧市第七婦女市

玉京金闕

玉皇經天上有白玉京黃金闕

日姓名

彙雋日姓張名表字長史又道藏日中赤帝名丹靈峙字綠映紅

黃人守日

古今占政治和平時則黃人守日

踆烏蟾蜍

淮南子日中有踆烏月中有蟾蜍

月名

天洞經月一名結璘又太公金匱月中青帝夫人名娥影珠字芬豔嬰

白玉盤

李白詩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

逡巡

丹鉛錄月暈謂之逡巡

金波玉井

升菴外集梁謝舉凌雲臺詩勢高凌玉井臨迥度金波謝朓詩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金波月也玉繩玉井皆星名

始影

粧樓記女星旁一小星名始影婦女於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顏色

黃姑

荊楚歲時記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鋻按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似亦以黃姑爲牛郎而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似又以黃姑爲織女矣

八風

淮南子何謂八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又呂覽東北炎風東滔風東南薰風南巨風西南凄風西飂風西北厲風北寒風又左傳節八音而宣八風林注八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坌按三說不同今並錄之

花信風

荊楚歲時記小寒三信梅花山茶水仙大寒三信瑞香蘭花山礬立春三信迎春櫻桃望春雨水三信菜花杏花李花驚蟄三信桃花棠棣薔薇春分三信海棠梨花木蘭清明三信桐花麥花柳花穀雨三信牡丹荼蘼楝花此後立夏矣徐俯詩二十四番花信風

五兩風

郭璞賦覘五兩之動靜注凡候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旗顛立軍營中岳正詩行舟五兩風

天公絮

清異錄秦隴村民稱雲為天公絮

玉女披衣

述異記汴鄉西澤有玉女岡天當雨輒先涌五色氣於石間俗傳玉女披衣

山帶

遠法師廬山記天將雨有白雲或冠峯巔或亘中嶺名山帶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

三十六雨

京房易飛候太平之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春秋說題辭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

榆莢雨

荊楚歲時記春曰榆莢雨夏至前曰梅雨五月曰隔轍雨六月曰濯枝雨七月六日洗車雨八月曰豆花雨九月曰黃雀雨

洗厨雨

田家五行二月八日俗謂張大帝生日前後必有風雨號請客風送客雨正日謂洗街雨初十日謂洗厨雨

社翁雨

提要錄社公社母不食舊水故社日有雨謂之社翁雨陸游詩社雨晴時燕子飛又數點霏微社公雨兩叢間

淡女郎花

月額雨

金樓子月旦日雨爲月額雨

駃雨

升菴外集元好問詩駃雨東風來自注駃與快同見魏志趙松雪有駃雨帖酉陽雜俎河水色渾駃流尸子黄河龍門駃流如箭

蠻煙蜃雨

升菴外集嶺南異物志云蠻煙蜃雨無別晨暮蜃蛟蜃也

滴涸

田家占候上火不落下火滴涸崔寔農家諺涸作汻埿按今吳俗有庚不落辛滴涸之諺亦往往有驗

秋孛漉

范成大詩注吳諺云秋孛漉損萬斛謂立秋日雷也

雷名

起世經東方雷名無厚南方雷名順流西方雷名墮光北方雷名百生樹

樹介

小知錄樹介凝霜封樹也亦曰樹稼諺曰樹介達官怕揫按此說本唐書而來當時寧王憲疾見之而歎曰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夫已而果死又閻鈕玉樵觚賸載康熙乙丑冬杪項城樹介未幾睢陽湯公鄢陵王公相繼俎謝內而閣學及卿貳外而督撫亦屏黜殆盡禍福之至必有先幾可不懼哉

硬雨

軒渠錄硬雨雹也洪範五行傳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不相入則爲霰盛陽雨水温煖陰氣脅之不相入則爲雹埤雅雪六出而成華雹三出而成實此陰陽之辨也

天公玉戲

清異錄比邱清傳與客同入湖南客曰凡雪仙人亦重之號天公玉戲

輕瓊冷絮

升菴外集唐小說雪詩有輕瓊冷絮舞長空之句

艷雪

升菴外集韋應物答徐秀才詩云清詩舞艷雪孤抱縈元冰極其工緻而艷雪二字尤新又五絃行云如伴流風詠艷雪更逐落花飄御園又樂燕行云艷雪凌空散舞羅起徘徊屢用艷雪而不厭其複也或問予曰雪可

言艷乎予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迴雪比美人之飄搖雪固自有艷也然雪之艷非韋不能道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

羞明等件

月令廣義凡雪日間不積謂之羞明霽而不消謂之等件

天弓

白虎通天弓虹也又謂之帝弓明者爲虹暗者爲霓蔡按爾雅邢疏虹雙出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霓明暗之分卽雌雄之辨也

天開眼

七修類藁馬浩少時夜行忽聞空中砉然有聲靑天中如瓜皮船一條色蒼黃隨開隨合明發聞人言昨夕天開眼郎煥曰天乃陽氣所就此正欠缺之際故見其本體之色

元旦爲雞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宮本中宜章元日詩避地逢雞日傷時感雁臣

呑豆

雜五行書正月七日男呑赤豆七顆女呑二七顆竟年無病蔡按韋氏月錄又云七月七日用此法則令人畢歲無病

元宵

小知錄上元張燈始於初唐景雲二年上元三夜燈始於盛唐開元天寶間正月十五并前後兩夜也上元五夜燈始于北宋乾德五年詔增十七十八兩夜也上元六夜燈始於南宋淳祐三年自十三至十八也上元十夜燈始於明太祖蔡按今郡邑上元張燈多以十日爲度葢沿明初之制也

紫姑

荊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異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逐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于廁以迎之卜曰子胥不在曹夫已行小姑可出子胥壻曹夫姑也

天穿

天祿識餘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唐詩云一枚煎餅補天穿蔡按吾吳風俗則以正月二十五日爲天穿

花朝

提要錄唐以二月十五日爲花朝翰墨記洛陽以二月二日爲花朝誠齋詩話東京以二月十二日爲花朝盠按今定以二月十二日爲花朝葢不獨東京然矣

治聾酒

石林詩話世言社日飲酒治耳聾五代李濤有春日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没心情爲乞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一遍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學士有月給内庫酒故濤以詩乞之也社公乃濤之小字盠按社日治聾酒乞之者恰字社公可稱巧合

忌作

墨莊漫錄今人家閨房遇春秋社日不作組紃謂之忌作張籍詩今朝社日停鍼線盠按陸放翁詩書因忌作閒終日酒爲治聾醉一杯以此觀之則社日不徒不作組紃直乃百事皆忌矣

放紙鳶

事物紀原紙鳶韓信所作而不稱墨子蕭梁時侯景亂羊侃敎小兒作此戲詔因西北風放之冀達援軍今人巧製不一其上可懸燈又以竹爲絃吹之有聲如箏焉故曰風箏正二月俗競放之清明後風不升乃止盠按晉李石續博物志云今人紙鳶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内熱是尋常嬉戲之事亦未始無益也

上巳祓除

野客叢書上巳祓除事說者多端沈約宋志謂舊記有郭虞者有三女於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於東流水上祈禳祓潔摯虞引續齊諧記則曰徐肇有三女云云非郭虞也蔡邕章句引暮春浴乎沂或者引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束晳引周公卜邑於洛此禮已行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則知上巳祓除其來久矣又觀漢書八月祓于灞上故劉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

四日因知漢人祓除亦有在秋間者不必暮春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後但取三月三日不必巳也盠按上巳祓除見於記載者甚多惟此獨見詳核

油花卜

粧樓記池陽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祝而灑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所謂油花卜也

掠夏

龍游縣志上巳日以葛紗衣出曝謂之掠夏

冷節

四民月令齊人呼寒食爲冷節

澆山

張耒詩話黃山謂寒食上冢爲澆山

桃花粥

金門歲節記洛陽人家寒食裝百花輿煮桃花粥

白打

王建宮詞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鋆按周櫟園閩小紀云齊物論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塲子謂白打卽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

白手不持寸鐵爲白戰似卽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爲蹴踘者非姑存其說未知孰是

龍忌

漢書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莫敢煙爨按丹陽集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禁火故寒食有龍忌之禁則禁煙未必爲介子推也

淘井

志林東坡在黃州夢參寥所作新詩覺而記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曰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日淘井

賜火

春明退朝錄唐時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賜近臣戚里本朝因之惟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得厚贈非賜例也

龍華會

荆楚歲時記四月八日諸寺設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龍華會又秋雨菴隨筆春秋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相傳是日爲佛降生之日按

辛卯爲四月初五日然則初八浴佛乃循世俗三朝洗兒之說也

櫻筍廚

唐輦下歲時記四月十五日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

分龍

小知錄四月二十日爲小分龍五月二十日爲大分龍鋆按此說本烏程嘉定两邑志書而月令廣義則云五月二十六日雨爲分龍雨閩俗以夏至後雨爲分龍雨其說互異

端午競渡

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謂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所並命舟檝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又曰水馬鋆按今吾炎競渡有行之於春者攷之於古亦非無本也新唐書杜亞傳亞爲淮南節度使方春南民爲競渡又沈佺期三月三日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爲禦魅囚是則春時競渡確有可徵然曰招魂曰禦魅似亦爲靈均而作今則祇以此爲農民祈報之一端於招屈之旨全失之矣

鬬百草

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民並踏百草又有鬬百草之戲

九子糉

歲時雜記端午糉子名品甚多形制不一有角糉椎糉菱糉筒糉秤錘糉又有九子糉

黃梅

天香樓偶得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閒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古雋畧云黃梅雨梅當作黴因雨當梅熟之時遂訛爲梅雨農占云芒種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閩人以壬日進梅神樞經云芒種逢壬進黴小暑得未出黴風土記云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先南方今驗江南梅雨將罷而淮上方梅雨又踰河北至七月少有黴氣而不覺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足定揆當易地而論鋆按諸說不同今吳楚俗以芒種後壬日立梅壬日芒種卽是立梅夏至後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卽是出梅若芒種後逢壬早夏至後逢庚遲則梅多至十八日芒種後逢壬遲夏至後逢庚早則梅少僅八日俗每以此占黴氣之淺深殊不知天干雖有不齊而歲序初無伸縮壬庚遲早係偶然相值烏足以限黴氣乎 原注黴或作霉

槐序

升菴外集槐序指夏日也王晏詩槐序候方調

三伏

歷忌釋伏者金氣伏藏之日四時代謝皆相生立秋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至庚日必伏又陰陽書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曹植謂之三旬

觀蓮節

緝柳編六月二十四日爲觀蓮節

閏秋

廣韻藻七月日蘭秋爾雅曰相月

七夕乞巧

荊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樓（一作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鍮石爲鍼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爲得祭按乞巧者大抵因牛女相會欲徼福於雙星也乃李石續博物志有云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以乞巧又下黃私記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鍼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

謂之乞巧據此兩說則乞巧不獨七夕矣

盂蘭盆

老學菴筆記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所向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向東西則溫寒得中謂之盂蘭盆

金虀

升菴外集宋人秋日書啓金虀秋序玉宇敷涼又金顥平分碧虛如拭皆奇語也按虀與揫同禮記秋揫也又素鍾肇節金飈戒序

婁尾暑

楊誠齋八月朔詩破除婁尾暑

翫月羹

膳夫錄汴中中秋節食翫月羹

牡丹誕

清閑供八月十五日爲牡丹誕通考八月十五日爲移花日

題餻

劉賓客嘉話錄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緣明日是重陽欲押一餻字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餻字不敢題之祭按唐六典九日食麻葛餻今市井於是日競賣重陽餻并

插五色紙小旗號重陽旗兒童多買之葢用粳糯兩米攙雜而成無所爲麻葛也然食餻風俗今古通行不詳其義以意推之九日登高餻與高同音故轉而爲餻容或然也

重九登高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汝家九月九日當有災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以代矣今世人每至九月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爲

此也黎按登高以避灾厄固因桓景而效之乃韓昌黎有人日登高詩隋書元胄傳文帝以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詔召胄曰公與外人登高不如就朕然則登高不獨重九矣

酉逢戊遇

堅瓠集萬歷辛丑九日焦弱侯先生招同人登謝公樓一友曰嘗見欽天監柱聯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今諺云夏至有風重陽無雨皆訛傳耳黎按有風無雨固是訛傳然今往往應驗何也

黍臛

荆楚歲時記十月朔日黍臛俗謂之秦歲首未詳黍臛之義今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當謂其始熟嘗新耳禰衡別傳云十月朝黃祖在艨艟上會食黍臛是也黎按今人稱十月朔為十月朝意本乎此餘月則無以朝稱者歲朝亦稱朝然不稱正月朝也

冬至稱長至之訛

寄園寄所寄古今考雋云仲夏為日長至仲冬為日短至今世誤以冬至為日長至堯典仲夏平秩南訛日長至仲冬平在朔易日短至此其證也

借春

天祿識餘唐時冬至賜百官辛盤謂之借春

九九

豹隱紀談石湖居士戲用鄉語土俗以二至後九日為寒燠之候故諺有夏至未來莫道熱冬至未來莫道寒語又一說夏至後云一九至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喫茶如蜜汁四九三十六爭向路頭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冬至後云一九至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

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肩攤八九七十二貓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爬一齊出范公吳人不免用鄉語

小節夜

乾淳歲時記禁中以臘月二十四日為小節夜又謂之交年是日市井迎儺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黎按吾吳臘月二十四日祀竈縛帚於竿盡掃室中塵污朱門白屋無不然者取除舊生新之義即交年之意也而迎儺逐疫市井亦尚有古風焉

聒聽

乾淳歲時記除夜爇燭糝盆紅映霄漢爆竹鼓吹之聲喧闐徹夜謂之聒廳貼天行帖兒財神於門又明燈牀下謂之照虛耗鋆按今吾吳風俗猶彷彿似之

題桃符

茅亭客話蜀主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鋆按今楹聯之作說者謂肇於五代之桃符蜀孟昶曾題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十字至推而用之楹柱蓋自宋人始也至於吳中風俗臘月下旬市肆中有春聯舖寒士藉以潤筆人家競買之其聯句必書吉語亦猶元亨利貞之意也歟

餽歲別歲守歲

風土記蜀之風俗晚歲相與餽問謂之餽歲酒食相邀謂之別歲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鋆按今吳俗彷彿似之

打耗

演繁露湖州土俗歲十二月人家多設鼓而亂撾至來年正月半乃止問其所本無能知者但相傳云此名打耗打耗者言驚去鬼祟也鋆按今吳俗上元節前後數日人家撾鑼鼓謂之鬧元宵蓋猶沿古風云

陽九百六

道經天厄謂陽九陽九奇數陽極於九乃陽數之窮大旱陸焦也地虧謂百六百六偶數陰極於六乃陰數之窮大水陵淵也初入元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

月忌

羣碎集俗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一彈指

僧祇律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爲一彈指二十彈指爲一羅預二十羅預爲一須臾

五夜

漢書舊儀注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三商

天祿識餘周禮漏下三商爲昏商音滴鋆按儀禮士昏禮日入三商爲昏賈疏商爲商量是刻漏之名既作商量之商則商讀平聲亦何不可

四甲子

朝野僉載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凍死

雌甲

天祿識餘說楉甲子逢單日爲雄雙日爲雌雌甲子雌
雨不害

黃雞白日

白居易醉歌與伎人商玲瓏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
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没盞按蘇
軾詩只有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卽用此事

五酉

搜神記孔子曰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
者神皆馮依能爲妖怪謂之五酉

遇九逢災

尊鄉贅筆今人逢九云是年必多災殃俗傳已久愚夫
愚婦皆以爲實然予每竊笑之不知此說原本於靈樞
經其言曰凡人宜患年忌由九而推之年忌相加則感
之而病故人方七歲是陽之少也再加九歲爲十六歲
再加九歲爲二十五歲再加九歲爲三十四歲再加九
歲乃四十三歲再加九歲乃五十二歲再加九歲乃六
十一歲九爲老陽陽極生變此皆生人之大忌勿爲姦
淫之事猶可自免云云但以七歲爲始非若今之人竟
以九積算耳

乞漿得酒

五色線太歲在午人馬食土歲在辰巳貨妻賣子歲在
申酉乞漿得酒

開井日

神仙感遇傳靑州刺史張士平中年夫婦皆瞽一日遇
書生爲開井一眼得新泉洗之眼俱如初因留其說以
救世其要曰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爲吉丑
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爲吉寅申之年七月亥
子正月巳午爲吉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爲吉
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爲吉巳亥之年十月申
酉四月寅卯爲吉按年月日時鑿井卽爲福地士平拜
受訖書生升天蓋太白星官也

三餘雜志卷第二

常熟[illegible]行注輯

益地圖

集仙錄黃帝在位王母遣使乘白鹿集帝庭授以地圖舜在位遣使獻白環及益地圖遂廣九州爲十二州

章亥步

淮南子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竪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十洲

十洲記漢武帝聞王母說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稀絕處

三島

神仙傳海上有三神山曰蓬萊曰方丈曰瀛洲謂之三島東方朔與友人書不可使塵網名繮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對拾瑤草吞日月光華共輕舉耳

兩戒

唐書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東北地絡之陰北抵常山東循塞垣而至朝鮮是謂北紀南戒自岷山嶓冢負西南地絡之陽南踰江漢東循嶺徼而至閩中是謂南紀

二十四橋

天祿識餘揚州在唐時最爲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有二十四橋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東正當帥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河師橋周家橋小市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泗橋太平橋利國橋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

山光橋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

平山堂

避暑錄話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朶插百許盆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以衣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

清涼山

金陵遊記石城門之北二里有山環遶石梁入徑至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涼寺其寺乃南唐李主避暑處故名清涼至今多竹相傳其所遺者其山面城平曠中有石基乃翠微亭之故址也登眺則都城宮闕軍營官府居民街巷遠而長江列巘皆歷歷在目誠具山水之幽盡登覽之勝者無如此山

莫愁湖

〈莫愁湖考〉莫愁湖古樂府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尚未詳也莫愁盧家女子善歌唱嘗入楚宮李商隱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也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

北晉羊祜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舴艋江岸還飛雙鴛鴦王橫詩村近莫愁並竹塢人家楚些下蘋洲又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即是也

金焦對峙

〈金焦兩山記〉金山舊名浮玉有龍洞有妙高臺有善才石有吞海亭有日照崖而中泠泉水品稱天下第一蓋其前臨滄海却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爲際風濤朝夕吞吐魚龍淵窟盤據所爲萬山來注一島中屹者也焦山或名譙山有羅漢崖有煉丹臺有桃花塢有吸江亭有寶蓮閣白石鄰鄰高見雲表其獨也如洪濤之砥柱其對也如蒼龍之雙闕山另二島即江漢朝宗於海水道也合而觀之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相距甚邇氣勢相抗世以並稱

姑餘

〈續圖經〉姑蘇一名姑餘〈危言〉姑蘇乃姑胥也凡水與臺皆以姑胥得名吳語以鬚爲蘇故誤曰姑蘇後遂爲蘇州〈吳郡志〉姑蘇山一名姑胥一名姑餘蓋因字音相近而通稱之

虎邱山

〈越絕書〉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邱十萬人取土治冢臨湖口葬經三日而白虎踞其上故曰虎邱

試劍石

〈吳地記〉虎邱避唐太祖諱改爲武邱又名海涌山秦始皇至虎邱求吳王寶劍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誤中石陷成池古號劍池旁有石號千人石按試劍石世咸謂吳王舊蹟今據此書是秦皇非吳王矣又攷〈琴川志〉虞山之巔有巨石中分爲兩望之如劍痕俗傳吳王試劍石馬帥虎墓在下墓前有亭臨流曰劍池是吳王試劍石又在吾虞世遠不可知亦姑存其說云

爾

滄浪亭

石林詩話姑蘇州學之南積水彌數頃旁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山因以其地瀦水今瑞光寺卽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歷閒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傍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詩所謂淸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

林屋洞天

升菴外集林屋洞天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黑久無遊者徐武功好奇列炬而行行頗久至一處平敞寬崇四壁上下皆作金色石乳自上滴下謂之金庭玉柱也有刻字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閒書

末下

天祿識餘末下地名北人問陸機曰羊酪之美江東何物可並機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注千里末下皆蘇州境後人訛末爲未東坡詩每懷蓴菜下鹽豉及肯將鹽豉下蓴羹皆誤也鋆按注中旣明明云皆蘇州境何坡老竟未檢及袁簡齋太史引嚴道甫云千里湖卽石臼湖末下卽秣陵也恐亦未確

虞山

張著虞山遊詠圖序常熟州治西北若干步爲海虞山山行若干步爲東南前峰又若干步爲維摩嶺由是躡重巒踰叠巘西亘十餘里峻極拂水巖然後漸趨於平壤焉且長江大河映帶前後琳宮梵宇隱見林薄煙雨閒其狀蓋與羅浮匡廬相爲髣髴鋆按俗稱虞山爲常熟山非也攷琴川志虞山在縣西北一里一名海隅山高一百六十丈周回四十六里六十步山海經注云吳之烏目山也常熟山在縣北三十七里高一百五丈周回七里本名銅官山唐天寶六載改今名據此則虞山與常熟山是二非一矣若夫括地志曰海禺吳郡志曰海虞續志曰海巫其實一山也至於虞山得名之始舊志引吳地記謂本吳之虞鄉孫權置虞農都尉於是山因以爲名然吳越春秋載吳太子娶齊女病而死曰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越絕書又云虞山巫咸所居則虞山之名吳越時已有之矣志云此山恐因虞仲而得名按史記虞仲卽仲雍奔吳而葬於此山之上或者因以名其山史有兩虞仲一字仲雍爲吳始祖一周章之弟仲始封於虞亦曰虞仲周章都安邑稱曰虞城則仲雍所居稱曰虞山理或有之詳考志書則知命名之有本矣

破山寺

升菴外集中美紀聞云揭諦神名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今破山寺是也

三泖

陸龜蒙詩三泖涼波魚蕝動吳郡圖經泖有上中下三名鋆按三泖皆在松江府城西曰圓泖曰大泖曰長泖

西湖

西湖記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谿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瀦而爲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界於錢塘也又稱錢塘湖

以其輸委於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脉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蟺東來凌深拔峭舒岡布麓若翔若舞萃於錢塘而崷崒於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爲龍井爲大慈爲玉岑爲積慶爲南屏爲龍爲鳳爲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爲靈隱爲仙姑爲履泰爲寶雲爲巨石皆謂之北山飛來峯界乎靈隱天竺兩山之閒高不踰數十丈而怪石森立青蒼玉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劒植衡從偃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矯若龍蛇鬱鬱然丹葩翠甤蒙羃蓊翳冬夏常青煙雨雪月四景俱佳

六橋

清波雜志湖上有六橋曰暎波曰鎖瀾曰望山曰壓隄曰東浦曰跨虹

釣臺

太平寰宇記嚴子陵釣臺在桐廬縣南大江側臺下連七里灘又方輿勝覽釣臺在桐廬二十九里東西兩臺各高百尺又南皮有姜太公釣臺又濮州有莊子釣臺又池州西郎山下有梁昭明太子釣臺又宜興有任昉釣臺鋆按子陵釣臺嘖嘖人口其他槩置不道何也

卓筆峯

吳郡圖經續記天平山在吳郡西二十里巍然特高羣峯拱揖郡之鎮也有卓筆峯臥龍峯巾子峯五丈峯又名山記鴈宕山有五峯展旗峯石屏峯天柱峯玉女峯卓筆峯諸峯皆奇削聳直高插天半而不沾寸土

畫扇峯

太平寰宇記江陵縣畫扇峯荆州記云修竹亭西一峯迥然西映落月遠而望之全如畫扇

大人市

山海經大人之市在海中注今登州海市也

君子泉

方輿勝覽黃州郡倅孟震亨有賢德時稱孟君子庭中有泉蘇子瞻名之曰君子泉黃魯直詩雲夢澤南君子泉水無名字託人賢

郎君谷

唐書王龜傳龜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

高士峯

唐書秦系傳系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系結廬其上其後東度秣陵南安人思之號其山爲高士峯云

鸚鵡洲鸕鷀堰

可談吳處厚知漢陽軍每謂鸚鵡洲洒鄂佳處欲賦詩未就一日視事綱吏來告覆舟吳問何在吏曰在鸕鷀堰吳拊案連唱大奇徐曰吾一年爲鸚鵡洲尋一對不得天俾我也

芙蓉水楊柳灣

舊唐書音樂志龍池樂章曰芙蓉生夏水年年楊柳變春灣

彭郎小姑

歸田錄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云彭郎者小姑壻也

鸞子屏風

太平寰宇記江安縣三峽者即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有瞿唐灩澦鸞子屏風之類不在三峽之數

東丁水

老學菴筆記漢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間時聞洞中泉滴聲良久一滴清如金石黃魯直題詩云古人題作東丁水自古東丁直到今我欲改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委宛山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乃案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委宛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白馬而祭之夢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書者齋於黃帝之宮禹乃退齋三日登宛委發石得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周行天下伯益記之爲山海經

羣玉山

穆天子傳天子北征東還至於羣玉之山四徹中繩先

王之所謂策府

瑯環福地

伊世珍瑯環記張茂先嘗為建安從事遊於洞宮遇一人問曰君讀書幾何華曰未讀者二十年內書若二十年外華已盡讀之矣其人議論超然華頗內服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有門引華入數步別是天地宮室嵯峨入室中陳書滿架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曰此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眞七瑛丹書紫字諸祕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

多所未聞者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郎命小童送出問地名對曰瑯環福地

陳芳國

雲仙雜記杜子美十餘歲夢朱文於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乃往求之見鵝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下謫為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可於豆壠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熱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滿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謨觴

記事珠嵩高山下有石室名謨觴內有仙書無數方回讀書於內玉女進以飲食

春秋臺

述異記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

爾雅臺

入蜀記圖經以為郭景純注爾雅於此臺在宜昌府北

護世城

酉陽雜俎兜率天上雨摩尼護世城中雨美膳阿脩羅中雨兵仗閻浮提中雨淸淨水

山椒

六朝事迹鳳臺山宋元嘉中鳳凰集於是山乃築臺於山椒以旌嘉瑞月賦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於江瀨謝靈運北固應詔詩鳴笳發春渚稅駕登山椒又石室冠林陬飛泉發山椒杜甫詩無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按山椒山頂也廣雅山高四墮曰椒或曰山腰

星牖月窗

廣韻漢凡山洞巖穴有竅通明小曰星牖大曰月窗

隱士泥

淸異錄秣陵孟娘山土正白色曰白墡土周護以調塗四壁因呼為隱士泥

罨畫

老學菴筆記紹興中有貴人好爲俳諧體詩云綠樹帶雲山罨畫斜陽入竹地銷金

田索

天祿識餘王黃州云上洛田不知畎畝但以百尺繩量之曰某家種得若干索以爲田數今北方有田者亦不計畝但以人工窮日之力爲數曰有田若干晌云原註北人謂田爲一晌雲南謂田一畝爲一雙

沓潮

天祿識餘番禺記晨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

今吳中猶有此名

地生毛

述異記地生毛京房以爲人勞之應北齊武成淸河年中徐州及長安地生毛長七尺時北築長城內築三臺人苦勞役之應

地動

說苑晏子曰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其地動乎五雜俎閩廣地常動說者謂濱海水多則地浮也然秦晉高燥無水時亦震動動則裂開數十丈不幸遇之者盡室陷入其中及其合也渾無縫隙掘之至深而不可得則閩廣之地動而不裂者又得毋近水滋潤之故耶鍌按俗稱天搖地動夫天搖不可知地動有可見近年江鄉往往有之

寒火

天祿識餘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按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邱之寒燄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

水甲

梅堯臣詩水甲等閒屯又方岳詩一夜雪寒重整過碧琉璃瓦水精釘鍌按皆指冰也古人工於比例如此

買宅買鄰

南史呂僧珍傳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南榮

史記司馬相如傳偓佺之倫暴於南榮註應劭曰屋簷兩頭如翼也故鄭元云榮屋翼也七誘云飛榮似鳥舒是也暴偃臥日中也

罘罳

天祿識餘段成式云士林多稱雀網爲罘罳其誤如此

按漢書罘罳屏也復也又按劉熙釋名曰罘罳在外門罘復也臣將入請事復重思也今之照牆相似

承霤

席上腐談古之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卽今之承落也盌按卽今木水落是也又攷漢書宣帝紀金芝九莖産於函德殿銅池中如淳註銅池承霤也殆漢宮殿中又有以銅爲之者耶

重轑

漢書張敞傳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注蘇林曰轑椽也重轑重棼

中師古曰重棼卽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爲兩厦者也轑音老棼音扶分反

藻井

西京賦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注藻井當棟中交方木爲之如井幹也茄藕莖也以其莖倒植於藻井其花下向反披狎獵花葉參差貌埤雅說者以爲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爲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亦謂之罳頂升菴外集綺井謂之鬬八又曰藻井今俗曰天花板也

承塵

逸雅承塵施於上承塵土也事物紺珠承塵施於上俗名仰塵伊尹制後漢書雷義傳義嘗救人死罪罪者以金一觔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得金金主已死乃以付縣曹盌按據此則承塵如今擱板之類可庋物者也

綺寮

丹鉛總錄文選注寮窗也唐詩綺寮河漢在斜樓古人謂同官爲寮指其齋署同窗爲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窗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猶士之同窗也

勾闌

天祿識餘段國河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闌甚嚴飾古今注漢顧成廟設扶老勾闌勾闌之名始此盌按今敎坊有勾闌之稱似與古意不合袁簡齋太史云自義山倡家詩有簾輕幕重金勾闌之詞勾闌遂混入妓家

屈戌

名義考京師人謂門鐶曰曲須當是屈膝葢門鐶雙曰金鋪單曰屈膝言形如膝之屈也古烏栖曲作屈戌山堂肆考今大家窗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卽古金鋪遺意北方謂之屈戌

簷馬

雲窗私志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思其響夜不能寢帝爲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於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竹駿代之今之鐵馬是其遺制

銀蒜

天祿識餘銀蒜蓋鑄鉟爲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押簾幾百雙鋆按庾信詩幔絓金穗麥簾鉤銀蒜條歐陽修詩銀蒜簾鉤宛地垂桂叢烏起上朝暉據此則銀蒜押簾六朝時已有之

矣

官廨

南史呂僧珍傳舊宅近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又元史韓鏞傳鏞居官廨自奉澹泊僚屬亦皆化之

麗譙

莊子盛鶴列於麗譙之閒郄掃編顏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稱爲譙樓沈約詩仙人居譙樓庾肩吾詩春光起譙樓沈佺期登瀛洲南樓詩層城起譙樓悉覽出重霄白居易西樓喜雪命宴詩銀榼攜桑落金爐上譙樓鋆按今稱郡縣更鼓樓爲譙樓惟更鼓樓非宴集之所而名流題詠如此似乎不合或古時城上之樓倍極壯麗可以攜樽宴客非今更鼓樓可比也

闤闠

中華古今注闤者市牆也闠者市門也

肆店

中華古今注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也

街鼓

中華古今注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請置六街鼓號曰鼕鼕鼓

輿梁

名物攷說文石杠石橋也俗作杠從木十月成津梁則梁爲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鋆按此解輿梁與孟子朱注不合

堰豬

丹鉛總錄周禮爲其井匽注井漏井匽堰豬按漏井今之滲坑堰豬今之陰溝也

三餘雜志卷第三

常熟[illegible]衍注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崖公

唐語林教坊記樂人呼天子爲崖公

震旦

王溪編事南朝稱天子爲震旦

兄兄家家

北齊書南陽王綽傳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

耶罷

顧况詩兒餒嗔耶罷陸游詩阿囝略知耶罷老稚孫能伴太翁嬉鋆按閩人呼父爲耶罷呼子爲囝囝音蹇

鮮甲鐵弗

北史名夕爲鮮甲母爲鐵弗

馳婢

博雅馳婢母也漢書衛青傳嫡母曰民母南史曰君母

支婆

陸游家世舊聞有云杜支婆者自註云先世以來於諸庶母皆稱支婆

家公

後漢書侯霸傳註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鋆按亦可稱父山簡曰吾年已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

鼻祖

漢書楊雄傳有周之蟬嫣或鼻祖於汾隅注始祖也

曾翁

杜甫詩汝門請從曾翁說注曾祖也

大父

史記平準書李少君見九十餘老人言與其大父共游射處一坐甚驚註祖父也鋆按又稱王父見禮記及爾雅

大母

漢書文三王傳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註祖母也鋆按又稱王母見易經及爾雅

阿干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後廆追思渾作阿干之歌鮮卑呼兄爲阿干

悊兄俊兄

谷永謝王鳳書察父悊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註悊作哲韋弱翁自劾詩茅土之繼在我俊兄

卯君

山堂肆考蘇子由己卯生東坡呼爲卯君

嬃媦

說文楚人謂姊爲嬃又唐書宗室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媦也註媦與妹同公羊傳妹壻曰媦

鄉里

粧樓記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鄉里落它處

相室

戰國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

之愛子天下無有此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卽與無子時同也註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女曰室按此可爲世之喪明者進一解

旁妻

漢元后傳王禁好酒色多取旁妻㲃按旁妻謂妾也又稱小妻漢書枚乘傳乘在梁時取皐母爲小妻

内人

教坊記妓入宜春苑曰内人㲃按今稱妻爲内人毋乃自爲輕賤耶

阿戎

通鑑注晉宋間人多謂從弟爲阿戎至唐猶然杜詩守歲阿戎家㲃按阿戎王渾子也晉書王渾子戎年十五阮籍謂渾曰濬冲清爽非卿倫也與卿言不如與阿戎語據此則阿戎洵佳子弟也然以之爲從弟之稱則別無所見

尊章

天香樓偶得漢廣川王去疾爲幸姬陶望卿作歌首句曰背尊章嫖以忽師古註曰尊章猶之舅姑今關中呼舅姑爲鍾鍾者尊章之轉也

兄公

爾雅婦謂夫之兄曰兄公

妯娌

漢書郊祀志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注兄弟妻相呼爲先後宛若字也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之爲妯娌

小茶

元好問詩牙牙姣女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注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

賓爻

京房易傳子孫爲寶父
猶女
北夢瑣言韋宿鎮南海以從猶女妻小將劉謙綮按姪
稱猶子則猶女謂姪女也
半子
唐書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其言曰昔爲兄弟
今壻半子也綮按今俗稱壻爲半子本此壻或作聟
布代
三餘帖馮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
布代之至今吳中以壻爲布代

嬌客
老學菴筆記秦會之有十客吳益以愛壻爲嬌客
父妐
方言南楚謂婦妣曰母妐婦考曰父妐孫持正云俗呼
妻父爲嶽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丈人觀也而呼妻母爲
泰水此何義耶
僚壻
爾雅兩壻相謂爲亞注詩曰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同
門爲僚壻
外兄弟內兄弟
爾雅注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又山堂肆
考兩姨之子爲外兄弟姑舅之子爲內兄弟綮按兩說
不同然今通稱之曰表兄弟無內外之稱矣
親家
天祿識餘輟耕錄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
二字見唐書蕭嵩傳凡北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作
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
有連
史記南越尉佗傳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
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

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
目者得衆心愈於王注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
爲秦王連親婚也
親串
升菴外集文選謝惠連詩聊用希親串注串習也梁簡
文詩長顰串翠眉南史軍人串噉粗食
外生
魏書盧道虔傳道虔外生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
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
夫娘

天祿識餘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閨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夫娘之稱夫人娘子也陶九成謂是罵語蓋未見六朝雜說耳

指腹爲親

魏書王寶興傳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崔浩女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及婚浩爲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按寶興母崔浩弟恬之女也

老師

史記荀卿傳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襄王時荀卿

最爲老師三爲祭酒焉鋆按老師之稱始於此

門生

羣碎錄親傳業者爲弟子復傳於人曰門生史記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謂轉相授受者爲門生鋆按今親傳業者亦稱門生而復傳於人則稱小門生與古異

門生門下見門生

五代史雜傳裴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

舜有兄

越絕書舜兄狂弟傲尸子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鋆按人共知舜有弟象矣獨不知舜有兄其名字亦不傳姑存其說以備異聞云爾

舜有妹

隋祖君彥檄煬帝文有不圖敤首之賢反蒙齊襄之恥云云註敤首舜妹名鋆按舜妹嫘作畫見世本今云敤首一人耶兩人耶世遠不可知亦兩存其說而已竊謂頑父嚚母能生聖子又生賢女斯亦奇矣

太公望去妻

類林太公望少壻馬氏老而見去及封齊東就國道遇

婦人泣問之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收之惟少泥太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周曇子牙妻詩歲寒焉在空垂涕覆水如何欲再收

孔子有妾

孔叢子子貢對楚昭王曰孔子妻不服采妾不衣帛鋆按孔叢子周秦時人孔鮒所作鮒字子魚魏相子順之子孔子之裔孫也其說疑若可據

孔子有姪

家語孔弗字子蔑在七十子之列孔子兄之子仕而所忘者三孔子不悅史記作孔忠鋆按家語爲孔門弟子

記事之書史記去聖未遠說似可從特一作弗一作忠則或傳寫之誤耳

不妄認祖

〈氏族博攷〉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

妄認遠祖

〈氏族博攷〉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旁曰混

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遙遙華冑

〈氏族博攷〉梁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閆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對曰子騫後昌寓掩口而笑曰遙遙華冑

烏衣佳話

〈尊鄉贅筆〉王氏烏衣佳話云長洲有一翁子怠於奉養不書堂壁云人生七十強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寄語兒孫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子大懼懇請滌去供奉有加翌按此子猶能悔過遷善者若近世桀驁不馴之子雖厥父大書特書不一書不惟見如不見且訕謗隨

之矣吁可歎哉

貽後良謀

〈隨園隨筆〉湖南張少廷尉名璨字豈石紫髯偉貌議論風生嘗題所居云南軒北牖又東扉取次園林待我歸當路莫栽荊棘樹他年免掛子孫衣此詩可以風世整按古人云養虎貽患近世犯此病者不少讀此詩益當凜然

嫁娶名言

〈秋雨菴隨筆〉胡文定公云娶婦當不如我家嫁女當勝於我家程子云世人多謹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

易見而婦難知所關甚重豈可忽哉袁氏世範云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我子庸癡愚下若娶美婦豈但不和或有他事我女醜拙狠妬若嫁佳壻萬一不和卒爲所棄凡夫婦因非偶而不和者皆父母不審之過也此可爲嫁娶之法整按今人論嫁娶之法輒引古語門戶相當又曰相女配夫皆名言也然一當其境則迷惑而貽誤百出矣閱此當謹之哉

通德門

〈後漢書鄭康成傳〉國相孔融深敬鄭康成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

皆異賢之志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德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稱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迺鄭公之德而無四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清第

魏書李彪傳高祖詔曰朕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荀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夙非清第本闕華

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宜朝美若不賞庸敘績將何以勸奬勤能

鼎門

舊唐書盧簡辭傳論盧簡辭之兄弟雲摶水擊爲鼎門非德及慶鍾安能至此

書生門戶

襄陽耆舊傳後漢繁仲皇襄陽人爲青州刺史自爾以來雖無名德重位世世作書門生戶

家有賜書

漢書敘傳班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伯共遊學家有賜書又任昉薦士表王暕居無塵雜家有賜書庾信賦門承通德家有賜書盈按歷代君臣之際賜書者不一而足此特略舉之以見其槩耳

聞家子

唐書杜兼傳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

烏臺上客

雲溪友議崔侍御元範赴闕李訥餞於鑑湖光候亭在座各爲一絕句慮士寵澹詩曰烏臺上客紫髯公共捧天書靜鏡中

白衣尚書

後漢書鄭均傳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魚頭參政

宋史魯宗道傳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是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鐵肝御史

吳興掌故集錢顗初爲烏程令熙寧中召爲御史上疏論新法謫衢州監稅時人號爲鐵肝御史坡公贈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

瓊厨金穴

拾遺記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黄金爲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其上以稱量其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寳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宫無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厨金穴

至富敵貴

南部新書元皇嘗召王元寳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疋繫陛下南山樹樹盡臣絹未窮又元皇御含

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横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元寳問之元寳曰見一白物横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啓曰何則臣等不見元皇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寳天下之富故見耳元寳又年老好戲謔出入市里爲人以錢文有元寳字因呼錢爲王老盛流於時矣

地癖

舊唐書李憕傳憕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修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别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

足穀翁

侯鯖録唐韋宙善治生江陵田產極盛除廣帥宣宗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無所用泉宣宗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寒悴

晉書張華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耶按卞劉卞

農瑣

晉書懷愍紀論取鄧艾於農瑣

朽輿疲駟

焦氏易林朽輿疲駟不任銜轡君子服之談何容易

樵蘇不爨

應璩與曹思書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注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食菽飲水無菜茹也

無立錐地

東齋記事今俗謂人之至貧者則曰無立錐之地此語蓋自古有之韓非子云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天下而德結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

為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後蜀諸葛亮傳皆有此語

飯後鐘

北夢瑣言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輙詣謁食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至而不逮令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使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為此也又唐摭言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壁已碧紗幕其上繼以絕句曰上堂已了

閣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拂面而今方得碧紗籠甃按兩事畧同今俗稱勢利僧往往如是然塵埃中能物色之者亦甚難其人吾輩讀書自好必欲與方外人修舊時嫌怨亦覺識量淺狹况律以漂母之一飯則向者亦嘗受惠於寺僧矣業已託跡空門若每人而悅之不亦難乎其為僧哉

守錢虜

後漢書馬援傳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遊隴漢閒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布袴

賣菜傭

後漢書周紆傳徵除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强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賣菜傭乎於是郡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流庸

漢書昭帝紀流庸未盡還註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

皁姓

魏書文成帝紀今制皇族卿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技巧皁姓為婚

女太史

崔鴻後趙錄敎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

女學士

馬令南唐書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藹於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女妻之

女尚書

雜錄魏明帝選女子知書者六人以爲女尚書

女侍中

北史胡國珍女卽靈太后妹爲元乂妻拜女侍中

夫人城

晉書朱序傳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幷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娘子軍

唐書平陽公主傳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紹詭道走幷州主奔鄠發家貲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以應帝威振關中帝渡河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

康成婢

世說鄭康成家奴婢皆讀書康成嘗使一婢不稱旨怒使人拽着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陸游詩婢知書似鄭康成

穎士奴

唐書蕭穎士傳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劉克莊詩舩頭炊火盧仝婢馬後肩詩穎士奴陸游詩奴愛才如蕭穎士

姏婆

开菴外集姏音鉗晉書姏姆傳尼姏婦之老者能以甘言悅人故曰姏俗曰姏婆

婦駔

开菴外集米元章書史云每歲荒及節廹往往使老婦駔攜書畫出售婦駔今之賣婆是也

獠婢

开菴外集南史王琨獠婢所生獠音騷今罵獠奴本此

搖盤珠

輟耕錄凡納婢僕初來曰搖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揆按婢僕之來始勤終惰確是古今一轍元時俗諺可謂形容盡致矣惰今所稱佛頂珠者乃以尊臨卑之詞不聞以之況婢僕也然亦切當之至

三餘雜志卷第四

常[illegible]竹詮輯

九經字數

鄭耕老勸學說 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春秋左傳二十萬一千三百五十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四百九十五字且以中材爲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材之半亦

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

五經人物數目

茶餘客話 五經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八人去其重者約有二千六七百人

九經所無之字

天祿識餘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公輸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意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也硯字雖見於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爲硯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於經且唐人多以瓦爲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爲陶泓及宋初而硯以譜行端歙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乙自昏至曉然燭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鐙字却只從金旁是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麪字周禮所謂麷即今之炒麥至王莽始有啖麪及鰒魚之文九經中無茶字或以荼苦即是也見於爾雅謂之檟茗即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荼字耳九經中無豉字至宋玉九辯大苦鹹酸注大苦豉也又史記貨殖傳鹽豉千荅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豉號豉樊是也九經中無

醋字止有醯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四書五經所無之字

尊鄉贅筆 老儒張元咸博學飽經史以硯田爲業據云一部論語無一此字四書五經無一眞字

三十六宮

邵子觀物詩 天根月窟時來往三十六宮總是春 熊氏注云 乾三畫坤六畫則數九也震坎艮各五畫則數十五也巽離兌各四畫則數十二也合之爲三十六宮云

夢飲三爻

虞翻別傳 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

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

苞桑異解

升菴外集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爲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今按庾開府致仕狀逾時每乘于勿藥永日尤繫于苞桑

四岳爲一人

升菴外集孔平仲以四岳爲一人通爲二十二人之數余深疑其說以漢世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也妄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以四岳爲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劉珥江泰之曰五官中郎未聞五箇四門博士豈是四人余曰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一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說詩解頤

西京雜記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

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衡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返

甘棠詩義

升菴外集焦氏易林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即用詩甘棠事遊暑憩甘棠蓋古說如此今註謂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於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雞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於人情物理也

桑中詩義

秋雨菴隨筆鄘風桑中一篇小序集傳皆以爲刺淫而作李海鮑學博光爕云此戴嬀答莊姜之詩所以報燕燕于飛一什也其曰桑中上宮淇上者皆當日話別送行之地也其曰孟姜者指莊姜而言也曰孟庸孟弋者庸與弋皆姜氏同姓之國因懷莊姜而兼及當時之媵妾也其說甚新

鴛鴦詩義

〈冬夜箋記〉管東溟論詩鴛鴦章序曰刺幽王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直註云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若謂不取義之興既不取義矣又何興乎夫鴛鴦之罹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主人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反一正以為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無咎也所論甚覈可補朱註之闕

辟雍泮宮之誤

〈天祿識餘〉辟雍泮宮為學名始於王制之傅會吳澄禮纂言曰詩言鎬京辟雍又言在泮飲酒未有以見其必

為學宮之名也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謂頖宮告后稷也此又頖宮非學之一證說文辟雍作廦廱解曰廦廧也廱天子饗宴廦廱也亦不言辟雍為學名也今據詩曰鎬京辟雍又曰於樂辟雍頌口于彼西雍考古圖器名有胥雍疑皆為宮名盩按此條似本升菴外集而來外集考据極博嫌其篇幅太長此則簡而能賅故舍彼錄此

征南左癖

〈晉書杜預傳〉預為征南將軍嘗稱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繞朝贈策解

〈升菴外集〉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即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趁韻之誤耳

賣餅家

〈魏畧〉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為大官厨而謂公羊為賣餅家

禮記弱冠節句讀之誤

〈雲麓漫抄〉禮記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則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則可指使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則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讀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

中庸非孔門書

秋雨菴隨筆葉書山庶子謂中庸一書非子思所作其說云僞託之書罅隙有無心而發露者孔孟皆山東人論事皆就眼前指點孔子曰曾謂太山又曰太山其頹孟子曰挾太山以超北海又曰登太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漢都長安華山在焉中庸引山稱華嶽明明以長安之人指長安之山其爲漢儒僞託無疑鑿按中庸爲子思所作自漢及今絕無異議此獨指事類情別出手眼姑錄之以備一說

鎮庫書

却掃編子所見藏書之富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聞之其子彥朝云其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爲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己不得見也鑿按此可謂無負於書矣藏書之家允宜取法

等身書

宋史賈黃中傳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父玭每旦令正立展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

炳燭之明

說苑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陽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夫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哉

黃嬭

金樓子有人讀書握卷而輒睡者梁朝有名士呼書卷曰黃嬭蓋言其怡神養性嬭媼也

書淫

晉書皇甫謐傳謐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

書癡

舊唐書竇威傳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尚文藝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之書癡

恨不十年讀書

宋書沈攸之傳攸之字仲達好讀書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目耕

南史王韶之傳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目耕耳

一癡

春渚紀聞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鴟開鏁魚又云明日還公書一鴟常疑不同因於孫愐唐韻五之字韻中瓻字下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瓻也又得以證二字之差然山谷鴟夷字必別見他說當是古人借書必先以酒醴通其殷勤借書皆用之耳棨按宋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瓻又雷思霈詩終日借書兼借畫莫將瓻字讀成癡似宜作瓻蘇養直詩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鴟則又作鴟瓻字固已明了鴟字始亦不知何本近檢得

揚子雲酒箴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師古注云鴟夷韋囊以盛酒也乃知鴟與瓻皆盛酒物特一用瓦一用韋古人借書以酒酬答每用此惟癡字終不解意即瓻鴟二字之訛否則借書還書何癡之有

借書刊謬

晉書王攸傳攸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棨按袁簡齋太史贈盧抱經學士詩有云他人借書借而已君來借書我輒喜闕者補之亂者理亦卽此意

謂文爲筆

老學菴筆記南朝人謂文爲筆沈約傳云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杜牧之曰韓詩杜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亦襲六朝語耳棨按白香山文集自記有云前後七十五卷詩筆亦指文爲筆

作文遲速

西京雜記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鬻文獲財

舊唐書李邕傳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又雲仙雜記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之心織筆耕又唐書劉乂傳乂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棨按三公皆文章鉅手故當時持金帛往求者甚多卽世俗所謂潤筆是也

碑無愧色

後漢書郭泰傳泰卒同志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旣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劉長卿詩獨繼先賢傳誰刊有道碑

好人譏彈

曹植與楊脩書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爲才不過若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

枯枝流芥

抱朴子世說王充一時英偉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未易貶者

才多爲患

晉書陸機傳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嘗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輙欲燒其筆硯

尊古卑今

論衡畫工好畫上世人不畫秦漢士者尊古卑今揚子雲作太元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並肩故賤其言也若生周世則以爲金匱也暨按此可謂道盡俗情矣

不可一日無此君

却掃編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善爲文常以爲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暨按王徽之愛竹有此語今移而用之詩文頗精妙

苦吟

雲仙雜記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又云張祜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口吻生花豈恤汝輩

酬和詩必答其來意

容齋隨筆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湛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杜集數篇皆如鐘磬在簴叩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飛蠅垂珠

白居易與元稹書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暗識聲

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年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旣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葢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矣

披卷嗟賞

堯山堂外紀白樂天初至京以所業謁顧著作況況覩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亦何難前言戲之耳因爲延譽聲名遂

振鋆按茶餘客話載康熙年間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謁龔芝麓司寇司寇讀至而謂賢者爲之乎題至後二比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主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賄始七十年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年以後之星霜復變壯盛未聞諫書而衰齡反同販監云云司寇淚涔涔下曰李嶠眞才子也歲暮贈炭金章民得白金八百兩明年遂狀元及第賢哉司寇非褊心者所能及也此事頗與顧著作之於白太傅相類

逢人說項

全唐詩話項斯字子遷江東人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明年擢上第

旗亭畫壁

集異記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餘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擁爐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異都冶頗極卽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

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爲優俄而一伶謳寒雨連江夜入吳詩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開篋淚沾臆詩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奉帚平明金殿開詩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因指諸妓中之冣佳者曰待此子所謳如非我詩我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須臾雙鬟發聲謳黃河遠上白雲間詩之渙卽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如此歡噱昌齡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尊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雞林售詩

唐書白居易傳居易冣工詩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輒能辨之

弓衣織詩

六一詩話蘇子瞻嘗於淯井監得西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傳落人間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

溫八义

全唐詩話溫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

凡八义手而八韻成時號爲溫八义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令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他皆類此

沾丐後人

唐書杜甫傳贊唐興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務麗者壯違人得其一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

晝錦堂記

天祿識餘歐陽公爲韓魏公作晝錦堂記首以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前輩爲文不易如此

拆襪線

五色線韓昭事蜀王氏爲禮部尚書粗有文章至於琴棊書射亦皆涉獵以此恩幸於王衍時人謂昭事藝如

拆襪線無一條長也鋆按俗諺云件件會色色低此類是也愛博而情不專實乃學者之通患

藏弆爲榮

升菴外集弆音舉藏也漢書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弆以爲榮

竊人著述

日知錄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託爲古人張霸百二尙書衞宏詩序之類晉以下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爲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鋆按竊人著述列代

俱有其最奇者莫如唐摭言所載一事李播典蘄州有
李生者以詩投播播覽之駭曰此僕舊作何乃見示生
愧懼曰某執公卷行江淮已久今乞見惠播曰僕老爲
郡牧此已無用便可相借生謝別播問何之生曰將往
江陵謁表丈盧尚書播笑曰秀才又錯矣盧乃僕表丈
何復冒此生惶恐曰承公假詩則併荊南表丈一併見
假播大笑而遣之又有玉澗雜書載一事亦奇楊衡有
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最自負後因中表盜其文及第
衡自至京追之既至怒問一一鶴聲在否曰此句知兄
最惜不敢輒偷衡乃解此兩事皆堪絕倒

覆瓿覆甕

漢書揚雄傳贊侯芭嘗從雄受太元法言劉歆亦嘗觀
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
元何吾恐後人用以覆醬瓿也又晉書左思傳思作三
都賦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
之及賦成皇甫謐衞瓘張華咸稱善於是豪貴之家競
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
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閒有傖父欲作三都賦俟
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
也遂輟筆焉嫠按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魏文帝嘗言之

昔李青蓮詩文雄一代而其集後爲酒家覆甕此或無
知者所爲耳至或有心傾軋顚倒是非眞堪痛恨其尤
甚者如李長吉詩爲其怨家投於溷中此人眞禽獸之
不若矣

讀書種子

齊東野語黃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
孝友忠信斯可矣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

謬種流傳

宋史開禧十五年秘書郎何澹言曰所取之士既不精
數年之後復使之主文是非顚倒逾甚時謂之謬種流

傳

盲聾陸沈

論衡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聾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
沈

視皮撮囊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
命之曰撮（一作輒）囊

書卷

天祿識餘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
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

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書之難因而爲摺
久而摺斷乃分爲簿帙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眞
矣

鏤板

天祿識餘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五代
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
漢付有司摹印自是鋟本漸多然隋文帝開皇十三年
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則印書之制又在
馮瀛王先矣

圖書

聽雨紀談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
記蓋惟用以識圖畫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
章槩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

三餘雜志卷第五

眉棃臺鮐

揚子眉棃臺鮐老也東齊曰眉燕代之北鄙曰棃宋衛
兗豫之内曰耋秦晉之交陳兗之會曰耇鮐

金齒鐵牙

焦氏易林金齒鐵牙壽考宜家

讀千字文有悟

老學菴筆記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强自言少時因
讀千字文有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心

動故老而不衰鍪按茶餘客話載桐城張文端公之言
頗足與此相互証其言曰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
百骸聽其與憂喜煩苦相纏綿獨守方寸靈府之地築
爲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升沈勞苦生死得失
一切之念闌入其中或稍疏虞打入片刻即忙驅逐仍
前堅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雲屬與憂
喜相浮沈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埋事決不做費力挽
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
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不將迎於事前
不留滯於事後所以每臥輒酣當食輒飽視斗室如千

嚴萬壑燭下濁酒一杯以解飢劬清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一進境也文端公之言如此吁如此工夫談何容易養生家宜奉爲萬金良藥

雞窠小兒

洞微志太平興國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霞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所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一雞窠中有一小兒宋卿曰此吾前代祖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煕按此等人家世間罕有仙耶人耶吾烏乎辨之

生兒無影

南史梁宗室暎傳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無影將亡八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

稱尊老者爲波

吳船錄壬寅食後發嘉州僅行二十里至王波渡宿蜀中稱尊老者爲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曰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

黃小中丁

隋書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煕按禮記則以七十爲老

童子學士

梁書宗懍傳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

藍田出玉

宋書謝莊傳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

銀杏對金桃

宋書陳塤傳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案中銀杏使屬對塤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悚然曰亡友不死矣

避雨屬對

輟耕錄胡廣行省平章歸自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下避雨平章問曰學生能屬對否曰能平章曰青衿來避雨卽應聲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遺以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以褚

幣絲繒贈之

識風丁

元史王恂傳性穎悟生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

跨竈

天祿識餘海客日談曰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竈門馬之良者後蹄印地之痕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曰跨竈言後步趲過前步也今人解跨竈之子謂竈上有釜釜字上父字跨竈者越父也殆爲强說

放學

陸游蔬圃詩食看忘却還家飯恰似兒童放學時

逃學

劉克莊烏石山詩兒時逃學頻來此一一重尋盡有蹤

面不畏寒

輟耕錄人之四肢百骸莫不畏寒獨面則否醫書謂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脉至頸及胸而還獨諸陽脉至頭所以然也

玉樓銀海

侯鯖錄東坡在黃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不知使事也後移海過金陵見王荆公論詩及此荆公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以目爲銀海是使此事否坡笑而不言退謂葉致遠曰今學荆公者豈有此博學哉

蒜髮

東觀紀事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宣髮也宣髮見於陸德明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中或未見獨本草蕪青條下有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此亦可據也

染鬚

隨園隨筆染鬚髮初見王莽傳莽染鬚髮以迎王后南

史陸展染鬚媚側室爲人所嗤有青青不得久星星行復出之語然司空表聖乃高士而死節者其詩曰髭鬚强染三分折絃管聽來一半愁盩按劉禹錫詩近來時世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蘇軾詩膏面染鬚聊自欺然則古來名士染鬚者正復不少

孔子無鬚

羣碎錄孔子無鬚孔叢子子思告齊君曰先君生無鬚眉天下侯王不以此損其敬今像多鬚誤

女人有鬚

雞肋編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寸許封韓國太

夫人（宋史）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長六七寸疎秀而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爲女道士（偃曝談餘）鄭陽一婦人美色生鬚約數十莖長數寸許人目爲鬚娘云

獨臥

（神仙傳）老子語服藥百裏不如獨臥

睡訣

（奇園奇所寄）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爲古今未發之妙殊不知本出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

息心自瞑目

買春困

（陸游詩）惟思買春困自註云有賣春困者子老儂思睡故欲買之

陳希夷愛睡詩

（談藪）陳摶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戶獨臥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摶熟寐如故嘗對御歌詩云臣愛睡臣愛睡不臥氊不蓋被片石枕頭簑布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閒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閒氣爭如臣向靑山頂頭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兎東生紅輪西墜

遊山檄

（田閒書）會友人遊山檄語曰人有敗縑敗絮繪一山一水愛之若異寶得之必千金至於日與眞景會則畧不加喜毋乃貴僞而賤眞耶行樂之眞今日政在我輩春雨既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歡樂幾何肴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鋆按漢仲長統樂志論可謂襟期高曠恬適自如矣然良田廣宅云云所志甚奢其如不能

必得何此則卽景生情陶陶遂遂所謂淸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也兩兩參觀彼尙有意必之私覺此更勝一籌矣我儕束身塵網之中常鬱鬱不自樂願以此爲換骨金丹

淸風明月

（南史謝譓傳）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淸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是羲皇上人

（宋書陶潛傳）少年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懽然有喜嘗言五六

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有濠濮閒想

世說簡文在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閒想也覺禽魚鳥獸自來親人

醉吟先生

唐書白居易傳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

耐辱居士

唐書司空圖傳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

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災禍云

公私皆辦

茶餘客話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性眞不見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山谷與洪氏甥書尺璧之陰以三分之一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爲棋酒則公私皆辦

雅人深致

艮齋雜說梅村詩云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答愛書來雅人深致實獲我心雖然客過佳矣而叵耐者閒雜之客書來幸矣而難堪者通套之書故予有句云座上絕無騎馬客案頭只有換鵝書可爲梅村進一解也蔡元長一日無客則病元度一日見客則病劉穆之自旦至日中應答百函稽叔夜不喜作書堆案盈几不相酬答人各有能有不能豈可強乎

四不出四不赴

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氣漸熱卽

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氣漸寒卽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會有四不赴注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暑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醵會

德星聚

劉峻世說注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按荀淑

蘭臺聚

南史到溉傳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攜溉洽二人廣爲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爲二兒

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邀溉洽至郡爲山澤之遊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吴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

平生不欺

〔五代史段希堯傳〕使於吴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吴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㲹按忠信可以涉風波此言良不謬

物破有時

〔墨客揮犀〕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盃一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眞絶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乃開醇召漕使顯官特設一桌覆以繡衣置玉盃其上且將用之將酒遍勸座客俄爲吏將誤觸臺倒玉盃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請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公之度量寬厚如此㲹按吾聞佛家言蓮池大師得道之初亦以侍婢擲碎玉盃頓開覺悟所謂卽色卽空了無罣礙也微特釋教然卽儒教何獨不然子路之車裘無憾其識量爲何如哉

天下安知無同姓者

〔步里客談〕富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知或問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曰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者㲹按具此器量所以能參贊綸扉作名宰相彼淺隘者何足以知之嘗閱常熟縣志有兩事與此相類殆又過之一則孫西川艾偶遊金閶有人忽把其袖且笞且詈蓋其人誤認怨家某也孫公曰貌或相似並非某人其人惕息公與引酒而別一則顧介明耿光竚立城隅一夫突至三批其頰而去顧公怡然袖手謂人曰非意相干方寸亂矣豈宜與較越宿其人暴卒兩公皆身居閥閱而

能如此人咸服其雅量因附錄於此

勿令居士知

〔宋書沈道虔傳〕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嘗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爭輒云勿爲居士知㲹按菩薩低眉勝於金剛怒目士君子身居鄉里當以此爲法一則心術不流於刻薄一則風化默與之轉移蓋至勿爲居士知其德教之入人

者深矣

制科名目

〔唐國史補〕進士爲時所尙久矣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各相保任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書其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會大宴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

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而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畧也

雁塔題名

〔鼠璞〕予得唐雁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下有此會耳

射策對策不同

〔孔氏雜說〕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著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晉良吏潘京爲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之曰辟士爲不孝耶答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子亦射策遺法耳

折月桂

〔天祿識餘〕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尙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遂謂之折月桂月中又有蟾因以登科爲登蟾宮郤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文士沿襲未之思也鋆按唐邱光庭

三餘雜志 卷五 十三

云月中無地安得有桂蓋以地影入於月中似樹形耳然則月桂之說固謬折月桂之說更謬

破天荒

〔詩林廣記〕唐荊州每解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舍人以荊州解及第曰破天荒蘇東坡贈姜唐佐秀才詩云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奪得錦標還

〔南部新書〕唐盧肇黃頗皆宜春人同舉郡守獨餞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守接甚厚肇作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還

席帽離身

青箱雜記李巽字仲權邵武人以屢樓土鼓周處斬蛟三賦馳名累舉不第為鄉人所侮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回不知甚時席帽離身巽亦不較登第後乃遺鄉人詩云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蓋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巽後仕至度支郎中兩浙轉運使卒與王禹偁相友善

通籍

漢書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

母兄弟通籍注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官銜

李商隱詩官銜同畫餅面貌乏凝脂周朴詩李膺門客為閒客梅福官銜改舊銜按錢希白南部新書云官銜者取相銜不斷之義

鶯遷

王禹偁詩姓名舊在鶯遷榜詩什重題燕子樓又薦樵詩幾時嗟蠖屈後日看鶯遷按二詩鶯遷皆指升遷之意故今人賀遷官者曰鶯遷然詩經鳥鳴嚶嚶出于幽谷遷于喬木是嚶字非鶯字嚶乃鳥聲鶯與嚶不通用鶯遷之說不知昉於何人

量移

舊唐書明皇紀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新唐書韓愈傳憲宗欲用愈皇甫鎛忌其直曰愈終狂駭且量移內地白居易詩三年循例未量移又流落多年應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按據此則得罪遠貶遇赦移近地謂之量移今人以升遷為量移者非

行香

益州名畫錄張南本畫高麗王行香圖西溪叢話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

斷屠

北齊書河清元年詔斷屠殺以順春令隋書仁壽三年詔曰六月十三日朕生日海內為武皇帝后斷屠按斷屠前此未聞則始於北齊也

花押

國史補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百司有堂帖不次押

名曰花押（癸辛雜志）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涉五朶雲是也（輟耕錄）今蒙古色目人之爲官者多不能執筆押字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非特賜則不敢用

土著

（唐書高竇傳）古者受姓受字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日表而譜牒與焉韓愈論鹽法事宜狀浮寄奸猾者日富土著守業者日貧

放債

（臆乘）漢高帝紀折券棄負師古注以簡牘及契券折毀之棄其所負其谷永傳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注古富貴有錢於他人以取利息今人謂放債取償葢本諸此殊不知周禮天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注稱責謂貸予傳別謂券也舉此言之則起責之說其來尚矣

談柄

（天祿識餘）近人以口實爲談柄或云笑柄非也古人清談多執麈尾故有談柄之名傳燈錄棲雲寺大同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爲談柄是也

人事

（東觀記事）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宏人事物狀云奉勅撰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宏等今宏寄絹五百疋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乃知此稱自唐已有之

曉人

（天香樓偶得）漢書薛廣德傳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且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本謂以言曉人者當如猛之和婉正以廣德之言爲戇激也今俗引用以曉人爲通曉道理之人則失其旨矣

芥蔕

（臆乘）世稱芥蔕或蔕芥往往字音皆未詳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睚眦蠆芥五臣注怒貌李善注引張揖子虛賦注蔕芥刺鯁也蠆與蔕同郭象莊子注亦云蠆芥

眞贗

（天祿識餘）眞贗葢出韓非子齊伐魯索饞鼎魯以其贗往齊曰贗魯曰眞也本作雁後人加貝

技癢

（緗素雜記）應劭風俗通嘗論太史公史記高漸離爲人

庸俗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養不能無出言按伎養者謂懭其伎而腹癢也潘岳射雉賦從心煩而伎養李善曰有伎藝欲逞曰伎養今史記並作徬徨不能去或作徘徊是俗傳寫誤也故景文公詩云伎癢新禽百種啼葢用此意盈按景文公宋祁也見春宴行樂圖詩

擊節

天祿識餘擊節二字謂擊几爲節若擊缶爲節之類是也世人不曉此義或以彈指爲擊節者誤

子細

魏書源懷傳懷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太子細也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絕倒

晉書衛玠傳瑯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盈按據此則絕倒是推服之義而蜀志蜀王宗銖授司戶參軍問吏曰參軍何官服何衣曰下州判司綠衫槐笏而已宗銖大笑絕倒曰若要頭便斬去何能作措大官耶此言絕倒乃與大笑連文則今世俗以大笑爲絕倒亦非無本也

阿堵

升菴外集晉書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牀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爲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曰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公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之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附近

升菴外集俗語附近古作傅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傅近臥房之內交錯婦人之閒

乾別

明史張士誠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皆諂佞小人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盈按乾別之名始於此

開口笑

莊子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疾病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唐詩一

月主人笑幾回又人世難逢開口笑

西笑

侯鯖錄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

抱佛脚

困學紀聞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今里語抱佛脚本此

春秋責備賢者

困學紀聞湯伯紀名漢自儆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

冬烘

避暑錄話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句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

近水樓臺

升菴外集范文正公鎭錢唐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遇乃上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卽薦之𥠖按今俗稱見聞便易者輒曰彼固近水樓臺也殆本乎此

嗜痂之癖

南史劉邕傳邕性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𥠖按此嗜好之反常者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劉邕果奚爲者耶嘗閱古書如文王嗜菖蒲武王嗜鮑魚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公儀休嗜魚其他嗜好之偏亦殆難悉數然皆可食之物故不同而同至邕之所嗜獨出乎人情之外以此知天壤閒怪怪奇奇何所不有不得謂人性之皆同也今人動稱彼有嗜痂之癖殆謂不當嗜而嗜者耶

優人嘲怕婦

本事詩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嘗謂人曰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時韋庶人頗習武氏風範中宗漸畏之內宴唱回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氣自得以束帛賜之

優人以藝諫

又並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震聞大學士陸鵬升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熙豐間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没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女壻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幾蔡卞再欲升安石漸次而升爲代先聖張本優人有以藝諫於殿下者設一大言之士戲薄先聖顏子出爭之不勝子貢出爭之不勝子路出而盛氣爭之又不勝然後設爲

公冶長有人掔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出一爭汝且看他人家女壻蓋蔡卞安石壻而公冶長先聖壻也蔡卞聞之遂不敢進安石於顏子上顏孟左而安石右遂爲定制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左岳珂嘗記其事近歲增孟子子思又並列於左亦未有討論者虛右至今婺按詼諧之中大有關係優人獨能如此微特蔡卞不敢再進安石彼服儒服而嘿無一語者得毋有愧色否優人眞人傑矣哉惜乎不傳其名也

三餘雜志卷弟六

當塗[illegible]衍注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衕推

老學菴筆記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衕推李乃亞之舅爲醫者也北方人市醫皆稱衕推不知何謂

多物以幸有功

升菴外集許允論醫嘗云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之獵不知兎廣原絡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

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

橘黃之需

升菴外集唐李伯珍與醫帖云白金一挺奉納以備橘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乃知時使然耳

無故不宜服藥

舊唐書裴潾傳穆宗復進方士時有處士張臯上疏曰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道深達攝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

也

八言勝服藥

避暑錄話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節八言似勝服藥也

謹身要旨

升菴外集董仲舒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中中年者倍新壯謂二十日也始衰者倍中年四十日也中衰者倍始衰八十日也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十月也而與天地同節矣然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澗秋而睽冬養微陽而固天地之房謹微陰而助收

斂之藏

三全

亢倉子格言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飲水辟時疾

升菴外集孔平仲云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汲井華水盛淨器中量家口多少浸乳香至歲旦五更暖溫從小至大每人以乳香一小塊飲水三呷嚥下一年不患時疾也孔氏七十代用之

巡官

老學菴筆記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爲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謂其巡游賣術故有此稱

青囊書

晉書郭璞傳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看命司

桯史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於門標之曰看命司

試命

墨莊漫錄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頴叔曰劉某平昔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廻蓋按命之理微往往星家之言有驗有不驗蓋星家所推止一定之格局耳至於轉移造化存乎其人非星家所能知也嘗閱唐呂才祿命篇將命理反覆言之可謂透頂之論其言有曰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由斯以譚今人動謂命中

註招豈其然哉昔宣聖罕言命誠難乎其言之也至子思作中庸乃曰居易以俟命孟子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立較俟尤爲深切所謂人定可以勝天也不然旣有一定之命則降祥降殃之說謂何矣

相影

酉陽雜俎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

宅相

晉書魏舒傳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

相墓工

齊書祥瑞志武進縣彭山舊塋在焉其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上有五色雲氣有龍出焉宋明帝惡之遣相墓工高靈文占視靈文先與世祖善還詭答云不過方伯退謂世祖曰貴不可言鋆按相陰宅者有地師之稱而此以工呼之尊之則爲師卑之則爲工也然古來臣工並稱則工亦何可褻視哉

祝伯

焦氏易林祝伯言善能事鬼神辭祈萬歲使君延年

送鬼

遼史西夏傳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送鬼西夏語以巫爲廝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鋆按今吳俗尚鬼病劇者往往召巫送鬼閱此乃知所從來遠矣

師娘

輟耕錄世謂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覡曰師娘鋆按觀此則師娘之稱已古矣

寓錢

天祿識餘唐冥報錄云鑱紙爲錢以供鬼神自唐以來始有之謂之寓錢言其寄形象於紙

詛仲舒

風俗通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鋆按邪不勝正於斯可見

祀竈神

諾皋記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

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日竈神名壤子也

弓隆執明

諾皐記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神荼鬱壘

風俗通黃帝書上古時有神荼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下常簡閱百鬼鬼無道理者神荼與鬱壘持以葦索執以飼虎是故縣官常以臘祭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以禦凶

鍾馗

升菴外集鍾馗卽終葵晉宋人以終葵爲名其後訛爲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首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傅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工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尤爲無稽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蘇易簡作硯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亦未知鍾馗得號之由也按硯以鍾馗名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葢硯形如大圭爾又云北史堯暄本名終葵字辟邪後賜名暄後世畫鍾馗於門謂之辟邪由堯暄而傅會也宋宗慤妹名鍾葵後畫工作鍾馗嫁妹圖由宗慤妹而傅會也但葵馗二字異耳俗傳鍾馗起於唐明皇之夢非也葢唐人戲作鍾馗傳虛構其事

鍪按鍾馗因終葵而訛傳終或作蔠爾雅蔠葵繁露蔠葵草名蔓生葉圓而厚故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言圭首圓厚如蔠葵又齊人謂椎爲蔠葵而硯亦以鍾馗名晉宋時又取終葵爲人名不知何緣訛作鍾馗遂指爲啖鬼之神世俗恬不知非往往以鍾馗圖張掛堂中焚香禮拜眞不値識者一笑也

語忘敬遺

升菴外集語忘敬遺二鬼名産婦念此則無難產之厄

鍪按此說本酉陽雜俎

長恩

杜君卿通典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林央

地鏡入名山必先齋五十日未到山百步呼曰林林央央此山王名也知之可以郤百邪

甑鳴釜鳴

本草集解凡甑鳴釜鳴者不得驚怖但男作女拜女作

男拜即止亦無殃咎類從相感志凡瓦甑之鳴投梟自止注云取甑書契字置牆上有梟鳴時投之自止也

遶井詳影法

博物志婦人姙娠未滿三月著壻衣冠平旦左遶井三匝映詳影而去勿反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原注周日用日知女則可依法或先是男如何余聞有定法以母年月日與受胎時日算之遇奇則爲男遇偶則爲女知爲女後即可依法

佛生日

續博物志佛者本號釋迦文即天竺釋迦衛國王之子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有三十二相當周莊王

九年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盈按此說與第一卷龍華會條說小異

佛出家年月日

續博物志佛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

僧尼之始

粧樓記漢聽陽城侯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又聽洛陽婦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戴花和尚

揮塵後錄張懷素本舒州僧也元豐末客畿邑之陳留常揷花滿頭佯狂縣中自稱戴花和尚言人休咎頗驗

梵嫂

輟耕錄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淸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開心符

北齊書吳遵世傳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

天笑

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顧望恒與一玉

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噫噓矯出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

婉衿

酉陽雜俎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衿

脉望

酉陽雜俎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一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兩端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

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
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
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卽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之數
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黃金白璧

輟耕錄字木魯翀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
教何者爲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
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
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鴻寶

升菴外集沈佺期詩靜夜思鴻寶淸晨朝鳳京鴻寶道
書也淮南有鴻寶秘術

嫁杏嫁橘

文昌雜錄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
州所居堂前杏一棵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
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尊
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條繫杏上已而奠酒
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子結無數江淮
亦多有嫁橘猶不知是何術也

鶴報

搜神記噲參養母至孝曾有元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
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
視之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

鼠報

玉泉子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
並無薦托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
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選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
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
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鼠報

一臺二妙

晉書衛瓘傳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索靖俱
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
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按伯英張芝字

鷹隼翬翟

法書要錄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
翟備色而翺翔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耀而高翔書
之鳳凰矣歐虞爲鷹隼褚薛爲翬翟按歐虞歐陽詢
虞世南也褚薛褚遂良薛稷也

外夷購書

舊唐書柳公權傳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

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别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金錯刀

宣和書譜江南僞後主李煜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復喜作顫掣勢人又目其狀爲金錯刀

書扇償債

稗史蘇軾爲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天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二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舉以付之纔出門人

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悉償所負

畫石飛去

瑯環記王維爲歧王畫一大石信手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呆思閉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畫石飛去耳憲宗朝高麗遣使來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跡較之無毫髮差謬始知作畫神妙

龍不點睛

宣和畫譜張僧繇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則騰驤而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因爲落筆才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之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

玉畫叉

圖畫見聞志張文懿性喜畫今古圖軸襞積簽彩銓量必當愛護尤勤每張畫必先施祭幕畫叉以玉爲之

六法

畫品錄序畫有六法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

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

粉本

圖繪寶鑑古今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稽心羊體

梁書柳惲傳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聞而引之

以爲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是可追踪古烈

坐隱手談

世說王中郎以圍棋爲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談翜按支公支遁也

大禪聖教

西京雜記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禪聖教

爛柯

述異記信安郡有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餓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翜按東陽記亦載王質爛柯事大畧相同惟彼言聽琴此則觀棋不無小異

置圍棋州邑

齊書王諶傳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棋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左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

長兄去弟

呂氏春秋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

麋畯

後漢書郡國志博物記曰麋十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

五利四福

焦氏易林五利四福俱田高邑黍稷盛茂多獲新稻

杼柚代舂

北史魏宗室淑傳爲河東太守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爲之謠曰秦州河東杼柚代舂元公至止田疇始理

一歲八育

野客叢書左太冲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緜注謂有蠶一歲八育僕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蠶以其地暖故耳俞益期箋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緜與此說異

馬頭娘

搜神記太古氏有人遠征家有一女并馬一匹女思父乃戲馬云能爲我迎父我將嫁汝馬絕韁而去至父所父乘之而還馬後見女輒怒而奮擊父怪之密問女女以告父父屠馬曬皮於庭女至皮所以足蹙之曰爾馬而欲以人爲婦自取屠剝言未竟皮蹷然起卷女而行後於大桑樹枝閒得女及皮盡化爲蠶績樹上繭厚大異常鄰婦取養之其收數倍穆希文蟫史世傳蠶乃馬化故背負馬跡蜕殼時頭如馬今人祭馬頭娘名馬面菩薩卽其神也鋆按上古之世有儀馬而生子者可謂

怪矣而此乃更怪以是知造物之大何所不有此說固屬荒唐然不必竟作子虛烏有也

舉息

北史蘇綽傳富商大賈緣兹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

互郎

輟耕錄今人謂駔儈爲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字相近因訛而爲牙耳

三餘雜志卷弟七

常熟張定鋆竹泠輯

蠟蒲團

芝田錄唐丞相令狐綯話奇異之物自出鐵筩徑不及寸長四尺內取小卷書於日中視之乃九經並足其紙卽蠟蒲團

烏絲欄

國史補宋亳間紙有織成界道者謂之烏絲欄

折簡

升菴外集王凌謂司馬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尚不

至而乃引軍來乎漢制簡長三尺短者半之故小簡曰尺牘折簡者折單之簡言禮輕也又按南史謝朓覽孔闓表手自折簡寫之此折簡謂擘牋也

魚腹寄書之誤

升菴外集古樂府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卽緘也如今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卽此事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譬況之言耳非眞烹也五臣及劉履皆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罩魚倡禍事以證之何異癡人說夢耶

黑松使者

雲仙雜記元宗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即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元中子

淸異錄韓熙載留心翰墨延歙匠於書館燒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文曰元中子

磨人

春渚紀聞一日謁章季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

半笏爲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規制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

龍鬚友

雲仙雜記郄詵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

棗心蘭葿

升菴外集筆有棗心蘭葿之名

幽人筆

雲仙雜記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

退筆塚

劉賓客嘉話錄右軍孫智永禪師積年學字有筆頭十甕每甕皆數萬瘞之號退筆塚

恬筆倫紙辨

客中閒集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恬乃秦時人而詩中有彤管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洛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其來尙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殊不知莊子書中

有舐筆和墨之語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舐耶莊子在恬之前則筆不始於恬明矣又加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恐非始於蔡倫蓋蒙恬蔡倫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始於二人則不可也

璧友

淸異錄余家世寶一硯形正圓腹作雨池底分三魚口以承之紫潤可愛背陰有字云璧友

鐵面尚書

雲仙雜記薛稷爲硯封九錫拜離石鄉侯使持節即墨

軍事長史鐵面尚書

德人俊人

聞見後錄 予嘗評端石如德人每過於厚或廉於才不能無氐滯歙石如俊人類失之輕而遇事風生無一不厭足之意能兼其才地則爲絶品

硯北

天祿識餘 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長居硯北又長疏硯北天機素少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裝潢

天祿識餘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

蠟潢之今人多作平聲讀

書棍

漢杜篤書棍賦云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旋轉而屈撓時傾斜而反側抱六藝而卷舒藏五經之典式注棍音戶籍書具也

甑中蒸書

王氏談錄 藏書之家書冊或爲雨漏及途中水潦所漬者皆可入甑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壓平迨乾色雖微漬而略無損壞

無塵子

雲仙雜記 方鎔隱天門山以檞樹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祭之

皐比

天祿識餘 朱子張横渠賛勇撤皐比葢以虎皮爲講席也按唐戴叔倫詩貎坐翻蕭索皐比喜接連則以皐比爲講席唐時已然矣

引光奴

輟耕錄 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黄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焠兒葢以發火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傳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卽杭人

之所製歟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錄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黄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旣神之呼爲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此則寸焠聲相近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爲新

金蓮燭

遺史紀聞 宣宗命令狐綯爲相前數日更深方歸院以御前金蓮燭送其歸院吏望見燭以爲駕幸已而綯至時以爲榮璧按蘇軾亦有此事見本傳

燭奴

天寶遺事 申王務奢侈每夜宮中與諸王貴戚聚宴以

龍檀木雕成燭跋童子衣以綠衣袍繫之束帶使執畫燭立於宴席之側目爲燭奴諸官貴戚之家皆效之

燈婢

天寶遺事寗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列木雕矮婢以彩繪各執華燈自昏達旦目之爲燈婢

魚鑰

芝田錄門鑰必以魚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摺疊扇

客中閒集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散開或寫作箑者非是箑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

便面觀前人題咏及圖畫中可見已間撒扇宋時已有之或云始於永樂中因朝鮮進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婦女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婦女亦有用撒扇者此可見風俗之日趨於薄也

如意

文房具箋如意古人用以指畫向往或防不測煉鐵爲之長二尺有奇上有銀錯或隱或見近有天生樹枝竹鞭磨弄如玉不事斧鑿者亦佳稗史類編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用竹木削作人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背脊有癢手不到用以搔爬如人之意

舉案誤解

後耳目志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吕少衛語林少頴案乃古盌字舉與眉齊耳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盌耳

却老先生

南康記王僧虔惡白髮一日左右進銅鑷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

撲滿

西京雜志鄒長倩贈公孫宏撲滿一枝昔題遺之曰撲

滿者以土作器爲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物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上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弗誡哉故贈君撲滿一枝按今之嵌錢竹筒是其遺制

三雅

天祿識餘三爵上曰伯雅中曰中雅小曰季雅宋時閩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爲劉表物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巵本此

偏提

資暇錄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漏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甇而蓋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曰偏提論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仄今見行用

碧筩杯

酉陽雜俎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傳翕之名爲碧筩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解語杯

輟耕錄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飲松江泗濱夏氏清樾堂上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卮於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風致又過碧筩遠甚余因名爲解語杯坐客咸曰然

桃笙

志林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衛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盩按桃笙始見吳都賦坡公博學何未及此

楊花枕

清異錄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悉不可用親舊聞作楊花枕贈之遂獲安寢自是縫青繒充以柳絮一年一易

辟塵

瑯嬛記謝靈運有帳曰辟塵

生凉

瑯嬛記謝仙女盛夏上元宗以生凉之席

竹夫人

黃魯直詩序趙子充示竹夫人詩予謂憩臂休息似非

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予爲更名曰青奴山堂肆考楊鐵崖有抱節君傳抱節君謂竹夫人也

湯婆

菊坡叢話曾文清謂山谷嘗以竹夫人改名青奴則脚婆當名爲錫奴戲作絕句云霧帳桃笙晝寢餘此君那可一朝無秋來冷落同班扇歲晚溫柔是錫奴事物原始錫奴溫足瓶也俗名湯婆器物叢談湯婆暖足瓶也又名脚婆山谷詩千金買脚婆夜夜睡天明

衣架

禮內則不敢縣於夫之楎椸注架衣之具橫者曰椸直

者曰榫以竿爲之（邢疏）凡以竿爲衣架者名施曲禮曰男女不同椸枷謂此也（古樂府）還視桁上無懸衣（注）桁衣架盎按據此則衣架之用由來舊矣

帳鈎

（藻林）楚辭云曲瓊帳上玉鈎也六朝云桂鈎亦帳鈎也陳王金被馬秦女桂爲鈎（隋史）蘇威奏掌朝政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改容

流蘇

（決疑要注）天子帳以流蘇爲飾（左思吳都賦）張組帳設流蘇（倦遊錄）流蘇者乃盤綫繪繡之毬五彩錯爲之同

心而下垂者也（丹鉛總錄）倦遊錄述流蘇之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其始黃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蘇爲馬帴皆後世幃帳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飾前漢書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鐲節鼓鄭元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爲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步障

（晉書）石崇與王愷奢靡相尚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敵之（列女傳）謝道韞爲王凝之妻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論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虎子

（侯鯖錄）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厭辱之也至今溺器謂之虎子或爲虎枕

靈壽杖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

燕支

（粧樓記）燕支染粉爲婦人色故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燕支也

十眉圖

（升菴外集）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郤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煙眉十曰倒暈眉

吉光裘

（西京雜記）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朝

半臂

實錄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間或曰綽子士人競服隋始制之也唐書元宗皇后王氏傳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新紫半臂換一斗麪爲生日湯餅耶上憫然動容孔六帖來子珣遷游擊將軍常以錦半臂自異朱子語錄上御便殿著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

襴衫

事物原始馬周制襴衫以爲士服今舉子所衣者卽襴衫之始也

汗衫

中華古今注汗衫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交戰歸帳中汗透遂改名汗衫

衩衣

名臣言行錄竇儀在翰林一日宣入禁中覘見太祖猶衩衣躋身卻退中書謂曰官家坐多時請速見竇曰聖上衩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宜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具冠帶方召見

裋褐

天祿識餘裋褐方言曰自關而西以襜褕短者謂之裋宋本杜詩裋褐風霜入今皆譌爲短褐

耳衣

丹鉛錄唐人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耳衣今之暖耳也

長相思

天祿識餘長相思被中綿也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被池

羣碎錄緣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今被頭別施帛爲緣呼爲被池朱子京詩春寒到被池

不借

古今注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

繩牀

學林以繩穿爲坐器卽俗謂之交椅也同話錄交椅謂之繩牀乃外國所制歐公不御之物原召公作椅漢武帝始效北蕃作交椅稗史類編按神記曰胡牀戎狄之器也風俗通曰武靈王好胡服作胡牀此蓋其始

靠背靠枕

隨園隨筆宋史輿物志有靠背椅卽松陵集之養和也

皮日休以五物送魏不琢一曰烏龍養和一曰桐廬養和皆兼背也李鄴侯采異木蟠枝以隱背號曰養和顏氏家訓曰近日貴游子弟坐棋局子褥憑方絲隱囊紫露以隱囊爲郎今之靠枕

銅奴錫婢

金樓子銅之精爲奴錫之精爲婢

須慮

越絕書吳內傳曰治須慮者注越人謂船爲須慮

庳篷船

湖海詩傳載陶晁鄉詩有未許豪游人到此野橋只進

庳篷船原注樊榭西溪詩矮梅花繫庳篷船

金駝玉甌

天祿識餘宋徽宗臨張萱宮騎圖其侍從有挈金槖駝者葢唐制宮人用金駝載酒玉甌藏香

金莖玉蔬

金樓子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莖玉蔬

蔗胎卉醴

天祿識餘糖一名蔗胎仙經呼蜜爲卉醴

軟飽黑甜

冷齋夜話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貢又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軟飽故東坡詩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千里酒

梁書劉杳傳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榐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否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名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

菊華酒

西京雜記漢高帝時宮中於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

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

洞庭春色

聞見後錄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曰洞庭春色

千鍾百觚

孔叢子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葢其勸厲戲獎之辭非實然也平

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酒五經

侯鯖錄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制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兼以酒器書云酒一經或二經或五經焉他境人有游於是邦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於門乃知是酒五瓶爲五經焉

五侯鯖

西京雜記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豐辯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焉

金虀玉膾

雲仙雜記吳都獻松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佳味也

寒具

尚書故實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饊餅桓元嘗盛具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涴元不懌自是食客不設寒具

起麪

齊書永明元年詔太廟四時薦起麪餅蓋以麪和酒酵爲之卽今之蒸餅也

餘甘氏不夜侯

清異錄胡嶠飛龍澗飲茶詩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新封不夜侯新奇哉後生不可幾及也

唐人煎茶用薑或用鹽

全唐詩話百斛明珠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着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若用此二物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亦佳

雙弓米

清異錄單公潔陽翟人家四壁而恥言貧嘗有所親訪之留食糜慚於正名但令啜少許雙弓米所親初不悟久而乃見大笑而已

防風粥

雲仙雜記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剔取防風得五合餘食之口香七日

杬子

雜俎杬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杬木皮汁和鹽漬之故名

黎祁

天祿識餘豆腐淮南王造又曰黎祁

玉版和尚

冷齋夜話東坡嘗邀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筍何名東坡云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能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乃悟其戲為大笑

冰壺先生

玉壺清話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黍含膜之說上因問食何品何物最珍對曰食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為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

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盂連茹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記其事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三餘雜志卷第八

當[illegible]存詮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馨烈侯

清異錄唐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蘭詔苑令取沲溪美土為馨烈侯擁培之具

待女

粧樓記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

女郎花

粧樓記木蘭開遍女郎花

花妾

五色線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

花足

丹鉛續錄或問花蒂何以曰跗曰蒂者花足也故字從足束晳補亡詩白華素足亦指花蒂為足也

花當

庶物異名疏花當花根也杜詩危沙折花當

花太醫

清異錄俗以閒花風為花輔扇潤花雨為花沐浴至花老風雨斷送蓋花刑耳又蘇直善治花瘠者腴之病者安之時人謂之花太醫

合歡草

〔酉陽雜俎〕合歡草狀如蓍株百莖晝則眾條扶疏夜乃合爲一莖謂之神草

連枝草

〔西京雜記〕樂遊園自生玫瑰樹樹下有苜蓿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爲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壽榮草

〔典術〕壽榮草出少室金山邱下服之令人不老服其葉可通百神

媚草

〔嶺表異錄〕媚草鶴子草也蔓生色淺紫形如飛鶴春月生雙蟲食其葉越女收養蟲老蛻爲蝶帶之號媚蝶能致其夫憐愛

睡草

〔酉陽雜俎〕桂林有睡草見之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懶婦箴出南海

相思子

〔天祿識餘〕紅豆一名相思子花白色葉如冬青蜀人採其實以爲果飣古詩云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勤採擷此物最相思

長十八

〔天祿識餘〕草花有長十八者元葛邏祿迺賢字易之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氊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下注曰長十八草花名余至塞外果有是花

紫風流

〔天祿識餘〕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叢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李後主詔取數十根植於遺風殿號蓬萊紫丁香一名百結花有紫白二種

黃團

〔竹坡詩話〕退之城南聯句云紅皺曬簷瓦黃團繫門衡黃團當是瓜蔞紅皺當是棗退之狀二物而不名令人瞑目思之如秋徑晚行身在籬落間范成大橘詩黃團掛霜實大如崆峒瓜銎按詩話以退之所詠黃團謂指瓜蔞而言石湖詩則指橘形容酷肖兩兩兼得余讀劍南詩有云羹釜帶鱗烹白小蓬門和蔓緊黃團既云和蔓則仍宗昌黎意也

千金菜

〔天祿識餘〕高麗國使者來隋人求得菜種酬之甚厚因

名千金菜今萵苣也

瀟灑侯

五色線陸龜蒙詩薦竹當封瀟灑侯

竹妬

五雜俎竹名妬母後筍之生必高前筍竹初出土時極難長累旬不盈尺逮至五六尺時潛記其處一夜輒尺許矣

竹醉

四民月令五月十三日謂之竹醉又謂竹迷是日栽竹多盛山家清事云風土記文心雕龍皆以五月十三日

爲竹生日齊民要術則以八月八日爲竹醉日

五大夫

東齋記事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其爲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爲松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詩有不羡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考之故

柳花柳絮辨

臆乘柳花與柳絮逈然不同生於葉閒成穗作鵞黃色者花也花既褪就蒂結實其實之熟亂飛如棉者絮也古今吟咏往往以絮爲花以花爲絮略無分別可發一笑杜工部詩有雀啄江頭黃柳花又有坐憎柳絮白於棉之句則花與絮不同顯然可見又曰糝徑楊花鋪白氈得非又一時鹵莽而然耶埜按花與絮之淆混固已卽如楊與柳確是二種往往亦無分別嘗閱續博物志云楊葉短柳葉長今人通稱楊柳亦循襲不考之故也

萬年枝

升菴外集謝眺詩風動萬年枝唐詩青松忽似萬年枝釋天鑑二體詩注以爲冬青蓋臆說也草木疏云橿木枝葉可愛二月花子如杏今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

名萬歲樹卽此也

恒春樹

拾遺記燕昭王坐通雲之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方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恒春一名沈生如今之沈香也

仁壽木

拾遺記仁壽木似柏而枝長柔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焉

鐵樹

升菴外集吳興王濟日詢手鏡云吳湘間有俗諺見事難成則云須鐵樹開花余在廣西横之馴象衞般指揮家見一樹高可三四尺榦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質理細厚問之曰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圓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氣乃知鐵樹開花之說有自來矣

維常

晉書肅愼氏傳有樹名維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

貝多

述異記少室山有貝多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放花其花白色香美

孔陵樹

天祿識餘孔子冢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世莫能知其名傳言孔子沒羣弟子各持本國所產來種冢上其樹如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屬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衣錦將軍

遺史紀聞錢鏐臨安人里中有大木鏐幼時常戲其下後爲吳越國王宴父老山林皆覆錦名其木衣錦將軍

平仲君遷

天祿識餘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缺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嬭俗云馬嬭柿是也沈佺期詩芳草平仲綠注平仲之木實白如銀

盧橘

升菴外集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注唐三體詩者指爲枇杷世皆宗其說予觀上林賦有枇杷橪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録云朱光祿爲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絶美盧黑也故曰盧橘此說近是

橘中叟

幽怪錄巴邛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老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九斛龍縞襪八兩後日於靑城草堂還我爾

客作兒

野客叢書吳曾漫錄云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按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僕謂斥受雇人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袁翻謂人曰邢家小兒爲人客作章奏此語已自古而然因知俗語皆有所自

聖花兒

清異錄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醫氏目棗爲百
益紅梨爲百損黃或又謂棗是聖花兒

崖蜜

野客叢書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叟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閒蜂蜜爲證僕謂坡詩爲橄欖而作疑以櫻桃對言世謂棗與橄欖爭曰待你回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若蠭蜜則非其類矣鋆按爾雅注今櫻桃最大而甘者謂之崖蜜則以崖蜜爲指櫻桃無疑矣

天漿

酉陽雜俎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李代桃僵

古樂府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

桂與木樨辨

升菴外集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秋花者乃木樨巖桂耳閩部疏延平多桂亦能作癉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反盛於冬凡桂四季者有子此眞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樨也鋆按今江南四季桂開亦有之然當八九月開木樨盛開時輒稱有桂花好事者且攜樽賞桂實則所見者無非木樨並不是桂則木樨與桂漫無分別亦循襲而未之考耳

菊花有落不落之辨

菊譜菊以黃爲正故概稱黃華白菊一二年亦有變黃者菊有黃白淺深之不同而花亦有落有不落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於枝上花瓣扶疏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鋆按今人謂菊花止有枯萎並無落瓣者輒引坡公詩秋花不比春花落爲證觀此則知考之猶未詳也相傳王介甫詠菊有黃昏風雨過園

林吹得黃花滿地金之句坡公續之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吟因得罪介甫謫坡公黃州菊惟黃州落瓣坡公見之始大媿服或又謂秋花二句乃歐公譏介甫之詩非坡公也介甫見而笑曰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乎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或且辨之謂楚詞之落英當訓作詩經訪落之落落始也蓋謂始開之花耳惟始開則芳馨可愛是以可餐若衰謝之後餐之亦甚無味矣說亦有理余謂譜云有落有不落自是正論并不必黃州獨落也特怪夫王與歐蘇皆一代偉人豈於草木之名猶未盡識而必

互相詬病何耶

王母

天祿識餘杜少陵元都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人多不曉王母宋中官陳彥和在宣和間掌禽苑言蜀中有王母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長飛則尾開顛裊如兩旗少陵詩正指此

謝豹

老學菴筆記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況送張衛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爲何物也

鑿按成都舊事云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乎故名子規爲謝豹據此則謝豹之稱有自來矣

乾鵲

天祿識餘詩人以濕螢對乾鵲惟王荆公以爲虔字音見於鵲之彊彊易統卦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嘉賓

古今注雀一名嘉賓言常棲人家如賓客也

閑客

詞林錯海宋李昉畜五禽以鷴爲閑客

射落九烏

升菴外集古傳羿射日落九烏烏寂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流俗謬誤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鷓鴣

採蘭雜志鷓鴣一名内史一名花豸本草鷓鴣鳴云鉤輈格磔又云懊惱澤家又云行不得哥哥異物志鷓鴣形如雌雉其志懷南不北徂也其鳴云但南不北

搏黍

庶物異名疏詩傳黃鳥搏黍也郭璞云俗呼爲黃離東坡謂之黃公

鶴知夜半

春秋說題辭鶴知夜半 原注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

燕避戊己

續博物志燕銜泥避戊己日則巢固而不傾

黃雀銜環

續齊諧記宏農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逐樹下傷瘢甚多宛轉復爲螻蟻所困寶懷之

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逾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屋數日乃去是夕三更寶讀書見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鴟梟所摶蒙君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白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名公

朱朱

齊民要術風俗通云俗說朱氏公化而爲雞故呼雞者皆言朱朱

荒雞

草木子南陽府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啼曰此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爲丘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官而隱後南陽果陷盜初更啼卽爲荒雞余謂凡雞夜鳴不時者皆謂之荒祖逖之聞在於中夜不特初更乃有此稱

少卿

採蘭雜志蒐一名少卿

山公

因話錄李汧公之子約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山膏

山海經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豚赤若丹火善詈

夫諸

山海經敖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見則其邑大水

寅客

海錄碎事寅客虎也亦曰寅獸

遺風

史記司馬相如傳乘遺風而射游騏注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

刑天

宋曾紘論陶詩云頃讀山海經詩其間一篇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甚相貫遂取山海經相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猛志固常在意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亟取所藏本是正之盌

按今山海經原文刑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原注云是爲無首之民據此則人類非獸類矣會以爲獸名不知何所據也

豬語牛鳴

秋雨菴隨筆公冶長解豬語見皇侃論語疏可與介葛盧聞牛鳴作的對

知雨

搜神記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

鼷鼠客遂化爲老貍

貉子聽經

全唐詩話大興禪寺素和尚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貉子聽經齋時烏鵲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朶合歡有僧元幽題此院詩警句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

却塵犀

述異記却塵犀海獸也其角辟塵致之於座塵埃不入

博士買驢

顏氏家訓聞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

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陸游詩屬文三紙尚無驢

狗官

三國典畧齊高緯以波斯狗爲赤虎儀同逍遙郡君飼以粱肉食縣邑常於馬上設蹬褥以抱之又北史齊後主時犬爲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國之號

猫官

筠廊偶筆前朝大内猫犬皆有官名食俸中貴養者常呼猫爲老爺

髯鬚主簿

古今注羊一名髯鬚主簿

特介

輶軒絶代語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澤有介麋

豹脚

齊東野語吳興多蚊每暑夕浴罷解衣盤礴則營營群聚噆嘬不容少安心每苦之坡翁嘗曰吳興多蚊蚋豹脚尤甚且見之詩云飛蚊猛疾如花鷹又云風定軒窗飛豹脚蓋湖之豹脚蚊著名久矣

白鳥

金樓子白鳥蚊也齊桓公臥柏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

寡人悒悒今白烏營營是必饑耳犂按此雖慈愛之心然亦愚甚與晉惠帝之官私蛙何異耶

蠻觸

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蠻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觸氏爭地而戰伏尸數萬白居易詩蟭螟殺敵蚊巢上蠻觸交爭蝸角中蘇軾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云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荆棘之端可以刻沐猴

巨斧

輶軒絕代語兖豫閒謂螳螂爲巨斧

蚜蚄

齊民要術穀蟲曰蚜蚄

石尤

升菴外集石尤江中水蟲名此蟲出必有惡風舟人目打頭風曰石尤風猶嶺南人云颶風黃河人曰孟婆也

恙

風俗通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早相見問勞必曰無恙犂按今人通稱有病者曰恙於恙字本義全失之矣可發一笑

社狗

輶軒絕代語南楚閒名螻姑爲社狗

白照

潛夫論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駟馬蓬中擢自照矣注自照螢火也

赤衣使者

古今注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一名赤弁丈人

鳳子

天祿識餘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余讀韓偓詩有鶯兒唼喋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正謂蝶

也

蟪蛄寒螿

升菴外集風土記蟪蛄鳴於朝寒螿鳴於夕此蟬也而分二蟪蛄朝蟬寒螿夕蟬也

笛師

輶軒絕代語蠭燕趙閒曰蠓螉音蒙翁其小者蠮螉大者蜜者曰壺蜂注穿竹木作孔者謂之笛師

蒲盧異同說

爾雅疏果蠃一名蒲盧郎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蠭說文云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小

腰純雄無子螟蛉一名桑蟲一名桑蟃一名戎女果蠃取而附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子〈揚子雲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詩疏〉螟蛉者犍爲文學曰桑上小青蟲也似步曲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蜾蠃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呪云象我象我〈捫蝨新語〉遯齋閒覽以蜾蠃蠮螉蒲盧爲三種銜泥營巢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爲窠者名蠮螉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格物總論蜾蠃所負不但螟蛉或蟢子磔而斃之因產一小卵於其上俟其卵化

而成形漸食所負之蟲久乃穰大生翼飛去〈脚氣集〉蜾蠃取螟蛉產子於其身上借其膏血以爲養蜾蠃大螟蛉枯非變化也〈留青日札〉蜾蠃凡細蟲皆可負去必囓死之而寄生一子於其上積四五蟲乃以泥封之久之卵得其氣而生其初生也必食其蟲俱盡乃可以啓封而出戶矣〈五雜俎〉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謂負他子作已子也故人以過房子爲螟蛉此語相沿至今然蜾蠃實非取他物爲子也迺放卵窠中而殺小蟲以飼之耳〈陶隱居爾雅注〉云蠮螉銜泥竹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俟其子爲糧此語鑿

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詩但言果蠃負之未言其作已子也則揚子雲類我之說誤之也鋆按由前之說是果蠃取他物爲已子與今人所謂螟蛉子者正合由後之說是子仍果蠃之子並非取諸他物與康成釋中庸蒲盧之義亦不合矣兩存其說以諗好古者

審雨堂

〈五色線〉審雨堂古槐中蟻穴也

南柯夢

〈南柯記〉淳於棼夢爲大槐安國駙馬領南柯郡太守征檀蘿國既覺尋宅南大古槐下穴旁可袤丈有大穴洞

然明朗可容一榻根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殿臺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訪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

喜子喜母

〈採蘭雜志〉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蟢蛸垂絲著衣則曰

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之一物也盌按詩疏蠨蛸長踦一名長脚荊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網羅居之

潔飢穢飽

抱朴子元蟬潔飢不羨蜣蜋穢飽盌按陸雲寒蟬賦蟬有五德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古今注蜣蜋能以土包屎轉而成丸圓正無邪角一名蛣蜣一名轉丸一名弄丸然則潔飢穢飽之說信不

虛矣

鳴春唱秋

宋祁筆記鶗鴂鳴春蟋蟀唱秋蜩蟧唫夏蛾子術陰非有命之者氣自動耳

去蚤法

聞見錄以芸香置席下卽去蚤山堂肆考蚤齧人蟲也黑色善跳俗云蚤生積灰亦有雌雄雄小雌大俗呼爲疙蚤或曰布穀鳥所吐如蚊母之吐蚊也故三月蚤多至四五月漸衰格物總論蚤出於塵土間或以爲蟣化

除虱法

邵氏錄呂晉伯云除虱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之於牀帳之間卽盡除呂公正直非妄者又蟫史虱寂忌水銀銀硃二物以二物熏之絕跡

東海波臣

莊子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斯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鯤辨

升菴外集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幾萬里此寓言也按内則卵醬卵音鯤國語亦云魚禁鯤鮞皆以鯤爲魚子至小之物也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後人不得其意晉江逌詩曰巨鰲戴蓬萊大鯤運天池倏忽雲雨興俯仰三洲移孫放詩巨細同一馬物化無常歸修鯤解長鱗鵬起扇雲飛撫翼摶積風仰凌垂天翬皆不得其言詮也雖郭象之精與沈思亦誤況司馬彪乎後世禪宗衲子却得其意故有龜毛兔角石女懷胎一口吸盡西江水新羅日午打三

更之偶亦可信爲實事耶余謂天地一大戲場堯舜爲古今大爭千載而下不得其解皆矮人觀場也元儒甬充范無隱有是說而余推衍之

水梭花

志林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雞爲鑽籬菜

鰒魚

廣志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㮣按鰒魚即石決明見本草

無腸公子

雲仙雜記蟹爲無腸公子鼈爲先知君又楊萬里詩吳中介士郭先生注謂蟹也

蟹奴

述異記璅𤥎似小蚌有一小蟹在腹中𤥎出求食故淮海之人呼爲蟹奴

婢𩾷土父

古今注江東呼青衣魚爲婢𩾷呼童子魚爲土父㮣按今俗稱吐哺魚殆土父之譌也

水母

埤雅廣要蛇水蟲一名蠙水母也形如羊胃其爲物也無目以蝦爲目蝦食其涎見人則躍水母因蝦躍乃知有警故隨亦沈以避害也爾雅翼鮓魚浙通呼爲蝦蛇又名海𩵋生東海其浮也㶑㶑如沫有知識而無腹臟㮣按水母即海蜇也元謝宗可有海蜇詩曰層濤擁沫綴蝦行水母含秋孕地靈海氣凍凝紅玉脆天風寒結紫雲腥霞衣褪色冰涎滑琥縷烹香酒力醒應是楚宮萍食老誤隨潮信落滄溟可謂體物工細矣

應中孚

爾雅翼䱗今之河豚每三頭相從號爲一部諺云得一部典一䅘冬至日輒至應中孚十一月卦信及豚魚河豚也㮣按此解頗新

鷸蚌

雲仙雜記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不相舍漁者并而得之㮣按此即俗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者也

嗜蛤蜊

雲仙雜記吐突承璀嗜蛤蜊炙以鐵絲牀數澆鹿角漿然後食

辨誣小序

茫茫世宙蕃變萬端陳迹所存傳聞易誤僕校閱簡編遇有刊謬正俗之處輒手錄之其無關名教者已具載於三餘雜志中矣若乃侮慢聖賢抑或推崇過當厥指雖殊均歸誣妄至于文人學士貞女義夫好事者顛倒是非或著爲小說或演爲傳奇遂使白璧含瑕末由湔洗艮可憫也不亦悖乎兹于舊說中擇其能爲古人雪寃者另列一編附于雜志之後古人有知當含笑於九原也遂名之曰辨誣常熟張定鋆

辨誣上卷

常熟張定鋆竹銓輯

[library stamp]

易湯武革命解

升菴外集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爲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書納于大麓解

升菴外集孔叢子宰我問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旣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幾之政是故陰淸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乎天也說與註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鬭法哉今桓子新論曰昔堯試舜于大麓者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使處議持平焉

鋆按堯時有景星卿雲之祥自無烈風雷雨之警而作書者歸美于舜以爲納于大麓之所致尚書大傳言其有休徵此言其無咎徵也惟無咎徵所以有休徵也夫

詩太王翦商解

升菴外集胡廷芳曰愚讀詩至太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太王益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延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太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太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許氏曾見古文篆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為戩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而蓄后羿寒浞之禍心乎

周官媒氏條辨

雲谷臥餘周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此雖後世淫昏之主亦無此法會是周公制禮而有是乎按古有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之言以奔對聘是

明明有奔之一說矣意奔也者當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之為不能如聘者之六禮全備耳蓋荒殺死喪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需以年歲則遲歸無時男女之失所多矣先王通此一法以濟大禮之窮不待其既亂而為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闕禮也豈誠踰牆行露之謂哉不然判妻入子且書之遷葬嫁殤且禁之而於佻達淫冶之私反為之導引豈理也哉

伊尹放太甲于桐辨

可儀堂文集伊尹放太甲于桐有諸曰否以臣放君不可以訓然則甲之居桐也孰放之曰居之也或曰放焉古者君薨諒陰三祀於是甲居桐而尹營其宮甲不居桐非子也尹放甲于桐非臣也曰甲居桐而不悔過亦將復之乎曰甲能居桐即能悔過何不復之有兄不以私放其弟吾見於舜臣不以私放其君吾見于尹然則湯不放桀乎曰湯之放桀也桀奔而因以居之也尹之放甲也甲居桐而尹營之也皆非放也然則孟子曷不辨曰孟子不辨以戒當日之為君子之辨以防萬世之為臣埜按戰國之時勢與春秋異春秋之世國君受制於其臣戰國時則不然策士一語大臣立擠故君之恣

肆戰國爲甚孟子欲抑之以範圍乎禮故不憚危詞悚論如視君如寇讐及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其言未免太過然皆有爲而言所以發其警惺之心放桐不辨亦此意也惟于千古綱常大義或者違悖實多此條名論不刊非僅爲前哲雪冤且使君臣定分昭著于天下後世眞有功于名敎不淺

祖甲淫亂辨

升菴外集孟子賢聖之君六七作朱注云由湯至於武丁中閒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按尙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

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玆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余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尙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注尙書遂以祖甲爲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卽使祖甲爲太甲而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於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若是之顚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蓋亦信史記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宗宗號耳此說得之

微子抱器歸周辨

王餘英曰宋鄭氏東谷以微子去之爲去而之其國全謝山經史問答云此說是也其後武王克殷微子來見復其位卽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微在東平之壽張春秋時屬魯所謂郿也水經載有微子之冢終身不稱宋公而反葬於先王所封之地其忠盛矣按抱器歸周者太師疵少師彊非微子左傳武王克殷微子面縛銜璧亦非實錄克殷時微子早去矣

安有是事耶鎏按孔子稱殷有三仁而微子居其首若果抱器歸周也微子烏得爲仁乎流俗誣衊前賢良可怪已

膠鬲四內之盟辨

周理衷曰膠鬲孟子與微箕比干並稱固商之賢臣也乃呂氏春秋誠僞篇云文王沒武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一似武王以富貴要膠鬲使之與周通謀者此必無之事果爾則膠鬲不得爲賢人武王周公又烏得爲聖人乎且此說之謬不待卽以本書折之貴因篇云武王伐殷至洧水殷使

膠鬲候周師曰師將何之無我欺武王曰將之殷也當伐殷時膠鬲猶未知師之所往其不與同謀可知矣又云武王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亡對曰王欲知之請以日中爲期王與周公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爲也然則膠鬲固忠臣且不忍言其主之惡而忍有二心於其主乎日中弗得殆不知其所終矣國語妹喜與伊尹亡夏妲己與膠鬲亡殷此無稽之邪說當以孟子之言爲正挈按數千年貳臣疑案得此論以昭雪之爲之一快然則或謂膠鬲列武王十亂之中眞夢話也乃或且難之曰孟

子膠鬲舉於魚鹽之中注云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豈不是膠鬲仕周之實證不知此非也葢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文王之舉膠鬲殆循此例爾文王既進膠鬲於紂則膠鬲爲紂臣矣爲紂臣卽不得爲周臣若文王之進膠鬲爲窺伺天朝之計三分服事之忠謂何膠鬲身事紂而心貳於周何得與微箕比干並列惟其由文進之而與勝國諸宗臣同心輔政無一毫瞻徇之私而膠鬲之賢更不可及矣呂覽之邪說本不足信且其一書中顚倒無據何足以尚論古人哉

魯禘辨

學禮質疑禮不王不禘東遷後王綱不振禮樂崩壞諸侯行禘者有之若魯若晉是也雖僭用之未嘗不自知其非故詭爲成王賜伯禽受之言以文其罪嗚呼晉文公納襄王可謂有功矣其請隧也襄王猶以大義卻之管敬仲平戎于王室王以上卿禮饗之敬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卒受下卿之禮成王之賢何如襄王伯禽之智何如管敬仲而謂其一爲非禮之賜一爲非禮之受乎果爾是欲藉以康周公而不知適陷周公于不臣矣呂覽載惠公使宰讓于周請郊廟之禮樂王使史角往魯魯公止之其言必有所據者路史謂魯公止之

是不與之矣不與而有郊有禘是魯自僭之也乃前人僭而用之後人踵而行之至有不于太廟而於羣廟者更有不可解者矣其行禘也有謂祭文王于周公廟以周公配者有謂當祭于文王廟以周公配者愚考魯之行禘止于其祼獻尊罍之數樂舞籩豆之綵與夫拜坐升降之儀文一同于天子而非必追祭其所自出如說者之云也何以知之公羊傳于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曰大祫也夫大祫卽禘也又曰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祖皆升合食于太祖則下及羣祖與天子同而上不追所自出與天子異又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夫言以禘禮則用天子之禮樂也言祀周公則不追所自出也上文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使禘果追所自出亦當如此例言祀文王于太廟配以周公矣其不言合羣祖者禘無不祫言禘而羣祖在其中也然則魯未行禘時毀廟其無合祭乎據祭法則諸侯五廟之外在壇墠者有禱祭之無禱乃止然一本之祖以其遠也而無祭可乎葢諸侯之禮夏祭曰禴其或犆或祫不可得而知而要之祼獻尊罍之數樂舞籩豆之繁與夫拜坐升降之儀文其不得同于天子之禘可知也王制就東遷以後爲言不知侯禘之僭與天子

連文而又云諸侯禘一犆一祫夫禘豈有犆者乎此蓋因春秋書禘于莊公左傳云禘于武宮僖公襄公遂指爲特禘而云然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于魯禘不勝書特志其尤失禮者故閔二年以吉禘于莊公僖八年以致哀姜文二年以躋僖公鋆按成王賜伯禽受據理而斷其謬顯然至謂不追所自出則非細心讀書人不能見到朱子于論語既灌章取趙伯循之說惜亦未見及此也

孔子無誅少正卯事

家語疏證孔子誅少正卯事不見於論語左傳惟荀子宥坐篇史記孔子世家淮南氾論訓說苑指武篇白虎通誅伐篇言之疑戰國好事者之所爲王若虛辨惑論之極詳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引陳幾亭曰聖人行誅必其人有顯罪與衆棄之無出人不意但爲其宿昔姦雄案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此穰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政之道耶

孔子無斬侏儒事

鄉黨圖攷夾谷事以左傳爲信穀梁史記家語皆有斬侏儒事後儒僞造也夫子以理直氣壯卻萊兵對載書其辭亨禮亦所以破其兵刼之故智義勇不可當矣必

以斬侏儒爲武哉且聖人不爲已甚果斬侏儒則爲已甚即不生意外之變齊人豈肯服義乎

孔子無爲次乘事

家語疏證衛靈公使孔子爲次乘此家語襲史記孔子世家者按邵泰衢史記疑問曰使爲次乘儼同宦寺之流過市招搖不顧辱身之醜小人之所不爲也而謂孔子爲之乎馬遷誣聖罪難寬免

孔子無出妻事

鄉黨圖攷年譜哀十年夫人幵(音堅)官氏卒(鋆按家語孔子十九歲娶宋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

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麟紱著四書類典賦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母亓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顏氏事當有之其後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葢少時事門人之問明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是謂夫子自喪出母非謂令伯魚爲出母服也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尤可見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

子實爲父後之子在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爲可傷故甯從其隆而爲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汚不爲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若伯魚之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喪出母也甘氏說有功聖門特表出之幷補其所未盡之說

春秋天子之事辨

春秋正旨或問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明自後人之不得乎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晦何以故曰洪範有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故賤不得以自專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福作威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孔子不

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若吳楚等之僭王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以侯國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

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謂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于天下罔敢弗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

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于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邪暴交作臣弒君子弒父接迹于天下矣孔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猶可攷而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于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接續成周之命脈耳葢嘗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葢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爲天子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且有王者作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如

此而後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無與乎曰修則孔子修之事則天子之事也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後人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爲以天自處是故於天子亦可行賞罰焉噫亦甚矣欲尊聖而不知所以尊乃爲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犁按

此條持論獨精惟原文太長特節錄之

辨訛下卷

常熟張定鋆竹筌輯

耘瓜受杖論

家語疏證以曾晳之賢曾子耘瓜誤斬其根何至擊以大杖至仆地不知若曾子之欣然而起援琴而歌則孝之至也使果有此事孔子聞之亦必不怒而弗內何以援舜事瞽叟爲比而反責曾子之不孝乎夫瞽叟之欲殺舜處心積慮蓋非一日故舜可宛轉避之若猝予大杖本無欲殺之心其子安能預知而逃走也吾謂此事蓋好事者爲之諸子習非爲是曾不加察三人言之則

市虛有虎矣又攷洪邁容齋三筆云曾晳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有超然獨見之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爲人之賢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寘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忍而謂曾晳爲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晳酒肉養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蒸藜出妻論

家語疏證家語載曾子以黎（後漢書郅惲傳注作蒸藜）蒸不熟出妻一事愚謂以曾晳之賢曾子之孝一門雍睦安得有此蓋與孔氏三世出妻事同爲流俗妄談也他書亦無所攷惟白虎通諫諍篇有引傳曰曾子去妻藜蒸不熟耳攷漢書王吉傳注引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今本外傳闕）然則曾子喪妻而非出妻矣

犂牛騂角解

論語駢枝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謹案此章之指先儒皆失之惠氏禮說曰犂牛耕牛子其犢也騂且角天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况之蘊藉千載一旦發露可謂卓識然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

天下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此猶沿襲舊注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之說未合語意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而舍之不得已而

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上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鍪按此說太新似不可爲典要然論語集注父賤行惡云云沿家語之訛未有實證仲弓既有用世之才何至其父下同於牛夫子何肯出此言仲弓豈樂聞此言其謬無可疑者昔朱張氏南軒則以此舍字謂從問政章人其舍諸句來欲仲弓廣求賢才不當以世類而廢也本朝張氏惕菴推衍之義更詳盡曩余已錄入四書異解中矣茲得此義喜其異曲同工總爲前哲辨誣也

宰我與田常作亂辨

周理衷曰史記言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田闞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洪野處又據賢於堯舜之語以爲當在孔子身後閻百詩極稱之云從虛處會出近時全紹衣則謂宰我死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爲賢者蓋攷呂覽說苑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恒死史記誤以爲陳恒之黨故曰孔子恥之愚謂此事有一大左證而昔人未之及是以迄無定論按左傳哀五年齊公子陽生奔魯六年陳乞使召陽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陽生遂至齊陳乞立之是爲悼公十年悼公卒子簡公壬立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十四年陳恒殺子我而弒簡公按史記陳蔡之阨宰我與焉子西曰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此哀公六年事也是年宰予從孔子於陳蔡不在魯安得有先待陽生反與壬處之事則闞止之非宰我不待辨而自明矣宰我負謗二千載今拈出此證而疑者不必疑信者不復信竊自喜能爲先賢雪此誣也鍪按或稱防西志宰予宗譜名云宰子壽終於魯墓在曲阜防山西益可證無作亂事云

子貢三事辨

开菴外集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倚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遊士之說載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便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

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鎏按論語何晏舊註云賜不受教命唯貨財是殖此二語殊屬誣妄朱註仍其說而變通之以不受命爲不能如顏子之安貧樂道而更引程子說以圓足之其說甚正此則以多學而識解貨殖二字似卽多文爲富之義然于不受命三字終欠鬬合若存魯亂齊諸事以及挑女不得之言此等邪說不可爲訓卽聖門中才德不及子貢者猶且不爲況列言語之

科而負達材之望者乎

范蠡載西施泛五湖辨

升菴外集世傳西施逐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王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卽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卓茂無仕莽朝事

陔餘叢考延熹八年詔壞諸淫祀特留洛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馮氏質實云卓茂宛人王莽時爲密令教化大行云云今按茂本傳其爲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

官也在莽居攝之始見幾而作不汚僞命馮氏乃稱其爲令於莽時不幾厚誣正士耶當亟正之

陶淵明編詩但書甲子說

宋潛溪曰人皆云淵明不肯用劉宋年號故編詩但書甲子此誤也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晉未亡時最後丙辰安帝尚存瑯琊王未立安得先棄晉家年號乎其自題甲子者猶之今人彙詩編年初無意見鎏按淵明作桃花源記寄意於避秦論者謂避秦者避宋也避宋不得故爲文以見志爾此說容或有然若編詩僅題甲子在淵明原出無心自好事者妄爲推度世俗遂深信

不疑經明眼人按年參證而其謬顯然此眞所謂私智穿鑿者也

李太白無捉月事

寄園寄所寄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按李陽冰作太白詩序云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爲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

服金石非韓退之

隨園隨筆孔毅夫雜說韓退之晚年服金石藥致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爲證呂汲公辨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立與香山交好非韓退之也韓公之痛詆金石已見李虛中諸人墓志中豈有身反服之之理盩按隨園隨筆載辨訛存疑不下三百餘條就中爲古人辨誣者僅一二條茲亟登之其餘正譌之處美不勝收槩從割愛

白香山録詩必老嫗解論

周必大曰香山詩語平易疑若信手而成者間觀遺藁則竄定實多乃有僞造不經語以陰刺公者如墨客揮犀云樂天每作一詩令老嫗解之嫗曰解則録之不解則不復集故唐宋之弊至於俚其意不過欲竭力形容一俗字耳且毋論其他試舉公晚年長律其根柢之博立格鍊句之妙果皆老嫗所能解否其說之邪謬眞可付一噱也盩按香山詩老嫗都解容或有之然古稱鄭康成家奴婢莫不知書香山亦猶是耳乃曲爲傳會至於誣衊白公語云蚍蜉撼大樹多見其不知量也

蠢子數非邵康節所作

升菴外集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

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蠢子數託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盩按余聞之康節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已而安石爲相引用奸邪擅行新法誤國病民海內騷然天下服康節有先見之明恐從此傅會謂康節精於命理而又誣其子爲愚蠢無能康節特造神數俾其子爲一生俯仰之資吁誰爲爲之而誣衊其父若子竟如此哉

稱秦少游爲蘇子瞻妹壻非是

懷秋集世傳蘇子瞻有小妹爲秦淮海之妻而造爲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內也有詞行于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嫁其母兄程濬之子之才先生作詩云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昏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一適程而第非秦淮海耳

張俊與張浚不得混爲一人

升菴外集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

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寃死後高宗納太學生陳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爲都督俊爲樞密劉豫遣子麟姪猊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張穎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爲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爲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白沙自語錄擊壤集外胷中全無古今無怪其然而舉世懵然予故詳著之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稱朱晦翁爲考亭非是

閩小紀世以考亭稱文公予癸巳陪巡過建陽宿麻沙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黃詩按五季亂黃端子稜隨父禮部尙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山木笏向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市樓晚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父歿葬於三桂里子稜乃築亭於半山以望考因名之曰考亭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於理甚悖然

公在日實無此稱之者後人謬誤當爲更正

琵琶傳奇不足信

尊鄉贅筆後漢書注曰蔡邕父名稜字伯直周氏書影云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叔父撫之猶若童穉據此則邕喪父久矣高氏傳奇何不杜撰姓名乃一無影響厚誣古人殊不可解按周達觀雜說云唐牛相國僧孺有子名繁與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妻之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遂成婚與趙相得甚歡蔡後仕至節度使則誠借用此事乃必以邕之名實之可怪也

荆釵傳奇不足信

天祿識餘玉蓮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孫汝權朱進士與梅溪爲友敦尙風誼先生劾史浩入罪汝權實慫恿之史氏所切齒者遂妄作荆釵傳奇故謬其事以衊之

黄粱傳奇不足信

冬夜箋記黄粱傳奇託言盧生其實乃鍾離雲房點化呂洞賓洞賓遇雲房於長安酒肆同憇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昏睡枕案邊假寐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翰苑歷諸淸要升黜不一兩娶富貴家女婚嫁早畢孫曾振振簪笏滿

門如此幾四十年前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旁炊未熟笑曰黄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變態榮悴多端四十年間一頃耳洞賓感悟慨歎願求度世法銎按此條與下小青傳奇皆是辨僞非辨誣也緣事屬傳奇故以類相從特次于後

小青傳奇不足信

列朝詩集注小靑者本無其人邑子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爲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之成鍾情也其傳及詩俱不佳流傳日廣演爲傳奇至有以孤山訪小青墓爲詩題者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良可噴飯以事出虞山故附著於此

附錄

完廩浚井辨

路史發揮親之於子既惡之而無道殺之可也又何完廩浚井之迂哉豈凶人之爲不善亦猶有所愛歟且堯之所以舉舜正以其父頑母嚚象傲而獨克諧以孝俾不格於姦爾既不格姦則瞽瞍已底豫矣瞍既底豫則井廩之事何自而舉乎凡此皆未試用之前也逮其試

用則有二女百官以奉之又何躬爲井廩之事乎哉妻帝女備百官其貴亦大矣象縱不仁可得施其志乎

舜禹益無遜避事

丹鉛總錄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受終文祖受命神宗天之歷數在爾躬見於尙書著於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孟子旣言之矣如不當受則顯辭於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如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顧私丹朱商均爲一

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明日偃然復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何其言之自相戾乎

誅紂伐奄說

讀書偶見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竊以爲誅紂是武王事伐奄以下是成王事何以明之夫周克商以後大告武成取殘之外不及他國放牛歸馬不聞周公專將在外有三年之久也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周公以圭璧請命於三王豈非三年之

內周公實在京師乎武庚之叛三監懿親咸從之則異姓從者必多所謂飛廉五十國必於此時相煽動者也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又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則伐奄之三年卽東征之三年也孟子綜周公二十餘年相業而賅以數言後人涸爲一事吾攷諸詩書而斷其爲兩朝事無疑也婺按此於無證佐中尋出證佐來却確鑿無疑斯爲讀書有得之言

武王未代殷說

隨園隨筆李穆堂曰武王未嘗代殷成湯放桀未嘗立夏後蓋實取而代之故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若武王伐紂紂自焚死卽立武庚爲殷後設三監將以輔之非制之也武王猶退居於鎬武王既沒管叔以武庚畔然後誅其君立微子以備三恪故尙書百篇序目祗有微子之命別無封武庚之文多士之文曰用告商王士是以武庚爲商王也又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是仍安侯服也考書序稱湯既黜夏命而周書序自泰誓牧誓武成凡在武王之世俱無黜殷之文至於大誥然後稱武王崩三監叛周王相成王將黜殷其序周官曰成王既黜殷命是殷命至成王始黜也凡封先代之後者必別立國名故黃帝後曰薊唐後曰祝虞後曰陳夏後曰

杞而武庚獨仍殷號以其爲天子也至微子受封則曰宋不曰殷矣武庚本名祿父而武庚則其爲天子之號也殷臣子自祖已外無以天干爲名者凡以天干爲名者若後世之紀元皆天子也惟武庚實爲天子故謝疊山上劉忠齋丞相書後一段云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公也意與穆堂同婺按此說發端於謝疊山而李氏穆堂推衍之全氏謝山不以爲是然余觀論語舜有臣五人章末節不言文之德而言周之德良以周家世篤忠貞武王未嘗不服事殷也故渾舉之曰

周則武王未代殷之說何必不然耶

以上四條皆有奇情至理嫌其與孟子中庸不合故

另列於後

[illegible]

柒輯 15－96

〔明〕郭良翰輯

問奇類林三十五卷續三十卷

明萬曆三十七年黄吉士等刻增修本

問奇類林序

臺幕郭道憲八閩才子自秀才以至令官無一日不學無一事不學乃忠孝大節勁直浩氣時形之筆札牆牖間而温醇光霽如玉

樹臨風篩影弄色令人徘徊不忍去蓋從戰兢惕勵問學涵養中來非獨天資茂爾也予不佞辛丑初試侍御史時道憲初試為幕兩人深相結轉相師承步

趨唯諾罔敢越逾程度取譙前輩隕家聲為追憶十季来猶一日矣乃不佞幸植麻中忝竊

新命道憲猶然一官寧歎薪積幾同贅附則何以故頃

循例満考不佞代匱爲政得第其等又從諸道長循故事舉酒相囑幾畫道憲生平大略道憲每向人云知我者黄生也黄生知我者也黄生何以得此于道

憲哉傾盖如故白首若新
自昔所歎不佞落寞行人
十年茲又驅筞十季總之
風塵斷梗疲病餘生視道
憲所為業即效聱癖嗜固
夕陽宵燭也念之不覺赧

然盖沮憬然悔悟已耳盖
仕學兩兼若斯之難也又
作述古今不朽之盛事也
祗曰問奇類林不足為道
憲多矣

萬曆己酉菊月

賜進士第順天府府丞前學
河南道事浙江道監察御
史繁陽黄吉士狝相父譔

黄吉士　狝相氏

問奇類林序

曩余巡行時讀鄭道寓
封事見其忠肝義膽時
時吐露擊節不已曰賈
陸其復見矣頃者入都
相與過從省其形行實

踐聆其議論風旨志述
孝大節勁直浩氣往往
超出尋常心益為之內
折益得之家傳者有素
而得之涵養學問者尤
深也一日出其問奇類
林相示讀之卒業則又
服其博物多識似子產
曼倩劉向胡綜張華輩
深味之則析物情窮時
變洞陰陽之消長驗古
今之成敗出入子史淹

貫丘索類聚而靡分之
歷歷如咸陽之鏡能令
人讀之善者奮惡者懲
其真礪世範俗之書乎
其真法古準今之學乎
余猶謂子產之識實沈

臺駘也曼倩之識藻廉
騶牙畢方也劉向之識
貳負也胡綜之識白玉
如意也張華之識龍鮓
海鳧毛石鼓銅澡盤也
華之於書駭人耳目與

齊諧虞初何異余是不
必述桓譚固知是書之
必傳識謂道寓九蹟而
不售固夫之以千秋事
業累道寓也司馬太傅
問謝東騎惠子其書五
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
曰故嘗是其妙處不傳
此輪扁所以笑糟粕也
然則是書也不將并其
不可傳者而傳耶是可
以印証於道寓矣

旹

萬曆庚戌歲冬陽月中
澣之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廣西道
監察御史前奉
命巡按貴州浙江河南等

歙新安金忠士譔

問奇類林序

莆中郭華溪先生穹顯之瓌靈熙明之天老也當嘉隆間歷清貫而展錯振和鈞之羽儀注心皇極康步龜鼎偉哉爕緯奉綸萬粥已顧先生契

叶上玄維運自然之妙有秘沈淵篇尤綜寶苑之天芭晴空捡點五色裁雲金籯燕貽九流綴藻而令子臺幕道憲氏者鸞停鵠峙之姿煙飛雲蔟之選青徽不遐窮遊竹素

之圜丰韻摶符暢適琳珪之府玉版瑶鐔之秘牒咸在金瓊天祿石渠之鴻紀畢歸激潤然猶選義每按其部纂言必擷其菁輯有問奇類林若干卷余卒業而心賞焉夫自

蕭梁以降劉孔才作皇覽以儲聞王彥和撰要略以收物而縹囊緗帙之士類有洛陽之肆至近世家跖雞而足人腋狐而粹隸首無能更僕矣顧吾柰其牛鬼蛇神祇萬怪

誕趺蜑蚼螃空矜瑣屑此其根淺器狹識黯情窳辟木驕之難駕若玉卮之無當夫五經藏府六籍庖廚三史琴竽百家鼓吹彼截蒲編柳雕龍吐鳳之流一逢縟繡么弦輒

奉為駭犀青櫝而識致業遊遐邁則茹擘自馳曠遠畜書負靈芭符效彩禮樂明備經緯恢宏此道憲所為超舉者也所輯自君德宮闈以逮陰陽族氏靡非綱世訏謨補天

碩畫夫寓內擘畫存乎膽智
制割出自神明諸葛隆中慷
慨已分鼎足仲淹疊歲窮经
便任天下想夫剔奇綴瑋胡
不藥籠蹈機握杼因非衡庫
夫書肆說鈐存乎觀者玄珠

神璽在于自得道憲耳習先
生之瑰麗心成宇宙之機局
擘洪鐘則不徇繁奏浮巨海
則不泳蹄涔故曰高材者苑
其宏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先
生以登巽嘉庸標经席之宴

用道憲以編纂鉅裁輔彤珥
之未遠蓋得父膏腴而善用
之也茲其書具在將飛影數
聲聲悅以自見乎抑挨皇圖
稽帝文揭八紘而銷爍乎一
尺之捶日取其半用之不竭

此其秪也

萬曆己酉重九日

賜進士第廣西道監察御史
前中書舍人新都畢懋康譔

問奇類林序

清源陳玉輝撰

余家螺陽距莆百里餘自束髮耳道憲才名籍甚每讀所為蓺嗒然心折盖是時道憲方治博士家業一濡毫麾斥常調藻思飈發泉涌

同社無不左遜竟數奇九困鏁闈始試臺幕要以魁壘雄儁之資籠括千古欲有所表其未足安能馮唐顏駟空老為比余入長安一見驩若平生縱睹所纂次未嘗不為三擊節也昔蘇舜欽以滎陽尉屢上封事雖拓落寡偶然至今睥滄浪亭詢當季讀書故處猶髣髴想見其為人咸謂集賢有子道憲勁氣奇節有先襄靖公風居恒忼慨自負丈夫子墮地豈能頡頏世資儻或一當無惜捐糜不者抒靈覺

華有千秋大業在每讀史至子雲寂寞於玄亭子美躑躅於花溪不覺欷歔太息抑鬱誰可與語塊處環堵歷落星霜擷菁竹素稽逹詔來揚幽芳則九原執鞭表名流則緇衣好篤于以泄物外之孤悰寄

胷中之寥廓亦此生一大快事茫
茫區寓自有賞音奚竢千載憶余
在文江鄒爾瞻先生間過而問而
里有郭子盖愽古好脩之士乎哉
襄靖公有子矣其知道愿如此
萬曆庚戌孟冬朔吉旦書于太樸
齋中

問奇類林題辭

余蓋自束髮受書即好從覽
古今軼事云得諸類編靡所
不竊閲
先襄靖公則時時飭從去以豎子
方束功令佔俾業何皇取一切

馳騖爲頤案且成癖不忍釋
每私購異書篝燈寘帳中寶
甚鴻秘日程課稍後輒鈔誦
達丙夜以爲常已而襄靖公勵
勦兵革時多授簡見所稱術
怪從何來乃余怍舉子業竟九

敵而九躓也至今歌伏櫪壯心
之章幾擊碎唾壺及沈攸之
所歎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
讀書則又爽然自失矣余既萍
踪支離舊書無慮充汗非惟
不復能記亦且不能攜閱從讀

禮暇悉加搜葺几榻之工塵除
之間無所不置筆研朱墨從横
每日十史並錄不啻也則又為
數百卷奚囊萬里不能辦強
攜若而入長安蕭然郵舍時多
休沐瀹茗焚香讀書課子自

喜冰壺吏隱而繇陽
黃直指公博古君子也嗜學善飴
架上不數鄴侯三萬軸一日相過
偶閱齋頭手鈔若兩帙覿覿驚
曰司馬賦不從人間來其神化
所至耶子亦何從得而至是余

然觀唐以來類編諸書多矣
而以事績錯合類珠聯綴以至
論叅以名理纖纖井井苞孕神
奇則斷焉呂間是何不衷而成
一家言予且為子傳之識有奇
字何必桓生以待異者余愧讀

父書則唯且謝負將隱矣焉用
文之然業心怦怦若抜癢遂殫三
餘重加刪纂汰者七而增者三季
各分門門各以類類各爲款凡得
千餘板卷三十五爲言三十六萬
奇證嚮令故泰伍議論卬不

敢謂大無挂漏然亦嵟略庀矣
黄公遂逌然捐倡以鋟同志諸
君子庚協贊之書成總標曰問
奇類林子雲之爲得無尚白誠
無所庸解嘲或有載酒而問奇
字是編其猶備一類後有嘲者
則請從霞詭猥云千載而下有
知己

萬曆己酉季秋之上澣吉閩莆中
栖滄畸人郭良翰書

名公訂正捐梓姓氏

黃吉士字叔相號雲皷直隸內黃人
陳禹謨字孟文號心抑浙江仁和人
徐兆魁字策廷號海石廣東東莞人
李光輝字文徵號新宇山西太原人
孔貞一字道源號紹虞河南杞縣人
錢　桓字握之號浩川直隸太倉人
左宗郢字景賢號心源江西南城人

史學遷字惟良號武麟山西翼城人
喬允升字吉甫號鶴臯河南孟津籍洛陽人
彭惟成字元性號芹生江西安福籍廬陵人
徐紹吉字元甫號雅池四川安寧籍閬中人
呂圖南字爾搏號天池福建南安人
穆天顏字爾玄號象玄湖廣黃岡人
吳　亮字釆于號嚴所直隸宜興籍武進人
房壯麗字威甫號素中直隸安州人

王以寧字禎甫號咸所浙江紹興人
畢懋康字孟侯號東郊直隸歙縣人
彭端吾字元莊號嵩螺河南夏邑籍盧陵人
馮嘉會字文亨號禮亭直隸河間人
金明時字際甫號鯢桓浙江德清人
曾用升字時甫號九虗廣東海陽人
陸夢祖字啓述號瑞亭浙江山陰人
鄭繼芳字仲孚號環樞直隸懷寧籍鹽山人

史記事字義伯號蓮勺陝西渭南人
劉　蔚字原素號耳陽河南盧氏人
徐　鑒字時觀號正宇江西豐城人
劉國縉字敬夫號義齋遼東復州籍泰和人
王孟震字啓胤號鈞蒼山東淄川人
耿鳴雷字爾震號省亭山東新城人
蘇惟霖字潛甫號雲浦湖廣江陵人
馬孟禎字與之號六初直隸桐城人

楊師程字道甫號景明雲南安寧人
姚　鏞字本和號震宇太原右衛人
潘　珙字子壐號澹明廣東南海籍番禺人
張惟任字希尹號覺菴陝西潼關人
李夢祥字弼卿號我明福建晉江人
鄭　棐字思兼號蓋吾直隸安肅人
黃起龍字應興號雨石福建莆田人
游伯槐字登甫號思東福建莆田人

昌維基字東玉號惕臞福建莆田人
陳玉輝字達卿號荊碧福建惠安人
謝肇淛字在杭號武林福建長樂人
俞　誨字忠伯號淳初福建莆田人
陳一元字泰始號四游福建侯官人
周起元字仲先號聯貞福建海澄人
丘懋煒字以鄂號肯怡福建漳浦人
李炳恭字汝篤號純菴福建閩縣人

徐縉芳字奕開號十洲福建晉江人
王命璿字君衡號虞石福建龍巖人
盧廷選字鉉卿號眞常福建莆田人
陳玄藻字汝鑑號季琳福建莆田人
林銘鼎字玉鉉號自名福建莆田人
兄維藩字道亮號景南

問奇類林目錄

卷之一　甲集
君德
卷之二
宮闈
卷之三
儲貳
卷之四
憂時

卷之五　乙集
諒諍上
卷之六
諫諍下
卷之七
遇合
卷之八　丙集
方正
卷之九
操脩
卷之十
器量
卷之十一　丁集
材品上
卷之十二
材品下
卷之十三　戊集
恬退

卷之十四
廉介
卷之十五
儉約
卷之十六　巳集
文學上
卷之十七
文學中
卷之十八

文學下
卷之十九　庚集
忠義
卷之二十
機謀
卷之二十一
孝友
卷之二十二　辛集
賑施

卷之二十三
交誼
卷之二十四
達觀
卷之二十五
報應
卷之二十六
好生
卷之二十七　壬集
博物上
卷之二十八
博物下
卷之二十九
閫範
卷之三十
禮法
卷之三十一　癸集
貽訓

卷之三十二
辨奸佞
卷之三十三
戒嗜好
卷之三十四
陰陽方輿
卷之三十五
譜族姓氏

問奇類林目錄終

問奇類林卷之一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武林陳禹謨孟文
東莞徐兆魁策廷
太原李光耀文徵
汴州孔貞一道源仝訂

君德

賈誼書引黃帝語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

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道不可易也功莫美于去惡而爲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吾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材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于博愛人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于先古（凡十餘語載史記）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于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朝則問于士曰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其譬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其譬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其譬若下淵乎是以君子愼其與而聖王愼其舉又曰藥

食嘗于卑然後至于貴藥言獻于貴然後聞于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目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問鬻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此帝王大訓之存于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能收博士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

太公册書今罕見於世黃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王踐阼篇載之甚

備故悉紀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

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曰無行可悔後左端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謹戒必共共則壽屨之銘曰謹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逸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

聞以戒後世子孫凡十六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保傅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事則爲漢儒所作可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傅傳文頗注曰賈誼作在禮大戴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此左傳晉斐豹著於丹書謂以丹書其罪也名偶同耳漢祖有丹書鐵契以待功臣又不同也

太公金匱曰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

唐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

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

弘治改元之日有掌酒內官携其所弄兒入內俄以禁嚴不得出懼而投之酒甕為同輩所發上怒曰是兒奚罪立命斬之諸太監叩頭請貸曰今日吉辰不宜刑戮上不聽命諸璫盛服觀刑又一豎有寵搴膳時或令侗偶作犬飼以為笑他日入光祿寺庖人誤污其履豎怒蹴之至死上即收下獄豎涕泣求哀上太息曰法者祖宗所立朕安敢貸竟戮以抵罪我孝宗不以法假近習如此

漢光武日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迺寢而太子勸其頤愛精神則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宋太宗讀書自巳至申方休因宋琪以勞瘁為諫諭之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唐太宗於周禮一書夜誦不倦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卷

唐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

職業副朕此意太宗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太宗皆欣然嘉納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憲宗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枕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

耍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
亦不可啓迺自佗門入
宋仁宗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
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
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
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不忍一夕之餒而
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又嘗
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顧嬪御曰
渴甚可速取熟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

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
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蘇子瞻嘗言
韓莊敏對客稱仁宗時一夜三更以來有中使於慈
聖殿傳宣慈聖起着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問云
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
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深奏知官
家且歇息去更不開門納中使噫仁宗燒羊忍半夜
之饑熟水忍日中之渴而又有慈聖拒三更索酒内
外交警如此仁宗之爲仁也宜哉元順帝后弘吉剌
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内官傳旨欲臨幸
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内官往復再三竟拒
不納帝益賢之噫眞可謂賢矣
哲宗朝程伊川頤爲崇政殿說書見帝經筵講罷移
坐小軒折一柳枝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
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司馬溫公聞之不樂
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爲此輩又伊
川在經筵聞帝在宮中盥漱噴水避蟻因畢講請曰
有是乎曰然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

之要道也愚謂哲宗之噴水避蟻正由於程頤之折
柳起諫司馬公不樂可以語相體而不可語保傅
左傳曰哀公六年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
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若禜之可移於
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置之股肱何益王弗禜
而死孔子曰昭王其不失國也宜哉宋景公時熒惑
在心公召子韋問之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宰相公
曰宰相所以與理國家曰可移百姓公曰百姓死寡
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荒人必死爲人君

而殺其人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
天必賞君熒惑必徙三舍果三徙
人主壽者漢武帝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八十餘漢
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絕房室
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
道不繫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由稟厚而寡欲爾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
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
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

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
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也今然君子
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
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
德就問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
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
請問封人曰退已麥丘邑人史逸其姓名齊桓公田
至麥丘見邑人問曰子年幾對曰八十三矣公曰美

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對曰祝主君使甚壽金
玉是賤人爲寶曰善子其復之曰祝主君使無羞學
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人公曰善子再復之曰
祝主君使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曰善於是自御以
歸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後有石門梁孟敬應聘修
元史書成迺乞骸骨歸鄉日與二三野老婆娑丘樊
野老曰吾輩出亂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君
石門舉手加額曰願吾君恭已九重存心四海擴天
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野老曰愈於華封三

祝又有胡九韶者寒士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
賜一日清福妻曰三飡菜粥何名清福曰吾幸太平
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
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夫華封麥丘尚已若梁孟敬
者可謂善祝君若胡九韶者可謂善祝天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宋明帝
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遠
期十歲乎眞帝王之言哉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

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遊問於管仲曰我遊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遊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

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其相似乎

唐内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于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書省圖畫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于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于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噫使徽宗能寘其言於座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為塡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

漢武射蛟於江唐憲徵蚶於粤當時史氏非之廷臣諍之見人君舉動不可不愼也

唐貞觀中忽有白鵲營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聲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太宗曰我常笑隋煬帝好

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迺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燒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天下毋得復采織罷兩京織錦坊二帝大要皆出好名鵲巢之異左右從而獻諛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毀其巢珠玉錦繡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家至戶曉哉惟以毀鵲巢為名故不覺有佳鵲自臂望魏徵而匿死懷中惟焚錦玉為名故其後楊貴妃有寵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献

器服珍玩、嶺南經畧使張九臯、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麁、九臯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故曰王道本於誠意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建武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大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劒、價値百金、詔以劒賜騎士、馬駕鼓車

史記始皇帝爲微行、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漢武故事、上嘗輕服爲微行、至柏谷、夜投亭長、不納、乃宿於逆旅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問其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悞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請見、上急出見之、及所聞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乃知宋初史書核實、朝廷尚知畏憚如此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甚擇、使若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莊助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土、出爲郡吏、聞者闊焉、久不聞問、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璽

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汲黯拜淮陽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觀此三者、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爲長吏者、常若親臨其上、又安有不盡力者乎、惜其爲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爲可恨耳

申屠嘉之爲相也、大中大夫鄧通戲殿上、文帝則聽其檄召、度已見困、然後遣使謝而請之、內史晁錯穿

宗廟墮而景帝不容其問且自詬廼我使爲以玼有罪周亞夫之爲將也文帝勞軍至候其壁門至從其軍中不得驅馳之令而有眞將軍之歎亞夫之爲相也景帝濫侯降虜既不能用其議大胾不箸又待以非禮免官非其罪而又以非罪召詣廷尉嘉亞夫賢將相也立文帝朝皆能彊直自遂及入景帝之世皆嘔血而死然則嘉亞夫之能遂其職於前而無褊心負氣之累者豈獨嘉亞夫之賢也哉今就二人始末觀之文景之優劣明矣

史稱漢文專務以德化人故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唐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太宗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爲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殺之何益太宗蓋效漢文也

容齋曰理義感人心其宛至於浹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次之間初非有怪奇卓詭之事也楚昭王遭吳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竟以復國漢高祖入關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廼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滅民大失望劉氏四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皇避祿山亂至扶風士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朕甚愧之今聽各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訣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衆皆哭曰死生從陛下自是

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丘大將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而斬之士心益勸河北四凶稱王李抱眞使賈林說王武俊託爲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遂首倡從化及奉天詔下武俊遣使謂田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何得不悔過而歸之王庭湊盜據成德韓愈宣慰庭湊拔刃弦弓以逆及館羅甲士於廷愈爲言安史以來逆順禍福之理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訖爲

藩臣黃巢僞赦至鳳翔節度使鄭畋不出樂奏將佐皆哭巢使者怪之幕客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旋起兵率倡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喪師逼還亦能以語言動衆心誓同生死廼知陸贄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足平凡此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之難極矣不聞有此何邪

明皇幸蜀之日過左藏楊國忠請焚左藏明皇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歛於百姓不如與之無困吾赤子過便橋國忠使人焚橋明皇曰士庶避賊求生柰何絕其歸路卽留內侍監高力士撲滅之明皇當此奔播而德有不絕於民者如此然則李氏九廟所以復祀者民固亦不能絕之也歟

涑水記聞周恭帝之世陳橋兵變諸將奉趙太祖登明德門太祖命軍士皆還營太祖亦歸公署將士擁宰相范質及王溥魏仁浦等皆至質頗誚讓太祖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周帝出內制書禪位及太宗卽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爲人也東軒筆錄當日周帝內制書出翰林承旨陶穀按穀傳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大祖甚薄之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所謂依様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其黨所爲言宣力者意指前禪文也太祖薄之蓋於穀無所取也穀聞作詩云云太祖薄其怨望自是決意不

用然則失節之婦豈後夫之所貴重者乎蕭梁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武帝終不用殆類是已

眞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却敵之功是時景德元年甲辰決此計者寇萊公也再後五歲當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邊上自將禦之至澶州大名府聞范廷召破虜於莫州北廼還京時張文定公李文靖公爲相不知何人贊此決而後來不傳用是以知眞宗非寘安酖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進言

蕭何請上林空地得入田高帝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迺爲請吾苑遂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迺利賈人金乎帝於是赦出相國周勃就國人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文帝朝太后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於是赦絳侯復爵邑甚矣太后之言有似乎王衛尉之言也人患功德不顯著耳功

德誠著罪自可不疑也而又必借乎人言何也勃子亞夫平七國之難有大功亞夫子爲父買功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爲人所告廷尉責問亞夫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遂嘔血死吏之謂反地下之言是何理以人命恍上意而置無罪有功之臣於死地廷尉不足道矣景帝之朝豈無人能爲解何與勃之言者亦由帝之不復可與言故也

漢景帝恭儉愛民上繼文帝故亦稱爲賢君考其天資則刻戾忍殺之人耳自在東宮時因博戲殺吳太子以起老濞之怨卽位之後不思罪已一旦於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速兵端方信用晁錯付以國事及袁盎之說行但請斬錯而巳帝令有司劾錯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七國之役下詔以深入多殺爲功凡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周亞夫以功爲丞相坐爭封匈奴降將事病免心惡之賜食不置箸叱之使起趨於敬禮

大臣之義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光武遣馮異征赤眉敕之曰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光武此言視景帝詔書爲不侔矣

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證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巳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姚崇爲宰相弗能止盧懷愼亦

爲相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録上
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
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
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
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謡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
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武陵王曅多才藝
而踈婞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笑
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踈骨肉帝不悅曅輕

財好施故無蓄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薄也
唐太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
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慎而行
之又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搆既成
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揺必有所損若
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漢建武年廣平忠侯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
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愼無赦而已蜀漢大
赦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

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廼可權
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
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踧踖而
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
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有赦先帝亦言吾周旋
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
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
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
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唐太宗謂侍臣曰

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
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
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後
晉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駮赦論以爲帝王遇天災多
肆赦謂之修德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
銜冤冤氣聲聞乃所以致災也詔襃之
寺人披之斬祛芋尹無宇之斷旌其讐一也披請見
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宫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
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赦季布武帝之免梁鵠吳景

帝之遺季衡皆有君人之量
徽宗時蔡攸嘗賜飲禁中帝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帝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帝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王黼雖爲相然事徽宗極褻宮中使內人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故曰告堯舜免一次帝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此見

徽宗卽君臣相謔之際開口不忘司馬光然光已沒不免削奪攸與黼迄被寵眷是可歎哉愚又因此益恨高宗之庸懦也生旣誤用檜及檜死謂內侍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旣知其惡而死猶以王爵贈之雖三尺痴童不爲也宋之亡也晚矣噫秭林伐山曰德宗於盧杞猶殊不覺其奸此則明知而明用之又追王之何也
南齊王儉傳載高祖曲宴羣臣數人各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季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聖德事吾何以堪之夫君臣宴享具有典禮不聞將相之尊自執俳優之事齊德之不長於開業之召見之可勝歎哉儉之謂惟知誦書善矣然所誦乃昔人誡佚之文此爲不盡耳嘗記唐中宗一事與此極類景龍中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爲樂張錫爲談客娘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杜元琰誦婆羅門呪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惲誦古詩兩篇誦鹿鳴蟋蟀未畢

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之語止之唐之君臣狂縱乃爾如之何不啓亂也郭山惲所誦有規諷意賢於王儉之所誦者好樂無荒正其時當三復處李嶠身爲輔相曾不以諫而反以爲諱其用心是何等狗彘太宗嘗謂唐儉酒杯流行發言可喜國初恩遇勳舊宴會懽洽必間有之然已貽謀非懿纔一再傳及其孫而綱紀蕩然遂至於此嗚呼豈非萬世之炯戒哉出餘冬序錄
商紂爲傾宮隋煬爲迷樓曰傾曰迷天命之矣欲不

亂得乎吳人自稱曰儂陳后主喜稱儂隋煬亦自稱儂昔人有自稱爲儂者非美名也唐明皇自稱阿瞞亦近於言妖矣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嗟夫漢文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爲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至相視

而泣貴富不可保如此前日進食使何在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況於人乎肅宗爲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餘汚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舉餅啖之上乃悅曰福當如是惜明皇於復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大怒欲杖殺之以寧王諫而止然不能推類也

魏文帝既立爲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否君子於此有以占其器之不宏唐莊宗入梁喜不自勝手引李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識者有以知其業之不遠矣嗚呼二君何足道哉劉先主之得蜀也於涪置酒大會謂龐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當宜速起去統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先主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宜樂如初先主襲奪璋土權以濟業昔人譬諸斷手全軀何樂之有而酣醺中失辭如此季漢之不能恢復舊物其器固亦有所未優乎而吾於

亞子輩何譏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爲陳宣帝創業之始及文帝弒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明帝蓋不自知牛繼馬後晉巳絕矣齊明帝遣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事理固當然嗟夫不仁而得天下者雖其子孫不能無憾於好還也世之姦雄亦何樂以此遺後人哉

王弇州宛委餘編載自古創業之君俱不利長子高

辛氏顓頊長子帝摯不善崩弟堯代立陶唐氏帝堯
長子丹朱不得立立舜有虞氏帝舜長子商均不得
立立禹湯長子太丁未立而卒周太王長子泰伯文
王長子伯邑考一肇王跡一剪商者也泰伯伯邑考
皆不得立秦始皇長子扶蘇不得立立胡亥漢高帝
長子惠帝立而絕文帝繼王光武長子東海王不得
立立明帝魏武長子昂因戰没立文帝孫堅長子策
無後立權孫權長子和不得立立休司馬懿長子師
無子立司馬昭宋武長子義符廢立文帝劉淵長子

和廢四子聰代劉曜長子胤前没虜止爲王苻健長
子廢立次子代石勒子弘爲虎廢石虎長子邃宣俱
前僇慕容儁前子死次子暐立慕容垂長子令被殺
次子寶立齊蕭太祖長子武帝立一世而絕從子繼
之梁武帝長子昭明早逝次子簡文代陳武帝長子
死於江從子蒨立北齊神武長子澄弒次子洋立周
文長子安定公立而廢少子武帝立隋高祖長子勇
廢次子煬帝立唐高祖長子建成僇次子太宗立梁
太祖朱晃長子友文墜馬死少子友貞立後唐太祖
克用長子落落陣亡少子存勗立明帝長子從榮僇
從厚立吳王楊行密長子渥廢次子隆演立南唐徐
溫長子知訓以亂死義子知誥立蜀主王建長子元
膺僇次子衍立南漢劉隱閩王潮子俱不立立弟後
蜀孟知祥公主子在唐不得立立昶宋太祖長子德
昭自殺弟太宗立太宗亦自作創始長子元佐不得
立立眞宗契丹阿保機子東丹王不得立立次子德
光金阿骨打子蒲盧虎不得立立弟吳乞買元太祖
長子先没立次子窩宗世祖長子眞金不立我　明

太祖皇帝長子懿文不得立長孫建文立亦不終
自樂編論自古創業之君未嘗短命大富大貴之人
未嘗瘵損彼豈以逸得之此唐一庵之論也周公以
無逸告成王亦是此意一庵夫有所受之耶雖然創
業之君大富貴之人大都起於寒微雖未嘗逸樂參
養人見其形甚勞而不知傷生之事則少繼體之君
豊腴之人逸樂參養人見其肢體甚逸而不知其傷
生之事多矣一庵謂逸則易病因氣滯來恐未足以
盡之

堯十四月而生故弗陵爲堯母門然堯以前皆十四月生也莊子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林𠪨齋曰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陸方壺曰開竅大早故有夭閼而不長者然則十四月而生在堯時豈獨堯哉然人知弗陵十四月而生不知武帝亦十四月而生見內傳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

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讐曰此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如此所養可知已

宋太祖初一天下欲釋石守信等兵權使罷就鎮則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錢厚自娛使子孫無貧乏耳既下江南欲靳曹彬使相留取太原則賜錢五十萬彬怏怏退及見錢滿室迺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嗚呼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如此自非精忠不貳心之臣安得不餓用而飽去哉彬之不伐彬之先見而猶怏怏守信之徒可知矣

傳謂舜誅共鯀非也鯀之誅堯之命也事非出堯則禹於舜爲父讐孰有禹而事讐者哉韓非有言堯欲傳位於舜共工諫鯀又諫堯不聽而誅共鯀韓書不足據吾以理斷特然其言左傳鄭子産告晉韓宣子曰堯殛鯀于羽山云則是亦謂堯殛之也出餘冬序錄

蜀先主病篤屬諸葛亮以後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

其不才君可自取史臣謂此言足生疑隙不逞之釁幸劉禪闇弱性無猜險而諸葛威畧足以檢衛異端故同異無由生耳此君子居正之義然非所以論備也開誠布公備亮相信久矣備於舜禹之事特未行耳身後所屬誰敢嫌之丞相不取固丞相之節也誰敢謀之前時孫策何人策臨亡謂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夫事會之來未有終極常變理宜異視此可謂非策之由衷語耶出餘冬序錄

問奇類林卷之一終

問奇類林卷之二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武林陳禹謨孟文
東莞徐兆魁策廷
太原李光輝文徵
汴州孔貞一道源仝訂

宮闈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自宣王褒申

伯而終以召戎禍猶可爲萬世法乎漢亡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玉外戚秉政未或不亡

眞宗將立莊獻后劉氏李文定公爲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劉后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劉后深啣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文定爲叅知政事俟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迺欲爲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文定之力也上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洶洶無敢言者時宰相王沂公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據非其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爲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爲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爲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後劉太后臨朝曾肅簡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列

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太后輦前帝行公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嫁從夫夫殁從子太后迺命輦後乘輿尊眞宗婉儀李氏爲宸妃是日卒婉儀實生帝劉太后旣取爲巳子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帝雖長不自知也至是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時爲首相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也夷簡曰太后

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詔欲甃宮城垣出夷簡聞
又謂內侍羅崇勲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
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
殮用水銀崇勲懼馳告太后迺許之劉太后欲以天
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决薛簡肅公獨爭之曰
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
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
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
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寤卒以后服斂帝始視政初

范文正公上書請太后還政不報出通判河中至是
召拜右司諫時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
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宜掩其小故
以全大德又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
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

仁宗朝司馬温公上疏面言臣向者進建儲之說陛
下欣然無難意謂卽行矣今寂然無聞此必有小人
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
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爾唐
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左右之手至有稱定策國老
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至
中書見韓魏公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
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韓公唯唯曰
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
年遂立爲皇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
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
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
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
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
英宗遂受命英宗卽位驚疑得疾曹太后垂簾同聽
政帝遇宦官少恩左右多不悅者迺讒間兩宮遂成
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魏公慮宮中有不測者一
日因對以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
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
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卽
日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或謂

公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間有傳帝在禁中過失事衆頗惑之公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得許多錯來自是妄傳語言者稍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太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皇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惟公確然不變叅政歐陽文忠公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不遜狀公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舊冢尋兎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公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

文忠公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驕恣太后處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文忠公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文忠公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黙然他日魏公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今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熙寧中文忠公退居潁上蘇子由往見之間言及此曰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初英宗即位有疾皇太后同聽政至是上疾平傅獻簡公上書請天子聽政又再上疏太后請還政天子未聽久之頗聞內侍任守忠有甚間語公又上疏太后曰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

人亦無大於受天下於人殿下今日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太后遂還政而逐守忠等公復奏疏天子謂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以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既去其餘一切不問可也愚按宋朝母后最多賢德然仁宗一時處莊獻皇太后母子之間則有李文定公王沂公曾肅簡公呂文靖公薛簡肅公范文正公英宗一時處慈聖皇太后母子之間則有司馬溫公韓魏公歐陽公傅獻簡公始終正色委曲調和安得不母

子如初慈孝並著耶是之謂眞社稷臣
南唐烈祖殂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奸人所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僚裂之必矣遂寢直斷以大行之意大義凜然安得不寢自是臨事處變之法
漢武帝末年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猶豫久之

一日帝忽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宋仁宗時王懿敏公言王武恭公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宮禁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眞宗之子鄉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卽命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仁宗押出之意卽武帝持去之意蓋一遲則不能去矣然以處宮人則可以處太子母則不可故武帝之勇勇之過也武帝之過過於勇也迺仁宗眞仁者之勇哉謚武謚仁誰曰不宜又可慨者武帝一時之斷而魏遂以爲

常故晉安帝義熙五年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輙先殺其母迺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之曰漢武帝殺鉤弋夫人以防母后預政外家爲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迹古人爲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嗚呼竊負而逃遵海濱而忘天下卽難以責之夷主也嗣眞號泣無歸之窮人哉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于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于宗伯此周

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典也滕侯爲卜正呂伋爲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携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椓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綈交嬖寵瑣瑣姻亞私人之子竊位于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閒有詰責宰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玄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宋

朝趙普于一薰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于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趙鼎于內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

秦急攻趙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見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憐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安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

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燕語中又有陳翠一段甚相似云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翠遂入見后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

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今王願封公子羣臣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以公子爲質且以爲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迺命爲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史記不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顧其辭意視觸龍稍弱

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冑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姞生穆公獨繼父有國子孫蕃衍盛大與鄭存亡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爲言其故王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呂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爲代太后終之承漢大業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爲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娣妾莫得進見宣帝令皇后擇后宮家人子五人娛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前彊應曰此中一人可迺王政君也一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爲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可謂承恩有限而光華啓佑與同輦遂絕政君遂爲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惟高宗皇

帝再復大業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類薄太后云

漢書明德馬皇后云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欲率下也但吾當含飴弄孫不能干政唐紀憲宗懿安皇后郭氏生穆宗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爲輔吾何預外事哉

周勃爲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誅諸呂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后弟薄昭及繫急昭

爲言太后后以語文帝廼得釋王恢坐爲將軍不出擊匈奴單于輜重下廷尉當斬恢行千金於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漢世毋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者當非一事也

春秋外傳周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內傳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甚美必有甚惡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

禍叔向懼不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後晉殺祁盈及楊食氏遂滅羊舌氏甚矣叔向之母之言似康公之母也后夔之德不能消有仍氏之禍孰有以德自命而堪女色者乎孰有近女色而謂有德者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之物豈不甚可畏哉褒姒育於戎幽王爲之死於戎貴妃生於蜀明皇爲之幸蜀女禍之應如此哉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我私廣國久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廣國之賢有行且不相況不如廣國者乎文帝以此詔來世而來世猶有金匱符命之變顯宗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京雲臺馬援以椒房故不與援之功且不與況不如援者乎顯宗以此示後嗣而後嗣猶罹跋扈將軍之禍

漢文帝不用竇廣國爲相恐天下謂私廣國也元帝不用馮野王爲御史大夫恐後世謂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也彼賢有行廣國行能第一野王公論所歸者且以嫌避如此不爲公論所歸者其又可假是

位乎

漢武帝立衛子夫爲后三弟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唐玄宗寵貴妃楊氏三姊並爲國夫人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天下歌之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嗟夫女寵之禍何代無之

高宗之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諫於趙公無忌英公勣將以死諍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請先

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齒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不效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此與史記載英公所對陛下家事又異

欒城遺言載蘇子由言呂微仲性闇邉事河事皆乖戾故其子孫不遠愚惟宋家呂氏若東萊者盛矣夷簡爲相陷郭后以廢死臣子之惡孰大於是而有公著爲之子有希哲有本中爲之諸孫爰及六世有祖

謙稱巨儒衣冠詩禮不絕者二百年夫何獨報夷簡之遠也

甚矣女禍之易于襲也而繼之者皆弗終焉天之道一已甚矣可再乎魯之兩姜氏也（前文 後哀）魏之兩馮氏也（前文明后 後孝文后）唐之兩武氏也（前有曌 後有惠）姜之弑馮之淫武之殺子若一轍焉夫有所受之也然姜戮於齊馮誅於魏武折於唐鈞弗若前之成也夫馮之後有靈也武之後有韋也成矣而弗能享也信天道之弗可載也

元祐初禁中下開封覔乳母十人范祖禹聞卽上疏曰陛下未建中宮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大早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爲億兆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又上疏皇太后曰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況夫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淩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紹聖初徙賀州謫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納至以訐爲直以無爲有亦所不赦公云

吾論事多矣皆可以罪不知所坐後乃知坐向言乳媪事則信乎指斥宮闈齒及君側眞探驪料虎哉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閤見定州紅甆器怪問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對上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宴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或云潞公夫人遺妃公不知也夫王拱辰不足道矣文潞公迺亦爲之耶顧潞公有唐介之劾而拱辰不聞何也

御溝流葉人知有宣宗時盧渥而不知有明皇時顧況當楊妃虢國寵盛宮娥皆衰瘁不備掖庭常書落葉隨御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著作況聞而和之既達宸聰遣書禁內者不少或有五使之號況和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彤管集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有旨許宮

人從人盧所獲人因睹紅葉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青瑣高議作僖宗時于祐又有祐所復詩與此不同但謂宮人韓氏則同耳唐侯繼圖微時方倚檻於大慈寺樓忽有木葉飄然而下有詩曰淺拭翠娥悲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後貯巾篋五六年與任氏爲姻常念此詩任氏曰此是其作在左綿時書爭得至此侯令書辨之無異

問奇類林卷之二終

問奇類林卷之三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武林陳禹謨孟文
東莞徐兆魁策廷
太原李光輝文徵
汴州孔貞一道源仝訂

儲貳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

蒿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邢蓋有見太公之傅太子者矣

內則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之門左內則國

君世子之禮新書王太子之禮也

梅陶自敘曰余居中丞會以法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曰堂高由陛皇太子所以崇於上由吾奉王者法吾其在道曲媚後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讌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漢陵鄉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初明帝爲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

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藩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荅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嫌疑之際人臣人子皆所宜辨

太宗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諍擢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宮中擊鼓玄素叩閣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惟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

管子曰大臣假于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于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

以召外冦此危君之徵也

漢武帝殺戾太子田千秋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當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爲吾輔佐遂拜爲丞相光武廢郭后郅惲言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遂以郭氏爲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此二人者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諫不費詞婉而能入者矣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者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劒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已乃驚悟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兩事可謂異矣木將腐蠹實生之物將壞虫實生之是時帝春秋已高恐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復開則讁見於天鬼瞰

其室禍之所被以妻則衛皇后以子則戾園以兄子則屈氂以女則諸邑陽石公主以婦則史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豈復顧他人哉且兩公主實衛后所生太子未敗數月前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固不待於江充之譖也容齋此論可謂老吏勘獄推見至隱矣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問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於是召還廬陵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鸚鵡折翼一事而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梁公傳有之以爲李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黜不取藝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爲簡要新史大抵采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爲宮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而爲狄爲王莫能辨也通

鑑去之似爲可惜見容齋四筆

漢高祖從破布歸疾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迺使人奉太子書招四人至年皆八十餘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其姓名且曰太子仁孝恭敬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太子迺定孝惠帝崩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

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拜呂台等爲將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用事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免禍矣丞相如辟彊計太后悅其哭廼哀呂氏權由此起良計招四皓以安漢其子辟彊顧計用諸呂以危漢何父子相越之遠如此不再傳旋及國亡何廼罪良陰計哉

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

相與毁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李綱仕隋爲太子洗馬一日太子勇宴客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惑視聽豈不爲殿下累乎請正其罪後勇廢文帝切讓宮僚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耳柰何歌舞鷹犬纖兒使日侍側帝曰朕過矣至唐拜詹事數諫太子不納乞歸高祖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

神宗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韓維王陶等皆名儒厚德之士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當效之一日侍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毁去出聞見録

章獻太后嘗以荆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呂文靖公夷簡因對言及以爲不可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

書耳公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它日又徑言后曰何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今在中書聽旨后悟卽令出宮

問奇類林卷之三終

問奇類林卷之四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武林陳禹謨孟文
東莞徐兆魁宸廷
太原李光輝文徵
汴州孔貞一道源仝訂

憂時

宋初趙忠獻公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之通衢李文靖公

沆嘗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眞宗朝文靖公在相位王文正公旦爲參政四方奏報祥瑞公故搣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疏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文正退謂公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夷則躭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爲然又時西北二方猶梗羽書日聞或至旰食文正歎曰安得企見太平吾輩稍得優游乎公曰國家少有憂勤足爲警戒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後北鄙和好西隣款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慶寖尋巨典無所不講屬王公衰病疲於贊導時公已薨文正繪像祀之每胸中欝欝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公之深識也劉元城先生嘗曰本朝名相固

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文靖公公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致孟浪殺人雖其法度不無小害然其利多矣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文靖公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欲既退同列以爲非問公曰吾儕當路幸今天下無事公每奏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

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請巳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務在奉行故事而巳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此爲得宰相大體後之爲相者則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亂惡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李文靖公作相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疑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贍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迺大力量方能爲此言張宣公云使其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巳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巳之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既定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爲名使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騷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王荊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者曰察訪小至於與水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項背相望於道荊公嘗言讀大小雅言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故遣使爲先務二公所見如是殊不知文武之時諸侯各治其國事體與今郡縣不同要

之長人者好繁其令則未可爲善治也
初夏人方議講和韓魏公以爲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范公猶爭以爲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杜祁公富韓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忤也又別錄云公嘗爲門人語此事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

耳如范公亦未免有易動處趙忠簡公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爲戒也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劉弢弢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弢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爲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排斥正士閏月內批罷朱熹矣十二月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史彌遠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握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遂殛殺于玉津園王柟以韓侂胄與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杖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夫侂胄以內批斥逐人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如此龜山先生言眞宗問李文靖

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因言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富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故爲此欲置臣於死臣不足惜柰國事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直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壻其忠直如此嗚

呼內批客啓口傳三者有一於此國家事何如耶

呂文靖公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燮輔知無不爲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爲之救禦及公薨于鄭訃聞上震悼對執政語公輒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杜正獻公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

事行其事非便所以憂耳又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其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韓魏公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涕泣終日不食晏公敦復凡有論奏上未嘗不嘉獎聽納嘗諭公曰卿鯁峭敢言無所回避可謂無忝爾祖矣公再拜謝曰臣世受國恩無以報朝廷萬一若不吐露肺腑知無不言是負陛下也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敢與知哉張昇爲中丞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

以爲陛下乃孤立爾帝爲感動

呂中丞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病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秪憚跰蹩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艮以爲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廷之病也溫公康節日就卧內問疾公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

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温公以墓銘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公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温公病中與吕申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廼得秉國政平生所藴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黙太過若此際復不廷諍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

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没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手劄論當世要務趙康靖公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諍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常置左右以時省閱劉忠肅公自青社罷職知

黄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柰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唐質肅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廟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客疏請還臺諫官之謫者歷覽諸公憂國忘身始終一節類此又攷褚記室載王羲之當晉亂終日撚花鬚嗅香顰蹙無言時人莫會其意蓋憂國之亂故也夫以晉之清談放達而右軍每每發救時之論其平

居沈吟憂思廼如此此可以江左人物例耶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静室中黙坐家人皇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憂朝廷矣山谷言頃與范内翰公同局范公多能言温公事方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板危坐乆之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范公從容問之荅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耶二公一臨冠帶而黙坐一起公服

手握而危生無時無處無一念非忠敬爲國如此

王曾參知政事時眞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曾奏命入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丁謂欲宦官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

王伯厚云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

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王道蕩蕩何亂之有

容齋曰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固爲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參其間迺可不然必爲所勝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顯著者言之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之遭李義府許敬宗張九齡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晉公相憲宗立淮蔡青鄆之功唐之威令紀綱既壞而復振可謂名宰矣皇甫鎛一共政則去不旋踵迫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閔更撼之使不得一日安厥位趙韓王以佐命元勳而爲盧多遜所勝寇萊公爲丁謂所勝杜祁公韓范爲陳執中賈昌朝所勝富韓公爲王介甫所勝范忠宣爲章子厚所勝趙忠簡爲秦檜所勝大抵皆然也

向文簡公除右僕射麻下日翰林李昌武當對眞宗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宣麻亦不知敏

中何如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迺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

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爲何如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爲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愚謂進有大耐官職之褒退必無眼穿涕泗之問以是知大臣取重於君固自有道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以聞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

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荅又龜山語錄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屢薦丁之才於李文靖公卒中其禍按寇萊公始終爲王文正公所容始終爲丁晉公所賣甚哉相知之難也

韓魏公爲相王曾公爲亞相趙康靖歐陽文忠公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矣人以爲得宰相體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必惻然有拯援之心知爲政術業則曉然明其人之賢否知時政闕失則時時有所更釐而民命國政人材皆自一問荅之間得之眞宰相之度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患之萌

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止閹寺之惡不知昏椽靡共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

宣宗大中二年初周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力少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巳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蘇檢數爲韓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

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污邪

馮瀛王云吾三入相毎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日輕也桑維翰常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着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大抵宰相亦顧其人何如耳與其權重也寧輕

熈寧間王文公初拜參知政事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

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並行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偏執巳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巳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荅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公又嘗云吳文肅公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唯文肅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强性很不可大用後果如所言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牓稾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

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内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光再拜咨白乾道九年公之曾孫伋出鎭廣州道過贛獲觀之出容齋記

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而不當辭祿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

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二公之見自是卓越

公孫平津本傳稱其意忌內深殺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帝置滄海朔方之郡平津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之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蓋迎合主意上以語平津對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勿許迺罷式當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槩之後世足以爲賢相矣惜不以

式事載本傳中

周武氏朝以男戴女以陽從陰習而安焉唐之大臣拜其表感激至爲流涕（魏元忠事）奉而還宮猶自謂違故主而泣人臣終節也（姚元崇事）一時人心至此迺有盧氏不令子事女主氣節烈然稱大丈夫有不及何哉賢如狄公身雖周朝迺心唐室屈身以濟大功非區區事女主之人然聞其姨之語自不能不慚在他人士當何如哉攷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仁傑候盧氏安否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兎來歸仁傑因啓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盧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漢武帝遊宴後庭以宦者典書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以司馬遷爲之遷故太史令坐上書救李陵而下蠶室者至宣帝因用宦者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國家樞機之任歸於肥近自此宦者竊威柄矣東漢和帝誅竇憲宦者鄭衆與其謀策勛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賢之以爲大長秋常與議論政事自此宦者專事權矣夫遷本賢士大夫衆之爲人皆

不世有二帝任之遂爲後世故事豈貽謀之道哉

唐宣宗懲閹宦之横令狐綯密奏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塡自然無遺類矣此法可行之爲僧道者尤可行之於汰兵

國朝洪武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宣德始以翰林官教讀內侍監　二聖所慮皆有意義然愚觀之高廟思患預防深且遠矣

神宗常懷北狄倔彊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

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寧元年以奉宸庫珠子付河北緣邊於四榷場鬻錢銀準備買馬其數至於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紹興以來有封樁南庫所貯金銀楮券合為四千萬緡孝宗尤所垂意入乾道以來頗供好事之用似聞日減於舊云容齋所載如此方今內帑若扃司

農若埽昔之備軍與今之資內蠹耳視封樁又何如耶憂國者策且安出

程文簡公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為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王子野遷荊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荊湖之人自若彭季長為荊湖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

知勸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衰民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後晉天福五年唐主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卿此行甚精潔宦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為羹某日市肉為胾何為蔬食宦者慚服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尅軍安得羨餘耶宣和間近臣薦向公子韶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戶部尚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洺州郭奉世與昌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

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容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韙之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旦於政事堂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薛簡肅公天僖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

公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眞宰相之言也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又匪躬在司農寺按諸苑鬻果蔬儲利佐公以墨敕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事遂不行劉仁軌蘇良嗣二公之對眞婉而正

古者國有間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羨卒不盡其財力也至秦而自實田至漢而聚墾田至隋而越丁口至唐而括逃戶隱田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

新序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避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莊宗與后畋遊大雪軍士寒凍宰相請出庫物給軍后不許宰相論於延英后居屏間屬耳因取粧奩及皇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惟有此耳請鬻以給軍及趙在禮亂始出庫物以賚之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董熠謂民雖

告病而上不知恤海內既貧而人主獨富凡內庫所蓄欲捐尺帛斗粟以及民而重如丘山嗚呼如莊宗者可以鑑已

熙寧間朝廷初行新法邵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荅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呂獻可病亟司馬公往省之猶張目强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程明道應召爲宗正寺丞未至卒亦嘗曰新法之行遮吾黨激

庶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至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一新法也康節則曰賢者當盡力之時猷可則曰天下事尚可爲而明道直引以爲吾黨激成君子之用心世道何如哉

哲宗時程頤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迺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徽宗時常徵行秘書正曹輔上疏切諫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

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爲用彼相黼怒遂編管輔郴州

宰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爲非也張文定儻蕩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所至尤不治上聞之皆不以爲善惟向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惟向

敏中盡心於民事者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秩公獨滯於莞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在禁林

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憶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傳獻簡公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守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庾中治事不少懈

歐陽公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

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閒如僧舍或問公爲政寛簡而事不弛廢者何曰以縱爲寛以畧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寛者不爲苛急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識者以爲知言張芸叟言初遊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亦以

吏能自任或問之則荅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冊鉛云周宣歌澤鴈孟子諷野殍其流民乎韓非陳五蠹商君論六蝎其流士乎安流民易處流士難

孔子過朽門而趨蓋惡其久也久則玩玩將壓焉子貢救閼門之焚者雖知不及心猶不能忍今日之弊久誠可惡而救之固猶可及也

孔子曰違山千里蟪蛄之聲不絕於耳政事惡譁而善肅說苑曰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譁者甚矣

莊子曰爲天下者奚以異乎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矣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其害苗而已矣

段干越請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懌者是纆牽長也鉛陵卓子乘蒼龍排文之乘鈎飾在前錯綴在後馬欲

進則銜飾禁之退則錯綴貫之造父見而泣曰猶人處叔世而不知所定也或曰舜瞿父之乘家語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之御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歩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廼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請益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

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閑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頌令箴載蜀王孟昶為文頒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偽之君為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惟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也

傳稱子產為政民不忍欺然觀生魚事安在不忍欺也淮南子季子治亶父巫馬期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謂漁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

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然則若子賤民廼真不忍欺也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蓋子產仁而且明子賤清靜為治豹立威御俗故也優劣之分晉鍾繇等告其君者有定論矣

後漢侯霸王莽時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更始元年遣使召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攀使者車轅或當轍而卧皆曰願乞君侯復留期年潁川盜賊羣起光武拜寇恂為潁川太守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惟念

獨卿能平之耳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穎川盜賊悉降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廼留恂宋杜衍知乾州未朞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前漢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役桐鄉吏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或不如桐鄉民董仲舒墳在長安人思其德過者下馬人謂之下馬陵晉羊祜以清德聞及死南州爲之罷市巷哭者聲相接葬

于峴山百姓望其碑者輒流淚謂之墮淚碑

陶侃爲荆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爲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足書然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勸於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爲惠則大矣

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舉事可以移風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貧者衆矣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敢贖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矣出說死宓子治單父齊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自今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

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出家語夫贖人而不受金則自今無贖人取麥而皆由寇則明年樂有寇聖賢之深憂類此淮南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于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此意說死曰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脩溝瀆故予民一簞食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覆之子路不說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瀆以避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簞食壺漿而夫子使賜

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化也子曰爾以民餓何不告君發廩以給之而爾以私饋之是爾不明君之惠而見爾之德也速已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㧾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即一事而載稍

異齊田單爲相嘗出見老人涉淄寒不能行解裘衣之襄王惡曰單將欲以是取吾國乎巖下有貫珠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下令曰寡人憂民饑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寒單收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廼賜單牛酒後又布令求百姓饑寒者收穀之使人聽于閭里聞大夫相與言曰田單之愛人嗟廼王之教澤也民饑而食之孔子不能使子路不見疑於魯相民寒而衣之貫珠者不能使田單復用於齊君此非天乎

君謨守福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見日格類抄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眞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

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見鶴林玉露

何孟春餘冬序録載李畋乖崖語録云張公詠在成都嘗感異夢召黃丞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長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民或艱食即與元糴斗斛不增價糶之在己初無損於人則頗獲濟乖崖嘉歎遂坐黃而拜焉嘗謂黃此事今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倣爲若有司以此施條格爲惠

不細李豫亭自樂編載幼見吾鄉未有義田有吳怡竹者始捐義田助鄉役於是鄉里義之官府旌之扁以尚義堂額其始求爲義事不知竟成禍種未幾府縣知其有田連僉催辦糧差重叠力微不能了理久之竟坐獄死嗚呼觀茲一事豈非善事亦不可輕作與文仲子曰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誠可以槩然有司者使民至此等善事亦不敢爲世道景象何如哉

敖清江曰人居鄉不可妄言官府是非人居官不可妄入鄉宦罪罰蓋我居鄉他日出仕則官府也我居官他日歸田則鄉宦也

衛長公一日爲余說賁卦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夫賁道之大至於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獨於折獄乎重之何哉蓋賁者文飾之謂也修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恃其明而加文飾非情矣故古之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罔弄法曰舞文凡獄之敝未有不起於文者史稱蕭何爲吏曰文無害曾子之告陽膚曰如得其情君子察於情與文之間其於治獄思過半矣易之爲慮深哉

古象刑墨黥（湼其面也）幪嬰（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也）共艾畢（以蒼白色作韠令罪人服之也）非對屨（慎子作紺或菲或枲爲履）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殺而不緣也）亦可謂輕矣見宛委餘篇

陳文惠公堯佐知開封府嘗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强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所至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犯法者

善役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葉培其本根不善役民者譬如剪韭日剪一畦九日復剪不盡其根不止語曰富民國之元氣爲人上者當時時培養如公家有大徵發大差遣大兵燹亦有所藉不然富民盡亡奸頑獨存亦何利之有矯虔之吏專以摧抑巨室爲名高一夫訟讕械繫立至姦豪魁猾覬爲奇貨爭起而魚肉之夫大家巨室縣官藉以供賦窶夫細戶遊技末作之流皆藉以餬口今吏相傚傚所在蕭然長告訐之風資貪墨之橐賈生所謂俗流失而世敗壞者

莫此爲甚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楊子或問酷吏楊子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韓詩外傳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

漢傳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輒不出後復弛與民魚廼復出後漢書合浦太守向使人採珠入巳珠忽徙去孟嘗爲守一年去珠復還物類無知而去留較然如此況於民心乎哉

韓子曰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爲不治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二人之治令行禁止如此雖然奉法循理亦足爲治何必威嚴哉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貞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如此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

以賑鰥寡孤獨出説苑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出韓非子上溢下漏中飽字意具奇絶

蘇轍論青苗之法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司馬光又言青

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二者可謂曲盡其害故有治人則文公之義倉利僅一邑徒治法則荊公之青苗害遍四方古人製錢字一金而兩戈總之利少而害多有利不如無害

魏杜恕與崔羣論考課之法曰語云世有亂人而無亂法宋司馬光與呂惠卿論青苗之法曰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詞若相反而意實相同

陸宣公曰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應俯遲故決事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

漢順帝朝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靈帝朝中常侍呂强封都鄉侯辭不受因疏論時政極陳蔡邕毀刺近臣譏呵宦官叚熲武勇冠世勳烈獨照宜徵邕授任反熲家屬又諫受郡國貢獻詞極剴切嗚呼强之與賀眞常侍中之錚錚皦皦矣顧愚終以爲强之薦賢不如賀之無薦而況手握王爵口銜天憲欲糾則糾欲逮則逮者乎可爲世道於邑

問奇類林卷之四終

問奇類林卷之五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太倉錢　桓握之
臨川左宗郢景賢
絳邑史學遷惟良
洛陽喬允升吉甫仝訂

諫諍上

高貞公郢在中書九年家無制草或問前輩皆有制集公獨焚之荅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室陳羣前後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藁時人及子弟莫知也或譏居位拱默正始中詔譔名臣奏議朝士廼見羣諫事皆歎息焉羊祜歷職二朝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或謂愼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詞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田錫爲侍御史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奬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浩疏有劉后殺卓氏奪其子爲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語帝詔暴其事遂竄浩韶州石介曾奏記於富弼勸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又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皆坐貶夫焚諫草美事也廼有因而得罪者故韓魏公每奏事不盡削其草良有深意蔡京僞鄒浩之草夏竦學石介之字皆足明鑒魏公

蓋見及此矣然則如之何事至則言迫而後動事已則置之寂斂神功斯純臣之心乎故嘵嘵一諫者固非而亦何必焚之削之而爲名高也

韓魏公嘗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爲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斂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

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韓魏公不焚諫草袁爲存集固是彰人主從諫之美而所慮於自多內降不從中書意自深遠嘗攷陳忠肅公之語謝聖藻與歐陽文忠公之救蔡忠惠懍乎其推言之也

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閤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

蓋已慫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戮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擕劒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蔡忠惠公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襄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爲上言蔡襄事出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爲鑒臣修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眞僞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

爲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眞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觀此幸則爲蔡襄不幸則爲鄒浩焚諫草以爲名高者可悚然懼矣

荀攸深密有志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

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晏公殊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叅與機密有所對必以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雖然更有一說昔鄭絪爲門下侍郎朝廷以盧從史與王承宗有連詔從史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帝曰吉甫爲言絳曰絪

任宰相稍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帝良乆曰吉甫幾誤我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荅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葢漢法漏泄省中語爲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爲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爲張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以此下獄棄市今史所載豈非獄詞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耳故曰臣不密則殺其身此之謂乎

唐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眞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唐書陽城爲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城曰脫以裴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會要曰延齡倘

相吾惟抱白麻慟哭世說曰李甘爲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言於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又曰景福二年以李磎爲宰相宣制日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而哭之乃授磎太子少師嗚呼宰相而至於塗詔焚詔臺諫而至於裂麻哭麻世道何如哉故大人在格心之非事君在勿欺而犯至此則天下事去過半矣

定庵先生云族人陳良翰一日見余問曰近潘良貴廷叱向子諲如何余曰義榮平日勁直此一事尤爲

人所難也艮翰曰直則直矣未為盡善夫人臣以禮
諫君使子禮以無益言感聖聽則義榮當引古証今
力陳利害委曲為上言之無有不開悟者今於殿陛
之間厲聲一叱以快一時之憤似近乎訐豈所謂得
事君之體邪雖然當今之世士氣委靡不振如義榮
者奮不顧身敢與佞倖抗亦不易得但春秋之法責
備賢者不得不然艮翰後生其操論如此他日立朝
必有可觀者焉又唐垌同知諫院奏二十疏論時事
皆留中乃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至御坐前搢笏

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劄子大聲宣讀凡
上六十條大略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
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王珪曲事安石無異
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俛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
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
乃安石鷹犬至詆為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慷慨自
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丁奉曰
唐垌之於安石始則附之以自售終則劾之以自新
君子惡其始而恕其終所以勸改過愚壯其氣并錄
於此

邵博聞見錄唐制惟給事中得封制書康定間富弼
知制誥封還詞頭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公始又王鞏
聞見錄富弼知制誥還封遂國夫人詞頭朝論謂無
近比然多是弼嘗攷續通典中所載長慶元年中書
舍人白居易繳還獨孤朗溫造李肇王鑑四人除刺
史詞頭云臣未敢誤進則唐中書舍人已有封還詞
頭故事非始於鄭公也

唐肅宗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發其塚焚骨揚灰泌

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
德不弘耳且令從賊者皆陛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
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且亦惡
卿但未及害而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但上
皇春秋高聞陛下此勑必以為用韋妃之故內慙不
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
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李公異奏竇參交結藩鎮上大
怒欲殺參陸贄曰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
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刑駭動不細乃更貶參司馬

宣宗遺詔立鄆王而中尉王宗實等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宋慶曆中劫盗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富弼欲誅仲約參政范仲淹不可弼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

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不以爲然仲淹爭於上仲約免死其後弼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仲淹語繞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元祐初知漢陽軍吳處厚以前宰相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爲謗宣仁后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右相范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來荆棘已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不敢言純仁入爭之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然在父母欲置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不聽確卒貶新州邵伯温嘗論元祐紹聖之政亦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哉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哲宗朝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中止范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及私情徽

宗朝呂惠卿告老執政欲畀之純仁弟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王安石薨溫公方作相病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凡一切贈恤之典宜厚人以爲不惟盛德而且知大體

建炎初維揚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己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

高宗之德至哉顧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罔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當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温叔爲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爲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漸也豈盛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爲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

若借温太眞之事爲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爲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宋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强置人于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王縉時爲監察御史擢侍御史遷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爲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啓沃君心者高宗嘗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曰王縉論事可思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爲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文正爲叅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我　朝陳尚書壽性孤特不

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弗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蘇子瞻爲司馬温公神道碑言上即位之三年人人自重耻言人過觀此則古人之非訐爲直明矣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又有云任事者當置身於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於利害之中合此六語可作箴銘

唐憲宗寢疾杜黃裳時爲太常卿欲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以語其壻韋執誼執誼曰丈人才得一官寧可復開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卽拂衣而出張九齡獎愛李泌嘗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楊誠齋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門

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劒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上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田晝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旣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人人能以黃裳萬里之所以勵行者勵行以李泌田晝之所以戒友者戒友何歎美之不化爲忠鯁而一官得以見責哉故遂生麻而自直蘭成叢而自芳

又按宋曾誕晉江人公亮從孫孟后廢誕三與鄒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譏之人以比韓愈諫臣論然則浩之忠諫

不惟得之田晝之責又且貽乎曾誕之譏而浩與陽城皆卒以諫顯此君子所以貴三益之友也又按浩初除諫官入白母母勉以盡忠果如母命然則浩不獨有良友而得之賢母之教尤多云

內翰范公鎮旣三疏力詆王文公青苗之法卽請致仕疏又三上聞者皆爲公懼文公怒公落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公旣得謝蘇文忠公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

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即范公此論其視楊誠齋志在批鱗請劍者更優一着矣

秦王既殺嫪毐夷三族遷太后於雍萯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欲烹之焦徐行至前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陛下有狂悖之行四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二弟有不慈之名遷母於雍有不孝

之行殘誅諫士塞直言之路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乃解衣伏質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願死以備其數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漢朱雲爲槐里令坐廢錮成帝時張禹以帝師特進爲侯甚尊重雲上書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借尚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逄比干于地下足

矣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曰此臣狂直當容之上意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元帝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

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太子由是遂定爲嗣穆宗視朝每晏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謝諫職之曠

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上命中使宣慰令歸宋趙普欲除其人爲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奏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其後果稱職孔道輔爲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與范仲淹率諸臺諫官詣閤門閤門不爲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宦者闔扉拒之孔手㩘門鐶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與我曹入諫太宗朝寇萊公爲員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中公手引上衣令復坐決

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宋陳禾爲右正言徽宗寵任童貫禾上疏劾貫弄權之罪徽宗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對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愈切帝曰有卿如此朕何憂乎內侍請易帝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光宗制於李后久不朝重華宮羣臣連章請不聽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

悟趣命駕往朝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從則號泣以隨之自古忠憤極諫之士非一此其事之最磽磽者類記以爲正人之助

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

景雲元年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毀之睿宗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開元三年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愓則御史臺可廢矣明皇遽命傑視事如故貶日知爲歙縣丞糾權貴也而上必欲加保衛糾貪暴也而下必不受恐愓臣主果若此直臣其吐氣乎

宋胡宿字武平官學士唐介貶嶺南遣中使護往宿言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悟乃追還使者

劉元城先生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辯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拆庭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執簡却立俟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公退則咨嗟嘆服時以殿上虎目之王懿敏公素自筮仕所至稱爲能吏既陞臺憲風力愈

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眞御史也議者目公爲獨擊鶻

時溫成后方有寵歐陽文忠公言前世女寵之戒請加裁抑澧州進柹木成文有太平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請不宣示于外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貫公請拒之以防刻剥其遇事敢言類此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脩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眞侍從之臣也

侍獻簡公嘗論事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經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辨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此與張釋之對相類諫官不受旨言事誠是然朝廷經正典刑一言不無啓人主手滑之端

王文正公凡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張忠定有清

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驁名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于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夫有文正忠定之用人則眞才不爲虛名所奪然以知名之故而一切以奔競待之所謂雖不能使之在人上其能抑之

在人下乎惟試以政事而名實立見矣此又待名士法也

開元間刺史楊濬坐賍當死上命杖之六十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云决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隷不當及于士人上從之唐明皇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敕令朝堂杖之張守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則流不可决杖士可殺而不可辱也我　朝桼襄毅公紘總督兩廣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賍反爲所誣

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暢從畧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縶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苟囚首就縶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縶而去正德間朝官有罪輙命錦衣衛官校擒拿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胄之職侵刀筆之權脫裳以就鎖詰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汚獄剛氣由此折盡矣或又褫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攣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余嘗謂國家忠厚立國久無此事如有之當如何已發在臺省力爭未發在閣臣密救至于平日調養聖心尤在士大夫奏疏間勿得輕易動稱某可

拿某可斬耳出讀書鏡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倖請加詔杖俄而皎死後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帝問法當何如嘉貞復援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三品有微功若其有犯死即殺流即流不宜庭辱以卒伍待況律有八議勳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伷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

嘗及之此言非爲他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由此觀之殿陛鞭扑至宋始弛耳所以養成士習正直滿朝善乎賈生之言曰投鼠忌器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於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黥劓之罪不及大夫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近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吏民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城旦舂犇）小吏詈罵而榜笞

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此不獨體臣亦以尊君

容齋隨筆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劍斷張禹首上大怒曰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御史遂將雲去辛慶忌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劉聰爲劉后起造䳇儀殿陳元達諫聰怒命將出斬之時在逍遥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繞堂下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聞之私勑左右停刑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園爲納賢園堂爲媿賢堂兩人之事甚相類雲之免於死而慶忌即時爭救之故差易爲力若元達之命在須臾間聰之急暴且盛怒何暇延留數刻而容劉氏得以草疏乎脫使就刎其首或令武士擊殺亦何可恃於鎖腰哉是爲可疑也成帝不易檻以旌雲直而不能命以一官乃不若聰之待元達也至今宮殿正中一間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矣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

張禹上怒欲殺之慶忌亦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爲可羞也其後有蜀張雲立朝謇諤自比朱雲宣徽使景潤澄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潤澄憾之嗚呼不耻斬狗之刀自比斬馬之劍爲斬者固可耻斬人者亦

足哀哉
容齋隨筆載沈季長元豐中爲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既罷入見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爲此者對曰李定所爲上曰聞定意議朕季長曰定事陛下有年頃者御史言定乃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議而定始得爲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定雖懷剌尚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詩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不何自嫌疑乃信此爲譏也上曰卿言

甚善朕今已釋然矣卿長者乃喜爲人辯謗對曰臣非爲人辯謗乃爲陛下辯譖耳他日上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曉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指謬戾禍貽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爲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爲士言之則可爲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祿爲耻寍有輕爵祿者哉至於言違諫拂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爲輕上曰誠如卿言按季長雖嘗至修起居注其後但終於庶僚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故表出於是

宋田况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非况退而著論曰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夫上之取下亦在作其好名之實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于盡忠亦決不爲不忠之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

皆可爲矣張忠恕言近世險佞之徒于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逆意厭惡之心則是令言者望風見疑此爲國之鴆毒也范純仁貶武安軍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昔張繹曰鄒浩以極諫爲罪世歎其過直也伊川曰君子之於人也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嗚呼諫臣捹

一死擲一官恐謂之過也乎哉而必以好名沽譽四字籍忠臣義士之口獨不思人臣直言罪之則氣愈激言愈長名歸于下容之則氣自平言自淡而名歸于上故臣不能自爲功臣之功皆君之功臣不能自爲名臣之名皆君之名則人君何必以好名沽譽爲罪而人臣亦何必避好名之嫌哉

昔唐陸贄謂厲威嚴恣强愎爲人主之獘宋胡寅謂君之柔巽謙裕當施于林壑退藏之士先臣儲巏有曰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姑用已試之人旣以直

言狥國必不變節辱身夏鍭曰言者旣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惟轉而容之則名歸人主之一身正得陸胡二公之意

丘龍曰天下多事則有功之名始見天下無事則無功之人可稱人主獲有功之名天下被多事之害孰若人主之無功天下之無事乎觀此人主且不可有功况臣下乎王奎曰君子之名何始乎三代以前無有也直道之行誰毀誰譽至治之世人人有行天下陰受君子之功而不知有君子之名甚哉君子之名見於世非君子之福也何者君子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不堪物亦不堪耳吾以君子自處孰肯以小人自名此君子人以爲幸而君子以爲不幸也

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帝數召見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言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顥被旨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愧屈明道處君相之間其言至誠如此神宗

安得不俯躬介甫安得不愧屈故一誠身可以信友可以獲上

蘇軾上神宗書曰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權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獘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

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臣聞長老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致人主孤立是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臨難何以責其死節哉宰相趙雄因舊相陳俊卿薦朱熹甚力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

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軾之論剴切動人主之受諫雄之論委曲開人主之容諫合此二論得諫法矣

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援琴而笑公曰太師何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抜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晉王濬先入建業受吳降爲王渾父子及黨與挫抑每進見自陳功伐及見枉狀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還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韓子曰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也司馬溫公曰自古人臣

有功者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

曾裔子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宜如此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人臣在君側而擅權

使人知恩威出於己皆危道也愚謂凡諫君而嘵嘵為名者亦說難之所為身危也可不戒哉又攻沈括論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光之生日在傍故所見如鈎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朱子稱其為定論魯齋之說蓋本此

宋英宗為太子羣臣力爭始定及即位呂誨言于上願罷韓琦等恩典以為人臣不當處國家之事而受其功其說甚具邵氏後錄英宗臨御韓公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富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

輩何功可書韓有愧色後韓帥長安為范堯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富公也夫以魏公一擬近侍策立之勞鄭公便以為似涉自功力陳不可獻可併宰相恩典欲罷之況其他乎

鶴林玉露葉水心云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仲淹如空閑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之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為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為相却不如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脩先為諫官後為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墮損善人君子化為仇敵

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鐺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驤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

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爲跋扈而公亦無慍色蓋已爲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惟歐陽公爲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爲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

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爲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辨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槖日也曾尋擇好題來愚嘗攷王荊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政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熟荊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荊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知政事也愚按歐陽公爲臺諫最善攻宰執及爲宰執便以諫官爲尋好題目歐陽公且然何況荊公又攷司馬公入相時欲罷免役行差役蘇子瞻既言於光復陳於政事堂以爲役法可僱不可差第不當於僱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

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公謝之於是益見宰相受盡言之難

司馬光相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僱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又

張浚始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及引檜共政方知其闇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

解檜見帝獨無一語浚遂謫遠州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賜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客有讀此者曰小人難知如此余笑曰小人何嘗難知只緣君子未到難悦地位耳

宋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上曰誰爲陰公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上問吳奎奎曰但爲小人黨盛耳上不懌

范文正公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御史緘口避

禍無敢言者余襄公獨上書曰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爲常不甚重惜恐鉗天下之口不可不戒書既上落職監均州酒稅尹師魯歐陽文忠公相繼抗疏論列又以書讓諫官高若訥亦得罪遠謫時天下賢士大夫相與惜其去號爲四賢蔡忠惠公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其詩播於都下徂徠石先生介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魏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爲此怪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愚謂蔡忠惠四賢一不肖詩亦然

陽城召爲諫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涯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强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噫諫官而好爲奇與如范文正公所論石徂徠者誠是陽城之意亦或出此但始之沈醉後之裂麻均無迺徂徠怪鬼乎

慶曆中余襄公歐文忠公蔡忠惠公王懿敏公爲諫

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守道執政欲從之時范文正公爲叅知政事獨謂曰石守道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與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二公之言爲諫官不可不知此爲宰相不可出此

問奇類林卷之五終

問奇類林卷之六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綮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太倉錢　桓握之
臨川左宗郢景賢
絳邑史學遷惟良
洛陽喬允升吉甫仝訂

諫諍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子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

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二十三韓非子曰紂爲象箸而箕子唏以爲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裋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凡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夫一漆器一象箸而國以不服天下以不足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於此兢兢焉裋音豎

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樂乎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爲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冠危石而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汝亡以知我之不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赴炮烙紂爲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亡曆數而不知甲乙問於左右莫知使

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辭以醉龍逢對而刑箕子不對而免其不幸遇桀紂之主均也

餘冬序錄載魏王肅告明帝曰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者也龜山楊氏曰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

然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是則開人主妄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唐柳渾爲相玉工爲德宗作帶誤毀一銙工私市他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詳讞於法當杖請論如律由是不死洪邁隨筆曰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遽殺之則已無乃啓人主徑殺之端乎斯一節未爲當也洪之言得龜山之所議者而渾猶

未見肅論釋之事也嘗考隋書源師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敕宮外衞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衞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徙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有宿衞宿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又國老談苑載周世宗時畿縣令因部夫犯贓受絹數百疋欲置之死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怒曰法者自古帝王所制本以防奸朕立法殺二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卽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勑遂貸其命是二事又隨筆之所未及論也

賈誼上疏文帝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此既於生時談死事至云傳之老母則是言其當終於太后之前又目其嗣爲愚幼不肖可謂指斥而帝不以爲過誼不以爲疑劉向上書成帝諫王氏事曰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隷

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又云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此乃於國存時說亡語而帝不以爲過向不以爲疑至乞援近宗室幾於自售亦不以爲嫌也兩人皆出於忠精至誠故盡言觸忌諱而不自覺文帝以寬待下聖德固爾而成帝亦能容之後世難及也見容齋隨筆

劉向新序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也翟璜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璜趨出次

至任座座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璜之言直是以
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璜戰國策秦王與中期
爭論不勝秦王怒中期徐行去人爲說秦王曰此悍
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韓
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有一縣後二日司空段喬
執其吏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子高見喬自
扶而上城曰美哉城此大功矣子有賞矣自古及今
功若此其大而以罪戮者未之有也子高出喬夜解
其吏之囚者而出之夫善救人者必先解人之怒而

示之以其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而自行也若此者
非夫善救人者耶漢書田蚡繫灌夫罪至族竇嬰上
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乃天下壯士非有大惡不當
誅而蚡盛毀夫所爲橫恣嬰度無可柰何因言蚡短
上使簿責嬰悉論灌夫支屬嬰棄市漢書宣帝以蓋
寬饒怨謗下吏議鄭昌上書訟曰山有猛獸藜藿爲
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
心退有死義之節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
道而行多仇少與臣幸得從大夫之後不敢不言上

不聽寬饒自剄北闕下呂伯恭云解人之怒須是委
曲順其意說彼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
若他人正說彼不是我却以爲是是激之也田蚡正
怒灌夫而竇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寬饒而
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藜藿不採故二人卒不免死吳
書張溫被斥還郡將軍駱統表理溫曰溫洪雅之素
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辯卓礫冠羣偉燁耀世
人未有及者論才可惜言罪可恕孫權不納裴松之
以爲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何異燎之方

盛又撝膏以熾之此皆不善救人者漢書霍光以車
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下王平徐仁獄
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言丞相素無守
持而爲好言於下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
以爲丞相故用事不可棄光於是不及千秋呂伯恭
云延年欲解光怒先歷數千秋罪以中光意然後徐
云丞相故用事不可棄故光卒捨之史臣謂延年論
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唐書穆宗時崔發歐曳
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勃張仲方倫申救

皆不聽李逄吉從容言曰崔發歐曳中人誠大不恭
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
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
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
即釋其罪逄吉之言委曲正如延年救千秋者吳曾
云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
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
觀上數事具驗之矣元城語錄載東坡下御史獄張
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齎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

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
其故不荅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
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
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
宣帝之怒耳寬饒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乃直奏之是
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
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
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
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

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
畏義疑可止之茲備錄以告諸思進言而救人者此
載在何孟春餘冬序錄又攷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
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柳州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
侍老親播州爲最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
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
發此言上良久乃曰裴度愛我終切遂得改連州此
與李逄吉救崔發云其母年八十陛下方以孝治天
下所宜矜相類二公皆以孝動其主片言而主旋悟

故進言固自有道得其機自効若轉圜失其機終難
如投石愚又按狄仁傑當高宗儀鳳初諫誤斫栢一
事亦引用張釋之而語意自正因并錄之時將軍權
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當除名上特命殺
之大理寺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不爲
孝仁傑曰夫法不至死而陛下殺之是法不信於人
也人何以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
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
下爲何如主臣不敢奉詔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

釋之於地下也上遂貸之仍擢狄仁傑為侍御史

宋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范文忠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遂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趙叔平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日韓范在中書以趙為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嫉韓

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乃上言修以文章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汚衊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傳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為曖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受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忍乎

齊桓公會飲羣臣鮑叔牙奉觴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攷箴規於宴樂之間勉強盛如艱難之際叔牙一言而君臣兩戒焉其後仲謂桓公亦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此齊之所以霸也漢馮異舉以告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無忘巾車之恩唐魏徵舉以告太宗曰願陛下不忘布衣徵不忘叔牙之為人也君臣之間當如是矣

衛史魚事靈公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

也命殯于客位進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之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貞乎漢武帝故事載上嘗輕服為微行公孫弘數諫不從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為宰相士猶為知己死況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屍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為誄史魚直如矢其屍諫固宜公孫弘曲學阿世廼亦能屍諫乎況語子而自殺比戒子以不歛尤奇而史記漢書皆不載何也

人言陛宜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
云今日早面奉聖旨臣退而思之疑或然也見楮記
室
冊鉛洛陽布衣常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浙江
布衣崔義正上言李錡謀為不軌身死而無益於事
吏且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
二子之謂乎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德
裕奏言立鵞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

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論優詔為停崇寧間中使持御
札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副使
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惟供御服
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
其言為減四之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
不訐蓋無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宋神宗以北虜將入冦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為
戰具民大驚擾沈存中入侍神宗顧曰卿知籍車之
事乎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取勝惟
車可以當之曰胡之來民父子不保何暇恤車姑籍
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紛
也存中曰車戰之利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
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車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
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難進故俗謂之
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
明日遂免籍民車執政問存中曰君以何術而立談
罷此事存中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
用其敢以為非耶特著之以為進諫者之法

晋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
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
射兕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
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也君其必速
殺之勿令遠聞公慚乃趣赦之又晏子春秋齊景公
使人養所愛馬馬暴病死景公怒欲殺養馬者晏子
曰請數其罪然後殺之於是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
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所愛馬當死罪二
使公以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怨吾君諸侯聞之

輕吾國汝一殺公馬使公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當死罪三公喟然赦之又劉向說苑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其罪乃殺之於是召燭鄒於上前曰汝爲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輕士三罪也公止勿殺而謝之又東方朔別傳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帝怒下有司殺之朔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卽有急惟鹿

觸之三當死帝嘿然釋殺鹿者罪又史記滑稽傳楚莊王所愛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下令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入哭曰馬者王所愛也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於是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秦始皇嘗議欲大苑囿優旃曰善多縱禽獸其中寇從東方來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漢武帝少時乳母東武侯母者帝壯謂之大乳母其家犯法當從母入辭旣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罵之曰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下詔無徙乳母數事皆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可解紛者

人主宮闈之中少有偏聽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過爲排擊如漢高祖時帝欲易太子張子房惟安太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惟止愼夫人不與后並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愼夫人也蓋內閫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訟言者若使

果能令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皆有深見

朝廷之辱莫大于大臣交詬而其故有三一則爲名位不相下而起者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是也一則爲議論不相入而起者鄭畧盧携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兎解之事是也一則爲奸人挑之以速其鬬而

起者唐李紳爲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于是兩罷之是也獨韓魏公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當時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豈爲已哉

兒寬爲張湯作奏武帝聞之馬周爲常何作奏太宗識之張嘉貞爲張循憲作奏武后識之令狐楚作太原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爲諸公後皆爲名臣當時章

奏自是出凡

諫有五一正諫二降諫三忠諫四戇諫五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臣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

沛公始入秦見秦宮室帳帷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皆秦所以亡也願急還霸上沛公不聽張良復諫乃還霸沛公之不噲聽而聽良也其重良故爾沛公如留秦宮而項羽至何以自解欲求爲富家翁可得耶魏曹爽在伊南司馬懿奏爽於帝桓範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言之再四不聽自甲夜至五皷爽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嗚呼此爽等之所以坐族滅也

古弼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起於帝前捽樹掣下牀以手搏之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宋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扣殿稱急事請見上急出見之及

聞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奏常事誠急於彈雀聽奏事豈不急於下棋耶二臣得忠諫之道矣

召虎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賈山曰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陳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

昔者趙簡子無過而納諫曰吾將以來諫者貞觀六年陜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爲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卽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令賜德參帛二十疋曰朕罪此人誰復敢言者

國朝洪武初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太祖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

烏可深罪乎

太祖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濂言幾不誤罪言者洪熙初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草勑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毋以謙爲戒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叵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虀粉矣上重其言

宋眞宗朝宮禁火王文正公馳入對曰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决者數百人公

持以歸明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程文簡公知開封府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下府命公具案獄公立辯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由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灶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之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卒無死者公在府决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

五

容齋隨筆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后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上上欲誅之趙充國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其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爲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救賢臣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爲可惜也

續漢書桓典字公雅爲侍御史是時宦官亂政典執政心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之爲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漢張綱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者有識者危心綱常感激慨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安帝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仕惟綱年少官微餘人皆之部綱獨埋輪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時冀妹爲皇后姻族滿朝帝雖知其言直而不能用常思諫爲御史大夫不可犯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鶻豈衆禽偶又嘗曰大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慴州縣爲不稱職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涙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

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出晏子春秋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能令我悲乎周曰所能令悲者先貴後賤先富後貧屈折擯壓無所告訴今足下千乘之君雖有善琴未能使足下悲也然千秋萬歲之後高臺傾曲池塹墳墓既以平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

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孟嘗君遂泣下垂臉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拂羽角孟嘗君涕泣增哀下而就之曰聞先生鼓琴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出劉向說苑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曰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莫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坐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禮起公公何不

應命又聞二遣使公皆臥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卽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力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魏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二公之善諭人如此

楚荊王時有獻不死之藥於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乃不殺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與楚士同而更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撿得釀具欲令

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出世說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月明出語林二事諧語極可笑亦古譎諫者流

爲吏最忌作偏自古有以土物獻貢遂貽地方無窮之害者東京交趾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

和帝詔太官省之我　朝初各處鎮戍中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陝西有木實名榲桲內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澁以蜜製之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又弘治時祥符王公維爲山西臬使先是有希用進者上章謂紫碧山產有石膽可以益壽遂遣中官經年採求不獲民咸告病公令採小石子類此者一升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搪塞耳其物載諸書中何以謂無公曰若鳳凰麒麟皆古書所載今果有乎毅然

上疏寢之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其爲民遠慮如此東坡荔枝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乃知始作俑者不特興厲階且至壞人品故曰無爲禍先無爲禍始昔方之泰莆人爲尤溪尉邵縣倉餐錢百緡以助平糴倉守俾輸郡泰爭不可曰俑不可作也識得此意

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

容齋論漢高祖怒蕭何謂王衛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

繫治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輕魏王責之曰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躓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耳魏鄭公曰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非禮尋皆罪黜不可以爲法亦何足道觀高祖太宗一時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隨卽規正語意旣直於激切中寓婉順體可謂得諫諍之大義雖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聽乎愚因又感唐太宗之語與漢高祖豁達大度自別

宋仁宗慶曆三年用歐陽脩余靖王素爲諫官當時名士作詩有御筆新除三諫官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爲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爲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爲正言宣仁后問宰執此五人者如何僉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大臣稟奏今詔除出中得無有近習援引乎此門寖不可啓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爲密薦由是有以親嫌自言者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子厚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

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爲臺臣則皆他徙今天子幼冲太皇同聽萬幾故事不可違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子厚曰縝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姦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恐非國之福後改除純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當白誰也歐陽歸田敘云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殆非唐故事矣劉子儀爲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子儀之見其不賢於承嘉乎又宋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爲正言司諫上曰祖宗法制臺諫須出自宸選若臺諫是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悖汗浹背而去今制六部司屬皆書其部而都察院各道則直書其道而不繫於院正爲各道得自彈事於院不相關白故爾

容齋云嘉祐六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乞立宗室爲繼嗣對畢詣中書畧爲宰相韓公言其旨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荅以頃年曾同爲直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荅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溫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爲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

器之梁況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爲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者合爲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祭祠行事與監祭御史不相見云又云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爲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郡有司校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秘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爲非也元祐初孫覺爲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蓋許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擊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宰相外無屈避造棄茂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

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吏自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職者在唐日了不相謀云

漢霍光廢賀立宣宰相楊敞而下不敢異議而嚴延年獨劾之呂東萊謂伯夷之後一再見者東晉海西旣廢簡文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御史中丞王恬劾奏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若恬幷嚴延年之後一再見者乎而恬之舉又難於延年矣

新序周舍事趙簡子立簡子之門三月三夜簡子使人問之曰子何以令我舍曰願爲諤諤之臣操筆操牘隨君之役司君之過而書之魏畧曰帝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左右此爲何官何主左右不對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今者直備官但珥耳

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穆宗知其以筆諫柳公綽進大醫箴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曰卿愛朕深者蓋以醫諫也

兗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

唐魏知古官黃門侍郎時盛夏刱王真觀工程嚴迫知古切諫罷之睿宗嘉其忠宋璟曰叔向古遺直子産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

魏明帝時少府楊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后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

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房玄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北門近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夫太宗之與明帝不待比擬觀所以責玄齡之語與夫嚴憚楊阜之事不逮遠矣賢君一話一言為後世法惜哉魏史以謂羣臣直諫之言帝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之雖非誼主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

宋太宗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李文正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

裴諝為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儉諝入計召至便殿問榷酤之利歲出內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諝曰臣有所思帝問何思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歎穀粟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故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于虀傷桃者或戒于李楚辭惜誦云懲熱羹而吹虀北夢瑣言唐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衞指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唐太宗作宮體詩命虞永興賡和虞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帝曰朕試卿爾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卽永興靈坐焚之宣宗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

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裨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

陳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咸從惟蔡凝與袁憲不行後主問其故凝荅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皆失色中宗嘗宴侍臣酒酣後令各爲廻波詞衆皆爲佞悅之語時李景伯獨寓規諷其詞曰廻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飲旣

過三爵諠譁切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眞諫官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之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茲四臣者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鎭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言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重而鎭之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注諸家皆不引證惟李善注文選有之

宋太祖時陶穀爲學士嘗召對太祖褻服御便殿穀望見將進而復却者數四太祖笑曰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竟穀遽趨出竇儀在翰林忽一日宣入禁中行至屏障間覘見太祖猶衩衣潛身却退中書謂曰官家坐多時請速出見竇曰聖上衩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着後方召見王沂公筆錄祥符中王曾初爲學士一日眞宗承明再坐召對亦方燕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

曾惶恐降堦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爲愧勿俾稱謝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竊謂眞宗謙恭不減太祖而沂公不待袍帶即對承明似不若竇翰林之從容有體也其流將使人主傲慢無禮乃猶備而記之以爲盛事吾于沂公有遺憾焉

新說曰楚懷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而未有舉者乃以讓原原曰楚國天下之雄也令尹高位也封土百里車徒百乘至厚富也誠指垂涎而欲一染王之鼎者豈直一人哉然而未有至者其故可知也爲

之麗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刀鬣者魚畏之人之辯言利口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武士之兵端一避也文人之筆端一避也讒夫之舌端一避也今王之庭其爲棘喙刀鬣多矣呼吸之間鐲鏤行焉孰肯以頸嘗之乎韓詩外傳亦曰君子避三鋒謂文士之筆端武士之鋒端辯士之舌端

或問於石濆子曰人之惡孰爲大曰愎諫爲大曰人之禍孰爲先曰愎諫爲先曰何以明其然也曰昔郭君出亡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久矣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將先郭亡是以不諫也又攷秦二世望夷之變旁獨有一宦者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隋煬帝在江都有宮人白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爲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

用言之徒令帝憂耳嗚呼秦隋之惡至是極矣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靖忻然曰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焞言爲然先生曰名言名言愚嘗誦此惕然深省於聖門勿欺而犯旨有悟季明名昞和靖名焞

蔡襄嘉祐三年以右史立殿墀御史唐介論事忤旨方上怒甚衆恐禍出不測無敢辨者襄獨進曰介誠

狂直然納諫人主美德必望天全貸介以此貶春州別駕尋改英州梅堯臣書竄詩曰卽敢救者惟襄執右史筆是也方庭實爲宗正少卿丐外時相秦檜謂之曰旦夕除公從官矣庭實請益堅得閩憲至閩首上書言願解官贖胡銓罪甚懇檜銜之語朝列曰方庭實豈不誠佳士第多爲書冊所誤耳朝廷欲和而銓欲戰故出銓銓亦何罪庭實乃欲贖之耶二公之不狥君相曒曒大節如此

愚又孜秦始皇車裂假父嫪毐殺二弟遷太后萯陽宮

諫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輕齊千里而來因使者而謁解衣危論遂就湯鑊始皇立爵以上卿而迎太后人皆知之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大臣諫死者二十七人矣諸御己違楚百里而耕辭耦者而入援古極諫遂趨而出莊王遽追之反而罷層臺惜少人談者夫茅焦御己二人皆願備二十八宿之數而皆倖以免此於二十七人雖天幸哉而二人復一顯一不顯則又有幸不幸存焉諸御己趨出莊王遽追之曰己子反矣昔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萊乎薪乎萊乎無諸御己訖無人乎

問奇類林卷之六終

問奇類林卷之七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太倉錢　桓握之
臨川左宗郢景賢
絳邑史學遷惟艮
洛陽喬允升吉甫仝訂

遇合

新序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

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武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牧牛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心不惑也故君子積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朝野僉載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窓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微聞之作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

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得留微問知其故歎曰官職祿料由天信不誣也能改齋漫錄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默然卽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門司度及半道命甲携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迺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二事相類

如此又觀金史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誠由已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與上絕類可見世間官職卽令由人得之亦是天命所假非人力也况其異如此耶宋胡宿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脩身俟時毋爲造物者所嗤上蔡語錄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

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金史宣宗聞温敦太平卒謂宰相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今僅授之未數日而亡豈非天邪章宗聞張萬公卒歎曰朕廻將拜萬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操一世予奪之柄者蓋亦不能由人如此天命所在人亦何以有心爲哉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敘功賞曰往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頷之後事李嗣源亦言勞莊宗曰知慶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宋高祖嘗曰人仕宦非惟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

宋京師術者言明年二月王安國拜相神宗聞而怒曰拜相出自朝廷術士妄言禍福明年故不卜相至明年二月果宣麻王安國入相矣首相其進曰陛下惡術士妄言約今年故不卜相今遂宣麻王安國果

相何也上憫然曰適已忘之矣我

世宗皇帝初恚華亭相徐階刻石南雍曰徐階小人永不敘用其後　世宗遂大用徐公直至首揆寵眷隆渥刻石之言悉忘之矣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后迺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撩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漢鄧通得幸於文帝賞賜巨萬以十數有相

通者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及帝卒景帝之世通免家居人告通私出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之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人之可恃莫如天子而天子不能回人之所無以爲有觀此二事益信

宋元豐中王安石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老僧化成爲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

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仇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安石之問化成檜之問王葆其意雖同而一決去一默然其人自別哉

晉顏含以老遜位郭璞嘗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命也守道而人不知性也性命一語豈晉時士夫崇尚虛無者所能及哉且曰自有性命何勞筮龜固非中心顯顯世人酷信祿命者觀此少省矣

徐師川曰東坡山谷學中三君皆余所畏然各有可笑東坡議論諫諍眞能殺身成仁者夫死生旦夜爾而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逎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遷夫士之進退極欲分明豈可以舟吏爲累學中大節昭著是能必行其志者當視爵祿如糞土然

猶時對日者說命

王勃字子安少詞章蓋世年十三侍父宦遊江左時舟次馬當登岸閑步山半古祠見大門當道榜曰中元水府之殿勃瞻拜殿砌歸路遇老叟坐磯上與勃長揖曰子非王勃乎勃心驚異叟曰來日重九南昌都督命客作滕王閣序盍往赴之勃曰此去南昌七百餘里今日巳九月八矣復何言叟曰子誠往吾助清風一席勃欣然拜且謝且辭問叟仙耶神耶叟曰吾水府君也歸帆當以濡毫均耳勃即登舟翌日昧

奕巳抵南昌會府帥閻公宴僚屬於滕王閣時帥有壻吳子章善爲文欲誇示賓友迺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合出之若即席立就者既會公果授簡諸客辭避勃輒受之公色不怡起歸內閣密囑數吏伺勃下筆當以口報一吏即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此儒生常談耳一吏復報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數吏沓至以報公但頷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曰此天才也

頃而文成公大悅吳子章聞之慙退公私燕勃行謝以五百縑勃舟回故地而叟已先坐石磯矣勃拜謝曰當具菲禮以荅神庥叟笑曰但過長廬焚陰錢十萬足矣勃過長廬如數焚之而去宋庚子山華林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東坡童時夜讀窓前一鳥來呼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此幾夜一夕坡應曰二句佳矣惜多與共字鳥遂絕呼范文正公守饒有書生上謁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寒儀無如某者時盛稱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值千錢文正欲爲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東坡合二事爲之語曰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云

隋末一書生居太原苦於貧所居抵官庫因穴而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携挈見一金甲神人持戈云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尉遲公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頭煅煉之次迺前拜之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迺侮我耳生曰足下他日富貴若能哀憫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書錢付某五百貫月日署名書生携去公與徒大笑爲妄也書生至庫見神人令繫

於梁上取錢止五百後敬德佐唐立功勑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欲罪主者迺於梁上得前帖遂求書生具見所陳厚遣之趙衛公雄微時最貧毋在無以卒歲夫婦對泣次日因掃地拾銀一錠重二十五兩因此稍活後登相位例賜銀百錠既受而缺其一將次日詰守藏吏夜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某月某日相公先借用一錠覺而記之則獲年月蓋拾銀之時也俱見楮記室

房琯遇邢和璞同至一廢佛堂松下以杖叩地令侍

者掘深數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爲永禪師後身和璞曰君没之時必因食魚膾既没之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没于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于閬州寄居州之紫極宫卧疾數日使君忽具膾邀房于郡齋食竟而歸暴卒州主果以梓木爲棺殮云玄宗時有術士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競延接惟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謂曰汝知吾明日食何物術者良乆曰食兩盤糕糜二十碗橘皮湯平明

召對上曰今日京兆尹進新糯米糕及麋卿試食之命以金盤盛來李拜而飡對御强食上喜曰卿飡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既歸腹疾大作諸物絶口惟喫橘皮湯至夜半方愈忽記術士之言謂左右曰我喫橘皮湯幾何曰二十碗矣嗟歎乆之厚謝術士汴州都押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暴疾卒隨使者引入一公署忽見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將軍朱仁思食祿又見架上有簽牌曰人間食料簿許生潛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醬欲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曉

其文逡巡主吏大怒許生實告以故顧恕無他吏怒稍解因取食簿于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許生以悞遣得放還其後朱君忽覺醬香嗜之頗甚乃注大豆三合之騐也按大藏一沙門造一塔工未畢而死佛爲言之冥司此僧爲我造塔工未完何故令死冥司曰柰此僧食料已盡佛言隨分與食令畢此工判食荷葉此僧再蘇止啗荷葉三年畢塔工迺死嗟乎冥司注醬則得食不注則不得判荷葉則止啗荷葉他物卽有而不能入口賛皇萬羊豈偶然哉飲啄小者

定數尚不可毫髮假况其大者乎人之覽此者亦可以安命矣

李德裕召僧問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歎曰吾師至人吾嘗夢行晋山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曰此侍郎平日所食羊吾識此夢不洩於人今果如師之說耶後旬日米暨遣使餽羊五百公大驚曰吾不食之僧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有矣旬日罷相連貶厓州司戶卒於貶所

公自言三遇異人入禁苑居相位領節制皆與之協

不差歲月惟謫南荒未嘗有知之豈禍患不可移於
鬼神所秘耶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
簡令送方叔直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
厚二子曰持曰援來卽取簡竊視乃楊雄優於劉向
論一篇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
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
坡作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迺章援第十名文意
與魁相似迺章持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

歎恨作詩送其歸曰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
可識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慚不出
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青袍白苧幾千人知子無
然亦無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爲我醉到春風前歸家
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及歸而母歎曰蘇學
士知貢舉而子不成名復何望哉抑欝而卒余謂坡
拳拳於方叔如此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使二
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黨無
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宋淳熈中王季海爲相

奏起汪玉山爲太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
將就道有一布衣友平生極相善屢黜於禮部心甚
念之迺以書約胥會於富陽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
語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
義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旣知
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冐中用三古字者遂批置前列
折號怪非其人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曰此必足
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
某以暴疾幾死未就試豈敢漏泄於人玉山終不釋

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問之曰賢友頭場冐
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此事甚怪某
之來就試也假宿富陽蕭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
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
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埋之因相與黙然是
夕夢一女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
告此去頭場冐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
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旣覺甚怪遂用其言果叨
前列近已往寺中議葬其女矣玉山驚歎此事馮北

山可久爲羅大經言經謂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之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彼自欺于冥冥之中而曰莫予覯者又惑之甚也藝文錢起寓宿驛舍外有人咏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識記之及殿試湘靈鼓瑟詩二句久不屬遂以此二句足之因中選

摭言狀元以下到主司宅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與主司對拜主司云請狀元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謂主司名第同者或與主司先人名第同者即謝大衣鉢邵氏聞見錄范質赴舉主文和凝愛其才以第十三登第謂質曰君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未幾和入相後質亦拜相有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洛中記異和爲相封魯公終太傅范亦封魯公終太傅可謂得其心印也

宋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厚雅望無如李文靖沉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旦面折廷諍素有風采無如寇公準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余見寶祐年登科錄第一甲一名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第二甲一名謝枋得字君直小名鍾小字君和年三十第二甲二十七名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是榜三忠臣死宋事皆少年甚奇國朝弘治五年浙胡世寧孫燧王守仁三公同舉于鄉是年場中見三巨人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

其難王平其亂一鄉榜有三忠臣共成一事尤奇

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窋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錯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志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夔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

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轍偶病未可試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每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日並在九月後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至秋末東坡爲呂言之呂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李文定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皆欲得之巳而廼不在選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以賦落韻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時爲相從其請旣廷試遂爲第一

容齋隨筆記唐世科舉之柄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助謂之通牓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巳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所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茲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

唐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試場中初閱亦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才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

蹇況其下乎陸宣公贄主試初年以不遷怒不貳過論題策士無一稱意韓文公愈卷亦黜不取次年主試復出是題愈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宣公奇其文以爲莫及遂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爲自負宣公藻鑑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乎非人所能爲也代醉編記今人以中甲科爲龍虎榜起於唐貞元中陸宣公主試試明水賦御溝柳詩得韓愈歐陽詹賈稜陳羽齊季若等皆天下英偉傑之士號龍虎榜豈詩賦與論並出耶宋劉幾程試爲第一

驟爲恠險之語翕然成風歐陽公深惡之公知貢舉有舉子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戲續曰秀才刺試官刷一大硃筆橫抹之後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試堯舜性仁賦幾聯云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歐陽公大稱賞及唱名廼劉幾易名煇公愕然久之其年主司夢火山軍作狀元劉幾之文雖變於前然亦有定數存焉歐陽公惡之於數年之前而不能不駭錄之於數年之後火山軍之夢已先兆矣歐陽公自云知貢舉閱

試卷常覺坐後一朱衣點頭然後文入格不爾則無與者始疑侍吏及回視一無所見因語同列三歎嘗有句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一點頭又詩云青夜夢中糊眼處朱衣暗裏點頭時識得此功名遇合之際可以泰然矣

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蔭資出身尤惡進士初舉人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諸生拜主司答拜廼叙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廼赴期集又曾曲江會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爲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見日格類抄嗚呼幾於隘矣唐以詩取士李杜皆不第故杜之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饒何見不及此乎

唐宣宗嘗微行至寺聞鍾樓上聲遂登樓於賈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奪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廼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盧渥於渡水逆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避之帝呼

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帝讀詩卷袖之而去他日對宰臣語及渥令主司擢第宰臣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具陳其由溫庭筠遇宣宗於逆旅不識龍顏傲然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參簿將之類帝曰非也明日謫爲方城尉制詞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句竟流落而死三人皆遇宣宗而進退不同雖其自取然亦有幸不幸矣

孟浩然一日同友人王右丞入遊翰林院適玄宗至

見之詢其所作誦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玄宗曰卿自棄朕朕何棄卿孟貫見周世宗詢其所作誦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世宗曰朕伐暴吊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皆不蒙錄用終爲王欽若少寒窘依幕府居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晩過其家見紙屛題有詩其一聯云龍帶晩烟歸洞府鴈拖秋色過衡陽甚愛之曰此語落落有貴氣遂召見與語因擢致上相人之遇不遇信命也夫

唐王顯與太宗有子陵之舊微時常戲顯曰王顯抵

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迺召其子皆授五品官獨不及顯曰卿無貴相朕非惜卿也房玄齡曰陛下潛龍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是夜卒蘇易簡先在禁林李沆後入旣而沆除叅政蘇不悅因上步虛詞十篇以自見意上卽日俾叅大政拜命不數日卒李繼凝有才幹爲樞密直學士因詔對太宗許以大用歸與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風眩卒觀此三事豈非義命所無一日不可得況傾人取位者乎躁進者可戒矣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免密官殷浩被廢徙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迺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李密陳情辭官於先而不免怨望外轉於後其目漢爲僞朝夫亦何怪殷浩高卧不起於先而不覺廢徙洒泣於後其咄咄書空又何足

道哉

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嘗在家將營什一之方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迺歎曰貧窮固有命迺復爲鬼所笑遂止襄陽羅友人有得郡者桓温爲席送別友至獨後温問之荅曰旦出門逄一鬼揶揄云我祇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慚怖郤回此見命貧者而强營富分賤者而强攀貴亦鬼之所揶揄而笑也故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賈誼年二十餘至大中大夫人以少年短之竟不免

謫死楊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遲暮而卒登三台功名固不在早暮也

鬻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新序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决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

嘗君逡巡避席有愧顔顔駟文帝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帝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帝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此與馮唐絕類白帖云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文疎卜式尚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左太冲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兩君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顔駟事嘗爲馮唐用也又盧照鄰亦自謂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黄老後封嵩山聘賢士已獨廢豈非命哉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爲三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愼貴爲卿相而終於處貧脩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

田千秋以一言取相阮千里以三語辟爲掾樊噲以

一筒餌拜都尉孟佗以五斗酒博刺史即事而數之千秋其優乎千秋猶能悟主弟不當以此遂至相位爾

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鄰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償千金鄰子不與夫一布爲千金之償利極厚矣而鄰子不與鄰子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於異時也貧賤之士空言弗信於時如秦者何可勝道哉衛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牛前母之子奴畜之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笞曰人奴之生得無笞

罵郎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人不信已亦不自信矣石勒始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毋固不期其爲祥徵也王敬則母爲女巫嘗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毋固期之笑之之人固不以爲信也韓世忠少時爲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爲潑韓五有日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以爲侮已毆之日者誠識世忠矣然反以毆之不自信也已且不自

信而何望於人然則世人布衣起家致位通顯回思前日受人恩不可忘也其有忿愼不可不忘也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仳離作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貴顯無逾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晋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以外戚起家晋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璆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摶扶未必賢搶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嘗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齊竟陵王蕭子良精信釋教而范子眞盛稱無佛竟陵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范

荅曰凡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墜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溷糞之側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

瀛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鵲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處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鶩奔走水上不問水腐泥沙必唼唼然盡索之而後已無一息少休其名曰護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護畫均度一日無饑色覘護畫加壯大然則人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巧衰何如拙得哉

自古無望之禍玉石俱焚者釋氏謂之刼數然固自有幸有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賴丙吉得生隋煬帝令嵩山道士潘誕合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誕其後方士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不啻草芥而二說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風言女武當王巳在宮中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

淳風諫而止以太宗之賢且然豈不云幸不幸哉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然有不可一槩論者董卓盜執國柄築塢於郿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殊不知一敗則掃地豈容於郿塢耶公孫瓚據幽州築京於易地以鐵爲門樓楯千重積穀三百萬斛以爲足以待天下之變殊不知梯衝舞於樓上城豈可保耶曹爽爲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暮耳富可復得耶張華相晉當賈后之難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坼勸其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竟爲趙王倫所害方事勢不容髮而欲以靜待又可蚩也他人無足言華博物有識亦闇於幾事如此哉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爲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巳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爲官又欲

爲仙安有是理耶又錢惟演自樞密爲使相歎曰使我於黃紙盡處押一字足矣劉子儀三入黃堂望大用頗不懌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銷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方得用涼繖也躁進如此獨不曰得不得有命乎

詭林小人之欲殺君子其常也然有幸而不死有不幸而死則天也故公孫弘擠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顏眞卿諭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叛藩呂夷簡誘富弼往契丹蓋皆欲殺之也其後三子皆免而眞卿

獨死天也若漢末諸賢死於黨錮之禍唐末諸賢死於甘露之變皆天也秦檜將終猶起大獄惡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異已謀欲殺之秦檜死而諸賢不及於禍亦天也然則君子之處小人何如得去則爲否之君子儉德避難不得去則爲遯之君子不惡而嚴此明哲保身之道也故古之人臣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若主昏政亂權奸虎噬而欲以口舌捄之無益於君而駢首就戮是非智者之所爲也

唐韓休爲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

常稅廐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盧杞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踰年拜相按兩人皆以虢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見疑於名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塞上翁有馬走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馬引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子騎折髀人弔之曰又安知非福乎後丁壯戰死子以跛相保

劉孝標辨命論曰放勲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周公韙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

容齋隨筆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蟲惟蟲能天蓋雖昆虫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之結

網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垤螟蛉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網也布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爲甚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就踈寄分寸未嘗不齊門檻及花梢竹間則不終日必爲人與風所敗惟閑屋垝垣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以爲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渡浙江惆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嘆然之歎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矣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爲哉

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久在君側爲所敬畏

其究必至於招疑毀漢高祖有天下韓信之力爲多終以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至於誅滅霍光擁昭立宣勢侔人主宣帝謁見高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既覆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周亞夫平定七國景帝怒其固爭栗太子由此疏之後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訖以無罪殺之謝安却苻堅百萬之衆晉室復存功名既盛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之孝武稍以疏忌又信會稽王道子之姦扇至使避位出外終以至亡齊文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爲相數強諫帝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遂殺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將篡周欲引高熲入府熲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及帝受禪用爲相二三年朝臣莫與爲比熲自以爲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積爲獨孤皇后漢王諒等所譖帝欲成其罪既罷之後至云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于煬帝竟以冤誅郭子儀再造王室以身爲天下安危權任既重

功名復大德宗即位自外召還朝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李晟以孤軍復京城不見信於庸主使之晝夜泣目爲之腫卒奪其兵百端疑忌幾於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宗中興威名獨重宣宗立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之森竪明日罷之終於貶死海外若郭崇韜安重誨皆然也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有未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

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
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
久迺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
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于
老臣者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雖全師制勝而禍及
其子卬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
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
眄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壺
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

見房喬曰吾雖老尚能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
誣罔之事幾于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
復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
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節度不求退身竟爲德宗
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龜山楊氏進以蔡京入即發其奸猶可捄亂逮其貶
而後劾之敵已在門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龜山
之謂乎荀爽爲卓所刧而出附和羣正密謀誅卓事
雖不逮志可則也龜山論貶安石徒摘其誤經之疵

是舍其盜穀而責其蹊田者與
寇萊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
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
耶萊公年三十餘受知太宗欲使爲相嫌其年少萊
公迺服地黃與蘆菔以反之鬚髮壽白夫不冒年於
十九之時而速化於三十之後何纔十年間而遽爾
迥別耶甚哉不變塞之難也
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魏蕭賢
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楊惲坐語言

怨望而廷尉當以爲大逆不道以其時考之迺于定
國也史稱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豈其然乎宣帝
治尚嚴而三人者又從而輔翼之爲可恨也
韓詩曰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
常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塗未嘗有兼得者張釋
之以貲爲郎十年不得調曰久宦減兄仲之產不遂
欲免歸司馬相如亦以貲爲郎因病免家貧無以自
業至從故人於臨卬及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漢武帝時汲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皆爲小吏

後與黜同列或尊用過之黜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
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
宋元祐間館職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
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
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侍郎無咎意以爲
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
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
每熟不得摘輒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謂之枝頭乾積
薪粘核的對

吳越春秋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爲大夫吳大夫
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
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
所近悲其所鄉者乎

冊鉛云書云尸位詩云素飧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
之枝官史云冗食又曰遊手蟻蝗蠡賊蓋不在田矣
韓子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
若樹之枝也養樹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

宋景文詩曰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荒飽枝官極
奇

貢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迺召用由諫
大夫遷光祿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一止有一子年
十二則禹入朝時蓋年八十其生子時固已七十歲
矣竟再遷至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杜子美云長安卿
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暉在章帝
朝自臨淮太守屏居後召拜僕射復爲太守上疏乞
留中詔許之因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復署議曰行

年八十得在機密當以死報遂閉口不復言帝意解
遷爲尚書令至和帝時復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
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左
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重況於吏勢乎

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
蕭育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代人語曰蕭朱結綬王貢
彈冠言相薦引也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毋號萬石嚴嫗秦龔爲穎川太守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卮言開元帝性既豪麗復工詞墨故於宰相拜命岳牧出鎮往往親御宸章曾令和贈爲一時盛事四明狂客以庶僚投老得之尤足佳絕青蓮起自布素入爲供奉龍舟移餱獸錦奪袍見於杜詩及他傳奇所載天子調羹宮妃捧硯晚雖淪落亦自可兒

卮言金蓮燭送歸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王珪余讀

周必大玉堂雜記孝宗召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史進古詩三十韻有金蓮引雙燭再拜離階戺之句上亦和韻荅之又命必大和以進則金蓮之送宋時蓋有三人唐語林載令狐綯上令中使將燭送學士歸院是唐已有故事矣如錢氏私誌載岐公所遇更奇今錄其畧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爲誰左右以姓名對遂召公賜對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起謝勅內侍挾持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床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置於公前來者應之畧不停輟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裝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旋取針線縫連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內侍輟金蓮燭扶掖歸院翌日上問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床取幞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

仁宗朝於後苑曲宴步於檻中自剪牡丹兩朶召王

文正公親戴有中貴人白公言此花昨日上選賜相公已於別叢拆下花請相公躬進公乃取花因酌一卮同獻上大喜引滿以杯示公從臣皆榮公公生日上令諸司供帳設於私第宴親友公乃會近列時呂修史官預之故事宰臣生日賜酒餼中書會輔臣上特優寵自是爲例後因對奏曰每遇生日曲蒙恩賜又煩宴設廢務一日以私妨公望特寢罷上可之公體羸多病上自選方弁藥以賜其緘封皆上之親題出王文正遺事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還表曰內府之珍先
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識者賞
其簡明王文正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
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迺自書四句已懼多藏況
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精
爽不亂如此前代之風後世之法也
扆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
爲斧文故曰斧扆天子見諸侯則立負之而南面以
對諸侯也武王崩太子成王誦幼而踐祚周公相之

故抱以負斧扆也王應麟曰有周當盛時褒賞功德
或藏在盟府或紀于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
有大勳勞於天下乃繪象于明堂之牖期億萬年無
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配
前人褒崇勸獎之道於是爲至然則漢唐圖畫殿閣
之事亦不爲無本矣
天子爲臣下作碑者唐太宗爲魏徵高宗爲李勣玄
宗爲張說德宗爲段秀實宋太宗爲趙普仁宗爲李
用和神宗爲韓琦我　朝
太祖爲徐中山達
太宗爲姚恭靖廣孝
孝宗爲張昌公巒而已
宋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
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文
史彌遠凡十四人而僅文彥博虞允文二公爲不負
餘可恨也
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
淫酗則惡來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此亦氣味遇

合然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
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
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介子棄觚可對班生投筆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
召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爲侍中
點以手捋帝鬚曰迺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手捋帝
鬚可對足加帝腹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
茅土皆非所望要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

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
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
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稍懈泌先
於本院寢肅宗入院登牀捧泌首置於膝良久而覺
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復之功當在何時泌遽起謝
恩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
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又首枕帝膝可對手捋帝鬚
足加帝腹
漢趙温初爲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乎遂棄官去歲饑散家糧以賑窮乏所活萬餘人後
拜司徒宋宗慤少時父問其所志荅曰願乘長風破
萬里浪及爲豫章守曰得一州如斗大後拜少傅漢
終軍西遊入關關吏授軍繻曰傳還當以合符軍曰
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棄繻而去後軍使行郡國建
節東出關吏曰此前棄繻生也漢班超有大志家貧
爲人傭書久勞苦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能
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
閒乎後平伏西域封定遠侯魏王彰謂左右曰大丈

夫當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
何能作博士耶唐張阜爲華陰簿爲縣令所抑歎曰
大丈夫有凌雲之志而居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
使人擡頭不得遂奔去五代史弘肇少有大志嘗云
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劍大鎗安用毛錐子哉北史
高昂幼時便有壯氣膽力過人父爲求嚴師令加箠
楚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横行天下自
取富貴誰能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故以名字
之唐馬燧姿度軒昂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

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卒爲唐將漢陳蕃少有大志不修邊幅室有糞穢不
除薛勤曰孺子何不灑掃荅曰丈夫當掃除天下安
事一室乎後漢郭泰母使給事縣庭泰曰大丈夫焉
能處斗筲之役乎後與李膺友善名震京師漢司馬
相如初西出過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
過此橋後以長楊賦得幸持節衣錦歸果高車過其
處王融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
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遂推車壁曰車中遂可無七

尺車前豈可無八騶漢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歎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安集受降果乘高車出關後拜爲司徒古賢豪當窮阨而生骨骯髒負氣倜儻類此

宋蕭惠開嘗爲益州刺史及明帝即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才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夭未幾發病歐血吐物如肺肝而死蕭楚方知栗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招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

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稿曰誰改吾語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同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楚一字師也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詠劒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萬年死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爲氷霰矣

賈誼惜誓賦不知作於何時誼死時年才三十三耳賦已有惜余年老而日衰歲忽忽而不反語韓退之作五箴自謂生三十有八年髮白齒脫聰明不及前矣白居易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蘇子瞻於此因有勞生强半之歎嗟呼賈之志韓之學樂天東坡之襟度而猶有此慨況其他乎胡文定公平生出處未嘗謀於朋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噫是眞知出處矣

左傳盧蒲嫳曰予髮種種如此予奚能爲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漢劉備在荊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

功業不建是以悲耳愚嘗覽髮短心長髀肉復生之語爲之慨然

晉桓溫自江陵北伐行至金城見少時所種柳皆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條潸然流涕

虞世南草書石刻在金鄉縣儒學內成化間知縣盛德修學掘得之字畫剝落僅一歌可識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楊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貞觀四年燕國公

書王敦酒後輒咏曹操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之句以鐵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溫與敦亦是一世之雄皆晉亂臣彼其一種牢騷不平之氣皆有鬱勃而若不得發者故隨處慨咏若此

李白謁宰府封一板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為釣緣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又問曰以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丞相悚然張祜嘗謁李紳自稱釣巨鰲客李盛怒因詰之曰以何為

竿曰以虹為竿問以何為鉤曰以月為鉤又問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贈之二公皆自稱釣鰲又皆斥宰相為餌骯髒不羈真千古奇男子

漢武時主父偃以上書為郎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偃後竟以罪誅晉桓溫為大司馬嘗云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溫後以逆終

問奇類林卷之七終

問奇類林卷之八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廬陵彭惟成元性
閩中徐紹吉元甫
溫陵呂圖南爾搏
楚黃穆天顏爾玄仝訂

方正

孔子明仁不飲盜泉之水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此直名爾猶惡而避之恐

復見其事乎許由聞堯言歸洗其耳樊仲父牽牛見之不肯飲其下流以汙牛口今人惡惡如是何善不可為矣

哲宗即位幼冲召程正叔為崇正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講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時文潞公為平章軍國重臣年九十矣對上甚恭進士唱名潞公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

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傳當嚴以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呂氏雜志云或問二程先生以呂公溫公出處爲有優劣先生云正不如此呂申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熈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屛伏上意常不樂以爲諸賢不肯爲我用故正獻公求在京宮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喜此見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而易地皆然

不主癰疽瘠環所以爲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爲

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歎奬杜悰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爲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寄開後戶往來徽宗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爲王黼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唐劉蕡對策自稱褐衣小生極論閹宦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有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宋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堯舜閽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閽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二策詞極痛切而子韶談及公等一語舉止尤見雍容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

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懟作而退馮拯在中書日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所謁謝馮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道輔懟伏而退後道輔嘗語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易有嘗謂非安道不能謝章惇非道輔不能伏馮拯

王魏公旦在政府一日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書

眏造謁公辭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壻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以此啓公公笑曰韓郎未之思耳王薛皆李公之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答以何辭執政之大忌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是李文靖夫人有所請托王魏公於文靖夫人且不受其請王薛諸公且不受其謁况於他耶王文正公門庭未嘗接客公薨上諭近臣曰王旦家却覺靜緣當國日亦門庭清肅呂文靖公魯肅簡公初叅預政事二妻入謝章獻太后語之曰爾各歸語其

夫王旦在政府多年始終一節先帝以此重之宜為師範也因又論之李文靖不能使其夫人之不請托於王文正文正却能使門庭清肅章獻皇后語於呂文靖魯肅簡之二夫人則信乎齊家之難而靜之一字無往而不可也故家人嘻嘻終吝家人嗃嗃悔終吉

晉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唐武儒衡在中書時元稹𠋫緣宦官得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卧文師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續漢書曰种暠字景伯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勑迎太子不賫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襄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暠至櫃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陳壽耆舊傳曰

楊仁字文義明帝引見問當代政治之事仁對上大奇之拜仁侍御史明帝崩是時諸馬貴盛各爭入宮仁披甲持戟遮勑宮門不得令入章帝既立諸馬更譖仁刻峻於是上善之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

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
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
尊賢者與共治單父單父大治張宣公帥江陵道經
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
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于
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
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㪅冷饅
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俗之徒能言而不敢行者曰鐵嘴豆腐脚謂退縮而

不敢前者曰蠟鎗頭嗚呼草玄準易似知道矣而劉
棻之累遽窮蹙以投閣八角磨盤似有守矣而丁謂
之召遽倉皇以便液是亦一蠟鎗頭而豆腐脚也出
孤樹裒談
東坡示叅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
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
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傍
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
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
郃諫曰竇憲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
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請自
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凡交通者皆坐免
太守獨不與焉唐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求官
比之向火乞兒邵堯夫云盜之竊物也方其盜也唯
恐其不多也及其露也惟恐其多也此言極可爲阿
附權門之戒九齡先見故自不易獨李郃所在遲留
猶稱高乎
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密爲東海

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
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
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爲大夫
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
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
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
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文公雜錄册記李仲和之子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
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

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厚李欲往包公正色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文公因嗟歎前輩立己接人之嚴如此

長泰縣學舊取陂塘錢穀以廩士一塘無慮三千緡其所入雖微而並緣科擾何啻十倍方禾曰陂塘灌溉之所不可稱民戶之錢學校道義之地不可納無名之賦白於文公以廢寺租入畧相當代其輸人甚

德之

後漢中常侍張遜權傾天下遜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名士無往者遜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及誅黨人遜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論謂當時士風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為貴也宋張茂則雖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嘗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伊川所謂正與太丘反經而合道者不同非有卓然之識烏能及也張讓諱改遜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與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餕而欲以務施者仁者之偶也惡有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孔伋貧居于衞縕袍而無裏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之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

如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孔子取夫棄之糞壤者曰惜其腐餕而務施仁人之偶子思惡夫與之人猶棄之者曰吾不忍以其身為溝壑此祖孫聖賢之別

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致邑焉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而往乃固辭焉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介子思居於衞縕袍無

秉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固不受語見上二大賢之一衣不苟如此劉恕道原家貧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溫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與之固辭強與之乃受行及潁州悉封而還溫公曰於光固不受況他人乎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餱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後山爲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後山止有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爲趙假一裘以衣之後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後山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郎

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道原皎皎之操眞不愧二賢而次山後山二人古人稱其志士不忘在溝壑諒矣陸龜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畧有二子風味楊子雲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楊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郄教富貴不論年又孜謝疊山枋得被難北行劉洞齊華父送以寒衣不受曰羅納卅何損麒麟反君事讐忍爲狗彘凡勸吾入燕吐胷中不平而後死者皆非忠於謀人者也寧作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爲乎平生學問到此時要見分明辱惠寒衣義不當受大顛果聰明識道理胷中無滯碍何必受昌黎先生衣服爲別耶小詩寫心謾發一笑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明范叔綈袍雖見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要看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只願諸賢扶世教餓夫含笑死猶生嗚呼若疊山者其尤勇士不忘喪其元而凛凛大義爭光日月乎

魯公儀子砥節礪行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若輔寡人三分魯

國而與之一子其爲我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宋范純仁極論時事乞退安石以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職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顧也嗚呼道不行言不用卽三分魯國而觴萬鍾與我而不願矣純仁識得子思之意

君子脩身之道在乎隨事加省言與物未有無因而至吾前者無因而至君子必自反也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齊傷槐女來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見奔殆有悅內之志哉柳晏之所以自反如此楊伯起故人之金得至其門其能無內自訟耶又攷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爲降禮馮大常以問顏光祿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

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古人之自檢類此

宋唐介爲御史以言事謫潭州倅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避如前比之富弼前爲人所中傷及再入相多顧慮少所建明不同

馬默少從石介學以張方平薦拜御史遇事敢諫方平屬所親謂曰言太直得無累舉者乎默謝曰不敢身謀所以報也後救司馬光落職

愚嘗攷陳瑩中題元祐黨籍曰嗚呼漢世得人於斯爲盛因有感於其時不獨黨人之皆君子即碑工亦君子也吁盛哉按徽宗崇寧初親書元祐黨籍以司馬光蘇軾程頤等一百二十人爲姦黨刻石于端禮門又詔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于州縣有長安碑工安民開封府推官呼之鐫石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

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又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石甚工山谷名其居曰琢玉坊亦崇寧初詔刻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劖之辭曰小人家舊貧得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致溫飽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所不及遂餽以酒肉而從其請又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及碎忽仆碑下而死嗚呼碑工寧爲辭鐫刻之安民李仲寧乎抑爲

擢斤之匠氏乎士大夫寧爲傀勞仲寧之太守乎抑爲欲罪安民之推官乎嗚呼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會丁晉公輒去寇萊公姓氏云逆準不書蔡文忠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哉遂命磨去蔡元長既刻黨籍碑在朝無敢言者其後再相葉左丞從容謂之曰夢得聞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舉籍上書之人刻之于石以昭示後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也蔡大感悟其後黨禁稍解胡尚書

聞之歎曰此人宜在君側當丁蔡之熾二公獨挺然片言一磨其題名之記一解其黨籍之碑吁偉哉

王安國爲西京教授官滿至京師神宗問其兄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歛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安國嘗諫兄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公恐爲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不預我事邪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啓介甫曰兄在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姦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嗚呼介甫新法至令其弟哭影堂籲三淸而猶不悟悲哉朱子言陳亨伯創經制錢時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爲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其兄弟亦是安國之見

王安國字平甫常非其兄安石所爲爲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一本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卽應曰幸相公遠佞人一事而論互異介甫初叅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曰爲宰相何詎作此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亦不止此時呂惠卿爲館職亦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

槲介甫之弟三遠佞人之對自是大快
韓平原侂胄初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
文旣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
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
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秉外邊
議論若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纍卵矣尚復
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
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
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

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旣開三軍暴骨
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
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
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敎我其
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
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
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
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
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
恤死士除苛解嬈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
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
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
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
禍作出鶴林玉露又攻侂胄寧宗朝以定策功進位
太師官至平章威權隆重朝野側目天子拱手而已
一日過南園山庄趙師羼偕行迨至東村別墅則桑
麻掩映鷄犬相聞宛然一鄉井也俄見林薄中一牧
童騎犢且行且歌曰朝出耕田暮飯牛林泉風月相

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功名到白頭師羼呵曰
平章在此誰敢唐突牧童笑曰吾但識山中宰相安
知朝內平章胄曰汝宰相何人奈未識荆童曰公如
欲見枉駕草廬欣然而行至則竹籬茅舍石磴籐床
書畫琴棊亦甚整潔屏間有二律詩其一曰病國妨
賢主勢孤生民無計樂樵蘇僞名枉玷朱元晦誅逆
空污趙汝愚羊質虎皮千載耻民膏血脉一時枯若
知不可同安樂早買扁舟客五湖其二曰定策微勞
總是空一時狐假虎威風不知積下滔天罪尚欲謀

成蓋世功披露姦心愚幼主彰聞惡德辱先公王津
園內行天討怨血空流杜宇紅胄韓琦五世孫後爲史彌遠誅于玉津園
胄閱畢勃然變色方欲促駕童報曰主人至矣乃見
一叟龐眉鶴髮深衣幅巾扶筇而來年可七八旬態
度閒雅自稱袁處士揖胄進曰貴人光賁有失祗迎
乞恕不恭之罪揖遜而坐胄徐曰舜聞之詩何人所
作處士答曰老拙寫懷二律不意見誚於貴人也胄
曰軍國重事何敢私議處士笑曰太師挾振主之威
操不賞之權羣小盈朝國事日非土崩瓦解可立而

待雖欲建恢復之功誠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
動矣愚意勢倒冰山危如朝露誠孔子所謂不在顓
臾而在蕭墻之內也太師其審圖之胄面色如土左
右欲兵之胄歎曰眞諒士也扶而去之厥後胄用師
果無功未幾禍作悉如其言出羣談採餘二事絕奇
可見無處無賢乎原之客亦多義士而竟無救於敗
國亡家殺其軀者則用與不用耳惜哉
北齊皇甫亮性質朴屬有勑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
不上省文宣王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

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爲
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
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
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
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
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
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眞宗果問中使
具如公對眞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
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

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眞宗
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
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
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値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
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
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
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
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
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

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晏二公一燕飲實對迄被殊眷即以皇甫亮之椎魯遇北齊王之奇顛亦得以實優容益信人臣事君以不欺為主本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

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誥勑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韓魏公別錄云內官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文忠公欲因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乘此欲并中公深治之令蘇公世鞫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昭明時為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耳鍛鍊何等語也卒辯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噫康靖公之辯文忠公謗也自是士君子之行而昭明閹宦廼正色於鍛鍊之一語賈陳蘇世輩寧無愧死耶

周敦頤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部使欲深入之頤力爭不能直乃委手版謝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使者感悟囚得生錢即駐州理官會有大獄久不決部使以宿怨撽即往挾薦牘動之意在羅織也即曰吾寧老死選中豈忍殺人媚人以博一薦乎獄皆平反林積循州判官嘗覆大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使者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剡而活五十餘人吾復何憾

容齋曰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荅者記白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交絕免惱嵇康索報書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後林艾軒先生亦自謂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亦是此意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爭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

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迕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愷之獨不降意常以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

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呂東萊公又言凡治事有涉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夫士君子功名澹禍福輕知命確自然不落權貴泥滓中而更于處權貴之事心氣平形跡泯是眞不為權貴所動也

山濤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所雅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處世如二公亦足矣然余嘗考山濤一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樂天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

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為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知刺史不拜二公功名心淡故能翺翔容與于去就愛憎之間以此意推之雖入虎狼穴可也況士大夫之同朝者乎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過失嘗一日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呂晦叔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荅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

空尚能容吕惠卿何况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荅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荅夫大臣輦笑所係不淺賓客探聽於外僕隸窺伺於内甚則子孫親族窺其議論之是非意旨之好惡以因緣爲奸者故藏垢納瑕特其一事若器宇深沉終身不見喜怒之色尤宰相所當鍊習也豈特宰相凡居要路者皆當以李少師吕晦叔爲法

范忠宣公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

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司馬朴字文季葭州功曹有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廉其短朴曰下吏陷長官不惟亂常犬且不食吾餘矣似賢而薦之朴即范純仁外孫也

錢蔚章初貶江州李宗閔楊汝士令蔚章以段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蔚章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謟耶即令子弟焚去蘇文忠公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噫錢蔚章之焚私書不以倖免是已難矣李京妻之焚私書不以脩怨不難之難乎

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後帝意稍解使王甫就獄訊黨人甫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有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譖班婕妤祝詛於是

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二語一出觥觴丈夫一出綽約婦人皆極悽惋可傷而理自正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賜之司馬温公從龐潁公辟爲太原

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潁公知之對僚屬咨嗟其賢荆公温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公除脩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温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寖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温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饌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中爲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鄭景望記聞云乖崖帥蜀時給浣濯紉縫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小人遂止將歸出帖子議親云其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蓋未嘗有犯也文定之操守蓋數年如一日矣 國朝曹鼐不可不可堪敵張詠小人小人

趙清獻公帥蜀日有妓名杏花喜之戲謂之曰頭上杏花眞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勤夜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爲我呼

來去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幰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常往毛義夫云趙帥蜀時聞某妓悅之然已不敢親近置之它所有宴集則呼之一日酒罷留之外舍公先入宅曰俟來呼則入清獻旣留此女入而濯足且將復出時天大寒熾炭命老兵持盆出忽舉盆澆於炭上煙火飛揚滿室公悟乃遣女去觀此二事清獻公之老兵亦能成人之美如此意其爲公司琴鶴者乎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爲庶人屏居田間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炎炎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擯棄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爲不可及也僕甚怪二公所見皆同如此因而求之史不惟所見同而官位所爲大率亦相似不疑爲青州刺史後爲京兆尹德亦爲青州刺史後行京兆尹事是後皆不顯其同如此而二公之

爲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見於傳文劉雋事同有如此者出野客叢談

漢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唐太宗謂尉遲敬德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臣心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勑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鄒志完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二公之一字一語不苟狥人如此

眞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憂不富貴楊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太后修景德寺成詔蔡文忠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勲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勲譖於太后二公之不屈宮閫以苟富貴眞足欽也

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也愚觀汲長孺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面責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亡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爲驕暴凌轢同事若無人焉汲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

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由輩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爲厚德何苦與較而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屠蓋亦知所處矣

蘇純字桓公性高潔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相謂曰見桓公患其教責久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

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季孫之賜也顧曾元舉扶而易之反席未終而死黔敖爲食於路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

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吳季札去徐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薪於道傍有遺金季子顧曰取彼金採薪者曰五月披裘而採薪寧是拾金者乎不顧而去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不聽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嗚呼此童子之知禮也餓者之節也採薪者之廉也僕夫之勇於義也去先王之教未遠以故然乎而其名皆不可得而知也惜哉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晉庾亮所乘馬的顱殷浩以爲不利主勸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移於人乎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買者問故亮每答爲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牀下宅終不售梁明山賓因家困乏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者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者遽追取錢宋司馬光居西京日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笑其

拙遼蕭韓家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此事在士夫非所難爲而史傳家已載之如此

漢武帝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忽死唐貞元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選卒之壯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傅奕奕曰此邪法臣聞邪不勝正若使呪臣亦不能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無所覺須

吏胡僧自倒若為物所擊者竟以不斟此二事絕相
類噫嘻誰謂邪能勝正哉出孤樹裒談
武后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
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絁袍為
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
大臣朝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
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裘謝恩而
出及光範門遂與家奴衣之縱馬而去又謝安姪玄
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而

焚之愚謂賭翠裘紫囊無以異也顧施於女主雖婉
自是取唐日虞淵手段施於猶子雖正終是墜晉代
風流習氣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
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李請為之伯熊着黃帔
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
茶熟李為歠兩杯既到江外又有言鴻漸者李公復
請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
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
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
齊王冏輔政設宰會問侍中嵇紹善絲竹送樂器令
操之紹推卻不受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
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
法服為伶人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
服衆為之罷武陵王聞戴安道善鼓琴使人召之安
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道不能為王侯伶
人其不以一伎自屈如此
冦平仲丁謂同列嘗會食中書平仲羮汙鬚謂徐起

拂之平仲笑之曰參政國之大臣為長官拂鬚耶謂
大慙恨遂成嫌隙王介甫王禹玉同在相府同侍朝
見虱自介甫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介甫
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介甫介甫命從者去之
禹玉曰未可輕去願獻一言以頌虱之功介甫曰如
何禹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衆大笑嘗論王禹玉
遊鬚之嘲似謔實媚而介甫笑而受之丁謂拂鬚之
事似媚實敬而平仲笑而愧之此雖易悅難悅之辨
然有論萊公者曰公斥丁謂拂鬚事竊謂過矣謂也

儉人知敬事公實難顧從而斥之拂情甚矣夫敬且斥使多行無禮將若之何吾聞古之敬賢有進履結襪袒割牲操几杖擁篲馭車者曾是拂鬚爲媚邪公於此宜謝不宜斥也異日到海之行怨恨於此豈獨孤注者爲哉此論甚有理故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雖然與其過於員也寧方

莊子載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晋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說苑載衛有一五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晳過下車教之曰有機重後輕前命曰桔槔終日灌百區五丈夫曰吾聞師言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我非不知不欲爲也夫一桔槔也且交趾之漢陰丈人衞丈夫眞耻機心而不爲者矣

宋史云蘇軾喜諧戲程頤以禮法自持軾謂程頤不近人情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黨交章互詆世說高座道人在丞相坐恒偃卧見卞壼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壼不賢於顗而能以禮法使人見重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蔡克在坐整終席慚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而能以禮法重人此二事可以定程蘇兩先生之是非矣司馬君實

章子厚二人氷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蘇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虚名爲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公知處君實而不知處程先生豈程先生疾公無禮法亦無處公地耶東坡於伊川猶温嶠之於卞壼也晋書云嶠喜慢語壼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也當時恨無以此告之者告之則蘇罷輸攻程弛墨守

胡端敏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余檢點多戲之病又往往從多言中來此不惟不見諒于君子而甚且有重得罪于小人者劉攽劉恕同在館中劉攽一日問恕曰前日聞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丁君閒冷無人過從我冒雨往見也攽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請求耶恕勃然大怒至于詬罵攽曰我偶與子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測異時方知是日恕實有請求於丁攽初不知誤中其諱耳元祐中黃魯直先生與趙

挺之俱在館閣先生意常輕之趙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虀爾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夫士大夫在廟堂之上言模行楷豈宜以媟語抵觸人如劉攽黃魯直可鑒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余謂卽善謔二字亦可抹撤去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祖禹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然則未能抹去戲謔者得一二畏友柬之足矣

司馬文正公見賓客多論語言不窮一日東坡謁之謂文正曰告相公少住教誨之言容軾道幾句文正大不樂遂不復語司馬文正公薨時程正叔以臆說斂之正如封角狀蘇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蘇子瞻始終侮司馬公而仇程伊川豈有以老成臨終為戲耶是可恨恨又攷王沂公在閣下日楊文公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於沂公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楊文公不敢戲王沂公蘇文忠公敢戲司馬公何也張

横渠先生謂戲言出於思戲動作於謀欲人無已疑不能蓋輕言戲謔最害事常戲謔雖遇正事誠實之言人亦不信昔陳忠肅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常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噫若忠肅公者其眞無戲言無戲動矣

楊用脩曰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又云某之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

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証也按朱子平日與人論辯多直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為剛毅至於聞呂子約之死歎曰子約竟齎了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聞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劘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耶孔子於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大相背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踈絕至於

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皷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琯為相因一琴工黃廷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踈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楊於陵太尉震後少負奇志客江南補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楊以屬吏謁滉異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欲擇佳婿無有如楊主簿者遂以女妻之比滉執政於陵隱居山中滉歿始出累官右僕射常安民字希古舉進士王安石亟稱其文命學者視以為式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為相安民絕不相聞紹聖初召對首發蔡京奸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主上之觀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尋黨籍流落二十餘年畧不動念也王義方雅負經術自高其志補晉王叅軍魏徵欲妻以姪女辭及徵卒乃娶人問故曰初避宰相今感知己也

林霆為鄧州兵曹與趙不羣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

憾而牖趙趙謀於霆霆曰吾人初委質豈可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霆曰某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葉顒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盜狀充賦捕賞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獲盜授顒顒曰仕途發軔如造屋建柱石柱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嘆服二公可為委質發軔者之法

唐侍制肅與丁晉公為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嘲誚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入則大拜數與往還

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先正有言
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已也須見面稀行踪少就好
嘗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裏不識五侯門之句可爲新
進法教家要畧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
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
去寔誠見面稀行踪少聞名多識面少也即日處帝
城侯門王公卿相之鄰不能免也逆知大拜遷宅而
避爲慮不尤深遠乎

問奇類林卷之九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廬陵彭惟成元性
閩中徐紹吉元甫
温陵呂圖南爾搏
楚黃穆天顏爾玄仝訂

操脩

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
覩韓魏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
自處幸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每誡其
子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每遇人主爲知
已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哉古
人之孤忠自許是眞自許胡文恭平生守道不以進
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
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所嗤謝上蔡平
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
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

憂喜枉做了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古人之義命自安是眞自安司馬温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亦誠以爲不能其上龐丞相啓云光屬文性分素薄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詔文宣布華夷豈可假手爲者劉敞前後拜官未嘗讓唯初拜侍讀及諫議誠心以謂所不宜處不欲苟受力辭不拜古人之引分自揣是眞自揣劉元城公當宣和間梁師成貴震一時因吏吳可自京書抵公欲鈎致大用可至三日方敢出書且道所以來意大槩

以諸孫未仕爲言動公公謝曰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全人不可破戒還書不答晏公敦復靖康時力排和議秦檜患不附已使腹心䧟以利曰若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公怒曰吾終不以身計悮國家況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古人之不涴權門是眞不涴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言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意將何求古人之安貧無求是眞無求杜祁公享客多用椽器客有面稱歎者曰公爲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自不好耳古人之清畏人知是眞畏人知大抵誠則隨處皆眞元城所謂一箇誠字更撲不破縱横妙用無處不通僞則一行作吏偃蹇簿書爲輕功名致位既極矯情布被爲能節儉縱曉曉向人毋論眞情自露總不知爲吾儒分內事范忠宣公所謂爲之自我當如是也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拜告于天

度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司馬温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耳先大父凝波公警何對天可說方開口與性無加勿動心與此合司馬温公嘗示劉元城盡心行已之要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范文正公嘗謂賈狀元黯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以終身行之忠宣公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也先襄靖公病中授簡良翰君親無二理貫徹不外此誠物我本同情始終可行惟恕正此意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出韓非子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

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出韓詩外傳聖賢之黜檢身心近裏着已如此至晉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忽肥庾曰君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此遂變爲曠達語

眞人謂其師授以日記一帙令每日凡有舉念動心出言下筆應接人事皆書之其不敢書者卽不敢爲既爲之卽書之所謂人心卽天心欺心卽欺天故以天心標其帙云金華許子有日省編一帙凡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及疾亟方始絕筆又晁氏客語載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鄒志完謫之或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按金人銘云欲人勿知莫若無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趙清獻公事必可對天知司馬文正公事必可對人言陳升巨中勸學文亦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陸九

部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劉甲生平嘗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其有聞於清獻文正之言而自厲者歟金楊伯雄嘗侍海陵論鬼神事伯雄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荅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此善於托諷矣許謙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宇文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首曰晝有所爲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則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

如此此人豈得復有大過哉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告於天然酷信佛氏一日有士人欲見公而謁者不通士人謂謁者曰相公於僧曾不吝見而獨吝於吾輩也謁者曰半看佛面士人曰獨不半看夫子面乎傳者以爲笑余以爲只此事便不可告天出孤樹裒談

宋史陳宓信道甚篤嘗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政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朱墨銘當時名人無稱焉後世亦遂無傳之者朱子語録趙叔平平生用工以

一器盛白豆一器盛黑豆中間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則倒虛器中之豆觀其黑白以驗其善惡念之多寡初時黑多白少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又久之則和豆亦無變是心純于一或曰恐無此理曰前輩有一種工夫如此若能持敬則不消如此心須自當下便復于善矣又告張仁叟曰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用工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又曰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白豆最後雖白豆亦無之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讀書窮理工夫則去那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曰大底人須先要趨向若是趨向正時雖有病痛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氣禀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時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異事如孔子弟子豈能純善然終是白地多也出餘冬序錄

范文正公嘗言吾每夜就寢也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若相稱則鼾齁熟寐無復媿耻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麄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始終如一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巳至僕妾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

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公之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吾人於一飲食奉養樽節防檢工可忽乎

郎中倪宗仁書室中有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愚問觀之將何如宗仁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消蹭蹬之憂

蔡虛齋曰禍莫大於縱已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壇經云常見自已過與道即相當又云若眞修行人不見世間過與吾儒之旨甚合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歎賞此言

易大畜六四曰童牛之牿元吉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四言元吉五僅以吉言何也制之于未騁者其機易制之于欲騁者其機難是故君子貴涵養與爲豶豕之牙寧爲童牛之牿亦貴克治不能爲童牛之牿則必爲豶豕之牙

趙淸獻欲絕慾掛父母畫像于卧床中以自監趙康靖中歲常置黃黑豆於几案以驗善惡念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以卻之昔文節搆枯木菴死心寮以爲養痾之所伊川于室中常置尖物劉元城謫炎瘴舉念絕慾東坡謫瘴鄉惟畫絕慾念爲萬全之良藥古人克已工夫如此

程伊川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吾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

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狥欲爲深耻劉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秪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遂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眞絕

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師友劇譚雖夜不寐翼朝精神如故

趙善璙自警編曰元城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其謫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瘴煙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

像於臥床中且已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二王是韓持國壻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爲歡嘗謂身已癃老且以樂聲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爲其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叅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其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

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若魏公者可謂善幹當自家事者矣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損欣樂之趣太傅即達若此欣樂其猶未辨自家事乎

李咸若病既瘳詣謁韓魏公公曰子於病中曾得務

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遇神人授一保身衛生之術云但有四句偈須是在處受持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强幾百歲邵康節先生詩曰閒居愼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病快心事過必爲殃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揣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翼學編明霞可愛瞬眼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

戀人能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輕人能以流水聽絃歌則性靈何害

或問程明道先生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伊川先生曰蓋有之唐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同寮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矣不得賜環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毎疾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譫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眞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

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决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虚煩惱何

處安腳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勩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

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子在汴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焉可也見綠雪亭

關中隱士駱耕道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交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座右銘也耕道曰然元豐末文潞公致政歸洛入對時年幾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攝生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爲名言

顏斶與齊王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再拜辭去君子

曰斶知足矣歸貞反璞則終身不辱蘇子瞻贈張鶚云張君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君當以何品吾聞戰國中有一方吾服之有效故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

黃山谷云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爲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謝上蔡云色欲已斷二十來年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也

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

陳陶南昌人唐僖宗封為清虛處士仍賜宮女三人先生作詩曰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高僧巍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巍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鍾响尹曰

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鍾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動靜一理也昔蘇子過僧紀老見其侍者援琴作數曲拂歷鏗然以一偈問之曰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侍者大悟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凉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洒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昔有禪者問師曰和尚何不指示於我其師曰汝送茶來吾與汝接汝問訊吾與汝拱手何得言不指示於汝此禮樂相示之謂也孔子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又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是故淨名居以一默故與三萬二千開士同入不二法門而裴公一諾則千七百則俱成剩語奈何向八十四條葛藤

中討出路也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蜀山人不起念十年遂能前知陳烈山中靜坐八十日遂能博記此無他虛為之也故性虛則靈窒則汨夫心者神之合也無欲故虛虛則神守之穢而不治則離矣故孔子曰心之精神之謂聖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

朱子嘗言劉晏見錢流地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而自謂看得聖人言語熟透直見聖人之心從而前過學者未到此境界安能自信

究家恩愛心常作平等之觀上帝悲田眼不見可憎之物性鮮貪嗔六時畏作惡趣心能領畧四季都是良辰昔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樂死青谿白石絛生瀟洒之懐黒霧黃埃便起炎囂之念此是心依境轉恐于學道無當必也月隨人走月竟不移岸逐舟行岸終自若則幾矣關尹子云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

來所謂氷者實無去來又云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内不見我

邵堯夫寄秦伯鎮詩曰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却生金祁爾光轉曰感而遂通正其寂然不動人知無心乃能應事不知應事乃見無心鴈過長空影留寒水鴈無留影之意水無留鴈之心水中生金政復如是此理玄之又玄妙之又妙勘得到時便是不言而時行物生老安少懐友信實地

楊慈湖有言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畆田園貯却自已此于學人分上直是淺淺事能克究能不爲宅子田園所貯者方能不爲宇宙牢籠世情覊紲無古無今浩然天地

士君子當使此衷如杲日當空寒潭徹底縱觀千古下審來茲將成敗利害得失是非盡呈眉睫之前恣我酌取事來則爲迎刃事過則爲虚舟旋轉乾坤纖

塵不動經綸萬變一念不紊此乃是豪傑施爲亦是聖賢實用

冊鉛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内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談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夘之性爲雛不粥不孚則不成爲雛繭之性爲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爲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于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五根之禍劇於毒龍五根如箭意想如弓按五根者
眼耳鼻舌身也心經六根有意此以五根皆起於意
故五根之外以意貫之孔子四絕始于意佛氏六根
終于意

一失脚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莫放過了合做
親切底工夫莫虗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

秋林伐山云人之浮生東逝之長波西垂之淺照擊
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
崖之朽樹灼目之電光所常存者以性耳

陸機歎逝賦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
以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
故俗語有二句可以盡之江中後浪催前浪世上新
人趲舊人觀此則進修之功安可以不汲汲

丹鉛云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顏回不以夜浴而改
容故曰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廢行

蘧伯玉二十歲知非故過至二十一歲回視昔之所
改又覺未盡直至行年五十猶知四十九年之非乃
眞寡過君子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
足以交驩莊足以成禮而已又曰無利心而爲惡其
惡可移有利心而爲善其善日隳

莊子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
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
往者也淮南子曰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
漏巵故人心猶是也

道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莊言於室滿室於堂滿堂管子
不求之身而直寄于阬谷堂室不足知道與言矣至

云道在稊稗螻蟻瓦甓尿溺莊子嘻甚哉其弔詭也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
爲息黥補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寫武王踐阼
一篇以爲左右觀省之戒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虵見寢石以爲伏
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辨
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
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
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

眼曰色均是意也
魂少陽也靜與物交而成夢魄少陰也動與物合而爲祟意藏于脾而常靜感而後應應則出傳于肝是爲魂傳而至於心則極矣極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故謂之神神也者不能常動也動極必靜靜則入入而歸于肺是名魄歸而至于腎則極矣極則無所與知無所與能復歸于脾矣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鄒侍郎曰聖人之道備乎六經千門萬戸何從而入大要只在謹獨但于十二時中看自家意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便見工力陳剩夫先生嘗言大學誠意章爲鐵關難過主一二字廼其玉鑰匙蓋指誠意當以敬爲主也余竊思欲破此人鬼關只消用本章一嚴字嚴爲鐵斧方斬得鬼過得關若一念稍因循則人鬼交戰終恐爲惡物所勝矣

程明道曰邢恕一日三點檢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以不欺爲主本不欺暗室可以莅朝廷不欺孺子可以臨百姓孔子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審幾之謂也

邵堯夫有兩不媿之說曰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是眞脩也陽誠有兩不負之說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是眞作用也黃洽有五不欺之說曰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是眞學問也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寓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杲老欲張無垢用其禪學改頭換面出來蓋欺人也而無垢竟用禪不改若劉元城貶南安章惇遣判官至欲殺之是夕鼻鼾如故至死不畏若眞禪矣然其勁節直氣則恁地光明象山從禪着脚却從高處立論與人多拘故朱子謂其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則于聖門下學上達工夫已漫不相關

矣
富鄭公居洛喜人出家蘇東坡以畜髮爲叅寥子弔子由以削髮爲俞才老勸吾不知其何也王旦爲宋相二十年及死自云無狀欲祝髮緇衣以塞素志家人欲從其言惟壻蘇耆力排而止之旦之自知其無狀也指天書事乎嗚呼范質之終戒其子勿請謚勿刻墓碑悔迎拜宋祖之失也王旦之死戒諸子削髮被緇以歛悔不諫天書之過也然竟何補於身後之議故君子作事愼厥初無貽後悔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羅大經說夕死可字意絕到又一本紹聖初伊川貶涪州司戶嘗過漢江中流船幾覆舉舟相顧號泣伊川獨正襟危坐已而及岸衆中一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坐甚莊何以伊川曰心存誠敬父老曰又不若無心也伊川方欲與之言忽不見

歐陽文忠公云佛氏怕死故每以寂滅無生爲說老氏貪生故每以返老還童爲說惟安常處順哀樂不能入者爲至耳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出東坡志林

宋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士君子處已只應於多事中求省事不應於無事中生有事士君子處人只應於有過中求無過不應於無過中求有過此是不易之言

淮南子墨翟見練絲而悲爲其可以黄可以黑楊朱見岐路而泣爲其可以南可以北

范冊傳西門豹性剛佩韋以自戒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警

子罕却玉韓起辭環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璵璠向魋之夏璜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爲寶

白香山詩自言久宦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人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此言然則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丢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王文正公曾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志不在

溫飽張忠定公詠公退私閒靜室焚香讀書並無聲色之好李畋嘗侍坐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爲輕肥爲官以至此忠定公語絕與文正公類愚又按忠定公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嘗稱憶其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丘有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見訪閽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亡來報耳公曰吾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觀此公之爲官不爲輕肥蓋得之傅霖爲多而一生至此數固已前定矣即求輕肥果有益於得乎(語示臧詩係公及第寄傅霖)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于達者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筆疇云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已之長

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見憎彼不自責其短將謂我有意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耳又云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是以羣居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

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

乖令郄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謗議交作矣此言蓋謂吳郡陸文量也

昔齊之盧蒲嫳惡子尾子雅之爲人怒曰二子禽獸也吾寢處之矣二子聞之放之於莒齊景公田莒盧蒲嫳見而泣曰余髮種種無能爲矣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諸二子二子曰彼髮雖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又放之於北燕事見左傳嗚呼輕言召戾盧蒲嫳之謂乎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愼

此之謂也

韓昭侯與棠磎公語而終夜獨寢慮顯言之露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温室之樹恐內言之泄于左右也呂公著不答語次嘉問之問懼言論意指之窺側於門客子弟也按磎公謂韓侯曰爲人主者言泄左右亦如土卮置酒侯于是獨寢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呂公著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

象與義至精者莫如頤頤口輔也養也象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口之出惟言語入惟飲食故其象頤它卦獨精養德莫如愼言語養身莫如節飲食故其義曜于犯名經

孔子觀於周之太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謹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

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至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能謹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天下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

故我雖尊高人莫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弟子曰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至此豈以口過患哉說苑與家語載互異此集其成

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子曰此爲何器曰此爲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則正滿則覆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物盈則衰樂極則悲日中則移月盈則虧

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勇力蓋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出韓詩外傳、

鄒長倩齊國人公孫弘舉賢良倩贈以束芻素絲樸滿各一書告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䋣倍䋣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襚樸滿之士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樸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樸滿之敗可不誡歟故贈君樸滿一枚古文所載文互異而此爲勝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摐曰

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孔子戒子路曰齒剛則折舌柔則存柔必勝剛弱必勝强好鬭必傷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爲上齒剛舌柔之說子路蓋得之孔子孔子蓋得之老子老子蓋得之常摐後韓非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存其說亦本此

呂申公書古詩于屏風曰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羣居閉口獨坐防心二句最喫緊

劉元城於溫公誠自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後成以櫽括平日言行掣肘矛盾甚多謝上蔡別伊川一年方纔去得箇矜字以黙枝平生病痛盡在這裏

王文正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黙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齟

齬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巳宋薛奎知開封府呂晦叔爲府曹奎待之甚厚每以公輔期之或問奎何以知其必貴奎曰其爲人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必尊嚴此貴臣相也後果參知政事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黙坐往往不交一談至于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者必貴人也以其言試之人皆驗此以見沉重寡黙者必貴佻僄輕躁者必賤貧富壽夭亦然

王太尉問眉子云汝叔澄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黃庭堅魯直作艷語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于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中耳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滛人心使逾

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巳魯直由此不作詞曲可見口頭妄語筆頭艷語皆是累德惡道事

衞玠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與行有不得反求諸巳巳所不欲勿施於人旨互發

佛言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常在此也

白沙詩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又曰吾儕生分薄於福敢求全其忍箴曰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

大誅其迺有濟杜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張文定詩曰謹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孔旻詩曰盛怒劇炎熱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凉韓魏公曰欲成大節未免小忍朱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諺曰忍事敵災星又曰萬事從寛其福自厚又曰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忍事順不明人又曰得忍且忍得誡且誡不忍不誡小事成大又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讓一步又曰饒人不是癡漢癡漢不會饒人又曰饒饒饒萬禍千

灾一旦消忍忍忍債主寃家從此盡句句喫緊內典曰忍含百善嘌定千差尤櫽括奥妙

王龍溪曰吾人學問不得了脫只是一種世情鬧熱心放不下下者以功利馳騁爲鬧熱上者以事業摧霍爲鬧熱最上者以道術能通爲鬧熱譬之塵埃與金玉之屑好醜雖不同其爲明眼之累則一而已若非徹底懲創與冷落枯淡下來欲與至道相應不可得也至道本淡然無味淡之一字便是吾人對病之藥纔冷淡便是本色纔鬧熱便落世情祁爾光曰世情太濃以淡字對治全不得力直窮濃處作何究竟則自然當下銷鎔上是去濃之法下是入淡之方

祁爾光拈壁曰士君子當國家大故身之利害須看在事外事之利害須看在身中又曰善經濟宇宙者須示人以凡民之所共信不可示人以豪傑之所深疑善鍜鍊身心者須于平日拂意處使安不可于平日快意處令熟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只看得人字親切非于覺之而誰也伊尹只看得于字分明所以不將千古勝事推委與人又曰凡一事而關人

終身總實見實聞不可着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閨談酒謔愼勿形言

唐充之云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爲人聞人容語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趙清獻座右銘有曰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收荀子謂傷人之言甚於矛戟况形紙筆乎此最可戒

呂希哲退居宿州眞楊間十餘年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置之不問不以毫髮事托州縣其詩曰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李嵩隱居陽

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交游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所居室扁曰學易處其於死生禍福之說尤爲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

林艾軒與朱晦庵張南軒吕東萊陸象山皆在乾淳間以道學名而艾軒年最長平生不喜著述喜讀書以解會爲樂嘗曰每一開卷便覺眼明又曰終日在案頭翻故書以此爲實歷日子又曰其老去無他念惟讀書緣想過如廿年前時不候柸飯足不管他兒

女之累但見空屋數椽去城稍遠便可讀書又有東與友人論葺屋云百刻中得過半對書卷有時柸飯且放過如何得心情及此事空山聽雨是人生如意事聽雨須是空山破寺中可以燒生柴煨雜芋觀此尚可想見其清嚴也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搏牛一下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此雖似迂然亦見訟過精察處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子敬云惟憶與郗家離婚論者亦以寡過稱之

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我免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經親手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强以是家人無敢息惰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隣

而居熙寧初有朝士集於相藍之燒院俄有一人末至問之則王元澤也時荊公方有召命衆人問舍人不堅辭否澤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固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

馬十二丈卜隣以其脩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弟法也語曰德不孤必有隣

司馬溫公置獨樂園春際草木秀茂許人觀之觀者咸以錢與園丁吕直謂之茶湯錢積至千而納於公公曰吾豈少此耶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要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又溫公有一僕二十年只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因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公相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東坡壞了程明道一僕嘗自澶淵道持金詣京師

留用物付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僕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誚既而持物如期歸衆始歎服溫公欲求取桑白皮從明道假僕明道問故曰桑白皮根未出土中則療病出土則殺人掘取者往往多贗吾懼吾僕之贗也故相假嗚呼世有司馬溫公之僕而尤有程明道之僕耶易稱得僮僕貞蓋德愈深而化愈浹矣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顧一僕役時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郤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顧一遂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先生

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用矣假如溫公一僕二十年只稱君實秀才被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亦是一識

小說載唐柳僕射仲郢鎮西川日嘗怒一婢出之鬻于大校蓋巨源宅一日蓋臨街呼鬻縑者親於東内手揣厚薄酬酢可否柳婢於窓隙窺見因作中風狀而仆因是送還女儈或詰其病故婢曰其曾爲柳家婢安能事賣絹牙郎乎夫崑山餘礫玉性猶在彼市駔暴貴未忘鄙事故不如清門僕婢猶動知禮則也

唐昭宗時伶人有石潨者工琵琶爲令狐相國所賞亂後入蜀諸大官家皆客待之一日酒間奏技會都頭非別音者譁諢語笑殊不傾聽潨撲檀而詬曰某曾爲中朝宰相供事今日與健兒彈而不我聽何其苦哉嗟夫鍾期骨朽伯牙絃絕世耳難入久矣喪亂之餘冠履倒置所向不幸其獨一伶人耶婢子伶人至微極賤人之所弗齒也然事非其主猶切耻之時無知巳不能無恨爲士君子者宜何如愚於此有感

焉又嘗合司馬程氏之僕與柳氏之婢亦足以見三公脩身齊家之化之遠

黃山谷送張和叔云我提養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持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崔清獻座右銘曰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凝陽道人偈其一曰毋執來去之勢而爲權。毋固得喪之位而爲寵。毋戀聚散之緣而爲親。毋認離合之身而爲我。其二曰

毋厚養生以累蟲蛆。毋悖積財以累盜賊。毋陰行險
以累鬼神。毋巧取名以累造化。其三曰不以四大受
寵辱。不以五內受芳腥。不以靈明受歡愁。不以虛空
受贊毁。其四曰不以此身役於人。不以此心役於形。
不以聰明役於理。不以精氣役於數。
司馬溫公我箴云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
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
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
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儆悟以脫人之陷我奮

發以破人之量我巽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消人
之鄙我靜定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
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汚我直道以伸人
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
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慎勿始於我凡事無但知
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又
有爲彼箴者云兼容以泯己之較彼曲成以出己之
棄彼輕約以薄己之責彼安忍以寬己之治彼忠信
以孚己之任彼平易以示己之近彼明揚以伸己之
知彼挫折以寓己之激彼質直以立己之實彼文章
以發己之飾彼耿介以消己之迎彼周恤以推己之
濟彼肅恭以杜己之侮彼節儉以免己之求彼惻怛
以盡己之體彼謙虛以益己之受彼豁達以破己之
疑彼精白以釋己之負彼才藝以裕己之應彼德望
以養己之服彼道不自成亦行於彼性分之事原該
乎彼父乾毋坤孰我孰彼聖賢亦人吾何畏彼
左銘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
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右

銘曰好辨以招尤不若訒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
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
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去妄想箴曰夜結於夢晝馳於想起滅萬端盡屬虛
妄要拔前根須除後障一劍當空羣魔消喪去嗜慾
箴曰柒性觸物黏於餳膠滛愛戕人毒於戈矛片時
意適永刼靈銷一絲未斷塵網難超戒多言箴曰不
扣自鳴鍾鼓爲妖寧口之羞斯氣之浮恂恂嘿嘿立
誠寡尤如瓶是守括囊無咎除忿箴曰塵生便掃莫

論是否百年偶聚何苦懊惱太虛之內無物不有萬事從寬其福自厚

白樂天八漸偈幷序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明年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四言以讚之初居易常求心要於師師賜我八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達於性於茲三四年矣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

讚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旣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觀偈曰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眞妄覺偈曰惟眞常在爲妄所蒙眞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眞空定偈曰眞若不滅妄卽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慧偈曰慧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明偈曰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遯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通偈曰慧至迺明明則不昧明至迺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濟偈曰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捨偈曰衆苦旣濟大悲亦捨苦旣非眞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蔡虛齋容箴曰勸君莫着半點私但着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着半點術但着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乎狡童又曰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也不

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卒然隻語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爲經

王伯安先生題靜觀樓曰放一毫過去非靜收萬物回來是觀唐應德先生題書館曰性從偏處克將去心自放時收入來

或問生死曰晝夜或問今生來生曰今日來日或問佛土曰清淨慈悲或問地獄曰貪濁忿怒或問快樂曰知足或問尊榮曰無求或問報應曰形影或問久長曰如常或問享福曰無禍或問壽考曰不朽衡山

石頭希遷太師有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又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予愛禪家此語亦設一問如何得心地清涼當荅曰誰令汝熱惱又問如何得心地安靜當荅曰誰令汝煩動

或問大珠慧海禪師曰和尚脩道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卽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有僧問廣嚴院咸澤禪師如何是

廣嚴家風曰一塢白雲三間茅屋有僧問守清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瓶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又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匆匆晨雞暮鐘洛甫禪師在夾山典座三年喫百頓棒後來大悟曰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愚謂此等佛理果能參透到饑飯困眠白雲茅屋到處生涯不爲匆匆擾擾朝朝暮暮自是乾坤實地日月常新光景吾儒真實學問亦豈外此

佛言咄哉世間甚可怖畏此處虛誑無有可愛猶如畫瓶盛諸穢毒此處難越不能自出猶如老象溺彼深泥此處自燒猶如飛蛾赴於明燭此處危懼猶如盲人臨於深谷此處能傷猶如利刀塗之以蜜愚人無智舐而求味此處滅諸善法無有遺餘猶如劫火焚燒一切出廣大嚴經

佛言受卽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卽空出多騶從既到卽空終日遊觀既歸卽空又如爲善事既畢其勤勞卽空而善業具在爲惡事既畢其快意卽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

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爲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讐之罪予喜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淼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

決不可計較而爲之且猿騰馬逐至澌盡而後休不
可謂智也近道之途亦窮於是
世以三品論士九品論官品品之一朝定命自天
士品品之百代造命自我達人窺天先之天閱人中
之人窮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終不以品之一朝易
品之百代故百年總歸有涯三立終成不朽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其弟學士祁
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
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

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虀煑飯時否學士笑
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虀煑飯是爲
甚底愚謂祁某年同某處喫虀煑飯爲甚底一語最
可鄙視王曾對一生喫不盡溫飽張詠謂一生不爲
輕肥以至此何如而郊所記上元喫虀煑飯亦是何
事此處最可猛省
李昊善篆符人有鬼者得其符鬼自去來陳州官舍
多鬼昊居西堂鬼即爲止蘇轍問昊何以能爾昊曰
迷古多欲故爲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

他術也又一僧禪坐深山山鬼競相撓亂百計侵擾
終不爲動久更讐服人叩之僧曰山鬼有盡老僧之
不聞不見無盡故知不見可欲此心不亂心不亂鬼
能亂乎鬼不能亂人能亂之乎昔武三思置一妾絕
色士大夫皆訪覲狄梁公亦往焉逬遁不見武三思
搜之在壁隙中語曰我花木之妖天遣我奉君笑談
梁公時之正人不可以見蓋端人正士精爽清明鬼
神魍魅自不敢近所謂德重鬼神欽鬼神之所以能
近人者皆由人之精神自不足故耳未有心不自亂

而人鬼得而亂之者也

問奇類林卷之十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廬陵彭惟成元性
閬中徐紹吉元甫
溫陵呂圖南爾搏
楚黃穆天顏爾玄仝訂

器量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筭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惟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之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者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

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强不得也更如人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韓魏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心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王文正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

後已日者上書言宮禁事請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幷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眞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甚衆方謹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

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胡文恭公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胡文定始教授於其間未訖滕公罷去羣小譁然謗議以爲滕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侯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爲公書長樂陳希穎至道中爲果州戶曹有稅官無廉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冀其或悛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貪墨狀于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某字號其篋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伺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聞者皆爲之恐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爲之所稅官聞之迺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

造郡庭啓示則皆衣衾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爲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李文靖公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鎭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秘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公甚力意將以附之公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

醫曰吾豈眞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

王化基爲人寛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詈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遽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詈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詈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李沆爲丞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

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於馬上踧踖再三曰某屢求退柰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才德而獨於輔臣又責以相度二字故韓魏公謂喫不得三斗釅醋做不得宰相不然佛氏所云蝦蟇禪一跳卽倒耳

北齊書載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范蜀公蒙求載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值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爲善人涑水記聞載王太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

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昔漢汲黯言公孫弘三公祿多而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三公爲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餙詐釣名如黯言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其謙讓益尊之愚謂四事相類迺公孫弘之詐至欲殺黯斯爲下耳

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戰野功而相如特以口舌勞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稱疾不欲爭列出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耻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强秦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全吾所以如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卒爲刎頸交寇恂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市復以爲耻

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迺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復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迺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元和十二年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度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迺受之寶曆元年牛僧孺以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吾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魏寇漢中漢後主遣費禕御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

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行賊遂退謝玄淝水之戰謝安得驛書知已敗秦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門限不覺屐齒之折宋眞宗親征契丹既渡河迎擊斬獲大半還澶淵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

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
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
後伏其歸路金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金果敗
四事酷類然親征危疑寇準假飲博以安衆心京師
震恐宗澤佯圍棋而伏奇計視謝安之矯情於捷報
之頃見色於客罷之後固自不侔而來敏之於費禕
則不經甚矣兩軍對壘勝負呼吸社稷存亡在此一
舉此何等時而以人之國戲乎如是之爲德量吾不
信也又按秦兵大舉入寇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

安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請廼
命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
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玄又
不勝安遂遊陟至夜廼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
銳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
宜留以爲防冲對佐吏歎曰安石有廟堂之器不閑
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
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當時所謂
處分已定者不知處分何事已別有旨者旨何寂然
即有別旨處分何冲不預聞而玄亦不得請耶豈其
空談倖勝抑其英雄欺人吾終不敢謂然

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此子
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既而同列必欲詰其姓名
蒙正堅不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
不聞也狄武襄公爲眞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沔有
劉易者亦與坐易素疎悍見優人以儒爲戲乃勃然
曰黥卒乃敢如此詬駡武襄不絕口擲樽俎而起武
襄自若不少動笑語愈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

門求謝以呂相之度而此子之呼難忘於終身以狄
將之勇而黥卒之詬能容於面斥噫難哉寬人之深
淺也

世說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柈擲
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
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廼出牛背上夷甫
又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廼
故詣王肆言極駡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

徐曰自跟兒遂作語林倪元鎮既郄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榜舟近之廼元鎮也士信大怒即欲手刃之諸人力爲營救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又晉王藍田與謝無奕以事不相得謝性粗强自往數藍田肆言極罵藍田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荅云已去然後復坐夫二公之不忤於物宜也以藍田

之忿急而復能有容於無奕士固有不可知者故昔人有云嵇叔夜愛惡無迹而致憎于鍾會其死也以忤物名王藍田褊躁有名而能容于謝奕其仕也以忍性勝難乎觀士矣

樊伷叛吳主權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足成擒吳主曰卿何輕之曰伷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濬往果擒之宋有閤吏隸御史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優劣每聲諾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梃中丞不賢則直其梃此語傳於縉紳范諷爲中丞閤吏適報事范覷之其梃直矣立召問曰爾梃忽直豈覩我失耶吏初諱之苦問廼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叮嚀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覩其成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若使中丞宰天下事不止一庖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其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慚謝故于潘濬之笑樊伷可以知將于閤隸之笑范諷可以知相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卷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司馬溫公范蜀公同過爲會潞公出玉盃勸酒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溫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冢而得表裏無

瑕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每宴猶設一卓而復以錦衣置其上一日召守使飲將用之俄為一吏誤觸倒二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伏地請罪公神色不動廼謂客曰凡物成毀皆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歎服夫碎玉盃均罪也潞公必待溫公而不治魏公廼自以不治此足觀二公之量顧得之壞冢之中者豈宜入之魏公之家碎之廼天全其大又攷裴行儉初平度支遮匐獲瓌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二尺

文彩燦然軍吏趍跌盤碎惶懼叩首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吝行儉不治碎瑪瑙盤與二公不治碎玉盞其量同而卒非二公比者則千乘簞豆之別也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公曰吉人之辭寡吕文靖公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係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告夫人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愚謂試之以事何如聽之於言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

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子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陳眉公云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

未嘗峻拆之也
韓持國知穎州時落一姓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身啣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泰州亦呼狀元泰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為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二事絕類而一啣一謝固自其品不同然持國厲聲而叱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人多悅程子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王武恭公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媿而士大夫服公之量至和中范文忠公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文忠公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陳龍學公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萊公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及萊公貶道州從易為湖南轉運使咸謂曰可忘廬陵之命耶萊公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為慚唐質肅公為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潞公獨

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公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介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介不敢行仁宗用公言起唐公通判潭州後御史吳中復請還介言路潞公復言唐介頃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召之尋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為深後潞公平章重事薦介之子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荊南潞公之德度過人如此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

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諸公之不修私郄以掩公義如此

東漢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許氾與劉備並在荆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物氾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禮久不

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君當憂國忘家適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于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吳志步騭避亂江東與廣陵衞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與旌寄食其地懼爲所侵廼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内卧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今舍去欲以爲高祇取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坐騭旌于外旌愈耻之騭辭色自若身自享大案殽膳重沓而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飱致飽廼辭出旌怒騭曰能忍此乎騭曰吾等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後騭爲相而衞卒以無聞蓋士之致遠者其器識必與凡庸迥異矣

李誠之爲童子時論其父綿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韓魏公魏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誠之云先人功罪未辯深恐先犬馬塡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訟自言若欲求官稍識

字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韓魏公登王堯臣榜第二人也公戞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於誠之終身不能平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其不帥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及第翰苑東洲以述職到京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歌寄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意譏東洲應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易破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可寶也其詞嚴而不迫聽者安得不慚

齊陸慧曉爲晉熈王長史察佐以下造請咸起送之

或謂慧曉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生平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宰相自唐以來禮絕百寮宋富公弼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迺還自是羣公効之自富公始也

漢劉寬行遇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見歸何爲謝之晉朱冲隣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梁吏劉凝之

爲人認所着屐卽與之後得所失屐復還之不肯取沈麟士亦爲人所認着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卽與之後得所失屐麟士笑曰非卿屐耶復受之東坡曰士大夫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愚謂劉寬冲之亦然

嵇中散嘗夜中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須臾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皂帶嵇熟視旣久迺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又阮德如嘗于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愧赧而退

韓魏公琦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咸服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

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張思叔繹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

房類濱論劉項事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耻是男兒

文公彥博幼時與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公君實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得出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晉書載王戎幼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此爲戎之智元史載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

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此爲衡之仁

王文正公在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時寇萊公在樞密特以聞上以責王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大慚翼日見公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出名臣遺事又王公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密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出龜山語錄二公之度量相越每每如此

宋荀伯子爲臨川內史常自矜藉蔭之美謂王弘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爾宜明之徒不足數也北齊崔㥄以藉地自矜謂明少遐曰爾每謂盧元明云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傳崔趙李何爲者哉崔暹聞而銜之譖之文襄絕㥄朝謁夫蔭藉豈可自矜有志之

士聞人有言亦當愧懼不暇矧欲矜誇且又以此取譖於人乎

問奇類林卷之十一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黄吉士叔相訂正
延陵吳　亮采于
武興房壯麗威甫
會稽王以寧禎甫
新都畢懋康孟侯仝訂

材品上

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据以爲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兆史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干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佐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汪文迺引史記非龍非彲非熊非羆爲證今之史記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見容齋四筆

湯三聘伊尹然後起邪烈三聘諸葛亮然後出而戰國之書有伊尹負鼎俎事魏略稱劉備屯樊時亮求見備以諸生待之衆去亮留備亦不問其所言而手自結毦亮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備廼投毦而答以此知亮蓋言出好事毋如此

宋太宗在位久儲貳未立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决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以寇準參知政事仁宗欲置相問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其姓名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以彥博與弼同召制下士相慶于朝帝覘知語歐陽修以爲人情賢於夢卜建儲則中宮近臣不得預其謀置相則必宦官宮妾不得知其姓天下大事不足定矣又太宗於壽王可謂知子莫若父仁宗於鄭公可謂知臣莫若君

至道初呂文穆公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

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昌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亦且不聞蒙正之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榮顯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

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泫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得請愚謂輔臣進退固有道人主之敬大臣自有禮一則曰望眼穿一則曰涕泗厭薄之甚矣嘗見宋史王安禮爲右丞一日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歎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材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爲容上復曰蒲宗孟迺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若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嗚呼使輔臣進退而皆如司馬公之辭樞密也人主可無眼穿涕泣之問矣

又宋史右司諫賈易降知懷州自蘇文忠公以策題事爲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素與程伊川善於是蘇

程交惡黨與相攻易獨建言請併逐頤軾以靖朝廷而易言侵及太師文潞公同知樞密院范忠宣公故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正獻公爭久之迺止罷諫職出知懷州既退公謂諸公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爾之時正賴左右諫諍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於是呂中書公大防劉左丞忠肅公莘老王右丞正仲私相顧嘆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此魯肅簡公爲正言事有違忤風聞弹疏真宗稍厭之一日

自訟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厭之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苟祿乎臣竊惧之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嗚呼使諸臣而皆如魯肅簡之自訟也可以不及於厭矣愚又謂使朝廷有輕厭大臣之心固不可使朝廷有輕厭諫臣之心尤不可

唐德宗時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而帝心始疑不復倚仗文臣周世宗違衆破北漢自是政無大小皆親决夫用人聽言自古帝王之

治天下惟此二着不信人則顚倒在手而忠佞不分不信言則裁奪任心而利害莫决此天下之大害也然此當責之君乎臣乎品格不重朝廷安得而不輕議論不確聖明安得而不厭

范文正用人取氣節然闊略細故爲帥府多辟置故相率謫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纇者自應用于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于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温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則爲君子

馮京知制誥日韓琦爲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富弼弼京婦翁也使往見之京曰公爲宰相而京不妄詣迺所以重公也豈傲哉昔王旦以張師德可惜謂其三見宰相以此觀之京此處高於師德王公此處高於韓公韓公猶責人往見其他可知矣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爲吏部郎尚之嘆曰此傲俗也宜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咲語尚

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夫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爲名言程伊川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及一日顥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叟客將去有一官員謁見大資顥將謂有甚急切公事迺是求知已顥迺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迺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顥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劉曇嘗謁曾魯公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

少進之吾終不忘也粲曰士之淹速屈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紀錄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其之命也魯公嘆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廼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將十年未見如君之言也夫惟得者不必求則不與者自無怨而勢之所求者絀矣

眞宗時王文正公爲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私干者既退公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

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嘗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爲常其書字皆眞謹呂文穆公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各稱職者以此虞公允文感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曰宰相無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册目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再論猶首薦汪應辰趙雄等六人及爲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等二十人一時得人之盛有元祐慶曆之風

唐李絳相憲宗人言其私同年許季同憲宗問曰人於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廼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兄弟子姪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何敢復

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廼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又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疏朕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孫叅政抃爲御史中丞薦唐質肅吳中復爲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

政惟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杜正獻公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期年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廼心然獨有一恨耳門人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爲恨也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謝諫議泌名知人不妄薦士知襄州日待鄧

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廼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焚香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後官至樞密直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如王文正公旨其所薦士也夫惟有焚香拜闕之誠其薦士也廼可以無愧無恨無悔

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秦檜千鬼萬恠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慇懃不絕一日忽招胡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贐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曰此秦老筆也夫昉賢相也純是一團生意檜奸相也純是一團殺機檜固不足論已昉亦未免少涉機權何也王者不令人怨亦不令人喜也

晉羊祜歷職二朝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慎密太過祜曰拜爵公堂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其婿嘗

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載者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宋王曾在中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尹師魯嘗面言盍少收門下士曾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二公公爾忘私其心一也晉荀勗傳時議以爲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其婿武統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歸載者族弟良亦勸之勗默然不應退語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勗與祜與曾自是

忠邪之分而愼密一事乃相類若此又嘗論之大臣
之不任恩怨豈獨事理應然勢權所在亦自有顧忌
當避者漢田蚡爲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
上武帝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幸
爾宋顔竣父執朝政虔微之奏其頏闇中旨罔不宣
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巳尋於獄賜死
孔光黨王莽則不言溫室樹不足以爲謹席豫黨祿
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爲謹按席豫未嘗草書曰細
猶不謹而況巨耶然豫爲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

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能謹哉唐史玄傳褒之未
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
李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謂弟維曰薦紳如李宗諤
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
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
以希寵奬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
世所謂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范純仁凡薦引人才
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
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

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潘良貴除考功郎
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
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
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邪自當
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
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徐鹿卿爲度支右侍郎兼
右司諫言當時並相之敝宰相以甘言誘之鹿卿退
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賢宰相如李
沆范純仁必不肯以術牢籠人士大夫如潘良貴徐

鹿卿之賢亦決不爲人所牢籠矣
韓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
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
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後數日署爲隨軍使監庫門
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滉於故人子可
謂不引親故而避嫌不作牢籠而市恩矣
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嘗稱
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
吾所不忍爲也安後世爲上公史稱其仁心足以覃

乎后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杜祁公衍嘗言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愼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韓之言又即袁之所言者也范文正公

仲淹初爲叅政與韓琦富弼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簿視每見其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曰六丈則是一筆（富素以丈事范故稱云）焉知一家哭矣范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遂罷之韓忠獻公琦執政用監司或非其人公夫人弟崔公孺曰公居陶鎔地且法造化爲心造化者以虵虎害人之物置虵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迺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公改容謝焉執政誠有袁杜韓之仁之恕又當知范公之所當去與公孺之所論者然後可矣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謫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朞世而怒人臣耶亦是不欲錮人聖世之意

論人不專貴有才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論內侍甘昪甚力孝宗曰昪爲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葉夢得除起居郎時用事者蓋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

先王嘗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張恕理宗時因論對引其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必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用人之道蓋不專貴有才者如此出脩玄錄

宋劉炎邇言曰韓稚圭忠於所事天下無間言范文正勇於自任而朋黨之議起矣范公豈立黨者惟其

立意則黨之名也趙德璘自警曰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韓魏公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

不勝則交結黨煽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蘇轍爲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轍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調停之說遂已

王巖叟著韓魏公別錄云公言待君子小人一常以誠但知其爲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又言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因曰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又曰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強至編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往往爲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與之耳因曰

人謂公待人誠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謂小人不待以誠耶又曰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遠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又曰公謂小人不在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其如何凡若此言皆是君子處小人法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麄礪物方磨得

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君子小人自是冰炭處之之術不外於待之以誠置之不校兩語至精以動忍增益則尤君子脩省一助矣又高一着

歐陽修曰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識不遠欲廣害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蘇軾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

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與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僥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又曰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捄如左右手小人

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

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寛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寛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寛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

矣

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懐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以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廼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武宗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姧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姧罔者立黜

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跡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玆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武宗嘉納之崔李二公之對眞可謂救時之要

王沂公嘗言始叅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責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

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邊行是言而人皆誠服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眞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寇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寇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別顧寇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寇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寇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寇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爲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寇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內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寇公喜起執其手曰元

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韓公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他日擢用亦未爲晚迺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吁若三公之論皆可謂愛人以德然非東坡未必感其眞愛而非萊公亦未必遽執手嘆其遠識也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止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

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遜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逮繫廷尉之禍幾於不免寇萊公決澶淵之策眞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若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爲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對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此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顧準稍衰旋卽罷相終有

海康之貶嗚呼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盎與欽若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訖致二人於罪斥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淸愼如盧懷愼矣而世有伴食之誚忠勤如李文靖矣而世有無口匏之譏恒人之言顧可深據哉

自古將相大臣遭讒譖毁觸君之怒隳身於危棘將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轉禍爲福蓋投機中的使聞之者曉然易寤然非遭値明主不能也蕭何爲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爲多受賈人財物下何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此時爲利迺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懌卽日赦出何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卽赦勃此二者可謂至危不容救而於立談間見效如此蕭望之受遺輔政爲許史恭顯所嫉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元帝不省爲下獄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視事史高言上新卽

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免爲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非於是可見

雲中守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戰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歐之哉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文馮唐對文帝曰魏尚守雲中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士卒終日力戰上功幕府坐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臣以爲陛下罰太

重上赦尚孟舒魏尚二人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
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
事切相類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蕭相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
參可蕭何事惠帝病上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
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曹參
相齊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
果召參趙括自少時學兵法其父奢不能難然不謂
善謂其母曰趙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廉頗

與秦相持秦應侯行千金爲反間於趙曰秦之所畏
獨趙括耳趙王以括代頗將藺相如諫王不聽括母
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又不聽秦王聞括已爲趙將迺
陰使白起代王齕遂勝趙曹參之宜相高祖以爲可
惠帝以爲可蕭何以爲可參自以爲可故漢用之而
興趙括之不宜將其父以爲不可母以爲不可大臣
以爲不可秦王知之相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
王以爲可故用之而敗嗚呼將相安危所係可不監
哉且秦以白起易王齕而趙迺以括代廉頗不待於

戰而勝負之形見矣

吳起命其妻織組不中度而出妻入荊史謂其殺妻
求將豈爲將之後而復出妻與起直殘忍薄倖人矣
說者以爲起從學曾子而母死不奔喪豈其天性峭
刻哉

曹志秦秀庾純父子皆切實之才晉武怒而不采郤
詵阮种華譚直辯博之士則上第登庸斯取人以身
之證乎

漢張湯事武帝舞文巧詆以輔法所治夷滅者多旋

以罪受誅上惜湯稍進其子安世擢爲尚書令安世
宿衛忠正肅敬不怠勤勞國家卒爲重臣其可大用
不疑而武帝之意迺以父湯故耳唐盧杞相德宗姦
邪險賊爲天下禍以公議不容譴逐致死帝念之不
忘擢敍其子元輔至兵部侍郎元輔端靜介正能紹
其祖奕之忠規陟之臺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迺
以父杞故耳且武帝之世羣臣不幸而誅者如莊助
朱買臣吾丘壽王諸人及考終名臣如汲黯鄭莊董
仲舒卜式未嘗恤其孤德宗輔相之賢如崔祐甫李

泌陸贄皆身沒則已而獨於湯杞二人惓惓如此是可嘆也

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往擊之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鬭而死可得邪充國時年七十六訖平之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入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復與之和諸酋長皆大喜曰鄉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郭公是時年七十迺知羌戎畏服老將如此班超久在西域

思歸故其言云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蓋有為而云

山濤始布衣家貧謂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濤際遇為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見啓事多矣而其子簡年三十餘不之知簡歎曰吾年三十不為家公所知濤明於自期與題目人而不知其妻與子何耶古人有言知子莫若父晉平公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為對曰午也可平公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呂正獻執政急於進用賢士人有一善必疏之嘗謂其子希哲曰當世賢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濤於簡不之知而公著於希哲不得用一家如此況天下乎吾未敢謂二君能盡知人能盡用人也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房梁公杜蔡公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為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託後皆如其言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薛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

君廊廟人也蜀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為帥客薛還朝以蜀公行或問薛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與俱來

灌夫為人剛直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稠人廣衆薦寵下輩韓安國疎於財利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佗皆天下知名士

管仲寢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設故我將安之鮑叔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然不

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漢竇嬰爲丞相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皆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嗚呼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盜憎主人民怨其上昔人之言有明驗矣愚按管仲之與鮑叔知深矣將死而不欲委以政曰其爲人善善而惡惡謂其量之隘也劉子謂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其量誠可謂隘矣然能出管仲於死同

爲卿讓之四十一年而無倦色不亦賢乎

管仲論三豎非人情不可近而桓公卒近之三豎卒以亂齊樂羊爲魏將伐中山中山人殺其子而遺之羹樂羊食之中山遂降魏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疑之誠是也梁車薪爲鄴令其姊往見暮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薪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其令免之誠是也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

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魏徵願爲良臣無爲忠臣正此意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魏文帝納甄氏生子叡而甄氏被誅帝與叡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

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帝爲惻然廼立叡爲太子

唐楊憑爲李夷簡所劾貶臨賀監人無往視者徐晦獨送憑藍田不顧夷簡之怒而夷簡復表用之曰君不負楊賀監豈負國乎宋趙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之罷郎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眞德秀書之國史曰蕃守衡州廼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嗚呼人之立心固可不近厚哉而識者因以得其人矣

人知蕭何識韓信而不知先有滕公嬰漢書信傳信爲連敖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是滕公活信而又知信顧高祖信之不如何耳又滕公貞長者先薦韓信後又薦季布可謂賢矣又攷古之臨斬得釋而後大顯者韓信一也武帝時王訢爲被陽令暴勝之欲斬訢已解衣伏質矣勝之壯其言得不誅後爲丞相郭子儀當斬李白救

之後爲汾陽王夫李白救郭汾陽而汾陽以官贖白於刑亦兩無負哉唐狄梁公初授幷州判佐時閻立本黜陟河南梁公爲人誣告立本一見即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幷州法曹

漢上官桀爲未央廐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至於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爲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銜之遂坐以他事棄市二人若其始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矣又金日磾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爲馬監后受遺輔政日磾與上官桀皆因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明而不遺矣容齋之論如此然愚觀之桀以馬瘦受知磾以馬肥受知而皆至於受遺輔政遇誠奇矣顧桀之詭辭免禍

終不如磾之莊嚴逢吉故其終亦不同

餘冬序錄曰說苑百里奚始爲人牧牛秦穆公見百里奚問牛何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卒相之史記卜式初牧羊百餘一歲羊致千餘武帝令牧羊上林中歲餘羊悉肥上過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如是也上以爲賢拜緱氏令百里奚之才大而才見於牧牛卜式之能小而能表於牧羊然非秦穆漢

武之明則亦不能知其才與能也又曰百里奚飯牛而牛肥卜式牧羊而羊息金日磾監馬而馬壯事雖鄙足以占其才百里奚以飯牛受知秦穆公卜式以牧羊金日磾以監馬受知漢武帝人之才固隨用而見而亦難乎其見而識之者世無秦穆漢武雖豢龍之劉累終不遇也

任安田仁皆漢武帝時能臣也而漢史載其事甚略褚先生曰兩人俱爲衛將軍舍人家監使養惡齧馬仁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迺家

監也后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會賢大夫趙禹來悉召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將軍上籍以聞詔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觀此事可見武帝求才不遺微賤得人之盛誠非後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惟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與褚先生所書爲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文也

世稱薦用人士謂之桃李皆本唐人謂狄梁公桃李在公門之說此亦恐非首創唐詩滿園桃李屬春官豈即用當時事耶嘗觀劉向說苑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云云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乃知此其事祖也唐人嘲裴度詩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事

問奇類林卷之十二

莆中郭良翰道憲父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 訂正
延陵吳 亮采于
武興房壯麗威甫
會稽王以寧稹甫
新都畢懋康孟侯仝訂

材品下

容齋隨筆云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爲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覇金日磾仕漢脫武帝五柞之厄唐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仙芝渾瑊李懷光跌跌光顏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則郭藥師矣至使中國英雋翻致力於異域忌壯士以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晉六卿以爲難日至桓溫不能留王猛使爲符堅用唐莊宗不能知韓延徽使爲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晝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覘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礱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旣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及迺表姚入幕府張吳旣至夏國夏人倚爲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敝職此二人爲之將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迺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伏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二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記

如此予謂張吳在夏國然後舉事不應韓范作帥日尚猶在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乎姚張詩筆談諸言頗亦紀載張吳之名正與羌酋二字同蓋非偶然者也寶元中王忠穆公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嚮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决獄囚至河北時曹穆公謂予曰决事已畢自此當

還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予既愛其雄材又欲聞其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顴骨不爲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非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予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穆公曰瑋在陜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貿易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歲餘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眞英物也異日必須爲邊患計其時正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予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迺元昊也

有士人贋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于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命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闕

中夏竟官之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没而不見也語云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況

貧賊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着腹可也又俞文豹清夜録記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兩繳原書管押其回檜援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檜此舉亦有見哉又有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檜書于臨川守隗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檜自觧檜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黄陵廟一絶云東風吹草緑離離路入黄陵

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檜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檜之待陸士規者其亦待假書士人意乎詭譎馭人每每如此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爲帥廼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頡頏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猶遨遊無度侵夜歸必被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書室中熒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即舉首攘袂曰高皇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

陜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公宣撫五路荐之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韓公爲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狄青每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即叫怒無禮邊城無之狄爲求于内郡后每燕集終日惟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夫狄武襄出於機不若范文正公出於誠要之駕馭英雄爲將相者如此俱少不得人蓄勝心貴有以消磨之則天下安治若不收攝使人逞其

雄則亂皆作矣嘗思我　朝宸猷弘遠設立天下府州縣學收拾天下英俊之子養之於學終歲角藝爭先而時時拔其一二俾之馳逐不止以終其身更無他想及其遲暮而壯心銷矣故天下治安更二百餘年如一日也後有倡爲沙汰之議者毋乃未測我
聖祖之深意乎

説林陳仲子立節而餓死接輿逊楚聘而易姓名申徒狄抱石而沉於河鮑焦棄蔬而立槁此潔志行而忘功名者也顔啄聚梁父之大盗也而爲齊忠臣段

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為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相魏以寧其危而解其難景王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屈小節而伸大略者也故守巳欲嚴而用人欲廣忠恕之道也

後漢吳祐為酒泉太守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曰椽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孔文舉為北海相有

人母病瘥思食新麥乃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斯皆觀過知仁者歟又北齊房法壽以母老不應州郡命嘗竊殺猪羊以供母此亦在可矜者乎

左傳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也史記楚人有饋簞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酒而三軍為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耶士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與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廻車避之勇士聞而歸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曰何馬也曰公家畜罷而不為用故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而歸心焉吳越春秋越王勾踐伐吳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於是士卒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彼二君一大

夫托物感人人即効死況夫仁聲善教又何如哉

寇公準為相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寇問其故曰例簿也寇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耳司馬公光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司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西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開元初以蘇廷碩之能明皇欲大用必問宰相有自
工部侍郎而拜中書其果宜乎宰相以爲惟才是用
何資之計明皇廼從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薦籍甚
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斯未爲驟進也然宰
相以其資薄止拜侍郎及其惑林甫之姦欲相牛仙
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遂不復計資矣是其始
資格雖毫釐必計而終則潰之雖顛倒不恤也

唐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
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卒用爲相又嘗薦夏官侍

郎姚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平州刺史敬暉等數人
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屬公門仁傑曰
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元行冲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
之富家貯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术芝
桂以防病門下之爲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
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

唐崔羣知貢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羣曰予有美莊三
十所妻曰君非陸贄門人乎君主文柄約其子不令
得就試贄如以君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愚謂狄
門之桃李參苓雖不可私陸門之良田美莊斷不可
荒

唐明宗將議置相孔循薦崔協而任圜欲用李琪安
重誨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舍
李琪相崔協是謂棄蘇合丸取蛣蜣之轉也識不能
考愼其栢也攷西域有大秦國國人合會諸香煎其
汁名曰蘇合味甘溫無毒蛣蜣黑甲蟲一名蜣蜋能
以土包糞成丸後如尸解而去莊子註以蜣蜋而笑
蘇合正謂此

素子曰玉壺必求其所以盛干將必求其所以斷無
盛之卮雖赤瓊碧瓐無貴也不斷之劍雖含影承光
無取也

孔融薦禰衡表引古語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楊泉
物理論引古語云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詩桑柔狀小人之惡三良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競
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言僭
竊也拇言依附也隼言悍鷙也

楊誠齋曰群小剝正道以覆邦家如剝床焉自足及

幹自斡及膚猶不已必剝其室廬此大厦將顛之漸
也
夫枯楊之榮一也而榮于上則華榮于下則梯語異
時也鴻漸之翼亦一也而漸于磐則安漸于干則危
語異地也大車以載馬壯用拯尚矣而知淺謀深力
小任重則斤斤以不勝任危之語異材也
丹鉛云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
也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
子所以嘆蓬飛仲尼所以感桑落桑落事見荀子

淮南子曰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
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史
見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
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
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
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予
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
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何者所
托者然也稷狐字甚奇

荀子鼯鼠五技而窮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
木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又
柳文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放之山下虎見龐
然大物環林間視之驢一鳴虎大駭以為且噬已然
往來視之覺無異能益習其聲稍近蕩倚衝冒驢不
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跳踉大㘎斷其
喉盡其肉廼去鼯鼠黔驢可對
韓子棠溪公謂韓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無當有瓦
卮有當君寧何取曰取瓦卮齊屈穀謂居士田仲曰

穀有瓠堅如石厚而無竅願以獻先生以譏居士無
益人國亦瓠之類也玉卮石瓠可對
張懷拜太常自謂閒職輒歸家齊武曰卿輩未富貴
謂人不與既富貴邪得復委去懷曰陛下御臣若養
馬無事就閒廐有事復牽來魏呂布使陳登見曹操
求為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
軍如養虎當飽其肉否則噬人公曰不然譬如養鷹
饑則附人飽則去人晉權翼諫秦王堅曰慕容垂勇
略過人其心豈止作冠軍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

風飈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嗚呼國家
用人如此欲得其死力能乎愚謂御臣若養馬無事
就閒有事牽來與養鷹饑則依人飽則颺去臣主之
間有市心矣可為一慨
宋太祖嘗問許張思光為司徒長史勅竟不下張乘
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
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一石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
與明日廼除司徒長史又里有畜馬者虞牧人欺之
而盜其芻粟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

益癯今之斬其官而不與者亦張氏之馬也今之濫
與而民廼益瘠者亦廐長也
何氏語林云明皇以李林甫為相一日曲宴近臣於
苑中帝指示張九齡李林甫曰檻中盆池新魚數頭
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中之
魚猶陛下用人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耳於此可
以別張林器概又攷魯公欲用子思以屬公儀休對
曰使智若魚鳥則可不然必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
傷守節之士竊恐今之士皆魚鳥也

楊畋贈項斯詩云幾度見君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
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又徐陵見魏
收文輒投之江曰吾為魏公藏拙藏善藏拙字奇
麗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
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
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
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
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富丞相
一日于墳寺剃度一僧劉貢父放聞知笑曰彥國壞

了幾個人才度得一人問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語往
往獎予太過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彼目擊數
人矣豈非壞乎余以為譽人者不可不聞龐士元此
言見譽于人者不可不聞劉貢父此言
一世人才自可給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無問其取
士之門如何也今之議者多以科舉經義詩賦為言
以為詩賦浮華無根柢不能致實學故其說常右經
而左賦是不然成周之時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
之劉單召甘晉之韓趙荀魏齊之高國陳鮑衛之孫

寗孔石宋之華向皇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臧
展楚之鬭蔿申屈皆世不乏賢與國終畢漢以經術
及察舉魏晉以州鄉中正東晉宋齊以門第唐及本
朝以進士而參之以任子皆足以盡一時之才則所
謂科目特借以爲梯階耳經義詩賦不問可也容齋
此論自當

唐源乾曜上言權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
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玄宗從之因下制
稱乾曜之公命文武官效之於是出者百餘人宋士

大夫敘官閥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於
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
爲求進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
許入仕不得不豫爲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
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擡庚甲有至數歲者然守義
之士猶曰兒曹甫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
欺君不可也比者以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
監司郡守縉紳多不自安爭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
刑李信甫雖春秋過七十而官年損其五堅乞致仕

有旨官年未及與之外祠知房州章騆六十八歲而
官年增其三亦求罷去諸司以其精力未衰薦資爲
請有旨聽終任嚴州秦焴乞祠之疏曰實年六十五
而官年已踰七十遂得去齊慶胄寧國乞歸亦曰實
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實年官年之字彰於制
書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爲欺也掌故之野甚
矣此豈可紀於史錄哉合唐宋二事觀之恬退躁競
之風顧不在上耶

唐文宗太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

對策極言宦官之禍既而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
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
部郎中龐嚴見蕡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
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
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
東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
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
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予按是時宰相廼裴度韋
處厚竇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顧獨失此至於

抑言者使勿論奏豈不有愧於心乎蕡既由此不得
仕於朝而李郃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
孺廻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師禮竟爲宦人所嫉誣貶
柳州司户李商隱贈以詩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
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
蕡卒復以二詩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又
曰已爲秦逐客復作楚寃魂併將添恨淚一灑問乾
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蕡及見
之否乎又按唐劉蕡精於儒術嘗讀文中子忿然而

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
於六籍何如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隸
之於良主人也噫蕡之鑒亦精矣其可欽者獨賢良
之對云哉唐主若相擯棄不用而竟俾之殞於貶所
也罪不在羣閹矣

宣子趙盾舉韓厥其僕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宣子
謂諸大夫曰二三子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廼今知
免于罪矣晉崔洪爲左丞薦郄詵以自代後詵劾奏
洪曰惟官是視各明至公洪聞其言而重之嗚呼此
宣子崔洪之所以曠絶一世也雖然以相成則可挽
逢蒙之弓射含沙之矢此其人何如

東漢鄭弘字巨君爲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爲司空班
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聽置
雲母屛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蕭遘與王鐸並
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踣勾陳中遘
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遘曰
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
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爲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

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而退
夫古人之待舉主如此柳子厚云凡號門生而不知
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白樂天云商山老皓雖休去終
是留侯門下人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日誦此言
又按五代史裴皥字司東世爲名族以文學在晉朝
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皥禮部所取進士也後胤
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皥皥喜作詩曰門生門下
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既作相過皥皥不迎不送
或問之皥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僚也桑公見我於

私第門生也何迓迎之有人以爲當嗚呼若蕭遘之扶王鐸裴隼之見馬胤師弟之間可謂兩出世態之外矣難哉難哉

王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慷剌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荊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荊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先去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

君子爲流俗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謝上蔡良佐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愛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雨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愚謂羅大經之論濂溪是矣第以荊公之執拗終非願執弟子禮者果其篤信即踰月尚不去况三辭乎故程子能行之上蔡而周子不能行之荊公

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故人惟求舊

鄭用三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李良忠謀彊敵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龐運促李雲忠隕漢宗覆章華權傑陳業隳昭圖嬰禍唐鼎移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于弘恭石顯則不

得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于陳源甘昇則不得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

魚朝恩不能促唐而促唐者竇文塲霍仙鳴也李憲不能危宋而危宋者童貫也玄宗神宗偶誤而德宗徽宗嗜毒而甘焉禍不旋踵宜耳

劉靜修曰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

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蕒檣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
朝土木之變則生于忠愍寧藩之變則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如今亦不乏賢才只是庸醫多不能拈着一味好藥耳

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禮記正義引之以爲蔡氏白虎通引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蓋禮記逸篇

宋司馬公告其君言皐陶稷契夔龍伯夷垂益在唐虞之際皆守一官終身不易今羣臣才非八人比迺使遍居八人之官三年數月輒易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不可得也厥後陳校書俊卿亦以是言告其君

韓退之與鳳翔邢尚書書閣下之財不可以偏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迺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宋杜祁公衍性好施張侍讀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杜豈有得於退之所謂擇其人之賢愚而

厚薄之者耶夫以財施人人之美行而妄施不可也彼有假國家之名器以私加諸人而一不問其賢愚者可乎哉

鶴林玉露宋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

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淄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懃遺於數歲皆至論也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廼拳拳嘆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亦寓此意唐人詩曰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

病柟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嗚呼讀羅大經二論未嘗不簌簌泣數行下也老成彫謝之殆盡人壽河淸之難期憂國事者宜何如愛惜哉詩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能不於邑嗚呼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俸什五通典引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宣帝廼益天下吏俸什二然一云益吏俸什五一云益吏俸什二互異何也豈時有增損耶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已皤然矣楊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如何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憇於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於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丘也明

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於一第乎果終於揚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年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未第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廼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

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赧此同輩不可輕也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常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嘆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鄭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同席諸人皆不能對甚慼懽笑有妓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言語毋𢌞德

色然學士一時清貴亦在人耳至如李隙劉承雍亦常為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諸人躍起喜不自勝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韓退之三子綰衮皆擢第衮為狀元退之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狀元衮者史亦缺之以此知科名之難恃也而況不足以驚黃面頭陀紅顏女子乎經鉏堂載杜牧之名聞一時累中科日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為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譽僧亦不答牧之范然自失以是知外名利者之高如此彼方以遡名利為可鄙宜其視之邈如也

文王伐崇至鳳皇之墟而韤繫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曰吾聞仁君所與處弗盡其役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漢張釋之為廷尉有王生者謂釋之曰為我結韤釋之跪結之人或讓王生王生曰廷尉方今名臣寺故使結韤以重之諸生聞之賢王生而重廷尉焉文王自結韤是不以富貴驕人而作其勸王生令廷尉結韤是故以貧賤驕人而成其名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眞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

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

翼學編云先臣言宋臣人品優而謀國疎以名位不足為累心苟聞人言則潔身急去故優今代前臣謀國優而人品疎以寵任不深遜跡苟有建白則委曲求成故疎

說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日舍重趼來見君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

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以象龍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子張以告夫子曰彼好夫士而非士者也宋陳瑩中元豐間爲禮部點檢官與范淳夫同舍淳夫論顔子不遷不貳伯淳有之公問伯淳誰也淳夫曰不識伯淳耶公謝實未知自是常自媿迺引葉公之事作責沈文

蘇秦之楚三日迺得見王辭行王曰曾不少留對曰楚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因鬼見帝王曰聞命矣出戰國策蘇子瞻决壅蔽論今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寃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語意本此

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淸出論衡淮南王將反黯未及發一言而淮南王衡恒不敢發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出史記是之謂隱然虎豹在山之勢

黃璞字德温唐大順二年擢第號霧居子自候官移居莆田黃巷黃巢兵入閩焚蕩室廬至璞居曰此儒者家戒令滅炬紹興三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内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

金人入洛禁勿犯司馬光宅張商英輩迺欲發其棺虔盜謝達犯惠州葺東坡白雪故居致奠而去而呂惠卿之徒迺欲置之鼎鑊見聶吉甫天恩集吁可嘆哉

温公退居于洛十七年荆公罷政歸金陵亦十餘年温公不唯天下重望歸之其心樂道眞得退居之適荆公不唯得罪公議其心自愧良多雖逸而心無一日之樂觀二公出處可以爲鑒出宋倪思經鉏堂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靜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迺主免役蓋惟是之從而

不狥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爲君子也楊畏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目之曰楊三變盖不顧是非而惟時是徇此其所以爲小人也

邢恕初從溫公伊川游號爲善士後入紹聖黨爲凶人張商英初入紹聖黨至崇觀閒反得時譽人之善惡非有定也在人而已

伍子胥進伯嚭伯嚭卒譖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

卿惠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

汪彥章李漢老二公皆名士特其初出蔡京之門一時干進以詩文獻諛者數矣其言無所不至後皆不敢編入文集而其子孫乃有拾遺者竟不免流傳于世欲人不知莫若勿爲信哉斯言林希在元祐已作大從官與東坡爲儕輩章惇貶元祐諸公欲其行辭下除掖垣希意圖進用遂俯就之既草東坡謫詞擲筆曰壞了平生名節也其後僅遷承轄大從官與執政相去無幾名節一壞遺臭後世明知而明犯之甚矣官職之能壞人也

楊用脩云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亾其國亾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眞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盖眞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旣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亾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白樂天詩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

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卽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也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屢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公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

交互傾奪至於海康之禍始服文靖之識秦檜以主和議落職當時已覺檜姦後復召用迺張浚之薦也淮西軍叛浚引咎求去高宗問可代者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檜因此憾浚旋致傾擠浚獨不闇於知人已乎浚與鼎嘗共論人才浚稱檜不已鼎獨憂其得志及鼎復相檜在樞府惟聽鼎鼎由是復親信之卒爲所傾鼎何明於前而闇於後又與浚異也先正有言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檜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議載在訓辭播告中外無幾金使來盡還北俘朝野具知檜與虜有宿謀而浚乃弗悟耶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檜之心事鼎又所親見奈何今日而親信之嗚呼檜非胡安國之所賢者乎安國嘗力薦檜於浚謂檜可大用矣然則誤浚者安國也安國嘗問人才於游酢酢以檜比之荀文若誤安國者酢也安國酢皆一世名賢而不能不失之檜如此張守嘗薦檜於浚及與同班列得其爲人私謂浚曰守前誤公公宜力陳

於上嗚呼小人易進而難退守偕浚雖復力陳噬臍何及檜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其意怒我以擠浚可知而鼎不悟其爲見賣豈非天哉寇公不知丁謂之奸張公趙公不知秦檜之奸皆力薦引卒以見禍其事絕類故並記之

唐開元間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托知古歸悉以聞它日明皇從容問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聞耳明皇始以崇必爲其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耳明皇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故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累聖政矣明皇久迺許之知古罷爲工部尚書

眞宗祀汾陰過洛幸呂文穆公第問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先是富文忠公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文忠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爲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眞所

謂不可得而親疎者且自謂平生之所用心人鮮能見之遂述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故以告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洊歷清要至爲宰相還政退居大略相似焉

寇萊公知天雄軍丁謂諸奸毀之也虜使至大名恠問曰相公望重何不在中書公曰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上即位北使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不久即還嗚呼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寇公北門鎖鑰之對詞指雍容意氣骯髒誠足以彰天王之聖明折虜使之窺伺矣老臣用心固宜如此丁謂固傾公者一時倉卒遁於北使南方鎮撫數語理遁詞窮氣沮色奪吾不知其寘何如耶

胡文定公作楊龜山誌銘不載高麗問龜山先生在何處之言勉齋爲文公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蠻夷不足爲輕重抑二先生尊敬不在一時

哉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不必書耶三公之意端不可曉

漢武帝拜田千秋爲相匈奴聞而笑之宋神宗相王安石行青苗助役法交趾至書之露布以詆其罪蠢爾外夷蓋中國所不齒也舉動一失迺爲彼之所輕如此君如武帝神宗臣如安石之才而有不免況其下者乎范祖禹爲翰林學士時宣仁太后崩祖禹上言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迺至遼

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願守之以靜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明矣而哲宗不能聽其言任伯雨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乘先帝變故倉卒輒持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若貸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

也而章惇竟得逭其誅宋徽於是乎有媿於遼主而欲無夷狄之輕侮難矣哉

饑飡胡虜肉渴飲匈奴血岳武穆讐金甚矣金人相戒必稱岳爺其死也金聘使劉裪來問岳飛何罪館伴曰意欲謀叛爲部將所告抵誅裪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今殺之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也館伴不能答投骨於地愔然而爭胡忠簡之斥金甚矣其乞斬秦檜書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吁天理之在人心雖夷狄不泯其是非之公如此張魏公嘗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胡邦衡嗚呼主憂臣辱身退名高銓亦何樂有此哉

荀爽謁李膺爲之御歸而喜曰吾今得爲李君御矣趙咨過營陽曹暠迎之咨不爲留暠以不得見爲天下笑遂棄印綬追謁之夫一得御非所爲榮而爽以爲喜一不得見何足深媿而暠恐爲天下笑聲名之士相號召如此唐李白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

識韓荊州語其然乎

東漢李膺桓帝時拜司隸校尉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人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又晉王衍口中雌黃朝野謂之一代龍門唐皇甫湜與韓愈文章德望爲一代所宗人號爲一代龍門有能接見者名爲登龍門

宋包公拯司馬公君實其名天下誦之天下皆呼包公曰包待制又曰包家呼司馬公曰司馬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狥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個包家

見貪汙者曰你一箇馬家今異世猶然宋裕陵初復西邊境土夷人初不知姓氏詢之邊人云皇帝何姓云姓趙皇后何姓云姓向大朝直臣爲誰云包拯寄拯是也於是推其族類各從其姓至今有仕於中朝者然多右列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欲求文于白居易判官皇甫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耶答曰何敢

近舍明公遠希嵇阮法書苑庾翼善草隸與王羲之齊名内外宗尚羲之翼不平與人云兒輩迺輕家雞愛野雉亦是此意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人自以不冤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使以公主爲證太后亦以爲無反事迺得赦出釋之正爲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蹕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爲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案驗只得所予孫會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是其猶王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爲哉容齋之論如此二公眞無所置對矣故人品政事心術之間未可一槩論也

危言李密爲祖母陳情觧官而後以遷延怨望獲罪方望諫隗嚻稱王而後立劉林以死李迴秀爲母出忤婦而晚爲張阿臧私夫劉殷孝子而以二女奉劉聰至太保房玄齡妻爲夫病剔目而後以妬聞太宗脅之以毒而不懼臧質之守盱眙奚斌耿恭孔覬之

清節何愧羊續袁覬之才氣亦不下其舅蔡興宗而卒以從亂誅人固不可以本末論也

王時雍徐秉哲等爲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開封從事使臣竇鑒也李鄴以越守降虜而袖石擊虜僞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戰國策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令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赴秦軍爲之却三十里所謂李同者非平原君平日所養之客也然則所失

者不獨一毛遂也

王霞曰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鄭亞會昌一品集敘云周勃霍光雖有動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善爲文章而不至岩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于事業姚宋不見于文章按樂天作廬山草

堂燒丹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刺除書到迺知世間事不兩立也

史記稱宰我爲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爲辯之以爲子我者闞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爲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爲宰予此論旣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爲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爲無稽是以蠡爲助田氏爲齊禍

其不分賢逆如此青州志載宰我魯人齊簡公時爲臨淄大夫田常作亂死之按史稱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舛哉田常專齊久矣苟與其亂孰能族焉以理度之蓋義形于色抗節殉難者也由求道愧大臣弒逆不從予非其儔耶簡公之弒沐浴請討春秋大義也安知予非志淬討逆不克而死之者歟或辨闞止亦字子我余謂止與常並相非邑大夫也其稱子我繫予明矣此說庶其得之

大中祥符天書之事起於佞臣固無足言而寇萊公

在永與軍信朱能之詐亦藉此舉以得召入再登相
位馴致雷州之禍鳳德之衰實爲可惜而天禧實錄
所載云周懷政與妖人朱能輩僞造靈命冀圖恩寵
且日進藥餌宰相王欽若屢言其妄復密陳規諫懷
政懼得罪因共誣譖言捕獲道士譙文易蓄禁書有
神術欽若素識之故罷相朱能之事欽若欲以沮寇
公之入謂其陳規諫當大不然儻非出於寇則欽若
已攘臂其間矣實錄蓋欽若提舉日所進是以溢美
豈能弭後人公議哉此載容齋三筆王文正公眞賢

相也天書封禪等事公不敢爭議者少之爲天書使
常邑邑不樂是時寇萊公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
益疎萊公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
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
令準上之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
使中貴人通準朱能素事宦者周懷政而萊公婿王
曙居中與懷政善勸萊公與能合萊公始不肯曙固
要公公因此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禧三年也
蘇叔黨過嘗讀南史東坡臥聽之因語叔黨曰王僧
虔居建業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
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
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比胡趙則糞有時
而不幸汝可不知乎見語林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已胷中潔淨時觀之故云見
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
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

阮籍能爲青白眼見禮法之士以白眼待之毋終稽
喜來吊籍作白眼喜弟康乃挾琴齎酒造焉籍大悅
迺見青眼宋李承之在仁宗朝官郡守因邸吏報包
公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
無能爲也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
亂天下者此人也阮籍以白眼傲世王安石以白眼
亂世如此又司馬溫公言昔與王介甫同爲郡牧判
官包孝肅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牡丹盛開包公置酒
賞之公舉酒相勸某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

飲包公不能強也以此知其不屈愚謂此亦見執拗之一端

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燕取齊七十餘城惟莒卽墨不下田單以卽墨却燕齊王建將入秦卽墨大夫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亾吁何卽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卽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矣國未嘗無士也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稱主父偃學縱横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

大夫以爲媿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鼎而餙以饕餮貪之戒也（呂氏春秋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簠簋而龜餙之廉之勸也（孔子家語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汚穢而退放之者則曰簠簋不餙注簠簋蓋以龜形餙之龜之不食廉也）人莫不飲食也可無省於是乎

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爲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儒者爲帝師而諂奉董賢留夢炎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人品無定分至此甚則父子之間亦然唐來文濟父護兒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然如敬宗奸邪而其孫許遠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種耶

戰國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

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新序齊有田巴先

生行脩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佼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郤子躄故也趙平原君家樓臨民家隣有躄者槃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二笑躄

事極類愚謂項公帷婦人而笑鄰使失國宜矣平原君之美人偶臨一笑耳而躄汲者遽造門請得其頭門下客亦遽以爲愛色賤士引去過半平原君亦遽斬笑躄者以謝罪客客亦此遽復來即已甚也房闥嚬笑之間人心得失之故顧不大哉噫可畏矣

唐源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酇侯宋南渡有郭某爲將自比諸葛酒後輙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屎汁諸葛正可作對也出丹鉛總錄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位小王年小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穅秕在前范曰沙之汰之沙礫在後

唐李勣在軍中臨事選將必觀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勣之謂薄命羸弱者也夫選將與卒異視不較其勇不考其智計惟其體貌豐厚則遣之其有不爲劉景升之大牛者乎王莽嘗用巨無霸矣體貌非不豐厚也其足以成

功名乎梁韋叡體貌素羸不能跨馬非勣所謂薄命之人乎不較其勇不考其智計而槩定之於區區體貌間豈選將之道也宋沈攸之少孤貧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長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後累功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嘗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勣嘗聞此事乎噫世之用人不亦有類於勣之選將者耶自武氏身言書判之法行而選舉非其人也多矣出餘冬序錄

宋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于擇壻如趙參政昌言

之壻爲王文正公旦王文正公旦之壻爲韓忠憲公億呂惠穆公弼之壻爲韓文定公忠彥李侍郎虛己之壻爲晏元獻公殊殊之壻爲富文忠公弼與楊尚書察富文忠公弼之壻爲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壻爲賈文元昌朝與曾宣靖公亮其後翁壻名位風節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又呂公著壻范祖禹呂希哲壻趙演二人性氣酷似乃翁云

愚又按嚴光之妻梅福季女則嘉遯之操亦翁婦聞有自來矣

問奇類林卷之十三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碭郡彭端吾元莊
瀛州馮嘉會文亨
吳興金明時際甫
海陽曾用升時甫仝訂

恬退

宋謝晦爲右衛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曰吾家素以靜退爲業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此豈門戶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也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幾遇榮冠臺府福過禍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及晦立佐命功瞻愈憂懼遇疾不療而卒晦果覆其宗顏竣於孝武有功貴重其父延之常語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方臥未起延之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況出糞土

之中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竣竟爲孝武所誅延之瞻可謂賢父兄矣隋高熲拜爲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爾熲由是常恐禍變及罷免爲民歡然無恨色后亦不免爲煬帝所誅唐潘孟陽爲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嚴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后吾知免爲官婢三者可謂賢母矣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爲齊淵從弟炤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

復何謂及淵爲司徒炤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賁耻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與其弟屛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徵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晏嘆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晏果爲明帝所誅炤賁思遠可謂賢子弟矣歷覩往事盛滿難持覆墜匪遠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麗莊敏公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

妻驚曰産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年卒處士魏野字仲先居于東郊築草堂有水竹之趣好彈琴作詩淸苦多聞於時上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嘉祐中賜號淸逸有詩贊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公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回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酒茗藥物爲答因感悟以疾屢辭政遂拜太尉王淸昭應宮使野又謂寇萊公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

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僊準頗不懌及準貶始悔不用野之言夫蕭麗二公皆不待厭棄自知止足王公感魏野之詩以全其終寇公卻魏野之詩以及於謫益知功成名遂身退難哉難哉然出處功名之際非可謀之妻子要在斷之吾心故必有李日知之不謀于家廼有蕭庇二公不及于厭

蜀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爲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子姪又數人皆通顯子愼復成進士第一人賀者塡委公獨顰蹙不歡或問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方奏

技時次第陳舉曲終而傀儡盡出人家氣數有限盡洩不宜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議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愼戍滇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都諫何石亭光裕亦蜀人以語廣南守葉南巖吉葉以爲家訓見其繹思錄又載汪少宰閒齋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既盛要當培植爲來春膏液恐爲凋謝之漸南巖閒齋皆廣信人予又聞王文成公守仁老尚乏嗣人以爲憂公曰幾見千葉石榴結子者乎勘破造化夫以升菴之文章氣節雄蓋一代而傀儡場中牡丹花下榮悴乘除之數卒以不免于身文成之道德功業當世無兩其後茅土蟬聯千葉榴花竟亦結子然當年何所不蹭蹬而後幾得之益廼爲損損廼爲益從古爲然趙一旦獲二城臨饋而嘆陶朱公既富妻妾悲號凡此非知道者能乎

叔孫通定禮招魯諸生獨兩生不至張子房定太子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兩生事顯應曜事頗不著然應曜名與四皓俱可攷兩生名又竟逸愚按四

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塋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之漢刻四皓神座一曰東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甪里先生按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當時所鐫必無誤書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然則謂夏黃公益可信矣史記留侯世家註云東園公姓唐以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

故號爲夏黃公甪里先生河内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又吳俗紀云先生吳人姓周氏今太湖中有甪里村甪頭寨即先生逊秦聘之地今考餘冬序錄四皓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志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鄞志又作姓黃氏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甪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見皇甫謐高士傳　應曜八代孫劭

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

網有虫觸之不得出而死焉舍乃嘆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可久淹耶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劉荊州表數請龐德公德公不爲屈乃就候之劉曰保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唐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毋問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北齊肅宗欲以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一本非不愛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屢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許宣宗不

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宅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寖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以澳爲河陽節度使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

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怏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遠矣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靑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淸風

淵明高簡閑靖爲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飢則簞瓢屢空缾無儲粟其寒則短褐穿結絺綌冬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等雖曰同生當思

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然則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異母爾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敘亦云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卽自免去職所謂秫秔蓋未嘗得顆粒到口也悲夫

唐明皇時賀知章年八十六臥病上表乞爲道士還鄉上許之捨宅爲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水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官祖餞御製賜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靑門餞羣英悵別深此詩會稽有石刻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蓋仁宗賞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公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

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晩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宋趙善璙自警編云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爲高而以軒冕榮貴爲外物然鮮有踐其言者趙嘏云早晩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靑山得去且歸去官職自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軒冕乎張乖崖在蜀有一幕官不爲崖所禮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筆談言有

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者嘗於驛壁間見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愧未能行也又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多誦之不知唐人詩也韋丹寄靈徹詩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林計五老巖前必共聞徹卽酬云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濂溪集和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惜時淸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

語有道者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爲懷山之言行爲媚竈之計唐僧白雲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裹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此意甚好豈惟立朝卽處世路可也夫世路之於人猶逆旅也而日日益之使諸物纏裹不得解脫不無累歸擔哉出自樂編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已至僕妾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廚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出自警編

披裘公常夏日披裘負薪延陵季子時憩亭中見地有遺金謂之曰披裘者曷取彼金寧不踰於負薪乎公笑曰五月披裘負薪豈拾金者耶季子將叩其姓

名不答而去王右丞夷門歌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出晉段灼傳灼上書追理鄧艾有曰七十老翁復何所求哉然語意渾成如自已出所以爲妙五月披裘豈拾金七十老翁復何求二句余時諷詠極有致

邵康節會有四不赴謂官府公會不相識生會大衆廣會勸酒醉會又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有五樂謂樂生中國樂爲男子樂爲士人樂見太平樂聞道義有五喜謂喜見善人喜見好事喜見美物

喜見佳景喜見大禮有四幸謂幸長年爲壽域幸豐年爲樂國幸清閒爲福德幸安康爲福力有三惑謂年老不歇爲一惑安而不樂爲二惑閒而不清爲三惑出先生擊壤集

楊升菴書云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招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敝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云老景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逕惟持龎公空

諸所有四字庶乎餘年耄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則擾擾應訓又何異於塵勞仕路哉縱使藝文志書目天下家傳人誦盡爲我製何補于眞我哉立願如此程子老年不觀書山谷發願去筆硯朱文公行年如此當先學上天後學識字可也皆是老境受用安身立命處不然則晉人所謂卿自用卿法吾自用吾法可也

王荊公辭相位退居金陵日遊中山脫去世故然其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既以丘壑存心則任其外物去來何驚猜之有是知此老胷中尚芥蔕也如陶淵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寄心於遠雖在人境而車馬不能喧心有芥蔕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免驚猜也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或云卞令鳳林寺唐時禪師圓脩居此棲息松上白樂天守杭常往叅之曰太師居處甚險師曰太守險樂天曰弟子居處高堂

何險之有師曰心火相搆識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

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跽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臼其跗觸崖而若路

楚江有漁者得魚換酒輒自放歌不言姓氏江陵守崔鉉問曰君隱者之漁耶對曰姜子牙嚴子陵世皆以爲隱者殊不知釣其名耳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先生之風

往見之希夷一日令洒掃庭除當有佳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而上之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聞天下放曰放以道義來官禄非所問夷曰君骨相當耳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後眞宗召爲司諫携其手至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諫議大夫改工部侍郎希夷嘗戒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跡動天闕名馳寰海夫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至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鎬間門人戚

屬亦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令聞甚矣名之可畏也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謗角與齒缺骨竭翠銷孰非名爲的而招之射哉故敗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無名魏野當眞宗朝上初遣使召野題友人屋壁詩云達人輕禄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閒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想閒來者還應我最偏遂遁去使還以詩奏上曰野不來矣先是上嘗圖种放所居野居有幽致又令圖之又有詩云易諳馴麋性難辨鬭鷄情妻喜栽花活兒誇鬪草羸能盡閒適之味种魏二人皆以隱居爲眞宗所圖而相遠若此甚哉晚節之難也

東漢光武時王良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病歸復徵至滎陽過其友人友人不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南陽樊英初屢徵不就帝待以師傅之禮始就聘及應對無奇謀深策時張楷同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耳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

萬乘之主及其受爵禄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時又徵江夏黃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既而毀謗布流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爾此三論足爲不量而進者砭劑後桓帝時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

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疋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袒迺慨然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不仕若桓者其庶幾隱居求志乎

齊周顒字彥倫隱鍾山立隱舍後應詔出爲海塩令欲再過此山孔稚珪假山神作文以郤之號北山移文其畧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唐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目爲隨駕隱士晚年迺徇權

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宋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嗚呼自捷徑見譏於承禎對着還讓於養直鶴怨猿驚北山移文可勝誚哉

白居易曰莊子云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僕以向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陶弘景云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盍三朝有浮名乎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僕射爲求奉朝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劉平甫欲經營幹官朱文公致書慶國卓夫人止之以爲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傲慢成習祇可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如此

山人范知璿獻所爲文於宋璟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請從舉選不可別奏趙怀罷政閒居一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卒業却與閒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獻文自鬻者觀二公之語亦可以止矣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韓持國不好進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

殿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閤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潞公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轉運黄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張忠定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廉謹知耻者若舉之則志氣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將矜才好利累及舉官爲不少矣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

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遽有觖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吳淵建德主簿丞相史彌遠留之曰君國器也開化新置尉欲以處君淵謝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爲之改容

范純仁言養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鄧必知高郵軍振厲風采謝一切宴集及餽遺者嘗曰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時謂名言此與范純仁受恩多難立朝語可互發韓魏公語范文正公起居舍人尹公畏王沂公尹公初入館編校四年復欲得一差遣遂至中書援錢延年例王沂公徐曰學士

自待何爲在錢延年例耶尹公終身以爲愧王長史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范文正公曰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元祐間范忠宣公作相其子子夷名正平當入遠忠宣以恩例令換近地子夷堅不肯曰當入遠不欲恩例求僥倖也子夷年纔二十餘趣操已如此又王文正公不欲令壻韓忠憲換免入遠公恐累其遠大忠憲亦深感其知

王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徽宗以日食求言大臣薦渙之召對上欲任以御史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居是官迺拜吏部員外每云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

太宗朝呂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薦名既廷試與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國史許仲宣傳云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即宰相昉之子蒙亨叅知政事蒙正之弟扶鹽鐵使明之

子上曰斯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正此事也仲宣時爲度支使仁宗朝韓忠憲公億爲叅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叅政子義問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熺孫埍皆於省殿試輒冠多士者異矣按宋徽宗朝蔡君謨孫佃登第在前列蔡京引爲同族嫌而抑置于後檜無足論已我　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爲嫌景泰間都御史王文子鄉試弗第至自訟爲可異也

宋盧多遜爲相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爲常呂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受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岩穴不能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乞以臣舊日及第時所受官補之自是止授九品京官宋晏殊未嘗爲子弟請求恩澤雖上屢問但表聞起居而已

范忠文公景仁善文賦場屋師之爲薛簡肅公宋景文公器重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

廷唱第過三人則奏名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育歐陽永叔耿介不免從衆皆以是得升第一甲獨景仁避不肯言左右與等輩屢趣皆不應至七十九人（一本第十九人）始及徐出拜命而退訖無一言衆皆服其靜退自是始以自陳爲耻舊風遂絕後叅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

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辯爲校勘四
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
取特除直秘閣景仁二事足爲始進龜鑑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
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愼勿以一魁
先置胷中時以爲名言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留
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稱爲盛事時楊彥瞻守衢
揭雙元坊以誇之二公各以書爲謝且固辭焉彥瞻
答書頗致規諷二公得書悚然其書云嘗聞前輩之

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
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牆既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
婣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隸者亦茹恥含愧而賀
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
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
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師起朝
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
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
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
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彥瞻此書蓋已窺見其微矣
吾　明羅狀元倫及第初嘗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
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爾也
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天壤爭久
云若倫者其眞不以一魁置胷中乎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
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
謁守守驚曰聞公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
爲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

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詭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
曰君眞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長沙有朝士某人
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里中有執友來謁朝
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曰近誦得孫鳳洲
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意味乃朗然誦曰圭齋還是
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
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嘿然有愧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沂公一生志不在溫飽所見故自不同長沙朝士一
聞詩而輒悟亦善悟哉

劉温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温洛之叟耕釣煙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温叟憶父語遂爲名臣慶曆中張宗晦以秘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言曰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今洛中嵩山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請謁如此議論自是難父難子又致會稽郡記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勝馮謐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爲盛事吾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足暢生平

矣徐鉉答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馮有慚色後湖即今南京太平門外一名玄武湖合而觀之可見湖一也於賀監有餘榮於張宗晦有餘辱山川亦何常之有

宋趙清獻忭爲成都轉運出行部内惟携一鶴一琴坐則鼓琴看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人不知是趙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問司馬温公光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富韓公弼致政歸西都嘗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曰弼其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舉鞭徑去李翰林昉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

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范正平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爲范丞相子

文王囚羑里而演易孔子困陳蔡而弦歌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故其心安也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說林人有言曰避禍不如避名息影不若藏形不取

當時之名而得后世之名乃眞名也斤斤激當時之名禍且立至矣是故老聃潛身於柱史展季養德於士師莊周托跡於漆園韓康伯逃名於藥肆終始無辱邈難及矣越蠡激文子以肥遯留侯托黃老以辭榮亦其次焉范雎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楊雄投閣而斃龔勝被徵而縊陳蕃李膺騈首就僇孔融禰衡罹死非命陸機齒劍於成都甯王被誅於武氏是皆激當世之名者也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是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也故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又曰人生天地間話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食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東坡所謂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諺謂莫使滿風帆留作轉身地皆此意也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嗚呼富貴而不可復賤此騎虎之勢不可不懼此言不可不勉思也吾見往事人之富貴欲求復賤而不可得多矣

老子曰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愚又論之士君子處巳固當使貴而可復賤其於人又不當使得而貴賤

東坡醉書云俚俗語有可采者處窮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耐富貴安閒佚忍癢眞有道之士也

世說新語何驃騎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宋書沈慶之杜門不接賓客蔡興宗謂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爲見拒嗚呼惟悠悠請托之徒閧閧欲絕而不去此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之林宗門庭歟日而不來也

南華經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左傳孟賓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爲犧也遂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矣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博物志人亦有溺於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鷞愛形顧影不自藏爲羅者所得名山記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

祿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其心而死何以異於是哉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花果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霎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也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乙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敝軒呂不韋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是諸說大抵意同皆以色而爲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尚監茲哉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嬴蹶項而飄然從赤松

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可想見其人

隱逸書漢嚴遵賣卜城都市富人羅冲勸其仕爲具車馬衣服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遵曰不然吾嘗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尚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爲我有餘而

子不足也冲大慚避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骙章志郭彖云劉先生者居衡嶽紫蓋峯下間之縣市從火丐得錢則市益酤歸盡則更出一富人貽以一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既脫

與之吾心方坦然吾幾爲子累矣鳴呼使君平而從冲之勸其爲累不有大於得袍者乎隋唐嘉話劉伯芻侍郎所居基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劉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時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麄不暇唱渭城矣蓋萬錢之爲累如此世人幾賢於鬻餅者能不以是而輟歌者幾能爲劉先生者幾市間尚有君平否乎益貨損神生名殺身眞有道之言哉

李九操少善屬文晚年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肋力已衰宦意交情一時都盡悲夫每於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章表微爲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吾年五十拭拂剪白首遊少年之間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三國田豫字國讓仕魏遷南陽守屢辭位不聽乃曰年高七十而居位譬之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疾去

唐司空圖致仕而歸居中條作亭名曰三宜休謂量

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瞶三宜休唐孔戣穆宗時以老自乞韓愈曰公無留貲何持而歸戣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李若拙字藏用歷兩浙轉運使自以浮沉許久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晉陶潛爲彭澤令任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後魏賈景興棲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顯故也不負膝可對不折

腰何氏語林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旣隱矣何用文爲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仇池筆記眞宗東封得隱者楊璞上問卿行有人作詩否曰臣妻一首云且休落魄耽盃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笑乃賜束帛放歸山中一毋一妻可謂善成其隱矣种放卒以晚節喪其盛名豈毋

不在耶

列禦寇鄭人子陽爲相或告曰禦寇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無乃不好士乎乃遺粟數十乘禦寇再拜而辭其妻不悅禦寇曰子陽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無何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而禦寇獨全老萊耕蒙山之下楚王聞其賢請以爲輔其妻負畚箕而來曰何車跡之衆也老萊且言之妻曰妾聞可啖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朴可餌以官祿者可繼以斧鉞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箕而去老萊從之陸通字接輿卽楚狂也楚昭王聘使三至妻曰先生少而尚義豈老違之耶門外車跡何深也躬耕而食親織而衣樂亦足矣不如去之遂變易姓名入蜀隱峨眉中王章少游學長安病無被臥牛衣中持妻而泣其妻呵責之曰在朝諸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几不自激昂乃涕泣何也後章官京兆欲上書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卒爲王鳳所害

梁陶弘景隱居華陽絶意仕宦高祖徃見問之曰山

中何所有弘景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後武帝屢聘不出宋魏野隱居不仕嘗自咏云有名閑富貴無事小神仙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眞宗時屢詔不起對使者曰九重丹詔休教彩鳳御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宋管師復世居龍泉從胡瑗遊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至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隱士類稱白雲蓋取無心出岫之意三者吟咏最得其趣

鶴林玉露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旣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艸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

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塲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眞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按東坡在儋耳題司命宫道士息軒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幾時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千秋渾如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目送過海席家山歸未成題詩寄屋壁復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旣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又洞天清祿集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之一其間得閒者十才一耳況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于

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樂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明窗淨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墨蹟以觀鳥篆蝸書奇峰遠水摩挲鍾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二錄曲盡山林清致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亾失憂懼又幾居其

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無介焉之慮者亦亾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逞逞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异哉楊朱又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亾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

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俱見列子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屍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為名通[illegible]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枝劍討賊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合此二論功名富貴之念可以淡矣

鶴林玉露杜陵病柟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亾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

烈回斡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

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耕種榆之嘆舟師妙手之嘆意益婉而詞益哀嗚呼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巳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

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愍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餘冬序錄國家無事然後下有藏富之民朝野皆安然後山林得遂養高之士人有恒言曰君子世治則出世亂則隱隱於亂世亦豈易哉彼非才非德而藉隱贋賄沉冥田里以自奉者眞何人也眞何時也沈存中筆談石曼卿居蔡河隣一豪家日聞歌鍾聲家僮數十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問豪爲何人求欲見

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意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往坐堂上久之方出主人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相見無拱揖禮引入一別館供帳赫然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旣而二鬟去有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于左右酒五行羣妓

皆退主人入畧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騃甚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其近隣云其隣未嘗與人往還雖隣家亦不識其面也張芸叟南遷錄潯陽有孟氏者世業漁門闌蕭然竹籬數掩孟生出見葛衫草履容止語言與江上漁人無異就茅庵一啜左右皆漁器腥穢逼人稍卽廳事如富貴家頃間延至中堂榱題軒檻皆以髹塗間之雕彩器服粲然奪目至於酒味羡蔌莫不旨嘉久之出妓女三四人皆百金

之士服飾聲樂所傳皆京師新聲使人終日恍然蓋任俠隱身而致富者錢塘雜識少時見東坡言世有豪傑之士隱而不見於世者吾鄉某君子世居眉山之中拔塋其先君時會期日已逼而墓磚未足謀於人皆曰往見此君則立可辦但多游獵又所居山林夐絕試往圖之坡凡兩日始得至其居候至日昃方見其從數騎歸乃少年也既通謁少年易服出坐定問故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已具飯且宿于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跪進盤飧皆今日所擊

鮮也進酒數盃飯畢始從容對榻翌旦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及下手破土至晚磚猶無一口至者甚以爲悔明日曉視其墓地之側則五萬口嶄嶄然羅列矣衆皆驚嘆事畢再往謁謝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遇夫蔡河之隣豪滹陽之漁父眉山之君子三者彼真何人也哉今其時有此人能復容於田里而官府不得聞其姓名乎孫公談圃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中同在館中花時人各歷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者主人云此未足佳頗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時在諒闇中華老辭之衆遂去莘老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其盛可知彼時京師地上人蓋有如此不聞於人者宋史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

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仲宣樓因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光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於是擊鼓譟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私物色之不可得此其人蓋必有以大過於人者矣今之時

誰謂無其人也
慧遠貫氏子鴈門人杖錫廬山東林寺與劉遺民雷次宗竺道生宗炳等十八人結白蓮社惟淵明至則許飲酒謝靈運求入社以心雜不許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題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予謂士大夫去就當如此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柱捧撑弊篋於廳

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疆拒絕宦寺悉無所畏楊誠齋立朝日計還家之費及不許市一物累歸擔日日若促裝正此意
司馬温公既歸洛絕口不論事自是卓見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凉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賔客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臨江仙一詞以遺之云冬日青山瀟灑春來山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单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王生長兵間幼未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臨川張次房棄官而歸杜門經歲來見先生先生云近聞諸公推輓次房一出是否次房云極荷諸公此意愧無以當之先生曰何荷之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凡諸公欲相推輓有姑息之愛也次房初歸時一二年間正氣甚盛後來浸弱

比年又浸衰次房莫至無飯喫否其今有一官不能脫去得今又令去荆門某只得去若竄去南海其便着去次房幸而無官了而今更要出來做甚麽次房云恨聞言之晚不能早謝絕之也此一段議論可當北山移文見朱儒先生集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引身不仕毋病篤詣洛市藥會上巳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之蔑如也賈充引船與言其應如響勸之仕俛而不答充曰卿能作卿土地間曲乎曰昔曹娥投水國人哀之爲作

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爲作小海唱令欲歌之於是以足扣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雲雨交集充令妓女盛服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悵然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嗚呼伯牙破琴非其調也海清撤樂非其族也仲御無得委蛇乎非也聞河女之章而不惻然必非孝子聞小海之唱而不惻然必非忠臣彼嘉遯以避難市槳以養親扣舷長歌以玩世危坐無聞以拒人木石一腔河海兩曲其警充亂賊者至矣然仲御之爲仲御與

宋秦觀爲汝南學官時疾臥直中高符仲攜輞川圖示之曰閱此可以愈疾觀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怳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泛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紫艷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遇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棋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係於汝南也數日疾即愈摩詰輞川別墅與裴迪游詠其中地奇人奇詩奇至今百世下閱其圖猶足愈疾風致真可想者又按曹操讀陳琳檄而愈頭風客誦杜甫詩而愈瘧秦觀閱輞川圖而愈疾合三者又足稱文奇詩奇畫奇至桓石虔之名文潞公之押皆能愈病則奇甚矣王漸著孝經義成病者請誦輒愈又何怪焉因輞川圖而并紀之

問奇類林卷之十三終

問奇類林卷之十四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碭郡彭端吾元莊
瀛州馮嘉會文亨
吳興金明時際甫
海陽曾用升時甫仝訂

廉介

孟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遺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

吾老為母惟飲波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甽鮓餉母母返書責之曰汝為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歐陽文忠公與姪通理書昨日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三者皆不買官下物而二母尤難

國朝劉忠愍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玭知莆田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非所望於賢弟者意本此

後漢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恠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輛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遂止因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孝子矣北齊郎基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事惟煩令寫書潘子義遺基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子義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夫至殺簡而以為薏苡生嫌寫書而以為風流罪過

當官之戒嚴哉

漢吳郡陸積為鬱林太守泛海歸空舟恐覆乃載一巨石鎮之至棄於婁門之野人號鬱林太守石魏裴潛為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留挂于官第唐李白為虞城令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下車嘗之莞爾笑曰我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甘棠白樂天守杭州代還取天竺片石携歸因賦詩曰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蘖唯向天竺山取得一片石後

守吳門復取洞庭雙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又賦詩
曰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李汧公爲鎮南罷鎮歸
行到石門停舟悉搜家犀象投江中而去包拯守端
州歸僅持一硯至中流風濤暴起拯即舉硯沉之濤
頓止吳隱之守廣州五年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
舉而投諸石門江中凌冲爲含山令一介不取見歸
裝有一砧石詫曰非吾來時物也命還之孔中丞二
弟在官請假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
綿絹紙席僞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

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
邪命左右取火燒盡廼去宋林孝澤居官所至以廉
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閫內者孝澤
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職官分紀崔
元暉爲軍校郎母盧氏戒之曰吾見辛玄馭云兒子
從官者聞有人來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吾
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汝今
坐食俸祿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須待加脩潔
勿累吾此意也韓詩外傳載田叔爲相三年歸休得

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
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叔愧
走造朝還金請就獄王賢其母舍叔罪令復相以金
賜其母唐書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
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卓脚幾
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
審諸御史皆有慙色阮孝緒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
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宋任夢臣任西川路提
點刑獄以廉節稱臥病不起家徒四壁有二女賢甚

趙清獻守成都幸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曰豈
敢汙先君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于公宇之
東廡既行以原物榜于門壁付之守吏二女廉潔如
此且文墨議論皆士人所不逮清獻以子姪娶之噫
廉而一介不取難母與其少子難十歲之子尤難二
女尤難之難
楊秉字叔節震中子官太尉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
規諫上多改容內馬性不飲酒早喪夫人不復娶所
在以廉稱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亦佳對
孫薪擢元祐中第選教授不赴質性清介與黄葆爲
太學舊遊後以御史出處州薪不肯詣郡謁黄約以
勸農日會於洞溪至期薪以扁舟來會時有里胥欲
賄黄將因薪納之先俾家僮導意薪曰謹勿語使吾
聞是入耳贓君子曰入耳者猶以爲贓薪眞清介之
士哉且入耳贓三語甚奇古人從未有道及之者
國朝王璡字器之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
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拜寧波知府自

奉儉約一日饌用魚肉璡大怒謂内子曰汝尚不識
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人稱埋
羨太守埋羨比懸魚更奇可與入耳贓並稱
唐裴寬潤州叅軍一日刺史韋詵登樓見人於後圃
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汚
家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詵嗟異
妻以女瘞鹿又可對懸魚埋羨
唐杜暹使虜虜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絶域不
可失戎心迺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迺移文俾取之

突厥大驚後周顯德五年命西上閤門使曹彬使于
吳越賜吳越王錢俶騎軍鋼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
他兵器彬事畢亟反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
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
而獻之世宗曰嚮之奉使者乞匃無厭使四方輕朝
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
悉以散親識家無留者二公之使一勉受於彼國而
陰埋其饋一拜受於本朝而悉散其饋所處不同其
行已有耻不辱君命均也張奐擊破南匈奴左薁鞬

等羌豪遺奐馬與金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
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廉於前八都尉
羌服其威化
漢田叔爲魯相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
受曰義不傷先人名唐杜暹爲禮部尚書既卒尚書
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一不受以行父志宋蔡沆
從父元定謫道州元定没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
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曹脩
古知興化軍卒于官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

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卒拒不受仁可謂漢之孝
廉矣孝友克肖子也蔡氏父子道學之儒也脩古妻
女之識迺亦爾耶其先人德之所化然也歐陽永叔
爲蔡高墓誌云太康主簿蔡君山卒其妻程氏一男
一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之賻程氏
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
予於是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
也
晉鄧攸守吳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

隋趙範爲齊州別駕入朝父老送之曰公清如水請
酌一杯水以餞公北齊彭城王攸自滄州召還父老
相率具饌曰殿下惟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
薄攸食一口前漢成帝時鄭崇爲尚書好直諫貴戚
多譖之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絶主上崇
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愚又謂口之飲水何如心
之如水
晉吳隱之爲廣州刺史道經石門有水曰貪泉隱之
至泉所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
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唐馮立拜廣州都督前後
牧者多以黷貨致蠻夷怨叛立至衣食取給而已嘗
至貪泉嘆曰此豈隱之所酌耶吾雖日汲此水庸易
吾性哉遂極飲而去趙彥彬貴溪令甚廉以律已嚴
以御吏而寬以恤民嘗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
清自尊乃名言也
漢劉寵被徵百姓齎錢送之趙範轉任百姓以水餞
之寵與範清吏也其去而民之送餞不同如此愚又
謂寵之選受一錢不若範飲一杯水之爲甘矣

王晉公祐以知制誥使魏州太祖許以還與王溥相
職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
上公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公徑
趨出公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横以便宜决
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
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
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
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華州安置赴時親賓送
都門外謂公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公笑曰祐不做

兒子二郎必傚二郎者文正公也公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方峻於所居東北鑿一井既成着公服焚香而禱之曰願子孫居官清白有如此水鑿井願子孫清白視彼植槐異子孫榮顯者淺矣

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多乎房彥謙爲涇陽令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友嘗顧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

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徐勉雖居要職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迺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戒其子三公之云云如此遺安遺危孰得孰失

風俗通穎川郝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水中其操可知

後漢書范丹嘗省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藁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嘆曰吾之微志乃在僮竪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典畧程堅清潔居貧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諫甫何爲不食人食沐並嘗過姊姊爲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城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荅者否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播異域如此漢書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迺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覇陵山中鳴呼名不可掩如此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君

子何必以名爲諱屈原有云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此亦人情也

後漢書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饑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或問珠豈有知物哉避貪就廉其化之感如此齊書虞愿爲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爲藥有餉者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床下復送十里經宿還復故處愿更送遲明迺復歸如此再三時以爲仁義之心致然

唐柳子厚連山郡乳穴記石鍾乳連之人告盡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以爲祥而誕之穴人笑曰猶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吾以是病而紿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何祥之爲噫是可以觀吏道矣貪則無知之物能辟其境義則有生之類共效其命

公儀休魯人相魯繆公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

有遺相魚者相不受曰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疾出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曾鞏知福州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亦有公儀子之意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採蔬遇子貢於塗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乎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遂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嗚呼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媿而輕死如此夫伯夷叔齊耻食周粟採薇首陽遂餓而死西山之薇非周土之毛乎世蓋有以子貢之言議夷齊者孔子不云乎觀過斯知仁矣

後漢鍾離意永平中爲尚書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徵還伏法以貲物入大司農詔頒賜群臣意得珠璣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回車于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物臣

不敢拜帝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也乃更以錢二十萬賜意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唐質肅公介倅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按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三公不以贓物自浼眞介特士哉

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言亦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

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主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爲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學者且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孔明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

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眞可謂大丈夫矣見小學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曰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迺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抗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

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慱且勤迺得之云史記載優孟爲孫叔敖歌併錄于左其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

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宋賈文元有言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余服膺此語其惟清白居官可以自信信人于先正得四君子于肅愍籍其家惟上賜盔甲袍帶
裕陵追悔秦襄毅籍其家止黃絹一疋
英宗動色此清之鑒主上也魏尚書驥見王振惟帕

一方振不之校張尚書泰遺劉瑾止土葛雖銜之而不螫此清之感宵人也
胡威父質爲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停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從何得此質曰是吾俸餘姑以與汝耳質若非清高者聞子是言其能無自媿乎宋孔凱爲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凱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米貴一升百錢道存慮凱甚乏遣使載五百斛米餉之凱謂使曰我在彼三載去官日不辦有路糧郎至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郎可載還吏乞於此貨之不聽乃載米去道存有媿於其兄之問矣古人父子兄弟之間以清節相砥礪如此
胡威與父質俱以清愼名世祖問威云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杜正獻公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己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其間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
呂東萊言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

畏禍曲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迺職分之常若特然着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鄒道卿記范丞相語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着說着便不中此語最到
宋璟刺史廣州最清苦廣人以竹茅覆屋多火患璟敎之陶瓦民賴以安比遷去立碑頌璟璟上言臣之

治蹟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頁謏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此眞清畏人知者也

毛玠典選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魏武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又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不難矣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毁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

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綰卒代宗痛悼謂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大平何奪綰之速耶昔公儀休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禄者不敢與下民爭利蓋其儉德清望動人如此

宋之盛時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辱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京爲羞見眞山奏疏及其季代中葉秕政孽卿則端揆以賕賄爲諭思臺諫以珍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劵而爲壽文見朱文公封事甚者如倪僎售妹于侂冑而得府蘇師旦獻妻于侂冑而入閣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季桓子以粟餽夫子夫子受而頒諸門人貧者張敞報東海相朱登遺蟹書曰蘧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分斯貺於二老尊賢者曷敢獨享之邢劭遺辛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盗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陶胡奴爲烏程令送米一舡王修齡答曰饑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送米肅宗嘗問第五倫曰聞

卿爲吏不過從兄飯有之乎倫答曰臣少遭饑亂米石萬錢實不妄過人飯何公爲楊州日親戚有悲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楊州舊有羸米以賑貧寡乃有千餘萬斛虞存爲治中見何公道帳下空索求糶此米付帳下何公曰次道義不共孤寡爭粒古人取予不苟如此

廖德明爲廣東提舉司刑獄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巳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

也於是追還薦章佐愈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
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愈驚曰吾爲
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春秋傳引縣子曰古者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問不出境第五
魚上疏引傳曰大夫束脩之交束脩之餽穀梁束
脩之肉不行境中漢注引太公陰符語曰民不得有
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如此則餽遺省結納杜不惟可
以禁私黨亦可以養廉節
沈㶊之仕齊武帝爲丹徒縣令自以清廉不事左右

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武帝召
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
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㶊之以手
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
譽日至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
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李端
愿知襄郢二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十萬被賞端
愿言常賦三折其民不堪即上其事帝怒奪轉運使
移廬州富弼謂曰肥上之政何以緘於襄陽端愿曰
初官喜事飭厨傳以干名則譽者至更事既久知抑
豪彊制猾吏故毀隨之弼深然其言㶊之端愿二論
雖皆有激之言然以是得罪以是變節豈少哉故上
慎所以風之者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群偷入其室王徐曰偷兒青氈
我家舊物可特置之潘司空禮治薪于易潔身而賄
門塞歲省民貲累千須歸歸德有田一夫躬稼以生
城亡居四時栖田廬盜夜掠之有栗數升一獘裘耳
盜驚嘆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我輩安敢亂乎夫蕭

然青氈藹然獘裘何物誨盜王故不動潘即化服
劉忠宣河工事竣餘費三千金瀕行藩臬舉爲公贐
公令籍之府及劉瑾矯制逮公獄經汴二司擬以前
金遺瑾公曰此寧能飫彼意第舉殘骸畀之耳同難
者謀行賄紓禍公曰寧捹一身耳如此免死累一生
且累子孫後得減死戍肅州一叅將致餽勅其使不
受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而逃
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橐貲果爲僕竊去
噫公處險難其庶幾於坎之有孚維心亨也哉

容齋隨筆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
巧燒瓷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
爭嘆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
不買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
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繳還而
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
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
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寛是以不免爲具眼

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
饑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晋重耳之所以
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况下此者
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眞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
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
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
則必知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菜色

唐嶺南節度使缺憲宗問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
歟度以孔戣對即拜戣甫下車奏免歲進十八萬緡
米十萬斛悉裁屬吏之剝民者歷十五載召還垂槖
如故宋姚希得知靜江官署舊以錦爲幕希得曰吾
起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惟啖菜一介不妄
通也噫君而常念夫論罷蚶菜者臣而常念夫書生
啖菜也民其有瘳乎

鶴林玉露云士大夫若受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
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爲予言士大

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
誠齋冢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
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
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
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
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燒贈汝這回欲帶忘
來休蓋用吳隱之投香石門江事也其帥三山不請
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公云與世長多忤
持身轉覺孤禽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史

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裏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作玉壺冰朱絲絃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有芒鞵又有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旣以趙政夫爲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惟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之廉吏也

魯褒作錢神論以疾時蕭綜作錢愚論以譏蕭寵義各有歸主然錢豈能神愚人哉如遇楊震吳隱之錢安得神如遇崔烈張延賞錢豈終愚故知神愚在人非錢是係明矣熟味二論尤不若東谷李之彥錢論尤爲剴切也其論曰半輪殘月淹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世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以予觀之錢之爲物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親戚以之而搆怨稔釁公卿大夫以之而敗名喪節勞商遠賈以之而捐軀殞命市井交易以之而鬪毆殘厗乍來乍去倏貧倏富其籠絡乎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模金旁着兩戈字眞殺人之物而世人莫之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嗚呼權豪之家所在如市貪殘之吏剥削無餘其孰知夫不貪之爲義哉余於是知東谷之爲至論也已見馬子孤樹裒談

時苗漢建安中爲壽春令用牸牛引車歲餘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其父老曰此爾土所生也好事者至傳於圖畫非以其尤異哉勝國時有以事聞于世祖世祖曰彼在官爾曹亦肯留否嗚呼犢可留子不可留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何孟春論鄧攸守吳自載米惟飲吳水一節曰推其類吳郡豈所當仕吳水亦當無飲正此意此足拆清異人不知故矯名而過實者之心

問奇林卷之十四終

問奇類林卷之十五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碭郡彭端吾元莊
瀛州馮嘉會文亨
吳興金明時際甫
涉陽曾用升時甫仝訂

儉約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于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于寢宮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君臣儉德皆不可及也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李文靖公爲相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無重門頹垣壞壁不以屑慮家人勸治居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但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自求稱足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用豐屋嘗治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寬矣韓滉堂先無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卽撤去曰先君容焉吾弟奉之猶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李義琰無正寢弟義璡爲市

堂材送之義琰辭不受義璡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荅曰不然事難兼遂物不兩興旣處貴仕又居廣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韓李二公戒弟卽文靖公戒子之意王文正公旦晚年官重每家人拜賀輒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有賜賚見家人置於庭遂瞑目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飾卽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亟令屛去家人有一衣稍華必於庫中易之不敢令公見公歸飧必召諸子使

之席地聚食迺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不使知淡薄之味公陪祠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爲之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儒風我死望爾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易之司馬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浮靡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靡之服輙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迺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

已

裴公美志操堅正童齓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別墅公美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爲贄者兄弟炰之召公美共食公美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不宜改饌獨不肯食石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固窮苦學世罕其比王侍郎聞其勤約甞以盤餐遺之守道謝曰甘脆者亦人之願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復繼朝享膏粱暮厭麄糲人之情也其所以不敢當賜王大嗟重之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于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甞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荅曰鹽豉器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三公食貧窮達不二如此眞是堅忍不拔之操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五十每月朔取錢一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

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錢二百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甚長久也倪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其爲太守居常不

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蹟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薄有乆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虗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已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

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黯爲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爲廩祿所拘嘗耳賈爲之歎服唐王起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于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耆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及狗彘稍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嗚呼若認作求田問舍則前語醍醐沓爲毒藥

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

作會嘗數日營聚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庾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拯救弊風之意此又見之今人盍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温公洛下與諸故老爲眞率會自爲銘曰吾儕之中崇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眞率爲約簡素爲具有酒且酌無酒則止清琴一曲好香一炷閑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說是非不論官事行止坐臥忘形適意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膻周旋布置俛仰奔趨揖讓拜跪内非眞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所屏棄子瞻在黃州與隣里往返子瞻既絕俸而往返者亦多貧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寛胃以

養氣省費以養財葉石林云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行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温公以當燕遇所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

昔人請客柬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炒韭韲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皛飯子瞻以爲必精潔之物至則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此三白之爲皛耶相對閧然三韭三白可爲絕對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煑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迺作四句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余故題其廬曰安蔬東坡又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在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

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迺止弗去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因酒色過度以致近覺肉多爲害尤甚丁巳正旦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飣如是菜羹熟水下飯即肉飣不得用大楪只用菜楪大小一盤晚飯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寛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萬一其等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體此意

莊敬遺事載宋王丞相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

一日往辭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餧子弟云已留孫京
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公之餧子弟安排
者非丞相家常飯可知又載韓忠獻公億布衣時與
李康靖公若谷同遊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爲
門客充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
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及太守禮門客雖猪肉亦不
常設矣今人以饅頭爲粗食猪肉則齊民所恒用往
往飫及僮奴貴官席上不以是稱口味矣
宋郭永大谷令帥臣每宴費千金取給於縣求上書

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豆觴之費可
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歸耳帥臣改容納之
杜祁公語錄云公爲相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
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有俸
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
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
奉養耶黃庭堅冬集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
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
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聵人不堪其憂余以爲家

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
憂耶然則士當富貴之時丁患難之際恒思自反此
生有定分焉可也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
百里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
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
孫宣公奭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公曰硯有何異而
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
公曰一日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二

公天性澹泊固如此後人有爲論曰寶器珍玩不可
示之于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之于貪汚之士
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我矣有識畏
禍者與之可也不然由物生禍其能逃哉愚謂二公
者非惟不以夸之人亦且不以蓄之家非惟不以賈
奇貽殃亦且不以玩物喪志其識卓不可及矣
陳顯達戒子尚休持麈拂曰凡奢者未有不敗麈尾
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於前燒除之范文
正戒子純仁娶婦曰羅綺豈帷幔物耶吾家素清儉

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事相類又嘗效謝
玄少好佩紫羅囊叔父安患之不欲傷其意因戲賭
取以焚之則華侈之物亦王謝所戒矣况其下乎
錄異傳載漢大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
巳死令人除雪入戶見之僵臥於牀又先賢行狀載
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巳絕
穀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臥皆縣令來撫
問元安袁安名字又相協安得不認為一事耶因思
天下有一事兩處者何可勝數如沈瘦事前有約

後有昭畧望塵之潘前有寔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
有虔後有谷致冰解之王前有祥後有延
李襲譽性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
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
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
河南有桑千株蚕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讀之可以
求官吾歿之後汝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
論多之
曾文昭公知應天府路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
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迺積公帑之餘
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
衆鑰於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
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陳沈衆性慳嗇內治產業
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
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未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
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為帶又攜乾魚蔬
菜飯獨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為衆性狷急於是忿恨

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暇還建康
遂于吳中賜死夫儉美德也為國家守分為子孫惜
福此何不可若纖嗇傷雅道刻薄斲元氣此老氏所
謂多藏厚亡可鑒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
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為之自
與俗人不同
嘗聞尚衣縫人云 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
我 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腳處乃紅布
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

緦爲裙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見楮記室

李師古跋扈憚杜黄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並氈車子一乘亦值千緡使者未敢送廼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緑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失臣節儉約之風刑于寡妻折衝之功不出閨閫黄裳眞宰相哉眞宰相哉柰之何平蜀之後不能謙抑承上之奬披襟自當致使憲宗委任不終抱負未竟斯亦不讀霍光傳之過歟

問奇類林卷之十六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黄吉士叔相訂正
山陰陸夢祖啓述
瀛州鄭繼芳仲孚
渭南史記事義伯
虢州劉　蔚原素仝訂

文學上

王原叔云顔子讀書鉠鏑三摧不知所出余讀耕餘博覽内稱孔子晩年喜易韋編三絶鉠鏑三摧㳳書三藏下云出莊子然則鉠鏑蓋夫子讀易故事王氏誤記爲顔子耶然云出莊子今莊子無此文不知南丘何據也余又讀東漢崔駰傳顔子明仁子度轂注云度轂未詳古聖賢事跡淹没不著者多矣又攷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竈觚竈額也字甚奇

荀子云有子惡卧而焠掌言其學之苦也夫晝寢之宰予登於十哲之列惡卧之有子廼不得與焉不知當時何以爲進退也

宣尼臨没手不釋卷仲舒埀辛口不輟誦有子惡臥自焠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見楮記室

昔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眞趙曄皆歷年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

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横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牕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牕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迺晩年尤難也

宋司馬光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迺起讀書又錢王璆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則就圓木小枕下有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按蔡邕有警枕銘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尚象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危慮傾

董仲舒躭學乘馬不知牝牡朱穆躭學鋭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葛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輙寫書誦讀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棋局幾道樗蒱齒名古人篤學如此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黄魯直云三日不讀書則禮義不交於胷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巵言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悦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閒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絀徵事於孝標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拙筆明遠累辭於乎忌則忌矣後世覓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王充有云韓非之書傳在秦廷始皇歎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稱善左右呼萬歲王莽時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因至大用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諷五頌若金玉孝明覽而異焉當時人主自曉文藉作生試令人躍然

孝成讀尚書百篇博士莫曉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以左氏訓義解尚書百二篇上覆案秘書無一應者吏當霸辜大不謹帝奇其才赦

其辜亦不廢其經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篇歸郡重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然則永樂中之罪朱季文嘉靖中之罪林希元弘治中之罪薦董文玉者似亦未盡右文意也並出巵言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遥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聽讒而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踈擯而遠之日進前而不御也惟文亦然蔡邕得王充論衡而寶之秘不以示人世遠故也張竦得楊子雲太玄法言不屑一觀與其人比肩故也

黃涪翁云孽書覆瓿裂史粘窗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穽阱聞者不憐過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餓腹中之文哀哉又按理宗召朱熹子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已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此似知熹矣然其時魏了翁真德秀亦熹匹也而不免遠竄熹幸不同時耳不然其能免乎此又不獨文章知遇爲然也

韓文公淮西碑蘇文忠公上清宮碑文辭雄傑照映

古今當時適磨韓文公而使段文昌爲文易之仆蘇公碑而使蔡京爲文易之段蔡之文猥釀骫骳韓蘇妙作何啻天冠地屨不惟一時是非顛倒若段蔡者豈不知雄辭在前遽敢下筆可謂大膽不自量也意謂天下可欺後世可欺小人之無忌憚者段蔡之文不應流傳今猶流傳者豈天以印證韓蘇二碑乎

寶月盜東陽柴廓之什其子幾成搆訟延清愛劉希夷之詠至於殺人魏收邢邵交駡爲任昉沈約之賊楊衡行卷爲人竊以進取至生剜少陵擣檜義山今

世何李亦遂體無完膚可供一笑見巵言

李邕嘗不許蕭誠書誠迺詐作古帖令紙故暗持示邕曰此迺右軍眞跡如何邕看稱善誠以實告之邕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方孝孺答俞景文書曰今之風俗漓薄視人之文不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秩故索文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之然也嗚呼世間文字何不幸而遇耳食之徒哉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

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時戲語然涪翁所謂南窻讀書吾伊聲蓋善讀者其聲正自可聽耳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上每試擧人多令沔讀試卷沔素善讀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讀者每在高選擧子凡納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若然則善于讀者不爲無助焉

韓退之嘗欲俟時著一書而終未有著曾子固久處詞林朝廷托以編摩而竟落落以罷則信乎著作之難也

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消一夕而賦瀟湘只論工拙不論遲速也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蘇洵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歐公學書在半百外王右軍書至五十三迺稱成書亦只論工拙不論早暮也李白一斗百篇杜子美改罷長吟曹子建七步成詩溫庭筠八叉手成賦孟浩然苦吟鬚眉盡落裴祐袖手衣袖爲穿王維至走入醋甕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頃落十二齒歐公作醉翁亭記初下筆幾十餘言後

削至止存環滁皆山也句亦皆論工拙不論甘苦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詠盡蝸牛詩初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郛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爲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余以爲改者勝前輩云文字頻改工夫自出此詩之所以不厭改也老杜有云新詩題罷自長吟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後人安見其有此等工夫耶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

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字識其困琱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字識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劌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鬬速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卧牀呻吟累日廼能成章

少游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枚臯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遲皆擅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勑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謂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劉原父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命原父草制方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悉就文辭典麗各得其體歐陽文忠聞而嘆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冊未足多也按立試萬言倚馬可待人知李白而不知前有袁虎後有劉原父也

七步成詩者人知曹子建而不知三步成詩者柳公權權從文宗幸未央帝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

時今仲春已給當賀我以詩宫人迫之即應聲成文再詔賦之復無停思帝悦曰子建七步爾迺三馬五步成詩者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今歳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迴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爲王涯者殊失考索十步成詩者後魏彭城王勰從幸上堂有大松上行而賦詩曰汝可作詩至

吾行所而令就時聰去帝十餘步至帝所而詩就見

職林

唐張巡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居事嵩常在圍中巡甞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每讀書不過三遍終身不忘因誦嵩所讀盡卷不差一字嵩驚以爲偶熟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應口無疑爲文操筆立書未甞起草賦才如此使形於論述何難垂世耶而公弗屑也與許遠共守睢陽保障江淮忠肝義膽青

史遺芳偉哉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皎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意拂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迺取筆作中字于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何如皎展手視之遂定交呂氏童蒙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韓子蒼云今集本東坡蜜酒歌少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竄定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于容易而來甞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子西語録云詩家最難事也吾于他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輙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迺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輙千百言略不

經意眞可愧哉

昔吳興僧晝素工詩常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迺於舟中抒思作古體爲贄韋公全不稱賞晝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公吟諷大加嘆詠因語晝云師幾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晝大服其鑒别

古人途謳巷謡無非風雅今人連物比類秖作贅聲非才不古也古任其獨至今務其兼長即如唐人輙病島寒郊瘦長吉善鬼語而浩然工短調不知此正

以皮相論耳萬籟不同迺成宇宙必欲合于喁於一
竅耳畔中當作何景也
山谷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今試拈一二如騣尾蕭
蕭朔風起用漢天馬曲眼有紫焰雙童方用馬經語
儒術於我何有哉用崔祥語孔丘盜跖俱塵埃用阮
兢語詩卷長留天地間用劉楨語深山大澤龍蛇遠
用左氏語遠山郤畧羅峻屏用孫綽語十日不一見
顏色用江淹語青鞋布襪從此始用謝玄暉語青袍
白馬更何有用庾信賦語舟人漁子入浦漵用游賦

語關中小兒壞紀綱用梁到語十年厭見旌旗紅用
角里先生語文采風流今尚存用羊祜語丈夫蓋棺
事始定用劉毅語明年此會知誰健用阮瞻語不分
桃花紅勝錦用漢李夫人語卽今耆舊無新語用張
湛語陶冶性情存底物用鍾嶸語一談一笑俗相看
用王遇元語隣鷄野哭如昨日用張禹語聊舉一隅
不可殫述
邢邵魏收與溫子昇齊譽世號三才邢邵嘗謂魏收
之文剽竊任昉魏收亦謂邢邵之賦剽竊沈約蓋六
朝氣習如此陸文裕又云劉原父嘗謂歐九不甚讀
書歐陽公亦謂原父文章未佳古人各以其短相譏
規其長自見耳非後世相傾之謂嘗讀原父所作修
書制詞可謂高出一代相傳食頃草九制各得其體
蓋獨長於此耳然恐相高習氣亦未必獨六朝也
柳宗元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薰玉蕤香
後發讀曰大雅之文宋嘉祐二年歐陽公知貢舉試
官梅聖俞得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示公公驚喜
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人曾子固所爲迺寘第

二選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公曰老夫當避此出一
頭地韓柳歐蘇互相標榜如此則習氣未盡除也
昔人言晉人長于口而短于筆宋人信于理而詘于
辭將無以偏安遂乏全才乎陸文裕又有云陛下用
人如積薪後來者迺居上耳此汲黯語也長孺在漢
廷號不學何其言之悲壯明快若是萬世而下讀者
如新韓退之一生用力於文章求如漢人此語者無
之崔編修銑子鍾亟以予言爲然愚又攷霍光在漢
亦稱不學而學子長幼之辯所引証又何博耶故漢

世口吻終非晉宋所致望也
弇州曰左太冲謝靈運邢子才篇賦一出能令紙貴王元長徐孝穆蘇道衡朝所吟諷夕傳遐方鷄林購白學士什至值百金蜀爨獲鄰梅宮詩繡之法錦而子雲寂寞玄亭元亮徘徊東籬子美躑躅浣花昌齡零落窮障寄食入手共衣酒家工部云名豈文章著悲哉乎其自解也令數百歲後有人無所復虞第作者不償賞者不作以此報恨耳又曰皇甫謐號玄晏先生左思賦三都世人未重謐有重名迺造而示之

謐稱善爲之序人競傳寫洛陽紙貴又謝靈運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每一詩至都貴賤莫不競寫宿夕之間士庶皆徧梁世南則劉孝綽北則邢子才雕虫之美獨步一時每一文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靈運尤吾所賞惜其不終所謂東山志立當與天下推之豈惟鼻祖

陳琳廣陵人建安七子之一曹操曰昔爲袁本初草檄但可罪孤何乃上及祖父琳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厚欵之軍國羽書多出琳手操苦頭風嘗臥讀琳作霍然起曰愈我疾矣杜甫襄陽人結廬浣花溪成都尹裴冕爲築草堂客有病瘧者甫云誦吾詩者可治乃即誦手提髑髏血句病果愈讀檄而愈頭風誦詩而愈瘧神哉文也至此乎

黃庭堅謫戎州嘗曰安得奇士盡刻杜甫兩川詩使大雅之音復振三巴之耳哉邑人楊素遂造請庭堅書石刻之作堂以覆名大雅堂昔張顛嘗令海虞丈老數求判狀張怒父老曰慕公草書欲家藏之爾庭堅其亦自喜欲家藏之乎

陳子昂李唐文章至是始變雅正盧藏用曰道喪五百載而得陳君初入京未遇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輦千緡市之衆驚問曰余善此樂來日可集宣陽里衆如期飲畢笑曰蜀人子昂有文百軸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耳豈足留心舉琴碎之以文軸徧贈會者一日名震京師

揚雄口吃好沈思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獻甘泉長楊諸賦拜執戟郎校書天祿閣家貧嗜酒好事者時載酒問奇字鉅鹿侯芭從雄受太玄法言劉歆

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不應法言成蜀富人齎錢十萬願載一姓名不納卒芭爲起墳喪三年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後四十餘年法言大行玄終不顯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思作之士衡撫掌大

笑與弟士龍曰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左賦出士衡絕嘆服以爲不能加遂輟筆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復以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爲作敘於是先相作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支道林造即色論論成示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起真入不二法門也　嗚呼世無士衡誰識三都世無玄晏三都誰重左賦未出以士衡而猶欲覆酒甕太玄既草以劉歆而猶欲覆醬瓿則無文殊而見賞道林見嘆於中郎有子雲之必傳桓譚終見於異世文章千古事知己顧不難哉爲之於邑

又按庾仲初作楊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玄晏能重三都於左思太尉終不能重楊都於庾仲

則文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必有先實而後聲者定價又未嘗不在也得失寸心知夫豈欺我

司馬遷書上下紀三千餘載該括古事楊雄太玄有八十一家幸多奇字陸龜蒙詩曰三千餘歲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驎士年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

百二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讓漢借吳書躬目錄本
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
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
本於國子監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
頒布

丹鉛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
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戞戞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
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
也近世以道學自說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為文其

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
也予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
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陳後山携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
一文字因託後山為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僅數百言
明日以呈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
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處連一兩
行便以授後山凡削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
完矣因歎服之遂以為法故後山文字簡潔如此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絜溉之學得
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

匡衡引光隣壁王充入市閱書兒寬帶經而鋤李密
挂角而讀路温舒牧羊山澤間編蒲寫書呂伯恭新
婚一月撰傅議數帙無地非書室也

朱子嘗言張横渠教人夜間自不合睡他做正蒙時
或夜裡默坐徹曉直恁地勇方做得又言中夜有得
亦須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不下無安着處王荆公作
字說時只在禪寺中禪牀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

書翰來者折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牀睡少時又忽
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眠者先正辛苦工夫類如
此

劉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武帝坐並答書自旦
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
廢又有云孟公百函並發穆之十吏競傳

昔人稱史記酒肆帳簿一經太史公筆削便成佳製

叅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
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

街談巷說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爲然又王初寮履道云評東坡書者衆矣劒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于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條客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其無所不贊如此

二蘇初赴制舉到都是時同召試者甚衆一日韓魏

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耶此語既傳由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安道安道曰吾何足爲重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至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所薦爲嫌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挽天下高此兩人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爲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子棐論文因及東坡公嘆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東坡初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荊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有客在傍遽詆訿之公不答讀至再三又携之而起且行且讀忽嘆曰此三王家也客大慚崇寧大觀間朝廷禁止東坡文章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盛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謂之不韻韓魏公歐陽公之賞識蘇氏宜也王荊公迺亦嘆服若此無怪欲禁而價愈增耶

宋蘇軾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曰當堯之時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考官歐陽文忠公脩得之甚喜他日問其出處軾笑曰想當然耳遂相傳爲笑不知軾斯言非無稽臆斷也在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軾蓋本之此對王司不敢遽發所未發耳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

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廼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必大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廼作幄義在文王世子而雖歐陽不及攷字在馬遷史記而非周益公不能知學問無窮如此

漢賈逵通經術門徒來學不遠千里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迺舌耕也唐王勃有才思每屬文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而卧及寤援筆成篇時號腹藁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詞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

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

晉王稚恭庾元康俱美才學世稱元康爲豐年玉稚恭爲荒年穀唐劉孝標稱劉訏超超脫俗如半天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纊也

佛經云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比之聖賢欲無德不備喩之詩文欲無字不工也又曰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亦此意出秇林伐山

成實論曰波利質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林公謂深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言波利天樹廼能逆風聞香白旃檀非天樹比焉能逆風以天樹自許而以白旃檀比深公蓋抑之也

人之學問德業不可以遲速論朱勃年十二而能誦詩書位止縣令陸機年十二而能作文賦身罹孟玖之禍王勃年十四而賦滕王閣旋蹈非命之殃此少聰慧而長廢弛也陶謙年十四尚騎竹馬兒戲後舉茂才位至牧伯陳子昂年十八尚從博徒遊後精經

史爲唐名人姚元崇少時以射獵爲娛四十始讀書卒爲賢相此少鈍鶩而長卓異也

張融善草書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張融嘗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袁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語徐太尉云我詩

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王勃圍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詑之向人曰吾材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吳邁遠嘗語人吾詩可爲汝詩父每於得意語擲地呼曹子建何足道哉近代桑民懌見丘文莊相公賫剩自署曰江南才子桑民悅丘問天下文人誰高者曰惟桑悅最高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耳文人浮薄誇誕自古而然

讀唐書藝文傳所載文章士多誕傲鄭世翼鄭州滎

陽人嘗過崔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又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鍾王北面及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如何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其矜誕若此而居之不疑何耶

大曆末禪師玄覽住荊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嘗畫古松於壁符載讚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絕也覽悉加堊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出孤樹哀談徐常侍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出世說新語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以他句不稱投地崔顥十五嫁王昌得小兒無禮之呵世固有好面折人者

謝安石見阮光祿白馬論不即解重相咨盡阮歎曰

非唯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杜公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亦謂此耳夫劌鉥心腑指摘造化如探大海出珊瑚奈何令逐臭吠聲之士輕讀之也至於有美必賞如響之應連城隱璞卞生動容流水離絃鍾子拊心古人所以重知己而薄感恩夫豈欺我

楊用脩所載太白有淸平樂二闋識者以爲非太白作謂其卑淺也按太白淸平樂本三絕句而已不應復有詞第所謂女伴莫話高眼六宮羅綺三千一笑

皆生百媚宸游教在誰邊亦有情語余每誦之及樂
天絕句云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遍却及千門三千
宮女如花面幾個春來無淚痕輙低回嘆息古之怨
女棄才何限也
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傅休奕之志士惜日
短愁人知夜長張季鷹之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曹顏遠之富貴宅人合貧賤親戚離語若卑淺而亦
實境所就故不忍多讀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不得已而托之名也千秋

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而歸之
酒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飲一杯酒服食求神僊
多爲藥所誤亦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美酒被
服紈與素至於被服紈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憫
矣並出卮言
蘇子美名舜欽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
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欵密覘之蘇讀漢書張良
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
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

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
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又石勒
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
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
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
曰賴有此耳此皆善讀漢書者非但字句間求也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
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爲佑在易爲祐在詩爲
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爲惟在詩爲維在易爲唯左

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灋胝甍鼂鼉皐臬
兕䌌䍍等事他經皆不然令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
失之矣孝宗初登極以潛邸爲佑聖觀令玉冊官篆
牌奏曰篆法佑字爲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力爭以
爲觀名去人恐不可安跡有旨特增之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
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蘇子容聞人語故
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君實聞人言新事即便抄錄
且必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今事莫

告若實
丹鉛云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輿軸通閏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

容齋隨筆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

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義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眞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貺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哉

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返再三訖不得已

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玭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宋朝此風猶存惟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蓋謂富鄭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迺代文定所爲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爲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

貧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于皇懼而止
此帖今藏其家續筆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
余謂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乞米受金爲人作傳不
足道也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别居長門宮聞司
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黄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
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陳壽
嘗爲諸葛亮書佐得撻百下其父亦爲亮所髡故蜀
志多誣妄又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
可覔千斛米見與當爲尊翁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

爲立傳魏收性憎勝己喜念舊惡名門盛德與之有
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没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
尚書令楊遵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
世號穢史收初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報德當爲
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故减其惡而增其善前
後伏訴者百餘人賴僕射楊素高德正而解胡致堂
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
錢氏重歛之虐通鑑不取其虐實有証矣予按宋氏
别記載歐陽永叔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
叔恨之後作五代史遂誣其祖以重歛民怒之事若
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子美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
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
人賫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史穆修傳穆知白
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穆修作記記
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求載名于記修投
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爲
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楊萬里本傳韓侂胄用

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楊萬里
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
恚改命他人萬里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陸游
本傳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閲古泉記見譏
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
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元史姚燧本傳
燧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弓
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
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

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焉
斯世之道也李治曰文章有不當爲者五苟作一也
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也不可示子孫五也今
之作者異乎吾所聞不以爲所不當者之爲患惟無
是五者之爲患意是道也自漢伯喈以來已不免慙
德矣
序録載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爲其制按
吳志凌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
事也又按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

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亾崇隴原
埜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
長埜有銘久矣楮記室載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
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爲王彌作墓誌
以其素族無名誄故也遂相祖習魏侍中繆襲埋文
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
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王
戒墓銘止數百字然則魏晉以來有墓誌也漢杜子
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墓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有
也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以刻歲月或識
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
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爲徒文也後
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
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
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
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出鶴林玉露
韓子謂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

惟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豈
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富鄭公之甍神宗對輔臣悼惜且曰富弼平生強項
今誌其墓者亦必一強項人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
方今強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爲之
前輩文字無爲宦官作者觀名家諸集可知韓退之
送俱文珍序編在外集非李漢所録豈公所棄之篇
耶勝國趙松雪孟頫爲羅司徒致鈔百錠於胡石塘
汲仲請作廼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

者是日汲仲正絕根其子以情白坐上客咸勸之却愈堅石塘爲可尚矣

韓柳作志傳皆不輕與人即歐陽永叔撰尹師魯墓志銘只敘辨所以作墓志之意其書載集中甚不少假借蓋皆有古人之風至于今以多爲貴甚則文字短簡子孫有祈請增益者尤爲可咲漢司徒霸遣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嚴子陵子陵曰我手不能書適口授之以牀牘授與子道削書之子陵曰省數語乎子道曰書何太少可更足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戰國策甘羅言項槖七歲爲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間多矣蒲衣項槖誠何如人列女傳睪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古人之幼悟者如此桓譚新論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咸有天才皆年七十迺升爲王霸師宋景文筆記曾子年七十學始就迺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廉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顏氏家訓士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五十以學易曾子七十迺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受孝經論語皆成大儒古人之晚成者如此

漢濟南伏生名勝嘗爲秦博士文帝即位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召之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使文學掌故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注云伏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扶風曹壽字世叔其妻名昭字惠班彪之女固之妹也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漢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

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之號曰曹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輙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內郡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受讀晁錯傳書於伏生之女馬融受讀於曹壽之妻漢世文學偏於閨閣如此

傳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化使然也蕭穎士之僕傾馴屢遭穎士之箠殆無完膚或諷使去僕曰我匪不知愛其才耳鄭康成怒一婢曳之庭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爲乎泥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

公之怒文字沾丐婢僕如此而況於德化所致耶

謝朓好奬與人才會稽孔闓粗有才華未爲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

秦少儀好爲詩初不甚工既而以所業見山谷山谷贈以詩當時以爲許與太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遂得與少游齊名（珪本名稚圭唐避高宗諱改去稚字加玉旁）

三國張紘赴孫權辟權呼曰東部而不名嘗作柟榴枕賦陳琳在河北持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

後紘見琳武庫賦遺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此間率少文字故易爲雄伯今足下與子布在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澹菴云韓安國不能完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又梁武帝時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喜曰盾飲介文席之美也

黃庭堅與範師曰遠公作詩換酒飲陶淵明涪翁作頌換酒自酌且道是同是異可爲一問寶勝老人

李白不讀人間非聖書邵堯夫詩亦有此語

蘇子瞻云老杜自秦川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遣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后幸蜀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惟此可用爲比

梁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迺劉孝標集大曆中新羅國上書請以蕭夫子（穎士）爲師元和中雞林賈人鬻元白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僞者輒能辨

元豐中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我　朝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章以金幣乞宋景濂碑文嘉靖中朝鮮上言願頒示關西呂某文以爲式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唐玄宗之世吐蕃遣使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學于體烈以爲與之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尚書裴光庭以爲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内外體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計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于是玄宗賜以詩書

北齊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嘗曰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若閩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自是博雅君子事今書五經已不能無疑誤秦漢來書如賈生本誤者何限三豕字存猶得爲後之讀者巳亥形似之証古人闕文不欲容易輙補緝也按抱朴子引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虎成虎迺相傳皆曰魚魯帝虎訛之訛也

苻堅宴羣臣賦詩姜平子詩内有丁字直而不屈堅

怪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下不屈迺古下字也下作丅上作丄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見焦氏筆乘又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按續世說書此迺个字蓋丁與个相似誤傳寫者也見餘冬序錄（古二十字作廿音入三十字作卅音颯諸石刻中二十三十具從廿卅作四字句爲是）

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古文卯本丣字后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之北而鄭玄以卯爲北味訓北曰北猶別也）韓愈譏王羲之俗書趁姿媚（秦變古爲篆爲隸今又變爲楷世俗書耳而王右軍又多不講偏傍所謂趁姿媚也）於此見字學自是難事

宋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搴答邢詞云我有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

李商隱爲詩文坐上書册排比滿前以資考用時人謂之獺祭魚楊大年爲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弟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文既成則黙綴所

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商隱詩文現奇號西崑體大年宗商隱者崑裏家風故如是邪

歐陽永叔爲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蓋其愼也東坡即不如此觀洪景盧直院時所聞院卒之事可知洪景盧在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一老人負暄花陰問之是京師人累世爲院吏年巳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洪喜告以今日草二十餘

制皆已畢老人復須曰學士才思敏速眞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不過此老人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速亦不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册洪赧然自愧

楊盈川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云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賓王文好數對如云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號爲筭博士

柳宗元嘗謂崔黯曰好辭工書皆病癖也吾不幸早得二病日思砭針卒不能去又杜預嘗稱王濟有馬

癖和嶠有錢癖帝聞之問預有何癖曰臣有左傳癖著左傳集解又王勃與二弟助勔皆以文著後其幼弟勸又有文名父時峙嘗以詫韓思彥思彥曰昔武子有馬癖君復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嗤還書一嗤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譌爲癡或曰癡甚無謂當作瓻廣韻注張孟押韻所載瓻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瓻然又觀魯直詩曰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鴟又曰去止書三篋歸公酒一鴟曰慙無安世書三篋濫得楊雄酒一鴟乃作鴟夷之鴟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黃詩爲證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温公謂其子曰賈竪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

跋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幷奉贈此法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溥正戒子弟曰寧可無衣餓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嘗論古人有最服善者有最妬善者服善如文考靈光賦成中郎輟筆平叔一見輔嗣改注爲論夏侯太

初見三國志遽壞已作孟浩然微雲疎雨兩語遂令一坐罷唱楊汝士蘭亭金石兩語元白不敢復加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相傳四世請趙子昂書子昂歎其精絕不敢落筆但題其尾又戴良少所推服每見汝南黃憲悵然若有所失謝子微高才遠識見許劭十歲時便自推服田巴見魯仲連終身不談崔羣與韓愈往還二十年不道文章劉整有雋才見蔡子尼在坐終日不安妬善如沈約聞人一善似萬箭攢心衛夫人見王右軍筆法而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鍾繇見蔡中郎筆法拊心嘔血李白見崔顥詩有恨不搥碎黃鶴樓之語唐柳信言聞蕭敘死屈一脚而跳連呼曰獨步來獨步來馬融忌康成之能至欲追殺之嗚呼服善非獨成人之美亦以全已之名妬善非獨蔽人之賢適以彰已之隘諸君何不爲君子哉又論天下惟妬善者多服善者少故文士尤當韜晦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遂不復引見後沈約與帝徵栗事約少帝三事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即羞死後帝聞之亦怒唐孟詵以識爇金左遷台州司馬梁徐摛經史百家咨對如流卒爲朱异所忌出爲郡守蔡居安當國會館職食瓜各徵瓜事坐客不敢盡言校書郎董彥遠連徵僻事數條不過數日即補外以此知韜晦二字文士所當盡心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禿筆豈其無見

有論鬼憎學問者倉頡作書而鬼夜哭楊子雲作太玄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王遠知作易總雷電中一老人取去何物鬼神天人迺爾攷李廣勤學博物夢一人出其身語之曰身是心之

神君過相役使是以相辭倉頡等之鬼殆類是耶彼教長卿作大人賦燃藜天祿閣上及贈王肅墨逼退之吞篆文者定奇鬼也可爲一快

古今詩文有最苦心學問而得者有最不經思而合者文士苦心如司馬長卿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楊雄有夢腸之談曹植有胃反之論任末削荆爲筆尅樹汁爲墨夜依林木望月映星太冲門庭廁溷皆置筆研周太朴作詩屬思不續墜落坑塹不覺朱詹吞紙實腹抱犬而臥孫敬折柳寫經睡則懸

頭於梁鄭灼患熱以瓜鎮心便起誦讀崔融爲文下直馬過其門而不覺王右丞維至走入醋甕其有不經思而合者武人能詩則如項籍學書不成身經百戰垓下悲歌幾與易水爭衡樊噲鴻門宴上排闥禁中匆匆數語畫若夙構馬援知伏波將軍及城皐令印文有誤張飛刁斗銘文法書法俱稱合作苻堅老羝而有商風隕秋籜之句高敖曹目不知書而爲勑勒歌聲氣悲壯曹景宗競病兩語休文心服曹翰以蟠花舊戰袍語得轉官婦人能文則如文君當壚奔

女白頭吟數語直與蘇李爭衡石家翔風細骨輕軀尤物未聞文名比失寵懷怨詩春華誰不美卒傷摇落時句儼然潘陸唇吻它如屐屧一歌垓下數語倉卒立成備極情事唐山夫人烏孫公主有何師授矢口成詞皆足被管絃合音律至鄭康成婢皆通毛詩劉琰丫鬟能熟誦靈光賦學問皆從何來意釋氏所謂夙根慧性者耶

杜預刻石爲碑自紀勳績一沉漢水之中一置萬山之上曰後世不有高峰爲谷深谷爲陵之事乎白居易東集所爲詩稿寄之佛藏一在廬山東林寺一在東都聖善寺一在蘇州南禪院各有記以二公勳業文章何患無名猶自標榜若此嘻其甚矣

徐庾少時任俠擊劍幾死人手折節學問遂與臥龍齊名胡安國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盡取刻爲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爲世大儒張仲舉少好蹴踘走馬作音樂父兄以爲憂一旦翻然易業卒以詩文名海內故知學問文章俱當善變氣質如此則好驪馬不入行率者

皇之自況健犢走車破轅良馬逸鞅泛駕然後負重致遠石季龍之母之語其父豈爲篤論 李德裕不肯應舉父督之學云云石勒少好挾彈父怒之母云云

古人論作詩文如寫眞最要肖貌少不相類便非眞境即如畫雪中芭蕉惟閩廣有之右丞關中極寒豈容有此畫昭君而有帷帽畫二疏而有芒蹻畫閩母剪髮而手戴金釧畫漢祖過沛而有僧畫鬭牛而尾舉畫飛鴈而頭足俱展畫擲骰呼六而張口皆爲識者指摘畫且然況詩文耶

匏巴鼓琴游魚出聽師曠奏樂玄鶴飛舞杜鴻漸登閣奏鼓羣羊躑躅開山坐座講經家鷄佇立李牟臨江奏笛水木森動羯鼓縱擊桃杏舒吐南呂一召草木成實守素祝桐脂汗自絶薛弼伐樹鸒羣悉空太清興嘆鴨脚發花誠一之極物類可通則鄭康成讀書山下草生書帶劉向著作太乙夜照青藜又何怪焉

問奇類林卷之十六終

問奇類林卷之十七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山陰陸夢祖啓述
瀛州鄭繼芳仲孚
渭南史記事義伯
虢州劉　蔚原素仝訂

文學中

攷伏羲神農黃帝皆作易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已具又命子襄為飛龍氏造為六書黃帝時蒼頡第從而衍之耳干寶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則神農黃帝皆作易矣然未知何據或曰神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為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為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丹鉛云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偽作上官求賞

者耳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晦菴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卽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謔浪笑傲變風詩焉豈周公釋乎支于九州五方四極彿彿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

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出筆乘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惟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出隨筆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見新序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于詩矣李柟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和伯弟樗迂仲呂戊公所謂二李伯仲也此可爲學詩之法

昔子貢問于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

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眞可謂學矣彼舍倫常日用以爲誦詩讀書者于學何居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

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亾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叅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

寒心久矣自冠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巳而所憂迺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內不亾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晉書本贊標爲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素盡善盡美至

有心慕手追之語略無一詞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爲累大矣獻之立朝亦似其父謝安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論及韋仲將凌雲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遂不之逼觀此一節可以知其爲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盛德二王尚爾況於他人乎見容齋四筆

唐太宗得王右軍諸人墨蹟甚寶惜之爲神妙能三品居神品者二十有五妙品九十有八能品一百有七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紀錄忠臣義士

及文章之美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斑竹管書之出梁書慕容郁贈韓定之以詩韓答云盛德好將銀管述麗辭堪付雪兒歌郁後見韓問銀管事韓對云云出鷄肋集又晉武賜張華麟角筆管唐渤海高元楨贈蜀妓薛濤玉筆管

李充字弘度爲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又薛稷

知集庫馬懐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通曰四部

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與韋中立論文韓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頴傳則柳有所不能爲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潁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

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見玉露韓退之送窮文留窮也柳子厚乞巧文乞拙也故窮者士之常而巧者拙之奴見良談

歐陽須子美文曰子之心胷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電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叟霽止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厥萌芽王安石評歐陽文忠文曰其積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于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若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昔賢有云文章得江山之助豈虛語哉太史公足跡半天下而發爲史記王右軍縱意林壑而形於字畫張燕公謫居江楚而雄於詩歌蓋扶輿之清英顥氣草木之葳蕤掞藻皆天籟之顯於人文者也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序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以譏盡心於文字者蘇子瞻寶繪堂記所謂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以譏留意於書畫者言語之工筆墨之妙眞有何益古人不朽之具不在

文字而害其國亡其身者書畫往往爲之祟二公不以其所長自衒而能以爲戒其識高矣

弇州謂永叔不識佛理強闢佛不識書強評書不識詩自標譽能詩子瞻雖復有墮落就彼趣中亦自一時雄快又謂永叔介甫俱文勝詞詞勝詩詩勝書子瞻書勝詞詞勝畫畫勝文文勝詩然文等耳餘俱非子瞻敵也魯直書勝詞詞勝詩詩勝文少游詞勝書書勝文文勝詩

晉左太冲欲作三都賦構思十年門庭藩落皆着紙

筆遇得一句便書之朱子言歐陽永叔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渠只是作文尚如此況求道乎老蘇取論語及孟韓諸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遂能爲許多文字若移此心與此資質講究義理如何可及又改王充著論衡戶牖牆壁各置刀筆左思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筆紙爲的對序錄載宛陵詩爲文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山谷云文字難工惟讀書多貫穿自當造平淡又云東坡與侄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迺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迺絢爛之極也朱子語

錄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早年應舉時文字意是如此近世劉文安公定之言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收歛太早則其地無所容蓋得東坡此意西涯先生嘗以告吾鄉華伯瞻及得春文又以語春春中年來涯翁謂人曰子元文章旁引博喻不可窮詰學既贍而筆力又勝之吾所患於子元者與患他人者異矣今日觀麓堂集華伯瞻墓誌及保齋文集序不覺憮然久之保齋集序云某奉詔受業獲聆緒論爲文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爲嶽爲鎮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蛟蜃而汚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爲江爲河爲海古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鍊探之而有窮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峯絶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是言也翁七十之年而所以序保齋之文而不忘者少年之所聞也趨約之道翁之老而就實而所以惠於吾徒者又有在矣其尚知所勉哉

春渚錄東坡嘗自言平生無快意事惟文字意之所

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此者按東坡志林云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此范臂氏所謂信手縱筆而皆天下之奇作者哉

宋陸象山先生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復齋先生問曰汝看正叔此段如何先生曰終是不直截明白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復齋大

喜
宋張載嘗坐虎皮講易從游者甚衆一夕與二程子
論學達旦次日語門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
弗及汝輩可師之遂輟講世稱横渠先生朱熹贊曰
早慕孫吳晩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
程頤嘗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册就視之則易也
篾者問曰若嘗了此乎因論未濟顧兄弟爽然後謂
袁滋曰易學在蜀滋入成都見賣醬薛翁者與語大
有得蓋篾叟醬翁皆隱君子也

卮言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
之世若存若亡意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
也曰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史
之正文也曰敘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變文
也曰訓曰誥曰命曰册曰詔曰令曰教曰劄曰上書
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牋曰彈事曰奏記曰檄曰
露布曰移曰駁曰喻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辨曰
說曰解曰難曰議史之實也曰贊曰頌曰箴曰哀曰
誄曰悲史之華也雖然頌卽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
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不安惟其沿也姑從
衆
語文則顏之推曰文章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
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
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語詩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
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有唐絶句爲樂府絶句少
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
南耳而後有南曲

語關係則有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
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無窮
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
其叙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
工錯莊生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
峽決而河潰也窈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李塗云莊子善用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太史公善
用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

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何景明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亾於韓
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亾於謝
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
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
累句又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張茂先
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梅聖俞曰思之工者
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李于
鱗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馮開之曰閱時文者寧取有瑕之玉不取無瑕之石
世儒屈首攢眉治經生業目不飽天下書至撚觚之
時一日可了十數篇令人弾射一字不得此與視肉
撮囊輩無異也昔人論士君子立身制行寧爲玉碎
無爲瓦全則不獨文矣
弇州曰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
乃信其然耳記問既雜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攪擾
驅斥爲難若模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局促痕跡
宛露非斵輪手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洗滌其腸

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國語左傳戰國策韓
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班氏漢書西京以
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泳之令其
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
分途策馭默受指揮臺閣山林絕迹大漠豈不快哉
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
却已落第二義矣
橫渠曰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宋子京
曰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曰公

之文進矣韓昌黎曰時時應事作俗語下筆令人慙
及示人慙以爲好小慙以爲小好大慙以爲大好
尸子曰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子
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呂覽曰
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云通乎德之情則孟門
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鮑照河
清頌引語曰影從表端從德又曰孟軻云千載一聖
是旦暮也梁處士傳序引孟子云今人之於爵祿得
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此見古人引用皆有據

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眞玉火三日而見性
豫章生七年而辨名知人皆難知也故曰禽息之精
陰慶鮑叔之寃黙舉甤矣哉漆園叟嘗世不可莊語
揚雄謂後世必有子雲識矣哉
孫樵與賈秀才書曰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
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濵夜光之珍必頷
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讐也
文章亦然林應騏書曰草之腐也猶化爲螢木之朽
也猶蒸爲芝之聚光映夕發蓋華延古稱不得志於今

將必得志於後者蓋以身雖貧賤而能立言明道託
之簡策以垂不朽云耳合此二者可見發泄太過者
終無餘味停蓄而不盡者其終未必不蒸鬱變化於
無窮也然則文章千古何必以一時爲幸不幸哉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猶莊子云
瓦礫粃稗無非道也倒是而言東坡深於文者也故
嬉笑怒駡皆成文章也張旭深於書者也故歌舞戰
鬬皆草書也
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北有濉水傳曰濉
渙之間能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
宗廟服御焉蘇洵仲兄文甫字說曰夫風水之相遭
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
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
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
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
軋交横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横流逆折潰旋傾
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
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
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容齋四筆江陰葛延之元符間自鄉縣不遠萬里省
蘇公於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誨之曰儋
州雖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
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
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
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
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
之要也葛拜其言而書諸紳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

爲王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
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
於明理如作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夫决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
止衝砥柱絶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
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
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决之
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决而西竭下滿而上虚
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鼃黽之玩耳江河

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
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
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爲至
言予作史釆其語著於本傳中又呂南公云士必不
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
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虚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
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
善於文士無志於立言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
卑淺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

人書如此予亦載之傳中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楊子雲出入游獵子雲乗從又
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楊子雲之
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
財又新論曰桓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
賦則能爲之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賦立發
病彌月廖子雲說
子雲服膺長卿嘗曰長卿賦不是從人間來其神化
所至耶研摩白首竟不能逮乃誇言欺人云雕蟲之

技壯夫不爲遂開千古藏拙端爲宋人門戶
韓愈嘗語李程曰某與崔丞相同年往還眞是聰明
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
不曾共說着文章宋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
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
所能也一說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君謨不誇書
呂濟叔不誇棋何公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絶
大抵不足則誇也
莊子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然視

肉狄山獸名出山海經注云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更生莊子益謂不學之人即視肉之獸言其徒有塊肉而無知耳振囊當是一物玄覽之士自有能辨此者出河上剉疑

晁秘監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輔以家世文學何至作等伎倆殊非我素所期也吾嘗謂集古人句譬如蓬蓽之士適有佳客既無自己庖廚而器皿肴蔌悉假貸於人收拾餖飣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非如貴公供帳不移水陸之

珍咄嗟而辦

南北朝祖瑩字元珍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每夕於灰中藏火伺父母寢後燃火以讀將衣被蔽塞牖戶不使漏光為家人所覺年十二即以文學見推嘗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安可共人作生活也官至祭酒

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而卒以致富宗龔好學不應辟命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之所棄而卒以成德愚讀李于鱗論文亦曰衆所不解之中有神解衆所共尚之中有大非桀傑者自命不逐人脚下行此於棄取之義有冥會又桓廷尉有謂人所應有己不必有人所應無己不必無姜夔謂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此等語皆不從人脚下行者理會之天下事思過半矣何況文哉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著捌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

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摶鵾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出玉露

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廼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深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廼不往出語林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以土鉶（一作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懽然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

疏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其親吾非以饋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孔子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曰夫子何嘆孔子曰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嘆也觀聖人之一喜一嘆可以得文質損益之故矣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十卷）今僅見三事而已御史中丞衆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獄皆以春秋合於經義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為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鹽鐵論文學曰呂步舒弄口而見戮）

歐陽公傷五季之亂故作五代史序論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亂故作詩於歌行則多以嗚呼結其篇末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廼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具盡此班馬之分也評

史漢者獨此語為最張輔以文字多寡為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昔人謂東坡不喜史記子長史筆高視萬古稍知文墨蹊徑者莫不醉心況東坡乎觀其記季氏山房曰余猶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不可得幸而得之親自手抄日夜誦讀惟恐不及夫既稱老儒先生愛慕史記矣寧有不自好乎又觀其在海上與友人書曰到此抄得漢書一部若再抄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也夫漢書唐書皆憲章史記者也猶抄錄慶幸如此況史記寧不好耶且荊公嘗

蘇東坡表忠觀碑似史記諸侯王年表既法其體矣非潛心領略者能若是哉

周公謹曰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各亦自有所喜非若今人李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楊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迺欲持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

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僧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尹和靖在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乎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夫儒者威儀掃地遂使明道先生亦贊嘆佛氏頗有箇莊嚴尹和靖先生始得向波羅門吐氣迺知吾曹不必以言勝佛要以躬行勝之耳

歐陽永叔序梅氏集謂詩多出於古窮人之辭凡數十言以為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許彥周記其叔父楚若所著阨奇集序云水激之以亂石則有聲醴藏之以甕罌則馨齊不下者二城田單因而縱兵文獨不待阨而後奇乎詩窮而工文阨而奇良是一事按司馬遷與任安書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迺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此皆窮與阨之說而遷之所為自況者也遷史敘虞卿傳云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此遷意也韓退之誌柳子厚墓云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凡此皆窮而後工阨而後奇之證也永叔輩序文其亦祖於此歟

梅堯臣字聖俞官員外郎家貧好飲賢士多樂與之游日課一詩有宛陵集歐陽脩序曰世謂詩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惟窮者而後工也嘗有人得西

南夷布其纖文乃堯臣詩
嘗輅蝢卬三斗而清辯綺粲楊子雲酒不離口而太
玄乃就
劉向校書天祿閣上元之夕一老人策青藜杖扣閣
而入吹杖頭火與譚前事至曙而別問其名曰太乙
精也聞卯金之子好學故下觀焉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之
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

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
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迺云吾立子名百世
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
力者也出鶴林玉露
潛居錄楊子雲恬澹寡營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
多惡之及卒怨家取法言援筆塗之曰周公以來未
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云云繕寫多行于
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嘗攷子雲撰法言不受蜀
人十萬錢載一名則亦已矣至謂富人無義正如圈
中之鹿欄中之羊安得妄載舌鋒冒怨意或有之
楊雄答桓譚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
為郎誦之于成帝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又答
劉歆曰有詔令尚書給筆墨得觀書于石室夫雄以
不載蜀人名取惡怨家而卒以蜀人薦得見成帝毀
譽皆出於鄉一商賈一士君子也
雄答劉歆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
把三寸弱翰筆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
擿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傳載雄嗜酒有好事者

時載酒從雄問奇字夫雄之奇字問於人也者其即
異語之問人者乎司馬遷以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三湘北涉汶泗講
業齊魯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大梁以歸仕郎
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卭笮昆明還報命足跡
遍天下盡得郡國山川之勝槩方輿古今之遺蹟而
文始奇雄合天下上計孝廉郡衛卒會之聞見盡得
其異語又加以二十七歲鉛擿次槧之工夫而字始
奇奇可易言哉吳萊嘗謂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

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誠然
柳公綽自舉進士至方面嘗鈔書不輟九經三史一
鈔南北史再鈔溫公手抄諸子名曰微言所鈔自國
語而下六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二端楷無一筆不謹
璩君瑕云吳文定手鈔五經李于鱗五鈔文選三錄
兩漢不在張巡下愚按古今文人率重手鈔者蓋一
經手鈔一字一畫不放過與泛泛口耳自不同也又
宋次道藏書經校讎三五遍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
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借置故一時春明坊宅

子僦直比他處嘗高一倍愚又謂目中校讎三五遍
畢竟須從手下一遍鈔此讀書第一法
歷代搢紳之禍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是故誹謗激
坑焚之禍清談激黨錮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清流
激白馬之禍禍生於激何代不然其始也一人倡之
羣起而和之不求是非之歸迺譁焉狂焉牢不可破
其卒也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
管幼安寧見公孫度時語惟經典不及世事迺因山
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
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
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度
已中心不安之幼安語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
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提學彭雲田嘗語予曰君子捉筆撰文字凡是非毀
譽之間不宜草草恐不其然終當噬臍予退而思之
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
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
記李西涯悔作玄明宮記諸公當日無遐失之草草

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見綠雪亭
老子贈孔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
人也傳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叔
聞之遂三復白圭
語林楊於陵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
宴新昌里第僕射與故人坐正寢嗣復領諸生翼兩
序元白俱在席賦詩時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
色是日大醉歸語其子弟曰吾今日壓倒元白又元
微之與劉夢得韋楚客同會於白樂天舍論南朝興

廢谷賦金陵懷古詩劉滿引一杯飲巳即成白體詩日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

魏收少隨父赴邊欲以武奮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向學夏月坐版床隨樹陰誦讀積年牀板爲之鋭減上南狩賦見褒典起居注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兔京洛號收曰驚蛺蝶譏其輕薄也

唐溫庭筠彥博孫令狐綯嘗以舊事訪庭筠答曰事

出南華經非僻書也願相公燮理之暇時一覽古綯怒甚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轗軻終其身

聶崇儀能詩好嘲竟坐謗政竄死登州藁葬路傍過者唾罵章齊一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於詩晚得惡疾嚙舌而死噫謹厚者握筆吟咏戒之哉見綠雪亭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薛道衡王胄之詩非有所譏刺徒以琱琢工巧爲暴君所忌至賈奇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嘆之詞非甚有譏刺也然亦不免遷謫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迺以車蓋亭絶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摘君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怪也君子豈可摘小人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絶古今而其病在好譏刺文與可詩戒蓋深恐其買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

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亦大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深矣渡江以來詩禍始絶

薛道衡詩云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水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筯盤龍隨鏡隱

彩鳳逐幃低飛䰟同夜鵲倦寢憶晨鷄暗牖懸蛛網
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
那能惜馬蹄史云煬帝善爲文不欲人出其右薛死
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
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詩耶胡苕溪云人君不
當與臣下爭能煬帝忮心一起二臣皆不免哀哉然
爲人臣者亦當悟其微指晉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
遂不敢顯迹常以拙筆書宋文帝好文章自謂莫能
及鮑照於所爲文章遂多鄙言俚句故二君無得而

嫉之終見容於世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雖然此
猶人主也至宋之問事尤甚可恨劉希夷嘗有詩年
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
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
不得其死天報詎盡其辜耶
宋之問官考功郎時韋皐善裁決之問善詩稱一臺
二妙武后嘗幸洛苑詔從臣賦詩東方虬先就賜以
錦袍及得之問詩嘆賞不置乃奪袍賜之中宗春月
集昆明池令侍臣應制屬上官昭容選第一者昭容

從樓上落紙如飛惟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落一紙
乃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宋末句不愁明月盡
自有夜珠來校佺期更勝耳
李太白蒙玄宗召題沉香亭牡丹有猶得君王帶笑
看句楊貴妃恨之遂罷去後坐永王璘黨流夜郎竟
以窮死蘇東坡題檜詩根極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
蟄龍知時宰王珪譖之下獄幾死幸神宗闇講乾卦
六爻俱用龍字惕然悔悟始謫官海外十餘年方賜
還蘇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

之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
贊於賦頌托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
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其是者喜非其所
非則蒙其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
已敗君之事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
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爲人靖默超然不攖
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不一士
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

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為譏誚同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出為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時語人以為知言蘇惠州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遍歷侍從然其詩每為不知者咀味以為有譏訕遂出守錢塘來别文潞公公曰願公至杭少作詩恐為不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别上馬潞公笑曰若還與也便有箋云時吳處厚取蔡安州詩作注以上安州遂遇禍故潞公有箋云之戲

黃山谷攜家南貶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時曾紆坐鈞黨先徙是郡先生留連逾月極歡洽相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也率遊浯溪觀中興碑先生賦詩書姓字于詩左曾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為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於徙蔡元長當國豈可不過為之防耶從之而止蔡持正自左揆謫知安州嘗作安陸十詩吳處厚捃摭箋注蔡坐此又貶新州其詩有云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吳注云未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朱彧云先公帥廣崇寧元年遊蒲㵎問越俗見遊人簪鳳尾花作口號有云孤臣正泣龍髯草遊子空簪鳳尾花後監司指此句為罪言哲宗大祥豈是孤臣正泣之時鞫獄竟無他意讒口可畏如此既不得笑又不得哭

蘇明允初至京歐陽公為之延譽韓忠憲諸公皆待以上客葉石林記忠憲置酒私第惟歐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以布衣參之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之句石林稱其意氣不少衰

其詩今在集中道山清話老蘇初出局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甚領略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行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蘇當時畢竟愁態壯心之用事耶

邊庭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了不為怍關中許宗魯何棟西蜀楊名無夕不縱倡漸以成俗有規楊用脩者答書云文有仗境生情詩或託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為壯士歌宋子京脩史使麗豎爇椽燭吳元中

起草令遠山磨偷麽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
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
以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用脩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
之諸伎捧觴游行城市了不爲怍人謂此君故自汙
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
故耗磨之耳崔子鍾好劇飲嘗至五鼓踏月長安街
席地坐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偶過早遙望之曰非
子鍾耶崔便趨至輿傍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

便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
船不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孫太初玉立美鬚風神俊邁嘗寓居武林費文憲罷
相東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久之費坐語益
恭孫迺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
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
生未嘗見此人
弇州巵言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今
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

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
一合也泄造化之秘則眞宰默讐擅人群之譽則衆
心未厭故呻佔椎琢幾於伐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傳
爰書之竹刃乃起於兎鋒羅網布於鴈池是二合也
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爲之愴然以慨肅然以恐曩與
同人戲爲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
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
九曰無後
一貧困顏淵簞食瓢飲原思藜藿不糝子夏衣若懸

鶉列子不足嫁衛莊周貸粟監河枯魚自擬黔婁被
不覆形東方朔苦饑欲死願比侏儒司馬相如家徒
壁立典鷫鸘陽昌家傭酒太史公無賂贖罪迺至就
腐匡衡爲人傭書東郭先生履行雪中足指盡露王
章病無被臥牛衣中王允游市肆閱所賣書范史雲
釜中生塵第五頡無田宅寄上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郭林宗以衣一幅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孫晨
有藁一束暮臥旦卷吳瑾傭作讀書趙壹言文籍雖
滿腹不如一囊錢束晳債家相敦乞貸無處王尼食

車牛竟餓死董京殘絮覆體乞匄於市夏統採梠求
食卻詵養雞種蒜以給治裝陶潛驅饑乞食思效冥
報應璩屠蘇發徹機褕見謀查道元與天公賤言布
衣麤短申脚足出攣捲脊露張融寄居一小船放岸
上虞龢遇雨舒被覆書身洒大濕王智深嘗五日不
得食掘莞根食之劉峻家有悍室憾軻憔悴裴子野
借官地二畝蓋茅屋數間盧度每作一布囊至貴家
飲啖後餘肉餅付蟆蛉杜甫浣花蠶月乞人一絲兩
絲鄭虔履穿四明雪饑拾山陰橡蘇源明爇薪照字

垢衣生蘚陽城屑榆作粥不干隣里賈島嘆髩絲如
雪不堪織衣孟郊苦寒恨敲石無火盧仝長鬚赤脚
灌園自資周朴寄食僧居不能娶婦　國朝如聶大
年唐寅輩咸旅食廛居不堪其憂通來謝客糊口四
方俞子抱影寒廬盧生無立錐之地以死余嘗有詩
貽謝云隱士代失職達者慚其故
二嫌忌屈原見忌上官孫臏見忌龐涓韓非見忌李
斯莊周見忌惠子荀卿見忌春申賈誼見忌絳灌董
仲舒見忌公孫蔡邕見忌王允邊讓孔融楊脩見忌
魏武曹植見忌文帝虞翻見忌孫權張華見忌荀勗
陸機見忌盧志謝混見忌宋祖劉峻見忌梁高薛道
衡王胄見忌隋煬柳詧見忌諸葛穎張九齡李邕蕭
穎士見忌李林甫顏眞卿見忌元載武元衡見忌王
叔文韓愈見忌李逢吉李德裕見忌李宗閔白居易
見忌李德裕溫庭筠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
崔胤楊億見忌丁謂蘇軾見忌舒亶李定石介見忌
夏竦或以才高畏逼或以詞藻慚工大則斧質小猶
貝錦近如李獻吉薛君采輩亦遭讒阻不可悉徵

三玷鈌顏光祿家訓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顯
暴君過宋玉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
卿竊貲無操王褒過彰僮約楊雄德敗美新李陵降
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
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
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
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踈繁
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
衡傲誕致隕楊脩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

康陵物凶終傳玄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
順陵險潘岳乾没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
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雖天子
有才華者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皆負世議
予謂顏公談尚未悉如儀秦代屬權謀翻覆韓非刻
薄招忌李斯諛虐覆宗劉安妬亂亡國陸賈納賂夷
荒枚皐輕冶媒戲揚惲怨望被刑匡衡阿比中貴劉
向誣罔黃白谷杜宗傳戚里王充狂誕非聖陳壽售
米史筆劉琨少没權游孫綽人稱穢行王儉市國取

相沈約乘時徼封張纘杯酒殺人謝超宗鮑鮮納閒
伏挺納賄削髮魏收淫婢徵賄江總獻諂麗詞世基
從吏荒君世南傲遊二帝四傑皆競輕浮沈宋竝馳
險猶李嶠浮沈致責蘇味道模稜充位張說大肆苞
苴賀知章縱心沉湎王維鄭虔陷身逆虜柳宗元劉
禹錫躁事權臣劉長卿怨懟多忤嚴武驕矜無上李
白見辟狂王崔顥數棄伉偶元稹改節奥援李德裕
樹黨搢擊王建連姻貂璫李益感恩藩鎮楊億謔侮
同舍曾鞏陵轢維桑歐陽脩乖名濮議蘇軾取攻蜀

黨王安石元豐斂怨陸游平原失身人主如梁武隋
煬湘東長城違命昏德不足言矣以唐文玄之賢而
閨門之行不可三緘況其他乎即如吳邁袁杜必簡
之流不能盡徵邇時李獻吉氣誼高世亦不免狂簡
之譏他若觧大紳劉原溥桑民懌唐伯虎王稚欽常
明卿孫太初王敬夫康德涵皆紛紛負此聲者何也
內侍則出入弗矜外忌則攻摘加苦故爾然寧爲有
瑕璧勿作無瑕石

四偃蹇孫卿垂老蘭陵避讒引却孟氏再說不合徬

徨出晝長卿爲郎數免婆娑茂陵仲舒既罷江都衡
門教授賈生長沙卑濕作鵩賦東方朔久困執戟作
客難楊雄白首校書作觧嘲馮衍老廢於家作顯志
賦陳壽以謗議再致絀辱孫楚以輕石苞湮廢積年
夏侯湛中郎不調作抵疑郤正三十年不過六百石
作釋譏潘安仁三十年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
作閒居賦卞彬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作蚤蝨蝸蟲賦
劉峻爲梁武所抑不見用作辨命論何偘宦游不進
作拍張賦盧思道宦途遲滯作孤鴻賦盧詢祖斥脩

邊堠作長城賦王沈爲椽鬱鬱作釋時論蔡凝爲黃
史不得志作小室賦劉顯六十餘見補王府丘陵朝
不樂武位欲掘顧榮塚劉孝綽前後五免第鄢開往
不得志齋前悉種白楊庾仲容王籍謝幾卿俱久不
調沈酣以終伏挺十八出仕老而不達其子以悲恨
從賊侯白欲用敕止得五品食旬日而終四傑惟盈
川至令長李杜淪落吳蜀孟浩然以禁中而忤旨放
還終老薛令之以苜蓿致嫌奪官蕭穎士及第三十
年纔爲記室王昌齡詩名滿世棲遲一尉賈島溫飛

卿皆以龍鱗魚服顛躋不振孟郊公乘億溫憲劉言
史潘賁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或方鎮一辟憔悴
以死至其詩所謂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
人十上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塵一領青衫消
不得着朱騎馬是何人又有椰榆路鬼憔悴波臣獼
猴騎土牛鮎魚上竹竿之喻噫其窮甚矣胡仲申聶
大年劉欽謨卞華伯李獻吉康德涵王敬夫薛君采
常明卿王稚欽皇甫子安子循王道思皆遁時之偃
蹇者

五流貶流徙則屈原呂不韋馬融蔡邕虞翻顧譚薛
綜卞鑠諸葛厷張溫王誕謝靈運謝超宗劉祥李羲
府鄭世翼沈佺期宋之問元萬頃閻朝隱郭元振崔
液李善李白吳武陵　明則宋濂瞿佑唐肅豐熙王
元正楊慎貶竄則賈誼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
劉允濟李邕張說張九齡李嶠王勃蘇味道翟日用
武平一王翰鄭虔蕭穎士李華王昌齡劉長卿錢起
韓愈柳宗元李紳白居易劉禹錫呂溫陸贄李德裕
牛僧孺楊虞卿李商隱溫庭筠賈島韓偓韓熙載徐

鉉王禹偁尹洙歐陽脩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王安
中陸游　明則解縉王九思王廷相顧璘常倫王慎
中輩俱所不免窮則窮矣然山川之勝與精神有相
發者
六刑辱孫臏刖足范睢折脇張儀捶至數百司馬遷
腐刑申公胥靡禰衡鼓吏劉楨尚方磨石張溫幽繫
馬融蔡邕班固之流至謝莊崔慰祖袁彖陸厥輩咸
髡鉗短後城旦鬼薪諸葛勗有東野徒賦酈炎有遺
令四帖高爽有鑊魚賦杜篤有吳漢誄鄒陽江淹俱

有上書皆是囚繫中成者　明初文士往往輸作耕佃遞來三木赭衣亦所不免

七夭折楊烏七歲預玄文九歲卒夏侯榮七歲屬文十三歲戰歿范攄子七歲能詩十歲卒王子晉十五對師曠十七上賓於帝周不疑蕭子回十七被殺林傑六歲能文十七歲卒夏侯稱劉義眞蕭鏗陳叔愼陳伯茂俱十八義眞及鏗俱賜死袁著十九陸瓚邢居實二十王寂蕭璥二十一徐份九歲爲夢賦與何烱俱二十二劉宏二十三王弼王脩王延壽王絢何

子朗俱二十四袁耽劉景素二十五禰衡王訓李賀俱二十六衛玠王融俱二十七酈炎陸厥崔長謙俱二十八楊經沈友王勃俱二十九陶丘洪阮瞻到鏡到伉劉苞歐陽建俱三十梁昭明劉訏俱三十一顏淵陸績劉敲盧詢祖俱三十二賈誼王僧綽俱三十三陸琰三十四蕭子良謝贍崔慰祖俱三十五駱統王洽劉琰王錫王僧達謝朓俱三十六謝晦王曇首謝惠連蕭緬陸玠俱三十七王珉王儉王肅俱三十八王濛三十九嵇康歐陽詹俱四十近代高啓何景明高叔嗣俱三十九王謳殷雲霄林大欽及友人宗臣俱三十六梁有譽三十五常倫三十四徐禎卿陳束俱三十三李兆先二十七梁懷仁馬拯僊二十餘又有蘇福年十四蔣燾十七蘭摧玉折信哉

八無終韓非蒙毅鼂錯楊惲京房賈捐之班固袁著崔琦蔡邕孔融楊脩禰衡邊讓張裕周不疑酈炎夏侯玄高岱沈友韋曜賀邵韋昭嵇康呂安張華裴頠石崇潘岳孫拯歐陽建陸機陸雲苻朗謝混顏峻劉義眞劉景素沈懷文謝朓劉之遴王僧達王融檀超

丘巨源謝超宗荀丕蕭鏘蕭鑠蕭鋒蕭賁崔浩荀濟王昕宇文弢楊汪陸琛王炘楊愔溫子昇虞綽傅縡章華王胄薛道衡劉逖歐陽秬張蘊古劉禕之李福業王無競王勮王勔范履冰苗神客陳子昂王昌齡李邕王涯舒元輿盧仝姚漢衡劉燕路德延汪台符郭昭慶鍾謨潘佑高啓張羽張孟兼孫蕡解縉以宪李斯劉安主父偃息夫躬何晏鄧颺隱蕃桓玄殷仲文傅亮謝晦謝靈運范曄孔熙先謝綜王偉伏知命張衡鄭愔宋之問崔湜蕭至忠薛稷蘇渙江爲宋齊

丘鄭首俱以法屈原杜篤周處劉琨郭璞任孝恭袁淑袁粲王僧綽陳叔愼許善心駱賓王張巡顏眞卿溫庭皓周朴孫晟陳喬文天祥余闕王禕方孝孺以義陳遵鍾會蔣顯夏侯榮衛恒曹攄王衍庾歆袁龢袁山松殷仲堪羊璿之沈警沈穆之鮑照袁嘏張纘江簡鮑昊尹式孔德紹王由韋諛蕭瓛王頍祖君彥虞世基皮日休以亂他如王筠以井王延壽何長瑜盧照隣以水張始均以火伊璠以猛獸近代常倫以狂刃韓邦奇馬理王維楨以地震至若高貴鄉公梁

簡文湘東王魏孝靜隋煬所不敢論

九無後叔向之鬼旣餒中郞之女僅存劉瓛劉璡竝廢蒸嘗劉祓劉訏何胤何點先虛伉儷李太白蕭頴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爲市人妻崔曙一女名星白公一姪曰龜王維四弟無子陽城三昆不娶孔融子女髫年被刑機雲會瞱朞功駢僇王筠闔門盜手神理荼酷於斯極矣邇來宗臣王維楨高岱亦然吾於丙寅歲以瘖瘍在牀褥者逾半歲幾殆殷都秀才過而戲曰當加十命矣蓋謂惡疾也因援筆志其人伯牛病癩長卿消渴趙岐卧蓐七年朱超道嶽峙沈痾玄晏善病至老照隣惡疾不愈至投水死李華以風痺終楚杜臺卿聾廢祖珽胡旦瞽廢少陵三年瘧疾一鬼不消

蔡景明問余古亦有貴而壽者乎余對有之公孫弘韋賢匡衡拜相封侯胡廣周歷三公至太傅弘賢廣皆八十謝安以太保王儉以開府沈約以尚書令范雲徐勉以僕射朱异以領軍江總以尚書令徐陵以宮傳各秉政高允爲中書令年九十八范長生爲丞

相年百餘歲楊素將相二十載唐世宰輔魏徵李嶠蘇味道張說蘇頲韓休張九齡陸贄武元衡權德輿令狐楚元稹左僕射王起年八十八尚書白居易年七十六宋世宋庠司馬光周必大俱拜相范仲淹歐陽脩俱執政必大年七十九元世趙孟頫許衡曾默姚樞王磐姚燧歐陽玄俱登一品王磐年九十　明興劉誠意王新建至開茅土楊文貞丘文莊李文正王文恪俱歷師臣楊壽八十五李王皆七十之上毋論許敬宗蔡京及近分宜相權寵冠絕竝有遐齡蔡

匿笑不答余迺謂曰伊尹太公周公畢公召公不拜相乎衛武公不爲侯伯乎不皆至百歲乎蔡曰善

問奇類林卷之十七終

問奇類林卷之十八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綮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山陰陸夢祖啟述
瀛州鄭繼芳伯孚
渭南史記事義伯
虢州劉　蔚原素仝訂

文學下

嚴儀卿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窮理不能極其至又曰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嚴儀卿以禪喻詩旨哉禪則一悟之後萬法皆空捧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則一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唾動觸天真然禪必深造而後能悟詩雖悟後仍須深造自昔瑰奇之士往往有識窺上乘業阻半途者

黃省曾曰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

古人搆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華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頹矜蟲鬭鶴遞相述師如圖繪剪錦飾畫雖嚴割強先露

皇甫汸曰或謂詩不應苦思苦思則喪其天眞殆不然方其收視反聽研精殫思寸心幾嘔脩鬚盡枯深湛守嘿鬼神將通之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一達於詩者能之皮日休曰百煉成字千煉成句

皇甫汸曰語欲妥貼故字必敲推一字之瑕足以爲玷片語之類幷棄其餘謝榛曰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化不完也

敖陶孫詩文許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波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着實元微之如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琱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

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后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語覺爽儁而評似穩妥惟少爲宋人曲筆耳故全錄之

弇州　國朝詩評高季迪如射鵰胡兒佐健急利往
往命中又如燕姬靚粧巧笑便辟劉伯溫如劉宋好
武諸王事力既稱服藝華整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
低眉袁可潛如師手鳴琴流利有情高山尚遠劉子
高如雨中素馨雖復嫣然不作寒梅老樹風骨楊孟
載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情至之語風雅掃地汪朝
宗如胡琴羌管雖非太常樂琅琅有致徐幼文張來
儀如鄉士女有質有情而乏體度孫伯融如新就銜
馬步驟未熟時見輕快孫仲衍如豪富兒入少年場

輕脫自好浦長源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論師生天
則可成佛甚遥解大紳如河朔大俠鬚髯戟張輿之
周旋酒肉倉父楊東里如流水平橋粗成小致曾子
啓如封節度募兵東征鮮華雜沓精騎殊少湯公讓
劉原濟如淮陰少年鬥健作噉人狀劉欽謨如村女
簪花穠鹽羞澁正得各半夏正夫如鄉嗇夫衣繡見
達官雖復整飭時露本態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
淡沲而易見底裏謝方石如鄉里社塾師日作小兒
號嗄吳匏庵如學究出身人雖復閒雅不脫酸習沈

啓南如老農老圃無非實際但多俚辭陳公甫如學
禪家偶得一自然語謂爲游戲三昧莊孔陽佳處不
必言惡處如村巫降神里老罵坐陸鼎儀如吃人作
雅語多在咽喉間張亨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
子耳張靜之如小棹急流一瞬而過無復雅觀楊文
襄如老弋陽伎發喉甚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桑民
懌如洛陽博徒家無擔石一擲百萬林待用如太湖
中頑石非不具微致無奈凝重何喬希大如漢官出
臨遠郡亦自粗具威儀祝希哲如盲賈人張肆頗有

珍玩位置總雜不堪蔡九逵如灌莽中薔薇汀際小
鳥時復娟然一覽而已王敬夫如漢武求仙欲根正
染時復遇之終非實境石少保如披沙揀金時時見
珪文徵仲如士女淡粧維摩坐語又如小閣疎窗位
置都雅而眼境易窮康德涵如靖康中宰相非不處
貴惟擾粗率無大處分蔣子雲如白蠟糖看似甘美
不堪咀嚼王欽佩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唐虞佐
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王子衡如國外人投唐武將
坐禪威儀解悟中不免露抗浪本色熊士選如寒蟬

乍鳴踈林早秋非不凄楚恨乏他致張琦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不脫於泥中唐白虎如乞兒唱蓮花樂其少時亦復玉樓金埒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卉不必盡稱姚魏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顧華玉如春原畫花葩靡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朱升之如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恨殷近夫如越兵縱橫江淮間終不成覇王新建如長爪梵志彼法中錚錚動人陸子淵如入貲官作文語雅步雖自有餘未脫本來面目鄭繼之如氷凌石骨質勁

不華又如天寶父老談喪亂事皆實際時時感慨孟望之如貧措大置酒寒酸澹泊然不至腥羶黃勉之如假山池雖爾華整大費人力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薛君采如宋人玉葉幾奪天巧又如倩女臨池踈花獨笑胡孝思如驕兒郎愛吳音興作即謳不必合板馬仲房如程衛尉屯西宮斥堠精嚴甲仗雄整而士乏樂用之氣豐道生如沙苑馬驁駿相半恣情馳騁中多敗蹶王舜夫如敗鐵網取珊瑚用力堅深得實自少孫太初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又如鳴蜩伏蚓聲振月露體滯泥壤施子羽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惜其景物蕭條迫晩意盡王履吉如鄉少年久游都會風流詳雅而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揚州大宴雖鮭珍水陸而時有宿味常明卿如沙苑兒駒驕嘶自賞未諧步驟張文隱如藥鑄鼎燦爛驚人終乏古雅王稚欽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長城陳約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箜篌初取閑適終成凄楚又如過雨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楊

用脩如暴富兒郎銅山金埒不曉吳飯着衣李子中如刁家奴煇赫車馬施散金帛原非己物廖鳴吾如新决渠浮楚濁泥一瞬皆下皇甫子安如玉盤露屑清雅絕人惜輕縑短幅不堪裁剪袁永之如王謝門中貴子弟動止可觀黃才伯如紫瑛石大似蘇鶴晩年不無可恨周以言如中智芘笏雖乏根具不至出小乘語施平叔如小邑民築室器物俱完張以言如甘州石斗色澤似玉膚理粗澀胡承之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操舞如度擊刺未堪華子潛如盤石疎林

清溪短棹雖在秋冬之際不廢楓橘張孟獨如罵陣
兵瞋目喧袖果勢壯往張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鑿
宛然又如束銅錮腹滿中外道湯子重如鄉三老入
城威儀舉舉終少華冶態傳汝舟如言法華作風話
凡多聖少喬景叔如清泉放溜新月掛樹然此景殊
少不耐縱觀蔡子木如驕女織流黃不知絲理強自
斐然王道思如鶩弋宿鳥撲刺遒迅殊愧幽間之狀
許伯誠如賈胡子作狎游隨事揮散無論中節陳羽
伯如東市倡慕青樓價微傳粉澤強工顰笑王允寧

如馬服子陳師自作奇正不得兵法又如項王嘔啞
未了忽發喑嗚徐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
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僊人偶游下界不染塵俗
何仲默如朝霞點水芙蕖試風又如西施毛嬙毋論
才藝却扇一顧粉黛無色李獻吉如金鳷擘天神龍
戲海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
峨眉積雪閬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
舶明珠異寶貴甚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宗子相
如渥洼神駒日可千里未免齧决之累又如華山道

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梁公實如綠野山池緜雅勻
適又如漢司隸衣冠令人驚美但非全盛儀物吳峻
伯如子陽在蜀亦具威儀又如初地人見聲聞則入
大乘則遠馮汝行如幽州馬行客雖見伉俍殊乏都
雅馮汝言如晉人評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張茂
叅如荒傖度江揖讓簡略故是中原門第盧少楩如
翩翩濁世佳公子輕俊自肆朱子价如高坐道人衩
衣躡屐忽發胡語陳鳴埜如子玉兵過三百乘則敗
彭孔嘉如光祿宴使臣餖飣詳整而中多宿物徐汝

思如初調鷹見擊鷙故難獲鮮黃淳父如北里名姬
作酒糺才色既自可觀時出俊語為客所賞謝茂秦
如大官舊庖為小邑設宴雖事饌非奇而餖飣不苟
魏順甫如黃梅坐人談上乘縱未透汗不失門宗
國朝文評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
之和王子充胡仲申二公如官廚内醞差有風法而
不甚清絶劉伯溫如叢臺少年入說社便辟流利小
見口才高季迪如拍張擔幢急迅眩眼蘇伯衡如十
室之邑粗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

瀉千里而瀠洄滉瀁之狀頗少解大紳如鮮衣快馬
急速而少步驟楊士奇如措大作官人雅步徐言詳
和中時露寒儉又如新廷尉牘有法而簡丘仲深如
太倉粟陳陳相因不甚可食李賓之如開講法師上
堂敷腴可聽而實寡精義陸鼎儀如何敞容好整潔
夏月熨衣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弔喪緩步嚴服動止
舉舉而乏至情吳原博如茅舍竹籬粗堪坐起別無
偉麗之觀王濟之如長武城五千兵閑整堪戰而傷
於寡羅景鳴如藥鑄鼎雖古色驚人原非三代之器

桑民懌如社劇夷歌亦自滿眼充耳楊君謙如夜郎
王小具君臣不知漢大羅彝正如姜斌道士升講壇
語不離法而玄趣自少陳公甫如坐禪僧聖諦一語
東塗西抹亦自動人祝希哲如吃人氣迫期期艾艾
又如拙工製錦絲理多恨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
快爽不可言又如飛瀑布岩一瀉千尺無淵渟泓寞
之致崔子鍾如古法錦文理黯然雅色可愛惜窘邊
幅湛源明如乞食道人記經唄數語沿門唱誦李獻
吉如樽彝錦綺天下瓌瑤而不無追餼絲理之病何

仲默如雉翬五彩飛不百步而能鑠人目睛徐昌穀
如風流少年顧景自愛鄭繼之如孔北海言事志大
才短王子衡如絲牮牝牛珍貴能負而不饒步驟康
德涵如嘶聲人唱霓裳散序格高音卑王敬夫如狐
禪鹿僊亦自縱橫高子業如玉盤露屑故是清貴如
寒淡何夏文懸如登小丘展足見平野然是疏曠耳
王稚欽書牘如麗人訴情他文則改鼠為璞呼驢作
衛江景昭如入鴻臚館鳥語侏儺一字不曉廖鳴吾
如屠沽小肆強作富人紛紜殊增厭賤郭价夫如鄉

老敘事粗見疊疊道生如骨董肆真贋雜陳時亦
見寶而不堪儇詐李舜臣如盆池中金魚政使足翫
江湖空闊便自渺然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
微有委豔黃德光如山徑強作漢語不免鴃舌黃勉
之如新安大商錢帛米穀金銀俱足獨法書名畫不
真陸浚明如捉麈尾人從容對談名理不乏江于順
如試風駱鷹矯健自肆袁永之如王武子擇有才兵
家兒命相不厚呂仲木如夢中囈語不休偶然而止
馬伯循如河朔餐羊酪漢氈肥逆鼻頗惟喬如暴顯

措大不堪造作楊用脩如繪絲作花無種種生氣屠
文升如小家子充烏衣諸郎終不甚似王允寧如下
邑工琢玉器非不奇貴痕跡宛然又如王子師學華
相國在形迹間所以愈遠羅達夫如講師參禪兩虎
着脚俱不堪高坐王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構華煥
巷空宛轉第匠師手不讀木經中多可憾許伯誠如
通津郵資用本少供億不虛薛君采如爵白蠟杖青
蘆不勝淡弱朱子价如小兒吹蘆笙得一二聲似欲
隸太常喬景叔如江東秀才文弱都雅而氣不壯吳

峻伯如佛門中講師雖多而不識本來面目歸熙甫
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盧少楩如春
水横流滔蕩縱逸而少歸宿梁公實如貧士好古器
非不得一二醒眼者政苦難繼耳宗子相如駿馬多
蹶又如妙音聲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耳李于
鱗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
重不可議

涵虛子記元詞一百八十七人馬東籬如朝陽鳴鳳
張小山如瑶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
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鰲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
宮大用如西風鵰鶚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
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
白無咎如太華孤峯已上十二人為首等貫酸齋如
天馬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閒雲
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
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
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珮玉鳴鑾劉廷信
如摩雲老鶻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

鶴馬九皐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瑶草蓋西村
如清風爽籟朱廷玉如百卉爭芳庚吉甫如奇峯散
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庵如花柳芳妍胡紫山
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
松高文秀如金盤牡丹阿魯威如鶴唳青霄呂止庵
如晴霞結綺荊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
珮薛昂夫如雪牕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
如玉笛横秋不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
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劒氣騰空李文蔚

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鵾鷄冲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清廟朱瑟李叔進如壯士舞劍吳昌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宜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

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鴈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蕖尚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鸞戲波已上七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盧疎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庵高拭即作琵琶記者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五百人不著題評抑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與可謂嚴矣　國初十有六人王子一如長鯨飲海文如漢廷老吏劉東生如海嶠雲霞王文昌如滄海明珠谷子敬如崑山片玉可入首等藍楚芳如秋芳桂子陳克明如孤鶴鳴皐穆仲義如洛神凌波湯舜民如錦屏春風賈仲名如錦帷瓊筵楊景言如雨中之花蘇復之如雲林之豹楊彥華如春風飛花楊文奎如庄廬疊阜夏均政如南山秋色唐以初如僊女散花可次貫酸齋輩

愚按唐五言古詩悲壯雄渾者為蘇李曹劉一派初

唐及李杜高岑以下諸公實之冲澹蕭散者為淵明一派張儲王孟韓柳諸公之作實之

七言古詩初唐王劉沈宋以下諸公為一體盛唐李杜高岑以下諸公為一體晚唐李賀以下諸公為一體

唐自武德至開元初為初唐其人則虞世南褚亮魏徵至徐晶苗晉卿自開元至大曆初為盛唐其人則王灣滏行先包融至張光朝梁鋐自大曆至元和長慶為中唐其人則劉長卿韓滉柳渾韋應物至喬弇

鄭賛自寶曆開成以後至天祐爲晚唐其人則李商
隱王季文柳公權杜牧至劉魯風韓定辭
世謂晉人以還方有佳句今以衆所共稱者彙集於
此太冲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士衡和風飛清響
纖雲垂薄陰景陽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景純左
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休奕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
長正長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顔延富貴他人合
貧賤親戚離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日暮天
無雲春風扇微和康樂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池

塘生春草園林變鳴禽叔源景昃鳴禽夕水木湛清
華延之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玄暉金波麗鳷鵲
玉繩低建章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吳興庭皐木
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文通日
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梁武金風徂清夜明月懸洞
房簡遠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馬毛縮如蝟角弓
不可張仲言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露滋寒塘草
月映清淮流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王籍蟬
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休文標峰彩虹外置嶺白雲
間王融高樹升夕煙層樓滿初月皆精言秀調獨步
當時六朝諸君子生平精力罄於此矣
唐人句律有全類六朝者太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
叢金虞世南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香王勃野花常
捧露山葉自吟風楊炯伏檻排雲出飛軒繞澗迴盧
照鄰隴雲朝結陣江月夜臨空駱賓王曉風連朔氣
新月照邊秋韋承慶山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蘇味
道月華連晝色燈影雜星光趙彥昭宮樹千花發堦
蓂七葉新李乂行戈疑駐日步輦若升天樊忱十地

祥雲合三天瑞景開楊庶賓鐸含颸響仙輪帶日紅
王景重階青漢接飛閣紫霄懸李嶠御筵陳桂醑天
酒酌榴花宗楚客湛露飛堯酒薰風入舜絃袁暉九
旗雲際出萬騎谷中來孫逖漁父歌金洞江妃舞翠
房蘇頲豐樹連黃葉函關入紫雲張說漢武橫汾日
周王宴鎬年張九齡日御馳中道風師卷太清陳子
昂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杜審言帝鳥驚殘夢飛
花攪獨愁沈佺期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宋之問
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玄宗春來津樹合月落戌

橅空右置粱陳間何可辨別第人取其一此類尚多
若唐初句格未諧者自是六朝體不復錄
唐七言律起語之妙自盧家少婦外崔顥岧嶢太華
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王維漢主離宮接露臺秦
川一半夕陽開賈至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
蒼蒼李白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李頎
朝聞遊子唱離歌乍夜微霜初度河杜甫西北樓成
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
難此登臨中天積翠玉臺遥上帝高居絳節朝寺下

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萬里橋西一草堂百
花潭水即滄浪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
皆冠裳宏麗大家正脉可法　對起之妙則杜之風
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實為妙絕而岑參
鷄鳴紫陌初囀鶯嬌二起工麗婉約亦可諷詠右丞
多仄韵對起無風韵不足多效蓋仄起宜五言不宜
七言也
中唐起句之妙有不減盛唐者如錢起未央月曉度
疎鍾鳳輦時巡出九重皇甫曾長安雪後見歸鴻紫
禁朝天拜舞同司空曙迢遞山河擁帝京參差宮殿
接雲平皇甫冉北人南去雪紛紛鴈叫汀洲不可聞
韓翃仙臺初見五城樓風物凄凄宿雨收韓愈南伐
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韓渥星斗疎明禁漏
殘紫泥封後獨凭欄皆氣雄詞逸可觀崔曙漢文皇
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老杜野老離前江岸回
柴門不正逐江開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
盆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霜黃碧梧白
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岑參滿樹枇杷冬著花老僧

相見具袈裟李頎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去洛
陽劉長卿若為天畔獨歸秦對水看山欲暮春郎士
元石林精舍虎溪東夜扣禪扉謁遠公杜牧江涵秋
影鴈初飛與客携壺上翠微雖意稍疎野亦自一種
風致　結句之妙則杜審言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
春色倍還人沈佺期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
明君崔顥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王維
玉靶寶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高適聖代只今
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岑參莫向他鄉怨離別知

君到處有逢迎劉長卿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桃合誰得似君將雨露海東萬里洒扶桑大率唐人詩主神韵不主氣格故結句率弱者多惟老杜不爾如醉把茱萸仔細看之類極為深厚渾雄然風格亦與唐盛稍異間有濫觴宋人者出師未捷身先死類是也

唐五言律起句之妙者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春氣滿林香春游不可忘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銀燭吐青烟金尊對綺筵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萬

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灞上柳枝黃爐頭酒正香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片雨過城頭黃鸝上戍樓驍馬似風簷鳴鞭出渭橋巫山十二峯皆在碧空中或古雅或幽奇或精工或典麗各有所長不必如七言也　仄起高古者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士有不得志栖栖吳楚間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樓頭廣陵近九月在南徐苦不多得蓋初盛多用工偶起中晚畢弱無足觀覺杜陵為勝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皆雄深渾朴意味無窮然律以盛唐則氣骨有餘風韵少乏惟風林纖月落花隱掖垣暮絕工亦盛唐所無也　唐五言多對起沈宋王李冠裳鴻整初學法門然未免繩削之拘要其極至無出老杜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四更

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寺憶曾遊處橋憐再度時之類對偶未嘗不精而縱橫變幻盡越陳規濃淡淺深動奪天巧百代而下當無復繼　結句之妙者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升沈應已定不必問君平辭君向天曉拂石臥秋霜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坐看霞色起疑是赤城標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君王好

長袖新作舞衣寬杜則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經
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安
危大臣在不必泪長流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無
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唐人五言律對結者甚少惟
杜最多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之類即不盡如對
起神境而句格天然故非餘子之所辦材富力雄故
爾
初唐律體之妙者杜審言大酺應制沈雲卿古意與
慶池南莊李嶠太平山亭蘇頲安樂新宅望春臺熙

薇省皆高華秀贍第起結多不甚合耳
盛唐王李杜外崔顥華陰李白送賀監賈至早朝岑
參和大明宮西掖高適送李少府祖咏望薊門皆可
競爽
中唐詩如錢起和李員外寄郎士元皇甫曾早朝李
嘉祐登閣司空曙曉望皆去盛唐不遠劉長卿獻李
相公送耿拾遺李錄事韓翃題仙慶觀送王光輔郎
士元贈錢起楊巨源和侯大夫武元衡荊帥皆中唐
妙倡愚謂錢起製作宮而章法多乖劉長卿篇什鉅

而句律時殊盛之降而中也二子寔首倡之
初盛間五言古陳子昂爲冠七言短古五言絕王勃
爲冠長歌駱賓王爲冠五言律杜審言爲冠七言律
沈佺期爲冠排律宋之問爲冠
初唐五言律獨有宦遊人第一盛唐昔聞洞庭水第
一中唐巫峽見巴東第一晚唐姚合早朝許渾灞關
李頻送裴侍御尚有全盛風流全篇多不稱耳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白
時出古意一變也高岑王李風格大備又一變也杜

陵雄深浩蕩超忽縱橫又一變也錢劉稍爲流暢降
而中唐又一變也大曆十才子中唐體備又一變也
樂天才具泛瀾夢得骨力豪勁在中晚間自爲一格
又一變也張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實漸入晚唐
又一變也李商隱杜牧之塡塞故實皮日休陸龜蒙
馳鶩新奇又一變也許渾劉滄角獵俳偶時作拗體
又一變也至吳融韓偓香奩脂粉杜荀鶴李山甫委
巷談叢否道斯極唐亦以亾矣
漢稱蘇李然武帝蘇李儔也魏稱曹劉然文帝曹劉

匹也唐稱李杜然玄宗李杜流也三君首倡六子並驅盛絕千古非偶然也

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惟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惟兼總一代故利鈍雜陳巨細咸畜

七言律唐以老杜爲主參之李頎之神王維之秀岑參之麗又今仲默之和暢于鱗之高華明卿之沈雄元美之博大兼收時出法盡此矣

初唐絕蒲桃美酒爲冠盛唐絕渭城朝雨爲冠中唐絕迴鴈峰前爲冠晚唐絕清江一曲爲冠秦時明月在少伯自爲常調用修以諸家不選故唐絕增奇首錄之所謂前人遺珠茲則掇拾于鱗不察而和之非定論也

五言絕唐樂府多法齊梁體製自別七言亦有作樂府體者如太白橫江詞少年行等尚是古調至少伯宮詞從軍出塞雖樂府題實唐人絕句不涉六朝然亦前無六朝矣

七言絕以太白江寧爲主參以王維之俊雅岑參之濃麗高適之渾雄韓翃之高華李益之神秀益以弘正之骨力嘉隆之氣韻集長舍短足爲大家上自元和下迄成化初學姑置可也

唐五言絕太白右丞爲最崔國輔孟浩然儲光羲王昌齡裴迪崔顥次之中唐則劉長卿韋應物錢起韓翃皇甫冉司空曙李端李益張仲素令狐楚劉禹錫柳宗元七言絕太白江寧爲最右丞嘉州舍人常侍次之中唐則隨州蘇州仲文君平君虞夢得文昌徐

之清溪廣津皆有可觀處

五言絕晚唐殊少作者然不甚逗漏七言絕則李許杜趙崔鄭溫韋皆極力此道然純駁相揉所當細參

七言絕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爲第一如夜上西城從軍北征受降春夜聞笛諸篇皆可與太白龍標競爽非中唐所得有也

卮言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淒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

明珠走盤收之如虆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

謝榛曰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盛唐突然而起以韻爲主意到辭工不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混成無跡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旁韻牽强成章又曰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諸衆星麗天孤霞捧日無不可觀

詩有倒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鸝高於五尺童化爲白皃似老翁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

然左傳有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有室於議塗於嘆皆倒言之法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有一句連三字如劉駕云樹樹樹稍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三聯疊字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有七聯疊字韓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誾誾樹牆垣巘巘架庫廄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闟闟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李易安辭云尋尋覓覓冷冷凊凊悽悽慘慘戚戚起頭來七字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秉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咏者惟劉孝威詩錦車勞遠駕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堅雲掟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楊用修云此事可畫可謌勝咏明妃文姬也

詩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虫先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危言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是涉世語貴者雖自貴棄之若塵埃是輕世語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出世語

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管與蒯其語意妙絕千古稱之然左傳逸詩已先道矣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

姜無棄蕉萃
嬉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悲過於慟哭古樂府悲
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正此意
征戰之苦漢文帝所謂多殺士卒傷良將心寡人之
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二一亾十者盡之矣李益弔
古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亦有言將信將疑
娟娟心目夢寐見之曲盡生人悲慘之意陳陶詩可
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句意有得於此少
讀陳詩謂無定者指河邊骨之飄流莫收耳比奉命

過銀州見沙河一帶延迤邊塞問之人曰無定河也
地皆沙水衝徙不常故以得名古今胡漢戰爭之域
迺知此河名也愚謂無定河只是河邊飄泊無定在
意與姑蘇寒山寺夜半鍾聲亦是船中偶聞一例看
爲融必欲以地以時實之還是以辭害意兄即有無
定河亦是以沙水衝徙不常得名則亦何必定以是
地實之耶
巵言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用意工妙
至此可謂絕唱矣惜為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

厭憎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
乃爾
宋以來評詩不下數十家皆躬藝語耳剗除荊棘獨
探上乘者一人嚴儀卿氏唐以來選詩不下數十家
皆管蠡窺耳刋落靡蕪獨存大雅者一人高廷禮氏
然二君俱識有餘才不足故其自運不啻天壤
唐至宋元選詩殆數十家英靈國秀間氣極玄但輯
一時之詩荊公百家鈌略初盛章泉唐絕僅取晚中
至周敬三體牽合支離好問鼓吹薰蕕錯雜數百餘

年未有得要領者惟楊伯謙唐音頗具隻眼然遺杜
李詳晚唐尚未盡善蓋至明高廷禮品彙而始備正
聲而始精習唐詩者必熟二書始無他岐之惑楊用
修乃極詆之何也
正聲不取四傑余初不能無疑盡取四家讀之乃悟
廷禮鑒裁之妙蓋王楊近體未脫梁陳盧駱長歌有
傷大雅律之正始俱未當行惟照隣賓王二排律合
作則正聲亟收之至李杜二集以前諸公未有敢措
手者而廷禮去取精嚴特愜人心眞藝苑功人詞壇

偉識也

嚴儀卿之詩品獨探玄珠劉會孟之詩評深會理窟高廷禮之詩選精極權衡三君皆具大力量大識見第自運俱不逮嚴極稱盛唐而調仍中晚劉甚尊李杜而格僅黃陳高稍能作初唐語亦才影響耳然不可以是掩其所長如近李于鱗選唐詩與已所作略無交涉若併波及其詩則非公論也

唐白樂天宋東坡二公每有紀年詩容齋五筆曰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因閱其

集輙抄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歲三分已一分何況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爲野夫田中學鉏穀四十官七品拙官非由他毛鬢早改變四十白髮生況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爲老憂傷早衰惡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爲重入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爲五品官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爲郡吏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顇臥江城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官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

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儻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行十五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爲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豔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是平頭六十

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擬身年六十上山
仍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我
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閑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
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
假如醒黠欲何爲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
十五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五十八
歸來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
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
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

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將
七十猶須慙愧病來遲且喜同年滿七十老人稀膰
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人
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白須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
第七旬時年七十一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吾今
已年七十一眼昏須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
較稀七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
且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
壽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素重樂天

故間亦效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
時還爲昔人辨正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我
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鬢不滿梳憶在錢塘
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窻宿
吾年四十九賴此一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
年窮不死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亂我今如此白髮
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年來六十化道
眼已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
我年六十一頹景迫西山結髮事文吏俯仰六十踰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翫味之便如閱年譜也
國朝詩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
如高季迪送沈左司由關月落聽鷄度華嶽雲開立
馬看京師秋興伎同北郭知應濫俸比東方愧已多
梁寺鐘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送鄭都司賜履
已分無棣遠舞戈還見有苗來送行邊兵馳空壁三
千帳客宴高堂十萬錢西塢松風吹壁鶴舠隨梅雨
過溪魚子生謝送酒欲沽百錢不易得忽送一壺殊
可憐梳頭好鳥語窻下洗盞流水到門前梅花雪滿

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簾外鐘聲初上月燈
前角斷忽飛霜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
清明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郭子章家
在淮南青桂老門臨湖水白蘋深王忠文憶蕭山夕
陽玄度飛輪塔曉雨文通夢筆橋劉誠意侍宴萬里
玉關傳露布九霄金闕絢雲旗又夜永星河低半樹
天清猿鶴響空山宋濳溪送張翰林歸娶紅錦裁雲
朝翦鴈紫簫吹月夜乘鸞袁海叟白燕月明漢水初
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楊按察春草六朝舊恨斜陽

外南浦新愁細雨中孫左司遊僊天與數書皆鳥跡
家傳一劒是龍精董艮史海屋過橋雲磬天台寺泊
岸風帆日本船楊訓文釆石千山落日送樵笛萬里
長風吹客衣又江上小孤殘照收江左大別寒烟鎖
漢陽郭冊屋登太華寺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湧
五華來徐璲郢中白雪無人和湖上青山有夢歸唐
愚士葡萄引蔓青緣屋苜蓿垂花紫滿畦顧觀送人
重經白下橋邊路頗憶玄都觀裏花又吳江鴻鴈一
聲天接水蒹葭八月露爲霜張士行湖中觀月地與

樓臺相上下天隨星斗共沉浮又送人之安慶年豐
米穀上街賤日落魚鰕入市鮮浦長源送人雲邊路
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又衣上暮寒吳苑雨馬
頭秋色晉陵山謝元功韓信城天日可明歸漢志風
雲猶似下齊兵方行登秦住山探窮江海無靈藥歸
到驪山有刼灰瞿佑書事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鷄中
夜舞劉琨吳子愚遣興摩娑藥籠三年艾漫落人寰
五石瓢陳汝言秋夜佳人擣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
滿城顧文昱白鴈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晨度雪沾

衣解大紳挽鈎淵先生山河百二歸真主泉石東南
隱少微黃菊花時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胡虛白
送人之甘州馬援槖中無薏苡張騫槎上有葡萄高
揀旌旗半捲天河落閶闔平分曙色來王文安贈李
將軍夜斬單于冰上渡曉驅番馬雪中騎謝復古鶯
聲盡入新豐樹柳色遙分太液波貝瓊白雪作花人
面落青山如鳳馬頭看劉崧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
飛時獨倚樓陶瑾山居江燕定巢來自熟岩花落子
結還稀甘瑾東風門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又

錢唐懷古秦關璧使星馳夕漢苑銅僊露泣秋王恱
關山月漠北征人齊倚劒城南思婦獨登樓曾棨維
揚懷古玉樹聽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吳志淳
燕來已覺社日近寒退始知春意深孫子羽樓當太
乙星辰近樹拂勾陳雨露香又堤柳欲眠鶯與起宮
花乍落鳥啣來劉欽謨一春空自聞啼鳥半夜誰來
問守宮陳思賢山雲映水搖秋色滿樹含風送晚凉
王希範輓客歸去天涯雙白髮憂回江上一青山朱
琉舟曉幾椽茅屋生春色無數桃花燒野村牟倫朔

友天上故人青眼在蜀中諸弟素書稀任原送舒從
事還海南珠崕日落天低海銅柱雲寒雨過城陳景
祺憶蕭山友石岩書暖花偏好江樹春晴酒自香許
彬送人陝西黃河九曲天邊落華嶽三峯馬上來郭
登送岳正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谷宏
經華陰遠道鴈聲寒雨外離宮草色暮烟中又登岳
陽中流雨散君山出故國風多夢澤寒鄒績寄人歌
鍾暗度新豐柳游騎晴驕上苑花僧來復寄洞庭人
丹壑泉春雲碓藥橘林風掃石牀花張光啓送人入

蜀雲深蜀魄呼名語月冷猿聲傍客啼姚廣孝寄僧
林封蘿屋長疑雨泉響松巖半是風晏振之登樓青
山遠戍寒烟積芳草平洲夕照多史明古贈別華髮
鏡中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稀黃梅雨少河流涸綠
樹陰多日景微時用章吳中野店喚呼雙沽酒漁舟
爭買四腮鱸劉文安英宗挽詩天傾玉蓋旋從北日
昃金輪却復中沈啓南從軍匈奴久自惚甥舅僕射
今誰托弟兄雲外旌旗娑勒渡月中刁斗受降城馬
東田有感衰信已憑雙鬢寄世緣聊作一枰看董[illegible]

九日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鴈來時劉忠宣游
西山幾處白雲前代事數村流水野人家吳文定遊
東園繁花落盡留紅藥新筍叢生帶綠苔文太僕相
思人在青山外盡日舟行細雨中趙寬偶成槁木嗒
然聊隱几飛蓬搔盡不勝簪秦廷韶和人羅雀巳空
廷尉宅沐猴誰製楚人冠石熊峯早朝烟霭著衣如
過雨御溝搖月欲生潮單句如張南安六朝遺恨曉
山青邵工部半江帆影落樽前此等語入弘正間不
復可辨參之貞元長慶亦無愧色

五言律清雅如浮雲看富貴流水澹鬚眉已歸仍似
客投老漸如僧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往事愁人
問虎名畏客稱雨花知佛境流水識禪心涼風動疎
竹明月在高樓聖代身全老秋天景易悲霜林收橘
柚風磴坐莓苔分符來五馬如練照雙旌一燈今夜
雨千里故人心樹從京口斷山到海門稀野蠶成繭
盡江燕引雛回亂山黃葉寺孤棹白蘋洲啼鳥醒人
夢流泉淨客心身世雙蓬鬢功名一釣竿古路無行
客閒門有白雲聽雨愁如海懷人夜似年巳知如意

事不逐苦吟人臥雲歌酒德對雨著茶經野岸隨流
出山門隱樹深雲烟謝家墅松栢禹陵祠避難疎狂
客長貧少定居酒盡尋僧舍書來問客船泉聲溪碓
急山色野墻低鳥青呼作使鶴白養成群看人兒女
大為客歲年長月從今夜滿人在異鄉看功成百戰
後老去一身輕鄉淚看花落愁腸縱酒寬落日在高
樹涼風主客衣夜月柯亭市涼風鏡水波雲氣千峯
暝秋聲一院涼旅況頻看月鄉心獨聽潮獨醒愁對
雨多病怕逢春風塵仍作客寒暑易成翁鴈宿蘆中

月人歸草際烟種黍都為酒詠茅小作菴海潤疑天
近山空得月多斷雲京口樹殘月廣陵鍾白日羲皇
世青山綺皓心夕鳥銜船過寒波背郭流草芳經雨
歇蟲響入秋多壯麗如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故
國秋雲合大江春水深風旗春獵野雪帳夜收兵王
者應無敵胡塵不敢飛舊射雙雕落新乘五馬行中
郎長戟衛丞相小車來千山懸落日一騎出孤城新
成賜將第更築候神臺河山千古在登眺幾人同馬
嘶秋草闊雕沒暮雲平地登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山

色元來蜀江聲直到吳千林喧客杵一嶂起茶烟入
雲蒼隼健坐浪白鷗閒山雨蟲蛇出江天蝃蝀懸天
地兵聲合關河秋色來地吞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庭
鳳黃金榜疏龍白玉除　五言起句如春色醉巴陵
闌干落洞庭江東風日晴把酒送君行全家離故鄉
萬里謫窮荒別路繞珠林秋來落葉深落日敞朱樓
江雲暝不流煙靄散春晴亂鴉深處鳴斜日在松杉
千嶂暝色酣長薦拂吳鈎南圖惜壯遊聖恩寬逐客
不遣過輪臺不寐月當戶起行風滿天今夕為何夕

他鄉說故鄉長樂鐘聲動平津樹色開別離知不遠情至亦潸然京風起江海萬樹盡秋聲青山行不盡深樹見僧房東源山色好聞說似終南我住湖西寺君歸湖上山別淚不可忍杯行到空手　七言起句如故人已乘赤龍去君獨羊裘釣月明八月十五夜何其鵝湖漾舟人未歸今年南國天氣暖十月赤城桃有花日暮山風吹女蘿故人舟楫定如何督亢陂荒蔓草生廣陽宮廢故城平牛渚磯頭烟水生蛾眉亭下大江橫　七言結句如沅湘一帶皆秋草欲采

芙蓉奈晚何見說蘭亭依舊在秖今王謝少風流天邊楊柳雖無數短葉長條非故園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前朝冠蓋皆黃土翁仲淒涼石馬嘶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近來聞說有奇事買藥脩琴會到城祭罷鱷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鉤瑣窗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它自春俱有意味

國朝閨閣詩調如楊用脩婦亦有才情楊久戍滇中婦寄一律云鴈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若斷腸日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又黃鶯兒一詞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飛不到滇南楊又別和三詞俱不能勝　正德間有妓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為題妓應聲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汙拋擲到如今極清切感慨可喜又一妓得一聯云夜國五更蝴蝶夢異鄉千里子規心亦自成語

問奇類林卷之十九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豐城徐　鑒時觀
東海劉國縉欽夫
淄川王孟震啓胤
桓臺耿鳴雷甯震仝訂

忠義

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極寒中受苦而不知劇暑中酷虐又如是又人知蘇武齧雪而不知段頻破羌晝夜食雪亦四十日見緯略人知蘇武在匈奴十九年而不知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洪忠宣在金亦幾二十年見鶴林玉露可見忠臣義士何代無之

古之烈士不肯欠人一死故羊角哀不肯欠左伯桃一死程嬰不肯欠公孫杵臼一死乃范質王溥欠周世宗一死而宋太宗薄之

韓魏公琦平生事案有須其爲古人所未嘗爲任大臣所不敢任者有曰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有曰苟利社稷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者此其力量爲何如公嘗言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嘗誨人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嘗自謂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此語所指固非一而莫大於英宗朝事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又有謂公者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公嘆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先是范公希文嘗勸公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尹師魯以爲不然臨國家不當更顧身錄此語者謂公雖重希文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爲愜公

在仁宗朝爲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西夏
范公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略判官將命約范
公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
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尹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
公嘗云大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外公乃區區過慎此
所以不及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
度外仲淹不見其可議不合遽還公遂舉兵入界次
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没公還至半途見之者父
兄妻子數千人持故衣招魂哭聲震地爲之悲憤掩

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嘆曰當是時難置
勝敗於度外也富韓公弼自汝州得請歸洛與康節
先生隱居相邇富常患氣痞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
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富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
爲嘉祐建儲耳富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
生因戲之二公皆有宋第一流人物後人觀此而斟
酌焉可以得師法矣呂頤浩在江寧聞劉苗之變亟
至丹陽與張浚等會浚咨以大計頤浩曰事不成不
過赤族浚壯其言遂議進兵呂之所言者其魏公之

所自處者乎或問朱子頤浩何如人曰其人麤一時
偶得他用不足道也

胡忠簡公爲舉子時値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
井隆祐太后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
走公所居曰薌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兵入城固守
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之乃定張膀責楊淵棄城
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赦之降勑書諭胡銓
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嘆曰吾保
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薌城楊忠襄

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
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
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
徒見忠簡以一編脩官乞斬秦檜其心流竄忠襄以
金陵一倅唾罵兀朮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爲布衣時
所立已卓然矣見鶴林玉露

古史考夷齊採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
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晉糜元吊夷齊曰所行詭路
而子蹠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

方孝孺作伯夷論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耻食其粟獨食其薇也余謂人若有志未可苛責正學之論雖與麋元不同然不食周粟其志已定謂薇亦周土之毛則孟子所謂充仲子之操必蚓而後可者然阜壤黃泉亦周土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謂薇爲周土之毛則亦可謂夷齊爲周土之人乎昔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餓於山而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嗟夫空山野棗猶足致訊充類及此則

井上之李亦不可食而高潔之士必窮之至死而後已豈不悲哉本草註載伯夷叔齊採薇武王使人掘首陽山之薇遂餓而死此必不然夷齊叩馬太公嘗稱爲義人食薇首陽武王何不能容而令人掘之逼之死耶何以爲武王又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夫夷齊采薇言者多矣採葛以爲衣則未之聞也按餘冬序錄孤竹君姓墨名台見孔叢子註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論語疏仲子名伯遼見周曇詠史詩當作仲遼攷路史伊列舟駘淳戲怡向州薄姑隋紀皆姜國也禹有天下封怡以紹列山是爲默台成湯之初析之離支是爲孤竹西伯之興有允及致老矣而歸備之未至西伯薨武急伐商叩諫不及義棄周祿北之首陽孽子辨之逮閔淑緩之言遂摘薇終焉是爲伯夷叔齊先是齊嫡而夷長父初欲立齊不可初薨夷齊皆遜去北海之濱於是憑立據此則默台在禹時已封不應至周時尚在爲夷齊父也乃考韓詩外傳二子父名初字子朝而路史亦曰父初

則墨台爲復姓而夷齊父自名初耳何子容已失考而卮言亦不是正何耶又羅苹云叔齊名致字公遠與春秋少陽篇名智字公達不同仲子據路史名憑據夷齊志名遠字公望亦與周曇詠史詩異列士傳云異伯弟伯僚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帝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至三四乃許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帝遂授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

擒賊不涉此江飛常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
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
請班師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累章請罷樞
密柄尋還兩鎮節檜遣使捕飛父子使者至飛笑曰
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
鑄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檜黨万俟卨等傅會
成獄檜妻贊其決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
三十九飛家無姬侍吳玠遺名姝結驩飛曰主上宵
旰豈大將安樂時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

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
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
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善以少擊衆猝遇敵不爲動敵
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
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
三事賜之飛跋其後指操爲奸賊尤檜所惡飛又力
言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益銜
之復河南大赦飛表謝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
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日尚令稽

首以稱藩諸語飛嘗送張子岩先生北伐詩曰號令
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度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
閼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題鄱
陽巍石山龍居寺詩曰巍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
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山月松風夜帶秋我
來屬龍語爲雨濟民憂題池口樂光亭詩曰愛此倚
欄干誰同寓目閑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
颸外征帆杳靄間予雖江上老心羡白雲關題翠巖
寺詩曰秋風江山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心

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
群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酋席捲盡擒歸寄
浮屠慧海詩曰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
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
上歸休終伴赤松游丁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
力脩題新淦蕭寺壁詩曰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
節報君仇斬除元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齊山
翠微亭詩曰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
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游金山寺詩曰第

一泉頭過九日黃花猶待客並來男兒有意扶中國
不斬樓蘭不易回滿江紅詞曰怒髮衝冠憑闌處瀟
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
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
康耻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
山河朝天闕小重山詩曰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
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堦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

知音少絃斷有誰聽其五岳詞盟曰自中原有變夷
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
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
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
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畜銳待敵嗣當
激厲士卒刻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虜廷盡屠夷種
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
余之願也又題廣德軍金沙寺壁曰余駐大兵宜興
緣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僊徘徊暫憩遂擁鐵騎

千餘長驅而往然侯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
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
哉又題永州祁陽縣大營驛曰權湖南帥岳飛被旨
討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
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
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
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群豈足爲功過此
因留於壁史稱武穆覽經史恂恂如書生其文武兼
才精忠壯志即此詩檄足見一斑其他如祠壁諸題

記無非欲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精忠報國
之涅眞不虛矣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廬陵人弱冠理宗親拔進
士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
鐵石臣敢爲得人賀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
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遂起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
人事聞以江西提制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是
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
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

一騎入闕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
或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
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公性豪華平生自
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鬚髮皆爲虜每
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
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公自五坡嶺爲元張
弘範襲執其自記入獄死難始末云宋祥興元年己
卯正月二日張元帥下海置予舟中初六日發潮陽
初八日過官當場十三日至厓山二月六日厓山行

朝潰三月十三日虜舟還至廣州張元帥遣都鎮撫
名嵩護予北去以四月二十二日行五月二十五日
至南安軍明日東下鑰予於船二十八日至贛州六
月一日至吉州初五日過隆興十二日至建康因邸
中八月二十四日北行渡江頗有事會不濟二十六
日至揚州九月七日哭母小祥於邳州初九日至徐
州十三日至東平府二十日至河間二十一日至保
定府十月一日至燕初至立馬會同館前館人不受
蓋謂館以受投拜人不受罪人也久之引去一小館

置予於偏室館人不之顧次日晩供帳飲食如上賓
館人云稟傅羅丞相得語云然初四日張元帥者始
至初五日見其用事大臣具言予不屈狀至午送予
於兵馬枷項縛手坐一空室衛防甚嚴所携衣物錢
銀官爲封識日給鈔一錢五分爲飲食坐十餘日然
後解手縛又坐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疏枷惟繫
頸以練得出戶負暄初五日赴樞密院院官不及見
自是日赴院輒空歸至初九日院官始引問院官者
博羅丞相平章有所謂院判簽院等不能識也倨坐

召見予入長揖通事曰跪予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
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傅羅叱左右曳予於地予
坐不起數人者或牽頸或拏手或按足或以膝倚予
背強予作跪狀予動不自由通事曰汝有何言予曰
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
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社稷以至於此幸早施
行通事曰更有何語止此乎予曰我爲宋宰相國亡
職當死今日拏來法當死復何言傅羅曰你道有興
有廢且道盤古王到今日是幾帝幾王我不理會得

爲我逐一說來予怒甚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我
因與廢故問及古今帝王亦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
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國人了又逃走
去有此人否予曰謂予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
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
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除宰相不
拜奉使伯顏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者獻國國
亡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

老母在廣故爲去之之爾耳博羅曰德祐嗣君非爾
君耶曰吾君也曰棄嗣君別立二王如何是忠臣予
曰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
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所以爲忠臣也從懷
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
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平章皆笑一人忽出來曰晉元
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張平章曰二王
是逃走底人立得不正是篡也予曰景炎皇帝乃度
宗皇帝長子德祐皇帝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

德祐已去天位之後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
俱有太皇太后分付言語如何是無所受命諸人無
辭堅以無受命爲解予曰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受
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諸人但支離不伏予曰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各是其是可也博
羅云你既爲丞相若將三宮走方是忠臣不然引兵
出城與伯顏丞相決勝負方是忠臣予曰此說可以
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不曾當國故也又曰你立
二王做得甚功勞予曰國家不幸喪亡予立君以存

宗廟存一日則臣子盡一日之責何功勞之有曰既
知做不得何必做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
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
救則天命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博羅於是怒見之辭色云你要死我不教你便死禁
持你予曰我以義死禁持何害也博羅愈怒云云通
事亦不以轉告予不答遂呼獄令史云將下去別聽
言語初十日冬至入假予意假滿即見殺乃囚在獄
中久無消息十二月半夜一令史報云丞相語獄官

宣差烏馬兒云文丞相性猶硬不硬又二日令史報
云博羅語烏馬兒遲數日更與文丞相說話會歲終
釋放諸囚烏馬兒語博羅獄囚皆已寬放惟文丞相
一人在獄博羅云我奏却來喚你博羅至今重於一
喚者憂予之硬也予誓死決矣此行決死在於再說
語之頃昔人云薑桂之性至老愈辣予亦云金石之
性要終愈硬性可改耶予自記一宗入獄本末於此
日予死矣庶幾有知予心者所記言語大畧如此當
時泛應尚多不能盡記巳卯除日書自古中興之君

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
匿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臼立
伯服爲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立宜臼是爲平王漢
光武起南陽爲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
論有無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禀命於明
皇却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禹
傳益不傳啓天下之人曰啓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
獄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
惠帝呂后之命耶春秋亡公子入爲君者何限齊桓

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羿之於夏莽不之
於漢方是篡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
時不曾將此一段言語敷陳頗有餘憾正獄中作正
氣歌曰天地有正氣襍然賦流形下則爲河濟上則
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皇路當清夷含和
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左傳齊太史書
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南史聞北史盡死執簡以往簡既書矣乃還在晉董
狐筆左傳趙穿弒晉靈公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在秦
張良椎秦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張良爲韓報讐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在漢

蘇武節漢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乃幽武北海使之牧羝武臥起持漢節留匈奴一十
九年乃還爲嚴將軍頭嚴顏爲劉璋守江州張飛破之顏被獲飛喝之曰何不早降答曰卿
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爲嵇侍中血晉懷帝時嵇紹爲侍中帝既蒙
塵軍衛皆潰散紹以身捍御輦流矢雨集遂遇害血濺帝衣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之爲
張睢陽齒唐安祿山反張巡起兵討賊與許遠共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尹
子奇以刃剔其口齒存者三四爲顏常山舌唐顏杲卿爲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杲卿拒賊被
執罵曰猶狗何不速殺我祿山怒縛之橋柱罵不絕口賊斷其舌或爲遼東帽清操
厲冰雪管寧當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年高魏薦之明帝安車蒲輪聘之不就家貧好學在家常
着皂帽衣裙而已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諸葛亮也或爲渡江

揖慷慨吞胡羯晉五胡雲擾豫州刺史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予生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或為擊賊笏迸豎頭破裂唐朱泚反召段秀實議欲僭號秀實唾泚面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以笏擊之中其額血流滿地其黨遂殺秀實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隷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鷄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

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留燕題張許雙廟沁園春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又壬午春作

贊擬終時書衣帶間敘云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辱為囚虜其當死久矣項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百拜以死其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文山公集所載詩歌無非一腔熱血欲灑無地慷慨悲歌鬼神可泣錄不勝錄也愚近又得公集中所遺出獄且行且歌昔年玁狁侵荊吳恃其戎馬恣攻屠忠臣國士有何辜舉家骨肉遭殳鋤我宋堂堂大

典謨可憐零落蒙塵污不君之海不復都天潢失散知有無衣冠多士沉泥塗齊民盡陷胡版圖我為忠烈大丈夫詩書禮義聖賢徒竭心罄志盡匡扶驅馳嶺表萬里途如何天假此強胡宗廟不負丹心孤英雄喪敗氣莫蘇痛哀故主雙眸枯今朝此地喪元顱英魄直上升天衢神光皎赫明金烏遺骸不惜棄草蕪誰人酹奠致青芻仰天長恨伸嗚呼公至柴市向南再拜曰我宋列聖在天之靈願俾天祥蚤生中原遇聖明之主當勦此胡以伸今日之恨仍索筆書二

律昔年崖舸走維揚萬死逃生輔宋皇天地不容與
社稷邦家無主失忠良神歸嵩岳風雷變氣吐烟雲
草樹荒南望九原何處是塵沙黯淡路茫茫衣冠七
載混氈裘顛額形容似楚囚龍馭兩宮崖嶺月貔貅
萬竈海門秋天荒地老英雄喪國破家亡事業休惟
有一腔忠烈氣碧空長共暮雲愁又得說郛中有趙
弼撰信公傳蓋元人手筆抄本流傳尚無刻本王元
美亦述趙傳中信公既赴義晝晦連日宮中秉燭百
官入朝皆爇炬會加追贈則大風滾石捲其神王于

雲霄中必使元人仍宋封爵而後開霽舉城之人咸
曰文丞相死猶不受贈謚矧生而肯臣乎今讀公願
蚤生中原遇聖明當勦此胡一腔血誠歷世不磨不
百年而我聖祖龍興汎滌腥羶是天所以開萬年有
道之長復中華之故宇伸趙宋之舊恨開闢以來莫
之與京也然則公所謂遇聖明儻亦有默司其符者
乎英雄精爽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在人則復爲
忠孝此必然之理斷不可誣也公年譜文集皆載其
衣帶間成仁取義之詞此獄中所預贊者右此三章

且行且歌臨危援筆更見其養定神閑愈不可及不
覺欷歔感愴研席之間儼如對公在上敬爲補綴及
考我景泰時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錄用子孫賜謚
忠烈與公詩歌忠烈忠烈云者何相脗合也則所謂
有默司其符者信然矣今自長安柴市懷忠祠各處
徧于天下皆惟書宋丞相信國文公而未書忠烈似
宜如先師神王例改書之士紳或未能悉知也抑或
從公志仍宋之舊亦似也廬陵彭司諫與愚論如此
愚生平最喜讀武穆信國二公詩文而想見其人每

得单詞隻語寶甚球琳近幸購得武穆遺集茲又得
補信國逸詩擬合刻一編俾萬古而下知信國之文
而武武穆之武而文文武忠孝有此二公宋得尊賢
養士之報不少矣

愚嘗輯歷朝忠義錄備載古今伏節死義諸臣其精
忠貫天日泣鬼神眞萬古而下凜凜生氣矣茲錄不
勝錄也特摘其臨死從容辭氣忼慨足以激人心而
聳頑懦者總列之左　王蠋齊晝邑人屢諫湣王不
聽退耕于野燕樂毅破齊聞蠋賢令軍中環晝三十

里無入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晝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刼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求立湣王之子法章立爲襄王

顏杲卿爲常山太守與袁履謙起兵討安祿山不克城陷賊執杲卿及履謙等送至洛陽祿山數杲卿曰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

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咼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從弟眞卿爲平原太守盧杞深恨李希烈陷汝州乃連遣眞卿往諭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眞卿色不變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眞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耶希烈大會其黨召眞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眞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眞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眞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眞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希烈慙使閹奴等害眞卿曰有詔眞卿曰叛國逆賊何詔爲遂縊殺之

張巡爲眞源令安祿山亂圍睢陽太守

許遠告急巡與遠分城而守巡守東北遠守西南糧盡與士卒同食茶紙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出愛妾殺以食士卒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女食之既盡繼以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十五人賊登城將士饑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巡至死顏色不亂

林蘊爲西川推官力諫劉闢反闢怒將斬之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蘊斥曰豎子當斬卽斬我頸

豈汝砥石耶闞曰忠烈士也乃黜之　孫揆官刑部
侍郎昭宗命討李克用伏兵執揆大罵不屈克用怒
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曰死狗奴解人當夾之以
板行刑者如其言罵不絕至死　林冲之以王客郎
中使金被拘二年金人逼仕劉豫不屈徙置顯州極
北沍寒之地以義自守病革語同難曰某年七十二
持忠入地無所恨恨國讎未復耳一慟而絕　洪皓
以徽猷閣待制使金留一年粘沒喝迫仕劉豫皓曰
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

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
鑊無悔粘沒喝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眞忠臣也目止
劒士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皓居冷山苦寒穴居嘗
久雪薪盡以馬矢煨麪食之困辱十年多爲詩文以
諷旨憂國傷時語谷神欲意南侵皓辯之谷神怒曰
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願無受殺行人之
名投之水以墜爲言可也谷神義之而止留金十五
年紹興十三年七月金以和議成許歸及入見帝曰
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也　劉韐奉

使河東割地畀金金人欲用之韐曰偷生以事二姓
有死不爲也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
二君况主辱臣死此予所以必死也使人持歸報其
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　李若水見金
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抱帝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怒
曳若水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
可爲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
若水寧有二主哉又罵不絕口監軍撾破其脣噀血
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

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唐重經略
永興被金圍獨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
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徇
國吾含笑入地矣城陷血戰死　陳遘知中山及京
城陷議割地求和遘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
遘遥語曰吾兄弟當以名義自重適泣曰兄當盡力
勿以弟爲念被圍三年粮絕爲帳下所殺　楊邦乂
通判建康兀朮至城降邦乂以血大書衣裾曰寧爲
趙氏鬼不作他邦臣被執見兀朮不拜兀朮不能屈

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求死
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乎幸速殺我兀朮
大怒殺之剖取其心　鄭畢避難山谷被金兵執得
釋謂兄曰萬一不得脫豈事異國者未幾又被刼去
詈罵不屈躍入水中死妻董氏哭曰夫亡矣與其受
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沉死　陳寅知和州蒙古兵來
城陷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氏厲聲曰安有
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二子及婦
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劍死家口同死者二

十八人　趙昴發爲池州通判攝州事知事不濟乃
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
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
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
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
汪立信初召爲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
援江中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
金明曰我不負國家爾必不負我遂行與賈似道遇
于蕪湖似道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問立信何向曰
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
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元兵立信
知事不可爲嘆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
死爾率所部至高郵聞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
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
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
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扼吭而死　陳文龍知興化
元兵至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
元人欲降之不屈左右淩坐之文龍指其腹曰此中

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
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
德三宮北狩二邸深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
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
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都愀然改容乃械繫送
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
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
死又何恨哉亦死衆嘆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瘞
之元兵既歸文龍之姪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

幾復破賚死之　張世傑范陽人元張弘範帥兵至
崖山世傑竭力禦時世傑有甥韓在軍中弘範三使
韓招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移耳因
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天祥爲書招世傑天
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固命之天祥
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時宋舟西艤厓
山弘範令將李恒乘潮退攻其北弘範自以舟師攻
其南南北受敵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

大潰元兵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
辨世傑仍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
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卽走帝舟謂帝曰國事至此
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
負帝同溺海死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得帝
屍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妃
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
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
傑將趨占城土豪勸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

陵山下散潰稍集謀入廣擇宗室子立之俄而颶風
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
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
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
此豈天意耶天不欲存趙祀則風覆吾舟言畢舟遂
覆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得其屍焚之　劉士昭泰和
人江西諸郡旣降元士昭與鄉人王士敏等同謀起
兵興復兵敗士昭血指書帛曰生爲宋民死爲宋鬼
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縊死士敏被執入

獄慷慨不屈書詩於裾曰天地皆爲腥血染好收吾
骨首陽山旣而被殺臨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
罵耳　前監丞劉仝子家福清起兵收復卽林同家
建局曰忠義招募卒伍仝子敗死衆勸同避同不從
廼盛服坐堂上題其壁曰生爲忠義臣死作忠義鬼
草間足可活吾不忍爲爾諸君何爲者自古皆有死
被執大罵遂遇害　謝枋得知信州魏天祐逼枋得
之北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久不能堪
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

日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文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小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以上摘其什一餘具忠義錄中

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

失節者遂自殺朝奉郎張唐南軒諸孫也起兵復湘潭等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目見魏公地下遂遇害噫唐可見魏公矣朱萬拜寧稱晦翁孫耶

宣和時傳忠肅公察為接伴使時金人已渝盟公至燕山閒幹離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曰銜命而行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去不顧陳忠肅公過庭當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北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嘆息遣之壯哉兩忠肅也

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如何數乘此坂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耶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馬援為孟冀言匈奴烏桓擾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金完顏安國曰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急死未忘骸耳詎為烈士暴骨

不收可矣出餘冬序錄

古人文字彼此有絕似者殆所效而然然不敢謂其真出相效也左傳楚昭王曰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歸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史記陳勝吳廣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耳死國可乎皆連用四死字

逆賊朱泚僭位逼太常卿樊系為冊冊成仰藥死人之失節者畏死耳系能仰藥何難一死冊成而死其何用於死耶黃巢陷荊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

吾骴可斷表不可爲巢怒殺之迺得死所矣宋末天
下巳盡入元獨陳文龍知興化軍發民兵自守有風
其納欵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
乎夫臨義而要之死知生必有死無不可爲之義矣
蒲壽庚以泉州降元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
民何壽庚特自畏死耳而曰如民何壽庚豈眞愛民
者乎李光弼每將戰内刀于鞾曰戰危事吾位三公
不可辱于賊萬一有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噫以此
存心安往而不得死所耶

史魚盡死後之忠郄嘉賓盡死後之孝此忠臣孝子
之苦心也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若二子者死
猶未巳乎東谷著之贅言愚嘗復爲之贅曰一事似
詎千古可箴葉衡罷相歸一日病問諸客曰某且死
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問
曰何以知之金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
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座皆笑夫相矣一生知遇一
生報稱罷相矣一死鞠躬後巳一死涙滿英雄不恨
生前之長負猶恨死後之佳否富貴浮生悠悠苦海

死則已矣若葉衡者其亦死猶未巳乎士人之對豈
其諧談嗚呼吁嗟生不能悟主死而願陳屍牖下死
猶生也生不能諫天書死而命披緇削髮未死巳不
佳矣此則文正猶然況葉衡乎孟氏熊魚之論最發
生死之關蓋此關一透天下無不可爲之義矣愚謂
母論爲將爲相處變處常此章所當盡心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
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爲逆孔光以
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

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
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篡宋褚淵王
儉奕世達官身爲帝甥主壻所以縱史臧劉惟恐不
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黃回任候伯之輩耳安
祿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均張垍喬琳李忠臣皆以
宰相世臣爲之丞弼而甄濟權臯劉海賓段秀實或
以幕府小吏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内人
之賢不肖相去止天冠地履乎
唐書載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甚詳謂敬

業擒所養似已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爲僧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不獲敬業爲衡山僧駱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周歲卒一本載賓王亡爲僧因續宋之問宿靈隱寺詩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五韻覓之乃遁

宋潘閬因太宗晚年好燒煉丹藥以方獻之事敗匿潛山寺爲行者題詩鍾樓云造寺千千萬萬峯失其第二句頑童趂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鐘孫僅爲都官

至寺見詩曰此必潘逍遙也求見之亦遁乎謂三公皆以禍難迫切不得已而隱跡空門無足恠也獨不滿者唐賈島宋饒節負才蘊美足稱奇士其在當時諸名公韓昌黎之於賈呂東萊之於饒莫不敬愛而傾下之借欲避世何所不可顧從髡緇以自終歟豈亦有故而未見耶雜見野客叢談夢蕉詩話諸書

孝平王后莽女自劉氏廢常稱疾及漢兵起誅莽燔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愍懷太子妃王衍女字惠風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惠風拔劍距曰吾太尉女天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朱全忠將受禪兄全昱顧謂曰朱三汝作得否與全忠飲博取骰子擊盆而擲之呼曰朱三汝芒碭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見汝赤其族矣張子賢曰漢之公卿有愧於此女晉之公卿有愧於此妃唐之公卿有愧於此兄

史記豫讓漆身爲癩吞炭爲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不言友爲何人呂氏春秋則云趙襄子游于囿中至

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莽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有人青莽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爲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然則豫讓又自有友蓋不減鉏麑也

柱厲叔死莒敖公之難曰吾將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豫讓報智伯之讎曰吾將以媿天下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紀信乘漢王車以紿楚卒免漢王於難左傳定公三年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楚子得免公羊成二年晉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反丑父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君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按丑父左傳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史記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與公羊不同

宋史記徽宗崩於五國城洪皓方流遞冷山聞之北面流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容齋三筆云先忠宣遣使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僊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謾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上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縶惟泣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此疑即忠所謂操文以祭者也朱少章弁亦爲雲中有奉送徽宗大行文略曰臣等假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初年絶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後正使王倫持此文歸獻高宗讀之感涕

張美仕周爲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淵每有求取美必曲爲供給周祖聞之怒將譴責之而恐傷世宗

意徙美爲濮州馬步軍都虞侯世宗即位召爲樞密承旨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以幹敏稱上連歲征討糧餽不乏深委賴焉然以澶淵時事頗薄之美亦自愧宋曹彬仕周世宗爲引進使時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群臣讌會亦所罕預太祖登極後召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曰臣爲周室至親復忝內職安敢望有交結上益器重焉又涑水記聞載宋太祖始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出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

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歆太祖及卽位語群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賓儀嘗事世宗從征淮南別行在三司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既著籍乃公帑物非詔不可取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守欲相之田重進顯德中隷太祖麾下從征契丹至陳橋還爲御馬軍使太宗居藩邸時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

爲不受重進曰爲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爾卒不受上知其忠朴故終始委遇焉然則事人者可有二心爲異日地乎

序錄楚平王殺伍奢奢子員以吳兵入楚遂鞭平生之尸晉文帝殺王儀儀子裒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裒同時有嵇紹者父康亦爲文帝所殺紹用山濤之薦復爲晉臣晉史以裒列孝友傳紹列忠義傳桓溫之言既爲忠臣不得爲孝子者其信乎康臨刑謂紹曰山公在汝不孤矣紹所以聽濤之舉豈其父意不然棄父事讎之罪紹不得以山公之言而自解也意子胥生楚裒生晉者也君非罪殺其臣而其子得讎焉以孝治天下者其無傷人子之心哉

容齋隨筆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鯀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怨而終治水之功以蓋父之惡魏王裒嵇紹其父死於非命裒之父儀猶以爲司馬昭安東司馬之故因語言受害裒爲之終身不西向而坐紹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譖之於昭昭方謀篡魏陰忌之以故而及誅紹乃仕於晉

武之世至爲惠帝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裒遠矣溫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唐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其子璀入見德宗以爲監察御史懷光後與朱泚通謀也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臣非不愛其父與家族顧力不能回爾上曰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誅死璀亦自殺胡氏論璀父敗則死之言與上留而生之而

上不喻也上雖不喻亦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解圍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璀勿死璀亦可以不死矣愚以爲此言爲德宗錄功誅叛謀則可耳使璀而賢自不容不死璀之密言於上其忠也父敗則死其孝也若有與上留而生之意璀不得爲孝亦不得爲忠矣德宗誠念懷光前日之功而許其子不死璀亦當以不死讓餘兄弟不然璀之告父特爲自免之策而已懷光誠得命璀勿死璀亦當以死從父蓋璀嘗告父矣恐令父

死而我獨生乎吾未見璀有可以不死之道也

容齋曰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册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滅無傳者南唐後主溺於浮屠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歙人汪煥爲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與僧踐捨身爲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于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吊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于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霑褒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令九朝國史爲一書他日史官爲列之於李煜傳庶足以慰二人於泉下歐陽公作吳某墓誌云李煜時爲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某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粗見而集中只云諱某爲可惜也

如靖康之難朱昭等數人死於震武城之類乎得朱弁所作忠義錄於其子秫乃爲作傳於四朝史中蓋惜其無傳也

唐楊涉爲人和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涉聞當爲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后二年全忠篡逆涉爲押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挾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

者數曰此一楊涉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寶與逆賊則駭其子勸止之請一何前後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

黃巢陷長安內外隔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慢兒矟觝者摘星胡弟來生者竊相謂曰大冦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賓內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徒受國恩深志效忠赤而

飛黨無門皆爲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因從容謂巢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備禦不爾固守爲難巢喜即日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日計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不輟太倉米竭剝榆皮以充廚坊竟不就萬餘懼賊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琵琶巢頗狎之因炙其右手託以風發終不爲彈一日謂其友曰吾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頻爲大冦所逼終不能爲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與妻兒訣別遂入見巢巢促令一彈琵琶曰某出身名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摘星胡弟善射發無不中渭橋爲官軍所奪巢親領兵禦之既至橋命來生引射凡十數發而不中巢詰之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即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小人中乃有守義如此三人者而萬餘設計尤深可謂忠矣蓋唐諸君素好遊宴此輩蒙恩頗多故亦感恩知報雷海清輩不得專美於前矣然此皆史傳所不及故

表出之事見錄異記攷唐史雷海清唐樂工安祿山叛宴群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欷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痛哭祿山怒支解之

唐明皇明教坊舞馬百疋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爲妖殺之韻府明皇所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會出象給之曰此自海南奔至以吾有天下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舞象努目不肯拜祿

山怒齧殺之幕府燕聞唐昭宗養有美猴隨班起居賜以緋袍號孫供奉朱溫篡位猴見全忠趨其前跳躍奮擊自裂其衣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象又有愧於昭宗之猴矣寧獨馬哉唐臣之愧猴與象者多矣

燕昭王封樂毅爲昌國君惠王不快於毅毅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渙爲茂才渙爲

呂布所留布欲渙作書罵辱備再三彊之不許布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此與薦墨未乾操戈入室者厚薄爲何如也

胡忠簡貶謫李彌遜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投荒孤身禦瘴人生至此那復可堪今聖朝寬大被謫命則討差而歸聞除書則投袂而出此亦士大夫不幸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鍛鍊一生者黃魯直答劉文學詩云人鮓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羈人遷客聞其言眞可謂炎海變清涼也

邢蒯聵使晉而反崔杼弒莊公其僕曰將奚如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僕曰君之無道也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之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爲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以

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執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貶恩州別駕仍郎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達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毋守曇尸出為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城南佛舍然後去趙隣幾舍人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

年卒子來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　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卹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狙猍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以厲天下嗚呼達與延嗣一賤隸也一腔忠義發於天性至為殉其故主之死全其故主之孤士君子之行何以加豈不難哉豈不難哉

魏鍾會以逆節誅會功曹向雄收葬其屍而史義之會豈死義者乎雄感其私遇收葬其屍特以盡其私耳槩是為義則前乎此若漢朱詡嘗為董賢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後乎此若唐田承嗣為安史父子族臧立四聖祠而祀之者亦可為義舉乎

文文山死宋烈矣其嗣子陞仕元為仁宗集賢學士

或挽之云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史載文山子俱亡治命以陞為後而陞者其弟璧叔子也璧附元當時有詩云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則陞之仕元有自矣文山不幸以為嗣耳一載文山與長子道生奔循州妻歐陽氏及次男佛生環生皆被執送于燕二子死于道今文氏子孫有散處粵贛林州諸地稱為文山之孫奔逃以免者天祐忠義默延如綫其殆然乎則是文山當時原未絕也立嗣或有深意嘗攷文山少時父使善相者相之相者

愀然曰此兒非君家之福已見璧額之曰賴有此耳明方孝孺之死建文不愧文山吾學編載孝孺誅十族死者八百四十七人謫死又數百僅幼子爲典史魏澤匿免攷其父嘗卜塟一地且窆矣夢朱衣數輩向父乞少讓不聽乞假數日遷去又不聽掘得朱蛇大小數百盡焚之後死靖難赤族如其數形家以爲朱蛇之報嗚呼文氏之兒死於相福耶禍耶方氏之兒族於塟祥耶妖耶千古能魚寸心取舍當自有辯二公之傳不傳要不在有子之逃免有尉之匿孤哉

余又攷張世傑與張弘範本兄弟也一爲宋抗元一爲元滅宋又不啻諸葛弟兄者然則文山不幸而有嗣子世傑尤不幸而有兄弟與

趙孟頫以宋宗室事元世祖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重厚篤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賢於李邪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者孟頫蓋以夢炎自況而世祖抑夢炎以譏孟頫也乃曾無汗顏復應詔爲詩云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斯豈復有人心者乎

危素元學士

明洪武間以勝國名卿事
上年高矣　上重其文學然心頗鄙之一日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曳履屏外甚爲舒徐　上隔屏問曰爲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笑曰我道是文天祥來也後復忤　旨　上曰素元臣何不和州守余闕廟去遂謫居之以此見失節之婦無不見薄於

夫失節之臣無不見輕於主漢祖首斬丁公而赦季布宋祖首罪王彥昇而贈韓通忠義亦何負於人哉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鄱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豐城徐　鑒時觀
東海劉國縉敬夫
淄川王孟震啓胤
桓臺耿鳴雷爾震仝訂

機謀

史記太公之封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

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劉向說苑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釐侯與之爭封此一事耳劉向云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然則尚父之賢之智又倍於鄭桓矣而亦有待於逆旅之人之教耶

劉向說苑曰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漢高祖與西楚霸王事絕相類者霸王居咸陽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秦大失望馴致垓下之亡高祖見秦

重寶婦女意欲留居樊噲諫急回灞上不聽張良諫而後還及入彭城卒收其寶貨美人致有睢水之敗霸王既入關卽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則知之致韓生有楚人沐猴而冠之誚高祖既一天下過沛置酒悉召故人父老酣飲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起舞慷慨傷懷泣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以沛爲湯沐邑霸王既至垓下聞四面皆楚歌迺大驚夜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自爲之歌曰力拔山

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悲歌泣下廼乘駿馬潰圍出竟刎烏江死高祖寵定陶戚姬欲廢太子立所生趙王如意至張良招四皓定太子而猶召戚姬指謂曰羽翼已成難動矣又爲之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絶四海橫絶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卒釀人彘之禍嗚呼以漢高之規模宏遠以霸王之喑啞叱咤而寶貨鄉井姬妾之間戀戀類此然成敗迥別者則高祖之知人善任凡事得先後着耳即其

刻印銷印假王眞王皆其當機轉圜因敗爲功處顧非良平之謀不及此故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

晉文公之赦里鳧須與漢高帝之先侯雍齒其事最相類始而人自危諸將往往偶語已而曰里鳧須且不誅我何懼也曰雍齒尚爲侯我屬何患也二君皆置怨以安人心者非誠然也奪於勢而然也使晉國旣附須豈得同縣諸將不謀反齒不知死所矣又何望其侯什邡哉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眞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詐語共折井亭燒以禦

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爲新樂飲如常明日廼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曹武穆公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陰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統制酈瓊率諸軍縛廬州節制呂祉歸劉豫張魏公方宴僚佐報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樂飲至夜分廼爲蠟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因苦

之邊賴以安此其卓卓不可及已又元豐間劉舜卿
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亦不問
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牒送盜者并以鎖至
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
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又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
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
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
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
以時刻從善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

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
吏白他皆可辦惟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
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
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
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
衆皆以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迺率吏
輩攜行雞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
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
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便節數

公皆得臨時應變之智故機不露而衆自定事不勞
而功畢集
范文正公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文正公以
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迺自爲書
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元昊復書語極悖慢公具
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朝廷命公分析公奏臣始聞
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
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
朝廷迺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

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范
仲淹可斬杜衍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
果欲爲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上顧問
呂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
迺降一官知耀州北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慶節見紫
宸殿既跪進其主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
禮左右失色虞公允文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公
遣閤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於仗使介還
館更相譙責迺因儐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

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

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愚觀古人行事亦有卓絕孤高震驚天下後世而非尋常步驟可得而師者如堯舜以天下傳賢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柳下惠深夜覆寒女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程嬰公孫杵臼以死而全趙孤田叔李主焚梁獄之詞傳介子矯詔而斬樓蘭汲黯矯詔而發倉廩王霸之合河冰諸葛孔明征孟獲而七縱七

擒謝安石當秦兵壓境而圍棋賭墅唐太宗縱死囚四百而復來歸獄郭汾陽之單騎降虜韓昌黎之馴鱷魚張忠定下馬呼萬歲而靖蜀軍之叛李文靖對使焚詔寇萊公決策親征虞允文不奉命出師而成采石之功若此之類皆非庸行之常誰得而師之知此則知古之可師者常也經也其不可師者變也權也出綠雪亭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僞榜趙忠簡公與張忠獻公進呈忠獻奏曰乞斬益以釋謗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忠簡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忠獻怒忠簡不主已意忠簡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

之意彼但見奪職謫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覬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忠獻嘆服其言舊恩曰導

國朝正德初年内臣馬永成及劉瑾等八人以深宮上弓馬鷹犬歌舞角觝爲樂舊内臣段敏黄偉端愼斥不用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官言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爲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曰比諫官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閣三

老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持之更易爲力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是也汝爲我草疏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李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覽弗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乞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潛消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群姦上命司禮監至内閣傳諭已悟當痛加修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

得罪 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永成等 上不允於是健等以去就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持言官章不下諸閣業已奮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健等卒持不下内司禮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惡儕輩所爲獨是閣議明日召韓文等諸大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良是無非愛君憂國之心但各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寘之法幸少寬之待 上自處耳衆皆惴愕莫對惟韓文述群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閣業益奮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明發詔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趨至 上前環跪伏哭以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 上爲之動瑾因進曰狗馬鷹犬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怒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收王岳等繫獄設内行官校太監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各遣官校巡察遂准令劉健謝遷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掌推案哭遷亦訾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獨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充淨軍仍遣人縊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禍自此始矣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謂同事

者曰此屬得踈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茸露之變旣
而果貽縉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嗚呼韓忠獻服趙
忠簡之言而馮益立出劉與謝不用許進之論而劉
瑾遂留不仁而疾已甚顧不亂哉而况閹侍之掾君
側者乎

韓魏公領陝西四路招討使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
首至臥內遽搴帷帳魏公起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
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命我來公復就枕曰汝攜
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

去明日魏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
帶苗劉之亂張魏公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
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
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
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
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
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
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
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
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
河北物色之不可得賢於鉏麑矣孰謂世間無奇男
子乎殆是唐劒客之流也二魏公處刺客事雍容應
變而辭氣不迫神氣不亂相類若此直非養之凝定
不能而二刺客之感公忠義不忍剸刃亦同東谷之
論韓魏公曰昔楚師圍宋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反床
以劫盟君子固病其將略之疎矣公也鎮鄜西鄙又
非子反懸軍比重門擊柝虎旅宵嚴而刺客奸人胡
為乎來哉意者公於周身之防曾未之虞耶幸而賊

有鉏麑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則夏人得志西
事其憂哉愚謂張魏公亦然又攷韓魏公鎮相州因
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
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
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
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
終不以告人其後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備言
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然則魏公
既嘗攜首於刺客而失其金帶又嘗引頸於偷兒而

失其器具是毋廼優於量而踈於防乎吁其亦有幸
耳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
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
親盡亦祧何况賢輩於是皆散去淳熈十三年光堯
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四赦推恩甚廣太學諸生至
武學千二百人皆得免文解一次而宗子在學者不
預相率詣宰府及侍從臺諫各納一劄大要以爲德
壽需典普天同慶而玉牒支派辱居黌序顧不獲與

布衣書生等竊譬之世俗尊長生日召會族姻而本
家子孫不享杯酒臠炙外議謂何時諸公莫肯爲言
邁以待制侍講内宿適蒙宣引因爲敷陳所云孝宗
笑曰甚是切當有理時所携只是白劄子蒙徑付出
施行遂一例免舉愚謂荆公所折其義正容齋所奏
其情周
子貢說越王勾踐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
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家
語越絕書史記吳越春秋並載此語蘇代見燕惠王
嚐曰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
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見戰國策
陝右錢舊以鐵有議更銅者會所鑄子不踰母謂亡
利遂止伊川聞之曰此廼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
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錢歸
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直者伊川曰
價平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
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
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

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
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
臨事當須有術也
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廼縱民競渡與
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
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
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蕩財勞民公乃條奏
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伎傭力
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塡壑耳荒政之施

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錢塘一寺覘大搭工
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
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
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皆自為之乎莫非傭
此邦之人為之也斂之於富儇之家散之於貧窶之
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
恐僧之不為塔也子迺欲禁之乎

密郡嘗有竊盜發而未獲安撫司要之迺遣三班使
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兇暴恣行以禁物誣

民入其家爭鬬至殺人畏罪驚散而欲為亂民訴之
蘇文忠公時為密司農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
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文公在蜀民有得偽
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
隨之者萬計皆詾詾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
藏之略不取視民迺止薛長孺為漢州通判戍卒閉
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
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
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
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
長孺臨事敢決如此

國僑字子產鄭人孔子謂古之遺愛子產嘗晨出過
東匠之門聞婦人哭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
也吏問故子產曰凡人於所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
而懼已死而哀今哀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
姦也

北史齊神武嘗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
曰亂者須斬神武是之亂絲無甚難理而文宣抽刀

一斬自是英雄手段史載唐太宗有駿馬名獅子驄
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在側曰惟妾
能制之太宗問其術曰始則箠以鐵鞭不服則擊以
鐵檛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婦人多智有膽略
者大率如此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
朝政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
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
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卽

於觧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卒和略不變色衆但
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倅一卒如
前着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前亦判處斬而擲筆以
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
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
一錢詰之迺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
何足道迺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
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

劒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又嘗
有小吏忤乖崖乖崖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
不脫乖崖怒其背即斬之合此二事其政尚嚴猛可
知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
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一語其意深矣
其事偉矣
曹武惠王彬嘗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
怒輒戮一人韓忠獻公琦嘗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
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

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王道有雖死不怨
殺者馭軍亦然
鶴林玉露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
非儒也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
不敢爲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斵故不傷手善於打
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
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
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
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撺

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
次報讎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
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
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
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
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
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
便止如看花勿看離披是也
越王二十一年越兵欲入胥門未至六七里望吳南

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於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迺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迺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令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爲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迺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世傳錢塘江爲子胥怒濤觀此其英爽迺爾可畏哉

英宗土木之變于忠肅公曰吾國失一君復立一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

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執走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又再見藺相如廉頗傳秦王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又再見王旦傳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帝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這三事于忠肅從此變化出來宋時徽欽之禍一味報讎而虜亦得挾二帝以爲重增金割地稱臣而究竟無補于亡只是不曾讀得此書耳　英宗南還使郕王能如目夷公子之遜國便成一篇好文字而士大夫無有一言及此者惜哉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

傳齊敗于鞌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爲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廼知鷙猛之人胷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羅大經之語如此愚獨謂不然高祖此語還是明露出輕父重天下本意卽吾國失一君立一君之說終與避海濱忘天下不相似項王亦知殺之無益姑留後

質故特寫耳

漫錄曰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北虜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爲身謀非國計也愚按唐鄭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將士在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廼知鄭公之言出於元璹鄭公此言正祖嚴安論獨西南夷之議漫錄未之聞耶自嚴安爲是說後三國志陸抗亦嘗用此意諫吳王矣時師旅仍動百姓疲敝抗疏曰諸將狥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元璹又祖其意晉顧雍所言亦是此意非特抗也

士尹庀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墻犨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淕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吾從之其父曰吾恃輓而食三葉矣

今徙求輓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今故不禁也荊適舉兵攻宋尹庀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併也吾欲戕其君晏子知之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之謀孔子聞之曰不出樽

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扳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

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伏道也

曹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三夜饗官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廼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六朝名將知韋叡者世但知其功名據南史叡子稜世稱該洽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擿尤精于稜又羊侃少愛文史梁武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中應詔上大賞之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船中失火延燒七

十艘侃閒略不介懷世但知忠勇絕人至風流廓達鮮知者所應詔詩必可觀惜世不傳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蔥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患謂頗牧特戰國之將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豈其然乎岳飛承金牌十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廼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賢豈是過乎

尉繚子天官曰背水陣爲絕紀向阪陳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

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淮陰侯韓信擊趙王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信引兵出井陘口大戰良久與張耳佯走水上軍趙空壁逐水軍殊死戰果大破趙軍擒趙王信蓋有所本也

王孫賈入市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誅淖齒周勃既刼酈商之子寄紿呂祿得入軍門行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遂將北軍部殺諸呂雖有左右袒之不同而意實相祖

尚父呼蒼兕以濟牧野之師田單禮天神以堅卽墨之守是皆以神道設敎者也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詖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者哉

李牧守邊每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如此數歲一旦出兵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曰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孫子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古人用兵之術大率類此

漢高祖用韓信爲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自成臯渡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未起卽其臥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僞遊雲夢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迺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亦有以啓之矣

高宗時薛仁貴擊突厥元珍於雲州問曰唐將爲誰答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失色下馬羅拜遁去永

泰中郭子儀出入陣中回紇惟問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令公卽世故我從以來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免冑大酋皆下馬拜以是知威望宿將國之長城虜一見二公而去豈不賢于百戰百勝之師乎又攷代宗廣德元年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四千餘人署置官屬暴橫長安中郭子儀至滻水西甫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甫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之京畿遂安人知汾陽之單騎見虜又不知以三十

騎直入叛城其謀略先定類此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爲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靈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傅介子刺樓蘭皆即侯之則爲非是蓋明友光女壻也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帝天下

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訖死於非罪景帝雖未爲仁君然亦非好殺卿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爲之竊嘗原其說亞夫之爲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方其將屯細柳祗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事令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開壁門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稱謝然後去是迺王旅萬騎乘輿黃屋顧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詞氣之間以是隕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符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將帥握重兵居閫外當國家多事時其奉上承命尤當以恭順爲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復長安功名震耀蓋社稷宗臣也然嘗將神策軍戍蜀及還以

營妓自隨節度使張延賞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乃止後歲餘上命韓滉諭旨於晟使釋怨滉因使晟表薦延賞遂爲相然則輔相之拜罷皆大將得制之其傷國體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能釋然晟之失兵柄正緣此耳國學武成王廟本列晟於十哲乾道中有旨退於從祀壽皇聖意豈非出此乎愚按李晟之勳名一專擅而罷兵柄於當年細從祀於異代可不畏哉

黥布為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
不宜有此恐讎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布
遂反韓信為人告反呂后欲召恐其不就迺與蕭相
國謀詐令人稱陳豨已破紿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
即被誅信之為大將軍實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
其謀故俚語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說何尚能救
黥布而翻恐於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
而急變從中起已為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
之事尚在疑似之間也

韓信英布彭越皆以謀反誅夷信乘高祖自將征陳
豨之時欲詐赦諸官徒發兵襲呂后太子布見漢使
驗問即發兵東取荊西擊楚對高祖言欲為帝其為
反迹已明惟越但以稱病不親詣邯鄲之故上既赦
以為庶人而呂后令人告越復謀反遂及禍三人之
事越獨為冤且扈輒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
輒為反形已具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
等耳廼以為不知狀而敖得釋何也欒說告信賁赫
告布皆得封列侯而梁大僕告越不論賞豈非漢朝
亦知其故耶欒布為越大夫使於齊而越死還奏事
越頭下上召罵布欲烹之布謂越反形未見而帝以
苛細誅之上迺釋布拜為都尉然則高祖之用刑為
有負於越矣傷哉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
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廞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
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
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
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

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
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祐進馬而溫造彈
之亦此意也

秦囚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狐白裘
業已獻之王無以應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盜
以獻姬姬乃言於王遣之王後悔使追之關法雞鳴
而出客時尚早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遂
脫歸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
請於王王繆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迺可丹仰而嘆

烏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
之橋欲陷丹丹馳驅過之而橋不發遁到關關門不
開丹為鷄鳴於是衆鷄悉鳴遂得脫歸二鷄鳴出關
相類

商鞅欲變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廼立三丈之木
於市南門募民有能徙北門者予十金民莫敢徙復
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廼下
令民莫敢違吳起為西河守欲攻徙秦亭廼倚一車
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臣

上宅人莫之徙也廼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
一石於菽門之外令之如初人爭徙之廼令攻亭二
徙木立信相類而吳起加之徙石又吳起治西河欲
諭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人
能僨表者仕之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
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之來謁起仕之
長大夫自是之賞罰愚謂鞅本魏人其
徙木立信蓋以效起而起之事不傳

仁宗靈駕欲到永昭𡑞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榱損
有司憂駭不知所出韓魏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
鈎公旨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累損當易
之若違𡑞期後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
且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為
之歎息服其臨變處事不苟既到皇堂榱廼不損

李廣免將軍為庶人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
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後廣拜右北平太
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之
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廼免冠徒跣稽

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殺絮舜上書曰臣待罪京
兆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
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
之臣賊殺不辜鞫獄故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為
刺史漢世法令最惡誕慢罔上廣敞雖妄殺人一語
陳情則赦之不問所以開臣下不敢為欺之路也武
帝待張湯非不厚及聞魯謁居事謂其懷詐面欺殺
之不貸真得御臣之法又王莽竊位尤忌大臣抑奪
下權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

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
縣逐之客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
士以謝愚按此兩亭尉長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
李廣而廣殺之武帝不問奉常亭長殺宰士而王莽
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晉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
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
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面俱汙鳳出敦果照視見允
之臥於吐中不復疑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

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帝親任
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廼謬爲勤敬綜
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會
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
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敦不聽
遂表用之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鳳後間之因敦餞
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板擊鳳幘墜
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
醉而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
後鳳謂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
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
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晝計討之

晉杜預鎮襄陽數餉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曰吾
非以求益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頗受藩
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
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
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
爲國家藏之私室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

萬繙夫取予有道二子之志如此終非正也

姚崇字元之雅高氣節誅二張與有力以十事說玄
宗拜相臨卒戒諸子曰張說與吾隙深然其人奢侈
吾沒當來弔汝盛陳寶玩張不顧舉族危矣若寓目
即饋張以神道碑請得即錄進仍先礲石速鐫張料
事遲後必悔諸子如其言張碑文曰八柱擎天高明
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數日果索稿刪改碑
已立張悔曰死姚崇猶筭生張說愚謂死諸葛走生
仲達可對死姚崇筭生張說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旣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悟終成善士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陳寔獨弔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矜宥夫林宗受弔感悟凶頑太丘弔人全活善類故虺蛇革其毒性鴟鴞懷以好音只是看轉旋手段何如耳雖然未造兩先生手段莫學帶水拖泥且防墮坑落塹復有晉孫秀爲琅琊郡吏求品

於鄉議王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戎衍比諸林宗太丘或媿其公道矣

孫叔敖疾將死戒子封必無受利地而請寢丘曰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也後封果十世不絕蕭何爲相國買田宅必居窮僻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何之意敖之意也亦智矣哉

舊傳沈萬三有聚寶盆事云盆在沈氏貯少物徑宿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

太祖取入試不驗遂還沈氏後沈氏籍沒廼復歸禁中嘗疑世豈有此物物安有是理比見宋初人吳淑秘閣閒談云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懷中取碗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棄之不欲使爾增罪戾也然則昔人亦嘗傳此世果有此物乎院主之識高矣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劒公問儀公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于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不記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司馬君實新第一日步行見墻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

晉桓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

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簴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簴溫遂止

齊晏嬰短少使楚楚故爲小門延嬰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何使子也對曰齊擇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頃之王命縛一人來曰齊人坐盜

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于江南至江北爲枳枝葉相似其實味甘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于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其實不同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魚朝恩判國學日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在列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臣時王縉大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

爰盎眞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禮下勃何豫盎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謂勃不能爭呂氏之事適會成功耳致文帝有輕勃心既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難嘗諂丞相申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爲趙談所害故沮止其參乘素不好鼂錯故因吳反事請誅之蓋盎本安陵群盜宜其忮心忍戾如此死於刺客非不幸也又趙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之

鉏麑之於趙宣子沭謙之於司馬楚之楊賢之於杜林誠敬孝友之感人至矣商君載甲操戟李昺一夕九徙每出劒戟自隨李林甫重關複壁仍一夕十徙出入金吾淸道其視韓魏公之揭帷示刺客郭令公赴魚朝恩宴止家僮數十人度量廣狹何如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

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迺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俱出韓子

李納性辨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嘉興居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怒甚僕惶遽求鮮於夫人夫人笑謂買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公嗜魚見而詑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

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閤中諳此機緘也

何孟春曰幼聞客謂先君刑部公言其鄉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妻性極妬張病將革謂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爾陰德矣於是出劵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甲迺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告官求分甲以劵呈官因見與吾壻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証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壻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詑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談苑載宋張公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迺命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元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迺命以其財三與壻而七

與子皆泣謝而去奉使事實類此而惜不得其姓名也

宋人記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迺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其女爲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爲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入叱問曰脅主人女爲婦是汝邪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

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其食者廼其肉也見談選又記張乖崖爲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隣家至夜聚哭訊之其家無他故詰其主人力叩之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愼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與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導馬前問即疏其罪僕倉皇間以袖椎揮墜崖而死歸告其隣曰盛价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

也見聞見錄仲途暨乖崖公平生氣槩非沾沾者少年而爲此事或當有之然近於豪俠矣

史記卞莊子欲刺虎館竪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戰國策以爲兩虎爭人而鬬孟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從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二書原出一事而食牛爭人館竪子管與姓名互異又戰國策載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幷擒之卞莊收兩虎之功漁人得鷸蚌之利其事絕類

列士傳云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値其醉唾其耳中

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唾者覺者機謀具奇絕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一

莆中郭良翰道憲父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豊城徐　鑒時觀
東海劉國縉敬夫
淄川王孟震啓胤
桓臺耿鳴雷爾震仝訂

孝友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蘊之辭可見聖人之道不假外求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程子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可也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可見吾人之學初無止足

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玉露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

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以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羅近溪論道曰道之爲道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切近易見則赤子下胎之初啞啼一聲是也聽着此一聲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聲啼多少意味其時母子骨肉之情毫髮也似分離不開頃刻也似安歇不過眞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直見乎天地之心亦眞是推之四海皆準垂之萬世無朝夕舍此不着力理會而言學焉是謂遠人以爲道問孝何以爲仁之本近溪曰子不思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悲愴生焉疾痛覺焉卽滿腔皆惻隱矣遇人遇物必能方便慈惠周䘏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此恐流於兼愛曰子恐乎決不流矣吾亦恐也心尚殘忍無愛之可流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

親者不敢慢於人楊貞復論讀孝經曰毎日淸晨黙坐閉目存想從自身見今年歲逆想回孩提愛親時光景何如又逆想回下胎一聲啼叫時光景何如又逆想回在毋胎中毋呼亦呼毋吸亦吸時光景何如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一氣忽然自生歡喜然後將身想作箇行孝的曾子侍立在孔子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乘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

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以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經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慼此之謂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歔欷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粟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子路見孔子曰負重道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

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人子欲養二親不待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皐魚也被褐擁劍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於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於是孔子之門人歸

養親者一十三人又劉向說苑載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

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與皐魚絕類或二人而同其事或即皐魚而訛其名皆不可攷矣後寇準爲樞密學士賞賜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爲衾不可得誰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後雖出將入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內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范仲淹既貴常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早亡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

樂耶此猶曾子子路皐魚之意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蓋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栝棬飲焉皆人子之情自然也栢任後母生時不食猪羊肉任終身不以猪羊肉入口出後漢書狼偶三親病時不能食肉偶終身不食肉出華陽國志刁少雍少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出後魏書庾沙彌嫡母劉好噉甘蔗及亡沙彌終身不食甘蔗任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求

之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終身不嘗檳榔出齊書石玄度因病殺所養白狗以供湯因致死言湯不救病恨殺此狗其弟法度終身不食狗肉出述異記徐孝克所生母患病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粳米出陳書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亡明年芋時對之嗚咽如此終身出南史袁昻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樂何求兄弟感家禍無復仕宦而縣至於絕婚對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

自是不衣綿絮出宋書劉瓛幼爲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瓛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出齊書陶子鏘母嗜蓴母没後常以供奠及後一冬營蓴不得痛恨慟哭久而始甦遂長斷蓴味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江泌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江子一家貧苦供養多闕因終身蔬食出梁書薛元超祖道衡爲内史時省中有磐石嘗踞而草制及元超爲中書舍人每見此石未嘗不流涕出唐

書路丞隨父泌死於難隨方在嬰襁中及長問其母知巳胃目類父攬照觀之殞絕于地後終身不復臨鏡出該聞錄張根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趙善應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猪肺爲羞母生歲卯善謂卯兎神終身不食兎徐仲車以父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歟他日山行柰何徐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耳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出宋史常有翼父諱樂平生不飲酒不務歡笑出芝田錄劉温叟以父名岳亦終身不聽絲竹不遊高華每赴内宴聞鈞奏輒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是出青箱雜記温叟之心固孝積之心也然時人不能不謂其太過此而亦有類於李賀父名晉不舉進士者歟

尹子云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史記蒯徹讀樂毅傳輒流涕漢書楊雄悲屈原不容於世作離騷讀其

文未嘗不流涕晉王裒傳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史系記孟元方誦詩至蓼莪篇必哀咽不已南齊書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痛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梁書武帝每論孝子傳不終軸而悲慟北齊趙郡王子獻四歲喪父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又楊歆其舅子問歆讀詩至渭陽未耶歆便號泣舅子亦對之歔欷情感所至不能自已如此前輩有言讀諸葛武侯出師表而不

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
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
必不友嗚呼蓋信乎其然也
王充論衡謂書傳稱曾子出薪客至曾子母搤臂曾
子臂痛馳歸此虛也母臂痛曾子臂亦痛母死亦死
乎按孝子傳樂正者曾參門人來候參參採薪在野
母嚙右指旋頃參歸跪問母何患母曰無參曰負薪
右臂痛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嚙指呼
汝耳夫親之遺體本非二氣孝子之心念念在親疾

痛痾癢豈容無感人子第恐不能如參之至孝耳充
何用深辯之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
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後漢
書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猝至母望順不還
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
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此則曾子事也何足疑乎世
說鄭子產聘晉中道心痛遣人還家問母母曰忽心
體不調憶汝耳宋書余齊仁爲邑書吏謂人曰比者
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必有異故巳乃其父在家病亡

信至梁書鄱陽王恢鎮蜀所生母費太妃於都不豫
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
都信至太妃已瘳臧盾隨父宿直廷尉左手中指痛
不得寢及曉家報其母暴亡齊書南陽宗元卿爲祖
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以此
爲常又庾黔婁從孱陵令時父易在道遘疾黔婁忽
心驚舉體流汗即日棄官歸視父病幾不濟梁書阮
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
孝友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孝緒之母豈

不眞有識哉劉璠隨蕭循在淮南母建康遘疾璠弗
之知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母病即號泣
歸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北史裴納之從平原公
至并州其母留鄴得心痛納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
驚痛乃請急而還後周書齊王憲母太妃舊患屢經
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
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唐書裴敬彝在長
安時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惛
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得無戚乎急歸果聞父

喪張志寬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給縣令問故志寬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以爲妖妄遣人馳驗如言乃異之充之不信曾子之事猶是令矣朝野僉載崔渾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入俄而遍身母遂安宋史司馬池將試殿廷心動不能寐自恐其母有疾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友告以疾遂號慟而歸唐伯虎父游瀘南伯虎夢得父書亟歸家既覺心動急走瀘南父已病甚劉穩嘗旅榕城一日心忽如

失流汗遍體疾奔抵家母疾已亟元史賈曾擢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顫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吳臨川集張之賢爲利津縣吏以事至濟南忽心悸亟馳而旋父病已三日古今書傳此類甚多未由悉舉夫蜀山洛鍾應無或爽在於孝子理宜感覺誠孝所寄天地鬼神且爲之動而況血氣實眞爲我生者乎或問子身疾苦父母嘗有覺否父母鮮不愛其子者事當更多於子不足爲訓故書傳常及後魏朱循之守滑臺安頓圍之其母在家

乳汁忽出母哭告家人曰我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忽如此兒必沒矣報至其日循之爲頓擒此亦其一事也昔周有中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秦人諭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志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

哉嗚呼得其理矣後魏封卓妻劉氏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然則人合之情誠愛所至亦未有不通如劉氏者也

洪皓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皓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

養錢塘吳慥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嗟乎世之宦游者多矣啣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陟屺肝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禍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徐節孝處士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見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呂滎[illegible]廬聞其號哭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也嗚呼是非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與所謂附棺附身必誠必信者耶痛哉已仕而孝衰於父母也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耳若世人畏義如刑則令人可為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尹和靖受業伊川門下欲不復應舉伊川謂子有母

在尒可如此和靖歸白其母云云伊川然後許之朱子在漳州日一士人自泉來謁自言心厭舉業欲從問學朱子以其父母命令歸得請再來始無所礙不知此人向後如何朱子嘗為門人言及嘉其有志夫問學美事然既妨祿仕亦必出於親命乃可自遂不然不得乎親非所以為學也

唐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于親哉漢胡廣年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宋劉懷珍為江夏王義恭參軍後見

之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
恩嘗輯醒心格言會參事母性至孝常出薪于野客
至母以手搤臂參卽心痛馳至痛至此何痛非孝閔
損孝事後母母嫉惡之嘗冬月衣巳二子綿花絮衣
損蘆花絮父命損御寒失靷察知欲遣母損念母在
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亦悔悟念至此何念
非孝李密聘吳對吳王曰爲人子者願爲人兄不願
爲人弟兄事親之日長弟事親之日短願至此何願
非孝伯俞受母杖泣對母曰往者杖嘗痛知母健故

不泣今者杖不痛知母衰故泣泣至此何泣非孝故
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蘇明允譜引曰喜不慶憂不吊則塗人也吾所與相
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兄
弟而一人之身也何歧爾我司馬温公家訓曰兄弟
手足也今有人斷其左足以益右手庸何利乎虺一
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爭利而相害何異于虺
兄弟而手足之親也何爭利害周景式孝子傳曰古
有兄弟意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接葉連陰歎曰木

猶欣聚况我而殊異哉兄弟之一本欣聚當不啻木
矣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
取一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取十九箭折之慕利
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
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兄弟之戮力外侮眞不啻箭
矣故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羅
仲素論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
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是而後天下之爲父子
者定清河有乙普明兄弟爭田不斷太守蘇瓊諭曰

天下至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
弟心如何因涕下諸人莫不灑泣普明還爲兄弟如
初後人衍爲句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至難得者
兄弟最爲的對
晉范喬祖馨時撫喬首曰所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
硯與之五歲父母告喬喬執硯涕泣齊宗元卿在遠
方祖母病輒心痛鄉里號爲宗曾子吳顧愷每得父
書嘗掃洒設几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
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垂泣語聲哽咽唐狄仁傑

親在河陽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望久之雲移乃得去及母喪孝感異鵲宋司馬光兄伯康年將八十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古人於祖父母父母兄弟無所不用情類此又按望雲思親人知仁傑不知北史元樹事亦相同元樹奔南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歔欷又不知梁瑄弟兄亦然瑄久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悵然久之杜子美詩曰每望東南雲用此意也

子不敢擬父而名之所在或與父埒有舉其父子間而質之其子者當何如爲答耶晉胡威之父質俱以清慎名世祖謂威之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帝曰何以勝汝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威之可謂善尊其父而亦未嘗自汗也

王羲之父子書法名世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當不同安曰外人論殊不爾獻之曰外人那得知此言不幾於與父爭名也乎孫過庭書譜云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初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墻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謂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大醉也子敬乃內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按南史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又宋錢希白曰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迹過其父含光聞此言終身不書孝子之所存如此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

妙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銅川夫人好藥子始求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燾母有疾視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顏有痼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桂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

親者不可不知醫

唐王壽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高若訥母病遂兼通醫書考訂張仲景等方書秘訣鏤板行世始知名醫多出衞衞州皆本高氏學焉此以醫爲孝者也宋李虛巳母喪明巳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疾尋平此又以孝爲醫者也

李密陳情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

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李勣貴爲僕射姊病嘗爲煑粥燎其鬚姊止之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令姊老勣亦老矣雖欲久爲姊煑粥復可得乎夫祖母大父母也姊妹亦兄弟也非祖母無以至今日寡兄弟而有所弗忍也念之眞堪墮淚

按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聖門於姊均用情如此

宋李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叔母謝氏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爲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太宗嘉之遂從其請眞宗天禧初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爲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仁宗朝王曾爲叅知政事改葬叔父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准贈官宗元贈工部員外郎嚴

氏懐仁縣太君歐陽脩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旣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移封本生今爲令甲移封叔父母今無聞矣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宰我欲短喪孔子曰食稻衣錦於女安乎予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又載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予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然則宰我短喪蓋辨之於友又責之於師而顧安之嗚呼忍哉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巳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巳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巳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巳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宋周益公以太傅休其兄以監丞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俱隱玉山蒼顏鶴髮相從於石泉之間皆年九十眞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所希有也

袁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詡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繡懼謂詡如此當何歸詡因教歸曹操紹有子譚尚莫適立紹卒二子各有黨與治兵相攻王脩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譬人將鬭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攻譚譚遣人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有不弟之傲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耶又與尚書曰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青州天性峭急仁君度數弘

盧嘗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胡夷將有譏笑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譚尚皆不從後皆為曹操所滅嗚呼紹與弟術之閱墻卻深先已不相為外禦矣譚尚得於家庭之教固可知也紹取譏於賈詡而父子莫能自回譚尚見訓於劉表而兄弟仍不復悟竟至亡族豈不哀哉表之為袁氏者良足為忠言已表豈不知教其所生而二子琦

琮亦復參辰於其父沒之日何哉表為琮娶其後妻之族致令愛少惡長毀譽日聞身當就木而琦不得奉治命焉是時操軍雖不至荊二子亦決無相全勢矣曹操始自立為魏王時以愛植故尚未有定嗣謀於賈詡詡嘿然不對操怪之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後遂定丕為嗣袁劉之事豈非後世之炯鑒哉

南史梁元帝圍河東王蕭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蕭綸綸乃與元帝書曰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侯景之軍未窺江外政為藩屏盤固宗鎮疆寄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掩泣此與本初景升類

曾子出妻不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漢王吉子駿為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

卒知故勸其再娶曰每念曾參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

孔子三世出其妻曾子之出妻也以蒸梨不熟孟子之出妻也以惡敗按禮記檀弓曾子父子俱出妻然顏氏家訓有云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遂終身不娶恐別有據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

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一終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二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江陵蘇惟霖潛甫
皖城馬孟禎與之
昆州楊師程道南
太原姚　鏞本和仝訂

賑施

宋世公卿家法最善而尤先於賑親族濟昏葬其哀然者人但知范文正忠宣父子而文正忠宣二公人又但知其義田麥舟二事不知二公之善不止於義田麥舟而義田麥舟諸善又不止於范氏一門因并類紀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踈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畒爲

義田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遇石曼卿問知三喪淺土即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此義田麥舟之槩也又文正公守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縗絰數

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廼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歛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忠宣公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埏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葬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則文正忠宣父子不止義田麥舟二善矣又攷堯夫見曼卿三喪撤麥以助聞二女未嫁并贈以舟

又攷韓魏公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巳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及終子有褐衣未命者故舊之子孫寒窶無所托而依以爲生者常十數家少善尹師魯師魯亡割俸畀其孤爲直其寃于朝仍奏錄其子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公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耻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巳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殮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在虔州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没而不能歸者

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歐陽文忠公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昌熾呂正獻自爲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寖顯內外姻戚亦益多爲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之吳文肅公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田號曰義庄以賙親戚朋友

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程伯溫
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
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
甚至其女之夫死公逆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
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
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彭汝
礪尚書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爲立後官之
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棄所居官
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賙給爲置義庄少時

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奇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
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公爲弁其母葬之
又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宋渙未官而死公經
理其後不啻家人竇諫議禹鈞同宗外姻有喪不能
舉公爲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
及貧不能嫁公爲出錢嫁之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
人劉簽判京族人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
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政府
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劉公於初仕家無餘貲能

力爲之士君子尤以爲難陳太常輕財好施篤於恩
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
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
沈同登進士第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
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嫁數百人
倡優養良家女爲己子者奪歸其父母查道淳化中
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遣之道出滑州
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以辦喪
事道傾楮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有同僚卒女

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觀此則義田麥舟諸善事
忠獻趙清獻歐陽文忠呂正獻諸公皆行之而又不
止於諸公也宋世高義類此又按隋李士謙富於財
躬處儉約每以賑施爲務貸粟燔契年饑罄家粟爲
粥濟人人士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
遺人或謂之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
如耳鳴己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
陰德之有此其所論又足發善男子一段慈悲隱微
不見不聞處至妙至妙

郗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謂可損百千而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顗愷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愷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㕑愷之悉焚之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矣超散父財愔爲之驚怛覬之焚燒子券綽亦爲惋歎彌日父子情不相同如此同時王珣亦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其子弘悉焚燒券書一不收責舊業悉委諸弟昔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諸子焚削文

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斯可謂賢也矣

楊虞卿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弗克舉虞卿即以所賫助之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舉與之不質名氏何子容曰虞卿知有商而元振不問其人名氏此尤甚難元振固是偉人虞卿牛李黨中魁桀亦能如是耶然考唐書載元振爲通泉尉前後掠賣所部子女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此亦一念之觸耳

惟范文正忠宣麥舟助喪一事最爲完德膾炙人口然亦有論者曰文正父子麥舟助喪迺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慕古人奇節以文釆氣誼豪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公張文節公皆奇之特磊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常爲大理丞而貧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此何足以爲范公重如曼卿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盡數與之況范公父子耶況曼卿又爲公東吳故

舊耶歐陽爲文正作墓誌銘爲石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蓋公之盛德不專在此正如雲長秉燭達旦未嘗見正史即使有之迺舉爲一生大節此非知雲長者此論自是卓識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意厚以貲易隣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隣忍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直建中靖國東坡自儋北歸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公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

訪山水爲樂邵爲公買一宅爲緡五百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公徙倚聽之曰異哉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見一老嫗問其故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至今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來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公亦爲之愴然問以居所卽公五百緡買者也因再三慰撫卽還其居仍焚其券不索其直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孫氏覔居歲七月癸亥二公盛德若此我　朝成化間三原王公

恕去官抵家見子姪易左右隣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乎遽召之各還居焉給以原券不問價若王公者猶有二公之風矣彼世之怙勢侵奪閭里者聞之寧無愧死乎

邵伯温曰富鄭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功至知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二終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三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江陵蘇惟霖潛甫
皖城馬孟禎與之
昆州楊師程道南
太原姚　鏞本和仝訂

交誼

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爲將

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卽從君無勢我卽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爲齊相賓客盡至及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爲相賓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

漢翟公爲廷尉賓客塡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因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說苑載此語而加一浮一没交情乃出二句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御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趨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衞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後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

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東谷贅言曰朋之盍簪誰無情誼必要其終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昔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已七十三矣自蜀往唁之死諸途予於此見君子交誼之眞也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邢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救予於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

按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尉同日免蚡後爲丞相而嬰不用無埶諸公稍自引而怠驁惟灌夫獨否衞青爲大將軍霍去病才爲校尉已而皆爲大司馬青日衰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惟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謂賢而知義矣然皆以他事卒不免於族誅事不可料如此見容齋隨筆眉山人傳巢谷學古兵法遊西邊與河州將韓存寶善存寶坐罪犯谷逃江淮閒會赦乃出蘇軾蘇轍謫嶺海谷往詢訪轍又欲往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失聲

曰谷於朋友之義無愧高恭惜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也軾與孫叔靜帖云眉山人有巢谷者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軾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慰至新興病亡官爲槀殯錄其遺物於官庫谷有子在里中軾已使人呼其子來迎喪助其路費但未到旅殯無人照視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脩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見餘冬序錄又攷司馬

温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温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見自警編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渡嶺蟄面蠒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所求荅曰契順惟無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在都下矣弔問不已乃

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倘可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爲書歸去來兮詞以貽之庶幾契順托此以不朽也慶曆中諫官李競坐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時爲黃蔡門都監念言事坐謫者後多至顯官乃傾家物與之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昔人笑范亢百萬家財不如卓老僧東坡半紙此只在無意有意之間

東坡在惠州時其家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道人卓契順慨然賫書以行佛印因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之於主上者猶然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閒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駕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卧處著衣喫飯處屙屎撒溺處沒理沒會處

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三十二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也又傳爲王喬書非是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荅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閤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

無人拯恤貲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若饑惟恨垂没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裛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纔十餘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其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爲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秘閣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寄聲張淵道爲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麪爲餽公嘗荅書云鼎之爲己爲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狀畧與衛公同既而亦終於彼手札今尚存于張氏又姚崇曾孫勗爲李公厚善及李譴逐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貲病無湯劑勗數饋餉

候問不因時爲厚薄其其侍郎之徒與

釋曇遷經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到溉觀之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爲之縮頸楊憑得罪姻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權載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爲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爲姦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歎其長厚

姜唐佐瓊山人蘇軾貶儋耳唐佐日從之游軾嘗稱之黃門曰不謂南海有此佳士吳國鑑海康人先是居民舍寇準爲丁謂所害自後無敢留遷客者及蘇

轍編管海康國鑑特築室館之已而坐罪畧不介意也俞若著守宜州黃庭堅謫居是州時黨禁甚嚴士夫皆削劄掃跡惟若著爲黃葺舍館治薪爨遣二子執經帳下物論高之又庭堅與蔣湋善湋日陪杖屨比庭堅疾革湋往視庭堅大喜握手曰身後事委君矣湋爲棺斂具舟送之歸

漢主父偃爲齊相至齊偏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

之門義熈中何叔度官太常致政子尚之以吏部歸省叔度問曰聞汝行日傾朝相送可有幾人對曰數百叔度笑曰此送吏部爾非爲何德彥也昔殷浩作豫章郡餞者甚衆及度泊江亭積日乃故舊無復相窺者世謂尚之立身簡約寔本叔度之教云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之官有勸謐餞之者謐曰柳爲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豈中古人情乎非吾心所安也二者所論可謂識盡世情確知自重矣彼偃之見其亦未知朝趨市者乎

漢鮑永官尚書僕射擊破靑犢封中陽侯未嘗行部覇陵道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左右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避也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可乎張湛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仁不遺舊義不忘君帝曰善

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范忠文公旣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客

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故人或爲具召雖權貴不拒也大抵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踪跡宜疎遠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舊

范雎事魏同使秦爲須賈譖受金賣國政被笞佯死逃入秦爲相變姓名張祿後賈再使至秦雎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賈驚其尚在問爲人傭賃意哀之曰范叔一寒至此乎贈以綈袍後知見責肉袒膝行謝罪雎曰以公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之罪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懐綬匿跡人未知也所交錢勃見其

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宋人四六云綈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紈扇遺買臣終致上客之引愚按賈僯之既厄之後勃念之未逢之前豈知范叔之已丞相買臣之已太守報有不同則施者異耳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餽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陞升之泰發姪壻也告訐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

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羸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潁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歎以爲前輩不可及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俊將庭訓之公至北京來相謁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馬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床下援不荅諸子問曰梁一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爲禮乎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

追取援印援槀葬城西妻子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潞公之於李稷魏公之於尹朴皆可教而善以不負故人是不幸之幸若歐陽公幸而遇申公之二子不待教而善馬伏波不幸而遇梁氏之子教而不善故古難一死一生尤難是父是子或以援挾長與松挾貴並訾是猶以成敗論豪傑也

狄仁傑爲幷州法曹掾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

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媿乎遂相與輯睦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毋子俱往理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爲禹錫言得改連州韓退之撰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爲世勸宗元一節之善庶幾仁傑之風矣子厚墓誌曰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處與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

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愧矣

喩南彊字伯竁義烏人少負奇氣從陳亮游時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爲根煆煉刺骨門人噤不敢出一語南彊詣責同門謂陳先生無辜衆罪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眛眛是得爲人類乎亟走見葉適適曰子眞義士也卽秉燭作數書南彊持之去伸訟諸公卿間亮竟遂白宋史賛曰自道廢民散弟子之義缺居常則謬爲恭敬一遇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者雖以房杜之徒因其師王通與長孫無忌有隙遂不一言及通至使後人謂通中説借唐初名臣以自重噫向使南彊見之必將唾面矣

宋張耒在頴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非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朱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幹持心喪三年載宋史本傳

前輩感人之知遇爲之服者若東漢士於舉主迬迬

有之北魏蒲陰縣令黃宣喪亡單貧無期親縣人石宣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經斂賻自苗逮孫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唐程賀爲崔亞持縗三年記者以爲潤見（賀事見孫光憲瑣言）宋李廷芝舉進士第辟荆帥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廷芝感珙知巳扶其柩葬之興國卽棄官爲珙行三年喪此亦東漢士爲舉主事也近世葢無聞矣並載序錄

後漢范巨卿式少遊太學與河南張元伯邵爲友二

人并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乃共剋期至期元伯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期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是日果至母大悅巨卿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一日寢疾而卒式忽夢元伯呼曰巨卿吾已某日死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更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其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卿也式因執紼引

柩于是乃前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爲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座盡驚千里爲期一日不爽范式死友卓恕生友戞戞乎然諾矣而夢時之呼葬時之待一死一生交情有是哉

向秀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以事見法經其舊廬于時鄰人有吹笛者發音寥亮追思往昔感音而歎王濬冲名戎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曇即太傅之甥

宋魏掞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好名則慼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元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於家族尤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爲善矣

孔子於原壤母死而歌爲弗聞也者而過之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見檀弓

孔子又曰吾有所鄙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見家語聖人之篤故舊如此

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出子華子

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木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鹿醢貨以匹馬願子勉求所湛出晏子春秋

漢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任郡守皆招不至惟蕃能致焉乃設一榻以待去則懸之後爲豫州太守以禮請名士徐穉爲功曹穉至特設一榻來乃下去則懸之

後漢王符敦尚儒術博學能文與馬融張衡崔瑗友善隱居著作號潜夫論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鴈門太守謁規規不爲禮及王符在門規倒屣迎之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後漢

王粲有異才國望人多敬之蔡邕與之爲友一日粲來訪邕邕燒忙倒屣迎之入戶粲笑曰屣倒矣邕曰見客才高于愚性知致禮不知屣之顛倒矣

謝瀹嘗與劉悛飲推讓者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流勔子也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摹索著亦可識二人之輕脫

如此

裴楷營新宅基宇甚嚴當移住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知其意便遜與兄

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與昆弟外家

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孔叢子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

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衞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衞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戍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說林玄符子曰甚哉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焉莫親於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於兄弟而以氣勢相陵莫昵於妻妾而以豐約爲悲歡莫狎於奴僕而以盛衰爲向背又何駔儈之足云乎故遨不治田嘗見誚讓矣身爲天子而與仲比力乃翁親執掃除之役此父子之市也結髮遊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及爲齊相徧召昆弟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今吾相齊迎我或千里乃與之絕毋復入門此兄弟之市也賣薪自給耻而乞去出守會稽而夫妻伏謁道左隨以詣郡此妻妾之市也從遊至燕嗛不得意欲去易水之上者數矣既去貴顯賜金不及而自言此奴僕之市也於乎世之不爲此輩者少矣一家尚然又況責之交遊之末乎彼魏其之引繩批根翟公之書門洩憤亦淺之乎爲見也

嵇康與呂安善後來値康不在嵇喜延之不入題門上鳳字而去喜以爲欣不覺爲凡鳥也出韻府羣玉

李安義嘗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于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荅曰牛不出頭耳出遯齋閑覽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以百數海內塗炭其名迹章章者並載于史而一時牽連獲罪甘心以受刑誅皆節義之士而位行不顯僅能附見者甚多李膺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之子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籍苟安遂自表免歸高城人巴肅被收自

載詣縣縣令欲解印綬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羌詔下急捕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張儉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復流轉東萊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曰張儉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撫篤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歎息而去儉得免後數年上祿長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族非經常之法

由是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此數君子之賢如是東漢尚名節斯其驗與

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雄信事王世充太宗平洛陽得信將誅之世勣言雄信驍徤絶倫請盡輸已之官爵以贖之太宗不許世勣固請不得涕泣而退雄信曰吾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兄俱死但既以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以肉隨兄爲土庶幾不負昔誓也爲收養其子吁能割肉以

啗友而不能委身以報君能養友之遺孤而不能恤其君之隹兒隹婦勣其有遺憾哉

樓護字君卿俠游五侯間競致奇膳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云故人吕公無子歸護護妻頗厭之護流涕責妻曰故人託身於我義所當養毋厭也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却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陳無已爲潁州教授東坡領郡而陳賦妾薄命篇爲曾南豐作其首章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全用籍意或謂無已輕坡公是不然前此無已官於彭城公由翰林出守杭無已越境見之於宋都坐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爲馬首銜今爲禁門鍵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滿風

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其尊敬之盡矣薄命擬況蓋不忍師死而遂倍之忠厚之至也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見自警編漢高祖與太子手勑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汝諸弟此西京重父執之禮始此宋朝諸老凡同年同官之子孫有來謁

者皆坐受其拜然後設香案遥拜其祖父噫此風厚矣予往時在南都見部寺堂上諸老與各署屬官小官作通家世講之會其坐次序齒不序爵此風良厚矣見東谷贅言

子桑序曰君子之交澹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澹以親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邵康節嘗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踈未能遠不可急去合此二者可以得交誼矣

唐李俗薦師疏云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傳通六

經華皓一志臣童幼之時從震授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二公雖自君恩亦由儒訓幸因家舊事輙敢薦聞宋陳自强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强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强比至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延自强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蹴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客唯唯明日交薦其才即除太學錄二人厚於幼師其情則一而正譎不同如此

韓忠獻公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别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為婚姻不絶古人之始終貧富交情不改如此

徐道本錙疾錄云子華子反自剡遭孔子於途傾蓋而相語終日甚親命子路取束帛以贈又孔叢子記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悦其志命子上

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悦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剡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别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據此則傾蓋之譚蓋寔事也世謂子華子著書托孔子以為重非也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三終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四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江陵蘇惟霖潛甫
皖城馬孟禎與之
昆州楊師程道南
太原姚　鏞本和仝訂

達觀

李德裕平泉山居著草木記戒子孫曰鬻平泉非吾

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遺胤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為洛城有力取去即五代史所載全義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全義殺之延古守祖戒及以殺身亦何足貴哉則記所云秖足貽達人啞歎哉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邪玄慚而止唐嗣曹王李皐為山南節度鎮襄陽襄陽有張柬之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皐嘗欲買之馬燧歛袵言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柰何令其子孫自鬻皐謝曰主吏失詞以為君羞非君安得聞此言遂不復取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池不復留身後今日諸如此者又何道焉魏徵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為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也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為集錢買之張橫渠先生曰當有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

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敝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文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何況吾室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迺謀治第樹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為樂耶

人生若行路前經險阻則後必通衢亦似國花葩艷

獨先則零落必早是以達人寧爲蕪境智士不羨花
榮
人惟知求清福而不知享清福故選勝怡神未必逍
遥開牖即屏塵絕俗亦是刼刼波波須知能享則眼
前即爲淨土不能享則世外亦是塵寰
唐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
生老病死時至則行隋高世康爲吏部尚書常有止
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
疾則辭

黄四如曰天地有時傾陷山川有時震墜日星有時
隕蝕蒼狗浮雲浮雲如白衣斯須變蒼狗滄海桑田古有此事氣
運有泰有否世事有險有易人境有逆有順前侯後
瓜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滅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　朝耕暮相甯戚飯牛扣歌
牛角桓公聞之舉以爲相　又有此事詳言之萬事萬理隨其自然
約言之强曰委成吾之委成意而子之乘成意而子賢士也
乘乘可成成之道　冉相氏之隨成也
邵堯夫詩云纔更十次閏已換一番人圯族綺紈舊
朱門車馬新噫嘻信哉是言眼見三十年間更變幾

番事體去來幾番冠冕喧寂幾番人事厚薄幾番風
俗以此爲言則今日眼前所見全不足憑人顧横生
豔羨鄙厭豈得其眞哉所謂以妄逐妄云耳
趙邦永本姓李李全將也趙南仲愛其勇納之改姓
趙氏入洛之師實爲統軍嘗過靈壁縣道傍奇石林
立一峯巍然嶒崒秀潤南仲立馬傍睨撫玩久之後
數年家居偶有以片石爲獻者南仲因詰詢容以昔
年符離所見者邦永時適在傍聞語即退纔食頃數
百兵舁一石而來植之庭間儼然馬上所見也南仲

駭以爲神扣所從來則云昔年相公注視之際意謂
愛此隨命部下五百卒輦歸而來欲獻適聞所言始
敢以進南仲爲一笑李義山記滎陽鄭璠自象江得
怪石六其三聳而上銳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人
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癃瘻殃
疝病不好物者又色紺冰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爲
象江守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後還長安無家召婦
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
意極類前輩人嗚呼以一石而動五百卒以六石而

費俸六十萬有之僅博一笑不能有者遂以子女寄止人舍下則石之爲尤物哉冀學編論李贊皇平泉醒酒石謂德裕之留記延古之復求監軍之不與全義之杖殺可謂四癡矣山石爲祟如此名言名言

蘇振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毋畺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華亭錢學士在告里居營第役煩里旅有倩者學士譴之感頷對曰病矣學士問

曰奚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實受役傷脅焉黃之第今敗甩頹垣矣老夫猶疾痛不即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耶學士聞其言憮然遂謝遣里旅郭令將出見倚宅者謂曰好築之勿令頹也築者什釋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墻皆其所築祗見人自改換墻今見在郭令爲之愴然封氏見聞載爲子儀開卯入奏請老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嘗買別墅勞勞亭北投書浦南其中池亭假山皆太湖怪石又有飛閣曲房欒櫨花徑逶迤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葱蒨映發一日客王大痴遊焉留酌半酣大痴曰樂哉茲墅吾翁費直幾何三老曰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勝詠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柰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贊皇公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柰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謝曰太痴眞達者之言哉老悖去與兒孫作馬牛矣

成化杭州棘鄉夏其陰謀深險隣有園池頗勝心欲竊之迺自撰文爲碑窖沉於池久之爭訴於官夏謂

某年余家有碑以紀庭館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於池中可驗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卒歸之隣竟坐誣夏氏園今亦不知何狀

潁川有姚尚書墓神道碑四面窮篆傳厚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國初州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迺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況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

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耳侍
郎聞之慙悔無地遂不割碑松江錢尚書治墓時多
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於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
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
徐曰黃家墳故其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塜中無足怪
者觀此可見一宅一墳幽明之間循環報應每每如
此
宋趙韓王普宅園規畫侔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
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局鑰

爲常歲時惟厮養擁畚負鍤者於其間而已宋丞相
陳秀公升之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
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
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善乎黃山谷之言曰余
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出
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
褋人不堪其憂余以謂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
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耶
梁呂僧珍出身甚微以販葱爲業遠貴封侯兄子求
官僧珍曰汝等自存常分但當速歸葱肆不聽其求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
以爲耻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
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一不忘葱肆一不忘
銀工眞是卓識而婦人尤難
蘇軾以別駕安置儋州初至僦官舍以居有司謂不
可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石畚土助之日與幼子過讀
書自娛時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有饁媍年已七十謂
曰內翰昔日榮貴一場春夢耶軾大然之因呼爲春

夢婆王鞏字定國坐蘇軾黨貶賓州軾臨北歸別鞏
出侍兒柔奴進酒軾問柔奴嶺南應是不好柔奴曰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軾因作定風波一詞以贈饁婦
柔奴蓋眞達者不謂出自草野女流而春夢婆一呼
定風波一詞遂爲千古快談
羅疇字疇老滁州法掾或曰滁貧僻地也以公處此
非宜疇曰此歐陽醉鄉也香泉萬斛白雲千頃何謂
貧僻耶
汪建逍遙谿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

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疎野樹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税不如灰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牓殘陽寂寞出樵車余觀二詩深有感焉當逍遥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鑾輿翟襜增賁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朞公去此才數世耳向者逍遥之地至於賣供官税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

日所游愚谿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樵車是何墮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

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荆棘中耳詞云古木迷鴉虚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園東窓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裊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嘻讀叔夏詞要知有園者未必有園無園者仍未嘗無園如李衛公平泉痴淚正不必如霰矣故王珣舍虎丘爲院王維舍輞川爲寺王右軍施宅爲歸宗院賀知章施宅爲千秋觀眞可謂具身後眼者

居室取容身高堂廣厦皆剩物也余嘗愛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福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

往今來豪貴相繼追其死矣知是誰室此謂眞達郭從義造第洛中僅得秉燭一觀陳秀治第潤州惟得肩輿一登西樓雖奢兒當時竟亦何益

忠宣公薨朝廷賜碑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公益知潁昌爲表其居曰忠直坊公之子正平語公益曰荷公厚意但上命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若施之康莊以爲往來之觀非朝廷意也公益言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正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止興時不獨吾家爲人

嗤誚公亦寧逃於指議故敢以力請時李端叔官於
許語公益曰項胡文恭知蘇州時蔣希魯致政歸文
恭嘗學於蔣乃表其第爲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
此俚俗歆焰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夸非所望於故
人也嘗繕已畢文恭因其堂獲芝草遂更爲靈芝坊
文恭退語人曰識必因德後達蔣公之德吾所畏而
其識如此非吾所及也公益聞端叔之言遂撤范氏
之坊

東園友聞載江陰人李安撫歸附于元後諡恭敏所

居門首立坊曰恭敏坊近歲子孫以址賣與里人薛
氏土木一新視昔有加有客語薛云君之門而猶存
李之坊恐非君所宜也薛深然之指恭敏之族尊行
者惟唐卿可主其事乃貽以錢百緡李欣然撤之是
夕李囈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我夢見袍笏大
官自云我祖責我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且罵且
撻我負痛號泣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越明年城
燬于兵薛氏屋復爲瓦礫之區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
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揣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
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其子孫
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柳子厚鈷鉧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問其
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
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灃水鄠杜則貴游之士爭
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
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
予游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

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脩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
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予愛
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
於人棄不售安知其後卒爲名人賞踐如滄浪亭者
今爲韓蘄王家所有價值百萬矣但鈷鉧復埋沒不
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是哉

王拱辰太師卽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
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于私第穿地
深丈餘作秘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富問洛陽有何新

事邵曰近有一巢居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爲
發笑
范孝敬在武昌自造冢名長室時與賓客作皷吹入
中宴飲司空表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置壙中賦
詩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
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達哉二公嘻其已甚矣
唐伯虎一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
老中間光景没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
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

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
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
一起埋青草草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
一年歌云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
夏熱最難當寒則如刀熱如炙春三秋九號溫和天
氣溫和風雨多一年細算良辰少況又難逢美景過
美景良辰倘遭遇又有賞心并樂事不燒高燭照芳
樽也是虛生在人世古人有言達矣哉勸人秉燭夜
遊來春宵一刻千金價我道千金買不回

蘇東坡薄薄酒二首并序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
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
其言雖俚而近乎達故推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
既又以爲未也復自和一篇聊以發覺者之一噱云
　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
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珠襦
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跖俱
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　薄薄酒飲

兩鍾麤麤布着兩重美惡雖異醉煖同醜妻惡妾壽
乃公隱居求志義之從本不計較東華塵土北窗風
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輸生窮但恐珠玉留君
容千載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聾誰使一朝富
貴面發紅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
東坡二首似淺徐味自是真達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
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范純仁人或勉以
攝生應曰不知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

人民皆非縱獨存亦何足樂遜園似達非達忠宣非達真達合觀恍然有悟因并錄此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四終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五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江陵蘇惟霖潛甫

皖城馬孟禎與之

昆州楊師程道南

太原姚　鏞本和仝訂

報應

老子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見文子

淮南子曰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葈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吁天下報應莫不皆然而況德怨之際乎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棄不

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世

近仁人之用心若漢陳平輩所言比之彥超其用心得無類乎而彥超同時若曹彬其人迺眞仁人矣將亦在人自處耳

容齋云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爲人非平可比也平自知多陰謀必多陰禍傳國至曾孫果以罪絕如其言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才十年而絕後世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予蓋嘗考之沛公攻嶢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既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貽患之語勸王回軍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其無後宜哉

劉禹錫曲江亭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趙德麟侯鯖錄云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脩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嗟乎賢如張陸而衆善不足以

贖一惡彼行住坐卧四體威儀中念念傷物者天將何以處之禹錫德麟有激之言亦異世之公論也可異哉

李衛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出于此者貧道憫之爲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走心痛

而死然公頗爲寒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西川回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畏感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已任者此其短也一載公殁見夢令狐綯乞歸葬綯子滈猶心憾持以精爽可畏爲請得還喪亦其報云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求見趙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

州在內地而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寛有實遞置之死地普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卽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寇萊公準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擬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迺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謂始與李文定公迪同罷相而謂以內臣雷允恭傳宣復位乃逐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革公責詞時宋宣獻綬知制誥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卽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蘇黃門轍責雷州安置僦居民屋章惇下州追治及後惇謫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破我家今不可也史記商君鞅治秦法嚴舉國怨之惠王欲殺商君商君逃去至函谷關關吏不知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迺歎曰爲法自斃一至於此惇之謂矣

爰盎陷鼂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

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兩人本不死因議長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固輕用刑矣而三人者如盎如偃皆不得其死弘亦八十自到天道好還不虛哉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以賄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卽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

告元城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笑語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鍾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半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候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於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錬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嗚呼謂天不祐忠賢可乎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汙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檜猶自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數日卒獄事大解諸公僅得全而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加以何罪因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餽食中寘肉笑靨一以爲信毋忘既入獄月餘無所問亶日施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晝寘之闇屋仰絣之使視椽桷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稍轉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承異謀遂得小挺推數畧以待盡忽外致食于橐滿其中皆笑靨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迺多如是殆紿我既而獄吏皆來賀卽日脫械出則檜薨矣鍾給賻矣忠獻是時居永亦微聞當路意汾既繫圻夕不自安且念爲太夫人憂不敢明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喘臥簷下殆不能言吉凶叵測衆環覰縮頸忠獻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猶未

出語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檜訃走介星馳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蹶頃刻之間堂序懽聲如雷王盧溪在夜郎郡守承風旨待以囚隷適郵筒至開宴公堂以召之盧溪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使者絫踵不得已趨詣罷燕明日始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

李文定公迪至鄆半歲眞宗晏駕公貶衡州團練副使丁謂使侍禁王仲宣押公如衡州仲宣始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公公惶恐以刃自剄人救得免

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公者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臭腐棄捐不與公客鄧餘怒曰竪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公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公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除秘書監知舒州寇萊公準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齎勑往授之以錦囊貯劒揭於馬前旣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荅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爲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

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勑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勑授之公廼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纔至膝拜受於庭升堦復宴飲至暮而罷劉元城先生當章惇蔡卞用事欲殺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旣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從海往來人謂必死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及貶海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遣使入郡將有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爲動貶所有土豪緣進納入仕持厚貲入京師直以能殺公意迨惇見之不數日薦上殿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馳驅至公貶所先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死卽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紙閱之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

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廼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云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嗚呼寇萊公劉元城之宴寢自如視李文定公之皇懼自剄其相去果何如耶

袁抗大監嘗言曾守官營道聞吏民言寇萊公始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雄壯守土者聞於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戒途吏民遮道馬復踣蹶不進寇以策叩馬曰

吾尚敢留滯耶汝何不行馬即前去寇泣且目語丁
謂我負若何事致我于極地耶其後丁自朱崖移道
州袁膺接席語次遂以所聞質之丁曰寇自祖踈先
朝因節日賜宴于寇相第寇好詼大白飲人時曹利
用爲樞密副使不領其意寇曰某勸太傅酒何故不
飲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爾耶曹厲聲曰
利用在樞府而相公謂一夫明日當於上前辯之自
此二公不協厥後發萊公之事者曹貂也頃謂何事
然中外皆知萊公之禍丁有力焉二公之在政府也

當太平之盛至於贅爨王度亦無善惡之大者至今
天下識與不識知與不知聞萊公之名則許以忠藎
言晉公之爲則目以姦諛豈非丁以才過其實寇以
誠過其才歟王和甫嘗言蘇文忠公在黃州上數欲
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
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
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
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語
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耶禹玉曰舒亶言爾子厚曰

亶之唾亦可食愚按丁謂爲寇準拂鬚蓋知敬準面
道州之謫實準使酒爲曹利用所中而千古終以罪
丁謂章惇爲蘇文忠公軾解蟄龍之誣至忤王禹玉
斥舒亶而千古終以罪章惇故君子惡居下流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衙推
牒詞云前件官久在相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
麼賢當時傳以爲笑然猶未至於挫抑也盧多遜罷
相流崖州知州遡牙校爲子求昏多遜不許遂侵辱
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爲昏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

州再徙吉陽吉陽即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
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
之至作五十韻詩爲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
是時黎酋聞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
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絣西廡下酋指而語曰此
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爲何如邦衡曰其死
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問切有
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爲何如哉當先知君臣上下
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爲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

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次至廣西經畧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酋悟遽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廼再拜而出明日邪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爲上客邪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古今一轍也丁晉公謫崖州嘗語客曰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客曰京師也公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作崖州司戶參軍則崖州爲大也聞者絕倒附錄以發一笑

袁盎報十世之仇不知雖經萬刼而必報師子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逋小債而必償萌芽各認根荄點滴不差詹滔罪在則福不集福少則行難圓此聖賢之所以慎作業也

孫知微圖壽道釋有女巫識鬼形狀知微問之云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知微曰冥中所重者何罪曰殺生與負心耳龎龎子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教人去殺機其有鑒耶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倡其凶逆至爲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爲莽所誅子芬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乎

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爲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飡以餔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以一

飡而獲二死士趙衰以壺飧從行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飧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晉

趙盾爲晉大夫出遊于桑下見一餓人盾傾壺飡而餔之曰汝何人也餓者曰我齊人靈輒也遊學三年今告歸之糧食不能進盾更遺之金遂得歸爲晉靈公守門者盾以事諫靈公公欲殺盾輒廼扶其車而出既免難問曰汝誰輒曰我翳桑之餓人也報公餔

飡之恩楚平王十年吳之邊邑卑梁女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楚伐卑梁人梁大夫怒發兵攻鍾離楚王聞之大怒吳亦發兵使公子光攻楚遂滅鍾離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吏逐得三百餘人欲置之法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産害人吾聞食善馬不飲酒則傷人迺皆賜之酒而赦之公與晉惠公戰于韓三百人皆從見穆公被晉窘摧鋒爭死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虜晉君歸以報食馬賜酒之德楚成王朝諸侯魯趙二國俱獻酒趙

酒厚魯酒薄吏求賂趙不與吏乃以魯易趙獻之王怒圍邯鄲以伐罪合數事觀之一壺飧耳或以得死力或以及于犂一桑耳或以之免難或以之起爭一酒耳或以之報德或以之賈罪故曰恩不期多寡期於當厄怨不期淺深期於傷心

說苑楚莊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迺挽絕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迺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也羣臣纓皆絕盡懽而去後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迺昔絕纓者援引美人衣而絕纓者其人姓蔣名雄又按賜人酒醉二語與飲人狂藥語同然此竟以戰勝霸其國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大棘斟爲政遂爲所敗劉毅東堂之射庾悅廚饌甚盛不及毅毅曰身今年未得子鵞豈能以殘炙見惠悅不答及後毅貴表解悅官深相挫辱悅不得志卒于豫章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客問其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榮爲趙王倫長史將誅

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南史陰鏗飲見行觴者回酒炙以授之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爲行觴者救之得免嗚呼一觴一臠心或有吝人情所在死生繫焉天下事每每如此

劉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郈孫以鬭雞亡身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妄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國滅身亡爲天下笑不愼故也可不戒哉

信陵君濟窮鳩而義士歸心越勾踐軾怒蛙而勇士爭死

楚公子比之亂靈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既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泰白起以怨望誅自言我何罪於天而至是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嗚呼天道好還二人者稔惡至是雖悔何追蒙恬臨死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迺曰恬罪固當死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斷地脉此恬之罪也

太史公曰恬輕用民力阿意興功其兄弟遇誅何迺罪地脉哉楚公子比之繼以惡終泰始皇二世而亡天道又有在矣

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必先撾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酉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刳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爲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卒殲其宗蓋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勣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爲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張靖言王安石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迺故郡牧吏其死已久矣安石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惟可令一親信者在側安石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迺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

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污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迺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安石哭幾失聲爲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蔡京臨卒前一日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幾度宣麻只因貪寵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此調不成話況京死年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爲之也後見宣和遺事載有此詞迺西江月也月餘京卒可謂讖也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

殿五曾拜相王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談榮華到此沓成夢話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雄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嫗迺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折之韓信俛出市胯意氣隣於消阻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嫗皆異人也又唐有南中丞卓者薄遊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爲客吏難阻每宴集令召則曰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羈旅窮愁似無容足

之地惟城南鬻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爲蔡牧到郡遂戮侁吏而與飯嫗焉按淮陰漂母膾炙人口後世至爲立祠上蔡飯嫗何知之者希耶亦中丞功業與淮陰異耳此二嫗之遇不遇也又攷韓信微時從南昌亭長寄食亭長妻厭之乃晨炊蓐食信至不爲具及信封楚王召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竟然則信蓋曾寄食南昌亭長而又寄食淮陰漂母耶一予百錢一予千金一飯之與睚眦世顧可忽乎哉而信之處袴下晨炊則猶有王人之度也

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饑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飧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史記韓信始爲布衣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

管仲不聞語信陵公子者乎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毋忘也吁盡之矣

漢丙吉傳地節三年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宣帝親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封吉爲博陽侯臨封病劇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履報而疾甚非其死徵也後病果瘉後五歲爲丞相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冲之叔用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

㒤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儋州之竄而死於潭善惡之報如此夫賈似道毋憂再起

馬廷鸞病亟早退禍福亦可驗矣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也陳涉起于蘄大澤同此地也乾符元年路巖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巖美姿儀囚於江陵獄再夕鬚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巖之爲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

出爾反爾天道昭昭矣

虞詡祖經以決獄平而其孫有九卿之蔭詡以殺降而其家二十年人戶無增欲觀陰報者觀於虞氏一家即可知勸戒矣

雍嶠後漢書曰河南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桓帝時自廷尉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地喪事趨辨不卜時日巫皆言其族滅而雄子訢孫恭三世爲廷尉以法爲名家又曰郭恭字仲孫爲廷尉正遷廷尉家代掌法律鎮自廷尉左監遷廷尉凡郭氏爲廷尉者七人意其先世必掌法律多平反而致然者不然何天假之廷尉世世不絕耶

竇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用此官作中書趣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熙寧初富鄭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師銜其沮已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趣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趣知君子失勢之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輩

固不乏也嗚呼睚眦必報如向如李後又不知如何報耶惜不聞有咏恭羊逆之途耳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時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讐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乾祐三年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隱帝與魏仁浦爲鄰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隱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

豫章旅邸有題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君子有心於施恩無心於求報苟有心求報即是利在於報初非爲人也古語云恩雖亂施有不期而自會李謙謂陰德猶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司馬溫公謂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韓魏公謂人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譚則益善矣崔子玉座右銘施人戒勿念受施戒勿

忘皆此意

諸佛曰願我壽命長勤行一切善願我福德厚廣濟一切人又諺曰若問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問來世因今生作者是又曰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欺心神目如電又曰天没急性有記性又曰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惟有好事所獲即報此等語皆與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旨合

佛曰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又曰六度萬行忍爲第一清淨經云上士無爭下士好爭常人固不可與爭况骨肉乎人之骨肉非宿緣乎其忿爭者不能忍順故也異日受生便當得二種不美之報一者受别離若今之鰥寡孤獨是也二者怨憎會若今之乖爭離背是也世人但知二者爲苦而不知實由前世不能忍順骨肉忿爭故獲斯報

葛繁大觀中爲鎮江太守有一官員於京師鋪中見一靴是其父葬時物詰之鋪云適有官人携來修可候之有頃果至乃其父取靴乘馬而去隨之二里度力不可及廼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爾

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後謁繁言之因問何以爲幽冥所重繁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蹬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能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大小如一廼有利益楊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怪予曰害盈福謙鬼所司也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盈鬼實瞰之將以降之百殃此固感應

自然之理無足怪者雖然必瞰於室何也予曰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芽於暗室之中以爲人莫我知也殊不知宜鑒孔昭恒在茲哉雖然不瞰尋常百姓之家何也予曰尋常百姓之家何惡之能爲若槩而瞰之鬼神之威靈不亦褻乎合此二者觀之毋以善小而不爲毋以高明爲可恃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因果報應毫髮不爽矣

或問人死爲鬼信然乎愚曰蓋有之矣但不盡然也觀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子產曰用物精多則

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依憑於人能爲淫厲可以見矣又問其鬼有不同乎愚曰不同狐突見申生於曲沃寃抑之鬼也齊襄公見彭生豕立而人啼强死之鬼也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報恩之鬼也伯有爲厲殺駟帶殺公孫段報怨之鬼也漢武帝見李夫人於帳中妖淫之鬼也王弼與人墓中談易文章之鬼也隋煬帝見陳後主於雷塘亡國之鬼也陳喬衣黃半臂而過廊忠義之鬼也凡死於水火刀兵其魂魄不散皆能爲鬼以至陰房鬼火天陰鬼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皆不可誣者大抵鬼者魂魄之餘也魂魄者二氣之靈也其氣久而漸散則其鬼不靈

余平生不信鬼及觀紀傳所錄鬼祟之事往往有之如呂后見趙王如意武安侯見竇嬰灌夫漢武帝見李夫人唐明皇見楊貴妃凡此類不可勝紀眞若有形物狀貌可目覩者何也蓋呂后之殺如意武安之殺竇灌不以其罪其本心之明未嘗不歉此一事者故臨死之時窮則反本呂后遂以爲趙王如意據其

左掖武安遂以爲竇嬰灌夫俱坐床頭二人之見生於歉也武帝溺愛李夫人明皇溺愛楊貴妃雖其身死已久而二君之心未嘗不冀其一遇也故少翁得假爲鬼物使武帝能見之鴻都道士得搆其魂魄使明皇能見之二人之見生於溺也吳有靈巫一人取黑白棊若干枚以奩覆之令巫射無不中者其人悟之更手漫握數子令射遂不中其人悟曰吾心所明彼能知之吾心所不明彼亦不知巫果靈哉以此知人之見鬼惑祟皆生於心之有所忌也

牛哀化虎乃食其兄（淮南子牛哀病七日化而爲虎其兄啓戶而入搏而食之）封
邵化虎乃食其民（述異記漢封邵爲宣城太守忽化爲虎食郡民諺云無作封使君生不能治民死食民）凶氣所化不仁一至於此定是奇報
余嘗攷獨異志見曹操無道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
尉數十員天下塚墓無問新舊發掘骸骨橫草野人
皆悲傷其兇酷殘忍如此迺疑死後塚必見發遂作
七十二疑塚至遺命復作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譎語以欺人而眞塚竟無有知者終逃發掘天道報
應何其爽哉及按宋史章惇欲發司馬光呂公著塚

斲其棺兇殘奸惡故自不減而勸王記載惇爲相時
在蘇營葺園地所費不貲罷相即遷責未嘗安享洎
放還寓嚴州烏龍山寺子弟輩悉遣歸鄉幹置生事
死之日無人在側群妾爭金帛停屍數日爲鼠食其
一指衢僧法空親見之其天道報應又何影響若是
詩曰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吁可畏哉又攷
宋徽宗訪求三代彝器至比干墓亦遭發掘身死沙
漠何怪其然
趙飛燕死而爲黿郗后死而爲蟒李勢寵姬化爲斑

蚺武后死後納於大甕萬蝎螫之宋李后死雷火焚
其殯宮椒房妬虐之報如此何況民間
雞食蜈蚣而雞死蜈蚣亦群食之蛇食蝦蟇而蛇死
蝦蟇溺其骨皆化爲水山中田鼠食菖蔵而鼠齒至
堅惟菖蔵擊之輒碎鱔鰻蚊螫即死而其骨乾薰之
蚊翅足皆落物類相報如此況於人乎至於蚊母鳥
口吐出蚊而其翅爲扇獨辟蚊則理有不可知矣
倍出倍入出爾反爾理數之常也羿之篡大康以淫
于原獸浞之殺羿亦以蔽於從禽寒浞烝羿妻純狐

浞之子奡亦逼丘嫂岐秦以六十萬衆滅楚楚以三
戶亡秦始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
胡亥不辨鹿馬曹操舉不仁不孝有兵政術者以變
風俗風俗未變而其子丕肆行淫虐令人須驗商鞅
法也鞅之出走竟以無驗被執納甕熾炭周興計也
興之見訊遂請公入甕陸抗之誅步闡百口俱盡機
雲之族于孫秀也亦齠齔不留曹操之盜漢鼎能欺
孤兒司馬懿之奪曹氏也亦紿取寡婦劉裕之滅晉
即晉之司馬而不知蕭道成亦一劉裕符堅之殄石

氏卽石之勒虎而不知姚興亦一符堅石勒病遣二
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紿以遣及虎之病留二王使輔
政妻逐之而紿以留虎之于勒姪也殺其子以及其
母遵虎子也亦殺虎而及其母甄后之死郭后糠窒
其口及郭后之戮亦以糠窒其口朱溫令蔣暉弒昭
宗昭宗環柱而走㓮之擊柱者三及友珪使馮廷諤
弒溫溫亦走繞柱㓮之擊柱者亦三安祿山以臣而
叛其君安慶緒亦以子而弒其父宋太祖之得天下
于周也以母老子幼其失之也亦以母老子幼丁謂

之貶寇準也以雷州戸而謂之貶也亦以崖州戸古
今之事報之速也若桴鼓而其符也若滴溜天道昭
昭如此可畏哉

司馬懿智計通神王凌賈逵有靈洫而隕滅桓溫勢
焰薰天海西殷涓作祟死不旋踵任他通神薰天畢
竟難爭造化奸雄念此可以灰心

唐太宗殺建成元吉房杜實進密謀高宗廢皇后徐
世勣贊成之其後武氏殺太宗子孫幾盡房玄齡子
遺愛謀反滅其族如晦子弟亦蕩覆門戸世勣子敬
業亦亡徐宗天報不爽如此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六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江陵蘇惟霖潛甫
皖城馬孟禎與之
昆州楊師程道南
太原姚　鏞本和仝訂

好生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惟食老葉而已曹

掾每冬月禁勿脩葺墻壁謂爲石間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生陳文惠公見物動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仁人之無傷生無棄物一至於此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柰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觀此則見周子窓前草不除之意

邯鄲之民以正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艮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也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準乎簡子曰然北使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偶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答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不取亦不放五字何等簡淨何等眞率視欲放不如勿捕爲更高矣

朱氏翼學編余讀書園亭每飯必施鳥食而童子遂于施食處張羅樹間以待之余笑云燧人氏教民火

食而秦始皇遂以之烹儒焚書閻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于寺壁之上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恣羅織鍜鍊之助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壞卽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乎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故不取亦不放不殺亦不施予之以自生自育王者皥皥之道如是而已

曹武惠王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王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愈矣諸將諾共焚香

爲言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illegible]
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王之子孫貴盛至今不
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焦氏筆乘曰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世徒以口腹之溺
而勇爲之亦積習不自覺耳有戒殺者反斥爲異方
之學正甫嘗著論一首今載之與以廣正甫之仁也
論曰世儒語不殺生則必斥曰是釋氏之訓非聖人
所爲教是未考於聖人之教而猥以習見論之也禮
曰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

殺犬豕夫天子尊也諸侯大夫貴也然皆無故不得
殺生夫無故不得殺則有故而殺者蓋無幾矣孟子
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生
聞聲君子咸不食之則不出於見聞而食者蓋亦無
幾矣聖人之教蓋如此世之儒者柰何以不殺歸釋
氏而以樂殺歸聖人夫胡視釋氏之仁而視聖人之
暴也聖人不得已有故而殺曰祭曰養曰賓三事而
已然其養之有道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制獺未祭
魚漁不登魚豺未祭獸獵不告狩鳩未化鷹不設罻

羅草木未落不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
卵不殺胎不妖天不覆巢不合圍不掩羣弋不射宿
釣不以綱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聖人之愛惜生物何
其周也聖人雖爲祭而殺然在天子不過曰一元大
武諸侯以下不過曰剛鬣柔毛曰肥腯翰音曰疏趾
明視曰尹祭商祭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以四
方之食供焉庶人之祭春韭以卵夏麥以魚秋黍以
豚冬稻以鴈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有二脩焉
雖爲養而殺然六十止食宿肉七十乃食二膳八十

常珍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孟子曰七十非肉不飽
則未至六七十者雖孝子不得以享其親雖爲賓而
殺然天子適諸侯諸侯迺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
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以脯醢又曰大夫燕食有脯
無鱠有鱠無脯士不二羨胾其在於詩其語嘉旨不
過曰腓膢曰鼈鯉至矣其語富多不過曰四簋曰八
簋極矣聖人何嘗教斯人日斷刲之以天子諸侯無
故不殺之物迺取而饔飧焉一膳而斃數命一飲而
殘百種舒鴈之外鼈鯉之餘迺至豹胎熊掌鹿胃麋

膏齒麞虎兕以下誅逮獱麢殫山之族而醢脯之迺
至鴈腎䲭鼻鶡胖雉腒鶩鴇爵鷃以下磋及卵胎殫
林之族而熬淳之迺至鱣鮪鱘鱑鼃鼉鯨鯢蝸螺蚌
蟜細極鯇鱖殫水之族而膾炙之秦漢儒者恣其饕
餮傅會記者著爲教曰大者爲肵小者爲膾燔烈膴
膷猶未饜也迺至薌之蓼之芥之葱之桂之薑之梅
之蔱之椒之茮之粱之麥之極鼎俎之芳窮易牙之
巧將使大羅氏之適藪澤見毳介之影則啞啞然笑
憾不頓四極而爲之網也大庖氏之入市肆覩魚肉

之林則津津然涎憾不鼓龍泉而爲之割也將使鶉
鳥愀然不安其林穉獸焦然不寧其穴其於天地之
心太和之氣其不奸乎聖人之教寧有是乎甚矣世
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今夫人之一身膚甲爲疏毛
髮爲最疏然俾人日殘膚甲而啖之雖悍夫不能曰
殘毛髮而啖之雖忍人不爲聖人視喙動皆膚甲而
草木毛髮也有一草一木不得其理聖人理之如理
毛髮何至殘食膚甲而教人爲堯舜之政三王之治
能俾天地訢合陰陽和煦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

殈獸不狘鳥不獝魚鮪不淰四靈可以爲畜故其稱
曰鳥獸魚鼈咸若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嗚呼此豈
以殘殺能致之哉喙動之物莫不有性虎狼至毒而
有父子螻蟻至微而有君臣鴻鴈之有兄弟雎鳩之
有夫婦騶虞不履生蟲不踐生草烏烏爲其母反哺
牛爲人代耕犬爲人居守此其爲仁義何可勝數而
人或不如斯物也反曰殘而啖之可乎鹿斃於矢其
麛反顧惻之射者未能不憮然也鶚將就食感主人
以轉轂之詠聞者未能不動心也射鶚者引弓入林

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則一市之犬皆
嗥彼物豈甘就死亡哉而世之悍夫忍人迺誣物爲
無知既曰殘而啖之儒者又重佐其焰至誣爲非聖
人之教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或曰子不聞
伏羲氏之王也教民罔罟以佃以魚王制月令季夏
命漁師伐蛟而取鼉周禮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然則
伏羲爲非教而周之制豈未仁歟曰是不然當伏羲
氏之王五穀未生鳥獸至多羽翮之健齒角之獰與
人爭巢而居爭穴而處鷙鷙然相噬也生命之害太

矣人不得已以其智勝而殺之茹其毛飲其血而害
猶未損也伏羲氏則又不得已教以漁佃使善取之
所以消人害而抹朽腹也伏羲豈創教以殺生者乎
禹驅蛇龍而放之菹湯德及禽獸周公驅豹犀象而
遠之召公戒珍禽奇獸不貴異物吾聞之矣未聞聖
王以伐蛟取鼉而為政者也禹菲飲食文王惟正之
供日昃不遑暇食靈囿靈沼自麋鹿魚鱉之外靡有
奇稱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吾聞之矣未聞聖
王以百二十品為食者也月令周禮可盡信乎不然

則周之生民其斃於供久矣漢武之射蛟於江唐憲
之徵蚶於粤當時史氏非之廷臣諍之又何甚乎予
故曰秦漢儒者附會以與於不仁之流者也曰若是
則與釋氏何以別乎曰予以殺生為天地之心乎以
不殺生為天地之心乎如以其不殺而已矣則吾知
從天地之心以為仁可也又焉知聖人之與釋氏且
夫聖人之教為養祭賓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
制固未嘗無別也

沙門袾宏放生文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
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蟣虱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
蟻尚且貪生微物尚然大者可知矣何乃網於山罟
於淵多方掩取曲而鉤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
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
同臨剮戮憐兒之鹿舐瘡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
望弓影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
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是昊天垂憫古聖行仁
解網著於成湯畜魚興於子產聖哉流水潤枯槁以
囊泉悲矣釋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鬻放生之

池大樹仙人護棲身之鳥贖魚蝦而得度壽禪師之
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真人之慈風未泯一活
蟻也沙彌易短命為長年書生易卑名為上第一放
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封侯屈師
縱鯉於元村壽增一紀隋侯濟蛇於齊野珠報千金
拯已溺之蠅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鱉廚婢之
篤疾瘳焉貿死命於屠家張提刑魂超天界易餘生
於釣艇李景文毒解丹砂孫良嗣解矰繳之危卜葬
而羽虫交助潘縣令設江湖之禁去任而水族悲號

信老免愚民之牲祥符甘雨曹溪守獵人之網道播
神州雀解啣環報恩狐能臨井授術乃至殘軀得命
垂白壁以聞經難地求生現黃衣而入夢施皆有報
事豈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物發慈
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
若惠及一虫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
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宪障多祉萃於今生
培漬善根餘慶及於他世倘更助稱佛號加諷經文
爲其回向西方令彼永離惡道則存心愈大植德彌

深道業資之速成蓮臺生其勝品矣

蘇子瞻曰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始不殺猪羊
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
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
江中雖無活理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猶愈於煎烹
也非有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
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猶恨未
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
咫雖困尚能微動迺置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

呂榮陽公爲郡處令公帑多蓄鰒魚諸乾物及筍乾
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物也

山陰祁承㸁戒殺放生合論并附五覺蓋聞律門萬
行惟殺則永斷慈悲佛寶三規能戒迺自生定慧清
淨法身原自同卵胎濕化妙明覺性何處容咎獲網
羅故殺機即是生機一轉念而摟碎無明窠窟惡性
本爲不忍方回首而剗除生死根塵故輪廻張本吞
吐彌勒口門嗜慾因緣含裹如來心地顧盼間已判
飛游屠炙染指內便成地獄天堂是以鵲巢灌頂大

士以戒定慧力而普作慈悲割肉投崖至人以色空
假身而求除我相故必戒律精嚴則慈心彌廣普施
無量則嗜性愈空惟能去一殺心自不忍有覺悲號
而觳觫如果普行施捨又豈令生命爽口而肥腸但
出昇靈册欲瘳既病而金針法手爲撥膏肓倘遇開
士弘襟誓度恒沙颷發何況秉性含靈至如衲僧分
上且護甲折萌芽寧遺有情戴識但習俗成風宿根
難拔一片慈悲若泥牛之入海久絕行踪萬端貪戀
如飯鼠而落窩終無出理慳囊自惜覩悲鳴曾不掉

頭飲啗方俊見膾剥正爲摩腹始以忍而成慳復以養而毀戒抑不思欲海沉沉猶波逐浪業風忽忽如影隨形欲於無梯航處設梯航宜在有功德中爲功德用是隨方設法因俗成緣迺拈五覺以此慈悲覺性覺彼慈悲復以隨俗因緣引其成俗庶覺性立地圓成一生則一切生何疑掛一而漏萬宿業盡從氷釋能斷則漸次斷不妨日減而月消斯則以戒廣慈即慈行戒衆生普利一性圓成聖世麒麟佛門龍象端在此矣咦說可隨方律惟一法以毒攻毒還須老

者婆肘後神方用醫奪醫莫認水潦鶴口邊訛說幸爲著眼共發慈心莫作談資徒增口業　覺觸一毛扳而四大震驚丸艾焚而全身苦痛蓋一體本具體之體而衆生即吾生之生血氣既爾相關悲憐安能無涉迺復以彼肥甘恣我口腹試思昨日之泳躍翱翔今歸何地恍見生前之飛鳴飲啄已化甌中則八珍羅前盡屬呼號冤業五昇折在列皆爲死轉遊魂自然心惻豈復下咽抑且臂縮不能染指時時警觸念念常提則同體悲愉不起衆生之相能仁普濟槩全

有覺之身斯迺地獄天堂打成一片輪迴解脫坐斷兩頭矣如或欺君吾當扳舌　覺習雞猪韭蒜逢著則吃伶利漢求藉談資送死養生取物以供措大老守爲功令豈知弱食强肉異類尚惡傷殘稟氣含生有覺寧供咀嚼特以囙地聲來纏綿便甘肥旨先天未墮胞胎已習腥羶池鱗園扈日給家庖圈豕檻牢時供匕箸緣其薰習萬劫千迴故爾貪饕日增月盛試以未入齒牙之品擧箸自覺躊躇倘遇不經日用之珍入口亦多疑畏是以吳越甘蛙齊人見之毛起

幽燕嗜蝎越士覩而寒心此豈嗜性故殊良由習累所異誠思同性不忍傷性有生豈以供生夙錮一開六根頓淨欲網重重金剛劍不揮自裂殺機種種長生國不涉誕登請聽習言自當有省　覺穢蝍蛆甘帶何殊殄羞盈前腐鼠扳鴟奚辨三鮮滿列蓋嗜由業造故業重則心溺于嗜痂味豈性生性乖則好移于逐臭試觀鳶狐野食掩袖不忍傍觀蠅蚋集羶觸目且思心嘔何至絲管叢中兢列百千海錯錦綺筵裏博求異數山羞香美譬蜣螂之弄丸濃飽若家猪

之甘腐甚至鍾鳴漏盡齒牙之腥臭猶存抑且㗻羅
酒闌衣被之羶污逆鼻誠思清淨法身豈容五濁世
味血氣之物皆覺穢而覺污則溺嗜之心自日除而
日減既至食無可食是廼空其所空透網金鱗寧從
胡餌呷汁巖前石虎肯向棘栗求餐二時粥飯猶應
多在矣不辭煩瑣更為舉揚　覺因有情下果因地
之理不誣舉響隨聲應緣之故豈爽薪盡而火傳薪
終歸火絃張而矢發矢必由絃蓋施由彼報施者固
當忘情而根自我栽栽者因須善果是以白環雙寶

逵人雖置無心而爐火鑊湯智士常滋懼府廼有縱
此無厭戕彼常生炮魚炙鱉豈念百滚油鐺割肉燒
羊便啜一臠精膾甚且追風奔電繁弱烏號傾諸藪
薄罄彼林聚遂使烏失侶而驚飛獸離羣而孤絕或
至網亘河津盡截躍舟之素質餌塗沚沼槩殄啣信
之朱鱗斯廼無生不噬舌底撩天已先為人類虎狼
至於有物必攫眼光墮地寧免作獸中鷹犬誠思升
沉萬品莫不懷情托質兩儀類皆思報願從今日永
斷夙冤無怨可償不招多病之果有危必救自來長

壽之因一念惺惺不失十年水牿三生歷歷寧墮五
百野狐此廼無種良緣迷途寶筏聽吾饒舌應自轉
頭　覺毀有來有去物類之代謝無常不滅不生吾
性之慈悲自在故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仁聖類以存
心惜其毀則必喜其成衆生皆同秉性是以瓦礫無
情達士尚失聲于墮缶蠉蠕有覺至人豈快意于殘
生況自卵而鷇自鷇而羽含哺之勤劬夫豈一鳴一
啄且從無而化從化而成生機之活潑寧但一夕一
朝廼以十年豢養止供一旦庖刀百計搜羅僅給片

時醉飽抑不思一斷不可再續霏膾形軀片片是含
悲向盡既毀豈能復完肢分炮烙物物都抱苦就終
夫五穀供人尚且難消一粒況羣生自命安得妄毀
毫端誠念死者歷萬刼不能更生吾食者一剎那已
化烏有方求生而不得豈覩死而甘心永作慈悲長
垂軫惜則不待雙鞋置頂巳先救了猫兒奚假一諾
開喉方為兩全鵞雞斯眞實理夫豈虛言更為宣揚
幸同發念
按太上感應篇經曰以惡為能忍作殘害李昌齡傳

曰天道常與善人爾迺以惡爲能天地之大德曰生爾迺忍作殘害違天背地酷害衆生自取惡報夫貪生畏死人與物同愛戀親屬人與物同嘗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强物則力微弱人以其無智不能自蔽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能告訴以其力微弱不能勝我因謂物之受生與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食不得肉則不美至於辦一食又不止於殺一物也食鳩鴿鵪雀者殺十餘命方得一羮食蚌

蛤蝦蜆者殺百餘命方得一羮又有好美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據見在之物順平常之理殺而食之或驅奴隷遠致珍異或畜養雞魚犬彘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紋聚炭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百計烹煎巧意飣餖食之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怒駡庖者深思痛念良可驚懼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王克殺羊羊奔客而拜訴鄒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驚禽投案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於區氏近者沈內翰通判江寧時厨中殺羊屢失其刀窺之乃見羊啣刀而藏之墻下楊傑提刑遊育王山因晝卧夢婦女十數人執紙若有所訴答往視行厨果得蛤蜊十數枚訴者乃蛤蜊求生也有生愛戀其情如此當其被擒執時前見刀杖乞生無由旁見親聚欲戀不得抱苦就終啣悲向盡旣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當此之時彼心何如今人或爲湯火所傷或爲針刀誤傷手足痛已難忍號叫求救暫時頭昏腹痛小可疾病便須呼醫買藥百端救療於我自身愛惜如此

至殺物則恣意屠宰不生憐憫未論佛法明有戒勸未論天理明有報應若不仁恕惟知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之所爲也可不戒哉昔陸孝政欲收一聚蜂不得怒盡以熱湯沃之死無遺者未幾於其地忽爲一大蜂所螫而死周昂嘗晝寢戶上有一燕巢三雛呢喃待哺昂怒以蒺藜與之皆胸裂死後三子皆啞又如王愈忿鵲噪而生斷其舌後竟死舌瘡張霖忿蛙之鳴而沃以熱灰後忽爲湯爛死然則人之於物是可以惡爲能忍作殘害乎旣作得無罪報乎

又經曰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塡穴覆巢傷胎破卵傳曰飛禽走獸本與我無冤必欲殺之殺之何益蟄虫猶人之隱處倘被發掘必至傷殘棲息亦猶人之巳寢忽然有驚舉家驚擾亦不得安夫子弋不射宿曹彬不脩墻壁皆仁人之所爲也虫蟻穴居莫不自視爲安樂房舍太上保嗣章凡人嗣續衰絶皆徃世覆巢毁卵焚山竭澤墮胎落子犯一千六百二十條章之人大抵衆生若大若小莫不各有所依止敷乳產生各自藏護今塡其穴覆其巢即是奪其依止之所

產生莫遂不絶嗣乎按先傳曰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能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坐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説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果生二羔周豫學士嘗煑鱔見有鞠身向上以首尾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故也彼不知愛胎乎　又經曰昆虫草木猶不可傷傳曰慈愛衆生物雖細微一切護念大藏經云人不殺得長命報如

愛護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長壽老人云小兒嬉戲殺蝶蠅蟻蟲之類皆宜禁之非惟傷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凡人於行住坐卧之間見一切衆生投身死地如蛾赴燈如蟲墮網如鳥雀被傷如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獲生全此皆福壽長者之所爲也　又經曰無故剪裁非禮烹宰傳曰俞偉戒殺記云佛言五戒以殺戒爲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爲首今於食肉未能盡斷且漸次方便除去殺心或者不食四等肉一者曾見殺則不食二者曾聞殺而不

食三者人專爲我殺則不食四者家無故殺則不食如是而戒既不廢常食且於衆生無殺害意至於蚤蝨蚊蚋形雖微小便輕殺之至於蛇蝮蜂蝎偶然現前未曾傷人勿謂螫毒便輕殺之至於籠養飛鳥繫閉走獸爲其音聲形狀可以悦吾耳目爲我玩樂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放之山林使得自在何異罪囚得脱牢獄今日自戒矣遂生慈心慈心既堅當世世無殺物之意一身自戒則一家必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漸効之其爲功利不可稱量佛語無虚理

又明白仁人君子幸垂聽而無忽也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六終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七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番禺潘　珙子璧
關中張惟任希尹
溫陵李夢祥弼卿
遂城鄭　棐思燕仝訂

博物上

竹書紀年註脩巳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

呑神珠脩巳背坼而生禹於石紐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與其妹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啣卵而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二筐簡狄先得而呑之遂孕胷剖而生契禹契之生一剖母胷一坼母背誕妄不經甚矣武王之伐商也白魚躍入王舟湯東至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湧武有白魚則湯有黃魚傅會如此

沈約竹書紀年註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

龍工衣服自旁而出不知何據俱見考古校閱
脛葛載舜漁于澤聞水中有聲若雷見一玉璽浮出水面其文曰受而禪惟汝彦故名雷澤馮衍顯志賦曰皐陶釣於靁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皐陶釣靁澤他書少見

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按淮南子有曰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納冠掛而不顧桓寬鹽鐵論亦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簪墜不掇冠掛不顧又吳越春秋禹循江泝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

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掛不顧履遺不躡砥柱銘量不出此又孟子禹八年於外而吳越春秋止云七年亦異

說苑曰武王伐紂過隧則斬岸過水則折舟示人無反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又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抱朴子曰出軍甚雨之象軍出雨霑衣是潤兵也其軍有喜

列子有伊尹生乎空桑語而後人遂爲事以實之云伊尹之母生伊水主孕夢有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中出水告其隣東走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桑中獻之於君君命乳之命之曰伊尹尹母姓侁氏見史商註著演孔圖者又造一事云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已往夢交語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孔子於空桑中其不經如此空桑地名也呂氏春秋顓頊生於弱水實處空桑

屍言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

於宣室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紂不聞拘宣室果繫所也漢不宜以名齋殿

墨子南使衞載書甚多强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書也王伯厚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按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周公見士之勤嘗聞之矣讀書百篇惟墨子言之而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人又惟知有周公而不知其先有大禹見淮南子故類記之

淮南子曰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

孔子出遊於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曰非傷吾簪也而所以悲者蓋不忘故也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皆不忘故之謂也見韓詩外傳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見檀弓夫子見禾之三變滔滔然曰狐首丘而死鳥飛反鄉兎走歸窟

我其首禾乎穗垂而向根不忘本也見淮南子故狐以穴丘而生以首枕丘而死不忘自生也不忘故不忘本聖人猶然而首禾字絕奇

史記世家箕子朝周過故墟感殷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尚書大傳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蕲蕲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二書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蕲蕲蠅蠅字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蕲兮注麥芒也字之稍異不爲要切但史記以爲箕子而書大傳以爲微子未知孰是

梁侯景報高澄書云昔微子發狂而去殷然則當殷之亂發狂以保身不獨一箕子已也韓詩外傳云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夷齊殺身以成其廉淮南子云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汚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然微子發狂柳下

惠殺身陳仲子餓死他書具不見此載考古核聞

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飲朝歌鄒陽獄中書亦云邑號朝歌墨子廻車而顏淵不舍蓋引論語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蹷之墮車按顏子未嘗同諸弟子與夫子異行墨翟惡奢喜儉於理爲近

子路無宿諾宰我無宿問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受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

姬文姬傳鍾繇衛夫人夫人傳獻之獻之傳外生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僧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陸柬之柬之傳其姪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眞卿鄔彤崇玩崔邈等凡二十三人

韓愈送高閑上人曰張旭喜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虫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

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旭嘗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進乃心嘗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如衆禪巳至境界一喝便得悟靈雲之于桃花香巖之于擊竹是也

魏鍾繇問蔡邕筆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胷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焉出書斷吳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對問若神闞澤諸人所之不肯傳孫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死後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出吳書于時季漢譙周號古篤學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人有從學天文者周曰天下事當學者尚多何必天文出蜀志後魏高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游雅素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權會雖明風角玄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

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并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術彼鍾繇韋拳拳誕與達何爲誕與達慳守一藝死遺暴骸之禍抑何愚也至於宋之問求其甥劉希夷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二詩句不與至用土袋壓殺則尤酷哉甚矣絕技之禍也嗚呼

山谷云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鍾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易

有云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千古楷行之妙無過鍾王鍾王之跡妙者宣示樂毅蘭亭而已宣示三疊渡江卒入敬仁之棺蘭亭萬金巧購終殉昭陵之葬樂毅摹本耳安史變亂竟貽老嫗竈火之辱惜哉右軍臨宣示在宋有之今入淳化閣帖蘭亭定武石刻尚值數百金樂毅論搨本佳者猶可什倍它刻也

史稱張長史顛顏魯公眞卿始同學正書張知不及顏去而爲草書記吳道子學書於張顛賀知章不成

因工畫深造妙處中吳紀聞楊惠之初亦學畫見道子藝高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自今觀之塑工當不如工畫畫工當不如工書而工正書又難於草然數子之名其到今傳一也

唐王維工于詩又精畫東坡嘗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諸葛武侯父子右軍大令皆長于畫世所不知將毋以功業書名掩之乎

張旭善草書飲酒大醉呼叫狂走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謂草聖崔瑗善章草人謂之草賢

唐宋友文官學士富文辭善書有膂力世稱三絕都下一牛橫甚人莫敢攖友文直往拔其角殺之子之問以文章顯之悌以驍勇聞之遜工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朱文公書人皆謂出於曹操操書傳世絕少惟賀捷表元時尚有本文公所學必此也劉恭文學顏公鹿脯帖文公以時代晚近誚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出於操

無疑也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卽生煙霧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問之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思訓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思訓圖大同殿壁兼畫掩障數日因奏對上曰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眞通神之佳手也

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

驗舉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飛騰而去人以爲誕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觀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又嘗於天皇寺畫龍不時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所在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書之聖者爲籀爲斯爲鍾爲崔爲蔡爲羲爲獻其賢

者爲杜爲師爲梁爲衛爲索爲晉六朝諸賢以至歐虞永褚旭素顏柳之倫皆籍籍有聲張懷瓘云若眞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眞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　國朝書法當以祝希哲爲上文徵仲王履吉宋仲溫宋仲珩次之陸子淵豐道生沈華亭徐元玉李禎伯吳原博又次之

畫之聖者爲顧爲曹爲衛爲陸爲張爲道子爲成其賢者爲畢爲勗爲徵爲遂爲廣爲二閻爲展爲董爲尉遲爲二李爲維爲昉爲仝六朝諸家以至荆范馬夏巨然孟頫王蒙子久之類俱翩翩有名　明興善丹青者如沈啓南周杜古狂唐伯虎寅文待詔徵明周東村臣仇十洲英陳道復淳陸叔平治錢叔寶穀呂紀林良文伯仁皆佳餘未入評

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閤内傳呼畫師閻立本應旨俛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蔡允恭工詩隋煬

帝有所賦必令吟諷遣教宮人恭甚耻之韋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孫勿學此法因思古人不以書畫顯一則懼伎藝見稱一則懼同儕賈忌一則懼中官權幸以此漸媿又甚則人奴賤隷展轉暗托涸落名號遂爲終身白璧之瑕故唐滉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而鮑昭多累句王僧虔多拙筆良有味也

夏文彥驗畫云唐及五代絹素粗厚宋畫輕細二語不刊古書畫不重絹素而重紙謂其絹易朽而紙經

久也古書畫不重研光粉澤而重水墨以水墨之形長存而粉澤之神易脫也大抵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惟鐫於金石如宋搨之類至久不壞

右軍在會稽山見一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羲之因書扇各作五字語姥云道是王右軍書字索百錢蘇軾知杭州民有逋稅若干者軾呼至詢之云家以製扇爲業遇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也軾曰姑取扇來遂據案作草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其人

纔出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逋二公之一字一畫存心濟物如此

相傳筆爲蒙恬所造考之蒙恬秦人耳洛龜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則知筆在周已有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爲此皆簡牘所用竹筆非毫也謂至蒙恬始用兎毫不知莊周在戰國時書中已有舐筆和墨之言夫舐筆者非竹筆可舐也古今注載蒙恬之筆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第言製之妙耳非謂創自蒙恬始也

造墨之妙者無過魏韋誕所謂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者也六朝無過張永五季無過奚超及其子廷珪廷珪在南唐賜國姓直之水中三年不壞宋有常和沈珪陳瞻者皆妙品也張遇以龍香劑進御有隱君子王廸者止用遠烟鹿膠而自有龍麝氣當勝之至潘谷而妙駸駸乎廷珪流亞矣元朱萬初又谷流亞矣蘇浩然澥自製墨皆作松紋皺皮堅緻如玉石王廸流也至金章宗乃以蘇合油搜烟爲之遂與黃金同價蓋墨妖耳

古未有紙故王侯暨薦紳士庶每傳文紀事皆用竹帛以火炙之命曰汗青至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擣故魚網作紙傳記左子邑之紙妍妙輝光大秦出蜜香紙微褐色紋如魚子而味香而韌晉武賜杜預萬番寫春秋釋例又賜張華水苔紙萬番造博物志王右軍醉中乘興寫蘭亭記用蠶繭紙又會稽庫中有紙萬番悉以乞謝安日本國使與能獻諸物與能萬書紙似繭而澤名松皮箋高帝造銀光紙賜王僧虔湘東王元帝爲荊州上武帝簡文紅箋二千番色紙

三萬枚剡溪出古藤爲紙蜀成都浣花溪紙似玉版蘇學士東坡詩云溪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王衍以霞光紙五百幅送金堂令張蠙晉宋有紙長丈許就舩杪世謂繭紙蜀伎薛濤造小箋可書四韻高元稹寄薛云菖蒲花發五雲高造紙之妙者無如宋張永所製堅實如絹素光滑如凝脂遂爲天下第一今世所重高麗繭紙其羅文花箋以厚白者爲尚其餘雜采又則自敗俱不重凡書畫之類皆以紙白板心爲貴

古硯以渾全無病爲妙或碎頭斷腰折脚窩心破槽俱病要之破槽爲第一病窩心次之斷腰折脚之類又次之硯槽小者命曰小槽稍大者命曰斗槽有脚者命曰貢硯無脚者命曰宮硯其薄者命曰板硯硯貴小槽不貴斗槽貴貢制不貴板制若無病有墨跡光如鏡面而更高一拳者甚希宋希哲曰端溪有眼石之病也無眼者不入俗眼乃知古硯之妙不在眼也如漢之未央宮銅雀臺俱不甚重

孔子學琴于師襄五日而不進師襄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得其聲矣未得其數也又五日曰丘得其數矣未得其理也又五日曰丘得其理矣未得其人也又五日曰丘知其人矣其人頎然而長黝然而黑眼如望羊有四國之志者其文王乎師襄避席而拜曰此文王之操也夫琴小物也孔子因而知其人與文王覿面相逢于千載之上此悟境也

孔叢子孔子晝息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聞夫子之音清徹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欲心之所爲發也沉則貪穢之所爲施

也夫子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嚮見狸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以對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後漢書蔡邕在陳留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彈琴於屏邕至門前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入告主人自追問其故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矣若邕者可以聽音

矣

鄭師文學琴於師襄三年而得之當春而扣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扣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出列子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

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出晏子

伯牙學琴于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至蓬萊山留宿成連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汩崩澌之聲林木杳冥羣鳥悲號愴然歎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作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出樂府解題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失志想像猶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出列子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

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又夜彈琴忽有一鬼械而長歎舉其手袂曰君一絃一調中散與琴彈之聲清冷遥問不對疑是蔡邕邕死之日身著桎梏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毋父何在毋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

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
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胡爲
泣乎即復入山中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復入
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
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
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即自犁剝
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磔政市懸金其側有
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讐
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爲父報讐知當及母乃自

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揭吾子名哉乃抱政屍而
哭絕行脉而死右見太平御覽史記載政姊此又載
政母何政俠而一門女子皆俠耶

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於使前打破琴曰
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逵之自處如此可謂自重
矣閻立本之於畫陸鴻漸之於茶宜其有媿色也

淮南子曰君人者其猶射乎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
故愼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焉
感於和也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焉感於憂也動
諸琴瑟形諸聲樂而能使人爲之哀樂懸法設賞而
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淸嘯賊聞之
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
思向曉復吹賊並解圍而走劉疇避亂塢壁賈胡數
百欲害之疇援笳吹爲入塞之曲以動其遊客之思
羣胡皆垂泣而去

吳越春秋越王問范蠡用兵行陣對曰越有處女出
於南林之中願君王問以手戰之道立可見也處女

將見途遇老人自稱袁公袁公曰聞子善爲劍願一
觀之女曰妾不敢有隱袁公即跪拔林之竹處女即
捷其末公操其末而刺處女處女因舉杖擊之袁公
即飛上樹變爲白猿女別去見越王越王大悅乃命
五校之隊長高才習之以教軍人

史帖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劍五曰純鈞湛盧豪曹
魚腸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曰善哉金鐵之英可以
折衝伐敵

晉張華見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問雷煥煥曰寶劍之

精也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掘獄得一石函中有寶劍二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是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乃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焉按張華傳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係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劍報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煥子名華經延平津失劍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驗矣

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

而擊之則折爲五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按干將作劍未成乃曰吾師俱入爐冶莫邪亦曰先師鑠身以成物于是干將夫妻斷髮剪指投之爐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縵理又吳越春秋載莫邪者干將之妻也金鐵未流干將夫妻斷髮剪指投于爐中乃濡遂成劍陽干將陰莫邪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吳國武庫中兵刃常不見忽獲免殺之有鐵膽方知兵刃爲所食以其膽鑄二劍雄名干將雌名莫邪

淮南子曰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惟倚頓不失其情又曰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曳兒易牙淄澠之水合嘗一唅水而甘苦知矣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没金飲羽下視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爲之開而况人乎王充論衡養由基見寢石以爲虎射之飲羽漢書李廣守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没鏃視之石也明日復射

之石不能入矣後周書李遠嘗校獵莎栅見石叢薄中以爲伏虎射而中之鏃入寸餘就視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

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

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主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

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麄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皋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戰國策汗明自售春申君曰驥服鹽車而上大行蹄伸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

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泣解紵衣以羃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

莊子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也

呂氏春秋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然則學其可恃絕藝乎教人其尊在上品乎亦期適用而已

虢庶子曰上古俞跗治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浣腸胃漱滌五臟白帖門擅桐君之術家傳葛氏之方葛洪有金匱方扁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飲之以上池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醫行齊趙問魏文侯謂曰子昆弟三人孰最善曰長君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類苑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臟各異故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稟木氣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髭故女子宦人無髭則亦無鬚又無勢亦無鬚而眉髮無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

素問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曰何以然曰東方陽也陽者其精併于上併于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

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併于下併于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于人也鈞之蠶也寒而饑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饑飽之爲修短驗于物者也論養生者盍于此觀之韓子蒼醫說用此意物理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

脈以溫通

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其善醫也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其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說卦

易歸藏夏后啓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占皐陶曰卜吉史記夏后啓筮乘龍以登于天占於皐陶皐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爲帝以王四鄉按禹初讓位於皐陶不得乃薦之於天而皐陶薨始薦伯益然則皐陶固未及事帝啓也

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莊子曰孔

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二事相類太平御覽載莊子語而今莊子無此文蓋逸篇也

論衡子路問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毛可以得數何必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陸龜蒙雜說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响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卜珝少通易郭璞見而歎曰吾弗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珝曰吾四十一爲卿將當受禍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珝曰子勿爲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卿將也後珝爲劉聰軍將敗死晉陽而璞亦以公吏爲王敦所殺二人之術精矣人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人知之而卒不免此可盡委之數耶龍門之隱珝終不出則持節北平之命自不相及璞失身爲敦叅軍

而復爲嶠亮筮豈得不致其疑珝謂璞不爲公吏可免珝被聰一召即行何也璞之言不能免則何爲甚營之躶身被髮銜刀設醊營免之策止于是耶故道無往不廸吉術則有時而窮

竹書紀年註載堯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舜耕於歷夢眉長與髮等遂登庸

廉布清尊錄載富韓公謝事居洛日邵康節謁公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床來日中當有一緑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强見之

公薨後此人嘗秉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閽人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且曰老病即死但平生粗慷朴忠他時筆削累君願少留意後十餘年祖禹脩撰韓公傳洪邁夷堅志載辛次膺紹興中爲湖南提刑至武昌大將岳飛通謁即具宴出平生所被宸翰示辛執辛手曰前夕夢中丞被旨推勘驚悟不敢告入而津吏報公至公他日必爲獨坐願公救護之後數年飛罷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秦檜意告飛謀叛繫大理

獄命新除中丞何鑄治其事方悟所夢乃新除中丞也事有前定固如此以富公其人而亦圖身後名飛之壯節而不免信恍惚之兆乞人之芘覆耶德立功成在君子誠不能甘自屈於世也又攷岳武穆至金山僧道月送之登舟囑云風波壓下浪滔滔千萬留心把舵牢謹備同舟人意反將身推落在波濤又曰將軍此去莫心焦未審金牌氣怎消滾滾風波須仔細牢心把舵要堅牢秦檜果陷飛於風波亭下數無所逃讖兆先見英雄吊古寧不爲千古扼腕

人知高宗得傅說以夢而不知說遇高宗亦以夢拾遺記說賃爲赭衣舂于深岩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王帛聘爲阿衡也但說遇高宗非遇湯爲相亦未有阿衡之稱阿衡是伊尹又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

高宗之得傅說以夢文王之遇臧丈人以夢黃帝之相風后也亦以夢唐明皇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召申王圖兆王進曰兩木相也姚崇宋璟當爲輔相兆矣愚謂玄宗

不如文帝之有終夢則賢於黃頭郎多矣黃頭郎是鄧通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謁夢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友相勉爲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劒止能爲劒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

惟人則不然虗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爲跖暮爲
舜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
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蔕子晦拜
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袁天罡不才李嶠當大毋憂之罡因視嶠夜息出入皆自耳中遂賀母曰此龜相也貴且極壽魏元忠謁張憬藏貧通塞不荅元忠怒拂衣去憬藏遽曰君相正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袁張天下奇術也袁非得之睡將
以壽爲天張非得之怒將以貴爲賤見人於目睫間
欲斷平生禍福誠難又有因人事而變者如芝田錄
載葫蘆生始不許白中令大貴後因還婦人所遺寶

帶謂近種陰德位極人臣遯齋閑覽載胡僧始言大
宋不失甲科後因渡蟻謂丰神頓異如活數百萬命
小宋今歲首捷公不出其下今人盡以禍福委之定
命可乎
馬子就日錄云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
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而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
陞轉則軍校亦微有譴呵又鐵圍山叢談云大觀改
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貨粉鄭氏者家頗贍
給以正月十一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

蔡京同其家大喜謂其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始年
十八春末出遊馬忽躍入波中溺死以此二事觀之
甲子似相合矣而其相去遠甚若此見孤樹裒談
唐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廣陵五十四自郡
入相及德裕帥揚州後大拜亦如父之年時謂異數
也
蘇子瞻曰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
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宮平生多得謗譽
殆是同病也古今詩話云退之三星行曰我生之辰

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
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子瞻自謂生時與退
之相似蓋命宮在斗牛磨蝎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贈
術士謝正臣詩曰生時宿直斗牛箕按星書謂丑宮
爲磨蝎斗牛之宿在焉蘇子瞻命與退之相似故文
名相類而不遇于時亦同
蘇子瞻曰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
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
面則衆所共見唇不着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

如也
春秋有姑布子卿術神獨擅節相孔子于衞東郭門
者衆有唐舉相蔡澤壽此以後四十三年漢有龍淵
相聽音聲識解瀆侯于微時魏有朱建平相文帝壽
八十舉晝夜唐有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又相
李嶠氣從耳出名龜息皆應貴
穀子豐下叔與知其有後衞青方頦縣徒明其富貴
亞夫縱理許負見其餓死羊鮒聲豺叔姬鑒其滅族
相固有不可逃者

帝王之貌如伏羲女媧蛇身人首神農人身牛首戴
玉英王勝黃帝龍顏顓頊首戴干戈帝嚳駢齒帝堯
鳥庭荷勝眉有八采豐下銳上帝舜黑色龍顏重瞳
大口手握褒禹虎鼻大口兩耳三漏首戴鈎鈐胷有
玉斗足文履吉又云長頸鳥喙湯豐下銳上珠庭晳
而有髯倨身而揚聲臂有四肘文王龍顏虎肩胷有
四乳武王駢齒秦始皇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漢高
祖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光武隆準
日角大口美鬚眉昭烈臂垂過膝顧見其耳晉武帝
炎髮委地手過膝齊太祖道成龍顙鍾聲鱗文徧體
梁武帝衍兩髂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左右手曰武
陳武帝霸先日角龍顏垂手過膝齊神武歡目有精
光長頭高顴齒白於玉文宣帝洋鱗身重踝周文帝
泰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
宛轉若龍盤之形隋高祖龍顏長上短下額有五柱
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唐太宗龍鳳之姿天
日之表宋太祖正黑色方面大耳
其閏位方隅者項羽目重瞳子力能扛鼎喑嗚叱詫

千人皆廢王莽侈口露眼赤睛大聲而嘶反膺高視
瞰臨左右孫權紫髯方頤大口長上短下劉淵子聰
傾猨臂淵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
六寸聰左耳毫長二尺非常光澤劉聰生而眉白鬢
四尺餘慕容皝龍顏版齒慕容闕手垂過膝符堅背
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臂垂過膝面有
紫光慕容德額有日角偃月重文魏什翼犍隆準龍
顏立髮委地卧則乳垂至席並見宛委餘編
楚州犁伯善相人國人尊之擬諸姑布子卿襄王召

而問之曰朕聞荀卿非相以為古之人無有也今子
之相以何術而神乎州犂伯曰臣非能相相也能相
人之行也其人敦龎質厚者富其人弘毅疏通者貴
其人愷悌寬舒者壽其人靜[illegible]溫良者安然有不然
者則什而一二矣其人譎詭佻健者賤其人曲鄙黙
濫者賤其人蕩散弦暴者夭其人險側刺銳者危然
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故臣之相人也望其顏
色聽其論詞察其履行審其交游觀其父子兄弟則
美惡之情判矣是故吉凶修短可得而定矣如以形

而已也則堯長舜短禹跳湯褊皐陶色如削瓜伊尹
面無鬚麋傳說身如植鰭周公體如斷菑將以何相
斷之乎故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者也
帝堯秀眉八彩曾信司馬亦秀眉八彩帝舜雙目重
瞳項羽朱友敬亦重瞳禹長頸烏喙越勾踐亦長頸
烏喙沛公龍顏嵇康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
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魌陽虎亦如
蒙魌竇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班定遠虎頭燕頷
包拯亦虎頭燕頷司馬懿狼顧周嵩亦狼顧彼皮相
者其可以論人乎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
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
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
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
耶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
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
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
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

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
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
為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閒
之福十有餘年見鶴林玉露
漢書魏相傳載長安中有善相者田文與常丞相魏
丞相邴丞相微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三君皆丞相
也其後果相代為相唐方技傳載張憬藏善相姚崇
李迥秀杜景佺從之相憬藏曰三人皆宰相姚貴已
而果然高智周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游揚州石

仲覽傳舍引以見相工工曰皆宰相也石氏不及見焉來見貴而未坌屯躓高晚達最壽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後皆如相工言又東齋記事載張鄧公冠萊公張齊賢王隨同詣卜肆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宰相四人相顧笑後果然一日而相星忽聚術者奇中如此

五代黃損字益之慷慨仗義雅以詩文名仕梁官左僕射每與桑維翰宋齊丘執手論天下事二人自以爲不及嘗游五老峯下一叟長笑而至謂維翰曰子

異日作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謂齊丘曰子亦作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獨異損曰子有道氣當善終其後維翰相晉齊丘相南唐皆見殺世以爲前定云

霏雪錄載嘗見有作東謝卜地人用羊眠鶴飛事乃章縡得祖母練氏常活建州一城之命其後子孫衣冠相繼世傳曰羊眠處鷓鴣啼章家墳是也又孫鍾設瓜三異人示鍾葬地已而皆化白鶴飛去鍾于其處葬其母後權兕休晧四世鼎峙于吳陶侃傳微時丁艱將葬忽失牛見一老父曰前岡見一牛休山塢中其地葬者位極人臣又云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因得地葬後爲太尉三世爲益州刺史盧氏雜說唐僧泓師云永寧坊東南是王杯地安邑里西是金盞地

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爲誤人聖賢所不道也眭孟覩公孫病已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

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世而其兆爲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譏牛僧孺而其兆爲朱温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强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者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內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崔伯深

皆精於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於身誅家族
況其下者乎
南部新書李德裕三鎭遷改皆有異人爲言之惟投
南荒未嘗先覺按紀異錄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李
終南自云住羅浮來見出玉象金象贈之欲求勾漏
瑩者爲餌及後南遷不及乃知象者南方之獸勾漏
者朱崖之室羅浮者海濵之山李終南者言賛皇此
行無還期也則是有人爲言之也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

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
此章子厚騃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
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
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
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
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漢書謂武帝崩後幸宮女如生霍光聞令以次奉御
遂不來而曹孟德遂有銅雀繐帷之命以待或然實
不盡然也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

勢猶爲汝君柰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劒乎因不見乃
遣吏按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劒
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武帝雄
心壯氣不泯滅如此
范仲淹倅陳州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秉簡伏
壇終夜不動捫其軀則僵矣至于手足微動良久謂
守曰夫人壽有六十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
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
留守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字名下一字黒塗旁註

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愈明春狀元乃王拱
壽御筆改爲拱辰始知道士之通神徽宗寶籙宮設
醮一日嘗親臨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問其故對
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畢章始達上上曰奎宿
何神答曰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因是使忌能之臣
譏言不入雖僧道之言出於儻恍然不爲無補也
西溪叢語宋歐文忠公朱文公文集具在無自作禱
祀道釋之文若南豐諸公則有之又如范文正公用
水陸齋薦祖先文山丞相有誕節升避保安等諸疏

近世名卿若楊東里先生志同歐朱楊文定公則
以母疾有集慶之爲于節菴巡撫河南山西毎旱禱
有雷壇冊詞亦見各不同耳

墨莊漫録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祐自幼警敏明悟過人文正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機事皆預遥知蓋出神至虜廷得之故公毎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一日因出神爲人所驚自此神覩不足未幾而亡

楚國先賢傳曰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南起英謂學者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噀之乃令記其時日後有從蜀郡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葛洪神仙傳曰欒巴者蜀郡人也徵入爲尚書正朝大會欒巴得酒不飲而西南噀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謝曰臣本縣都市失火臣故噀酒爲雨滅火非敢不敬

漢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

上使按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絹百匹後令屬車載酒令人嘆奇異者必曰怪哉知爲常語不知實有此物又漢牛亨問董仲舒曰蟬爲齊女何答曰昔齊王后怨王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之故曰齊女令人知稱蟬爲齊女不知齊女實變爲蟬合此二事見憂怨之於人甚矣哉至死爲物而猶不化也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番禺潘　珙子璧
關中張惟任希尹
温陵李夢祥弼卿
遂城鄭　棐思蕪仝訂

博物下

慈烏反哺世有不顧父母之養者烏之罪人也青鵶

愛子忘親世有孝衰於妻子者未羽之鵶也唐鼠易腸可謂知悔謝豹覆面可謂知愧俱出厚錄

聖人貴智亦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鱖魚性痴見人則樹其鬣謂人懼已也又其性畏寒西方有鳥曰半翅者亦痴見人飛不過三五尺可以杖擊之得也鯆入網輒伏者惜鱗也孔雀愛其尾潛則露尾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皆不智不藏者也

猩猩以啼而就擒禺禺以笑而被格出吳都賦禺禺梟羊也亦猩猩類人之辟於悲歡以亡其身是亦猩猩禺禺而已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而後足兔是獸也甚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故也二獸者亦非性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以相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見說苑

檮杌狀如虎長三尺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八尺人或値之獸鬬終不退却唯死而已甚哉史官之宜死于其職也又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檮杌之爲物能逆知

來事故以此目之朱紫陽訓爲紀惡者又一義也

後漢孔僖讀夫差事歎曰辟如畫龍不成反類狗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爲畫龍余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棻後周書引常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

釋家有法中龍象之語謂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人之負荷大法者比之龍象也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而爲

馬銃注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
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
今史記但聞指鹿爲馬不聞以蒲爲脯之說此見漢
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常引以爲言歐陽詢藝文類聚
蒲脯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夏反迷
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請放老馬而隨之
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
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

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
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家語曰齊有一足鳥飛公朝下于殿前舒翅而跳齊
侯遣使問孔子曰鳥名商羊昔童謡曰天將大雨商
羊鼓舞今齊有之將爲水災淮南子曰黒螟神蛇潛
泉而居將雨則躍
解獸語者介葛盧見左傳　解鳥語者公冶長見衡波傳又宋之問
詩云不知黃雀語能免冶長災　侯瑾瑾字子瑜見燉煌實錄　又廣漢陽翁仲解
馬語見論衡　李南亦解馬語見抱朴子　詹何得牛鳴知牛黒

而白在角見韓非子　符朗食雞知其栖之恒半露又能知
鵞白黒毛處廷尉沈僧照聽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
當選人丁見梁典　具可謂玄解若玄晏食麥而云桃杏
李三汁所漬則不難矣
管子知俞兒見卑耳溪神　東方朔又知畢方獨足鶴　張寛知女
人星劉向知貳負上郡山中械一足屍　賈逵知鷙鷟胡綜知秦
始皇厭王氣物諸葛恪知傒囊山精如小兒　陸敬叔知彭
侯狀如黒狗無尾　竇攸知鼮鼠張華知龍鮓以苦酒沃之五色　又知
海鳧毛知干將知臨平石鼓以蜀中桐林刻爲魚形叩之則鳴　知銅

澡盤晨夕鳴與洛中宮鍾相應　知九館龍洞知然石以水灌之便熱　知玉
漿龍穴石髓束皙知顯節陵科斗策賈淵知苟晞兒
冢王粲知服磬人冢裴子野知白題國何承天知亡
新威斗陸杳知紫荷槖又知千里酒知古犧樽許敬
宗知帝丘李珽知內黄傅弘業知蜼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　蘇
綽知西漢故倉地杜鎬知秦哀公墓李章武知鐵斧
爲禁物沈約知東夷罨蓋罨具高九尺銳下平蓋中有劍一蓋葬器也　陸
澄識服匿單于賜蘇武酒器　傅奕知金剛石孟銑知藥金段
成式知報時鐵董養知周會狄地下有蒼白鵞飛去　盧若虛

識鼫鼠狗首虎腦大如拳 杜鎬知雀餳僧贊寧知畫牛隱見
劉敞知龍雀刀赫連勃勃鑄 又知周惡夫印為亞夫印劉
虢知古銅盎非齊桓公物斛斯徵知錞于以芒銅振之清響
祖瑩知于闐國王故玉印徐鉉知海馬骨高裕知陵
鯉

楊用修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
詩不知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予非冶
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冶長辨鳥雀語云
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

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
修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
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楊翁偉能聽百鳥音世
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也

終軍之對鼮鼠盧若虛之辨鼫鼠江南進士之問雜
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蜞
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學之陋也按漢武
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文選以為
竇攸二說不同

燕王好微巧而棘猴之詐得以饕其養新莽募奇技
而鳥人之誑得以濫其職令使三尺童子聞之有不
失笑者乎吾惡乎言近情事近理者之尤足以惑世
也見序錄

食而不飲者蠶五十日而果飲而不食者蜩三十日
而化不飲不食者蜉蝣朝生而暮死有雌無雄者龜
鼈也有雄無雌者蜂蠆也龜有鼻而息以耳牛有耳
而聽以鼻觚竹之荒有鳥曰鵾翼生於股熒惑見則
孕嘉陵之墟有鳥曰鳶鳶臨溪而啄影則孕吐於口

而生扶桑之墅有鳥曰搖光感日之精而孕其形如
龜雀化為蛤羽而甲也蛇化為龜蟄而介也雉化為
蜃羽而鱗也田鼠化為鴽毛而羽也老楓化為羽人
朽麥化為蝴蝶無情而有情也婦人化石山蚷化為
百合有情而無情也

虎生三子則一為豹鶻生三子則一為鵰賢子為豹
不肖子為鵰

鸛有巢鳩居之布穀生子鶺鴒養之

搜神記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年之雀入江為蛤千

歲黿黿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
而復續千歲之鼠而能相卜
黿脂得火可以燃鉄鉄柱鎮淵可以抑蛟此物制於
所畏也焚蟹黃而致鼠囊螢火而聚魚此物墮於所
貪也物之鳴者以口而蟬之鳴以翼螽斯之鳴以股
物之飛者以翼而聆鼠之飛以尾鷂之飛以其鬣物
之聽者以耳而龍之聽以角牛之聽以鼻物之走以
足蛇無足而行巨虛借足而行物固無全賦也
湘妃之涕成文萇弘之血爲碧美人之精爲草游女

之體爲花以至鯀爲黃熊彭爲巨豕望帝之魂爲杜
宇韓憑之魄爲鴛鴦周穆王南征君子化爲猿鶴小
人化爲蟲沙其類甚多其有無皆未可信也
鐵非養生也而有食鐵之兎便鐵之狛齧鐵之獸火
遇則化也而有餐火之雞浣火之鼠不灰之木又有
火玉辟寒犀寘之室內則不復挾纊又有龍鬚布冰
蠶絲張之几筵則滿席凉生西戎獻切玉之刀十洲
獻起死之香人無以聞見之臨盡疑耳目之外也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至非
蛇詭也陣詭也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
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非馬詭也兵詭也
博物志云澹臺滅明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
滅明止之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魚鼈何仇弟子曰
夫子何不慈也曰生爲吾子死非吾兒遂不收葬水
經注云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
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
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
毀璧而去示無悋意子羽不由徑不至室恂恂儒者

而二事迥爾故曰以貌觀人失之子羽或亦不獨以
貌寢耶
人有見宋王者賜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
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
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
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
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
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
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矣韓非子曰夫龍之爲虫

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
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逆鱗則
幾矣一事而用意各異
晉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伶曰雞肋
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曹操西征望漢中劉備
拒守操欲還出令曰雞肋楊脩便嚴裝人問何以知
之脩曰雞肋棄之若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
其欲還也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

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
鼠客遂化為老狸出幽冥錄
論衡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
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
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
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而顏淵髮白齒
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
竭盡故早夭死殆虛言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
絕脉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絕傷而死

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
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
用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
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
戰國時諸子百家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帝篇云海
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
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
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諭
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

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
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
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手
黃鳥食之止妬鱑魚食之止驕鶌居食之不饑酸魚
食之不醉鮨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
陳所敏云鸂鶒能敕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啄木遇
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蠹魚自出鴉有隱巢故鷙鳥
莫能見燕啣泥常避戊巳故巢不傾鶴有長水石能
子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

胃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蠅晝聚而夜散蚊夜聚而曉散此物知一日之候也
馬駒在上旬生者行在母前在中旬生者行與母齊
在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此物知一月之候也貓犬逢
春秋交蛇蟲逢冬月則蟄此物知一歲之候也不寧
惟是牛生則拜四方烏魚則朝北斗獺則祭魚鷹則
祭鳥豺則祭獸此物知報本也草腐則爲螢鼠食鹽
則變蝠雀入大水爲蛤此物有變化也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習之馬四年而兩

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爽七年而右一齒缺
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
而下兩齒齟十一年而下四齒齟十二年下盡齟十
三年下二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
六年上兩齒齟十七年上四齒齟十八年上盡齟十
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二十一年上盡平
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
古諸器物異名贔屓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
碑螭蚴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蒲牢其形似龍
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于鍾之上憲章其形似
獸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獄門饕餮性好水故立橋頭
蟋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于刀柄蠻蛭其形似
龍性好風雨故用于殿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
故立于碑首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于香爐
蓋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于門今呼鼓子
非也虭蛥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于護朽鰲
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于屋脊獸蚼其形似獅子
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

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
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按文子曰日月欲明
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伯牛有德行而有
惡疾韓詩曰采芣苢傷夫有惡疾也傷君子有惡疾
道不通也
芍藥江都凡三十二種惟金帶圍者不易得韓琦守
郡時偶開四朵時王岐公珪爲郡倅荆公安石爲幕
官陳秀公升之以衛尉丞適至韓公命讌花下各簪
一朵後四人相繼大拜乃花瑞也

東阿邑季札掛劒之處今建臺焉其地生草一種能治人心疾蓋緣季子心許徐君劒也故曾璵有歌云至今神物不磨滅何為異草人爭貯異草何功爭貯之心疾不瘳酒一茹又嚴州子陵釣臺之地無別草木盡白茅也蓋表其潔清之意仁和郎瑛登之亦有句云乾坤留節義草木顯清風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嵓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没苔侵棄道周誤

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譏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嶺南有貪泉吳中有廉石泉石何知榮辱之名因人而得

京師有李實名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洒淚吳中有白牡丹每瓣有紅色一點云是楊妃粧時指捻痕有舜歌麥其穟無芒熟時遥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種天佑之而生有王莽竹每竿著土一節必有破裂痕云是莽將簒位藏銅人于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皆附會之說然其種異常亦造化之妙莫能測也

瑤池朱草瀝汁成血以玉投之即為玉醴以金投之即為金漿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待女宜男絶對也

晉武帝時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坐

服其明識按隋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火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輪師曠事今不見出何書劭言當時必有所本劭不近舉荀勗而遠引師曠是知炊爨氣味古人有辨之者矣順時變火先聖取諸五木其法必有為也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蔴蔜字書不見楫楷學者耻一物

之不知其可忽諸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又晉人論草木之有竹猶鳥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此說亦奇

山海經云衛於山丘南帝陵(音舜)竹林在焉大可爲舟郭璞注云舜林中竹一節可以爲船(又竹譜云帝陵所生竹一節可以爲船)神異經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長百丈圍二丈五

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爲大船又羅浮山貞元中有人遊第十三嶺見巨竹有三十九節節二丈餘南方草木狀雲丘竹一節爲船出扶南然今交廣有竹節長二丈其圍一二丈者往往有之西溪叢話洛陽有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先宅李義山崇讓宅讌詩風過回塘萬竹悲李郎茂先之壻蕭氏述征記此坊出大竹夫稽含之所狀者今不可復見案姚令威話中所載中原所有特亦彼一時物爾山海暨神異二經之說欲於何處求之

呂覽記草木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王羲之謂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唯上聖乃能窮理合此亦見物理無窮格致不易

山中有葱下必有銀有薤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王者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

嵇康養生論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蒜爲葷菜薰即葷也)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身虱處頭漸化而黑)麝食柏而香(常食柏葉

五月得香)頸處險而癭(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于山陰樹木蔭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

極涂錄病齒之人服苦參齒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類是者耶藍蛇有毒尾却解毒當歸生血鬚却破血麻黃發汗根節復止汗酸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蠖蛣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過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爲用不同如此

葵性衛足朝日在東則向東傾夕陽在西則向西傾

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始哉
其鄉之誠也
長子羊頭山秬黍可以纍律河内葭莩灰可以布琯
非其地則無驗今長子與河内地相連屬豈天地之
氣鍾于此耶
考工記鸜鵒不踰濟橘踰淮而北爲枳地氣然也晏
子亦云橘生於淮北爲枳水土異也列子亦云
司馬相如作賦不知盧橘之爲枇杷鄭玄注禮不知
樝之非梨楊雄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左思不知以爲

假稱珍怪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葉細土人謂玉樹
方朔別傳王母獻桃於武帝朔從旁竊覘之王母指
之曰此兒三度偷吾桃矣又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
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朔朔呼曰巨靈阿
母還來否短人不對因指語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
結子此兒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
驚始知朔非世中人也短人又語上曰王母告陛下
求道之法惟有清潔不宜躁擾言終弗見
歐陽公作牡丹譜所記凡二十四種以洛陽所出爲
最勝江都王觀有芍藥譜所記凡三十七種以揚州
所出爲最勝彭城劉蒙有菊譜所記凡三十四種續
記四種史正志又續譜記二十八種范成大外增譜
三十一種又雜色四種又梅譜記十一種錢塘陳思
有海棠譜所記諸品以成都爲勝蔡君謨有荔枝譜
凡三十二品韓彥直有橘譜所記柑有八種以窖筒
爲勝橘有十八種橙柚之類又自別爲五種戴凱之
作竹譜僧贊寧作筍譜所記凡四十九種弘景云菊
有一種青莖細葉作蒿艾氣而味苦者名苦薏非真

菊也
芍藥一名將離人相離則贈之文無一名當歸相招
召則贈之丹棘一名忘思欲忘人之憂則贈之青裳
一名合歡蠲人之忿則贈之
列子曰宋有田夫冬衣縕黂春曝于日不知天下之
有廣厦隩室綿纊狐貉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
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
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
蜇于口慘于腹衆哂而怨之子此類也

仲尼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問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若厥株拘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五

日不敢懷非譽巧拙七日弁忘吾有四肢形體也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神農氏有火瑞以火紀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黃帝以雲紀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紅雲一云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少昊氏以鳥紀官歷正爲鳳鳥氏司分爲玄鳥氏司啓爲青鳥氏司閉爲丹鳥氏司徒爲祝鳩氏司馬爲雎鳩氏司空爲鳲鳩氏司寇爲爽鳩氏司事爲鶻鳩氏是爲五鳩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堯厨中自生肉脯其薄如翣形搖鼓則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翣脯韓詩外傳曰昔舜甑盆無羶而工不以巧獲罪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脩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

考工記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棊子每至此時則博棊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市人蔣家十二鍾能應時自鳴季雁山公宋宗眉皆各見一爐幕上有十二孔應時出香

列禦寇莊周大言小言皆出於物理之外列子所載夏革曰渤海之東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千而暨山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沈於大海張湛注云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六鼇復爲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幷而負之計此人之形當百餘

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莊子逍遙遊首者鯤鵬事云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二子之語大若此至於小言則莊子謂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列子曰江浦之閒生麼虫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黃帝與容成子同齋三月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二子之語小如此釋氏維摩詰長者居丈室而容九百萬菩薩幷師子座一芥子之細而能納須彌皆一理也張湛不悟其寓言而竊竊然以太虛無所不容爲說亦隘矣若吾儒中庸之書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則明白洞達歸於至當非二氏之學一偏所及也

容齋隨筆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爲改

易嚴州分水縣故額草書分字縣令有作聰明者謂事體非宜自眞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惡人持刃殺人者衆蓋分字爲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興元年添差通判盧璯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牓自譙樓儀門凡亭榭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爲字多燥筆而於州牌尤爲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而不聽宰折睢不

爭而聽孔子馬爲野人所繫子貢巧說而不得馬圉
拙說而得疑亦寓言也出卮言

漢霍光妻生子孿生疑其長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産
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巳日生良以嚚爲兄良
爲弟許釐莊公一産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
産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
文長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二女
並以前生者爲長西京雜記載此事王弇州曰史稱
博陸侯不學無術廢立大事伊訓明徵乃問古有如

此否至荅孿生兄弟書又近似該博老儒何也愚謂
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有之何必伊訓博陸亦豈不
知問之乃以古制斷今事以衆從決已占意耳然孿
生兄弟之序亦有不同公羊傳嫡子有孫而死質家
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
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夫同一母也而據本意
立後生則是以後生者爲兄矣錄之以廣異聞

孝武時未央宮前殿鍾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
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
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
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
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
山崩延袤二十餘里順帝時殿下鍾鳴問樊英英對
曰蜀岷山於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灾後蜀果上
言岷山崩日月相應魏帝殿前大鍾不扣自鳴人皆
震駭衆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鍾鳴應之
耳尋蜀郡上事如華言

廣州記云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然不獨馬

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鑄銅柱爲誓在衡山
縣西北百二十里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於點蒼
之湍溪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
李皐銘在辰州西北百十里會溪對又涪波陵江口
名銅柱灘載筆乘蜀劉禪時南中諸郡叛諸葛亮征
之孟獲爲夷漢所服七戰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
復反矣蜀志所載止於一時之事而有宋淳化中李
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
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

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征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賫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録載隨筆

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師古曰告者請謁之名請休耳或謂之謝謝

亦告也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

今人稱縣令爲明府始於唐人漢人則謂之明廷見范曄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如老叟稱劉寵劉翊稱种拂高獲稱鮑昱皆然又龔遂傳王生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張湛傳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注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漢紀鍾晧曰明府必欲得其人陳寔是也杜客謂太守王昱曰使明府賞刑得中今問休揚

唐崔邠拜太常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又五代張遂清爲淄州刺史迎其母及郊親爲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以爲榮世率以板輿爲奉母親事用如樂天詩朱旛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大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祗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爲奉母也梁常叡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

事弁州之論曰潘輿事今將母者通用之而不知潘以石崇事見法其母固同與其禍也及瓜事今以爲得代之期而不知瓜期不得代連稱管至父繇此爲亂也含雞舌香乃侍中刁存以老年口臭令含之墓碑生金在賈梁道廟以爲晉中興之兆而庾氏爲滅族之候俱不爲佳事也

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趙卞和璧藺相如奉璧入秦視無意償城徑使人完璧歸晉重耳避難出奔至曹僖負羈妻見耳異常謂夫曰可饋食之乃作羡置璧

羡內耳食羡而反其璧弇州曰今世所稱返璧蓋左傳所謂受飧而返璧也是矣又曰若以周敬王事擬之則佳秦始皇事擬之則不雅按子朝與敬王戰投璧於河後二日津人得之於岸將賣之石也巳敬王事定獻之復爲王秦使者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敬王事不貼亦豈得爲佳耶

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臧而

問奇類林　卷之二十八　博物下　二十七

乘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徽經侯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謂玩物之戒

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按三輔黃圖槀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故宋胡邦衡乞斬檜疏云願斷三人頭竿之槀街正以虜使在彼故欲斷檜首懸之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耳陳克勤平逆頌吉祥就磔欽首懸竿槀街闤闠都人快覩又正德甲戌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於法司論擬宜懸首槀街以正國法此於蠻夷何所交涉而引槀街之文乎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問奇類林　卷之二十八　博物下　二十八

皆以供奉拾遺皆死於酒而皆死於水皆非也太白晚依宗人李陽冰終於紫極宮少陵將歸襄郡終潭岳間釆石固謬耒陽亦未可憑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將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爲失常

李德裕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德裕曰金山泉揚子江中泠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

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李歆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儀眞李秀卿至維揚逢陸鴻漸命一卒入揚子江取南冷水及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冷臨岸者乎既而傾水及半陸又以杓揚之曰此似南冷矣使者蹶然曰某自南冷持至岸偶覆其半取水增之眞神鑑也此卽易牙辨淄澠之水何以加（列子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如何孔子曰吳之善游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也）

徐鉉仕江南日嘗至飛虹橋馬不進以問杭僧贊寧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漏以腐糟隨毀鉉斵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燕泉何先生曰物未有一成而不毀者鐵碪鍛金銀千年不毀椎以皂角則反破碎鞭箠馬愈久愈潤以擊犬隨卽折裂人其可不究物理哉圖經本草云黔蜀中有貘土人山居鼎釜多爲所食其齒骨極堅刀斧遇之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作佛牙佛骨以誑俚俗未聞有何物可制之也

樂資春秋傳秦人鄭容爲始皇使還至關見華山上有素車白馬既而素車上人謂容曰吾華山使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樹下有文石取以款樹當有應者卽以書與之容如其言果有人從樹出受書去

廣輿記泉州府城東北跨洛陽江一名萬安橋郡守蔡襄建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先是海渡歲溺死者無筭襄欲壘石爲梁慮潮漫不可以人力勝乃遺檄海神遣一吏往吏酣飲睡於海厓半日潮落而

醒則文書已易封矣歸呈襄啓之惟一醋字襄悟曰神其令我廿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凡八日夕而工成費金錢一千四百萬二事具怪而理固有不可知者

孔子阸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仆于地乃大鯷魚也（鯷大計切鮎也）子曰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及草木久者皆神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

首者老也故物老皆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程顥鄠主簿僧寺有石佛歲傳佛首放光士女競往顥戒曰俟後現當取其首就觀之光遂止正得孔子殺之則已之意

王喬覲闕雙鳧化爲雙舄鮑靚訪仙雙燕化爲雙履事相類絕奇攷王喬傳喬顯宗時爲鄴令每朔望朝帝怪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有雙鳧從南飛於是舉羅張之但得雙舄詔尚方視則所賜尚書屬履也一統志羅浮山冲虛觀相傳南海守

鮑靚嘗夜訪葛洪達旦乃去人訝其數數往來而不見車馬密伺之但雙燕飛至網之則雙履也至今有遺履軒

魏王思爲司農性急嘗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再三思自起拔劍逐蠅不得取筆擲地踏壞之晉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上圓轉未定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嗔甚復於地取納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毫可論況藍田耶

李林甫不學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君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林甫又以杕杜字爲杜社常侍郎嘿不敢言蕭頴士作梅桃賦以譏之君子曰侍郎悲杕社處士伐梅桃蕭炅不知書嘗與嚴挺之共語稱蒸嘗伏臘乃呼爲伏猟挺之語九齡曰省中乃有伏猟侍郎乎又九齡一日送蕭炅芋刺稱蹲鴟蕭誤以蹲鴟爲鴟鴞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得書大笑林甫蕭炅各二事可供捧腹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使弃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屬清閑之燕上顧問曰卿髯甚

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寘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寘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石資政中立好恢諧嘗於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遊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忽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府當得羅襴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

吳給事女敏慧後歸名儒陳子朝陳惑一妾遂染風

疾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

諸葛令恢也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賈胤對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此比史所載爲詳蛙給廩已自異矣文中子作元經又曰帝問蛙鳴尤可笑然元經非出文中子蓋阮逸贋作耳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八終

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九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番禺潘　珙子璧
關中張惟任希尹
温陵李夢祥弼卿
遂城鄭　棐思兼仝訂

閫範

文王化行故游女變爲喬木夫子爲魯司寇故公慎氏出其妻

魯漆室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嘆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吾憂者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繫馬園中馬逸踐吾葵使吾終身不飽葵鄰女奔使吾兄追之逢水溺死使吾終歲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避乎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爲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

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蹍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次室女魯處女也常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謂曰欲嫁耶何吟之悲也女曰嗟乎吾傷民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潔而爲鄰人所疑于是褰裳而去之入山林之中見貞女之廟有女貞木焉喟然嘆息援琴而歌自縊而死夫漆室女憂君與太子監門女憂世子次室女憂民何魯多內行也或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亡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如之何曰丈夫失道道在婦人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迺誄曰夫子不伐兮夫子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獘兮豈弟君子永

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黔婁先生死曾子弔之曰先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康乎妻曰君嘗欲授之以政以爲相國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謚爲康不宜何也二事俱載列女傳若西京雜記載相如悅文君作美人賦以自刺終不能改以至于死文君爲誄傳于世則無行徒文亦不足觀矣

鄭義宗妻盧氏事舅姑甚謹夜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入家悉奔竄盧冐白刃至姑側賊捶幾死賊去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曹文叔妻夏侯文寧女名令女蚤寡斷髮爲信復截兩耳誓不嫁父微使人風令女伴許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或謂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廼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誰爲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齊攻魯至其郊望見野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行軍且及棄所抱見抱所携兒走則兄子也齊將追問曰子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而反抱兄子何也婦人曰已子私愛也兄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向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免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

而視魯國夫舅姑父母也夫天也君也倫列上父母而下兄弟也兄弟之子猶子也榮啓期言天生萬物人爲貴吾爲人男尊女卑男爲貴吾爲男節義孝友至女子男子可惕矣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楊堅女爲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愈甚堅內甚愧之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昪女爲吳太子璉

妃昇旣篡吳封爲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三女之事畧同可畏而仰彼爲其父者安所置愧乎見容齋隨筆又竇毅之女聞隋楊堅受陳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及長適唐公李淵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見陳紀此甥女尤難後以唐滅隋得以雪其憤復其仇視之三女其志較然事之有成不成則天也

婦人女子婉孌閨房以柔順靜專爲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惑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决策斡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主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迺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而齊亡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史太守涼州參軍楊阜出見姜叙於歷城與議討賊叙母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叙迺與趙昂合謀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耻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超襲歷城得叙母母駡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壺拒蘇峻戰死二子隨父后亦赴敵而亡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秦苻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决意行之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昶謂妻

周氏曰我决當作賊幸早離絶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曰此兒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櫈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舉事必有成之理以勸之竇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於虎牢建德妻曹氏勸使乘唐國之虚西抄關中唐

必還師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於上原駙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其妻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克用歸欲勒兵攻汴劉氏曰公當訴之於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用遂止黃巢死時縛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怯昏醉姬妾獨不飲

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莊宗臨斬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劉仁瞻守壽春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瞻命斬之監軍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矣趣命斬之然后成喪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劉澄爲潤州節度使後澄開門降越后主誅其家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凜凜有生意也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往矣我自爲計即奔鄠發貲招南山亡命諭降群盜申法誓衆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他人比也

宋建炎元年叛卒楊勍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

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時臨海王貞婦與其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廼佯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朞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

出血青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汚之不可脅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壇殿兩楹之間入磚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熾炭狀益顯嘗按長弘被放歸蜀刳腸而

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託運粮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三丈夫皆轟轟烈烈無怪其然由上三婦觀之其英風勁氣不可磨滅迺亦爾耶古人云至誠可以貫金石世間盖自有神理存焉此三婦者設爲轟烈丈夫守素養厚用物宏而取精多其掀揭兩間爲不朽之具又何如乎

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絶嗣也國語載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好內女死之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從禮而靜是

昭吾子也其言如此戰國策則云公甫文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其母不哭也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死者十六人是其於長者薄而婦人厚也豈文伯母戒其妾後而復有死者故有是言也耶文伯母能以令德明其子者吾知其無是言也檀弓篇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又曰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何哉考韓詩亦云爾承妄而誤也

鶴林玉露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居寒月黎明

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迺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輩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績以爲衣將年盖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綢

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餓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晋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衾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纊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艮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

叔姬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於晋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飼肸與鮒姬曰不可南方有鳥曰吉乾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義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壚陰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叔向名肸叔魚名鮒）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還家與其妻視妻曰吾聞志士

不飲盜泉之水廉士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一捐遺金不以汚其夫一埋攘羊不以敗其子賢哉二婦人也

王珪之母李氏謂人曰吾兒必貴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異日房玄齡杜如晦到其家李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宋蘇易簡之母召入禁中太宗問曰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於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賜白金千兩王母知其子以交遊蘇母訓其子以禮遜

其成功一也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隤陷得錢盈船奴婢喜奔告鄭鄭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後景讓爲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召景讓於庭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

使垂年之母啣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崔玄暐母盧氏嘗曰兒子從宦者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貲貨充足此惡消息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但知喜悦竟不問從何而來如非理所得與盜何異玄暐遵奉教誡中宗朝爲相以清謹見稱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戒之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見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陳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小由基爲知制誥出守荆南回其母馮氏問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咨曰州當孔道咨以堯咨善射無不嘆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異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劉溫叟幼孤其母甚賢初爲翰林學士私庭拜母母即命二婢啓箱擎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溫叟曰此汝父長興中入翰林所賜也自先君子棄背以來常懼家門替墜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矣因欷歔掩泣溫叟伏地

號慟退就別寢素衣蔬食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爲得禮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肚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行嫁不售於是拂拭短褐見宣王宣王納之爲后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孤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謹敬左右曰三逐於鄉

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此其人必有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後伯宗果爲三郤所害伯宗之妻有先見之明如此

雋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

疑爲吏嚴而不殘漢嚴延年母初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斯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嗚呼二母之慈則同而教有行不行則遭有幸有不幸也

管仲妾名婧桓公出游甯戚叩牛角而商歌公使管仲迎之戚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婧曰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甯戚之欲仕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遂相齊而齊霸

張俊有愛妾錢塘妓張穠也知書俊文字穠皆與之柘皋之役俊發家書囑穠須照管家事穠有書報俊

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堅俊之意且言今日之事惟在于宣撫不當以家事爲念勉思報國俊得書釋然而喜遂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嗚呼秦檜有極悍之妻一言捉虎武穆之獄立决張俊有極賢之妾諄諄報國而朋殺武穆之冤竟不聞救焉豈俊亦寵妾妾君而故賤是書繳奏耶

戰國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袖知王之愛新人也其愛新人衣服玩好宮室臥具擇其所喜

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悅新人而愛之甚於寡人鄭褎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而掩鼻王以問鄭褎褎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漢司隷馮方女避亂楊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也有氣節當時時涕泣憂愁以長見欽重馮氏從之後諸婦共絞殺馮氏繫之廁術誠以爲不

不得志而死也遂不問婦性陰險如此小人陰類也其妬賢害正固有深於婦人之智也吁可畏哉

馮夫人乘錦車持節和戎漢書官人浣花夫人出財募兵以禦敵崔寧妾成都志石龍夫人錦繖寶幰以臨戎馮寶妻繡旗女將與李全戰敗合見金史

漢呂后封女弟嬃爲臨光侯蕭何妻高后封夫人爲鄼侯婦人封侯奇事

漢交阯女子徵貳徵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女子能作賊可怪也

隋文聽獨孤言以廢易勇晉武聽楊后言不易衷後來皆致亂婦言可長如此

文選有海上逐臭之夫抱朴子云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而不止觀此一爲逐臭之夫一爲逐臭之女

卷之二十九終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番禺潘　珙子璧
關中張惟任希尹
溫陵李夢祥弼卿
遂城鄭　棐思兼仝訂

禮法

古人觀會通以行典禮多以三數爲制盖三者數之節也情文之中也達之天下可以經也故冠禮三加射禮三耦賓主相見之禮三辭三讓郊廟百神之祀致齋三日喪禮孝子三日水漿不入口喪服止於三年來婦三月而廟見其明罰也止於三就三居其矜恤也止於三宥其黜陟幽明也止於三考其建官之極也止於三公三孤教之而賓興也止於三物數以三爲制何莫不然不及者則失之儉而固也過之者則失之奢而濫也惟其稱也故君子慎焉

古人家政貴與不貴同蓋慮夫恩之或狎而倫之或

瀆也是以父子不同宮兄弟姊妹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食男女內外不共井不共湢浴不同寢席不通衣裳不同椸架不同巾櫛不親授受不通乞假之類皆防之以禮截然有不容以苟同者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嚴之云者以禮爲防者也並見綠雪亭

左傳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産賦隰桑子太叔賦野

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

鄉人叙坐以齒雖貴爲卿大夫者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致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也予嘗謂鄉之薦紳同華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爲得之矣見楮記室

溫公曰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

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大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胡安定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埤史云王丞相導初至江左欲結名胄請婚陸太尉玩太尉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吾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時玩兄曄尚書録侍中司空父英諸父高平皆相繼爲相子納尚書令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培塿松栢芝草醴泉意各有重見亦自別

襄陽記云黃承彦沔南名士也謂諸葛孔明曰君擇配否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焉載送之鄉里爲之語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世謂木牛流馬是其所作木牛流馬作自阿承醜女松栢芝草之論又拜下風

姑舅兄弟爲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按刑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巳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壻姊妹並不得爲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緦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巳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壻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爲婚並爲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勅局看詳以爲如表叔取表任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爲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宣帝詔母族絶服外者聽婚皆偏閏之制漫附於此焉容齋隨筆之論

國朝洪武十七年大學士朱善時爲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法不得爲婚以故讐家誣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奪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寃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慟人心議律不精禍迺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已爲舅兩姨子彼爲舅兩姨女無尊卑之

嫌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古人不以爲非成周之時王朝所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於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其顯然可證者如温嶠之玉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女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昷之女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也今江浙此事尤多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群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此疏蓋本之隨筆

通典宋代或問顔延之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從母耶顔答曰伯叔有父名則弟兄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之於姑舅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内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自生伯叔本内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生然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

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雷次宗曰夫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名獨從姑發姑與伯叔於昆弟之子其名宜同姑以女子有行事殊伯叔故獨制姪名而字偏從女舅與從母爲親不異而言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亦獨自舅而制也名發於舅字亦從男故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名也又曰姑之子爲外兄弟舅之子爲内兄弟姑子謂舅子爲中表舅子謂姑子爲外表

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冠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景雲元年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復其子頲為工部侍郎頲固辭睿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睿宗乃聽其終制富劉二公之辭知所以自處李日知之奏知所以處人

序錄伊川以朝賀不弔司馬溫公之喪而東坡非之世以東坡為是蓋孔子云是日哭則不歌不云歌則不哭也按梁書武帝上春日祠二廟既出宮聞左將軍馮道根卒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弔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夫吉禮莫大於祭祭可弔則朝賀之日不礙弔明矣柳莊事見記檀弓獻公之往也以祭服襚則非禮所宜

漢張輔父卒既葬詔遣使賚牛酒為釋服非禮也呂東萊謂藩叔度服制中餽人不當以肉今人乃以肉餽有服者既不以禮處人又不愛人以德

韓詩外傳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過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于君致之于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

不及時謂之渴葬過時謂之漫葬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並見檀弓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

合葬於防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並見檀弓

檀弓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

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檀弓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

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檀弓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說文引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璠璵斂猶暴骸中原也皆陽虎欲斂乎子一事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盛理固然也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親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也又

曰古人之葬欲使化者不使土親膚珍奇之物尚保固客以防損壞況親之遺骨何爲如此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今之葬者相山川岡隴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係焉非此地非此日不可葬者舉世惑而信之於是葬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而未能辦葬具也至於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以令人深嘆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迺若此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壙之耶溫公又曰古者天子七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壽夭盡係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驗爭論紛紛無時可決至於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能致人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求其利耶蔑禮傷義無過於此

溫公又曰近世人又有遊宦沒于遠方子孫火焚其尸汲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迺悖逆如此其始蓋出羌胡之俗寖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爲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溫公又曰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著令自王而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人之悖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天

賢愚係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於禍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人家大事柰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

兄自以巳意處之歲月日時及壙之深淺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因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族人大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者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殮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今著茲論庶俾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劉文定公曰地惟由於人之術則通其術者得吉情其術者得凶是地何足爲后祗而能毋萬類耶天惟聽於地之所役則葬吉者不復因其惡而降殃葬凶者不復因其善而降祥是天何足爲上帝而能父群倫耶余嘗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諺又曰主者福壽良師輻輳主者衰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

羅大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古人所謂卜其宅兆也廼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

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先於山栗牙於室此廼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蕩遊塵矣豈能與生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三掘四掘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木未入土而家已蕭條

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仇讐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壽夭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絕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

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涵虛曰風水一事古未有之自晉始也陶侃微時其家多艱有一老父善相見侃掌中直文不穿其指謂曰若能穿指必能大顯侃以針挑通其紋血出不止灑血於壁忽成公字老父知其必貴一日侃出忽一老父見前岡一牛眠湾中謂侃曰其地若葬位極人臣侃遂葬其母後果爲三公豈風水之故相法先當爲三公矣後郭璞因之廼著風水之書傳至曾文辿楊救貧後僞說蜂起其下流貪得之徒希期富貴泥於風水者多自宋劉裕之後皆尚其術天下術士非不衆風水非不廣盡天下之術士盡天下之風水皆擇而用之擇其地曰利於子孫過周三百子義符繼之未一年爲徐羨之所殺傳八代共六十年爲蕭道

成所滅皆不得其死齊以宋擇地不精更取天下高術之士擇至吉之地而葬道成傳七代共二十四年爲蕭衍所滅其祚愈少於宋矣梁更加選擇傳四代共五十六年皆不得其死爲陳霸先所滅陳更擇風水之旺者以求永久傳五代共三十三年爲楊堅所滅此皆泥於風水子孫皆無百年之運以是觀之本以求其永久反爲滅亡之速非術士之不精風水之不吉何哉則知風水之理實無有也予自三十年前多見富豪之家泥於風水者不數年間死於刑獄者

死於兵革者死於夭亡者家破身死子孫絶滅豈不惜哉予謂古人擇地之術擇方寸之地方寸之地已之良心也非有關於風水風水非我身中所有皆外事也何不以內事利於後而以外事利於後愚哉凡擇葬地當以山拱水朝陰明去處卽風水也草木茂盛之所卽穴也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惑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朞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私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爲君子而以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知而擧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則至有傾家産而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買田營墳墓而葬之乎噫不孝者不可與言讀書之士亦可以少悟矣小學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旣朽穢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

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祭墓之禮周公已立之而先儒多持古不墓祭之說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敬其君啓非不孝其親時享在廟貌矣漢明帝上陵未嘗聞禹啓有此擧也夫骨肉歸於土其魂氣無不之也則祭宜有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也則墓果不可祭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母之所植猶致敬焉先人體魄之所藏固宜有怵惕于中者張敬夫謂止當詣墓省哭設祭后土於墓左晦

菴謂若祭於墓是以僞事其先也夫孝子享親在誠
而已誠在墓所而親不吾享是其魂氣獨不復之其
藏體魄地也何哉子路去魯謂顔淵曰何以贈我曰
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
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贈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
式過祠則下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塚三年魯世世
以歳時祠孔子塚自周秦以來未有非之者矣且後
世子孫祭墓非有移於廟祭也其居固有去其先人
之墓而遠者苟爲不祭信宿之餘飲食之際其能以

自安耶又攷朱晦菴持古不墓祭之説以爲神主在
廟而墓所藏形體也祭惡乎饗是以僞事其先也今
觀其集有歸新安祭墓之文猶是漢唐間人過家上
塚事也又晦菴曰焚黄近世行之墓不知禮何所據
而行也張魏公贈謚只告于廟疑爲得體
唐王珪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
所弾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吏部尚書韋陟
以家人伐墓柏亦爲有司所弾坐不相教貶官宋宣
和間侍郎馮熙載坐不省墳墓言者論而黜之熙載

與宰相王黼不恊事雖有爲然其罪固不可辭也並
見餘冬序録
國朝
太祖高皇帝御製孝慈録序禮出於天子上行下效
焉今天子皇子母服庶母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
若以其説爲必然則堯之德靡矣堯乃親九族而平
章百姓豈獨五服之外者歟於是命諸儒遍考諸書
以報又數日來奏古今論喪服者凡四十有二人願
服期年者十四人願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者

增倍由是觀之三年之喪豈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
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爲母則期年豈非低昂太
甚乎其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有之
若父母新喪則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飲食不入口
者乃是孝朝抵暮而悲號焉又三年不語焉禁人服
内勿生子焉朕覽書度意實非萬古不易之法若果
依前式其孝子之家爲已死者傷見生者十亾八九
則孝禮頹焉民人則生理罷焉王家則國事紊焉又
聞周公無逸篇述殷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

國五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時厥後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壽可稽而短可考豈不明矣然周公止知如是不知定期服已失人倫終致後王壽短而社稷移者亦由庶母無服爲或父歸而子乘之人倫安在所以壽促而王綱解廷僞茫然哉每聞漢唐有忌議喪事者在朕則不然禮樂制度自天子出於是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使内外有所遵守

東谷贅言曰古制父喪斬衰三年父在母死齊衰期父卒齊衰三年盖以父母猶天地也母服不斬三年者此天尊地卑之義也故厭之也殺之也我朝制服父母皆斬衰三年無厭也無殺也蓋以母氏劬勞之苦尤勤也妾有子而死其子亦斬衰三年不以父與嫡母在而厭也而殺也此　聖明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所以達孝之志也又曰孝子禁服内生子者之經傳未見明訓盖自桐門右師譏然明始也歷漢唐宋元禁尤嚴我　朝則無此禁矣嘗莊誦孝慈錄序曰禁服内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内生子之條嗚呼此　聖明所以緣人情而立法也

先襄靖公宗法議程子曰宗子法立則人知尊祖敬宗而朝廷之勢自尊甚哉宗法之爲重也考宗子法王氏家藏備載云别子爲祖繼别爲宗繼禰爲小宗别子爲祖者始受爵秩與始爲祖者也繼别爲宗者别子之嫡子繼别子爲族人之宗是爲大宗世世嫡長子合族共宗之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别子之庶子不得以禰别子故以其長子繼已爲小宗而别自爲

禰其同父之兄弟共宗之二世之嫡子同堂兄弟亦共宗之三世之嫡子再從兄弟亦共宗之四世之嫡子三從兄弟亦共宗之故曰小宗有四至于五世四從兄弟視小宗之高祖爲高祖兄弟而無服矣故不復宗五世之嫡子而復自别爲禰其同父之兄弟共宗之而復爲小宗之始矣是謂繼禰爲小宗大宗以祖爲自出小宗以禰爲自出宗法者治世之要道也顧古之行此法者大抵世祿之家今世祿猶行之其他郎華宗世族闕焉弗講其説第難於或宗子穉微

高年尊官傍觀未便遂至於無此拘礙者亦寢格而不行不知論世次與論宗法原無異同拘礙宗子稱微高年尊官不得主祭揆之人情誠未便矣設族長行高祖父年稱微高年尊官皆在子孫之列倒亦不得主祭便乎不便乎按禮記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注曰孝子宗子也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介則副貳之義貴貴之道也即孔子之言觀之則宗子主祭而居官者

亦得同主祭固所以明尊尊亦所以伸貴貴情禮二者並行不悖視之以行高主祭而尊官反抑在子孫不與名者便不便相去何如然則祭之祝將何如祝曰孝子某同介子某昭告云云孫則曰宗孫介孫此孔子遺意不量繹其義以俟夫博古好禮之君子○

或問繼宗曰今之立後爲在其繼宗也繼大宗爲正禮繼支子爲非經先正論之詳矣康礪峰太史述田豫陽學憲之議大都謂嚴父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別之子是謂大宗百世不遷者也上以承祖廟下以收族屬猶木之有本也沒而無子則族人推其支子之倫序相當者爲之後故禮曰爲人後孰後後大宗也非大宗而立後古未有也故曰支子不繼但有親兄弟則當祔祭不必續之令別爲一廟也後世立後之義不明不思宗子之重一父數子一有短折即割兄弟之子以子之名爲立後何其狃聞見而昧本始耶盖善乎羅虞臣之推言之也虞臣之言曰譜之不予人之爲後者何也曰今之爲人後以利焉而已抑本而誣禮者之爲也吾

何予焉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爲人後曰卜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絶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爲之置後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爲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拾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所不忍也是曰抑本苟有田産財計則爭爲之後無則雖猶子於世父棄也是曰懷利三者皆

自叛於先王之教者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爲厲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斷祭也如之何其爲厲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則亦可以爲後乎曰可養育之恩大矣哉其稱之爲父母也豈若今之立繼者之比歟曰長子亦可爲人後乎曰奚而不可昔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爲人後曰斯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爲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已

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爲非唐荆川太史自以爲獨見而亟賛虞臣之知禮此可以知繼宗之義矣

○或問譜例曰族之出贅某氏移居某鄉繼嗣其公例並著世表入贅血養擯不得書凡以明宗也虞臣曰譜法有進有黜他姓之子後吾宗雖成派吾其猶黜諸吾宗之子爲他姓後雖易世吾其猶進諸譜妾何也以義起也昔魯莊之成風也文之嬴也襄之歸也成之姒也妾也舉以子故書薨書葬書夫人春秋之義也妾有承宗之子吾奚其不譜且隱之禮稱妾有子祔於祖姑之廟廟可祔獨譜乎哉獨譜乎哉或問世有譜其出嫁之女者曰多乎哉彼則自有譜是亦以重吾宗也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堦趨謁以二婢挾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問者嘆服其家法之嚴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媍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前輩家門素風如此

黄四如曰建慶隆貴時萬石君尚無恙未再傳而孝謹衰（慶爲相時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太丘聲譽如雷公慙卿卿慙長（寔子紀爲大鴻臚紀子羣爲魏司空天下以爲公慙卿卿慙長云云）位益高名益下德渥於前而薄於後也韋孟至賢一經

始振鄒魯少子爲相殊又不及廼翁韋孟作詩諷諫楚王戊自孟五世至賢賢號鄒魯大儒後爲丞相致仕少子玄成歷位至丞相守正持重不及賢河汾家世

時傳中說勃名文章成就董董耳耳學於昔者未深

而今尤淺也

問奇類林卷之三十終

問奇類林卷之三十一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同邑黃起龍應輿
同邑游伯槐登輔
同邑昌維基東玉
兄　維藩道亮仝訂

貽訓

伯禽康叔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二子有駭色廼問于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何不往觀之見橋太高而仰見梓太卑而俯二子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他無所攷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父謀父皆周公之裔也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

裳裳者華與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

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或群魏之荀何江
左之王謝唐李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召公是似南仲大祖世濟其美也逵有文超叛鑒蘇
文忠慨焉或附曹群忘漢朱文公怖焉
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
美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父
之美易曰有子考無咎
王導之孫謐授璽于桓玄謝安之孫澹持册于劉裕
此朱子所以咲嗣守之難無忝乃祖一陶淵明而已

石蜡教子以義其子厚不從而甘心爲逆黨陳萬年
教子以諂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爲名臣張湯之爲父
而有安世之子劉歆之爲子而有劉向之父許敬宗
之爲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胄之爲孫而有韓琦之
祖人之賢否不繫於世類於舜禹朱均已見之矣
凡人家讀書忠義必有本原故貽謀貫善垂範自遠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有求
讀者別院供饌則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顏見遠死
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則常山平原之
節義有自來矣此故國所以重喬木巨室所以重箕
裘也
韓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
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
爲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
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
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袁淮正
書曾子妻將適市兒隨啼謂兒曰吾還當與汝殺犬
妻還曾子援弓將射犬妻曰向與兒戲耳曾子曰教

化始於昏若欺之何以訓邪遂射犬鄒孟軻母仉氏
軻幼時問東家殺猪欲何爲母戲曰欲啖汝既而悔
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
買猪肉以食之仉音掌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
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
之母曰迺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上堂聲
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
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

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魏曹操見孫權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五代李存勗破梁夾塞梁祖驚嘆曰生子當如李亜子克用爲不亡矣
陶淵明命子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或以爲淵明子皆不肖而愁嘆見於詩黃山谷以爲觀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皆非也蓋淵明卽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汙以

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淵明苦心語也
蘇子瞻生子自作詩云人家生子願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兒孫愚且魯無災無害至公卿或問曰愚魯何以至公卿客有荅云彼公卿者未必皆聰明聰明者未必至公卿此東坡不平語也邵堯夫四十餘始娶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余壽夭賢愚係於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若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夫四十五生子而願以大賢聽之天意有淵明之苦心無子瞻之不平矣
王仲寶少便不凡袁司徒見之嘆曰宰相之門栝栢豫章雖小已是棟梁器劉賛子弟皆稟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多鄙之此見驕慧自是習氣雖少便然
田巴奇魯連稱云魯連子迺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哉
楊津目楊愔稱云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當求之千里外秇林伐山曰駒齒未落已是龍文騕褭之中更齊飛兎

韋述是元行冲姑子性好學嘗入行冲書齋忘寢與食行冲引與之談貫綜經史事如指掌試以綴文操牘便成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晉書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北史王褒七歲外家袁昂愛之曰此兒當成吾宅相三國典要晉李滄神朗清俊邢晏曰宅相之寄良在三甥
人知李泌劉晏少時入宮中玄宗抱於懷而不知有員俶俶泌之姑子開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

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時年九歲潛求母備儒服夜升高座詞辨鋒起譚者皆屈上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廼曰半千之子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捷命中人潛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棊中人抱泌至泌與劉晏皆在帝側帝謂說曰後來者與前見迥殊眞國器耳然則泌之入宮泌所薦也泌母周娠三年寢而生泌先是周每產必困憊累日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

宋閩人蔡伯俙三歲應薦眞宗授秘書正字歷州郡至八十以列卿致仕食祿七十七年而無可紀孝宗朝呂嗣與四歲授右從政郎皇孫榮國公伴讀後亦無聞

膠東嗇夫孫性素孝一日私賦民錢市衣以歸進其父父怒曰爲吏而剝民以奉我我寧寒死不願衣若衣也促歸伏罪後性卒以廉謹稱若孫父者可謂賢父矣田子相楚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對曰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欲也子其去之田子愧造朝還金後爲賢相若田母者可謂賢母矣雖然孫性田子顧不得爲孝子哉鼂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子爲政侵削諸侯何也錯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死未幾而錯果敗嚴延年爲潁川母適見其報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遂去歲餘延年以殘刻罪死夫鼂錯之父非不若孫性之父也而鼂錯故違父教自取滅宗延年之母非不如田子之母也而延年不率母訓

身陷大辟雖有賢父母亦且柰何哉若鼂錯嚴延年者非孫性田子之罪人也耶

夫人莫不欲其族屬貴盛尤莫不欲其族屬爲天子也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遺書力勸之此皆以弟諫兄又何說耶朱全忠既滅唐其兄全昱厲聲曰朱三汝本碭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

社稷乎吾行見汝亦其族矣司馬昭初殺高貴鄉公其叔司馬孚枕帝之屍慟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武帝受禪孚堅不肯就道執陳留王之手歔欷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純臣臨終遺命亦自謂有魏貞士嗚呼前之數人以弟諫兄可謂邪正不類矣後之朱昱司馬孚弟姪爲帝已爲皇族富貴人孰不願者反能伏大義引過自責其視助惡不忠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賦非學問使然也

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温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備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温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媼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嘗有聞矣温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罵云云然則温之父賢母賢兄又賢獨温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然乎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四傳而支冑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得裔孫元亨于布衣中僅爲永興軍助教而已狄梁公曾孫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官匪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寂絕無聞尤可太息又攷狄仁傑子景暉爲魏州司馬參軍恣行暴橫人患焉遂廢梁公生祠神像宋璟五子渾恕尚並以贓敗華衞亦皆坐貪得罪廣平之風遂衰合此觀之非必其祖德之不長亦由其后嗣之不類柳玭戒子弟有云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可畏哉可鑒哉

鄧高密首翊漢光郭汾陽再恢唐祚勳名富貴相當也顧高密子十三人各執一藝以自食其力汾陽子二十有四皆驕縱侈肆而不知檢其末也追高密之美奕世顯榮詠汾陽之衰古槐疎冷何大相懸哉

前漢書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

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唐李勣疾篤召弟弼宴飲列諸子姪于下謂弼曰我見房杜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貽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撾殺毋令後世咲吾猶吾笑房杜也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珙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二公遺戒之嚴如是孝肅誠無愧色矣世勣迺以房杜爲戒哉幸其後敬業之非肖耳又按姚崇預分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噫崇之訓如此而後世竟以不類敗至爲李勣輩姍笑而毋戒焉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

唐時馬璘馬援之孫也嘗讀馬援傳至大丈夫當死邊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地下乎卒爲中興名將文宗嘗問魏謩卿家書詔頗悉存否謩對比多失墜惟故笏在詔令上送時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迺今之甘棠

唐介語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故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宋游道每戒其子士幼士慎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

唐丁度之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亦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後度嗜學至參政謚文簡杜進聚書萬卷後題云捐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裴度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似祖裴語

特易文種爲書種耳練無善常對書太息曰吾老矣
非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余家有書種堂蓋兼取
二公之說云見楮記室
蒙養正語録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曾直
誡子弟云吉翻筆墨如澡身浴德揩拭几研如改過
遷善敗筆涴墨瀆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黥其面惟弟
惟子臨深戰戰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中云吾子讀書
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

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己者往來薰染
習熟壞了人也諺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
雖淺然實切至之論
容齋隨筆云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
之腹有詩書致力於學其意美矣然所謂一爲公與
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耕鋤等語迺是
覬覦富貴爲可議也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亦云朝
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其
意與韓類也予向爲陳鑄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噫今之父兄之所以教其子弟者此耳
倪思曰昨日見莫燕堂壁間掛趙清獻碑云人皆愛
珠玉我愛子孫賢欲取愛賢爲子弟讀書齋名
世傳司馬溫公語曰積金以貽子孫子孫未必能守
積書以貽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
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馬子曰此語不能無弊恐
不出於司馬公也令夫賢而損智愚而益過金誠未
可積矣班生投筆許氏從戎書誠未可貽矣安有預
爲子孫地而顧積德以遺之者哉欒書之功不庇欒

盈王賀之德厥有莽陰德果可恃乎是故君子崇德
於明明之中爲善於昭昭之表曉曉者不使之缺皓
皓者不使之污凡以脩吾顯顯令德耳至於子孫之
成敗則俗語所謂見孫自有見孫福也詎可曰吾積
陰德以爲之計哉見孤樹裒談
王倫黨附秦檜誘致虜使爲胡銓上封事極詆後使
金割地金渝盟拘倫六載欲以爲平灤三路轉運使
倫南嚮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直道相兩朝天下
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汙以僞職敢愛一死以辱命

乃就縊朱浚謟事賈似道毎進劄子必曰某萬拜時謂朱萬拜後元兵入建寧執浚欲降之浚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經嗚呼倫耶浚耶不難於一身死金死元不免於一官附秦附賈誠爲身死而不受爾以爲么麽爲之二公貽誅固不意其有此也

唐李德裕云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蓋少習其業日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宋石介聖政錄太祖曰資蔭子弟但能在家彈琵琶弄絲竹豈能治民晉左思詠

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白樂天悲哉行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人光明膏粱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資春來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博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狗馬外其餘一無知山苗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獨君傷悲顏氏家訓曰士大夫子弟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扎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世家餘緒得一官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愚嘗合而論之賛皇之譽固出感憤藝祖之薄亦豈無因至讀太冲樂天諸詩與顏氏之訓未嘗不慨然也大都嗤貴膏素互相雄訾而丹穴鳳毛渥洼神駒與醴泉無源芝草無根未可畸

重要人亦在自樹耳樹之高岡則高岡樹之培塿則培塿世臣喬木蓋言樹也然則將爲賛皇之譽乎抑爲藝祖之薄乎是在愼所處者

問奇類林卷之三十一終

問奇類林卷之三十二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同邑黃起龍應輿
同邑游伯槐登輔
同邑昌維基東玉
兄　維藩道亮仝訂

[illegible]

辨奸佞

中朝人共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顏光祿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正卯爲甚衆莫能屈

唐楊國忠既相公卿以下莫不趍媚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氷山耳若皎日一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唐張九齡見朝士趍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請託如市甲第奢侈李湛曰此海

市蜃樓比耳豈長久計耶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鷄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趙師睪所爲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鵷鷺甘作村莊鷄犬一日氷山失勢湯燖鑊煑刀刲夫一媚勢也或以爲氷山之當皎日或以爲向火之成凍灰或以爲海市之化烏有至湯燖鑊煑則水火煎燒肌骨立盡矣

夫沙工能射影而不能射形魍魎魑魅不出於青天白日迅雷激電之下而出於陰霾昏昧之時此暗不勝明之明驗也

蘇子瞻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嘗觀如來乞食高僧解之是許大事情陶淵明饑來驅去亦自賦乞食子瞻氣豪一世所謂可陪乞食此乞食未論如來真詮定是淵明流匹決不作張九齡所云向火乞兒火盡灰冷凍裂肌膚暴骨溝中者四者可

以參悟

餘冬序録馮道作長樂老傳自叙其無耻蔡京作太清樓特宴保和殿延福宮曲宴記自明其不臣元稹作會真記鄭禧作春夢録自表其失行牛僧孺作周秦行記自陳其蕩志愚讀之不能不為之抵案而作惡也嗟夫若人者心死久矣身為之不耻言之固宜周秦行記或曰李德裕門人為之而駕名於僧孺者也

秦檜當國四方饋遺日至方滋德帥東廣為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及宴客取用異香滿室察之則自燭中來也秦大喜待之益厚鄭仲為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遺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黙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夫保宦固寵二人之計則同然一見疑一見厚蓋香炬不疑者取其善媚錦茵反以得罪者則惡其偵伺之過耳格天閣地之廣狹可得而偵格天閣人之秘謀亦可得而偵耶安得不疑是以君子惟居正無悔

秦檜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故仕于朝者多不肯求外遷有王仲荀者善滑稽一日見秦府朝士雲集待見稍久輒前白曰今日秦相未出堂諸公久伺某有一小語願資醒困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剌于門閽者告以主人不在客叱閽曰汝何敢爾凡人死者乃稱不在爾官獨無諱忌乎我必面白以治汝罪閽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宥之今後當作何語以謝客客曰爾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閽愀然蹙頞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衆咲而慙史彌遠

作相時士大夫皆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大石用一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遂被流罪二者雖滑稽語亦自摹出奸佞之態

鶴林玉露載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顓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咲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寝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

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琉璃盤九寸乃以徑尺

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頼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絶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特差大耳觀此賊檜之姦可見又有載秦檜妻王氏素陰險智能出其夫上方岳武穆獄成一日檜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畫之若有所思王氏窺見笑曰促虎易放虎難老漢何一無

決也檜翅然當其心即書片紙付入是日岳薨嗟嗟檜妻大魚誤對則檜譎進以救其失檜畫柑沉吟則檜妻竊笑以賛其決君安得不竄煬將安得不獄死耶檜之奸又過於義康之不曉事矣宋四朝聞見録憲聖太后召秦檜夫人入宮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妾進納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鯶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歎曰我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爾與上載小異并附于此

李商隱詩何人書破蒲葵扇記看南塘移樹時蒲葵棕櫚也晉陽秋謝太傅鄉人有罷縣詣安安問歸資答曰惟有三萬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執之其價數倍又王羲之見老姥持六角扇賣之因書其扇各五字老姥初有難色羲之謂曰但云右軍書以求百金姥從之人競高價以鬻秦檜在相位曹詠尹天府民間以乏見鏹告貨壅莫售日嚣而争因白之檜檜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絡繹奔而來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鏹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不敢違唯唯而退夜呼工鞲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

窘盡輦宿藏争取金粟物買大昂泉溢于市既而樣上省寂無所聞矣見客齋隨筆二事相類然謝以資斧夫鄉人秦以頤指夫有位用心則相遠矣

說林昔秦檜之當國也柄持太阿以奔走天下時曹冠以教授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讒諂爲逐客吴益以愛壻爲嬌客施全以劇辨爲俠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龔釜以治産爲庄客夏禩以出入房闥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財爲說客此九客者揩紳切齒道路側目而檜方視爲心腹爪牙可

勝僇哉檜死史叔夜雞絮哭墓前爲吊客詫稱十客云　夏祺一作丁禩爲檜壻遂書之子

李林甫爲宰相妬賢嫉能以裴耀卿張九齡在已上以李適之爭權設詭計去之若其所引用如牛仙客至終于位陳希烈及見其死皆共政六七年雖兩人伴食謟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忮心賊害亦不朝愠暮喜尚能容之秦檜則不然其始也見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至執政史才由御史檢法官趍右正言遷諫議大夫遂簽書樞密施鉅由中書檢正鄭仲熊由正言同除權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謝施郎

參知政事鄭爲簽樞宋樸爲殿中侍御史欲驟用之令臺中申稱本臺缺檢法主簿須長貳乃可辟即就狀奏除侍御史許薦舉遷拜中丞謝日除簽樞其捷如此然數人者不能數月而罷楊愿最善佞至飲食動作悉效之秦嘗因食噴嚏失笑愿於倉卒間亦陽噴飯而笑左右侍者哂焉秦察其奉已愈喜既歷歲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預告之愿涕淚交頤秦曰士大夫出處常事耳何至是愿對曰愿起賤微致身此地已不啻足但受太師生成恩過於父母一旦別去何時復望車塵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憐之使以本職奉祠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罷參政或曰胡不效楊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氣笑曰便打殺我亦撰眼淚不出秦聞而大怒遂有江州居住之命秦嘗以病謁告政府獨有余堯弼因奏對高宗訪以機務一二不能荅秦病愈入見上曰余堯弼既參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與聞秦退扣余曰比日榻前所詢何事余具以告秦呼省吏取公牘閱視皆已書押責之曰君既書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責耳余離

席辯言不復應明日臺評交章段拂爲人憒憒一日秦在前開陳頗久遂俯首瞌睡秦退始覺殊窘怖上猶慰拊之且詢其鄉里少須還殿廊幕中秦閉目誦佛典客賛揖至三乃答歸政事堂窮詰其語無以對旋遭劾至於責居湯思退在樞府上偶回顧有所問秦是日所奏微不合即云陛下不以臣言爲然乞問湯思退上曰此事朕豈不曉何用問他湯思退秦還省見湯已不樂謀去之會其病迫於亡遂免考其所爲蓋出偃月堂之上也容齋隨筆備載

范質不死柴氏生宋朝亦才幾年而止太祖因論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眞宰相也太宗亦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愼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當時欠此死者多矣而獨質爲可惜質何用此數年不死爲哉質臨終戒其子旻勿請謚勿刻墓碑其自歉固有在耶二朝野史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巳卯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

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噫是皆欠人一死者也

壽五福之一人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爲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事仇之恥不穢宋史矣故曰人不可以無年亦不幸於有年致王珦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頜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陳述爲大將軍王敦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王大將軍作亂晉明帝親征破之衆潰其黨錢鳳沈充等皆伏誅噫述不早逝將與鳳充均被大戮矣五代時蕭道成密謀宋禪褚淵實陰附之道成卽位以淵爲司空賀者滿座其從弟褚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

復有期頤之壽蓋淵以宋室顧命之臣係望中朝乃賣國賊手誠如炤論嗚呼嗣祖以得死而免身后之惡名彥回以不死而喪半生之懿行然則夭壽之數豈獨存沒所係亦賢不肖之大致也夫

漢王氏擅國王章梅福嘗言之惟劉向勤勤懇懇上封事極諫至云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爲后嗣憂昭昭甚明其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擧爲侍中爲莽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揚功

德安漢宰衡之名皆所共謀馴致攝篡卒之身亦不免魏陳矯事曹氏三世爲之盡忠明帝憂社稷問曰司馬懿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懿竟竊國柄至孫炎篡魏爲晉而矯之子騫乃用佐命勲位極公輔晉郗愔忠於王室而子超黨於桓氏爲温建廢立之謀超死愔哀悼成疾後見超書一箱悉與温往反密計遂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晉史以爲有大義之風向矯愔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邢恕嘗師伊川而竟背去爲吾道巨害鄧友龍本張南軒之門人也而去附韓侂胄且爲開邊之議蘇東坡之子過范淳夫之子温出入梁師成門下至以父事之陸棠楊龜山所擇壻也後陷范汝爲之亂坐大逆誅高抑崇龜山門人也秦檜舉之爲司業而苟合取媚不復少申程氏之學小人不可保如此

元祐間東坡在禁林張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爲公呵佛罵祖蓋欲坡薦爲臺諫也温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温公遂止尹少稷穡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吁嗟張覺老爲蘇東坡薄之於始尹少稷爲益公戒之於終可見

未來事業總屬空華過去功名終成幻泡以百年有盡之身負一生不了之愧呵佛罵祖何爲掃地噬臍奚及以此近來見解爭似當年讀書吁嗟哀哉愚嘗憶諸葛思遠名瞻初統朝事廖元儉過許德豔欲與共詣思遠德豔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若德豔者可以愧二子矣愚併論著之以爲始進晚節附炎遺臭而不知回頭一死者烱鑑

朱子語錄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温皆出入梁師成

門以父事之又有其人亦然師成妻死温與過欲喪
以母禮方疑忌其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
經在帷下矣周公謹埜語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
趨之王質沈瀛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爲戒無何質
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鬼子可駭如此
羅志仁姑蘇筆記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字深源
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浚
晦翁曾孫也晦翁爲門人語及蘇過范温蓋惜其名
父之子不宜有此而浚爲晦翁大儒之後乃有此事

彼鬼子何足道哉成化間汪直西廠用事都御史王
越特爲直所厚尚書尹旻等欲詣直屬越爲介私問
越見直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事乎越先入白旻
使人陰伺越跪床下白事竟叩頭而出旻知之直出
旻等以次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而越尤旻
違約旻曰吾自見人跪來吾不才特効之耳正德初
劉瑾擅國走其門者傾朝名刺必紅紙揭帖具官某
頓首拜稟見不知受恩之人見時又當作何體態嗚
呼哀哉出餘冬序錄

曹操征孫權使其子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
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
三矣可不勉歟出魏書陳思王傳子脩亡於穰丁夫
人哭泣無節操忿之遣歸家後操病慮不起歎曰我
前後行意於心未嘗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
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出魏畧阿瞞之勉其子
與其臨終之言如此嗟夫操何如人哉不必讀書者
如石勒輩皆知之又嘗攷操生平佻易無威重好音
樂倡優在側嘗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鞶囊以

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談論戲弄
言詞盡無所隱及懽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
皆沾汙巾幘吾聞何玄朗嘗與趙大周閒論偶及之
大周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挑擲無一刻暫休
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與之毬以消耗其氣遂
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操之舉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
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可謂善論古人者矣
曹操飲鴆酒啖野葛夏埭服硫黃鍾乳粥豈亦其所
稟異耶

孤樹裒談昔人有詠魏武帝塚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生平用智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不知直須盡發七十二必有一塚君藏屍陶九成謂其爲詩中斧鉞馬子曰不然也夫疑塚非武帝令也此詩譏之亦未盡令觀武帝遺令持姬女季豹以累四子施床帳脯精以處妓女下至分香賣履藏綬散裘之事靡不脩具獨有時時登銅雀望西陵墓田之語耳何嘗有疑塚之命哉毋亦丕承其意而爲之歟然既命之曰疑

塚矣則其真屍必不在是也直須盡發七十二何益哉何益哉

曹丕既篡漢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巳而窺聖人謂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遜讓耳丁謂不信古有忠臣孝子意正如此丁謂在中書嘗謂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者也此言見王公筆錄觀此自可知丁之爲人矣見餘冬序錄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荅或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嘗謂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漢脫語也不足可言出開元天寶遺事又一日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出通鑑林甫議事則如醉脫漢杞奸邪則令人不覺奸之爲奸如此

何孟春序錄曰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裴延齡在德宗朝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與未嘗聞者

延齡處之不疑延齡何恃而敢如此德宗非不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而親厚之此小人之所以無忌憚也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玄宗何人之祖歟而延齡敢爲此言而德宗亦不之罪宋高宗之相李綱也頗岐言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巳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爲金人所惡宜置

閒地綱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爲相而外廷之議如此臣願歸田里至於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閒亟望聖心審處上曰頫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語塞綱乃赴堂治事甚矣小人之無忌憚其何所不至也欲誣其君則不顧其君之有祖欲黨逆而排正以誣讐國則不復知有其君小人之無忌憚而敢言乃至是也是而弗誅朝無復可誅之人矣

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

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更相蹈藉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鷄犬高歡自洛陽遷魏於鄴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驅徙士民毀宮室百司及民閒廬舍長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許卒覆劉氏魏唐之祚竟爲高朱所傾凶逆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玄感之于素猶李敬業之于勣也煬武之立素勣力也其于欲撲其燎得乎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董卓郿塢公孫瓚易京皆自然的對也

鼂錯爲內史言事輙聽九卿及爲御史大夫權任出丞相右張湯爲御史每朝奏事國家用日旰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蕭望之爲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禮三人賢否雖不同然均爲非義各以他事至死抑有以致之耶

王涯舒元輿爲相時涯有從弟沐在江南者且貧跨

驢詣涯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日造門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第與涯同腰斬元輿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得免或曰沐之倖命躁之禍也守謙之幸愿之餘福豈其然哉

殷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士因附書百

許函既至石頭悉擲水中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洪喬不能作置書郵出晉書劉禹錫于秀大權門吏接書尺日數千禹錫一一報謝綠珠盆中日用麫一斗爲糊以供緘封出宣武盛事患以爲殷之宕蕩不情終愈於劉之招權廣要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悉罷中常侍小黄門使還里舍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顔色死不恨

矣子婦爲言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爲讓所殺董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和士開在武成帝世姦蠹敗國及后主嗣立宰相高叡與婁定遠白胡太后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守之以死苦言之士開載美女珠簾賂定遠曰蒙王力用爲方伯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臣出之后必有大變今已得入復何所慮於是出定遠爲青州而殺叡後二年士開雖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叡不惜隕身破家爲漢齊社稷計而張讓士開以談笑一言變如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爲墟乃知背脅瘭疽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穽養之則自貽害可不戒哉

外史檮杌孟蜀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豪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氷人耳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愚謂必能受人氷乃能不因人熱哉氷山何幾媚竈何爲

丁晉公獻大龍團茶蔡君謨獻小龍團茶歐陽公驚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錢惟演獻洛下牡丹東坡詩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黄花可見士君子立身行已一舉動不可不慎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讃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任顒二人疑其不悅徐顧任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闍蘭闍（此胡語之褒譽者）群胡同笑四坐並歡王司徒小之遇群胡亦必得其歡大之遇族敦亦

中立其事楊用修誅心之論豈其臆說其論曰唐人云秦之亡由商鞅左晉之亡由王導左晉江左之晉也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明帝以大義滅親褒之而實不然逆機殺械之萌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導不能先啓元帝潛爲之備及敦至石頭導不聞有正言規之而受其司徒之擢君臣大義社稷爲重李懐光將反而其子璀言于德宗君子以爲忠孝兩至導之于敦非父子比也而依違其間坐觀成敗得爲純臣乎敦之凶獰勢已無可柰何導又在帝左右而王氏子弟布滿中外明帝恐導攜

心内應故舉春秋大義滅親之言實以安導心而散敦黨也去大義滅親石碏是也碏子從亂碏手誅之謂之滅親可也導之於敦親非父子始也不能如李璀終也不能如石碏謂之滅親是欺天下後世矣敦之叛也元帝下詔云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既死導貽王含書猶云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故違明詔而特伸私情此非敦反乃導反也導銜周伯仁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尚登三司而導不荅敦曰若不三司便應

令僕而導又不荅敦乃曰若不爾正應誅而導又無言二人竟死夫敦之用周戴爲三司令僕欲使助巳爲亂耳導當正言爵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賞及其言應誅導當正言刑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罰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賊手以戕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而巳使敦謀幸成則導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尊臣卑如天高地下成帝幸導宅嘗拜導妻曹氏而導偃然受之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怒曰王仲弘鶩瘢耳若卞望

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耶夫瀕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之禮此趙襄子之所以賞周舍也導知君臣之義曾不如周舍乎其免于春秋無將之誅幸脫漢代傅陸之禍者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黨大盛後世猥儒曲好議論雖諸葛孔明宋岳武穆猶加索瘢而無片語疵導誰謂公論百年而定哉千年猶不定者有如此蘇峻之反導棄帝先出奔獨劉超一人侍帝及陶侃平峻導入城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郭默斬劉胤以叛導大懼勸帝大赦天下梟胤之首而以默爲西中郎將自以爲遵養時晦侃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導在江東當三大難而

狠俱如此才略可知管夷吾之稱亦溢美矣遂併及之 俱見丹鉛總錄

可人之名原是善稱或有移之以他謂者則取其稱人心意之義耳禮記曰可人也其所從者僻也蜀志曰卿自可人必能辨事皆善人之稱也桓溫過王敦墓曰可人可人敦豈善人也哉無亦敦之爲有以可溫之意者歟可人可人堪敵蘭闍蘭闍

蔡京專政日父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閒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甫入遽握父手爲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

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長洲之相城一丐兒毋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瞯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物另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盃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丐不復見夫攸亦人子也丐亦人子也與其爲攸也父孰若爲丐也母嗚呼然則人子何常之有

張嚳字柔直閩縣人蔡京延爲子弟師京子弟貴倨嚳曰汝曹曾學善走否諸生問故曰天下事而翁壞盡矣旦夕亂且作賊必先至而家何不學善走逃死諸生駭奔告於京乃就嚳請計勸京亟引正人因薦楊時可大用然已晚矣

又攷朱子語錄載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材應之愕然曰天下人材出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欲取官職去做底

人恐山林閒有人材欲得知嗚呼觀此小人終亦敗露用小人者終亦自知顧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京至是蓋雖自知其見欺於子見賣於友何益哉又安得子弟師張嚳者早與言哉嗚呼

楊升菴丹鉛云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曹社曹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爲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

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盡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騖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愼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爲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爲姦臣矣安石以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

與司馬光僉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爲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爲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僉列則是石碏與州吁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瞀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懵而知其善也爲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遍之甚矣懵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群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

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于九原而一問之邪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翘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逵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賢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

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卞和之識玉九方皐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模索其不爲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嘗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爲大臣矣噫荆公之見業以司馬諸賢爲魍魎則安得不以章呂諸奸爲忠良耶故昔人論北宋人才盡爲王

安石所壞南宋人才盡爲秦檜所擠不誣哉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生欲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唉不許而心憐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公姙娠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故語曰程師孟願死不得張安國願生不得鄙夫一至於此

王荆公爲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爲壽光祿卿巩申不閑詩什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一鴿一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侯割股以獻者時嘲之曰虞侯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荆公憐而嫁之同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再娶而悍後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侯氏妻京師爲之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章子厚爲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門人林特以詩爲壽子厚出詩云客指其誦德處歎以爲工門人頗不平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爲之既又以爲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處是甚模樣滿座哄然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太師京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遺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

蘇子瞻與章子厚遊南山抵僊遊之上絕壁萬仞岸

甚狹子厚推子瞻下潭書壁子瞻不敢子厚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子瞻撫子厚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太華山華陰郎西嶽也石壁直上如削成最著者曰蓮花明星玉女三峰而仙掌崖日月巖蒼龍嶺皆奇境也韓愈嘗賈勇而上及下則心悸目眩發狂痛哭投書與家人永訣邑令乃百計取之然後下夫子厚之履險不怖濡筆大書疑於有氣昌黎之登高心悸投書永訣幾於無養然自是真僞賢奸之辨

梁祖既有移鼎之意求賓客直言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遍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此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將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効之檜嘗食因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去吳顧雍爲人寡言動靜特當孫權亦歎服之每飲宴左右嘗恐酒失爲雍所見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余謂丈夫處世談笑言論嘗防識者在傍如顧與張原自使人心畏楊愿及樹下五六人原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譏君子而反不見容小人尤可憐也

易齋笑林唐武后有疾詔徧祭神廟以祈福消災給事中閻朝隱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郎中

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加厚賜然亦鄙其爲人唐成敬哥與姚崇有姻親崇寢疾敬哥造宅省焉對崇涕淚懷中置生雀數頭持出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忿其諛媚自茲不復接遇唐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中丞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於顏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因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自愈元忠大惡之觀三人之邪穢見絕見惡於姚崇魏元忠宜矣而至爲武后所鄙小人竟何益哉

王方慶遷左丞無他政事但不許令史驢入臺門終日迫逐時號驅驢宰相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時號縮葱侍郎趙霈紹興間爲諫議大夫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鵞鴨胡致堂時在西掖見之笑謂鵞鴨諫議嚴昇期則天時爲御史巡察江南嗜牛肉而多受金號金牛御史嘉定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對可發一笑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爲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爲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氏滅鄫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以從其實

荆公讀柳宗元傳云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用於世往往能自强求列於后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矣復何議彼哉荆公此論亦節取其文學云爾其心未見原也後觀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材豈不知趨權利之可耻哉盖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强公室特計出下下反爲所勝被禍耳故善良皆不免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而後人修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人爲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畧及之八司馬庶幾

稍伸氣矣出焦氏筆乘

丹鉛云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

金坡遺事寇萊公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之李宗諤不勝酒嘗從門扉下出得馬而走後諤爲修宮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扉下出噫寇萊公之苛酒如此幸而遇李宗諤則彼爲門扉下之出不幸而遇曹利用則身爲

雷州戶之行郎曹李賢奸之別而萊公宰相其以禮
自處與以禮處人者胥失之矣毋怪乎丁謂得籍曹
以巧卸也
宋紹聖間章惇被召陳瓘道謁之問爲政何先曰司
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
望惇不悅至則有斵棺之請果老禪師與張天覺論
元祐人材因問温公如何張曰大賢也杲曰然則相
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張曰公便不會只是後生時
死急要官做故如此蘇子瞻爲翰林林子中以言去

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
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爲中書舍
人謫二蘇誥詞極其詆訾陳了翁遺事蔡嶷與公初
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嶷爲太學生以長書
遺公論事合公議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
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
人也次年嶷以對策爲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頓異
於是媿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審賛京黨出力尤甚唐
垌劾王安石疏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
對大聲宣讀至詆爲李林甫盧杞神宗屢止之垌慷
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按宋類苑垌知諫院時
成都人費孝先爲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
落一鷄垌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
鷄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翊日抗疏
被謫時正屬八月垌歎曰射落之鷄乃我也嘗合五
人論之章惇眞以君子爲小人者也張天覺明知君
子之爲君子也者而故誣之爲小人以敓取爵位者
也林子中蔡嶷始附君子以自顯終傾君子以自固

者也唐垌始附小人以自困終逃小人以自掩者也
或爲僞君子或爲眞小人其心一也然而異哉成都
孝先之術也其天闢君子三面之網于小人一線之
路乎故君子重絕人小人戒自絕
剛成君蔡澤當秦昭王時欲代應侯范雎相將入秦
先使人宣言感怒之所對應侯反覆千餘言大氐四
序成功之旨應侯稱善立言於昭王拜客卿因自謝
病歸相印澤遂相秦翟子超爲漢侍中時尚書有缺
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大文道術以高第者補

之子超自恃圖緯天文凡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懿怪問則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酬受恩接悽愴君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於是子超對第一拜尚書夫澤之欲奪丞相子超之欲襲尚書其心一也頎澤顯宣言於感怒子超伏傾詐於受恩澤相數月即謝病歸相印當日之語似為已酬且一去足謝應候矣子超業以譎進頎以諫顯即夾輔匡正之功赫赫安帝之朝吐珠示器之疏侃

侃外戚耿閻輩之日權貴共誣幾死者數亦其自孽豈足恤哉嗟嗟名位公器安可襲取子超固善老氏者始竊位既竊名竟之位喪名名喪位譎邪愚邪故君子居易俟命

問奇類林卷之三十三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同邑黃起龍應典
同邑游伯槐登輔
同邑昌維基東玉
兄　維藩道亮仝訂

戒嗜好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惟演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厚如此王文康公曙代錢為留守御吏如東溼諸公俱不堪其憂王訶其多出遊責曰公等自比萊公如何寇忠愍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況其下者乎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王年已高若為之動卒薦永叔入館邵氏聞見録事載如此愚按歐陽歸田録云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

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見厠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爲戒此則永叔之正論而前日之對特借以譏王者也又按寇萊公性豪侈所臨鎮燕會常至三十醆必盛張樂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連數醆方畢或謂之柘枝顛蒨桃者寇萊公妾淑靈能詩萊公高會集諸妓賚賞綾綺千數

蒨桃獻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多少工夫織得成萊公爲之默然萊公痛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爲衾不可得終身不畜財產艷聲色之娛二十年寢處一青帷何數載奢儉之頓異耶豈未聞乳母言之先也然爲樞密後未必有二十年久此則不可解矣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因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啖氊蹈背出血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菴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

自禁高帝非天人與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欷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王文正公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真宗使東門司喚二人者責限爲公買妾二人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直省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旣具呼二人問沈氏器物可求否二人謝曰向

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
人如此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琵琶事見於張籍之
詩范文正慶朔堂花著于鄱陽之石刻者槩其平生
其可弗信矣乎杜祁公兩帥長安其初清儉簡薄娼
妓不許升廳服飾粗質衿至以布為之及再至筵會
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囊肚勒帛呉曾漫錄以
為公之通變乎不知何也總之利欲中人賢者不免
惜哉

避暑錄趙清獻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去輙數月

香不滅衣未嘗置于籠為一大焙方五六尺設熏爐
其下嘗不絕烟每解衣投其間謂人神氣四體誠不
可使不潔淨也洪覺範云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
墨數百觔或以為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可
也噫以二公而猶不免此甚哉一無嗜好之難也

白樂天既老乃錄家事會經費去尤物妓有樊素者
年二十餘善歌舞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之由是名
聞洛下樂天既老又病風將放之素慘然泣下不忍
去樂天愍然遂作不能忘情吟顧況有宜城放琴客
詩曰琴客宜城之愛妾也宜城請老愛妾出嫁不禁
人之欲而私耳目之娛達者也

晉獻公欲伐虢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
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
去因而伐虢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
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
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然則虞虢之君
一好內一好外也

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愛吾子今子魯囚也吾不

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
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
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臥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
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君以一言取
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哉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泣下
楚王問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遂欲棄前
所得也今臣得薦枕席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
幸褰裳趨者眾矣則臣亦猶前所得之魚且將棄矣
愚謂龍陽之泣即宋萬張貴人之囮

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盂戒酒崔駰酒箴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古之先王知酒之不可不用也又知酒之不可不禁

也故於器用之閒未嘗不寓意也六彝必有舟以舟能載物容非其量必貽沉溺之灾六罇必有罍以雷能作雲以澤萬物若霖而不止必致浸淫之災盛之以觴戒其傷也挹之以卮戒其危也觚有孤之文觶有單之義使後世之人捧其器曰其名飲其酒能知所以思患而預防之

欹器寓持盈於戒酒即孔子所問周廟宥坐之器也損齋居士銘曰漏其卮實以酒半則弗漏滿則弗受豈惟弗受併喪厥有庶幾哉宥坐之戒可以長守大抵古人酒器取義立名無非示節戒盈爵者有差等也鍾者中也卮之象危觴言傷也皆是欹器之義

齊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以爲棄身不如棄酒紹績跌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庾衮叔褒父在嘗戒衮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廼於墓前自責三十陶士行侃

每飲酒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後世酺祭廢而群飲有禁漢世有賜酺之典丘文莊謂禁民飲尚不可況導而使飲乎此言殊未當終歲勤動豈無一日之歡乎牛飲以亡殷虎酣以敗楚者酒也三爵而將德百拜以成禮者亦酒也奚可因末流之亂而廢本始之治因庸醫而廢藥因庸將而廢兵可

乎我

太祖制不立酒禁不賜酺恩但教民毋多種秫以妨民食斯則張弛之道同于文武而過于漢唐矣出丹鉛

晉人多言飲酒至於沉醉此意非真在酒蓋方時艱難人多懼禍惟托於醉可以疏遠世故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豈真好飲乎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蒯通輩

無事而獻說者且日伺其門矣而嵇阮劉伶之徒遂用此爲保身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曰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後世不知凡溺於酒者以嵇阮爲口實可笑哉

阮嗣宗以步兵廚中有貯酒數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陶淵明以彭澤有公田二頃可種秫作酒乃求爲彭澤令不知者以爲爲酒也意二公豈沉湎之徒其高志雅意固不示人姑以酒自汚耳

杜甫酒量詩才與太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酣飲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東坡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飲酒終日不過五合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爲人何也東坡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得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

古稱酒人者如山巨源飲量至八斗劉伯倫量至一石周伯仁滿甕盧植馬融傳玄劉京劉瓛魏舒柳謇馮跋俱至一石餘鄭康成鄧元起皆至一斛于定國量至數石不醉方之諸人似爲更豪唐李學士白千

鍾不醉若淳于髡一石竟醉此寓言也

晉山簡鎮襄陽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曰高陽池酈食其謁軍門衣儒衣冠沛公使人謝曰未暇見儒人食其按劍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也沛公遽延入

石能醒酒則李衛公平泉莊物也草能醒酒則開元興慶池南物也

有醉千日而始醒者中山酒也有醉十日而始醒者

枸樓國傈𣝔酒也有行千里而始醉者桂陽程鄉酒
也
魏徐邈私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
太祖太祖怒鮮于輔曰醉客謂清者爲聖人濁者爲
賢人邈醉言耳得免世說桓温有主簿善别酒好者
謂青州從事青州有齊郡飲好酒直至臍惡者謂
平原督郵平原有鬲縣言至鬲上住也
邴原性素能飲出遊學潁川汝南諸郡見師友一滴
不入口及相别皆謂原不飲酒會米肉遺之原曰本

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别遂一飲
讌楊雄字子雲嗜酒家貧人希至其門有好事者載
酒問奇字陶潛所謂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
好事人載醪祛所惑是也一别遠一問奇是無適醉
翁之意不在酒乎
酒禁自古至今大約有三變禹惡旨酒及周公酒誥
此是最初禁酒只是恐人傷德敗性至漢文帝爲酒
腑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是恐有用爲無用之物耗
米穀而遺民食已與古意不同然猶有崇本抑末之

心自桑孔榷酒之法起與往昔太相反不過榷其利
爲富國計耳隋唐皆如此大率古人惟恐人飲酒後
來惟恐人不飲酒至王荊公青苗時多張酒肆廣爲
聲樂謂之設法直欲納民於有過之地又在桑孔之
下
潘孟陽在德宗朝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有一京尹
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劉夫人知之謂
潘曰豈有爲人臣使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疋縑其
危可知遽勸潘避位柳玭嘗云王相國涯方居相位

掌利權竇氏女歸請貨一玉釵須七十萬錢王曰七
十萬錢一月俸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
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
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
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果
及於禍一閽者耳一見而三百縑一外郎耳一釵而
七十萬無妄之福其可久乎不衷之災其能免乎爲
之一慨
石崇被收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致害何

不早散之人以免其害吾以爲散之不如勿聚之爲愈也齊曹武被收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妓女耳武之歎卽崇之嘆也而又曰恨令衆輩見之武何恨於是夫既自有以致之矣

何曾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曾子劭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任愷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事見三人傳中今人但知食萬錢爲曾事耳曾食日萬劭乃二萬愷乃一食一萬窮極滋味愷又出曾上古所謂饕餮氏豈復過斯人歟出餘冬序錄

何曾食日萬錢子劭日二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數萬錢杜岐公悰日五食一食萬錢李衛公德裕至一杯羹二萬錢韋侍郎陟至厨中棄遺直萬錢元丞相載用食物椀器至三千事

蔡太師京厨婢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段承相有老婢名膳祖四十年閱百婢僅九婢可嗣法孫節度承佑一宴殺物命千數蔡京每殺鶉子輒千餘承佑每謂人今日當有小四海矣謂南蝤蛑北紅羊東蝦魚西栗皆備也尸子曰桀紂必南海之葷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

何太宰每宴不食尚方所食晉武帝令就其家取之帝幸王武子第侍婢數百人各持琉璃器供膳食蒸豚有異於常問乃以人乳飲之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悰求味獻粣及雜肴數十輿大官不及也上欲求飲食方不得後體不快悰僅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當時君臣乃爾良可咲也

齊王好食鷄跖日進鷄七十臨江王妃江無畏好食

鱝魚頭日進鯽魚三百可爲的對金見宛委

王黼爲人極好利盛時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又童貫敗籍其家得中劑丸幾千斤又賈似道既誅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官謂此物不可久留難載帳册遂輦棄湖中

宋南康公劉邕愛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擧體流血唐鄭南節度使鮮于叔明嗜臭

鱼每採拾得三五升浮于微熱水洩其氣以酥及五味熬卷餅食之云天下佳味知福建院權長孺嗜人爪甲見之輙流涎與南中犢結客卿不乃羨何以異此比于海上逐臭之夫而又甚焉者也

飲食各有所嗜文王嗜菖蒲武王嗜鮑魚吳王僚嗜魚炙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棗公儀休嗜魚王右軍嗜牛心宋明帝嗜蜜漬鱁鮧齊宣帝嗜起麪餅鴨臛高帝嗜肉膾陳後主嗜驢肉齊蕭穎嗜啖白肉膾至三斗後魏辛紹先嗜羊肝唐魏徵嗜醋芹陸鴻漸嗜茶劉伯倫嗜酒偏於癖也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嶺南人食蛇海人食鯹胡人食羶蜀人食野鼠田夷食猶青齊人食蝗虽吳人食蠶蛹蕃夷食水生局於地也

問奇類林卷之三十三終

問奇類林卷之三十四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同邑黃起龍應與
同邑游伯槐登輔
同邑昌維基東玉
兄　維藩道亮仝訂

陰陽方輿

列子杞人有憂天墜者身無所寄廢於寢食有曉者曰天積氣耳柰何而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辰不當墜也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之有光耀者縱使墜亦不能中傷其人始釋太行王屋二山高萬仞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惡而將徙之智者曰子老矣愚公曰我死有子子又生孫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可平操蛇神聞之懼告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操危慮深杞人之天可憂專心致志愚公之山可移

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

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問於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昌徙族歸殷出論衡桀爲無道湯令伊尹往視曠夏聽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鬬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乃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出呂覽愼大

西京雜記漢武帝穿昆明池見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梵人後西僧竺法蘭至衆問之云世界終盡刼火洞燒此灰是也葛洪神仙傳麻姑謂王方

平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爲陵陸耶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東坡志林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輙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山齊矣以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大禹有言生寄也死歸也老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越王告吳王曰民生於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淮南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古詩人生忽如寄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寓形宇內復幾時李白春日宴桃李園序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若夢爲歡幾何陰者讀此可以拓胸次矣彼八百老彭嗟杖晚未爲達人

逸詩曰河清可俟人壽幾何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與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

疾如箭之脫筈而期以有待也

董子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浸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揺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露則結潤而成膏此聖人在上則陰陽風雨時也

容齋曰坎位正北當幽陰肅殺之地其象於易爲水爲月董仲舒所謂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離位正南當文明赫赫之地於易爲

日爲火仲舒所謂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然而謂之陰豈非以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耶司馬正曰天是陽而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爲南正也火是地正亦是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究其極勢頗似難曉聖人無所云古先名儒以至于今亦未有論之者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覇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

德丙戌卽位而武氏已生于前二年宋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

陽氣嘘而靡草死於夏雨露之中乃有至恐陰氣吸而薺挺出於冬霜雪之後有所不忍天道且然況人其代天工者乎子華子曰朱明長嬴不能盡其所以爲溫也必隨之以揫斂之氣而爲秋玄武泫陰不能盡其所以爲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

董仲舒策天道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無用之地

天地之間一氣升降而已天以氣而敷施地以質而翕受氣升則爲陽而暑至氣降則爲陰而寒生故歲在午月暑已酷矣夏至之日氣當降而暑漸退到冬天氣大寒則地所受之氣反熱而井泉溫在子月寒已極矣冬至之日氣當升而寒漸消到夏天氣大熱

則地所畜之氣反冷而井泉涼此垢復之象所由名也驗之人身夏則外體不勝熱而腹冷冬則外體不勝寒而腹溫盖外體猶天內腹猶地也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見丹鉛

五經通義曰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宿外遠人故寒東井宿內近人故溫

淮南子云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經於隅泉是謂高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

泉爰息其烏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

日光異名日光曰景曰影曰晷曰氣曰晛初出爲旭日昕曰晞曰温曰煦日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於東謂之反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煦日温也皓日晝貌也暉日先也旰日晚也翌日明也曉日白也（纂要 說文）朝旦爲輝日中爲先（管輅別傳 答劉邠云）

陸文裕曰子者孳也陽氣至此更孳益而生故謂之子丑者紐也言居終始之際故謂之丑寅者津也津者塗之義正月之時生萬物之津塗故謂之寅卯茂也言陽氣至此物生孳茂也故謂之卯辰者振動之義此月物皆震動而出故謂之辰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皆出而起也故謂之巳午者長也明物皆長故謂之午未者味也言時物向成皆有氣味故謂之未申者身也言萬物皆身體而成就故謂之申酉者猶縮之義此月時物皆縮小而成也故謂之酉戌者滅也言時衰滅也故謂之戌亥者劾也言陰陽氣劾收萬物故謂之亥

律歷志大撓承黃帝之命占斗魁所建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支干相配以成六旬即六十花甲子也支干即枝幹干犯也屬陽故曰天干支枝葉也屬陰故曰地支干有十甲萬物甲折而出也乙萬物初生屈曲而未伸也丙萬物炳然著見也丁萬物壯實之形也戊茂也言萬物之茂盛也己紀也言萬物有形可紀也庚堅强貌言萬物堅强而收斂也辛言萬物方盛而見制也壬妊也言陰陽交而物懷妊也癸者言冬時水土既平萬物可揆

度也支有十二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丑紐也寒氣屈曲而尚紐也寅髕也陽氣欲出陰尚强而髕演於下也卯者冒也萬物冒地而出也辰伸也萬物皆舒伸而出也巳已也萬物畢布而已盡也午仵也陰陽交相愕而仵也未昧也日中則昃而陽向幽昧也申申束也萬物申束以成體也酉就也萬物熟而成就也戌滅也萬物將滅息也亥核也萬物堅核而收藏也

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

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巳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
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是謂歲陽乃十
干也閼逢史記作焉逢旃蒙作端蒙柔兆作游兆强
圉作彊梧著雍作祝犁著雍在戊作在巳屠維作徒
維屠維在巳作在戊上章作商横重光在辛作在酉
玄黓作横艾昭陽作尚章昭陽在癸作在辛
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
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
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

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是謂歲名史記作歲陰迺十二
支也攝提格格起也言萬物承陽而起也單盡也閼
止也單閼言陽氣推萬物而起也執蟄也徐舒也執
徐言伏蟄之物皆振舒而出也荒史記作芒大荒落
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之也敦盛也牂壯也
言萬物盛壯也協洽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也涒灘
言萬物吐秀傾垂之貌作噩言萬物皆落枝起之貌
閹茂言萬物皆蔽冒也淵深也大淵獻言萬物獻於
天深於藏蓋也困敦言萬物初萌混沌於黄泉之下

也赤奮若言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若其性也以
歲陽歲名合之閼逢攝提格迺甲寅歲也旃蒙單閼
迺乙卯歲也柔兆執徐迺丙辰歲也彊圉大荒落乃
丁巳歲也著雍敦牂迺戊午歲也餘可類推矣
爾雅又有月陽月名併錄之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
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巳曰則在庚曰窒
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正月爲陬二月爲如
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
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

爲涂鴻烈又無所解
甲巳歲土運統之乙庚歲金運統之丙辛歲水運統
之丁壬歲木運統之戊癸歲火運統之
律歷志協之五行則角爲木商爲金徵爲火羽爲水
宮爲土
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
家語五行更王終始相生淮南子曰木生于亥壯于
卯死于未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也土生于午
壯于戌死于寅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于丑也水生

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也

序錄五行人恒言以金木水火土爲序按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則以五行之相尅者言之洪範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則以五行之生數言之（五行以質而論其生之序）月令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則以五行相生之序言之（此乃五氣順布四時行之序）六十甲子惟金木有自然納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爲納音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也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

金而生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先後不同義各有主今人恒言其不又各有據歟

宋黃河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鹹鹹温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是皆物以極而反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

陰陽書五行十二位以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絶胎養配於子丑十二辰爲五行之終始具會漫錄謂五行無絶理蓋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諸四絶曰巳爲水土絶申爲木絶亥爲火絶寅爲金絶五行本乎陰陽陰陽一日不可無五行其可絶乎唐李鼎祚脩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論五行一曰水其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

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木則曰其系包在申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其無絶理明甚黃帝經五行十二變篇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官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委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晝運齊日夜

運樞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盖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晝夜之道固無絕理經盖系包兩字從人傳寫失真合而爲一耳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系包所以成胎也並見亭錄

范育曰日出於卯卯之屬爲兎而兎之宅廼在月中月出于酉酉之屬爲鷄而鷄之宅廼在日中是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

續禮儀志冬至日鑽燧改火夏至日浚井改水然則

古人水火皆改所謂陰鑑陽鑑是也

丹鉛云與日同度謂之朔邇一退三謂之弦衝分天中謂之望光盡體伏謂之晦同明相併異明相消謂之交蝕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盖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九日驅馳一日閑白樂天詩公假月三旬此廼唐制而今猶襲用之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爭辨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一兒曰我以日中時近日初出時遠一兒曰日初出時如大車輪及中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凉凉日中時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凉乎孔子不能决兩兒笑曰丘孰謂汝多智乎晉明帝幼慧元帝常置膝前屬長安吏來帝問曰與長安孰近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明日宴羣臣又問對曰日近舉頭見日不見長安此即兩兒爭辨之意

廣海冬熱者由冬日南行正當戴日之下故熱朔北

夏寒者夏日雖北行然朔北直當陰山之背處日光斜及故寒由此觀之南北寒熱亦由於日也又日月光之所照經八十一萬里至冬日南行三萬里至夏日北行三萬里春秋東南之行亦如之日月之光不至則萬物寢息

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曜四曰海重潤

春秋感精符曰人君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

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身長千里人面虵身赤色又名燭龍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往照天門云

正義貫索九星在七公前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强故天官書賤人之牢占星悉見則獄事繁不見則刑務簡動搖則斧鉞用中虛則改元口開則有赦閉口及星入牢有自繫死者

爾雅須女謂之婺女注云須女賤妾之稱主布帛裁製嫁娶若水守之萬物不成火守之布帛貴人多死

土守之有女卒金守之有兵起

星有名離瑜者離圭衣也瑜玉飾皆婦人之服星也微則後宮儉約明大則婦人奢

欃雲如牛槍雲如馬

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注云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天子奉御官也其動策馬則兵騎滿野客星守之則津橋不通金火守之皆兵之憂也

天官書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注云比地近地也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爲人主壽命延長之應常以秋分之曙見於丙春分之夕見於丁不見人主憂也一說作見於丙沒於丁又火星季春出於辰季秋伏於戌

漢天文志注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熒惑主井鬼柳星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主奎婁胃昴畢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

天文志歲星主泰山徐青兗熒惑主霍山楊荊交鎮

星主嵩山豫州太白星主華山梁雍益辰星主常山冀幽并

列子曰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温風徐回草木發榮命官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

易緯通卦驗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脩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辯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禮

四鄉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道化成萬物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又服虔曰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條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凉兌音金其風閶闔謂之八卦風

爾雅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凉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風與火爲庉迴風曰飄日出而風曰

暴陰而風曰曀風而雨土曰霾注云頹暴風從上下也猋暴風從下上也庉炖炖熾盛也飄旋風也又拾遺記崑崙山有四面風東南西北一時具作

宋玉風賦清清冷冷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中唇爲胗得目爲䁾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劉向說苑吳王欲伐荆曰有敢諫者死舍人少孺子者欲諫不敢乃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朝王曰子何來露沾其衣如是對曰園中有樹其端有蟬蟬高居悲鳴吸風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曲跗欲取之而螳螂又不知黃雀在後延頸欲啄之然黃雀又不知臣操彈丸在其下臣但知彈雀不覺露沾衣如此者爲貪其利而不思後患也王曰善哉遂罷兵

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之見喜氣也又韓退之慶雲表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

伐山云紫蜺以象小人裔雲以象君子言紫蜺當刋

裔雲當慶也

易通卦驗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如水波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繒寒露正陰雲出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上如羊下如蟠石

史記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火周雲如輪秦雲如美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倉又淮南子曰山雲

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涔雲水波

王充論衡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育長萬物爲出入也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人君之象也五行志雷入地則孕毓根荄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

太公兵法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瞑目又公孫子曰掣電無停光疾雷無餘聲雷從囘電從申陰陽以囘薄而成雷以申洩而成電也出伐山

晉干寶搜神記孔子作春秋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有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長三尺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春秋孔演圖霓者斗之亂精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爲踈誕中間僅以畢昴二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北不過綿亘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其地不知幾中國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國僅可配牛女二星而已鄭樵仲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以爲南贍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

淮南子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山海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

淮南子曰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蠬膲火上蕁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

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又曰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辨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珥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暈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

初夏五陽用事云乾爲飛龍草木至此已爲長旺然則必至極而始收斂則已晚矣故康節云牡丹含蘤爲盛爛熳爲衰蓋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淮南鴻烈曰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
知燥溼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
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
丹鉛云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
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
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
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
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
漢高元年冬五星聚東井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

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宋太祖乾德五年三月
五星如連珠在降婁之次竇儀謂楊徽之等曰丁卯
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
丹鉛總錄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于史記按
其說曰東南神州曰旦土(旦音與晨同) 正南卬州(隋書作迎)曰
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隋書作拾州) 曰开土正
中冀州曰白土西南桂州曰肥土西北玄州(隋書作營州)
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尸子作咢忌土) 正東陽州曰信土
其言本荒唐漢人作河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代郊
天遂以其名入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
其崑崙統四之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
表蓋神農之九州也(桂洲一作桂州營州作宮洲近是宮與玄相近未知孰正)
汲冢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
獻遠方之物事寔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坊所有
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于是
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伊慮九夷十蠻越漚剪
髮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鰂之醬鮫瞂利劍爲獻正
南甌鄧桂國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

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閼耳貫胸
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
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戎翟匈奴樓煩月氏東
胡請令以槖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
善
道經曰海外蓬萊閬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之山
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爲發生之首上有碧霞之
闕瓊樴之林紫雀翠鸞碧藕白橘主歲星之精居九
氣青天之內矣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

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紫草紅芝霞膏金醴
主熒惑之精居三氣丹天之內矣三曰麗農之山天
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三素之城玉
泉之宮瑤林瑞獸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內矣
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
瓊樓寶闕金液龍芝主辰生之精居五氣玄天之內
矣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
心形如偃盖東曰樊桐西曰玄圃南曰積石北曰閬
苑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池翠水金井玉彭主

鎮星之精居于中元一氣天中焉
首山在襄城史稱天下名山八而三在夷狄五在中
國皆黃帝所嘗游首山其一也
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
海北海之別有瀚海猶五岳之外有五鎮也見伐山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
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
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
五嶺之第三嶺也在真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

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
榮注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
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
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
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
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
嶷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
又不同併志之于此又嶺南之地曰五管乃統治之
名猶南中之六詔也曰廣管曰桂管曰容管曰邕管

曰瓊管白玉蟾瓊州人其文集在瓊曰瓊管集在閩
曰武夷集今作瓊琯非也
黃河九曲其說出河圖絳象今錄于此河出崑崙山
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
地契上爲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
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
首名地根上爲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
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
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

重山千里東至維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
至太伾山名地肱上爲輔星八曲也北流過浲水千
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
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盖乞兒馬出及必赤
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
源志與禹貢一一皆合俱出丹鉛
陸文裕曰黃河水異凡立春後凍解候水初至凡一
寸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水信二月三月曰桃花水
春末曰菜花水四月末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六

月中旬後曰礬山水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苗水
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
凌水非時汎漲曰客水其勢移徙橫注岸如刺毀曰
劄岸漲溢踰防曰抹岸掃岸故朽潛流剌其下曰揚
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曰淪捲逆漲曰下展順漲曰
下展直流中屈曲屈橫射曰陘窔水猛驟移其將澄
處望之明白曰拽白又曰明灘其汨起處輒能溺舟
者曰篤浪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
土頗爲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又攷丹鉛
曰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
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
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漕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
感凌水見九州記此與上同惟二月白蘋水十一月
走凌水互異耳
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暘谷之際渴欲
得飲赴河飲不足將走北飲大澤中未至道渴而死
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返
三舍虞公與夏戰日欲落以劍指日日返不落

今人正五九月不上任唯京朝官則不拘也在唐宋
亦然按戴植鼠璞云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寶鏡照西
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州
唐人以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
不上官盖新官上任必有大宴既禁屠宰不便故也
宋以是三月食素誦經已可咲矣今於正五九月不
斷屠宰但不上任豈非因襲獘然耶又一說以正五
九月建乃寅午戌屬火臣音爲商商屬金恐火之尅
於金故忌之是又一說

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於內則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撫漢以來言之高祖以丙午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年為丁未長星見蚩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屠夷死滅不可勝數及於巫蠱之禍太子子父皆敗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復廢一歲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為丙午丁未王氏方盛封莽為新都侯立趙飛燕為皇后由是國統三絕漢業遂頹雖光武建武之時海內無事

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劉淵亂華之釁正是歲也殤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東漢政亂實基於此威帝終於永康丁未孝靈繼之漢室滅矣魏文帝以黃初丙午終明帝嗣位司馬氏奪國兆於此時晉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毒亂此其源也東晉訖隋南北分裂九縣飆回在所不論唐太宗貞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代宗大曆元二大盜初平而置其餘孽於河北強藩悍鎮卒以亡唐寶曆丙午敬宗遇弒太和丁未是為文宗甘露之悲至於不可救藥僖宗光啓之際天下固已大亂而中官劫幸興元襄王煴僭立石晉開運遺禍至今皇朝景德方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神仙宮觀之役崇熾海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憒亂宗祧靖康丙午都城受圍逮于丁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總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容齋五筆之論如此則天地氣運亦自有定數矣先事預防盡人回天責不有在耶

卮言云每見史傳稱百六陽九而不得其說按洪景盧續筆云以曆志攷之其名有八初八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七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太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然則陽九即當承百六而言所謂災歲蓋不止陽九也愚攷景盧此說蓋錄前漢律曆志而減其文耳志曰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

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
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
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扈言不引漢
書全文而引景盧續筆豈未見律曆志耶志有二陽
九一陰九今引景盧初八元百六曰陽九下即曰陰
七是少一陽九而陰七則陰九字之謬也表出正之
若張世南所載太乙肘後備檢亦或一說而非漢志
本意
舊聞宮漏有六更鼓不知何代而歸田詩語載汪水

雲叙亡宋事有鼎亂傳籌殺六更之句豹隱紀談載
楊誠齋詩曰天上歸來已六更固知宋事不知何有
六更也後見蟫精雋云宋內五更絕梆鼓遍作謂之
蝦蟆更其時禁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如方外之
攢點即令之發擂耳宋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
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嚴鼓鳴鍾殊
不省庚與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
十七年宋亡而希夷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延祐
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迺宋少帝趙㬎子我
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劉尚賓庚
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是觀之則宋祖
命轉六更數亦不爽攷開元遺事宮漏有六更人君王得晏起則六更非始於宋
王伯厚曰大戴禮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
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
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大康失邦始日食曆家謂
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
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
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諉之數按此則自古以來日

食盖三變矣二帝之世不食其後人事感召則食尚
不可預知後世則食有常期而術家皆得推測矣然
慈湖說恐亦無據
又方輿稱紀來歷多不可攷者如淮北沔陳汝南南
郡爲西楚彭城以東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
豫章長沙爲南楚此三楚也見史貨殖傳蘇州爲東
吳潤州爲中吳湖州爲西吳此三吳也見地理指掌
圖魏斯趙籍韓處共滅范中行氏分其地今爲山西
北直河南三處三晉也見資治通鑑章邯爲雍王王

咸陽以西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爲翟王
王上郡三秦也見史記項羽本紀今往往用之然謂
蘇爲三吳湖廣爲三楚山西爲三晉則太大至謂陝
西爲三秦則縱廣不三百里似太小不可考矣
閩崇安武夷山高峰三十有六道書第十六洞天傳
有神降此自稱武夷君上爲幔亭峰又名鐵佛障巖
政二年中秋夜武夷君宴鄉人於此建幔亭設寶座
施紅雲裀紫霞褥呼鄉人爲曾孫又列仙傳籛鏗二
子長曰武次曰夷又莆陽有九鯉湖傳漢何氏九兄

弟煉丹于此丹成各騎赤鯉仙去或曰何氏即從淮
南王授枕中鴻秘者山之九曲湖之九漈至今絕勝
而武夷君何氏仙來歷不可攷

問奇類林卷之三十四終

問奇類林卷之三十五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同邑黃起龍應輿
同邑游伯槐登輔
同邑昌維基東玉
兄　維藩道亮仝訂

譜族姓氏

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

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
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郯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
鄭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
見晉語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
如指諸掌 鄭漁仲曰世本公子譜二書皆本左傳
餘冬序錄云古者重原家世剡子之言著於左史魯
衆仲輩善論姓氏見稱于國宗派之傳族指之緜疎
戚父近昭穆尊卑之列固不容無考也籍談不識其

先而郭崇韜乃妄哭他人之墓取譏當世何如哉
通志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氏合爲一於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姚嬀姞妘婤姶妊嫪之類是也見楮記室
楮記室古者受姓受氏以族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世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

士去墳墓子孫猶挾譜錄以示所承而閥閱顯者至賣婚求財汩喪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爲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靡常産之拘忘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訖無考按冠冕皂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
究委餘編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榮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李冲女亦爲夫人詔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自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其舊爲部落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給事以上及品登王公者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俱爲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俱爲族令司空穆亮尚書陸琇等詳定務令平允因下詔爲六弟聘室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咸陽王禧聘故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聘故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聘榮陽鄭平

城女潁川王雍聘故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聘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聘榮陽鄭懿女衆議以薛氏爲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閤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唐貞觀中上命吏部尚書高士亷黄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芬中書侍郎岑文

本撰氏族志上之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替苟乞族欲爲婚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命士亷等偏責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眞僞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襃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爲九等士亷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盖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

卬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依托富貴棄亷忘恥不知世人何爲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勳勞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爲昏多輸金帛爲彼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差訛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於是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高宗顯慶四年改氏族志爲姓氏錄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

氏本望奏遣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官品高下爲準凡九等士卒以軍功致仕五品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初太宗命氏族志山東著姓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勳臣家不議其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皆盛與爲昏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壬戌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

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數然族望爲時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爲昏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

嘉話錄云柳宗元與劉禹錫同登第題名於慈恩寺塔談元茂秉筆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客人莫知之元茂閣筆請辛族望辛適不在柳曰東海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何所不容辛至問其望曰渤海衆大笑梁史云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

者目窩問君是誰後答曰于騫後目窩掩口笑曰遥
遥華胄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凡方姓貴人皆認
爲親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父戲者
笑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
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楊巨源贈詩
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
戶東園友聞載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
獘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退而
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彼何人邪翁曰

其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
廣耳客大慙愚謂方之好自矜門地楊之能說人門
戶終不能無慙於君族未廣之一言故曾南豐修家
譜自以先世乃曾點之派歐陽文忠公否之茫茫渤
海遥遥華胄將誰欺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也

歐陽公族譜取法史氏之年表蘇老泉族譜取法禮
家之宗圖黄山谷族譜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
明者悉畧而不著蓋慎之也後之爲譜者當錯綜而
憲章焉可也見綠雪亭 按南豐曾氏自叙其譜遡漢
都鄉侯上接國公所自出廬陵歐陽氏非之而歐陽
氏譜世經人緯本漢史年表自高[illegible][illegible]而唐初至唐
末黄巢幾三百年譜著詢至琮僅五世唐末至宋仁
宗一百五十年著琮至萬之則閱十六世龍門子又
非之故歐陽氏有異法合其法者惟眉山蘇氏允明
所爲倣宗圖也而山谷黄氏則第譜其知者明者畧
其遠者疑者最爲得之

五代史云郭崇韜爲樞密使用事宰相豆盧革諛之
曰公姓郭豈汾陽王裔耶崇韜曰因遭亂失譜牒嘗

聞先人言才距汾陽四世耳華曰然則固從祖也崇
韜嘗過汾陽墓哭拜焉夢溪筆談云狄青爲樞密使
有狄梁公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
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
厚贈而遣之一拜墓下一謝畫像識見相越如是

鄭浹漈謚議曰堯取壘土以命名舜取穠華以命名
禹取于獸湯取于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是非已之
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人

臣生而謚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
是人君生而謚也
攷唐宰相世系表書漢氏起家之自晉士會適秦歸
晉有子留於秦因爲劉氏秦滅魏徙大梁生彇徙沛
生仁號豐公生煓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郊邦季即
漢高祖又嘗讀東漢書馬援傳援重合侯通之後竊
疑重合侯乃莽何羅之弟莽與馬何時改易及再讀
西漢武帝紀孟康注重合侯本姓馬至明德馬后惡
其先有反者易姓莽其事即在漢書中曹操本姓夏

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操後遂不復姓盖人有
以讖緯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
官盡言曹也至吏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
因此不復姓漢高祖爲晉士會之後馬后爲莽通之
後曹操爲夏侯之後後世絕罕有知者
淮南王英布犯法黥後至有國遂稱爲黥布五季周
行逢爲三鎮節度使加侍中宋狄靑爲使相俱少嘗
黥面貴而不欲去其文今人但知狄而不知周也刖
而至將相者孫臏司馬臏自刖者鬻拳自宮者豎刁

出宛委餘編
有舉孝廉而爲人主者魏武吳大帝也狀元及第而
爲人主者夏主李遵項也
范睢傳睢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盖不知秦先時
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
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
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我爲丈尺
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
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

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
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乆矣雎入秦而
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雎冐其名以
誑鄰國耶
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衛主雍睢雍睢姓名也與癰
疽聲相近至趙岐時傳誤東坡嘗攷正之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
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
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騧隨音馱騧音窩一韻也周人

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出丹鉛總錄、
弇州云王胡之五世仍之字胡之茂之裕之瓚之秀
之余考南史王裕之字敬弘避武帝諱以字行裕之
三子長恢之次瓚之次昇之瓚之子秀之昇之子延
之昇明末爲尚書左僕射江州刺史延之子綸之歷
侍中都官尚書自敬弘至綸之皆方嚴僉兢日乃見
子孫蓋家風也按此則胡之亦六世仍之字矣三世
仍之字者又有王韶之父偉之祖羡之王韶之父隨
之祖耆之見南史王歆之父肇之祖尋之見宋書二

世仍之字者宋書劉穆之子憲之齊書褚秀之子湛
之劉績曰孔氏自子思以下同用子字子思之子子
上子上之子子家子家之子子京子京之子子高子
高之子子愼子愼之次子子襄然則王氏之之奚足
訝哉
魏安童之父名屈子亦名屈周厲王名胡而釐王名
胡齊衛穆公名遬而成侯亦名遬鄭武公名掘突而
厲公名突湯名乙玄孫之孫亦名乙孔子曰易之帝
乙以名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見乾

坤鑿度蔡文侯名申昭侯亦名申君商巫咸之子名
賢則所謂不諱嫌名也
羅泌曰虞仲之孫實曰虞仲周章之弟漢趙王曰如意而
廣宗又名之唐義成曰琮而奉天又名之鬱林曰恪
而建王又名之以王氏一譜而有兩渾昶子戎父兩愷茂仁
君夫兩綏愉子戎子兩乂緒父衍父兩澄濟弟衍弟兩處仲還湛兩安期
含子湛子它族又不足言矣
羅泌曰漢兩龔遂俱爲郡太守兩京房俱明易灾異
愚按韓退之所交賈島進士爲僧號無本一號佛印

蘇東坡佛印禪師姓賈實進士是兩進士兩佛印兩
賈姓交韓蘇兩文人眞奇事也
宋有蔡京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虐誅京始末見雲漢議此
姦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臣名
氏之同者君兩會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兩毛遂見西京雜記
員半千詩用之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爲相守正爲梁冀所殺故椽
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
勢專歸宦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有帝

欲不諦之語桓帝得奏震怒逮雲下北寺獄弘農五
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
愈怒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爲李杜
靈帝再治鉤黨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
杜齊名死亦何恨謂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
時著名故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
四李杜云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於蕭
頗莽毋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

太后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
見於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
見於范蠡飲醇酒美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
於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
韓信不知范蠡以此語越人不知佞人爲誰人知唐
太宗以此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嘗以此語高歡
聖主時投水人知有卞隨務光而不知有北宮無擇
騎青牛人知有老子而不知有封逹生空乘人知有
伊尹而不知有孔子出史商註并春秋孔演圖詳載博物類上卷白魚
入舟人知有周武王而不知有宋明帝河漸冰合人
知有漢光武之滹沱而不知有慕容德之黎陽鳳雛
號人知有龐統而不知有顧邵獻胙加毒以讒賜死
人知有晉獻公子申生而不知有秦孝文王子西蜀
侯惲思妾命方士致魂人知漢武之於李夫人而不
知宋武之於殷淑儀治阿譽聞而阿不治人知有齊
威王之大夫而不知景公之晏子夢厭求相人知高
宗之傅說而不知文王之臧丈人題壁作龍蛇歌人
知有晉文之介子推而不知晉文之舟之僑秦許楚

地而背之人知張儀之於楚懷王而不知馮章之於
楚王先食不死之藥而巧言以免死人知方朔之於
漢武帝而不知中射之士之於楚王一字直百金人
知淮南子而不知公孫子承相弘著妻棄夫人知朱買臣
而不知太公望沆江負父屍人知有孝女曹娥而不
知趙祉女絡掘地得石槨人知有滕公而不知有衛
靈飛廉有竹不問主人知有王徽之而不知有袁粲
倚柱讀書雷震不輟人知有夏侯玄而不知有諸葛
誕獲偷侍兒人試文不殺因以賜之人知有楊素之

於李伯藥而不知有蔡興宗之於孫敬王侍婢環執
飲饌人知有王武子而不知有楊國忠孫晟國忠晟
又俱號肉臺盤羊羨不徧致敗人知華元之於御斟
而不知中山王之於司馬子期乳生湩人知有元德
秀而不知有李善絲衣娛戲人知有老萊而不知有
伯瑜知囊人知有晁錯而不知有樗里子曾匡讀易
至損益而歎人知有向平而不知有孔子佩六印人
知有蘇秦而不知有欒大以石爲虎射之没羽人知
有李廣李遠而不知有能渠子又王充論衡云是養

由基亢以由基射晉侯中目而不能殺之爲辨極可
笑射楚王中目者呂錡由基以一矢射錡伏弢而死
也逐兎墜馬拆肋而殂人知齊主高演而不知燕王
慕容皝倒用印人知有叚秀實之阻朱泚而不知有
李崧之安蜀一日殺二義士人知有袁紹之於臧洪
陳容而不知有張敬兒之於邊榮程邑之能使人主
前席人知有賈誼而不知有商鞅蘇綽飲千日酒至
期發塚而醒人知有劉玄石而不知有趙英御屏隅
座人知有漢鄭弘第五倫而不知有吳紀亮紀隲杯

中蛇影人知有樂廣而不知有南皮令應郴樂弓應弩殺
孝婦大旱三年人知有前漢之東海而不知有後漢
之上虞萬石君人知有石奮而不知有秦襲張文瓘
留犢事人知有時苗而不知有羊扁食脫粟人知有
公孫弘而不知有晏嬰錢神論人知有魯褒而不知
有胡毋氏成公綏記半面人知有楊愔而不知有應
奉陳蕃下榻人知有徐穉而不知有周璆雪中高臥
人知有袁安而不知有胡定夢贈筆人知有江淹而
不知有王彪之王珣紀少瑜陸倕李白和凝馬裔孫

其事稍異噀酒救火人知有欒巴而不知有樊英邵信臣
郭憲佛圖澄成武丁人水淺蛟人知有周處而不知
有澹臺子羽荆佽非菑丘訢羊車游後宮鹽水灑地
人知有晉武而不知有宋文御膳中有髮自數三罪
以免死人知晉平公之庖人而不知光武之陳正因
病嘗糞人知越王勾踐之於吳王夫差而不知郭弘
霸之於魏元忠以酒賜妬婦飲之無恙人知太宗之
於房玄齡而不知莊宗之於任圜即席盡器飲酒歸
而尚醒稱所得器人知裴弘泰之於裴鈞而不知潘

吮之於朱梁太祖下第獻燕詩座主以明年登第人
知有章孝標而不知有于化成刻石高山深谷人知
有杜預而不知有顏真卿賜行酒炙人知有顏槃而
不知有何遜陰鏗一箭落雙鵰人知有斛律元而不
知有招拔幹高駢錦纜事人知有隋煬而不知有苻
寧然脂膏爲燭人知有董卓而不知有滿奮還帶陰
德至相位人知有裴中令而不知有白中令少孤門
生廢蓼莪人知有王裒而不知有顧歡發塚類遠祀
貌人知有蕭穎士之於鄱陽王而不知有吳綱之於

長沙王入山妻二仙女久而歸人知有天台劉晨阮
肇而不知剡縣之袁百狠碩因食辦勞薪人知有荀
勗而不知有師曠强索妾人知有孫秀武承嗣而不
知有阮佃夫聞鼓角聲加敬人知有范雲之於梁武
而不知有到仲舉之於陳武告靈不仕人知有王羲
之而不知有何偃逼它心觀人知有忠國師之於大
耳三藏而不知有普寂之於柳中庸祭賽忘書刀在
廟鯉魚爲送人知有馬當山之王昌齡而不知有宮
亭湖之估客奕棋覆局人知有王粲而不知有到溉

製千字文人知有周興嗣而不知有蕭子範贈柳妾
人知有韓翃而不知有李還古即位御床陷地人知
有桓玄而不知有侯景誤食澡豆人知有王敦而不
知有陸暢殯逆旅書生人知有王忳而不知有鮑子
都廖有方橋神貌醜以足潛畫之人知有定州之張
平子而不知有忖留神之魯般駱駝負水餋魚軍中
人知有宋孫仁祐而不知有隋虞孝仁殺負心僕人
知有張詠而不知有柳開金蓮歸院人知有蘇軾而
不知有王珪愚又孜十四月而生人知弗陵與堯同

而不知其父武帝又不知堯以前人率十四月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祍宮壁魏
文侯出言而不當師經舉琴而撞之中旒潰之一見
淮南子一見劉向說苑燕太后不敢以少子質齊因
陳翠愛少子之說而許趙太后不肯以少子質秦因
左師觸龍愛少子之說而許一見趙世家一見戰國
策（詳宮闈類）高齊神武不貴慕容紹宗以留文襄唐文皇
暫出李勣以留高宗俱見本紀申鳴援桴而進戰爲
賊殺其父功成而自殺趙苞援桴而進戰爲賊其母

功成而歐血死一見說苑一見後漢書醫緩胍晉平公而曰君之病在膏之下肓之上秦武王示扁鵲病而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上謂皆以色致也一見左傳一見戰國策東方朔知赤物爲恠哉飲酒十石李章武知鐵斧爲厭物飲血三斗一見搜神記一見酉陽雜俎懐素習書盡數畝芭蕉鄭虔習書盡數屋柹葉俱見法書錄孫臏臏於魏而爲齊師司馬喜臏於宋而爲中山相一見本傳一見呂氏春秋王濟以錢千萬與王愷賭射八百里牛一勝而探牛心爾朱

問奇類林　卷之三十五　譜族姓氏　十八

文略以好婢與高歸彥賭射千里馬一勝而截馬頭一見晉書一見北齊書鄂千秋明蕭何功高立封侯公孫戎明樊噲不反立封二千戶一見蕭何傳一見王莽傳兖州刺史李恂郡園小麥胡麻悉付從事楊州刺史費遂郡園小麥胡蒜悉付從事一見東觀漢記一見謝承後漢書孫權得諸葛恪而以老乘熟龜精張華得雷煥而以老乘辨狐精一見搜神記一見集異志漢郭林宗遇雨巾角折人遂爲折角巾周獨孤信馳馬帽微側人遂爲側帽一見後漢書一見北史嚴畯爲吳大帝誦孝經仲尼居張輔吳昭以爲鄙生請誦君子之事上章陸澄爲齊武帝誦孝經仲尼居王衛軍儉以爲傳而寡要請誦君子之事上章一見吳志一見南齊書吳大帝夢人以筆點額熊循賀以爲當作主齊文宣夢人以筆點額王曇哲賀以爲當作主俱遂卽位一見吳祚國統志一見齊書魏文帝爲王時夢日墮地分爲三分已得一分納懐中陳文帝微時夢亦然後俱爲三分之主一見談數一見陳本紀張茂先白鸚鵡夢爲鷙鳥搏楊太眞白鸚鵡

問奇類林　卷之三十五　譜族姓氏　十九

亦夢爲鷙鳥搏一見異苑一見明皇雜録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初看云浪虛得名次日看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其下十日不能去閻立本見張僧繇畫亦然見宣和書畫譜楊司空素出見客挾侍姬紅拂因奔李靖郭太尉子儀出見客亦挾侍姬紅綃因奔崔氏一見虬髯客傳一見崑崙奴傳二人又皆劍俠也

五月五日生者齊相國田文漢大將軍王鳳太傅胡廣晉將軍王鎭惡皆極顯貴其次文學則崔信明孝子則紀邁故不足信也

西漢義士人知有蘇武不知有馬宏東漢高士人知有嚴光不知有牛牢按漢書匈奴傳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乃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然昭帝時蘇武歸漢與官屬常惠等奉太牢見武帝廟是時馬宏獨不與何也史氏又不爲立傳而官爵世系皆無可

考惜哉又按皇甫謐高士傳牛牢字君直魏郡人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又詔州郡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不識後漢書逸民傳傳周黨王霸嚴光何以不及牛牢假令皇甫不爲傳不幾泯泯終耶嗚呼滄桑幾變雲物頓移千古而下義士高人身膏斧而名草莽者又獨馬宏牛牢哉爲之三慨

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后論語顏路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既在回之前孔子亦當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則孔子卒時子思應不甚幼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問答之語其證也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然孔叢子載繆公薨時子思居衛孟子亦屢言繆公之於子思此兩人同時

則年表亦誤矣宋高似孫子畧　明宋景濂益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繆公同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問答之事安得有之予謂既信壽六十二之說即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憂貧之後矣伯魚先孔子而卒子思又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何也書傳年月牴牾如此者甚多不可勝舉

漢書蔣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

子因攄此以子糾爲桓公之兄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爲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爲之諱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

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允此又皆子糾爲兄與當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决

高帝起於微不知族世且親莫如母不知其姓但謚昭靈后而已近莫如太[illegible]但以居豐呼爲豐公如此則漢家祖禰可謂荒唐矣高祖即位之後採諸儒之言況祀其先所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其義爲范氏仕晉故用晉巫以祠仕晉者武子之後留秦故用秦巫以祠留秦者隨魏遷梁故用梁巫以祠遷梁者後居于豐故用荆巫以祠居豐者豐荆地也夫天子之祀必世代歷歷遠近有差昭穆有別或壇或墠有毀有遷猶恐其濫漢家之祀其先也如此不知所自出多方以侈中亦足嗤哉漢儒又從而推之以陶唐爲火德漢承堯

運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者又何耶

五終

續問奇類林序

自道憲氏問奇類林出我于洛陽紙貴非何家樓下種物而一時能讀是書者足令腹枵者便口吃者利筆禿者吐焰生花道憲之

聲名益騰騰滿長安道上說者謂自昔偉人哲士大是窮愁著書予知道憲非然孔曰博文孟曰博學聖賢之學固如斯矣世之為類書者寔繁有徒如道憲之所為類者其取物也獵其辨別也審其編摩也無問寒暑晝夜蓋嘗嬉笑而類怒罵而類戲呼而類即謂一生精神命脈盡在是書無不可者乃道憲氏之

作人固不敢先人亦不肯後人試取向來諸疏諫弁象賢舊錄如近所錄尚友忠義諸編讀之以視昔之偉人哲士豈其陽慕之而浮好之耶容有嘲予者曰

予非道寃氏何以知道寃且認當校書之名亦且云佳予謝曰若不見鬻書者要乎其所鬻書某佳能售某家佳能家售則近墨近朱者之說也客曰唯唯否否予亦曰唯唯否否遂述之以續續類林即一奇字無有也

萬曆庚戌歲小春之吉旦

繁陽黃吉士撰

續問奇類林目錄

上集

卷之一
君德
卷之二
宮闈
卷之三
儲貳
卷之四
憂勤
卷之五
諫諍
卷之六
遇合
卷之七
方正
卷之八
操脩
卷之九

器量
卷之十
材品
卷之十一
恬退
卷之十二
廉介
卷之十三
儉約
卷之十四
文學
卷之十五
忠義
卷之十六
機謀
卷之十七
孝友
卷之十八

中集

賑施
卷之十九
交誼
卷之二十
達觀
卷之二十一
報應
卷之二十二
好生
卷之二十三
博物
卷之二十四
閫範
卷之二十五
禮法
卷之二十六
貽訓
卷之二十七

下集

辨奸佞
卷之二十八
戒嗜好
卷之二十九
陰陽方輿
卷之三十
諸族姓氏

閏奇類林目錄終

續問奇類林卷之一

中都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清漳丘懋煒以鄂
同邑俞　誨忠伯
清漳周起元仲先仝訂

君德

聖祖洪武初特建奉先殿于禁中旦夕薦獻每以四更時起冠服拜天後即往拜奉先然後臨朝四月

仁宗忌日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値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流莫能仰視其孝於祀事如此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　聖諭曰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不禁其仁於枯骨如此

洪武初南京歷代帝王廟成

太祖臨祭禮畢特至漢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憑藉以得天下惟我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以致大位比諸君尤爲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今歲祀帝王各一爵惟漢高帝三爵爲定制

太祖既廟祀歷代帝王自伏羲以下皆塑像至元世祖其面屢汚淚痕塑工頻修飾越宿如故 上聞之幸廟對之曰癡韃子爾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百

可謂幸矣乃令曆數在予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曾不加害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而有禮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爲也明日視之淚痕遂滅卽此一酹高帝一折世祖我

聖祖開國雄謨萬古無前矣

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得杜子業得旣子得施子闇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蠙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見鬻子

文王使人拍池得死人骸吏以聞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主也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又况人乎見呂覽文王晝臥夢人登城呼巳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禮葬之吏曰此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葬之文王曰吾夢中巳許之奈何其倍之也士民聞曰我君不以夢

之故倍槁骨况生人乎見賈誼新書一事差異

齊景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祀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大祝欲加罪曰子爲我祝齋戒不敬使吾國亡祝簡對曰今舟車飾賦斂厚民怨謗詛多矣苟以爲祝有益於國則詛亦將爲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此二說若出一口眞藥石之言也

羅泌曰自剡林木而來有巢氏剡林木而戰何日而無戰大昊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驂而儒者必曰去兵是造兵之始也

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謂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石遠望若人泣者是也武王謂周公曰桀爲不道走山泣石出述異記

武王遷頑民于洛邑封箕子于朝鮮朝鮮遼海外徼

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獨箕子却恐置之海外其隄防疑慮可知也余于此蓋有三恨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此一恨也武王既殺紂何不立微子以存商此二恨也微子不可則武庚未聞失德也不立武庚而自爲之三恨也微子武庚且然其肯封箕子于中國以爲頑民倡耶朝鮮之封武周思慮甚遠　國朝洪武五年安置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亦是此意理陳友諒之子昇明玉珍之子也初二侯賜第都下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

太祖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鼓惑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生矣於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高麗者卽箕子所封朝鮮也

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商之將亡太史令向藝先歸於周

亡夏者桀而夏之所誅者盡豪傑也豈謂我之爲桀哉亡秦者胡而秦之所備者乃西北胡也豈虞其子之爲胡哉通志曰桀見籙書云亡夏者桀於是大誅豪桀

文王十五生武王然先已生伯邑考矣鄭康成曰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武王八十四生成王然後又生唐叔虞文王之爲父最早武王之爲父最遲

古云文王舍伯考而立武王按帝王世紀載紂以崇侯虎譖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食

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然則非
文王舍也蓋紂殺之而文王乃立武王也
淮南子糟丘生乎象櫡炮烙生乎熱升皆用紂事而
熱升未詳所出注但言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為惡以
熱升殺之因熱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亦不言熱升
何物按殷本紀紂時諸侯咸叛妲巳以為罰輕乃為
熨斗云云則知熱升即熨斗耳鄒誕生云見蟻布銅
斗足廢而死於是為銅烙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
嗚呼如是安得不亡

韓非子說難二篇載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事
舉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
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
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知哉文王出千
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史記則謂崇侯譖西伯紂乃
囚西伯於羑里閎夭散宜生之徒謀於呂望而求有
莘氏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
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乃赦西伯西伯既出而獻
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遂賜之弓矢斧
鉞為西伯呂氏春秋則謂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
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
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
烙之刑愚以為其說莫近於呂氏其曰冤侮雅遜蓋
即易內文明外柔順記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
心者紂喜命為西伯且賜履千里不愛而因為民請
炮烙之刑皆事理宜有之

蔽芾之棠昔者召公之所茇也公則已矣而人猶弗
忍拜之況翦之乎盛德足以永所思也齊景公之槐

也嚴刑以禁之置吏以守之將使人望而不敢指目
焉而人傷之空威不足以庇所愛也故威去無生君
德存無死君思堯者見於羹見於牆而特棠耶怨桀
者喪及日而況槐耶

二程全書載伊川在經筵聞上宮中起行漱水必避
螻蟻他日因請之上曰然誠恐傷之先生曰願陛下
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東坡集韓維進讀三
朝寶訓因奏言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
虫螻蟻違而過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願

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避螻小行也曲愛也而二臣哼哼獎道其君一則曰推此心以及四海一則曰推此心以及百姓蓋皆孟氏家法焉伊川事詳

前君德類

列子周穆王大征犬戎西戎獻火浣布汚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西京雜記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以聽朝此二服誠異然皆出於西而集於鶩遠好大之世

唐宣宗曰若一立太子則朕便爲閑人宋太宗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朕何地人甚愛者子子復有足忌耶後唐明宗嘗以中國多亂身是胡人禱於宮中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達哉言也庶幾官天下之心末年貪戀大位當璧無主卒蹈子禍固知亢龍貽悔知進退存亡難矣

魏曹丕定爲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夫丕之不足與君也憲英一女子能知之操顛瑁奸天位欲遺之不可久之子與不可知之人也智在婦人女子下矣

漢元帝之優游也而斷於僇君子唐德宗之猜忮也而信於任小人故小人者常幸君子者常不幸

申屠嘉欲殺鄧通文帝使通詣嘉久乃爲請姜維惡黃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亦敕皓詣維謝後主能詘所愛以信大臣之節庶幾文帝之風乎然通之詣嘉使通有不可免之懼此爲政在大臣文帝所爲

賢也皓之詣維使維有不可免之懼此爲權歸奄豎後主之惑也皓詣維維因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偪

漢詔賜降胡十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明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鍾離意入叩頭諫而止唐度支奏誤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宣宗聞之怒推案譴罰之過誤可矜也漢尚書郎可貰也如正人之誤誠無邪心然比周以蒙端不可開也唐樞密承旨不可原也

後魏高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嘆曰皐陶至德也其

後英蓼先亡劉項之時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宋人眉山史繩祖有曰唐虞大臣稷契臯陶稷以播時百穀蒸民乃粒而後世通祀以配后土之社至其子孫本支百世而繼世以有天下又篤生文王周公傳聖道於天下後世遂郊祀后稷以配天葢教民稼穡功用之報如此契以敬敷五教使百姓親而五品遜是生成湯以有天下凡六百年又篤生孔子傳道萬世爲斯文宗主此敷教之功用也至淑問如臯陶然以明刑弼教而後世卒不能有天下左傳又載臯陶庭堅之不祀則以刑名絕世雖臯陶尚爾況不臯陶者乎是亦允之遺旨也

桀暴而湯伐之循跡而言是篡也而書稱湯曰爲下克忠泰伯逃而王季代之循跡而言是攘也而詩稱季曰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忠也友也論心焉可也

北窓炙輠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草木子曰元順帝問宋徽宗書稱善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曰獨不能爲君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讐人者弗與同國弗與共天視其君爲至是既君之而讐之可乎非以教人臣也漢賈傳曰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遇其臣如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其旨稍平然曰以犬馬自爲則非矣夫主遇我以犬馬我獨不得爲麟鳳乎

宋仁宗嘗言昨夜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索取曰恐遂爲例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我　明

穆宗亦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詔光祿曰若然則光祿當日殺一驢以備宣索吾不忍也仁哉　聖心軼仁宗矣

後山談叢宋仁宗每私宴閤中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其價幾何對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每常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夫惟辟玉食以天子而且惜二十八千之費也彼何曾日萬錢任愷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噫

亡晚矣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疏張逸云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大夫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三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

西北夷至今謂中國曰漢東南夷謂中國曰唐漢唐威行夷狄雖異代如此（西域自漢武始通故稱漢 倭夷自唐初始貢故稱唐）

漢南粵尉佗自稱武帝晉豫章黃韜自稱孝神皇帝

宋儂智高僭號仁惠皇帝生謚乎彼僭安知禮也後世穆然帝矣後爲徽號至數十字有加焉可唯夫

元豐冬祀駕且行矣忘設展禱帝從容待之至乃登輦（時帝指顧他問少選禱至）以故官吏無被罪者此與韓侯之兼罪典冠典衣異又一日御垂拱殿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巾帝拂之至地亟曰此飛蟲也（實行蟲）蓋慮罪及執侍者此與楚王吞蛭同

紂見老人晨渡朝歌水而怯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因斮脛以視髓見孕婦與祖已戲辯男女剖而驗之又以比干之諫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乎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請視之遂剖其心此皆桀所無故周書曰惟紂罪浮于桀

續問奇類林卷之二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惠安陳玉輝逵卿
温陵徐縉芳奕開
晉安陳一元泰如仝訂

宮闈

唐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蠱幻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蒙掩聖德

遽行遷逮幾於革命賴宗社威祐神器再復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柰何今日吾兒厭世卿等驟興此議我家幾个與武氏同流先祖汾陽王有社稷大勲我外氏門閥赫奕我禮嬪帝室非復嬪嬙之比豈可汚彤管繼悖逆者耶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宜愼擇耆舊親侍左右遠屏邪佞勿令近密宰相任重德名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釗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狥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噫尚父一門忠盡爲國如此此爲母后坤儀戚畹龜鑑

獨異記載後周獨孤信三女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又唐郭太后貴極一代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之祖母此皆極奇郭蓋汾陽之流慶獨孤何德而致是

漢母后預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文帝繫

周勃薄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軍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謝曰吏方驗而出之遂赦勃吳楚反後景帝欲續之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迺首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郅都害臨江王竇太后怒會匈奴中都以漢法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武帝用王臧趙綰太皇竇太后不悅儒術綰請毋奏事東宮后大怒求得二人姦利事以責上上下綰臧吏殺之竇嬰田蚡廷辯王太后大怒不

食曰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且帝寧能爲石人邪帝不直蚡特爲太后故殺嬰韓嫣得幸上江都王爲太后泣請得入宿衞比嫣后繇此銜嫣嫣以姦聞后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成帝幸張放太后以爲言帝遂涕泣而遣之漢太后不臨朝而寔預政宋太后雖垂簾而寔不嵩權二代宮闈得失亦足觀矣

周勃爲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誅諸呂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后弟薄昭及繫急昭爲言太后后以語文帝廼得釋王恢坐爲將軍不出

擊匈奴單于輜重下廷尉當斬恢行千金於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者當非一事也神宗熙寧七年天下大旱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爭之帝曰比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更失人心安石曰兩宮有言廼向經曹佾所爲耳是時安石力行新法以爲民害向經曹佾能獻忠於母后可謂賢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遏壅

昭田蚡當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宣仁聖烈后臨朝宰相蔡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其聖如此雖有昭蚡百輩何所容其姦乎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見任昉述異記此與龍漦帝后相似龍漦亦夏末時事至周乃生褒姒此二事甚異

晉納賈充女爲后以壬辰歲而劉聰入洛以丙子歲

宋納賈道女爲后亦以壬辰歲而元人入臨安亦以丙子歲二代事絕類出文海披沙攷宋并無后賈姓者蓋寵妃也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羡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獅子驄至親控不能馴則天獨謂妾能制之始捶以鐵鞭不服擊以鐵檛又不服斷以匕首云云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太宗何尚不覺哉則天後來駕馭羣臣專用此術又駱丞在徐敬業府爲敬業檄武

后罪狀武氏覽及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袂工讒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合觀二事武后不獨柔媚惑昏庸之主又且猛烈跨開創之君不獨勇駕一時之英雄又且文辨諸家之甲乙其幾亡唐豈非天挺故曰哲婦傾城爲梟爲鴟

春秋時晉沙鹿山崩史占以五百年當有聖女出後漢元后王氏實生其地一載左傳及漢書隋氏開河以宿州符離有異氣命鑿其山七百年而我 明馬后乃宿州閔子鄉人一載隋開河記及皇明通紀母后前兆如此

續問奇類林卷之二終

續問奇類林卷之三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晉安謝肇淛在杭
晉安李炳恭汝篤
淸漳王命璿君衡仝訂

儲貳

周公訓伯禽有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賤者廣此六守者謙德也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袵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夫以天子尚不處全不處盈況儲貳乎周公抗世子法以教成王以此

邢文偉高宗時爲太子典膳丞孝敬太子罕見宮臣文偉即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

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繇發揮天資使濬哲文明哉令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劉憲遷太子詹事時唐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曰殿下儲副非以尋章摘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儲元亮經明行脩宜召問以察其言二諫猶得賈生豫教太子遺意高允魏武帝時爲著作郎太子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牧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

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于志寧唐太宗時爲太子左庶子太子承乾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曰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可無憂乎又宮中數聞鼓聲大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承乾不納二諫足折東宮好貨好樂之萌養正于蒙者當書一通置之牖座

志寧因太子承乾左右多任宦官諫曰奄官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爲威權假出納爲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顒爲侍中陳德信爲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轢

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爲怪劉行本隋文帝時拜太子左庶子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又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曰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爲請乃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

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太子慚
而止汪大猷宋孝宗時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太子嘗
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
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止之
王介寧宗時爲太子右諭德太子嘗欲索館中圖畫
御弗與及張燈設樂力諫止陳俊卿高宗時孝宗方
爲普安郡王除俊卿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王好鞠
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歷觀諸諫總
之親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善念自生親宦官宮妾之

時少則非僻自杜太子天下本輔導講讀何可不豫
哉
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故多以異端進
者戾太子之禍所自始及觀西京雜記景帝爲太子
文帝亦嘗爲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且博望之苑至成
帝建始之二年始罷則漢固以爲故事矣豈偉衣冠
四老人者從太子游在高帝之世後世遂相沿爲當
然耶始之溺愛竟之植黨禍有極乎故事之成則唐
之弘文足以游揚聲名漸致奪嫡事之敗則漢之博

望足以收召恔慎遂爲禍源我　明
太祖命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必須勳德老成者
爲之新進之賢亦選擇參用不別設府寮師傅賓友
參以廷臣兼之則讒間不生而卿等可以無疑貳也
又諭陶凱曰朕今立法令廷臣兼東宮贊輔之職父
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搆之患大哉　聖謨淵
哉　聖慮眞萬世訓儲法矣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袖知王之悅新
人也佯愛新人以示不妬已迺誑新人以王之惡其

鼻而見必掩之王問故則曰其似惡王之臭也王曰
悍哉遂令劓之又載衛太子嶽鼻來省疾至甘泉宮
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嶽當以紙蔽
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武帝
怒太子太子走還夫鄭袖謂美人掩鼻截楚策人皆
知之江充告衛太子蔽鼻載三輔故事人莫知者甚
哉讒口之可畏也入宮見妬入朝見嫉至太子父子
肉骨之間口鼻五官不免爲讒口之爲讒也如此故
曰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投畀有昊鄭袖事詳前卅奸佞類

後漢光武崩太尉趙憙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無序憙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惟朝晡入臨整儀禮嚴門衛內外肅然北史宣武崩後二日廣平王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侍中崔光獨攘衰振杖引

漢光武初崩趙憙橫劍當階推下諸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壯光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敢不服于是遂稱善此二事足為應變正名奠儲定國之法（廣平王名懷）

續問奇類林卷之四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清漳丘懋煒以鄂
同邑俞　誨忠伯
清漳周起元仲先仝訂

憂時

國朝正統初楊文貞公士奇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

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故知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見灼艾集

皇南規恥不與黨不如史弼無黨歐陽脩論朋黨不如程伯淳以有過歸吾黨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治哉公叔子

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喑聾不能相通何國之治
也蓋聞之順鋮鏤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幷小
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
受也王丞相爲楊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
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
獨無言王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
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
從事自視缺然也夫爲政自有體未聞嚴而察察之
可以治也

國朝海運之害有謂其勢必不可復者有謂其險必
不可測者均未足以洞其原究其極以動上人之憫
惻而爲必不忍行者嘗細攷之其論勢不可復者以
成祖北都燕漕東南四百萬粟以給永樂初運道一
由海兼水陸艱費五年戶部會言官請設海道都運
使下部詳覆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元會通河初
開岸陿水淺歲運不過數十萬石故倚海爲重今海
險陸費會通河故道淤者三之一可濬以漕　上從
之遂浚會通河罷海運弘治七年河潰張秋議者洶
洶謂河不可復宜復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嘉靖間以
東海道副使王獻按元遺跡燒鑿馬家濠山十五里
通麻灣推至分水嶺力不可施遂止隆慶間給事中
李貴和題議開復命會同撫按官查勘以水多砂磧
不可開奏罷萬曆間工部尚書劉應節復申前議命
侍郎徐栻董其事費帑金十萬餘而功竟不可見議
旋寢此論海運之勢必不可復也其論險不可測者
以元專任朱清張瑄以天下東南半委之金虎符萬
戶而下聽自爵賞錢穀聽自出沒悉不從中制而清

瑄亡命海上幾數十年其熟知海道已無異於量江
之若水而其權又足以自制故得畢見其才而爲百
餘年利猶且漂沒之患無歲無之其後國紀潰而清
瑄亦併族矣今動束三尺官與國既不相關軍與官
又不相涉官軍與水又不相習乃欲以陸居翹足之
民遽使之出沒於魚龍之域而從事於礁磧之間能
保其無漂沒乎與其漂沒於驚濤巨浪之中而不可
踪跡孰若梗澁於沙淤水漫之地而尚可轉輸也丘
濬山謂會通一河譬人咽喉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

亡之禍不知會通一河尚恐食不下咽茫茫大海能保其無失乎元末年方谷珍張士誠輩競起爲寇海運不通至求運士誠不可得京師米價踴貴女子佩金玉自售於市而無從卒以狼狽此在今日尤不可不深長慮者此論海運之險必不可測也然究極本原而深論之元何以可行我　朝何以必不可行則有夷狄忍行之中國而中國必不忍行者按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漂米二十四萬至大二年漂米且三十萬即如丘氏所言一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則歲溺

而死者殆五六千人矣此殘虜之所以忍於華人也柰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蓋胡元吞宋惡我華人故初得天下所至屠殺殆盡既享天下惟恐華人不忘中國生齒漸復必與爲難以故委之盜手棄之海中歲溺千萬畧無慘色藉中華之物殲中華之人廼殘虜狡計殺機堂堂中國　仁聖在上忍復効耶究論至此上士之人必有潸然而泣不忍行者

祖宗創貽自有深意勢不可復險不可測猶淺之乎其說矣

王文正爲相見江淮轉運薛奎無它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嘆謂眞宰相之言岳武穆用兵每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吁將亦憂民乎此其材豈止將也（薛奎事詳前憂時類）

黃金一種古多今少漢高帝賜陳平黃金至四萬斤梁孝王沒庫中黃金尚十萬斤韓嫣以金爲彈董卓積金成塢而漢制天子毎聘后輒用黃金二萬斤今大內豈易辦此所以然者世間糜費漸減唯金最多而四夷之外去而不返者不與焉衣服之銷金縷金

器玩之鍍金鎦金銄金釿金箋扇之泥金灑金貼金神佛之鋪金經典之乳金軸文之貼金天下之廣一日殆以萬計皆糜滅至盡間有銷鎔所得千萬中一二耳生之有限安能副無窮之用哉考宋太宗時禁自中宮以下服玩皆不得用金一切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戧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影金榜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安得今日一申明耶

漢袁紹誅宦官進兵入殿門誅鉏黃衣殆盡出見無

髮者皆斬之甚至露體乃免晉冉閔將殺石鑒知胡不爲已用遂率趙人誅胡羯見隆準多鬚者皆以爲胡種無貴賤少長悉斬之冤死至數萬人故曰洛陽之禍橫死及于無鬚鄴城之灾奇禍纒于高鼻民生其間亦難矣哉晉人云鬚眉亦何關神情至于無鬚死有鬚亦死無關神情迺有關死生耶嗚呼亂世之亂鬚眉爲殃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

時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幸無忘吾言質惘然久之後至佛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見者質心異焉亂定質大用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嗚呼奇鬼亦畏酷吏苛政何止猛於虎耶

秦法輒上殿者夷三族當荆軻之變竟莫有拒者非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始皇幾不免爲法之獘亦至此雖然宮闈嚴邃寧容毋跡輿臺闌入邪呼日閽禁地之謂何竊以附杞憂焉

齊師之爲晉敗而歸也辟司徒之妻問焉曰君免乎銳司徒免乎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君子曰知所重爲重君父于夫也齊王建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君子曰知所重爲重歲民于君也

東漢宦者如鄭衆一心王室呂强清忠奉公唐末如張承業盡心不懈張居翰易詔書一字免千餘人死

莊宗詔誅王衍一行居翰改行字爲一家諸蜀人隨衍降者俱免 貂璫中有此可不謂賢哉顧漢中官用權實自衆始承業以莊宗之篡爲悞老奴而唐事已不可爲矣食肉者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爲天下者不用閹竪未爲不知人

續問奇類林卷之四終

續問奇類林卷之五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惠安陳玉輝達卿
溫陵徐縉芳奕開
晉安陳一元泰始仝訂

諫諍

馬周唐太宗時爲監察御史消渴連年上使醫者視護太子問疾周取所上事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田錫焚封疏曰不藏副以賣直正此意

韓魏公嘗爲諫官所存諫䕺七十餘章集爲三卷自序於首以爲欲斂而焚之效古人愼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及司馬溫公出知澶州嘗三上書言事皆不納時范公鎭爲諫官公以稿付之貽書謂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謂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已功若奏而不述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按二公之論不同如魏公言則溫公諫不行以諫草與人不免爲彰君過如溫公言則魏公諫已行猶自存其草不免爲掠君美蓋二公皆慕古人焚諫草者又不忍自焚其草故各委曲分疏以曉明其意不覺墮於一偏要以曾南豐書魏鄭公傳後議爲明白正大無弊耳 魏公事詳前諫諍類

祖珽嘗曰陛下殺臣臣得名不殺臣陛下得名珽小人也刃在其頸雋乎其言之有味焉齊文宣之不道也末年而甚裴謁之正諫文宣怒將殺之謁之色辭不移帝曰痴乎敢哉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

帝抜刃嘆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周宣帝昏暴京兆丞樂運輿櫬詣朝堂諫帝大怒將戮之元巖請見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因獲免愚以爲善刼取臣下名者周宣齊文宣也善逆折主上爭名者祖珽也

李德裕曰人臣忠諫之道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

李渤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過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

劉元城初除諫官以母老辭母勉使爲之迺供職鄒公浩除諫官恐遺親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吾何憂遂就職唐璘寧宗時拜監察御史臺吏且至璘皇避不詣闕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憂璘曰此官須爲朝廷爭是非一咈上意或忤權貴恐重爲大人累何得不憂母曰汝第盡言吾有而兄在璘拜謝入就職諫史雄秩人謂顯榮三公顧逆爲其親憂咄咄三

公不欲虛受人官職矣後元城供職未幾即論高宗寃至二十四章論章惇十九章惇必欲殺之春循梅新高廉雷化八州歷其七鄒公諫廢皇后孟氏得編管璘既就職首論韓侂胄喬行簡吁母復何憂子亦何愧

杜莘老嘗嘆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論天下第二事已謂自欺其心賊其君矣異時若上疏乞禁銷金鋪翠鹿胎冠子凌雲巾方舄禁鬻糖獅子乞省士大夫宴會逐南戲子乞省士大夫相見揖拜之禮乞添額取進士若是者不知天下事第幾等耶朱子曰今世人材若所謂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成事故熹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朱子此言當時必有所指由此觀之天下第一流人迺能論天下第一等事也

李藩爲給事則批勅爲宰相則塗詔吁懿矣世安得此風乎

李沆對使者引燭焚天子詔猶曰宰相也唐何易于窮邑下吏也焚天子詔以一身易萬民之命不益異乎

臣子事君如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爲回光而不移其向暴又如精衞小鳥口啣木石以塡滄海雖知海不可塡一物微誠自不容已史魚之以尸諫虞世南之夢進讜言一念至誠蓋若斯矣

獸有神奇者一名任法性知有罪而好直古者决訟則命之以觸不直其直者不觸也有窮奇者牛似也

而狗聲食禽獸逢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逢姦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嗟夫物性之相違如是人其爲神奇乎爲窮奇乎（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名惠文又名神羊一角性忠見人鬭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

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内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公車有不如法者付北軍尉治之劉向封事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宣和間童貫黃經臣用事御史陳禾劾之疏曰號令國家重事黜陟天子大權而使宦寺得與此途一開

國家之禍有不可遏者因是被謫後王黼得政起禾知秀州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禾之風操美矣其辭官視謫官事爲尤美此君子不重朱雲於折檻之時而深重雲於不留東閣之日也陳禾亦然

抱朴子曰伯柳逵讐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

侍御史錢遹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門日將對子夜死遹跨馬入朝不復内顧既歸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遹除中丞誥詞有蹇蹇匪躬呱呱弗子之譽及後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攻之竟論匿哀事遹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藐瀆軒墀吁此一事也或以譽或以擢或以黜彌子瑕之餘桃值其時乎雖然是非久自定矣

呂東萊曰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學難勝當思正學未明

中天之臺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王爲之改築宮室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

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其一新序曰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鍤入曰臣能商臺王曰若何曰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廼足以爲臺趾度八千里之外當定南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廼可以作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唐文宗曾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慮於萬機天下仰望文宗不悅覃出復示李宗閔歎服不已一句一拜懷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之即此文宗當時亦憚覃而易宗閔矣

正統中劉忠愍公球以不禮王振之黨錦衣指揮彭德淸爲所齗會上疏有權不下移語激怒振誣逮下獄㗋錦衣馬順計殺刃斷頭猶屹立不動順前踢仆遂支解之先是球與同館鍾公復雅厚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球如其家復宅往

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累及他人乎球驚歎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復病死妻每號輒曰早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同死耶後復子同景泰中爲御史時所立太子見濟殤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力止以諷胡濙濙縮頸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時章綸又疏請朝南宮復沂王上大怒逮綸併同入獄日榜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及南宮通謀炮烙備慘瀕死卒無一語牠及後與劉忠愍同日迎祀忠節祠蓋其母悔阻其夫不預劉事曰勉其子力幹父蠱而易儲一諫凜凜千秋嗚呼同誠忠孝兩無負矣而愧矣爲復也妻猶賢哉爲同也母母亦非凡流耶

唐王珪入燕見有美人侍帝側帝指之曰盧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王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納之爲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朕是非也對曰今陛下知盧江之亡而其姬尚在何也帝賞其言遂出之盧江王姬尚在珪所已言也帝所賞也

巢剌王妃寔在何有於盧江而帝弗之思也珪亦弗之及也嗚呼按舊史傳云太宗雖不即出美人而甚重其言

王安禮宋神宗時知開封府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我

朝禮部尚書張潮當嘉靖初南郊創造圜丘都御史汪鋐請槩遷禁垣外冢墓　上不忍盡遷限一里內而止潮亟上疏曰此正　陛下不忍人之心發於至

誠周文王行野見無主枯骨命瘞之曰有天下者天下主吾其主矣卒斂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人乎今
陛下事本敬天猶念及此卽文王澤及枯骨之仁也惟壇去外垣南遠一里之內墳冢不下千萬餘區倘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恩尤溥疏下執政者詰謂褻穢圜丘匪宜潮曰在圜丘似褻然天無不覆卽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得旨罷遷夫張潮之亟疏卽王安禮之力諫仁哉

聖祖與宋神宗均以西伯枯骨一言立全數十萬丘壠二臣誠善諫二君尤善聽而文德姚長匪第澤一時枯骨矣

國朝成化間言官受廷杖者容用綿底衣蓋其下體故杖而不傷其膚第曰撻之于朝而已不欲死之也自正德時劉瑾用事始起去衣之端而受杖者多不免矣弘治以前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强盜奸生打着問喇虎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鎮撫司問鎮撫司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者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謫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矣林貞肅公俊致仕後曾建白此事自云目擊舊典蓋必有據

世廟第下其章所司竟不行惜哉

續問奇類林卷之六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晉安謝肇淛在杭
晉安李炳恭汝篤
清漳王命璿君衡仝訂

遇合

張永嘉當國時一教諭復除入辭例用手本誤用折簡張相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也會二尚書

至忘之文選出莫得所謂以爲相君知厚也持白大冢宰踰格轉郡通判一日張相忽記憶召故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高相新鄭署銓部當計吏某典史爲故知方對簿諸長吏咸在高見某典史注老病曰甚矯健呼之上典史聞高相呼喜而疾趨失足仆地諸長吏鬨聲曰即此見是老病相無以語遂去典史當事者不能以意爲用舍如此得非命耶

士之窮困固自有命事機齟齬若有鬼神使之徒令千古撫腕耳孟浩然以詩名明皇聞之有素一旦遇於王維館中誦詩乃以不才明主棄之語見擯終身李泌薦薛勝知制誥進其拔河賦以天子玉齒對金錢熒煌德宗不説數薦皆不從孟貫見周世宗甚禮敬之及誦所作以有巢無主不掌錄用宋甄龍友最有口才孝宗召見問曰卿何以名龍友愕然不知置對比退朝始得之曰陛下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竟以不稱旨罷歸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

用　國朝吳與弼名重一時英宗聘至闕下面詢時政所宜與弼噤不能對一語但曰容臣上疏而已出朝脫帽則有雙蝎螫其頂向不能對以恐痛也與弼名亦以此損至於張寳藏華撥一方官登三品車千秋白頭翁一語遽陟相位豈非天乎

唐開元中東海馬待封伎巧無論爲上造皇后鏡臺悉是木人自能行動門自闔閉觀者駭異又造指南車撲滿欹器數事屢欲召見即值宮中有事竟不得

官宋董羽爲太宗四壁畫龍極意精工半年始成方
希厚賜及上與妃嬪登樓皇子方幼見龍怖號亟令
圬墁卒不獲賞　國朝戴文進畫甲江南
宣廟聞其名召之及進所畫衣紅垂釣竟棄不省工
藝之微其遇合若或阨之况其他乎
人之相與皆是夙緣固有劣品而得隆遇者此誠夙
矣乃有始相善而中道忽生齟齬解交者其夙緣
盡耳平交皆然君臣尤甚昔宋劉昌言太宗時爲起
居郎善押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密院一旦上

眷忽解曰劉某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字不得遂
罷官君臣際會隆替信有默定矣
齊王好竽有干仕者操琴而往三年不得進歎曰吾
之瑟鼓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而
不得見何也客曰王好竽而子鼓瑟是所謂工于瑟
而不工于求齊也乃慚而退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
鼓瑟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
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
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能無悲乎噫好竽而操之瑟
鼓琴而悲之音人之善仕不如遇合乃亦如此矣
宋三元人知有王曾馮京宋庠而不知有楊寘孫何
國朝三元人知有商輅而不知有許觀觀池州貴陽
人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氏及二女皆不屈
死一門忠節炳炳若此而湮没不稱良可歎也
潘岳仕宦不達作閑居賦曰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
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
已雖通塞有命抑亦拙者之效也
漢史桓典爲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

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列異記鮑子都上計
入都有驄馬隨之後官至司隸子永孫昱俱爲司隸
皆復乘驄馬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
雖瘦行步工是御史稱驄馬而司隸亦稱驄馬一憚
其風采一贊其世閥
轅固以治詩被徵景帝朝爲竇太后弗悅嘗使入圈
擊彘已大絀辱矣武帝即位復以賢良徵當是時年
九十餘矣胡爲乎來哉宜諸儒之嫉毁也然性廉直
不苟合公孫弘亦仄目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

言毋曲學以阿世則老成典刑居然在矣

知晉公子之必霸者以其從者三士（狐偃趙衰賈佗）足以上人知宋壽王（宗眞）之必帝者以其左右二人（張旻楊崇勳）終至將相風雲龍虎良非偶然

傳說未遇而發夢殷高宗像形果肖神其有先合乎杜如晦薛收既沒而見夢唐太宗宛若平生神其有不亡乎

續問奇類林卷之六終

續問奇類林卷之七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清漳丘懋煒以郛
同邑俞　誨忠伯
清漳周起元仲先仝訂

方正

宋璟當則天朝舉朝諂事張易之兄弟璟獨不爲禮張積怒不能中玄宗朝召璟留守西京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迎在途竟不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歸訴上嗟歎良久其剛正如此

魏公子終席謙讓平原君不敢言獻五城尹翁歸不可私于定國不敢見其邑子顧廷尉協清介衣單蔡子度欲解襦與之而卒不敢言李尚書虔燕室簾敝妹夫劉晏爲製竹簾三擕至門而不敢發楊綰拜相京尹減損騶從有以世務干者見其言玄遠不敢發辭而退杜黃裳爲相夫人朴素李師古不敢通賄賂盛德之士望之令人消其鄙吝此之謂身化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潁昌欲屈致明道伊川預戒諸子姪使治一室脩治窗戶皆使親爲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馮忠恕嘗言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伊川喟然曰此是頤不及家兄處即處持國諸子亦見春風泰山之別

漢田延年建議立宣帝功在社稷止爲詐增僦直盜錢霍光即窮竟其事有爲解者光曰謝田大夫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唐鄭光宣宗之舅別墅莊吏頗恣橫爲里中患積歲征租不入帝澳爲京兆尹擒而械繫之必寘之法太后言於上上爲解澳再三不奉詔上求重決貸死澳曰但許臣且繫之俟徵畢放出上曰可也澳自對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逋數百斛乃縱去夫以田大夫之勳而不免逼往就獄以鄭光舅之親而不免且繫之法行自貴近如此又郭尚父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虞候縱橫之狀公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客歎息數四以其事告客曰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妳兒非奴才而何噫若尚父者又可謂不以私愛撓公法者矣

周恭叔在洛監水南糴場偶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彥明以是告之伊川曰以父母遺體偶賤倡其可乎暢大隱偶宦妓行酒力拒之先生聞而不

善之也夫事同而論異此見聖賢處事之權

楊子雲劇秦美新法言曰自周公以來未若漢公之懿也至今文士皆爲口實余讀蔡中郎集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詞甚詳切謂卓生應期運氣稟山岳黜廢頑凶爰立聖哲而辭疾讓位垂羣生仰望之心宜益隆委任責以相業之成此等議論與子雲無異使邕不爲此表犯卓之怒不過死死卓與死允等耳懼勢畏死乃卒不免身名俱殞悲夫

唐秘史司馬光作通鑑至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袍者

見于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頸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嗟嗟太宗於當代褚遂良之知起居注也則欲觀史而示以毋諱於異代司馬光撰通鑑則猶見形而求其善書生死之間其均愧色也哉又攷唐著作郎吳競改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陰祈競改數字終不許曰若狥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合而觀之太宗之君不求善行於生而求善書於死張說之相不求直節於巳而求不直筆於人一汚青史穎泚千秋若吳競司馬光者珥筆執簡凜凜斧鉞郎董狐何加焉

又攷范文正公言行拾遺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託者公爲諛諱甯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夜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今因公文暴露矣願易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貴人曰不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公子純仁病既而又夢貴人曰公子我豈能奪今告公爲我改之公子安矣卒不改

合上司馬公撰通鑑對唐太宗事觀之鬼眞愛名乎毋謂寂寞身後事矣然二文正又眞鬼董狐也

蘇良嗣高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於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之二事皆人臣之所難良嗣挺然不撓有古大臣風史稱當世恨其少學蓋求之備矣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敕璟往楊州推按璟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所謂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且仲翔所犯贓汚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勅臣恐陛下有危臣之意請不奉制餘月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語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遣璟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副嶠何也恐乖

朝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瑱出使别以事誅之
既不果何瑱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容以告者瑱乘
軍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嗚呼三請不奉制瑱
之英風凛凛矣出唐語林
洛陽布衣申屠敦有漢鼎一得於長安深川下雲螭
斜錯文爛如也西鄰魯生見而悦焉呼工象鑄淬以
奇藥穴地藏三年土蘂交蝕銅質已化與敦所有略
類持獻貴人貴人寶玩出以示饗賓敦偶在坐心知
魯生物也乃曰敦亦有鼎其形酷肖權貴人請觀良

久曰非眞也中貴次第咸曰非眞敦不平辨論不已
衆共折辱敦歸歎曰今而後知勢之足以變易是非
也嗚呼柳下惠不以贋鼎狥魯公之請申屠敦顧以
眞鼎衒魯生之獻比遭折辱始歸而歎勢之變是非
也則何如惠之蚤自愛其鼎哉
薛西原公儉約自居人有以非義干者即婉言却之
人亦無怨常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爲人囑託縱使捄
人患難而自損廉耻多矣已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
孰重此事當銘之於心不可忘也誓之於死不可改
也此眞可法
宋彭城王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唯主簿江湛早能
自踈求出爲武陵内史檀道濟嘗爲子求婚於湛湛
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愈堅故超然不染二人
之難
高汝礪爲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
避上所御凉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
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愚
謂昔文王視朝韈繫解顧左右無可爲結繫者斯主

臣並賢聖一時也汝礪不進扇宣宗亦遂以此得之
君臣之間庶幾哉
魏宦者符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趣附以求利其從母
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
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
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
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着弊衣
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彊使人抱置車上
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内外號爲癡姨及承

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主見姚
氏姨貧艱特赦之狄梁公盧氏姨不欲其子仕女主
符承祖姚氏姨不欲自附于家中貴何姨而多癡耶
癡適所以為智耶可以愧智男子矣
唐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故事百官賜宴曲江教坊娼
顛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　國
初士大夫宴集仍用女妓踵晉唐故事以都御史顧
公佐言而罷公之功又有光於贊皇矣
杜佺不肯賀九月之梨花王求禮不肯賀三月之雪

能正言以爭感國之瑞也
漢陳蕃為豫章太守特為徐穉設一榻去則收之為
樂安太守特為周璆設一榻去亦收之古人不輕設
一榻如此漢管寧與華歆割席而坐南史劉璡對孔
遏舉席自隔（因遏目送女子故）古人不輕共一席如此劉宋
張敷見狄當周赳呼左右曰移吾坐遠客齊江斆見
紀僧慎（世祖倖臣）命左右曰移我床遠客魏董昭枕蘇則
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膝非佞人枕梁張僧亂候羊
侃侃竟不前之曰吾席非闒人所坐不以察察受汶
汶是矣過自標榜之謂何
盧志問遜（機祖）抗（機父）于陸機機曰如君于盧毓（志祖）盧珽
（志父）後機雲之死志與有力焉唐撫言載杜甫嘗醉後
厲聲問嚴武曰公是嚴挺之子武變色曰君乃杜審
言兒攷之新舊唐書並云甫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
乃有此兒舊書謂武雖急暴不以為忤新書則謂武
中實銜之一日欲殺甫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
其母奔救得止然則甫亦危矣哉余謂為人子孫當
以杜祁公無家諱為法對人子孫當以陸士衡觸家

續問奇類林卷之八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惠安陳玉輝達卿
溫陵徐繒芳奕開
晉安陳一元泰始仝訂

操脩

五色入而縞絲變五味入而玄水變此素之無定者也荆南之金煉而愈精崑山之玉焠而愈瑩此素之天定者也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此語與孝武不臨簡文喪曰哀至便哭何常之有絕類夫驕而生於衰至比哭而生於哀也此所必至之勢亦極可悲之形人其柰何不鑒

愚前錄操脩有宋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歎賞之[illegible][illegible]嘗謂此言若無所對再檢元集劉敞中嘗與同僚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忻然引爲敵對而更爲之論必無愧色於相見自幼至老之日乃可常留面目異日相見哉又國朝吳康齋先生曰士君子今日爲事草草其如後人公議何不顧後人公議則非士君子嗚呼吾輩而誠念異日面目後人公議也則自幼至老其敢以草草乎

玄黃可變金石可流赤縣有時而桑田黃河有時而衣帶而眞性之藏于人心獨不可泯滅

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窣窣聲燭之乃鼠於佛腑中啣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夜屋有光以爲火往救非火也因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卽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夫神仙脩鍊之事理蓋有之明道得丹書而煉者不過欲證明此理何如耳其曰吾腹中安可著此則是朱子所謂恐逆天理偷生不安意也此可見程朱二公之學

程氏外書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何如是之深也尹和靖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和靖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此樂字也著不得此學者所當深體驗也

生如雲雲散歸空生如泡泡散歸水空水自在雲泡何存

孔顏樂處如何樂至平淡才不平淡便屬意與啞子

夢中飲水覺而向人道不出尋得樂處當自知之

世界原自缺陷人心原自圓滿吾人當以圓滿之人心圓滿乎缺陷之世界不當以缺陷之世界缺陷乎圓滿之人心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馬時中常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其臨事奮不顧身每能自遂二子之為程門高弟固宜

吾聞之莊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淮南子曰浮空一韭體具眾微從之成一拳石積此以往巋然成山夫物則小矣而取之有節可無盡藏積之弗已可極尊崇人可不自愛哉莊之言洪景盧深是之淮南之言黃庭堅誦之理到故也

真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康節嘗誦其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得再去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黃蘗心要曰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聖賢心如虛空一切俱捨

天者付之天不與我事人者付之人不與我事子孫者付之子孫不與我事我者付之天付之人付之子孫亦不與我事方謂之息機方謂之省事漢方謂之了心人

何孟春曰呂居仁記前輩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意春嘗侍西涯先生論及近事先生云少年初仕

承上臨下寧遠一一中節即惟盡心歲月秤停自熟若公子性雖少年不可有秀才性至老不可無也某人以公子性作官如何不取罪春曰某人輩生而富貴入已別眼待之既膺命服猶習紈綺故態奢傲自矜竟挂清議小懲大誡非不幸矣獨念今班行中士大在諸生時高談古今歷詆卿相孰奸孰貪孰諂孰讒孰爲蔽賢孰爲素飱孰爲附勢孰爲弄權孰與世浮沉孰模稜兩端心有定見口有直言自誓一旦出身事主邁往之氣正正堂堂必此是懲莫或浼焉及錯

置曹司囘翔中外能復持舊論者幾人宦成伊邇患失彌深能復存初心者幾人爲卿爲相能去奸去貪去諂去讒不蔽賢不素飱不附勢弄權不與世浮沉模稜兩端而見訾於後來者幾人若人者趦趄囁嚅婾婀骫骳棄其平生以致高位容非其幸乎如國家事何春惟今服官者有公子性者未有無私罪者也然其罪小小纔足以禍已無秀才性者似可無公罪若也其罪大大將至於禍國先生撫掌曰有是哉

帝鑄金人使封其口明大辨之不可爲也周鼎鑄倕使齕其指明大巧之不可用也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誡其愼口其後弼事隋竟不免以舌死然則若弼之刺舌不及磨兜堅之緘口戒之哉

尤西川曰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此病却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否處筆疇曰十人同坐有人以事謀之則不可先發喙何也先發喙則爲謀府矣謀府古人所戒

謝上蔡見明道舉經史不錯一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上蔡爲之汗背或問朱子玩物說何意曰只是矜字上蔡復見明道看史依舊字字點過心又不服朱子云明道不取上蔡誦記爲心不是理會道理只欲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則意思自別此爲己爲人之分也鄭轂言上蔡平日說話到軒舉處必反巾揎袖以見精采又云親見上蔡每說話必覆巾掀髯攘臂上蔡自知病痛盡在矜字自云用一年工夫只是去此一字而朱子謂

其後來矜依舊在説道理愛揚揚地上蔡才高言論宏肆其用工處亦非不確實而病不易除如此

忍辱波羅蜜釋迦文佛曾爲忍辱仙人司空圖自稱耐辱居士夫人不能忍者則有惡事發作譬如暴風怒濤坐致覆沒能忍之者必得消滅如沸湯沃雪不暫停留經教謂忍爲有力大人

觀東江堂中有春帖云才美如周公旦着不得半點驕事親若曾子輿纔成得一箇可又一春帖云以義處事義既立而家亦有成以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

隨至具格言

昔楊朱哭於衢塗曰過舉跬步覺跌千里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如宅平而無爲

一切吉凶悔吝皆慎之已自仰不愧俯不怍一切是非得喪皆聽之天自上不怨下不尤

鄒爾瞻先生警語一曰除義路禮門身心無安頓處二曰除親師取友氣質無消融處三曰除遷善改過工夫無着落處四曰除洗心藏密性命無結果處

楊貞復曰學有五字之益五字者不敢與怪不得也蓋孝經之教以不敢爲先由不敢毀傷以及於不敢惡不敢慢不敢言不敢服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之類直至通神明光四海皆不敢致之是則不敢之爲孝也大矣羅近溪氏毎見人有過輒提起怪不得三字在口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於有過而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或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怪得他故以不敢二字持己何等孝敬以怪不得三字待人何等仁慈得此五字當終身受用不盡

天地間萬形皆有獘惟理獨不朽而佛氏亦曰一切諸法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雖與吾儒若不盡同然所謂法身亘古今彌宇宙到處充滿而無壞者豈拘於形而外於理哉

佛書有鋸義木義語或問木義者何曰汝被我解釋

有伽邪舍多尊者來謁僧伽難提尊者因風吹殿角鈴聲難提試問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難提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難提曰善哉慧能大師寓廣州法性寺因風颺刹幡二僧對

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師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二
僧聞語悚然異之釋法之傳大段如此靜慧可見菩
提達摩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
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吾與汝安心竟僧璨見可
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可曰將罪來與汝懺
璨曰覓罪了不可得可曰我與汝懺罪竟道信見璨
曰願和尚與解脫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
更求解脫乎此其心法也
元城劉氏師事溫公服膺終身可謂篤信意見亦有

同異溫公深排佛而元城愛看佛書溫公頗非孟而
元城喜讀孟子也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
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納於公
公卻之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間只端明
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也
夫公之操行乃行於園丁矣明道先生主簿上元時
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
假其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
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
使人不欺故假之耳此雖先生所使僕人亦壆其必
忠信也蓋躬修之化遠矣傳有之曰孔子家兒不識
罵曾子家兒不識鬭習使然也信夫已見上此更詳
人之善不善佛家悉譬之如月不善者如月黑分去聲
謂既望至晦夕日夜消減乃至不現善者如明月淨分謂朔後漸
至弦至望日夜增明乃至月滿一切圓淨見雜阿含經此亦論
其大凡耳余謂雞鳴一念便有黑白二分孜孜爲善
一日中白業也孜孜爲利一日中黑業也虛室生白

緝熙光明尚從雞鳴一念始
劉貢父滑稽善謔酷甚矛刃而晚得惡疾劉貢父事詳下報應
類王景亮結社相嘲號豬嘴關而舉社虀粉呂惠卿中傷
黃魯直好作豔語詩詞盛傳而秀公以爲當受泥犂
業報黃魯直事詳前報應類然則妄言綺語愉快一時而人非
鬼責固莫逃幽明之罰者矣故誡必自不妄語始
宋潘兊見程正叔程舉孟子孜孜善利二語爲問潘
朱尋其義曰此易解耳程曰賢亦知今之所謂善乃
古之所謂利乎潘悅服下拜以爲悟一生之非又陞

子靜於鵞湖講義利章至令聽者泣下義利關頭隱微竅妙吾於程陸有省

續問奇類林卷之九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晉安謝肇淛在杭
晉安李炳恭汝篤
清漳王命璿君衡仝訂

器量

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媿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即此一語永叔之文章孰非魏公之有耶是之謂斷斷休休之度或謂我 朝劉文靖健以程篁墩文德短其不能詩銜之釀成廷鞫之獄李文達賢之嫌葉文莊盛也亦以疵其詩文故余惟二公賢相也或未必然果若人言視魏公何如哉顧葉程兩公以工詩文者如此遭譏搆于執政者如彼則知道者之于詩文寧直榆莢視之乎

吳時字伸道宋徽宗朝言遠臣上章封識多不能如式有司悉却之時建言乃得達於上華州諸生有觸

忌諱者教授欲上之曰是間言語皆臣子所不忍聞時郎火其書曰臣子不忍聞君父聞乎

韓退之送孟琯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强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强而拒崔評事墓銘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吾所欲執鞭於昌黎處也劉禹錫猶曰韓十八直是大輕薄如是而謂輕薄其然豈其然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愼不談人短每以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辨曰此皆衆

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酗罵席上愕然皓徐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家人記富公弼自汝州得請歸洛築第與康節先生隱居相邇富常患氣痞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懼不爲他人做了欝欝何益富笑此事難言蓋爲嘉祐建儲耳然則史謂富因不預立英宗事與韓絕亦未可知而傳者又謂富與韓同在中書曰富毋老矣一日語及宰相起復視事者韓曰非朝廷盛事已而富居毋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言決不當起韓歎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爲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出龍門志此事恐富公之賢未應爾而不克與韓終好者功名間事雖賢者不免可畏哉歐於富有保持正救功濮王之議富豈宜詆之其薨祭吊亦弗及何也富憾在韓遂嫌及歐富於是乎有未弘矣富之賢他事極多處韓終未盡韓之賢吾於處富已見之邵氏後錄英宗臨御韓公進擬數官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富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有愧色後韓帥長安爲范堯夫言其事曰琦

便怕富公也韓帥長安時富絕已久韓平心服善肯爲此言歐公立朝無一毫望德富公心及歸田猶追録政和初宣琮事此六一居士文中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之驗而朱子之所爲首取歟何燕泉論富韓與歐三公者如此

國朝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公默識之即薦陞德安郡守再擢貴州左轄或勸范致謝

范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一書及文定公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又劉莊襄公天和總制三邊時馳健卒取其孤孫暨一孤姪撫于任過華州僕夫偶箠門役役者膚翹守怒弗爲禮封扃其門卽薪米不爲供二孤至饑渴甚令從者竊踰垣丐食素所知家微遜去守隨投牒公所備陳縱僕虐門役狀二孤抵任則環公夫人泣訴爲守苦夫人甚心憐之未幾守以事謁公家衆跂足側窺討必督過守公乃禮遇有加後復特薦其賢能於朝噫以不禮

其子以必懲其僕爲賢且特薦焉人人而楊執政劉制府也世祿其由禮乎人人而江陵令華州守也剡脂膏餧厨傳以媚過客者其愧詘乎

震澤紀聞云李秉王竑俱一時名臣及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致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竑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何自輕甚秉曰大臣豈能常爲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余觀王公度廷捽馬順一日尸三逆豎於朝不誠烈烈而李執中方鯁不阿亦時貴所忌鄉曲由由似以量勝然公度人莫敢干以私執中則御史康永韶初以曉星命醫卜出入門下得選則執中員諒自在朝已然夫執中而猶有員處鈌也在柳下惠則可豈其虐言

吳顧雍初爲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此之器量視宋向敏中大耐官職似又加一着

聞見錄韓忠獻宋景文同召試中選時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請謝二公有空踈之謙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後成大名

德用已薨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厲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詩話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爲僉判每讀書達旦畧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潄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故熙寜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語魏公心感德用而荆公乃怨魏公如此德用非魏公匹也卽此一節荆公望魏公乎

呂許公復相則起范文正於饒州文潞公復相則起唐質肅於英州汪乎大臣之度矣庾亮陶侃因蘇峻而釋憾郭子儀李光弼遇安祿山而解仇總之爲國之心乎王德用不忿詆已者惜孔道輔爲忠臣狄青不忿嘗已者處劉易如平昔兩人之德宇邃矣皆相材也非獨將也

丙吉爲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人復何所容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張安世爲光祿勳時

有醉郎溺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醉而汚與溺焉過也過而汚丞相車茵猶可也過而溺殿上不可也吉之放吏而安世之遂不發郎事者何也罪疑惟輕而安世尤深遠矣夫五丈之城樓季不敢犯泰山之高千仞跛牂牧其上者陵遲故也天子殿廷而以郎溺聞非所以風四方也故安世之所蔽者郎吏之小過而存者朝廷之大體也

唐相楊綰是日麻出郭中令公方宴客聞之遽命減座中聲樂之半或疑中令一代宗臣制行豐侈不能自裁顧有所畏及讀蔣沇傳沇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勑麾下曰蔣沇令縣供億當有素去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由此觀之蓋公平生盛德務成人美自宰相以至州令一也然蔣沇能使中令讚服如此其清品亦綰流亞歟

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嘗以武人輕已銜之孔目官吳曜爲子儀所任因搆怒子儀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不聽奏貶郢猗

氏丞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于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光弼入太原有詔侍御史崔衆以其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斬衆以徇君子謂張曇之剛率崔衆之狂易而不容於二將彼爲大將軍而不拒揖客不斬裨將者何人也或二公別自有見

吳陸遜言於主權部任東三郡取精卒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

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言顧人不能爲耳遜初爲大都督諸將恃舊勳貴戚各不相下遜按劒曰僕雖書生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軍法有常不可犯諸將乃服權問之曰何不啓違節度者遜對曰臣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遜之器度二事具見

蕭穎士不識王吏部而誚侯泳不識豆盧相而侮賈島不識宣宗而奪其卷雖邂逅可原而傲終兇德三

人者侯泳以不知見容穎士僅遭薄責浪仙終擯遐方伊誰之咎夫丹朱天子子一傲便永終天祿衆天子弟一傲便畢竟其身況其凡乎

南梁張率嗜酒不事事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至宅遂耗大半率問故答曰鼠雀耗率笑曰壯哉鼠雀竟不問唐柳公權善書公卿遺書貺鉅萬計主藏奴或盗用嘗貯杯盂一笥滕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君子之去利以就義也散財以軫窮也售盜賊之貪心焉奚居

東曹掾楊戲素簡蔣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晉陽之槐一日三榮三悴玉箱雜記漢苑之柳一日三眠三起三輔故事柳狀如人號曰人柳比朝菌蕣花之一發旋萎懸矣總不如大椿之春秋塘水之候一日再增再減水經注潮汐塘水其增減信若潮水穴口之流一日十溢十竭水經注漣水淮水與斟水合其源出東岳下穴口朔非信若潮流比溝澮蹄涔之一盈隨涸懸矣總不如大海之潮汐人之器量亦猶是夫

續問奇類林卷之九終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清漳丘懋煒以鄂
同邑俞　誨忠伯
清漳周起元仲先仝訂

材品

平津侯公孫弘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閣營客館招天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盡以奉待之噫卽謂公孫詐也安得此風而見之

慶曆中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又監察爲開口俶裏行爲合口俶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必先呵責譴辱之若美相聍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王分功此所謂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徼借顏色卽成大怨亦鄙薄所不任其後顏峻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事同又宋李昉之語本此秦檜事亦然然檜濟奸之術槩之昉又非所擬也

眞西山曰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常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又曰奸臣之專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擊搏之權而去其異己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忌又曰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指意則無以爲容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爲夫人王從之申子相韓昭侯謀之以事未知所欲則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所悅而言之昭侯大悅奸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也

玄宗西幸駕及古界分靈武遞至房琯新除丞相玄宗

於馬上看除目顧左右謂裴士淹曰亦不是滅賊手士淹低語曰請陛下勿復言上色少愧又嘗彆彆不悅多與裴士淹並馬語語及平日之事時亦解顏上曰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士淹曰誠如聖旨近實無儔上曰但以妬賢嫉能以此至敗士淹曰陛下既知何故久任之豈惟身敗兼亦誤國計今日之事林甫所啓也上愀然不樂

季子之學不爲父母所容王湛之賢不爲宗族所識韋皐不禮於婦翁蘇頲常奴於其父人不易知骨肉

猶爾固知滕公之識韓信李白之奇汾陽自有法眼難以意度

又攷漢張蒼臨斬王陵見其身白如匏救而免之后爲丞相唐李靖臨刑呼曰上不欲平天下乎柰何以私怨殺壯士秦王救解後封衛公宋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釋之曰此良將材也後爲少保

用人取士莫畧於古而莫嚴於今三代無論即漢唐間蕭曹起刀筆絳灌出椎埋卜式牧羊上官桀牧馬金日磾降虜之餘郭子儀俘囚之命長孺贊皇起身任子然才畧事功何虎炳也今科目限士非應進士舉則不得樞要非讀中秘書則不得公輔一語瑕疵指摘蜂起一步詿誤擯棄終身然古常多才而今動之士豈其天遐之有限將實文罔之太苛

宋朝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殿試者張元遂以積忿降元昊爲中國大患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因一叛逆賊子爲士子無窮之利也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後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

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見論衡

失虞佐而有扈伐孤男專而驩兜放成駒權而三苗竄侯侈佞而桀奔左強諛而紂折優施用而晉禍寺貂任而齊危惠嗇委而宋亂是數君者其好任小人則一而其身及於禍則又一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漢王嘉爲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省光祿

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嘉對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光爲丞相愚按史魚以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既死猶以尸諫聖人亟予其直王嘉就獄寔由光逢君之惡而嘉且死尚稱其賢進賢忘仇詎不附史魚而曰謂過之顧光果賢者哉奴事董賢協媚王莽眞漢蟊蠈也誠不知光於伯王嘉於史魚何居意嘉因光劾奏論死而臨死欲媚光倖免耶故國無道至死不變甚哉難也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翕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元豐初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二程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伊川入侍哲宗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有問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

爲得失伊川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溫公伊川二段並見前方正類

管寧適遼東杜甫寓成都李白流夜郎郎所居之地千載之下使人指顧斷碣遺址而斋艷之至汲荊州之井而懷仲宣甜桃椰之庵而高蘇軾是皆人爲地重也蘭亭也而以叙傳赤壁也而以賦傳又皆地以人重也其不爲山川之幸乎

蘇桓公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謝太傅道安北王

担之曰見之乃不使人厭出戸去不復使人思二者優劣自見桓公事見前方正類

衛大將軍不薦士然愈賢黯公孫丞相開館延天下士而獨心内忌黯此爲青有容賢之實弘有好賢之文也

衛臻典選舉蔣濟遺之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文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用臻曰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毓論選

皆先信行而後言才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有才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時服其言

元祐初設進士科以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謁俱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朝廷奚勞謝爲此科目中主司一段盛事也張詠郡舉進士第一以張覃宿儒與冠準致書郡將共薦覃居首薛奎舉進士第一迺推與里人王嚴而處其下李常擢第歷宣州觀察使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攺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豐幽登第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幽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歎服此四人尤舉子一段盛事也

宋張師德兩及相門爲王旦所惜後稱躁競者悉歸之近攷史傳稱師德孝謹有家法不交權貴時相頗不悅之然亦多病在西掖九年不遷卒於官所謂時相豈旦耶則是師德方以簡伉得罪而傳之躁競矣何聞之異也又嘗攷澠水燕談稱王沂公當國最抑奔競師德久次館閣曾魯公盛稱張才德沂公以

未識爲解曾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曾屢諷之張重違曾意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謝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知制誥曾曰無以易張矣沂公曰張公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謂魏公爲沂公向文簡爲曾簡肅蓋誤觀此則是張果以一不見王公爲王公所望官久次不進及文簡屢以王意諷張張始不得已緣職事一往王遂拒不見而以此實其口官竟不遷王廪人之節何名重厚而張亦守道不終卒陷輕薄誠可惜也愚因是慼世之

當事者誰不曰奬恬抑躁哉而以恬奬者幾何人以躁抑者幾何人恬本遲訥而不前躁又儇捷而可喜恬既踈畧而近傲躁又員轉而似才故事人之巧拙固殊而悅人之難易更別不至邑宰室將無解於未識不拜將軍之且府辜於太簡韓魏公猶以馮京不見爲傲致詰於富公之婦翁王魏公猶以師德不見爲薄終謝夫向公之薦主二公如此他何語焉柰何百鍊不化爲繞指白首不歎於積薪哉卓乎伊川先生之語韓持國也夫惟至者不求則求者不至王張

兩德無俱損矣而羨君不至七貴門羨君不入五侯宅吾終以是咏王風云

王曾爲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朝服見卿卿勿以朕爲慢也其見尊禮如此余謂爲朝廷侍臣使人主不冠不敢見者汲黯也使人主不冠服則亦不肯見者竇儀也使人主思之至於不及朝服而見者王曾也

唐明皇嘗謂吾相韓休貌瘦天下肥世善帝知休然攷李林甫傳林甫之相寔休所薦德林甫嘗薦巳故比周阿黨以行其私休負帝矣廟謨顛倒天下動搖五十年作瘡痏噫誰爲之雖暫肥乎旋縱虎狼肉食之如勿肥可矣

張九齡以忠亮大節事明皇值千秋節羣臣爭獻珍異九齡獨上所爲事鑑號千秋金鑑録備陳儆戒之意蹇乎大臣風巳九皐其季也爲嶺南節度使楊貴妃寵盛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至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而九皐獨以所獻精靡加三品吁愧乃昆矣

晉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庾亮侍讀東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天子甚納焉昔諸葛亮輔蜀嘗手寫申韓管子六韜送太子而元規侍晉能諫勿以韓子賜皇太子此可定二亮軒輊乎一嚴治蜀一寬糾晉也

王荊公取馮道司馬公鄙馮道而取楊雄朱文公又取荊公人各有所偏馮道其何取焉

雜記記宋世父子狀元三家張去華去華子師德安德裕德裕子宇亮又梁顥顥子固祖孫狀元一家又

沈遘遘孫晦兄弟狀元二家陳堯佐堯叟又孫僅孫何（古今詩話云孫給事僅僅孫暨則僅暨亦祖孫狀元）我朝倫文叙倫以訓父子狀元（廣東南海人）彭時彭教一家狀元（江西吉水人）又李騏馬鐸狀元俱一母所生（福建長樂人邑士紳深辨其誣蓋傳奇之過也）

宋太平興國五年放蘇易簡等進士一百二十有一人是年張忠定詠名在甲科而公嘗謂吾榜中得人甚多謹厚有雅望無如李公沆深沉有德量鎮服天下無如王公旦而折廷評素有風采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既盛自誇其榜中得人又自

以身爲榜中得人數其質直不自嫌如此且其品隲皆確論也當時榜中若蘇公易簡向文簡公敏中馬忠肅公亮宋忠定公湜晁文元公逈皆卓然一代名臣若謝泌之端直王礪之孝謹又雜出于他傳皆復不與則其榜得人之多益又可徵矣易簡下第二人爲李若拙而史載其誕妄少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爲榜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爲瞎眼又以徵得人果不在高科也

西漢貲郎最著者張釋之司馬相如史稱釋之斷獄有刑措風相如多識博物蔚爲詞宗則二人固有以自致又釋之十年不得調自歎乂宦減兄產相如謝病免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則二人又非以官爲償者黃霸亦輸錢買官補謁者坐罪免復入穀補倅馮翊守潁川然至丞相不免聲名損治郡卜式以助邊動人主位三公爵通侯然卒當封禪以不習文章貶蓋亦未免望輕於貲進而史竝稱循吏龔黃質直卜汲則亦非苟而已者昔有論武帝靈帝賣官同而意指異武帝取之豪富百姓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

式黃霸雖以貲財進身而不害其爲名士靈帝取之貪饕公卿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溫雖以公譽登仕而無捄其爲小人諒哉

漢河南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聞欲官乎曰不願也有寃欲言乎曰臣不與人仇無所言也今天子誅匈奴愚以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委輸如是而匈奴可滅也上召拜中郎已相齊會呂嘉反式復上書願與子男及臨淄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賜爵關內侯始公孫相以

爲不執之臣後武帝亦以封禪不習文章罷去今天
下多故矣與其持文墨靡大官何如忼慨死節破産
不爲家乎至侃侃烹弘羊天乃雨則未可於牧豎求
矣
天順初年于忠肅公謙下詔獄問官以彈文有謀立
外藩之詞鞫之忠肅曰親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
在內府外廷不得蹟聞問官默然乃曲以謀危社稷
鍛煉成獄近時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
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長者曰曾伏覩祖訓有云子

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
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悚然流汗事遂寢
郎此二事見學者貴博古通今況　本朝令甲尤所
當知漢人以練達朝章通達國體爲賢蓋謂此也
文翁拔劍擊江神而迴復　木　遂平王尊執璧當金堤
而水波旋却武肅命强弩射海濤頭竟趨西陵曰
沃史君以鞭指當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没人之精
誠至足迴狂瀾異哉
鳩鳥一名同力寰宇記一名雲白抱朴良規云渴者恣口于雲白之酒飢人
取飽于鱶肉漏脯一名擅雞廣南異物志雄謂之運日雌謂之陰
諧有鴆鳥處犀必生焉物類相感志云犀蘸角水中則水無毒造物者
誠懼鴆毒之傷物也古人得鴆或注之江□子云駙馬共見擔過
鴆者盡買之而注之江或燒之街晉書又見晉中興書或殺而焚瘞之庭
錄范忠宣宰襄邑時漢官儀云夏至賜百官梟羹欲絕其類也
熒鴆倘亦食梟意乎嗚呼祥麟威鳳人幾見之而每
患其少鴆毒梟鳴人思絕之而每病其多芝英珍而
不泄荊棘薙而彌原吾于是乎有感
檀珪與王僧虔書曰饑彪能嚇人遠與肉餓驎不噬

誰爲落毛此四語直勘破古今人情按獅子搏獸止
以掌擊而吹之毛自脫落檀珪落毛之說本此
爲張文定則一榜盡賜及第爲富鄭公則制科不試
詩賦富弼布衣召試以不能詩賦懇辭重一人之賢而輕變命官課
士之功令豈所謂設天網以羅耶固宜古之得人
天生太公則遇一文王天生管仲則遇一齊桓天生
范蠡則遇一勾踐天生張良則遇一漢高天生諸葛
則遇一先主天生王猛則遇一苻堅天生張賓則遇
一石勒天生李靖則遇一唐文皇天生劉基則遇一

我　太祖有泄水一節則有謝安有侯景一節則有陸法和有安祿山一節則有李泌郭子儀有朱泚一節則有李晟有淮蔡一節則有裴度有金人一節則有岳飛韓世忠有土木一節則有于謙有宸濠一節則有王守仁如形影相隨宮商相和蜀山西崩靈鍾東應造化定之素矣西京龍爭安期乃仙東都雲擾子陵獨臥伏龍驤首鳳雛垂翅王謝滚滚深源淹淹州將經營洪客高逝陳橋勃興華山遠引是雖抗志自高或材力有限要亦有數焉豪傑審此遂嵩可安想望可息矣

國家有一代之變必成就數人皆天命之預定者也王敦之變死其事者戴淵周顗郭璞成其事者王導郗鑒蘇峻之變死其事者卞壼桓彝成其事者温嶠陶侃侯景之變死其事者張嵊沈浚成其事者王僧辯陳霸先陸法和安祿山之變死其事者張巡許遠盧奕成其事者郭子儀李光弼朱泚之變死其事者段秀實高重捷成其事者李晟渾瑊我　朝宸濠之變死其事者孫燧許逵成其事者王守仁伍文定成其事者功業垂於竹帛死其事者節義光於日星成造物所厚也成者其福死者非不幸也

孟子謂齊宣王以羊易牛幽求子云宣王見屠羊哀其無罪以豕易之夫豕又何罪哉當是因羊而傳益之總以羊以豕足徵仁術

魏曹袞中山恭王勑令官屬塋必望邊伯玉墓曰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蔽髮齒伯玉墓在濮陽魏田豫病戒妻子亡必塟西門豹邊曰所履行與我敵有靈必與我善人固各有所向也

蝜蝂者善負蟲也行遇物輒持取昂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物積不勝卒躓仆不起人爲去其負人之不量而負者亦猶是已莊子曰是猶以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此[illegible]品大小之善惡也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一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黄吉士叔相訂正
惠安陳玉輝達卿
温陵徐綸芳奕開
晉安陳一元泰始仝訂

恬退

和士開擅朝世胄多處京官惟崔彦玄二子獨外任彦玄弟鄜之從容言曰拱輿擴幸不凡何爲不在省

府彦玄曰吾立身以來耻以一言自達今若進見與身何異何驃騎弟五弟準字幼道高情避世驃騎勸之仕荅曰余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充位宰相而準散帶衡門不一及世事夫父而彦玄也可不以競進貽其子弟而皆幼道也者可不以狗比累其兄矣

大臣休致固是難事而勸人休官尤難陳振獻鴟賦於崔湜湜雖稱善而心不悦魏仲先上王文正詩曰從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回好伴赤松遊公得詩大喜以酒茗藥物爲荅然終不能用也寇萊公再入中書魏亦貽以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從平地作神仙公亦不能從惟陳恭公判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覇越平吴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爲倅值生辰獻遺星列子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挂冠高節莫因循公嘆咏久之曰非君誰與我言遂致仕嗚呼出處之際人所難言炎凉之態人所易動以張華博學知天文處極亂之世中台星坼其子勸其遜

位而卒不聽以死况其他乎唐張正甫爲相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崔力賛之既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謂人曰後有大事愼勿與少年郎議之蘇易簡罷知政事不勝閒冷謂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未幾而卒國朝李文正當國日久有士人投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緑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笑而已夏文愍罷相懸車日久與鄉人飲有村甿齒長據上座不遜公欝欝不自得遂復起夫宰相家居有何不足市井不識政自羙事却乃

芥蔕宜其不克終也正德間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恕汝南强景明奇詩云八十耆年二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柰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公得詩大悅竟不起寄者聽者均有古人風矣

龐莊敏公知定州屡請老或謂上方注意且精力克壯何堅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歐陽文忠公在蔡屡乞致

仕門生蔡承禧因間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大臣立朝而皆恐厭棄於明主耻描畫於後生也無耻其有興乎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爲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夫前之五侯譚爲之首後之五侯譚爲之貽豈譚懼同日並封之盛而早爲同時並避之謀耶噫朝中五侯孰與山中五侯之爲永也吾尤美夫不入五侯宅者攷漢成帝同日封舅王譚王商王根王立王逢時爲侯世謂五侯

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仲武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遯于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

上流飲之蕭士贇註李詩引逸士傳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遂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巢父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遽驅牛而還耻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據高士傳則洗耳者許由牽牛者巢父據逸士傳則洗耳者巢父牽牛者又樊仲父也世稱巢由而不稱樊仲父然不知逸士傳何所本樊仲父名豎

陶淵明在彭澤令公田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在官八十餘日洪容齋悲其秫秔未嘗顆粒得到口蘇子瞻買田陽羨有終焉志然自黃州歸上書乞居常州得請而登州之命下矣在惠州時以長子邁授仁化令當挈家至乃買地白鶴峰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以待明年新居成邁與諸孫至甫被命責儋耳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至儋初僦官屋數椽遭迫逐買地結茆勞費不貲靖國改元北歸被病至毗陵遽卒明年葬汝州郟城陽羨之田白鶴之居竟不能終歲享也不亦可悲哉陶之襟抱蘇之器識於此知無一毫戚戚者顧造化亦太忌人矣

甫丹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所膾炙杜牧詩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尤自含蓄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未樂中任新繁在官六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耆俊為戒猶恐弗能今終爾好人嚼如此不為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誚之胡笑曰吾豈無糟糠之念嘗於是思之熟矣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為累耳

向敏中拜右僕射真宗意其必喜密令李昌武覘之門外賀客寂無一人廚中亦無備辦酒席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婁師德貶員外司馬因暑移牒驚曰官職盡無耶既而曰亦得亦得畧不介意夫官爵身外物也得失何足動念故得官者當以向敏中為法失官者當以婁師德為法

東坡曰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所愧即為達也明道曰一命之吏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二語一意

一丘一壑之語人以為始於謝幼輿非也黃帝將適昆吾之丘中道而遇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日月之旗驂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邀諸路容成子曰吾將棲於一丘釣於一壑謝語蓋有本也

盛名必有重責大巧必有奇窮

王華州太史曰古人云宦猶海也百險備焉吾以爲海大洋其險易睹人情險伏則安可測也又曰仕路如沙竇以杖鑽之則竅通而明抽杖則塞此知命君子所以由大道俟大數也

先正有言曰人臣戀官之心不可有戀主之心不可無

昔者老龍塞兌多年晚出流沙爲叩者强出數千言豈不玉瑣珠纓哉後之學者且因其言而訶之是又

未若周廟之金人乎雖然金人之銘至矣且復有因其銘而反之者不滋多事哉是又未若堅五石之匏而載之秋菰之澨春藿之涯物無忤世無爭何者維聲送響形逝影響生而迢空罔象且得因其響而祟之影出而噴沙蠼螋且得因其影而困之不滋畏乎哉故絕響所以全聲避影所以實形影響不漏聲形乃眞此龍叟欲以守中悟人而麟父欲以無言還天而未能者也況其下者乎有著樵書者爲此論亦自妙

物有以其尤爲殃土有以其異爲傷人有以其技爲不祥麝之薰也猩之血也象之齒也翟之尾也推此而物禀尤美身之災也故曰以其尤爲殃也藍溪之玉也合浦之珠也益陽之茶瀘南之荔也推此而地產殊異民之賊也故曰以其異爲傷也伯喈之琴也正平之鼓也羊欣之書也立本之畫也推此而士擅絕藝人之役也故曰以其技爲不祥也

氾騰字無忌甘州人屬天下兵亂解官歸郡守造之杜門不見嘗曰生逢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悉散

家貲贍其族灌園讀書澹泊自適刺史張閎徵爲府司馬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按馬伏波云貴當可使復賤氾騰云貴而能貧語意相同

後漢光武諸侯會聚多相爭論功獨馮異避大樹下軍中謂之大樹將軍唐王建平東川諸將莫不爭功獨王宗裕立枯松下未嘗自言時人謂之枯松太保二者的對

自古神仙多托跡於乞丐穢癩之輩而神仙之所救度亦多困苦偃蹇疾貧賤無聊之人蓋此輩未識富貴

滋味情慾恬淡纏累復少易於割絕加以經受苦楚性行堅忍而又享福未盡耗喪無多較之此道稍覺爲近若遇富貴得意即眞仙謫世意念一差未免墮落況凡人哉

齊王冏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在洛見秋風起因憶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爾

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耶遂命駕便歸南山蕨三江水吳中菰羹鱸膾山林清味可想

喻汝礪曰嘗謂富貴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怪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紓其憂鬱之思也

談藪云東坡一日訪佛印于竹林寺印款之坡因誦李涉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印曰學士閑得半日老僧忙了半日相與發一大笑

葛稚川云再到鄉園男女皆更換惟綠水青山不減舊耳蘇東坡云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諷咏二言便翛然園林之想

古人就寢輒與冠履作別人生如朝露世間種種名利官爵如幻影浮漚何關心身許司徒詰曰官朝廷物也來若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體若乎故曰是亦不可以已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二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晉安謝肇淛在杭
晉安李炳恭汝篤
清漳王命璿君衡仝訂

廉介

唐閻雅爲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何也超曰明公初下車取墨歲不

過十挺今則數百挺猶未已應命不暇何能精好噫觀此則歐陽文忠戒姪通理以買硃砂謂不宜買官下物得非以當官取物率皆濫惡不堪得少而損多耶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王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時鄰省有同會者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敢當人之惠愚謂小費不欲當人惠正恐小人不可與作緣

唐蕭倣在南海地多穀紙倣勑子弟繕寫缺落文史于稟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齎當須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薏苡之嫌得爲深誡倣曰吾不之思也此與吳祐諫父殺簡寫經一意

徐節孝云與人不苟合可知其所守之正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敝衣爲儉以求合於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至其議論則未嘗苟從蓋惡

衣食未足爲賢惟不苟合乃見其人東萊亦云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易車服以求高名而徐邈不改其常大凡人多爲世態習俗所驅有爲善驅者有爲惡驅者不爲惡驅猶可用力至不爲善驅方見胸中有所立按此兩論最精微爲拈出

按武元衡當作儒衡元衡弟楊綰當作鄭餘慶事見舊唐書

魏盧欽著書稱徐邈曰志行高潔高而不狷潔而不介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所易或問曰武帝時人以爲通自涼州還京師以爲介何也答曰往者崔毛用

事貴淸素士人皆變易車服而徐公不改故人以爲
通比來奢僭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
乃今日之介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可見定力
在我自然通介有常傍人脚跟終是隨波上下
晉顧愉少淸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淸嚴不敢發口曰顧郎難
衣食者唐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淸德其妹劉晏妻也
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獘乃令人
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携至門

不敢發言而去宋陳后山履常罷歸貧至累日不炊
傳堯俞知之懷金餽之聽其議論不敢出口三事絕
相類此與方正類魏公子終席謙讓一段互發
宋觀漢記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
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鈎甄宇耻
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後召問瘦羊
博士何在京師因以號之甄宇之瘦羊馮異之大樹
也所全多矣彼一羊肥瘠而紛紛爭諸祭酒博士平
日所講誦謂何乃使人不爭於錐刀之末乎

呂舍人官箴當官之法有三曰淸曰愼曰勤其言岀
王隱晉書李康答司馬文正之問有曰爲官長當愼
當淸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又斯三者愼乃爲先
淸不必愼愼必自淸其言如此
國朝豐公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逮
繫詔獄七年
英宗復辟起擢叅政河南復以劾周府内官不法擢
本省右轄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
縣簠簋不飾聞至大懼無以舒解乃以白金爲燭饋

之踰數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
之乎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
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自
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爲
銀燭事也又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餽
金首飾承以篚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
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擊柝請公入以語公
公逌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坐亭中
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内

[illegible]之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授之令持歸張東沙之論豐公曰此一事也持已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愚謂鄭公亦然廼鄭公夫人至一見金飾面頸驟赤則門庭清肅暮夜絕金可知刑于之化顧不尤卓卓耶

先襄靖公居恒每語人曰儉者不奪人輕施者必好奪都崇膴無兼味襲綵之奉衣大布三澣以爲常制

兩粵日諸將吏人惴息無敢持寸縷半提望轅門趨召入發端州海忠介公贈公文曰昔包龍圖隨夷清也尚以一研起濤始沈去世傳不持研使君去不用沈使君不持眞不持也余偕父老以瓊海靖濤知之粵志云丘太宰嘗問海中丞曰郭司馬塡而粵地增毛幾尺中丞曰良然又志云連江吳公之南問郭公何以治兩粵郭公曰異時軍府取貨百司將吏百司將吏安取之哉余受兩粵殭事反此耳連江廉不因人言然若是可知郭公也粵人曰辟之水萬曆改元及壬癸之間渾渾爾郭公制其頹波連江粼粼白石連江吳公文華謚襄惠三代公塡撫人稱蕭規曹隨云

董三泉公士毅謁選爲蜀別駕又升州守宦十數年計僅一青布袍一華靴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間請於公曰往者兒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柏也子曰

大人今所具者柏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是其所種柏子遠而蔽蔭耶愚謂即此一事廉於當官儉於裎躬達於觀世善於貽謀具見之矣三泉公大參朴之子解元僉事應軫曾孫科第蟬聯

留犢事徵千古三焉一是漢建安中時苗爲壽春令乘薄軬飯車黃牸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此犢是淮南所生者也群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毋苗不聽一是晉羊祜兄子篇歷官清愼封鉅平侯有私牛於官舍産犢及遷而留之

一是王遜爲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
犢悉留以付郡云是馬郡所産以還官也世知有時
壽春事不知有羊篇又有王遜壽春平生大節不特
此一事此一事則當時已赧縮於郡吏之言逮元太
祖閱之笑曰彼官生子亦肯留否則苗之心事蓋漏
於是矣故君子不爲過中之行 時壽春事詳前廉介類
敦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
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
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

見作清卿矣古人以清德相高如此
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
枉法贓耳包樞密知府禮上日衆吏前請諱公亦曰
吾無所諱惟諱吏之有贓汚者耳二公語同正由品
同
昔公儀休相魯有饋之魚不受曰聞君愛魚故饋魚
何故不受曰吾愛魚是以不受也不受魚亦不失相
故常得魚受魚而失相則不復得魚是以不受也齊
景公分慶氏之邶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
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
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
是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
富也夫公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持
富者也世知以少得爲多得乎其幾矣 公儀休事詳前廉介類
漢書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侯 一作焦 儉貢鯉受而懸
之一歲儉復致一枚續乃出所懸枯魚示之以杜其
意北史蘇瓊爲清河太守郡人趙頴守樂陵年八十
歸五月中自來奉新瓜一雙恃老苦請爲留致于廳

梁竟不割人聞受頴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相顧而
去懸魚懸瓜俱奇妙既不拂其來尤足杜其後
漢劉寵爲會稽太守徵入將作大匠五六老叟各齎
百錢以送曰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見吏年
老遭值聖明聞當見棄故自扶奉爲選一大錢受之
北齊彭城景王浟爲定州刺史徵入侍中數百老人
相率具饌以送曰殿下至此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
人惟食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薄蔬浟重其意爲
食一口夫受一錢食一口其淸可及也不見吏不識

吏其靜不可及也故吏清靜而民以家福矣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三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鱉陽黄吉士叔相訂正
清漳丘懋煒以鄂
同邑俞　誨忠伯
清漳周起元仲先仝訂

儉約

晉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并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晩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眞率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子綦之子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班超者虎頭燕頷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爲貴仝

肉爲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韓忠獻公爲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葦蓆爲棚覆獻肅公乘驢蔭車時王文正已貴忠獻公又作一路使者奉母携子之官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

溫國文正公所服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高平公因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

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知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其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高梁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斯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夫布被也公孫自折於長孺布衾也司馬著銘於高平誠僞之分可不愼與

正統庚申憲副劉公仁宅時爲御史在京楊文定公溥以展墓竣還朝過華容便造焉問其子忠宣公大夏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麵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上惟蒲蓆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劉公回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按文定公過華容時忠宣公時方齓云愚論劉公奉鄉先輩則茗一袋蜜一缶欵臺同寅則枯魚一器价偵之則瓦盆煤爐親視之則蒲蓆布被褥且夫人攻苦不辭

井臼於隣家忠宣尚齓不諱朴陋於私室一門清風可欽仰也劉公眞御史哉夢醒録曰噫今有官侍御而蒲蓆布被褥者乎其妻有躬操井臼以爲養者乎惟昔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事類此蓋宜嘆世之爲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燄日張一日而民生則日憔悴一日豈不悲哉又文定初遣僕偵公于旅邸嗣過家又瞯公于私室維時廟堂上急于知人也如此以此

舉措吏治蒸蒸民生睥睨有以夫
弘治間張少參繼孟嘗言作人須要有趣對俗客啗
然一語遇學士大人有道術者與之譚說名理揚搉
風雅亹亹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前輩一時如西
涯相公蒲汀尚書皆海內宿望常聯輿過訪公或留
坐所共脫粟之飯間出蔬果杯酒三五巡即止諸老
凡自公第出輒喜見眉宇相謂曰吾儕遇張子醇一
飯勝倍別家盛筵矣其為人愛重如此嘉靖間黃憲
副巷居常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

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即新婣上客率以為
常余一日偕周元孚進士候公公懽甚縱談名理因
及疆埸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
屏間白曰烹雞熟矣請割公曰少需蓋劇談未間也
有頃婢白如初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
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共饌出胾肋狼籍不為意也
公間起入室余從之闞其室一榻蕭然不啻僧舍余
時若泠然嘘以清風洒然沃以瓊漿也退謂元孚曰
吾與子今幸游羲皇世矣相與嗟嗟不置前輩風流
如此真足欽也
國朝董大參朴成進士後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公宅
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精饌惟糟蝦一器
朴感省終身持雅操視昔胡紘嫌朱晦翁無隻雞斗
酒之共釀成僞學之禁相去何如哉
狄伏遠家財鉅萬妻子不免饑色藏積一庫自繫莞
籥常語妻子此官物不可用至死身惟着敝褌而積
絹至二萬疋藏蓄竝歸天府臨沮鄧差鉅富而自奉
菲薄道逢估人不相識呼與共食頗極珍美問之曰

人生世間止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美食乎
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也差默然歸
宰鵝自食方動筋骨哽喉死相州王叟積粟萬斛莊
客二百餘戶而夫妻吝嗇常食陳物纔可充腸叟嘗
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飧豐盛叟問其業答曰唯
賣雜粉香藥有本五千逐日食利存本不望羸餘故
衣食常足叟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恣食不數日夫
妻并夢為人所錄枷鎖鞭撻云何得妄破軍糧無何
并卒官軍圍安慶緒時始盡發其廪夫為子孫守錢

猶可言也至爲他人守役役終身不得一日奉養目之曰奴不誠奴哉然以三人觀之祿食自是註定生涯只可隨緣節儉而虜守尤愈侈僭而賈禍哉

韓子云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云寧一月饑毋一旬餓餓甚於饑也荀子云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於無有者窮窮甚於貧也

毛玠以儉率人一時貴寵輿服不敢過度長吏垢面羸衣軍吏朝服徒行揚綰以貞廉入相而崔中丞寬

池館臺榭即日潛毀郭中令子儀座內音樂頓減五分之四黎京兆幹騶損騶御止留十騎儉德風人之速如此而古人相成亦自有深意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四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同邑盧廷選鉉卿
陳玄藻汝鑑
林名鼎玉鉉仝訂

文學

范文正有讀書帳頂如墨色夫人持以示子孫曰此爾父勤學燈煙迹也胡安定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得

家問見平安二字即投澗中令名投書澗

皇甫子循云張幸先以詩示虞訥頗爲所詆更作以示託名沈約遂爲稱嗟幸曰此吾作也訥乃大慙世多貴遠賤近重耳輕目無惟乎士季假論於嗣宗陸生託譔於孔明也至李邕於蕭誠之字則口中一任雌黃眼中全無青白矮人觀場可鄙甚矣李邕事詳前文學上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陳無巳登覽得句即急歸臥一榻被蒙首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

待其起就筆硯卽詩已成乃敢復常古人詩文苦思如此顧於自然天趣終隔一膜又王勃毎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稾此弄筆機似覺英雄欺人

郎仁寶云曹子建與楊德祖書謂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吾文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僕辭不能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自吾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耶又任昉爲王儉主簿儉出已作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

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由是敬好終身二者眞達人之言然世誠有定吾文者何必後世不知范希文作嚴先生祠堂記末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時太伯在坐曰公此文名世只一字未安德字不如風字公欣然改之至今讀茲記者誰不知風字太伯所定顧何能掩希文之美哉適足彰希文耳

容齋曰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爲記用屯之初九蠱之上九極論漢光武之大先生之高財二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旣成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咏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將名世某妄意輙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迺似趢趚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爲之凡七八本旣畢會於府伯玉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偏示客曰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邁頃聞此二事於張子韶

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手後之君子當有知之者矣

漢諸儒專門談經然有可唾者匡衡説詩以解人之頤詩戲具乎朱雲論易以折人之角易爭器乎至於桓榮之陳車藏憑之重席誇榮博勝舉不足尚也又攷漢明帝馬后有顛疾得内傳孟召文讀之輙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宋張乖崖與傅逸人會於韓城終夕談話鄰里有病瘧者皆不發

韓昌黎讀歐陽詹之文知其慈孝最隆歐文忠閱蘇

軾卷亟稱其爲國士王應麟見文天祥卷奏其古誼若著龜忠肝如鐵石

晉樂令善淸言而不長手筆讓河南尹口授二百許語潘安仁演之遂爲名筆大叔廣談辯摯仲治不能對退而著書難廣廣又不能答唐裴光庭以閭麟之爲心腹每事麟之裁定光庭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又牛僧儒善爲文楊虞卿善言說京師語曰少牢口大牢手人之才具信自不同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爲白玉微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爲鐵心石腸人而亦風流艷冶如此顔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絶其目曰大言樂語饞語醉語於樂語云苦河旣濟眞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戍客歸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饞語云拈鎚舐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門外強淹留醉語云逢糟遇麯便酩酊覆車墜馬皆不醒倒著接䍦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並以公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意平常無可咀嚼于疑非公詩也

劉禹錫云異柳八韓七請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二說眞足解頤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與潰皆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如亂臣十人

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太王荒之蔿藟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無臭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遂也

歐陽醉翁亭用也字正荆公度支郎中葛公墓銘亦皆用也字不知誰相師然皆出于孫武子十三篇

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爲制戲曰筆乾

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唐柳
玭善書玭爲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玭書
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卽不敢從命一無一文
可潤筆一不受一文潤筆二公具高

裴晉公自爲誌銘曰裴子爲子之道備存乎家諜爲
臣之道備存乎國史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
厥修謂二銘詞簡而備白居易亦自爲銘顏魯公在
蔡州知必禍及自爲誌銘置左右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

之意也洪皓之子邁曰先公自嶺外徙宜春没於保
昌道出南安時猶未聞檜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
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
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享其情旨哀愴乃
過于詞前人未有此格也按此二事一示揄揚之難
盡一寄哀慟於難言古人用意深遠如此

論衡云孝明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
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備具一字尚不能
知欲如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矣

文章三代而後秦漢最簡古惟治安策天人策鼂錯
數百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始漢武帝束
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旣至問治亂之事申公但
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
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
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辭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
康王命畢公曰辭尚體要上之諭俗且然而況臣下
章奏乎章奏至數百萬言卽儒生讀之口燥舌沸而
不能止天子一日萬幾難可知矣正德時韓尚書文

欲攻劉瑾屬李夢陽具奏草曰毋文文晉弗省也毋
多多覽弗竟也此言極得告君之體故觀申公老人
一言覺董賈文章尚有少年習氣後世支蔓其詞叫
噪其氣閃倏其狀至俚語隱謎諧談私號盡登白簡
說鬼說夢若詛若譜混成一團謔罵世界章奏大體
决裂盡矣君臣堂陛毋廼褻乎

白樂天六帖爲應科舉而設故醜類不廣梁昭明文
選亦咸爲詞賦揀料朱子云文選是文章之極衰者
而東坡亦詳言之矣

向秀將註莊子先告嵇呂二友曾曰此書詎復須註徒棄人作樂事耳一秀註也見譏於嵇呂見竊於郭秀人之相越如是楊綰論著未嘗示人和凝編纂鏤板行世亦各有其志也

齊陸澄博學多識過於王儉觀其所言儉亦心服至於讀易三年不通文義欲撰宋書竟不能成終貽書厨之誚臧嚴四部書目自始至終了無遺失而沒世無稱唐谷那律博通典籍褚遂良呼爲九經庫鄴侯架插牙籤至三萬軸可謂無書不有而二君生前著

述何寥寥也他如任來經苑景翼羣書窟聚而不運何裨身名至於杜少陵蘇子瞻閒關奔走殆無寧日勢豈能以載籍自隨而其詩文貫穿淹洽似一一檢故事用者又何也豈天分之有限耶抑鑒裁與自運原屬兩途也

古書難辨詩禮尤難如詩巧笑可以崇質唐棣可以求仁翹車可以責善清河可以謀國菅蒯可以存故消泉可以防微此等作不優於桑間濮上之音孔子去此存彼何也此猶寂寥簡短柄旨無稽若釆齊行

度也貍首射節也新宮下管也九夏金奏大樂也驪[illegible]駒餞歌也與武王克商以立監也祈招祭公謀父以畜穆王也篇具經傳至今可考孔子亦刪之何也至禮類族辨物正名之大經也然稱謂之間往往混而無別毋之昆弟爲舅詩曰我送舅氏是也而婦謂其夫之父壻謂其妻之父皆曰舅父之姊妹爲姑傳曰姪從其姑是也而婦謂其夫之母與其夫之姊妹皆曰姑舅之子爲甥詩曰展我甥兮是也而父翁謂其壻謂其妻之昆弟皆曰甥來孫之子爲昆孫汲書曰

不窋之昆孫商書曰垂裕後昆是也而弟謂其兄亦曰昆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傳曰蓋舅出是也而謂祖父之所由生亦曰出嬪婦官也而謂其亡妻亦曰嬪禮曰生爲妻死爲嬪私旁逮之訴稱也而謂姊妹之夫亦曰私詩曰譚公維私若此類豈禮之缺略與抑聖人自有深意而今無考也至於命名之義則父爲矩母爲牧舅爲久姑爲故考爲成妣爲媲兄爲況弟爲悌姊爲咨妹爲娟夫爲扶婦爲服妻爲齊妾爲接子爲孜孫爲順女爲如甥爲生嫂爲叟先儒皆有

成釋而未知所當也
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彥明告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彥明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為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費文憲公云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曰知其所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沈甑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

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傳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漫齋語錄曰凡為文章須是文字外別有一物主之方為高勝韓愈之文濟以經術杜甫之詩本於忠義太白妙處有輕天下之氣此衆人所不及
禪之道當下便掃不立文字便是文字詩猶禪也天地化工之妙微特今與昨變朝與暮殊同時共刻針芥不容之間大地眉端山河睥睨呼之氣轉而為吸初念脫而為二念即已陳陳不堪覆瓿譬之既謝之花既槁之葉重粘枝上必無生理而況其聲音字畫之粗乎
宋劉孝綽兄弟群從子姪當時七十人並能屬文其三妹亦並有才學適徐悱劉三娘者文尤清拔梁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范蔚宗稱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爾非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夫劉氏文人一時至七十人王氏名德重光至七

葉是真亘古之盛顧孝綽中茸為尤王敦亂賊出自臣族是豈文之所能飾哉
唐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世言文字可以見分命之優劣
謝承漢書曰班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父彪曰此兒必記漢事孟堅一部漢書充能見之成童時也夫充能知孟堅之才而期其書於先又能服中郎之心而秘其書於後充真不可及矣

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盧亦嘗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

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乙今可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為優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

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高適引手畫壁曰二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巴人否俚詞耳陽春白雪之曲俗物豈敢近哉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中所唱如非吾詩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乞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汪輔知虔州謝表有清朝有味白首無能之語蔡確為侍御引杜牧詩為證以為怨望罷之蔡後為相被謫復以車蓋亭詩得罪亦天報也

白樂天不為李贊皇公所喜每寄文章李緘之一篋

未嘗開劉夢得或請之曰見詞則迴吾心矣樂天未冠以文謁顧況況覩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乃捲卷讀其芳草詩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前言戲之耳又有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晚年欲遣為楊柳詞以託意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東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又為詩云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移

種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見兩星洛下
文士無不繼作吁樂天一芳草之詩遠回顧兒長安
之詔一楊柳之詞至感宣宗禁中之移而文章一篋
終不能動賛皇一盼而廻心焉信乎時固有遇不遇
而賛皇善忮亦一短云

李泌初警敏嘗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
必憔悴國忠訴於帝帝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者爲
譏朕可乎此語與彼自詠檜耳同眞帝王之言也

人間諸物皆有聚散豈能久存而書爲甚且多罹火

災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述五厄之說書之厄
也久矣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
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聚書
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保和殿太淸樓龍圖閣御府
所儲尤盛于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
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具數
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
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于
官者耳若士大夫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
車杜兼至萬卷韋述所蓄二萬卷鄴侯李繁插架三
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
百餘卷宋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
番陽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
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
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
都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合璧
事類等書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
二萬卷其後無不厄于兵火者他如石林葉氏多至

十萬卷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
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餘宋末
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倣讀
書志作所題極其精詳後亦散失于兵火至于蜀中
三李秀岩東牕鳳山三族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
後亦無餘周公瑾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二千餘卷
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後皆厄于火又
聞浦陽義門鄭氏藏書極多家有藏書樓若干間其
額是建文所書擘窠大字御書樓三字盖我

太祖駐蹕金華時賜有御札藏其間後亦被焚所藏書有八萬餘卷古名賢墨跡畫刻亦不下五六百種皆付煨燼可勝惋惜噫觀此造化忌才亦忌書矣蓋剽抉陰陽之多發洩英華之盡天地讎也老氏曰多藏必厚亡載籍且然況貨貝乎

世傳類書宋以前者獨類聚初學書抄策府白六帖耳及考唐藝文志徐勉有華林編略六百卷何承天有皇覽一百二十卷祖珽李徵有修文御覽三百六十卷劉孝標有類苑一百二十卷張太素有文思博

要一千二百十二卷許敬宗有累璧四百卷東殿新書二百卷劉綺莊集類一百卷最少者至李途記室新書三十卷止矣惜今少有傳者

冰川詩式詩之名曰詩者五言章句整齊聲音平淡七言章句參差聲音雄渾曰歌者情揚辭達音聲高暢曰吟者情抑辭鬱音聲沉細曰行者情順辭直音聲瀏亮曰曲者情密辭婉音聲諧縟曰謠者情諞辭寓音聲質俚曰風者情切辭遠音聲古淡曰唱者與歌行曲通曰樂歌者情和辭直音聲舒緩曰歎者情戚辭老音長聲絕曰解者與歌曲嘆樂通曰引者情長辭蓄音聲平永曰美者情活辭麗音聲圓壯曰清者情逸辭激音聲清壯曰辭者情長辭雅音聲平亮曰舞者情通辭麗音聲應節曰怨者情沉辭鬱音聲淒斷曰謳者情揚辭直音聲高放曰騷者情深痛加而極其憤曰賦者辭語富麗事意詳盡曰操者情堅辭確阨窮不失曰鹽者與行吟曲引相類曰篇者情明事備不遺餘意以至曰別曰調曰思曰哀曰啼曰詠曰文曰章曰誄曰箴銘贊頌無題則各有意義辭

情音聲亦異不能縷陳而總謂之詩賦頌箴銘文誄贊亦可以為文其餘皆詩

宋之問鬢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子美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張說洞房殘月影高枕聽江流子美踈簾殘月影高枕聽江聲李群玉水流寧有意雲泛本無心子美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徐昌翡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子美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韋莊百年流水盡萬事落花空子美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諸公句意祖類子美自優

詩有簡而妙者若劉禎仰視白日光皎皎高且懸不如傳玄日月光太清阮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不如裴說避亂一身多戴叔倫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裏逢不如司空曙乍見翻疑夢沈約及爾同衰暮悲復別離時不如崔塗老別故交難衛萬不捲珠簾見江水不如子美江色映疎簾劉孟可耻垂拱時老作在家女不如浩然端居耻聖明徐凝千古還同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不如劉友賢飛泉界石門張九齡謬忝爲邦寄名慚理人術不如韋應物邑有流亡

愧俸錢張良器龍門如可涉忠信是舟梁不如高適忠信涉波濤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奴僕親不如王維久客親僮僕亦有簡而弗佳者若鮑泉夕鳥飛向月不如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蘇頲雙珠代月移不如宋之問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劉禹錫欲問江深淺應如遠別情不如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陸機三荊歡同株不如許渾荊樹有花兄弟樂王初河梁返照上征衣不如子美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武元衡夢逐春風到洛城不如

顧況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陳李數曲暮山青不如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李義山江上情雲雜雨雲不如劉夢得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不如柳子厚日午睡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音

有才士蕭鳳儀作桑寄生傳其中藥名詩淸新俊麗可愛錄之其一云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鸞膠續斷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沉香冷月娟娟其二云澤蘭憔悴渚蒲黃寒露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茱

萸耳菊自重陽其三云免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前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掃蛾眉丁香誤比愁腸結豆蔻長含別淚垂願學空中雙石燕庭烏頭白竟何遲其四云天門冬日曉蒼涼落葉愁驚滿地黃淸淚暗銷輕粉面凝塵間鎖鬱金裳石蓮未嚼心先苦紅豆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鸞甘遂死引年何用覓昌陽詩效韓渥香奩體而轃泊無痕過之亦一奇也

劉歆同楊子雲給事黃門且子棻受學奇字知非不

素也乃誚其覆瓿嚴光非有一接之歡推其書在老
聃上光之言曰凡人賤近貴遠子雲祿位容貌不能
動人故輕其書嗚呼此今古通病也歆惟賤近貴遠
故忌卒自劇秦以美新光惟不慾故達卒以一絲繫
漢九鼎人之相去如九牛毛信然
世謂楊子雲爲書癡皇甫士安爲書淫子雲之草玄
也或嘲其尚白則解難士安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
或勸其廣交則論守玄或勸其應辟則論釋勸不謂
癡淫不可也及子雲卒而法言太玄大行士安沒而

高士列女等書並著於世非癡淫之爲烈乎杜武庫
左傳癖晉有吳其功居多癡也淫也癖也何負於人
哉在所用耳
韓柳歐蘇文家宗匠然昌黎自云大得意則大罵小
得意則小罵平淮一石段文昌敢奮筆無所赧避歐
公得子瞻文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及檢發
士子群譁聚訕馬首不復知譁者何事訕者何語然
千古而下數公姓字日月爭光可見文章自有定價
毀譽終非定評

唐李程試日五色賦出場楊於陵詢所作程示之破
題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曰公今須作狀元翌
日無名於陵不平乃於冊子末繕寫之以謁主文主
文歎賞不已於陵曰場中得此文何以待之主文云
非狀元不可於陵曰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
亟命取卷對之不差一字主文因謀之於陵擢狀元
李廌爲東坡客坡知貢舉方叔下第坡送之詩云平
生漫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宋歐陽修知貢舉
考試卷常覺坐後一朱衣人點頭然後文入格始疑

侍吏及回視一無所見因語同列再三歎嘗有詩云
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一點頭又詩云青夜夢
中糊眼處朱衣暗裏點頭時觀此則歐之頭點宋衣
蘇之眼迷五色二公且不能自信況他人乎何怪夫
杜牧阿房之賦以名而後收韓昌黎不貳過之論先
後棄取之頓異哉人顧以此白眼一世英雄悲夫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後果臺城
失守宋徽宗詩日射晚霞金世界又云定知金帝來
爲主後果有金人之禍　太祖命諸皇子詠新月

懿文太子詩云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淸光遍九州建文君詩云影落江湖裏魚龍不敢吞　太祖甚不懌後懿文果夭建文君遇金川門之變削髮爲僧流落至老而歸然則詩眞有讖矣

楊鐵崖先生博學能文吳中人豪也顧阿瑛重於敎子延於家每食必出佳醞以芙蓉金盤令美妓二三捧勸鐵崖出對云芙蓉盤捧金莖露有妓能對者贈以此盤中有一妓對曰楊柳人吹鐵笛風遂以盤酬之坐者絶倒

擁書萬餘卷即無假百城李謐行書數十卷當不易千駟劉晝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于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司馬子長以父名談故趙世家以張孟談爲孟同季布傳貴人趙談爲趙同與任安書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郭林宗爲郭太鄭太公業爲鄭太王羲之祖名正故每書正月爲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今人多以正作政蓋本于右軍李翺父名楚金故爲文皆以今爲茲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爲敘或作引字

史官多被顯禍魏收獨以壽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追其後也修郄者且發冢而棄其骨竟不得免說者謂韓退之欲避修史重懲於此不知收之僇尸收之穢史也司馬光之直筆於唐太宗何竟不聞鬼責耶

魏孝文得彭城王勰暮春應制詩爲改一字勰謝曰頼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琱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古之爲君者不欲自居一字之工唐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婼注勑畧反勑畧爲敕咎小吏正之因檢釋文果勑畧反公因號小吏爲一字師古之爲相者不惜自更一字之誤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五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鄱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惠安陳玉輝達卿

温陵徐縉芳奕開

晉安陳一元泰始仝訂

忠義

唐皇甫誕隋時爲并州總管司馬仁壽末漢王諒反於并州誕抗節爲所殺其子無逸時在長安聞諒反

卽同居喪禮人問故泣對曰大人平生狥節義旣屬亂常必無苟免尋凶問果至 國朝正德末許忠節公逵任江西副使死宸濠之難其父家居聞江西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爲位易服而哭人恠問之父曰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已果然生死之際人情所難二公取信父子之間非其守死之素然乎而知父莫若子知子莫若父愚又不能不咨嗟於一門

國亡矣而自以其忠臣之子不事異姓者王裒也國亡矣而自以其功臣之孫不事異姓者陶潛也國亡矣而以忠臣之子功臣之孫改面而事其讐人者諸葛京也噫諸葛公忍見耶（京諸葛瞻之次子亮之孫也漢亡瞻與長子尚俱死事獨京事晉爲郿令官至廣州刺史）

洪忠宣使還外國爭梓其文太后垂簾欲識其面其後來中國者必詢其起居官爵子卿歸漢朔望優寵圖畫麒麟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間其重如此

漢相田千秋匈奴笑之宋相司馬光遼人戒無生邊事金人入汴令宣索蔡太師京家姬入洛傳令軍中毋驚動司馬太師光宅夷狄不如諸夏之亡也吁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幷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温簒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敷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令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温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别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簒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燦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

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温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温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晩唐詩人薄之乎

施全刺秦檜不克死鄭虎臣監押賈似道殺之漳州木綿菴夫虎臣修父怨殺似道于落魄之日幸而濟足快天下施全一腔血無地洒刺秦檜于方張之時即不幸不濟有餘榮哉朱文公曰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可爲忠魂吐氣矣

容齋曰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徙爲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爲公卿乎歆羣爲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遜辭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章惇蔡京爲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爲歆羣者幾希矣

司馬温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爲子必不孝其爲臣必不忠秦淮海曰人臣能念私恩然後能盡公議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

趙襄子遊圃中至梁馬不肯進青荓爲參乘襄子使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視梁下豫讓却寢佯死叱青荓去青荓以言則失友不言則失君乃退而自殺出呂

覽詳見前忠義類　豫讓者青荓之愛友而趙氏之賊臣也爲荓者奉君命執君賊已伏其辠則請於君而以友道殯焉其可也荓何以死也設荓死而讓得逞其計以賊其君何以謝君卒之再伏厠中再索竟獲讓僅拔劍三擊襄子衣死焉亦何益於友哉

唐僕固懷恩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酧汝不淺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李懷光初蓄異志其子璀從帝啟曰臣父必負陛下願蚤爲之備及懷光敗而璀死君子謂懷恩有母懷光有子

也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高屬將妻之惠風仗劒大罵而死乃知王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鄒浩諫謫新州途遇田晝泣下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居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昔東坡在惠與參寥書云兒所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

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哄其言是何等胸次晝之言即坡之言也坡公可謂善處憂患者矣繼鄒謫新州者紹興中有胡邦衡或問朱子胡在新州十七八年何爲不死朱子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志完之行晝又有言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此言有助人百丈竿頭更進之力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繳奏武樞張説出復入及爲翰林學士客皆往賀羅頌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爲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素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爲者皆當置度外蓋即晝之所以勸志完者邦衡之行朱子謂李彌遜乃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又記宋人雜錄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彌遜字似之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惟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

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則是李亦未嘗無奉策邦衡之言也愚故借邦衡之用於李不能如志完之用於田也

胡忠簡公論王倫秦檜劄子並出范公璿筆而忠簡以爲公親老上疏必有危禍取而自上之遂南遷也虞學士松谿集序云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而不恐及其

親朋友之厚德又公所以寧歿世而弗敢忘也
漢楊彪以魏黃初四年受拜光祿大夫時年八十二又二年死魏王祥以晉太始元年爲太保時年八十又五年死宋王琨以齊建元元年領太師加侍中時年八十一又三年死周寶熾以隋開皇元年拜太傅時年七十五又五年死四公俛首反面逃死也死可免哉等死遲百年亦死況數年乎漢龔勝曰吾受漢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晉辛勉之言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

二姓達矣四公不及也
琴張欲吊宗魯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女何吊焉南軒曰琴張只見宗魯死便以爲難事不知其不義也子路爲孔悝死始初不知所擇雖謂之不得其死可也
丘仲深云宣德正統初一時賢相比稱三楊盛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違軒龍易位勑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逭哉余按正統二年　皇太后御便殿時召三楊入　英宗亦侍頃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厲罵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死於是女官加刃振頸三楊爲之跪力救太后又罵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夫王振惡孽太后知之朝臣知之以三楊而不知乎先是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事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時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太后韙之自是振日招撫內閣之過

裁決一歸於振三楊乃迭請告展以此振權益專一敗之失誤縱乎巨奸一念之私覘破於羣小遂以見持中涓胎禍家國三楊相業吾不敢謂無損矣鄭淡泉今言中載西楊誣方孝孺語若果有此士奇乃亦至是哉總溥與榮同舉建文二年進士士奇建文初廷臣薦充翰林編纂蚤荷知遇靖難間約周是修郎不同死遇方孝孺能不愧死後來事業畢竟難補以是聲責備之義其他又其小已嘗論宋名臣曾經事五代者皆欠人一死　國朝名臣曾經建文登第卷

任者皆讓人一着
宋彭城王義康之出豫章也謂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後范曄事義康坐免爲庶人徙安成義康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當時范曄輩豈不能讀數百卷書知古事者
魏于禁降關羽惟龐德不屈而死後孫權殺關羽獲禁送還魏文帝先令詣鄴謁高陵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服狀禁見慚恚發病死唐克

復東西京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光殿前帷首請罪甄濟布衣不受僞職詔赴詣京師上命館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旌別若此當時列拜者廼曾無一人能爲于禁之慚恚發病死者蓋其心死固已久矣
衞獻公使子鮮爲復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左鑄云伯玉始聞孫甯逐君之謀不對而去之矣至是謀再及焉而亦如之又齊莊公之難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慶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夫伯玉與嬰皆孔子所嚴事者其處君難皆愚所不解
晉下宮之難公孫杵臼死程嬰不死而孤立人勸嬰無死嬰死嬰以一死報公孫杵臼也漢逮趙王偃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先死貫高獨不死而王已白詔赦高令勿死高死高以一死赴趙午等十餘人也

人生惟一死死尤不欲以此賒負人古人重信義至此宋張洎事南唐李煜宋師至城陷洎攜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止宮中紿光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洎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機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爲主白其事者不死將有以報也及入宋洎遂顯用而反倚勢丐索煜亡已煜貧甚至以白頮面器與洎未滿意哀天與宋末第進士未仕而宋亡人勸其退伏草莽爲自全計天與不聽迺結義兵誓復州邑兵敗詈敵而死初與將作監

謝昌元直學士趙孟頫約同死國亡何趙謝二人皆食元祿而天與獨踐約一門自盡者十七人我　朝建文中靖難師逼京城翰林先死節者惟周公是修一人李文達日錄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惜哉上虞陳絳著金罍子論曰靖難師逼胡廣諸公與周公是修先期約同死及師至金川門周公自經應天府學之尊經閣而諸公相帥勸進皆躐蹐華要陳喬死張洎獨不死袁天與死謝昌元趙孟頫獨不死周是修死胡

廣諸人獨不死人各爲其主死死義耳三公何所不足而取償於人之同死爲顧如洎與謝趙胡楊諸人抱此賖負雖則生富且貴要自不能無愧恨處它日雖竟死亦亡面目見陳袁周諸公地下耳以此見人此一死要得其所誠不足多愛恤苟愛死逃死不可況百年之內終不可逃而壽之信史徒令清議之士至今猶以筆舌督過諸人雖既死不足償負爲可惜也按建文二年廷試擢王艮狀元嫌其貌寢以胡廣易之艮置第二後艮竟死節而廣勸進可恨哉

金將郭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城破手劒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投火死按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昔程嬰存孤不死公孫杵臼死不必存孤此女奴倉皇危難中乃兼二人矣豈不烈哉

王義裴度隸人也度爲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日度亦爲人刺義扞刃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爲文祭之仍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出國史補近世戲劇還帶記乃稱度爲御史言事請伐淮

蔡與宰相李逢吉忤逢吉夜遣人刺之公僕裴旺效程嬰代公死不知公自有王義事也

無啓民其心不朽細民國其肝不朽總幻形耳如比干之心弘演之肝夫是之謂眞不朽

唐珏字玉潛山陰人元世祖甲申年浮屠楊璉眞珈怙寵奉詔發宋帝諸陵寢至斷殘肢體焚其齒骼棄草莽間珏具金酒邀里中少年取四郊暴骨潛易而藏之斲大木爲匱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浮屠肆虐陵骨亡恙又林德陽字景曦嘗楊璉發

諸陵時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投籮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永嘉嗚呼珏德陽二人何爲而爲眞千古義烈士哉此益足見中華尊養之報甚夷狄慘酷之臯云

人知萇弘之血在蜀中三年化爲碧不知韓信之血在關中丈地漬爲草按地理志未央殿東北二里許蓋鐘室故處有丈餘隙地草色皆殷赤傳是淮陰王

韓信血漬而然英雄之爲英靈如此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六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清漳丘懋煒以鄂
同邑俞　茝忠伯
清漳周起元仲先仝訂

機謀

周有王滿生齊人也見周公公曰先生何以教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

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太公待警於道旅周公受教於滿生其不廢人言如此

有苗之師禹以爲伐叛益以爲招損卒之來格禹不以益之言爲戾己東征之師周公以爲圖功邦君御士以爲艱大卒之四國是皇周公不以邦君御士之言爲敗謀也古大臣之能酌人言類此

黃石公履德公老子之徒也子房人傑也黃石公以

進履折之曰孺子可教孔明卧龍也每見龐德公拜于床下初不令止仲尼聖人也老子曰子去子之驕氣與子淫態黄石公降一子房而隱穀城龐德公降一孔明而隱鹿門老子降一仲尼而隱流沙蓋名遂則身退矣故曰二公者老子之徒也

博浪一椎張子房不必論卽始皇大索十日卽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日捕賊終始不出則秦天子與縣伯州尉何異豈足稱人主之威哉茅山婁道人云盧仝茶歌飲到七椀自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

無了期矣始皇極麄悍人却得此意故其威不褻

春秋楚王以燧象奔吳師戰國田單以火牛克騎刼後漢楊璇以火馬散猾賊晉江逌以火雞破姚襄宋趙遹以火猱攻卜漏一術數用之而輒勝如此

僞漢王降者乘黄屋車傳左纛矣眞漢王降則白馬素車係頸以組矣此敵情也甚哉項氏之愚也

張良辟穀曹參湎於酒陳平淫於酒與婦人其皆有不得已乎其憂思深其道周其當呂氏之際乎良也辟世故引而立於潔參平避事故推而納諸污夫神仙爲高尚所託而公宰非優游之司故易曰肥遯吉無不利余以是高夫留侯焉

晉文公赦里鳧須使驂乘於國中國人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吾何懼焉於是晉國大寧又田於圃陸期以日中公所愛者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猶行法焉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可戰於是興兵東伐一舉有功文公將釋怨以昭德則封必先乎首讐將樹信以立威

則誅必加于深愛漢高祖封雍齒誅丁公用此道

樗里子號智囊漢鼂錯號智囊魯匡號智囊（匡王莽時爲羲和）支謙亦號智囊（謙字恭明月氏國優婆塞也該覽經籍及諸技藝善諸國語時人諺曰支郎眼中黄形軀雖細是智囊）又杜預桓範皆號智囊王德儉亦號智囊（德儉許敬宗之甥也屢而多智）噫是何智囊之多也故天下亂在於好智

隗囂非特馬援之故人也蓋嘗受其綏德將軍之任而爲之決籌策於幕中矣再使洛陽留而不反遂獻滅隴之策且聚米爲山谷之形此其心蓋以嚚爲進

身之背而以隴爲立功之地也徐世勣決討西向謂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遂籍戶口士馬之數啓李密自獻而援不愧多乎薏苡蒙謗藁葬城西光武之薄援援固有以召之耳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其家親族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覊旅訴者乎昉遽命

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近時華亭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其死也前夫之子爭葬之質之縣尹縣尹判其詞曰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斷令後夫之子葬之二判大快可見失節之臣暴臭於子孫失節之婦永絕於死後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翟偁之敗其叔知之韓侂冑之敗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妹婿知之潘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於主父偃蔡京之敗則已亦知之然而終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魚朝恩嘗約郭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

得無疑乎裴度元稹同相度嘗條稹憸佞李逢吉欲併中之陰令李賞詠裴度曰于方爲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奏其事帝命韓皐等恭鞫方無狀稹度皆罷遂命逢吉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夫元載亦逢吉也汾陽王不惟陰鎮載計而顧深服朝恩之心晉公雖隱不發而不能不動於賞言徵發激訟使逢吉得乘其敝汾陽識量於是高軼晉公矣不然萬一疑信之間且聽其下之衷甲載復使人馳而告於軍容爲此春秋費無極所以惡郤宛於子常而殺

之漢劉粲之所以誅其太弟義也其禍又豈如度而已哉甚哉小人之機詐可畏而要在君子有以待之也

戰國齊人有妻妾而遠行者妻有私聞夫將至與所私謀以鴆至則令妾進酒妾欲無言則失夫主欲言之則失主婦乃佯仆于地夫主怒而笞之君子謂妾一仆全兩主五代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

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此伶人能以一死解徐氏兄弟紛也然予謂伶人只合以二酒一仆亦可以無死又按金陵志申漸高者南唐優人上嘗於便殿引鴆觴賜周本本疑不飲別引巵傾酒跪進曰願陛下飲此酒庶見君臣同心上色變無言者久之左右皆駭汗漸高竊喻其意乃盡併盃飲之內盃懷中趨出上密使親信持藥詣私第解之已不及矣與此稍異然亦奇矣志又云南唐建國軍儲未實關市之利歛率尤繁農商苦之時亢旱日久祈禱無應上他日舉觴苑中示宰臣曰近京三五十里外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諸相未對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大足談言悟主至動天意顧諸宰相充位默默視之不愧死乎然則伶蓋賢而隱者也

蜀志先主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下使客刺之先主不知待甚厚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北史

後魏司馬楚之方劉裕誅夷司馬氏逃匿得免及宋受禪楚之規報復及衆據長社歸者萬餘人宋武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知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謙感其意出匕首席下告以狀遂留事夫先主楚之皆一誠待人消融不肖之心因自免於倉卒暮夜史稱先主得人心楚之得士心是矣愚謂不寧然漢四百年晉一百年天下一旦拱手於篡賊非天下心先主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楚之晉宣帝弟太常馗

之後名義所在賊人固已遠矣豈一朝夕故哉然二客亦義俠已予因併攷春秋晉靈公患趙宣子驟諫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漢梁王怨袁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後刺者十餘曹備之杜林拘於隗囂不屈弟成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遮殺於隴坻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

弟喪乃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崔琦以激刺梁冀冀怒遣琦歸陰令刺客求殺客見琦耕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詠之哀其志以實告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不忍可亟自逃吾亦從此亡矣琦得脫走蔡邕以中常侍程璜怨得罪與家屬鉗髡徙朔方璜女夫楊球使客追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唐太子承乾以于志寧强諫大怒遣張師政往刺之見志寧慄然苫塊中不忍殺乃去五代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取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將殺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歎曰吾公欲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去宋韓魏公以招討駐延安夜忽有携匕首至卧內搴帷者曰張相公命來殺諫議公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不忍取金帶置城櫓事詳前機謀類又一本載韓魏公在延安守陴卒得偷兒所竊金帶公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令受其帶是墮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歎曰非琦所及宋張浚討苗劉次秀州夜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何欲答以讀書

知順逆不為賊用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事亦詳前

盖鉏麑之不賊趙宣子感於君臣者也楊賢之不殺杜林感於兄弟者也張師政之不忍殺于志寧感於父子者也隱垣之卒以情告富人感於夫婦者也梁王之客不殺爰盎梁冀之客不殺崔琦程楊之客不殺蔡邕元昊之客不殺韓琦苗劉之客不殺張浚感於忠邪順逆之際者也由此觀之盗亦有道豈不信哉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成漢蔡邕被召對金馬門也曰願寢臣章毋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已而更衣竊視旋被髡鉗之禍此君不密而失臣之效也陳蕃請除諸常侍曰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嫉之已而拔刀突入甘受殞軀之僇此臣不密而失身之效也幾事之來微乎微乎可不慎哉

秦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楚殺子反晉文公聞之爲之側席而坐曰莫余毒也已宋殺檀道濟魏人聞之書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齊殺斛律光周武

帝爲赦其境內唐武則天殺程務挺突厥爲所在宴樂相慶仍爲立祠每出戰即禱焉宋殺岳飛金人酌酒相賀嗟夫毀于城資讐敵是尚可以策國乎

魯卞莊子養母嘗爲魯將三戰三北齊管仲亦曰吾嘗爲將三戰三北鮑叔牙不以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家之孝子國之敗將耶記曰戰陣無勇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愚謂人子親在不敢以身許人當辭爲將卞莊管仲之將終不若聶政之俠

漢李廣以簡易治軍程不識煩故士卒多樂廣而苦不識而不識終不以己煩爲廣之簡唐郭子儀以寬和治軍李光弼以嚴故士卒亦樂子儀而憚光弼而光弼終不以己嚴爲子儀之寬將有常道程李是也質材氣勝子儀德度優故有易常以成功

劉備首事雖顛踣困頓中名字已在天下矣曹操何等英雄睨天下何有然猶曰劉備人傑也曰劉備吾儔也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誠敬而服不能殺者不可得殺也七箸之失震雷之驚操在備料中矣袁術何人語人曰生平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吁

不聞劉備斯之爲袁術耶

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俸王請觀衛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鄭人有臺卜之冶者謂王請觀其削客因逃冶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

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奇巧者必奇窮而至拙者爲至巧

人知張子房跪圯橋老父取履不知又曾拜路上小兒按眞誥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帬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到復是隱言也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七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滎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晉安謝肇淛在杭
晉安李炳恭汝篤
清漳王命璿君爵仝訂

孝友

君子以仁合族以義防之以明教也婦無二天義也范文正公爲義田以賙族而有再嫁之恤何也世降教衰婦於人者其不能以貧居孀也子思之母嫁於衛明道之婦嫁於王夫豈無範勢不行耳公以爲禮之所不能禁而仁之所哀也故爲之法使亦以沾吾餘亦仁者之用心也金壘子之論如此按禮喪服傳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猶得嫁故詩序於柏舟恭姜自誓曰守義不曰守禮　愚攷文正公少孤隨母適朱氏因冒其姓登第時名朱說後復姓謝表云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在强秦入境遂同于張祿則公之旣相義田而必先其族本本水源蓋有深思焉義田而必及再嫁再嫁而必

三十千也罔極隱痛于是乎難爲言矣公眞仁孝哉
彷闌以發所未及

温大雅字彦弘將改葬其父母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葬訖歳餘果卒家弟温彦博也死生有命豈關地理兄弟一體害此福彼亦豈人心然由中至性非可勉也彦弘不可及矣世惑各房風水之説至停柩列訟者亦復何人

宋劉炳與弟煥皆官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

當徽宗朝雖姦黨恣行而清議尚立如此内殿崇班鄭從易毋兄俱亡嶺外歳餘訃聞請行服神宗曰父毋在遠當朝夕爲念經時無安否之問以至年餘不知存亡耶特除名勒停是亦足儆夫貪戀而孝衰父母者

唐韓滉爲宣徽觀察使有老婦拾橡蓑間猛獸將噬焉㓜女號呼搏獸而救之母子俱免又許坦者年十歳餘父入山林採藥爲猛獸所噬卽叫號以杖擊之獸奔走父以得全異哉此女此兒孝心所至猛獸亦

避又水經注云上虞縣東北有孝子楊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藥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而去是虎亦可以孝感也又一異也

唐肅宗時代宗儲位危疑李泌辭歸因爲誦天后太子弘黄臺辭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又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成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煑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萁在釜中燃豆在釜中

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咏歎二詩可爲心怛參之蓼莪常棣二章而孝友慈愛生焉則天下之爲父子兄弟者定

鄭叔段之惡或勸莊公殺之公曰俟其自及也隱太子之變長孫無忌等勸秦王先決王曰俟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吁母爲兵首靈殺機以窺天倫也忍乎

鄧攸與其妻逃石勒之難棄子而存姪此與魯義姑過齊師棄子抱姪何異君子曰志可哀也蓋存者可亂也弟亡矣不再子也雖然棄子可也棄其子于輒

號及之寘之木加徽纆焉必絕其生伯道無兒誰云
天道無知或曰悔娶甥女故甘絕嗣噫然亦忍矣
劉侍御寅維風錄云鄞洞雲張翁尚書文定公邦奇
之父也文定公爲學憲時廳事僅二楹不便過訪其
叔旁一楹以宿逋願售公倍買之將重構焉旨於翁
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
淚下公訝問故翁歎曰噫吾想至日折彼屋以監我
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
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

銀已隨入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
取可也翁乃忻然曰若慰我甚矣憶昔吾友羅惟德
任寧國時一日謁余喜動顏色隨拊掌自咢曰今日
一大愉快事余問曰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
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
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咢然耳時聆之以爲淺談
也今追思之難哉難哉惟德時精神通於一家矣余
微天之幸父母兄弟妻孥原自一心從來出納施予
更求經余目忘而不知爲可喜耳愚合張羅二事讀

之惻然爲感懼然爲快想見室家宜兄弟翕父母其
順一章光景盎然在目
薛包與弟分財奴婢引其老者曰我與共事久若不
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
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韋夐
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夐惡
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其弟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
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也卒乘舊馬而歸包與夐
寓意雖不同而婉委儉讓亦自深至矣

宋靖康中二帝北狩余郭入莆始祖義重公時遊大
學諸生空國北去公獨守闕不去隨駕至錢塘聞母
喪徒跣奔歸家貧不受餽抱土爲墳廬墓號慟輒嘔
血孝感甘露烏鵲馴集紹興間詔立雙闕表其閭謚
爲孝節四世孫道卿值宋末盜起日抱母柩泣盜知
其孝子遺一矢爲識家得無燬又與其弟佐卿守孝
子闕祠被執兄弟爭死盜兩釋之子廷熇避寇倉卒
與父道卿相失哭水滸兩晝夜有神校心哀之迹道
卿爲舟以歸道卿病疝危憂慼扶護一夕髮盡白追

卒號慟幾絕烏亦羣集芝産園中元至大勑有司竝
旌其門至今十四世棹楔三孝峙焉府志論曰予考
前代表揭巍科膴仕比比也滄桑變幻存者幾何獨
玆孝闕巋然雲日之表鬼神若呵護焉求之一邑得
一人葢已罕矣況郭氏一門而得三人焉不尤罕乎
又況如道卿兄弟爭相遜以死孝友兼盡者乎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夫按古今天下表闕共十
三閩得其四莆得其三郭得其二亦稀覯哉志有之
天子門前有闕羣臣至此心常闕如也唐宋旌表孝

行門閭皆賜闕亦使鄉之爲人子至此心闕如也君
親之恩大矣臣子圖報心何紀極故賜之闕此之爲
教不以爲僭其義遠矣嗚呼羨墻在望至此而不闕
然者非子也夫非臣也夫莆三闕一爲唐林蘊亦孝感甘露白烏之瑞一爲義
重公一爲道卿足烯同時竝旌
尹吉甫賢父也不免後妻之讒伯奇孝子也不免履
霜之慘骨肉之間有慚德矣閔子騫父子各得之不
賢於尹氏乎曾子妻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
及伯奇王駿妻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曾
六管寧有言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甚嘉之竟不再
娶不尤賢於閔氏父乎北齊殷外臣子基每見後母
輒感慕嗚咽家人莫忍仰視母亦悽愴不自容旬月
求退此不可爲則傳不云乎君安驪姬是傷公之心
也基無傷父之心哉幸而父外臣焉否則不伯奇乎
噫哀哉伯奇岌岌乎殆哉基也
人知舜父瞽瞍後母弟象而不知有妹顆手等也顆
音古果反出史記正義果爾則舜自已母握登没後
一門父母頑嚚弟妹傲狠廼能感化至於底豫允若

蒸蒸又不格姦此大孝卓爲古今莫及與又人知舜
子義均封於商而不知有二女名宵明燭光後爲湘
之神湘君神世傳堯女舜妻女羅氏辨爲舜二女宵
明燭光非堯二女娥皇女英也金壘子載其說今附
記之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七終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八

莆中郭良翰道憲甫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惠安陳玉輝達卿
温陵徐縉芳奕開
晉安陳一元泰始仝訂

賑施

明董朴菴江藩時子士毅號三泉為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官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為僕對云里中比年大侵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骼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于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為者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為者闇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陰德譬如耳鳴人不聞而已獨聞正此意

唐書陽城字亢宗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至宋史欒京為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

事母至孝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于外為嫁之二事具人所難

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於越價轉賤文潞公在城都米價騰踊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值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以是知臨事自有術也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九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清漳丘懋煒以鄂
同邑俞　誨忠伯
清漳周起元仲先仝訂

交誼

翟公罷廷尉則門可張雀網公孫賀劉屈氂任丞相則舘壞爲馬廐士常背公卿於衰勢公卿常傲士於

盛時故當兩失也

孔子於諸弟子惟語於閔子騫記於子游字餘俱名醫閭先生因謂孔子於弟子只稱名至程門便有秀才賢輩諸君等稱呼余按不止如此孔子於弟子直爾汝之孟子去孔子無幾時已是稱子至文中子又稱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爲先輩朱子去程子又亡幾時其稱門人往往曰公又呼廖德明余大雅輩老兄則師道至今不知更幾變矣

侯司徒欲交王仲回冉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冉未之許也又冉子有同門生喪親白冉欲往奔慰冉怒而撻之令寄縑祠焉或問故冉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夫冉也不肯其身輕諾於司徒不容其子苟往於同舍因不失親其近之乎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

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

孔叢子載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乎又有載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

行徵二子丘之道幾乎廢也然則夫子不特賴四友尤賴二子故曰非夫子之言也

列士傳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能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此窮交也孔叢子昔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賛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爲服朋友之服此青雲交也得此一二輩人劉孝標論可以無作

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唐楊寧與陽城爲莫逆交德宗詔城

與寧俱來此莫逆交所由名也漢鄭當時年少其所交者皆大父行晉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友善唐張鎰有重名陸贄年十八往見奇之請爲忘年友孟郊性介少合韓退之一見爲忘年之交此忘年交所由名也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廼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可見吾輩相與平居不以炎凉作異同臨難必不以緩急生離合貧富交態生死交情豈一朝夕之故哉

狄仁傑以其僚鄭崇質母老請代使絕域柳宗元以其友劉禹錫母在請以柳易播二公高義千古美談又有徐大玄爲杭州參軍泉其僚張惠以贓抵死而母老廼詣獄自言皆受以薄其罪惠得不死玄坐免官十年此又寧爲其僚分過以安其母之心以遂其

子之孝者韋綬將爲進士舉首以其友楊凝母老讓之不對策此又寧推美於友以爲其母榮者今世士大夫處僚友若梗萍相值無少顧念事利害僅毛髮以秦越人視甚或擠焉矧推念及其父母四公皆唐事可以激頹俗者故並著之

光武時禮震平原人師事歐陽歙歙守汝南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爲大司徒坐汝南贓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震年十七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自繫上書言歙門單子幼身死

學絕求代歙死書奏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
訟甚切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楊政字子
行受代郡范升梁丘易後升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
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持章叩
頭大言范升三娶唯一子三歲孤立可哀武騎虎賁
懼驚乘輿舉弓射猶不去旄頭又以戟叉傷政胷猶
不退哀泣固請帝感出之嗚呼此之師生凛乎在三
之義矣彎弓操戈彼何人哉
漢張蒼時以沛公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

續問奇類林　卷之十九　交誼　五

白如瓠王陵恠見其美乃請赦之蒼德陵及貴父事
陵陵死慟哭不止後爲丞相朝休嘗先朝陵夫人上
食然後歸家宋狄青隸韓忠獻公節下爲公所知後
任樞密每至公家必拜廟庭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
君之禮待其子弟司馬溫公謂受人恩而不忘其爲
子必孝臣必忠二公有焉眞足維世風之嶮薄者
唐王起知貢舉欲取白敏中及第而患其與賀拔惎
往還令所親申意欲白絕惎白許諾俄惎至左右以
他出對惎遲迴而去白知遽躍出呼之回具以實告

曰一第何門不可致而令我離絕至交乎遂相與盡
醉起聞之曰吾向止得敏中今當并取賀拔惎矣敏
中此事大有古人風今人貧賤石交一旦富貴便作
面孔相向若敏中者不肯輕絕於賀拔惎安肯苟同
於李德裕耶
列子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與鮑叔
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有親也吾嘗
與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不利
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

續問奇類林　卷之十九　交誼　六

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韓詩外傳曰昔鮑叔
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內漿窨戚患之管仲曰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馬爲知己者良
鮑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水漿雖爲之死亦何傷哉
噫鮑叔知管子矣管子報鮑叔似未必然然則管之
於鮑於召其皆有愧色夫
閻敞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
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惟孤孫九歲嘗
未死曾說寄掾錢三十萬及孫長求敞敞見悲喜不

勝即取錢還孫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勿疑包拯尹京兆時有以金銀縉錦二篋託相知者數年死其人歸之子子曰我父在日未嘗一言白金委人且無契券可驗殆長者之誤其人曰我躬受付豈待契券兩讓無敢當遂以白尹尹驗實斷與其子四人者或與或讓千古無愧色矣惜其人與子姓名不得與掾與孫並傳也則天下之貞人義士湮没無稱者豈少哉爲之一慨

家語曰夫内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雖然如范滂輩之互相標榜斯激矣曹丘生之欲爲季布游揚於天下斯濫矣名之益彰何取

柳子厚稱人固有嗜土炭者土炭亦何意乎見嗜也曰平生有緣耳胡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于子以紘韋爲幽贄由此言之傾蓋白頭其亦有緣乎否思之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愈已於是殺羿列子紀昌學射飛衛既盡衛術計天下敵已

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此弟子之甚其師者後漢鄭玄爲馬融高第融嘗筭渾天不合召玄一筭決之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馬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勑追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此又師之甚其弟子者噫懻忮之於人甚矣哉師弟尚爾朝市何如又考玄本傳玄西入關事馬融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得召見玄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此似無追殺事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李爲絶句曰公子乘閒卧絳㡌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塗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塗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嘻公卿以此養重已涉富貴驕人游閒以此恣情祇彰豢養乳臭魏公一見清臣詩即有東床之選眞休休相度哉姪竟不知何終朽腐同草木宜哉清臣事見靑瑣高議

蘇子瞻謁呂微仲值其寢逾時乃出談次有綠毛龜蘇曰唇莊宗時林邑國貢六眼龜優人敬新磨爲讚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他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此蘇戲語也古人又有題鳳譏爲凡鳥題午詆爲牛不出頭雖玩世善謔乎亦足耻夫朽木糞墻之流者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覺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即夜刺舟往剡就之經宿方至造門而返人問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又

嘗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竹主人知已掃設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直出主人大不堪便令閉門留賞白眼如此亦太傲世無禮矣此爲狂徒偭端

狄雱慶親爲袁粲門人而抱首粲子者慶也周某（史失其名）親爲陸超之門人而手斬超頭者周也陶穀親爲晉相李崧所錄用而搆成崧族誅者穀也究也狄被噬于豨狗周折頸于墜棺陶之死墓門屢遭雷殛而骸骨不少留彎弓反射之徒可以惕矣

宣子舉韓厥厥戮其僕（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楊素薦柴昆昆繩其左右（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昆以法繩之）又左雄薦周舉舉劾奏雄（雄再舉馬直爲帥坐贓敗舉以此劾雄）崔洪薦郤詵詵後糾洪詵（曰惟官是說答明至公）君子曰事君不黨其古之遺直乎張綖盡（商英）起舒亶于停廢（亶爲縣尉坐手殺人停廢商英言其可用）而亶發稱盡手簡（亶知諫院以商英事涉于請遂繳進商英手簡二紙并其婿所業一冊）王介甫倚呂惠卿爲心膂而惠卿繳介甫私書君子曰彎弓反射其後之薄道乎

黃隱元豐中爲監察御史初入對時方尊尚王氏學

神宗問隱學術隱以司馬光對神宗嘉其不撓遷殿中侍御史林豫嘗爲蘇軾所薦後軾下御史獄豫適賜對神宗問誰所薦豫曰蘇軾問何以識之曰臣經回杭州軾爲倅因會客識之又問是日所談何事豫頓首曰臣子所談無非忠孝時論韙之嗚呼是可謂不欺其師不欺其友不欺其君矣二公皆吾莆人先輩風流眞可欽仰

梁冀既殺李固杜喬暴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鈇右秉斧鑕詣闕上書乞

收固屍不報與董珏俱往臨哭不去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屍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並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遂與亮珏皆隱匿終身不仕曹節既殺陳蕃竇武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殯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為已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夫李杜齊名陳竇比節宜得義士之報而郭

亮董班楊匡朱震胡騰張敞六人諒自卓卓不可及嘗攷主父偃方貧時賓客無一人納門及其相齊迎或千里偃徧召謝而絕之戒毋復入門又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惟獨洨孔車收葬天子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顧不知孔車者偃貧時賓客無一人車會在一人中為之納否偃貴幸時賓客千人車亦在千人中為所絕否第偃能感義車能報知至為天子所嘉歎亦奇男子事足愧後世之交情交態者

周列國之時俗尚俠烈聶政抉面姊亦死其旁荊軻殺身漸離竟亦不肯免侯生感一顧之恩刎頭而送公子此猶有說作劒而至殺其妻作吳鈎殺其二子漁父渡子胥沉江擊絮女下壺漿投瀨此死何為者大道不明人徒激於意氣良可惜矣然自是古人今之人許人一帛一錢或過而背之肯以六尺輕殉知己哉

續問奇類林卷之二十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晉安謝肇淛在杭
晉安李炳恭汝篤
清漳王命璿君衡仝訂

達觀

劉道原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嘗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何得齎以自隨此與蘇

子瞻寄語韓持國勾當死時可將去者一意

封氏見聞郭子儀將出見脩宅者謂曰好築此墻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墻皆某所築祗見人自改換墻今見在子儀聞之愴然動心入奏其事因固請老余讀韓退之圬者王承福傳其言曰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圬者之意即築者之意

鼓盆而歌荷揷而隨嘉死而輕生也夫嘉死而輕生與貪生而懼死俱未離乎生死之域耳鑿坏而遯負石而沉羞富貴而樂貧賤也夫羞富貴而樂貧賤與厭貧賤而慕富貴俱未脫乎富貴貧賤之畛耳

容齋曰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自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咏其工者輒爲人所傳淳熙己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

爲何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賈傅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濵屏絕人事至從狗竇中度食飲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逍遥自得也又曰白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江上爲商人婦所作而商乃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不以爲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題云夜聞歌者時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曰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詞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

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眞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凄切一問一霑襟低眉終不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意於漁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按此樂天蓋亦取離騷女媭等意亦未必實有此事顧屈以怨自以達此又其不同也

宋丁晉公起第京師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者躬畚鍤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貶崖州

即以其第賜之　國朝嘉靖間大金吾陸炳於京師治第軍人李偉親負土石不二十年炳敗籍其居入官而偉女入宮封貴妃至萬曆初元尊為　慈聖皇太后亦以炳舊宅賜偉二事合若符契

又有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龔美造收匳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為妹壻向者器皿乃歸美家王詵為侍禁三班院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熱修成不知誰家廝居此不踰年尚主身居之豈獨物哉天下亦然曹氏為漢平董卓董卓既平而受漢室者曹氏也司馬氏為魏抗吳蜀吳蜀既抗而受魏室者司馬氏也劉裕為晉北伐北方既定而受晉室者劉氏也天下事率多如此區區之勢來去何常豈足恃哉是在達觀者得之

范文正公仲淹或有欲為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有之如何得安寧使敝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文定公市張齊賢宅乃晉公綠野堂則是齊賢取之矣文正仁者也故不忍取齊賢豪者也故不嫌取然孜綠野堂乃

李龜年故第又知消長無常去留皆寄達觀者不以此罣礙胷中為賛皇平泉遺戒可也雖然文定之豪而達終不若文正之仁而迂（范文正事詳前達觀類）

漢竇廣國者竇后弟年四五歲為人略賣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崖下百餘人崖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召問果是封章武侯宋李遵勗生數歲相者曰是

當以姻戚貴少學騎射馳氷雪間馬逸墮岸下衆以
爲死遵勗徐起亡恙也及長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尚
萬壽公主兩人起貧賤緣戚里暴貴瀕危得全殆似
不偶故知人生定命當富貴非待力求即困阨天不
能殺也

項王初入咸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
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垓下
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
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

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
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
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
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又高祖還歸過沛
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
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
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
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

魄猶樂思沛嗚呼項王入咸陽思歸故鄉漢王還沛
宮亦思歸故鄉英雄故不忘鄉第項王思鄉太早耳
項王垓下失意泣漢王沛上得意亦泣英雄故多感
泣矣第項王啜其泣矣無嗟及耳撫事弔古爲之三
嘆

彭思永微時夢人告曰爾生爲兩制死任秦州後果
得秦州堅辭易江寧至淮促裝登舟尋卒蓋秦淮亭
一舟中也數之不可逃若此岑征南死彭亡地名正觸岑彭
諱睦固死射犬固小名也見犬必死竇建德死牛渚童謠曰豈入牛

口勢不得又竇果死于牛口渚其爲期數使然一耳若漢高忌柏人
之名柏人者迫于人也遂去之違之以全福此則天之所與又未
可以常理格也

李文饒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而張齊賢布衣時春
游嵩岳醉卧石上夢人驅羣羊于前曰此張相公食
羊料也事與文饒合飲啄前定此語非誣

續問奇類林卷之二十終

續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一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黄吉士叔相訂正
惠安陳玉輝達卿
温陵徐縉芳奕開
晉安陳一元泰始仝訂

報應

蘇子瞻云張湯宜無後以達賢有後楊雄宜有後以盜名無後雖有為言之自足警世

吳楚之界桑婦不爭採桑梁瓜肥楚瓜小楚人妬之梁令使民夜澆楚瓜楚人自愧王坦之譏論曰桑枝不競瓜潤空慚以此

余按史本傳趙普初年與太宗相失屏居洛陽及入朝上書自陳頃聞昭憲太后及太祖顧託事帝亟感悟召見慰諭不久柴與錫趙鎔等遂告秦王陰謀帝召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秦王果得罪死及普疾篤遣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廷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為尼太宗再三論之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知果太師次女名志英號知圓太師雖不能明言與太宗締搆陰謀盡害諸王獨歸子孫之意始末曲折大槩可睹矣報應如此萬古奸雄猶不奪魄

宋王安石手實之法下及雞豚不知其實本管子按管子地圓篇云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手實之名始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文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

與民爭也張靖言安石在金陵將卒前一歲見故郡牧吏言其子雱桎梏狀蓋皆冥報云（安石子雱事詳前報應類）

豐相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來謁熟視之蓋京師上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曰我已非人茲竊有所禱明日將託身為犬實在尚書宅願戒家人善視我豐公驚曰公平生有道行何為爾對曰某初脩道戒本無隱惡奈一事獲罪於天何豐問其故慘容而言某以朝廷方黜蘇氏學因建請磨去儲祥碑文坐是受譴豐曰上帝亦愛重蘇公文乎曰不專在是正

以迎合時相風指耳言訖失所在旦而犬生十子其一手足黑而身黃疑為黃冠也殷正甫云蘇軾以才取忌必欲寘諸死者王珪蔡確耳一時鷹犬攻擊不遺餘力觀太皇曰据至于詩其過微矣神宗亦云彼自詠檜何預朕事公論蓋未嘗不明碑之磨不磨於國體何關輕重文之存否於軾何榮辱聶爾羽流迎合妄請上帝誅心俾沉異趣宜哉長安石工不忍刻元祐黨碑彼何人斯縉紳士有厚顏矣何澹陳賈胡紘之徒皆發身賢科列職臺省痛詆程朱吠逐善類

惟汲汲榮利甘自昧其良心不耻也彼黃冠何誅

安庭栢有口給尤善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遇庭栢處其間無不怨詈絕交者庭栢亦自負其術晚年兩頰連頤皆生毒瘡言語飲食皆為妨礙困苦不勝以至於死劉貢父好滑稽多所嘲謔發人陰事人皆疾之貢父乃以自誇晚年遂得惡瘡鬚眉墜落鼻梁崩塌困劇而戲言出於口似不經意而離人骨肉訐人陰私其害甚於含沙吹蠱報應昭昭不爽如此口業者而猶不懼耶地獄正為此人定受拔舌之報

世傳方遜志先墓有蛇穴其祖欲焚之夜夢一人來祈曰我蛇王也容三日徙去方不可其人曰殺我能致汝滅族遂寤明旦焚蛇千萬而孫婦娩身得男故遜志平生好以舌舐唇如蛇果致赤族之禍一云遜志父克勤為濟南太守窆之穴塋祖事按江湖紀聞吳璘以殺金平多樹木能藏金謀者欲焚之一媼懇云容三日徙去必殺我我滅汝族璘不聽遂焚之其日有氣一道飛入璘子婦室產孫曦果以降金誅滅方之焚蛇吳之焚樹二事寔相類而一以忠義赤族一

以叛亂誅夷其報應迥別如此豈祖父當年立心較異耶抑子孫善作不如善成也方遜志事見前忠義類

他書言司馬光卒無後時以公盛德諱之今按宋史本傳公一子康邵伯溫傳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京教授教之伯溫既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則公後幸有一孤孫且見成立矣范冲傳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撫育之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祠公

有孫植乃召族曾孫宗 豈公死康未幾亦死子植又死無後兄旦之孫曾又亡可繼嗣者故特取公之族曾孫奉公祠耶忠義傳司馬夢求者光之後嗣母程節婦也舉進士調江陵沙市監鎮元兵至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蓋又一公族曾孫宗之自出耳洪容齋則又謂溫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爲嗣其賢如公康之子植復賢如康植蚤亡而公之世遂絕恨不能爲作天問

按獨異志唐盧懷慎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其兒女

哭號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苦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爲相說今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爲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並哉言訖復絕嗟嗟貨以悖入鬼亦爲輸生也有涯惠廸匪吉誕耶眞邪命也故曰視天夢夢

語轉世者謂房琯爲永禪師張方平爲琅琊僧馮京爲五臺僧蘇子瞻曾受五祖戒黃庭堅曾誦法華經眞西山本草菴和尚我 朝胡忠定淡本天池僧諸家爲世名人宜矣史彌遠實覺長老後身卒以誤國敗豈覺戒尚未淨耶其曰此念一差終當墮落覺之謂也世傳王文成有開關原是閉關人之語豈曹溪輩爲之耶

李士謙善談佛理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反覆諭之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

祜前身李氏之子皆變受異形之謂也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草木豈有心乎觀此註則知凡物報應皆起於心

晉石崇以孫秀之怨被矯詔收斬東市先是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衛瓘被楚王瑋矯詔就僇亦先是家人炊飯墮地化爲螺裴楷家炊黍在甑成變拳或變血或變蕪菁子其年卒噫禍之來也非朝夕故矣昔魏崔光論之非瑞曰家利而恠先國興而

妖祲人能知災之爲祥祥之爲災其免乎
元人宋應末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塚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盡伐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之斧鉞也愚謂未也又有反之者曰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外埋一塚更於何處覓君屍愚謂亦未也曹瞞瞞人耳天網恢恢是可瞞乎操伐人塚無數嘗掘梁孝王塚得黃金萬計竟藉以餉兵已自爲疑

塚七十二欺人其心寔於梁孝其術起於祖龍之副車也然祖龍雖逃子房之椎不能逃牧羊子之火操既有摸金校尉伐丘中郎縱眠所百人死設百塚亦奚爲子不作壽藏首陽東欲使易代不識其處豈眞示儉朴哉疑塚故械耳後操父子有石虎者慕容儁求其屍莫知宮妾有言葬東明觀掘而鞭之先是石勒死夜瘞山谷莫知其所虎盖踵勒故智儁亦莫之知矣顧得之宮人何哉史記二石貪而無禮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取其貨實孽自我作其何能逃操與勒詎知其免夫愚以石虎之事知之或曰秦驪山之遇項藉漢西京之遇赤眉唐關陝諸陵宋會稽六陵之遇溫韜楊璉孽自作與嗚呼張耆以厚葬完棺晏殊以薄葬碎骨君子將爲彼寧爲此至於至今惟有霸陵存則雖天道抑有天幸 按魏秦東軒雜錄張侍中者晏丞相殊俱葬陽翟盜發二公墓得金寶甚多遂完棺掩其穴次發晏墓至穿櫬俱無所有盜恚怒斧碎其骨而出與邵氏聞見錄載同事不可知如此然智者終不以是厚葬而賂賊也操置摸金校尉伐丘中郎事見前報應類

齊丘珎異載齊桓公墓有水銀池金蠶數千箔珠襦

玉匣繒綵不可勝數又晉曹嶷爲青州刺史愍帝建興中發齊桓公及管仲塚尸並不朽繒帛萬匹珎寶鉅萬西陽雜俎載貝丘東北有齊景公墓人開之下入三丈有青氣騰空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又青州志晉永嘉中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墓得二尊形如牛象皆古遺器著老云古墓多有用五行葬者極難發謂發時見橫大木甚壯繳斧斃莫施是爲木葬有壙中密塞須用火燭之燭則火大燔是爲火葬又晏子墓有發者初若聞戈戟聲駭不敢入

繼則見水泉若湧莫知所從是爲水㙒諸説蓋不可
知獨晏墓終不見發者豈桓景翻顯也君德總無稱
管晏奢儉也相業亦自別邪
國朝尚書彭公澤號幸菴蘭州人平生銳志功名蜀
鄙賊作亂公總制諸軍討平之晩年落職居林下嘗
夜臥夢中寤語曰殺得好殺得好旣覺夫人問曰適
來作何夢公曰適夢在西川督諸軍殺賊乘勢如破
竹乃大呌曰殺得好殺得好夫人蹙然曰公往年殺
賊無辜之民多有枉死鋒鏑者公無血胤或者天譴

之也胡爲夢寐尚不忘戰耶公亦蹙然與夫人相對
泣下昔漢虞翻治獄多陰德而知孫詡必爲三公虞
詡長朝歌多殺人而自嘆門戶二十年不增一口况
乎不幸而當干戈任也玉石俱焚可無念與彭公之
泣虞詡之嘆吁晩矣
七修類槀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
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巳卯混一天下亦
以巳卯亡國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亡天下於孤兒
寡婦以爲報應不特此也幹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
其營者觀其形貌正與藝祖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
幾盡而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
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卽宋
興亡雖百世可知已以呂易嬴以牛易馬又其顯者
也
嘗論古今帝王大報應略曰黃帝軒轅氏制禮作樂
肇造區夏後有天下者皆其子孫如史稱堯舜禹同
出軒轅是也軒轅孫曰帝嚳稷契母皆帝嚳元妃則
商周又其裔也堯舜功蓋萬古故堯之後至漢祖長

有天下舜之後至陳霸先亦有天下堯舜五臣禹稷
契皐陶伯益有大功子孫皆迭有天下禹安民功最
大故夏享天下四百年契敎民功並大故商享天下
六百年稷養民功又大故周享天下八百年益馴若
鳥獸山林功差大故前有秦帝天下後有趙宋得天
下三百二十年惟皐陶爲理子孫不得爲帝春秋時
僅英蓼二小國卽英布當黥而王猶有刑之餘豈
非人不可獨殺乎微獨報德歷歷報怨數尤不爽如
商以臣取天下於夏周亦以臣取天下於商周以諸

疾與五伯七雄亦以臣㕘異其主秦以力并六國六國
子孫亦并起亾秦漢祖嘗貸厚不殺秦王子嬰子孫獨
蕃衍至新莽時載玉牒者十二萬人曹操殺獻帝二
子魏曹髦曹芳二主亦爲司馬師所弑司馬氏弑魏
二君子孫懷愍二帝亦爲劉石所虜劉宋殺司馬氏
幾盡子孫亦戕於蕭道成惟蕭衍以同宗不殺子恪
兄弟十六人梁武子孫獨盛元魏殺人如麻後高歡
宇文泰盡覆元氏族隋使宇文族蕩無炊烟楊氏亦
靡孑遺唐以臣篡隋後多彊藩悍鎮至朱温亦以臣

篡唐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金迫欽宗於青
城易服至元滅金亦自青城受降塗炭尤甚元逐宋
帝海南令其十萬浮海我　明亦驅胡元漠北僅存
七騎渡河郎以宋論太祖以天下與太宗二子德昭
德芳不得立太宗不以天下還二子故仁宗哲宗絕
祀徽欽舉族北轅僅留高宗一人挈天下半還太祖
子孫孝宗乃德芳裔有天下三世理宗乃德昭裔有
天下四世是太宗子孫享祚共八世太祖子孫享祚
亦八世天道好還從古昭昭如此又建文朝野彙編

載傳信錄所紀
宣宗幼時
成祖諭牽衣求食一節設果有之烺烺　聖謨烱烱
聖衷即堯舜揖讓公天下心又何加焉人徒知
成祖即位之初猶稱建文爲少帝而一時在位諸臣
尚有不念舊惡之旨而不知聖心天意嘿相輳合如
此惜斸傳疑於稗官野史世無狐董未盡闡颺一標
惇史爲千古快事耳然由此觀之改正建文年號補
給死事諡典眞今制作首務尤惡可緩云

張璞父死不葬後璞死未幾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
罪陳彭年執政人號爲九尾野狐彭年死再傳孫逵
發其墓亦以取金帶抵罪不善之報曾爽乎哉
趙普之疾禱于上淸太平宮而神語以爲寃累事詳木類內
秦檜之疾禱于天台桐栢觀而士人以爲徒勞士人謂王醮者曰此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醮之明日檜卒所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田蚡之疾也見魏其侯　灌夫共守笞之則天亦頻
見王廢后蕭良娣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羽士姜道

玄爲趙韓王普叩幽都乞神語神曰普冤累不可避
隨示以一牌僅識末一火字道玄以告普曰我知之
必秦王廷美若此者皆其心自爲祟也昔王韶取熙
河時多所殺戮晚年悔之每舉因果問即有相慰藉
者疑終不解一日與刁景純譚次刁曰但打過賢心
下否誠恐不得若打得過自不問也田蚡諸人直是
心下打過不得嗚呼人生凡事必求心下打得過也
人非鬼責庶幾免乎
索元禮作鐵籠聾囚首及其下吏也吏曰取公鐵籠

來周興教來俊臣內囚大甕熾炭周之囚何事不承
俊臣命取甕熾炭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閣王
鏻中軍使薛文傑爲鏻造檻車謂古制疎濶乃更其
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即承嘗誣殺
吳英後英軍士憤怒即以檻車送文傑自古此類報
應不少乃知爲法之弊不獨一商君也語曰張機者
中于機設檻者中于檻吁可畏哉
晉鄧攸逃石勒繫子于樹何如陳王元規遇大水閣
子于樹按陳書元規事母最孝梁時山陰縣暴水漂
居宅元規惟有小船倉卒引其母妹並孤姪入船自
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于樹杪水退獲全時
稱至行伯道繫子而絕正範閣子而全誰云天道無
知

續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二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鄱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清漳丘懋煒以鄄
同邑俞　誨忠伯
清漳周起元仲先仝訂

好生

醫技也然濟世之仁術存焉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有旨哉程先生遺書記先生將

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嘗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愚謂此先生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不必居位行志也范文正公未遇時嘗卜於神言他日不得爲良相願爲良醫陸忠宣罷相被謫杜門避謗不著書而地苦瘴癘祇習醫方集古今驗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世蓋仁人之用心皆然

范文正公微時嘗禱靈祠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爲良醫亦不許歎曰大丈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平昔志也他日或謂公曰丈夫志於相理則然醫之伎君何願焉公曰嗟乎豈爲是哉古人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丈夫幼學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內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旣不得矣行救人利物之心莫如醫果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之長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捨良醫無由也公之一腔好生至於如此故讀良相良醫之論知先憂後樂之心

虞允文涖浙以浙民歲苦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稍長即殺習然久之訪知江渚有荻場其利甚博向爲世家及浮屠所私令有司籍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緡計者至二十三萬七千有奇疋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之符下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葉石林夢得嘗言在許昌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發廩幾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一日詢左右左右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旣長識認耳乃爲閱法例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

得復取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既棄恩已絶矣若人不收其誰與活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見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愚謂好生君子當民吏事欲有濟虞允文之法可以爲經葉夢得之法可以爲權

續問奇類林卷之三十三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晉安謝肇淛在杭
晉安李炳恭汝雋
淸漳王命璿君衡仝訂

博物

譚賔錄唐神功二年高宗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先臣進訖有一卷臣近已進訖臣十一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襃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殿召羣臣取而觀之仍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目爲寶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一門十代三從二十八人皆工書受知主上眞一奇也又孜顔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亦是希覯

張華博物洽聞史稱世無與比然當時斗間紫氣爲寶劍之精亦待雷煥辨之嵩高山所得竹簡上科斗書非問之束皙亦不知其爲漢明帝陵中物也世之人無司空書三十乘在胸中而强顏待問豈爲知量者哉

羿善射或使射雀左目羿引弓誤中右目俯首而媿終身羿之媿在他人將謂奇矣顏息射敵中其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息之謂無勇在他人已足矣故觀於二子學者自處其可以稍恕乎

隋許智藏良醫也秦王俊疾召之醫忽夢亡妃泣既而曰須入靈府避之及智藏至曰病已入心不可爲也此事與春秋晉侯召秦醫而夢二豎子泣類

文王之妃曰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于闕間化爲松栢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率羣臣與發弁拜告夢夫文王服事殷者聞殷之庭生棘也而不潜然泣閔周之闕化松栢棫柞也而幾微見于色何謂至德何謂文王太姒又刑于文王者夢而告告而不爲殷傷而爲周幸也亦何謂刑于何謂太姒是史所謂西伯陰行善而又淺之乎論者也

張說與盧懷慎同相說富而懷慎貧及盧疾革夫人謂其第疑未盡盧曰冥司有爐三十爲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福有厚薄安可比哉故李德裕張齊賢皆食萬羊李嶠爲相卧無裀褥上命賜之輒通夕不能寐張文瓘分無堂食或强之食輒患心腹痛夫天既予之以相而不與之以福良可笑也

唐楊收少年廬山修業時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若必仕宦位至公相然終焉有禍能從我

學道乎收心在進取謝絶之及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事見北夢瑣言夫南荒之殛自其罪之所致也非關仙凡也又世傳李林甫弱冠縱蕩無檢有一道士甚醜陋愛之爲約後三日五更會城下槐壇及往道士已先至矣曰何後也更期三日林甫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巳郎君且歸熟思之後林甫願爲宰相道士嗟歎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

惜與之叙別孫公談圃紀宋夏竦父某爲禁侍時竦尚幼有道士甚愛之乞爲養子父止竦一子勿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及竦爲判官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後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揺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林甫於唐夏竦於宋皆灼然小人使仙籙當注如是人吾寧倔曲自世間耳

高皇帝令工製元祖像于廟夜輒淚痕　上諭之乃已世傳甚奇夫魏明時取長安承露盤金狄金狄泣

彼像人而用之猶然矧桀胡哉晉惠時殿前六鍾忽涕出未幾墉城金屑執蓋更衣鍾鏞且然矧象人而用之哉二事載晉書五行志又洛陽伽藍記北魏孝昌間洛陽寺金身垂涕濕體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竊憤錄宋靖康改元迎春芒神淚滴襟是年二帝北去劉禹錫嘉話蔡州既平吳少誠德政碑流汗成泥尤異也高太行澄使琉球錄天妃廟中有臨水夫人妃妹也每向上有汗珠卽知其海上救人還苑親試之亦一奇事

張南軒知星命乃判朱晦翁官多祿少四字晦翁點首云老漢生平辭官文字甚多此與韓昌黎蘇東坡命直箕斗同

眞德秀字希元嘗以命訊日者尹和叔教以須忘富貴利達之心豈富貴利達雖大儒初年亦有不能忘耶草木子又載德秀赴會試嘗謁夢吳山梓潼帝君廟是夜得吉夢其年果第夫或卜或夢則其不忘者猶在也

楚人有以善相聞于國中莊王召而問焉曰臣非能

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楚州犂伯善相國人尊之擬諸姑布子卿襄王召而問焉曰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者也望顏色聽論詞察履行審交游觀其父子兄弟美惡之情判矣吉凶修短可得而定矣

巫讖之言無論不中卽有中者亦多事後始驗其間因疑似而害人者多矣秦始皇以亡秦者胡遂令蒙恬逐胡暴師十萬於外而不知其子之爲胡亥唐太宗以讖有武姓代唐李君羡遂以小名見殺而不知內嬪之有武氏魏道武聞以神巫之言滅清河一郡

手刃萬人而見殺者乃妾萬氏及宮人于清河王也李德裕以白馬之厄親族中外無敢畜白馬而害已者乃白敏中與馬植也王平甫曰卜筮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信哉符讖亦猶是矣

攻費長房升仙雞犬皆去唯鼠惡其不淨鼠自悔一月三易腸又云首鼠持兩端鼠蓋善疑而善悔也

虎狼護子援負孫毒性薄情亦有仁愛出宋書文九王晉熙傳飛鼺甘煙走貘美鐵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出劉子

鳳仁鳥也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上朔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出王海

子路與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以問子路子路曰此名熒熒之鳥又一日二人浴於泗水復見前鳥顏淵問子路曰此同同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諸絲絹煮則爲帛染則爲皂二名不亦宜乎漢武帝見上林一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後數歲又問朔朔曰名瞿所帝曰朔欺矣名與前異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昔爲善哉今爲瞿所何足怪乎以此知方朔詼諧亦有本

公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䭾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徬徨子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大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跡之索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遂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爲之白于魯君亦不解也于是歎曰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徬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弗信也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冶辭不受蓋恥因禽獸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

凡物在於化之中不自知其化也化之所出茫與爲出化之所入茫與爲入化之所遷莫不其然是故四虛六合中翔之類有以黄魚田鼠蝦蟆化者是爲鶉

有以麥之根烏足之葉又螻之繭化者謂蝴蝶草含
烟化為螢菌載毒化而蜂石首之魚化曰冠鳧百歲
之鼠是化蝙蝠沫之類有以鳥化者謂鮰謂黃雀魚名
有以獸化者謂魴謂白狼魚名帶化者鱉兔齧化者蟹
千歲之鳥化為蛤蠣服翼之化是名魁蛤動之旅有
以草化者蛢乎萆化者蜩乎竹化者虵木化者蝎梓
化而牛松化伏龜蟛蜞為鼠啄極之鳥化為山猪植
之種有以山鳩化者名蘵菜浮石化者名薏苡孔音
化而枯樹伯鱗是化枯草石燕在海遇鐵化為珊瑚

虎之猛有以玉化以鳥化以牛化以海鯊化以江漢
之貙人化及牛哀氏之化焉龍之異有以劍化以雉
化以水虺化以虎魚化及夏女子之化焉不特此也
物之頑有以人化者阿紫成狐癩婦作魚彭父為鹿
山僧變虵帝女化桑鵲望帝變杜鵑孝子變伯趙齊
女為鳴蟬漁郎化為白石伊母變成空桑孫恪之妻
一笑而入猿莊王宮人一旦悉為野蛾而飛去也人
之靈亦有以物而化者老楓為羽士黃雀而童子百
羅變美人玃父化老叟久鉛成老嫗古桂為嫈媵千

歲之狐是為淫婦百歲之狼是化處女猩猩八十年
是亦化人而食人也有化不相遠者韭之為莧芻之
成禾石變為玉須出於砂蠐之蛉雞而鳩馬或為狐
羊乃化狼男化為女女化為男也有相為化者雀入
而蛤蛤出而雀虵冬而雉雉夏而復虵鷹為鳩鳩復
反為鷹鷂為鸇鸇旋化而鷂鵰積水而化鵬鳴積火
而還化為鵙人化而鬼鬼復化而人也一物而化不
已有之有一化而為萬物一息而千古化有之有千
古而化一息無物不生無息不流無流不化無化不

極無極不返二神也四序也五氣也六精也化所化
不自知知所知不自化出所入不自起入所出不自
止非夫冥通玄測還始體極之英孰能究其所以然
而返其所以不然哉螻蟻雖微道中之一物神龍雖
變氣中之一機故曰造化非天也造化非人也善化
者非物運化者非時而化非化也

虹流而庖犧降龍遇而扶嘉生張說燕飛九齡鶴集
大年胎墨毳毛康節母因猿感杜元凱李公垂蔡君
謨為蛇吳越武肅為蜥蜴鄭愚武穆皆見猪形人國

以物重耶事固有不可知者
鸚䳇能問上皇烏龍能噬逆僕燕子獨伴孀妻駿馬終殉名將吉了不願入夷里烏報効孝子舞馬不順祿山供奉跳擊朱温物類有知如此可以人而不如乎

羽有蝗一生九十九子鱗有鰐一孕生卵數百於陸何惡類之易蕃也

虎豹之皮不棲螻蟻獅子尾拂夏月蝇蚋不敢集其上水犀角置米中雞鶩駭不敢啄置屋中鳥不敢

集屋上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貘嗜食銅鐵及竹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死而餘威哉奔𩸞一名瀾相傳瀨婦所化然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燃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是死猶懶矣

魚之懷珠以目至五十年鬐紫汗溢於腦則不能復鼓鰓矣麈之戴璦以角至六十年角班涎出於口則不能决蹄矣兎之懷環也以腋毛有彩色至百五十年轉環於腦則形隱人不見之矣夫人積久養重者亦如是也

獺不餧鯸鮧鮐魚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黄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餧之蒸煮食肥美豫章人珍之鰐不擊虎鰐魚長二丈餘四足似鼉喙長三尺甚利齒虎及大鹿渡水鰐擊之皆中斷廣州有之

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鳫以正時帝軒似鳳鳴以調律唐堯推蓂莢而知月終歸知往乾鵲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性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鸑鷟見周家之盛龜鶴徧鮮導養不足怪也

鼈有三足鼈三足曰能人食之化爲水龜有六眸唐莊宗時林邑國貢宋太始時東陽太守劉勰睿宗時江州俱有獻嶺南欽州出牛有六角周成王時東夷送見述異志

人有三耳張客通蛇有兩頭孫叔敖斷狐有九尾鳥有四足五臺山上鳥名寒號蟲獸有五足出因墀國狀如獅皆物異也

率然之勢擊而必應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虎經食人其耳有缺虎變爲人其足無踵

麞性驚而喜山麋性迷而喜澤鹿性驚而喜林歲星散爲麟玉衡散爲龜瑶光散爲象鹿斗星散爲犬彘樞精爲虎地精爲馬跛鳥棲於日中顧兎居於月蝦螔蝓入三十六禽天黿入二十八宿鼉之肉十二少貝蜴之色十二時變象肉配十二辰膽不附肝隨月

轉在諸肉鰭膽春夏近下秋冬近上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蚺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近心下旬近尾

孔昭曰寒土有獸其名曰貌生角當心俯而磨之僨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嫗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旣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迎秦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貌磨其角角愈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據財財愈積而身愈滅何異梟之養子子愈長而身就害乎吁可鑒夫

密巖經曰雪山有獸名爲能害變詐百千以取諸獸若見牝鹿之有子者便爲子聲悲鳴相呼若見牝鹿儻見有角與其相似而往親附彼無驚懼殺而食之見牛馬諸獸悉同彼形而肆其惡嗚呼天下之匿形以厚毒與狃形而被噬者寧獨一能害之爲獸哉

乖龍藏於指甲樂神藏於鼻息猱藏於頸雀藏於瘤飛蛇藏於眉間肉塊隱娘藏於腹人之一身不幾爲逋逃藪乎故窮神愁鬼不召自來狂魅睡魔屢驅不去

原缺第十三葉

仲遜同遊見春和景妍謂光曰何溟溟花樹亂人離思也聞之又不覺懷人萬里欲嗅惘然

藥之有益於人者服之不輟皆可長生偓佺食松實而飛毛女食栢葉而壽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而隱形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而身生毛冬袒不寒趙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日行五百里梁須餌楮實一年老更年少移門子服五味子六十年色如玉女林子明食术十一年身輕楚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杜子微服天門冬

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庚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鬚鬢更黑　國朝閩林太守春澤服松脂烏梅六十年壽一百四歲猶能御女愚嘗論草木之實服餌精專尚如此其專心養生家之術者何如其專心吾儒家之學者又何如

肉之美者猩脣燕髀揭腴麋腱豹胎象節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河隈之穌灌水之鰩東海之鮞萊之美者崑崙之蘋具區之菁會稽之菰夢澤之芹和之美者陽濮之薑招搖之桂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

陽山之稌南海之秬果之美者江浦之橘雲夢之柚一丈三節蕪一歲一花梨

師曠曰歲欲豐甘草（薺也）先生歲欲儉苦草（葶藶）先生歲欲惡惡草（水藻）先生歲欲旱旱草（蒺藜）先生歲欲潦潦草（蓬也）先生歲欲病病草（艾也）先生歲欲雨雨草（藕也）先生木有君子花名貞女古猶有慕之者草曰倖蒿曰邪猶有惡之者况實甘不類之倫而外名賢之輙哉

世謂老人生子日中無影蓋氣薄類不壽如漢丙吉爲廷尉嘗驗一老人年八十餘生子無影南史蕭暎

剌荊州一老人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亦無影其事信然乃粱書武帝生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亦身暎日無影壽踰八十以事徂則不係老人子左思魏都賦謂玄俗無影玄俗古之異人將世自有此類不可以常道測耶

世又謂早衰之人類不壽如南宋謝莊嘗與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三十五加以疾患莊後果四十六亡唐韓退之與崔羣書亦言近年尤衰憊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强早亡如僕何圖久長退之亦五十七亡蚤衰先落信有種耶然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謂王白鬚後壽七十三杜衍年四十餘鬚鬢盡白壽至八十則早衰未嘗不壽也而世代無年尤難槩論將先賢所謂知受氣甚孱倍以狥欲忘生爲深耻致然耶抑别有道也

漢丙吉爲相時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佃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嫡子爭財數年州郡不决吉

思良久言曾聞眞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并日中行後獨無影人咸歎服宋韓琦知洋州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里誣兄子爲他姓又醉其嫂嫁之盡取其奩槖嫂姪訴于州申賂獄吏被笞掠反自誣伏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從前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乳醫視之衆皆伏罪二者善辨誣然亦徵博識

唐語林載王武子曾爲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

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出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滉瀁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迨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爲玄德効死况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搆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又後陸法和亦曾征蜀及上白

帝城插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鏃既掘之得箭鏃一斛夫法和雖是異人未必逆知諸葛亮箭鏃在此其殆諸葛公耿耿精靈徹千萬古鋒芒猶射霄漢間法和因得望其氣而尋之如張華見獄中劍氣知神物終合耶鬼神呵護山川常新焉可誣也

關王之神自唐以前未聞感靈至宋真宗祥符間解州鹽池忽爲蚩尤所據池鹽耗竭祈禱無驗帝夢城隍語其故勑虎龍山張天師舉關王諭旨果大風雷一晝夜而池鹽俱溢遂賜勑封祠後屢顯神靈至今日則家祀戶奉即兒童蠻貊無不知崇信者乃知鬼神之顯晦亦自有時耶

唐小說有遺裴晉公以槐癭者郎中庾威在坐云是雌樹所生公偶及年甲庾云與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宋小說程文惠與龐籍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爲小官嘗戲龐曰君迺小戊子也龐後大拜文惠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雌甲辰小戊子絕對

水族有嬾婦魚相傳楊家婦爲姑所溺死化爲魚脂膏可然燈照鳴琴博奕則有光照紡

績則不明草類有嬾婦箴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名嬾婦箴獸亦有名嬾婦者如山猪而小喜食禾田夫以機軸織紝之器挂田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有之蟲名守宮蜥蜴木亦有名守宮者郭璞曰守宮槐晝日聶合而夜舒布是也鬼車鳥九頭獸亦有九頭者王充曰蒼兕水獸九頭是也

松封五大夫始皇柏封五品大夫武后石封盤固侯宣和五年鶴乘軒衛懿公蝦蟇得稟晉惠帝雞膺食縣幹犬馬乃有赤彪儀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之封號並北齊幼主大木石鳥獸皆可以爵祿爵祿亦何足以榮士

京平之栢西靡漢東平思王在國思歸京師故其塚上松栢皆西靡摩頂之松東向玄奘法師取經手摩靈嚴寺松曰吾西去可西長東歸便東向一年忽東向師還太原之葭南指五代漢高祖爲節度使時太原葭蘆最盛葉皆南指明年遂即帝位曹娥冢木若抱父屍明妃冢草經寒自青又孰謂草木無情耶

古之異人去來必有所自微子感牽牛星顏子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東方朔感歲星則生而禀星精者也傳說爲箕奚仲四星造父王良並星五各垂象于天則殁而成列宿者也又如唐房琯爲永禪

師白樂天海中山主宋晁迥靜居天主楊億武夷君陳堯咨南庵主張方平山藏院知藏歐陽脩神清洞主韓琦紫府眞人富弼崑崙眞人王曾青草堂和尚蘇軾陜右戒禪師皆生而知前身者蔣濟爲南山伯荀顗爲泰山君劉聰須遮國王韓擒虎蔡襄並閻羅王皆死而知後身者

蓍草生羲文墓上以氣得其靈也模木生周公冢上其葉春青夏綠秋白冬黦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冢上其幹枝疎而不屈以質得其正也故知羲文爲萬世作易而墓草效靈周孔爲萬世模楷而冢木表正

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夏禹時天嘗雨金又周成時天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古詩又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夏禹時天亦嘗雨稻又漢宣時江淮天雨穀三日秦魏地奏亡穀二千頃吳桓王時延陵雨五穀于民家富者則不雨以是知雨金雨粟天有不測之恩而損有餘補不足尤天之道也

鳩摩羅什以慾障須婦人姚興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遂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生多有効者什乃聚

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効食此者乃聽畜室因舉以進針不異常食諸僧媿服乃止唐興元縣西墅有蘭若上座僧常飲酒食肉羣輩効焉一日多作大餅招緇徒集屍陀林以餅裹腐屍肉而食謂緇徒曰汝輩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因各精進二事正同無非菩薩化現示之權教爲衆生斬斷慾根非實相也如鄧州鳲鳩和尚日食二鳩而鳩從口出寶誌太師對武帝食鱠而魚從口吐今秣陵有鱠殘魚是也亦皆此類

又在梁帝座吐鱠作魚人知爲寶誌公也而僧志言亦爾有具齋薦鱠者言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羣泳而去言能前知仁宗嘗默遣內侍至言所問嗣所書有十三郎字後英宗果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大統總之佛家示顯化象在曹公坐投竿引鱸人知爲左元放慈也而吳介象亦爾偶論鯔魚鱠美象輒就吳王殿庭中作埳貯水垂綸得鯔左慈得魚後復致蜀中生姜并獲操使蜀中增錦報命象亦致蜀姜并張溫蜀中家書總之仙家示幻化象若吾儒學問自不語怪

續問奇類林卷之二十四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惠安陳玉輝逵卿
溫陵徐縉芳奕開
晉安陳一元泰始仝訂

閨範

魯漆室女倚楹而歎曰君老不立太子也楚國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吁此莫非天下事也迺徒區區一二女子憂乎

楚貞姜之不下臺而水死待君也宋伯姬之不下堂而火死待姆也

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

僖負羈之妻窺見重耳知其必霸山公之妻窺見嵇阮達旦忘歸鍾琰知兵家之子地寒壽促桓玄之妻知劉裕不爲人下王珪之母能識房杜張延賞之妻鑑拔苗皐丁孟陽夫人知杜黃裳爲有名卿相元世

祖后識趙孟頫爲小頭書生古今夫人女子能具人倫之鑑亦奇矣

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爲崇死喬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爲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珠事調非煙而非煙爲象死妾婦有情逅相感激能以死自見如此第其死則非煙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失身於胡可惜也書之激世之爲男子知義者

漢荀爽作女誡原作書之意豈特欲遺訓人世女子

固將以爲內範教所生也爽女采適河南陰瑜瑜卒爽復以許同郡郭奕知其不從詐病篤召歸令婢扶抱歸郭此何義也采之自縊於婦道則全矣爽書引宋伯姬不下堂事而爲其所生謀事乃如此然則何以女誡爲乎爽固晚年應董卓之召取卿相而不能爲鄭玄申屠蟠之不屈以全其高者也何怪也

房玄齡任瓌妻俱妬勑賜婢妾皆不得近唐太宗聞之賜酖酒皆不畏竟勑侍女另居是天子之威不能行一妬婦也我 朝洪武間開平王常遇春妻甚妬

勑賜侍女王悅其手妻卽斷之王憤且懼入朝而色不怡詰再三始具對 太祖大笑曰此小事耳再賜何妨且飲酒寬懷密令校尉數人至王第誅其妻支解之各以一臠賜羣臣題曰悍婦之肉肉至王尚在坐卽以賜之王大驚謝歸怖惋累日一時快事遠過太宗噫亦甚矣何以爲王地也

夫婦之道榮耻共之然至於妬則有不顧其夫之富貴者春秋衛人有夫婦禱者婦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是不欲

其夫之多得布也推此則終其身貧可耳三國魏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當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琰富貴將更取妾而奪已愛是不欲其夫之功封侯也推此則終其身賤可耳吁亦人情耶

晉王渾妻鍾氏琰渾嘗共琰坐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對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當不啻如是參軍渾弟湛也出語亂倫如此名在列女傳何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明有才辨初適凝之甚不樂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

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婦人自矜其才知以傲睨其夫而亦以列女稱君子曰漢列女之有蔡琰晉列女之有鍾謝列女之辱也

聶政之勇非其姊不彰杞梁之妻之烈非其妹不顯中華古今注引杞梁妻歌乃其妹朝日所作

李景遜之母鄭因堵牆壞得錢盈船鄭炷香祝天云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詳前閨範類

蘇子瞻僦宅于眉二婢足忽陷地視之有板覆大甕人謂下有宿藏物子瞻母亟命以土塞之二母智識賢

明豈惟笄幃而繞阿堵者遠遜即冠履而執牙籌者亦當媿心

續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五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鄱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清漳丘懋煒以鄂
同邑俞　誨忠伯
清漳周起元仲先仝訂

禮法

唐裴坦長子娶楊收女裝資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楪匜卧魚犀遽拂

袖出曰亂我家法令撤回范文正公將爲子純仁娶婦聞羅綺爲帷幔輒言持至當火於庭即此意昔顏竫侯戒其子婚姻勿貪勢家胡安定亦云娶婦必不若吾家者苟率此義則牽羊可以盡歡南宋王敬弘孔淳之嚚犬足以成禮西晉吳隱之箕箒之外已悉長物又安有奇技淫巧得闖其門乎

讀漢平陽公主嫁衛青事不覺太息公主貴矣即擇尊貴者尚之則丞相御史大夫皆可何必大將軍主既嫌衛舊爲我家馬前奴矣即擇廷臣尊貴稍亞大

將軍者亦何不可而必嫁青青亦不以爲嫌娶之而不辭何耶然武帝家法以欒大方士猶得尚公主其壻青又安足恠嗚呼匈奴可妻何況方士方士可妻何況衛青漢俗薄惡倫理幾澌盡矣可謂長慨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霍去病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以縣吏給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通生去病皆見本傳及霍光傳按平陽長公主旣寡擇對於武帝前時青立功封侯位大將軍

貴寵無二帝擬尚之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卒也不可已而偏擇羣臣中無大將軍踰者卒嫁之觀此是公主不惟夫事其奴且復姑其婢也淫猥亡耻如此

呂太后以魯元公主女張氏爲孝惠帝后是母舅下婚女甥孝昭帝后上官氏上官安女霍光外女孫也孝宣皇后霍氏光女昭於宣爲祖行甥女爲祖姑諸母爲孫婦宮闈間棄禮瀆倫如此蓋呂氏女婦人見欲家富貴不出外專隆重·女家霍光妻又必欲奇貴其女故爾乎

高祖不知有君一鄉老言乃知喪義帝不知有父一家令言乃知尊太公漢四百年謂大綱正緊二人之力與二人者名不著冊吏毋乃以人微殁之高祖於是軼賞矣

高祖王漢之五年始誅項籍平天下乃即位於汜水之陽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而太公亦仍厥稱六年始善家令言尊太公曰太上皇而昭靈猶夫人也至呂后七年始詔昭靈號謚不稱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云嗚呼帝有天下且十二

年追崇之典猶儉於不逮事之母幾忘本矣雖以牝司晨此一事也乃裨高祖之闕寔弘多焉

德宗初即位深尚禮灋諒闇中召諸王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時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廼加敬焉

阮籍放情禮教與兒子咸爲竹林遊子渾亦有父風籍謂渾曰仲容字咸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咸之縱情越禮又甚于籍者籍與遊焉羣從昆弟以放達爲事籍并弗之許然則籍胡縱於已而欲禁厥子既有

取于咸而胡弗許於羣從昆弟籍豈不自知其非是
哉或者以酣飲爲事解其爲勸進文之非不忠以聲
號吐血解其居喪飲酒食肉之非不孝不忠不孝是
人而不仁如禮何猥自云禮豈爲我設裴楷又何猥
云方外之士不崇禮邪何曾面質籍背禮敗俗勸司
馬昭直擯四裔無汚華夏猶未足盡籍誅也

陸子靜與呂伯恭云眉山兄弟居喪再期之內禁斷
詩文其亦講乎喪禮也

程頤爲崇政殿說書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

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
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頤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
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詔遂罷
之宣仁上仙蘇軾爲禮部尚書與禮官及太常諸官
闢決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
欲爲太后太妃皇后服孝軾上疏以服孝之禮出於
但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世傳
程蘇因司馬温公之喪適是日百官方有慶禮事畢
欲往弔程以爲是日哭則不歌或以爲不言歌則不
哭蘇遂誚程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由此終身互
相牴牾不知其朝堂議論大禮節大關鍵處何嘗不
同如此

衞端木叔藉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死
也無瘞埋之資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爲德過
其祖賜漢楊王孫家故富饒厚自奉養及病且死令
其子裸葬以反吾眞祁侯諫之弗聽而班史氏以爲
賢於秦始皇陶淵明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
其二人之類與東坡曰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

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端木叔楊王孫豈知道者
欲矯世而已矣王孫西京雜記名貴

羊祜祖墓相者云有帝王氣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
而絕祜何忍於無後也惡夫帝王氣之言聞也惡而
鑿之正以杜疑忌於君上絕覬覦於子孫爲後地耳
不虞鑿之而竟無子也然不失君子之用心也張裕
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
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
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而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

遂昌澄非不欲壽也貪夫子孫之世貴顯也貪而營之卽死以博富貴於一時殃子孫於百世亦不暇顧矣况以徼夫不可知之福於不可知之人也何其愚也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巳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巳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通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噫以吾身視王侯富貴亦客土也亦瘡痏之補肉者也則何益矣

伊川集上谷郡君行狀郡君得疾未卒前一日謂伊

川曰今日是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晦菴嘗舉以告門人以明年作明日謂伊川亦曾祀其外家然無禮經按明年不復祀之云是上谷臨終時語外家之祀必是止於上谷之身伊川毋卒必廢此禮今學者習聞朱語而不考程集有以四時家祭前一日祭其外家爲伊川禮者殊爲失之

程子謂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郄與張齊賢爭娶一妻爲其有十萬緡橐故也按宋史故相薛居正子惟吉死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毋得貿易敏中違詔貿之會惟吉婦柴無子盡蓄其貨產及書籍將改適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巳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眞宗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未嘗求婚於柴眞宗因不復問而柴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按問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而幷得敏中質宅狀鹽鐵使王嗣宗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容約巳定而未納采眞宗詢于王氏得其情以敏中前言爲妄罷知永興軍學士宋白嘗就敏

中假白金千錠敏中靳不與於是白草制極力詆之敏中讀制泣下據此敏中質居第情眞實未嘗求婚柴氏齊賢主柴誣之夫薛居正故相也身死未寒子喪孫不肖一失行婦人據貲將盡蕩焉輸他族敏中齊賢備位宰相不一扶孤遏濫乃乘時射利違詔貿第甚併漁其貨色鬩兩宰相於朝使人主有厭薄宰相心亦足醜矣曲多歸張氏敏中亦一念以至此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故申發程子責備之意以戒夫世之一敗瓦裂者

史遷諡法貞之例三曰清白守節曰大憲克成曰憂
國忘死正之例一曰內外賓服則正愈於貞矣陸子
淵以貞愈於正殊未然唐室諡文貞者魏徵宋璟楊
綰庶幾焉蘇環有餘愧矣宋室諡文正者司馬光范
仲淹庶幾焉王旦且有遺論矧夏竦乎卒無文貞以
避廟諱故也我 朝文貞楊士奇徐階文正則李茶
陵謝餘姚也 國制惟官翰苑始得文予考之殆未
盡然王毅愍文陳莊靖文以名避是矣曾榮襄棨馬
襄敏愉俱廷試第一人入內翰何以無文金文忠忠

何不名避也魏文靖驥吳文恪訥葉文莊盛鄒文敏
濟儲文懿瓘邵文莊寶楊文恪廉姚文敏夔王文莊
鴻儒何文肅喬新皆非官翰苑者何以文也 國初
文臣無諡劉文成基宋文憲濂宋文恪訥朱文恪善
咸請之 康陵王忠文禕請之 裕陵文節則 建
文時諡也 長陵諡文臣自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
始諡忠文者王公之後有李祭酒時勉內閣諡文忠
者曹學士鼐楊少師廷和張少師孚敬（張居正諡文忠葬奪）未
有諡忠獻正獻者

記曰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范平以邑長諡文正庚
詵以隱君諡貞節徐積以教授諡節孝林逋以處士
諡和靖是不獨尊顯諡也微賤亦諡周穆王盛姬諡
哀淑衛世子妻諡共魯定公夫人襄夫諡定漢呂后
襲夫諡高是不獨丈夫諡也閨門亦諡展禽下位其
妻諡之曰惠黔婁石隱其妻諡之曰康楊厚屏居鄉
人諡之曰文王通儒者門人諡之曰文中孟郊高士
友人諡之曰貞曜元德秀清節學者諡之曰文行是
不獨朝端諡也私家亦諡諡之通于朝野如此古以

美諡爲榮惡諡爲辱今以有諡爲榮無諡爲辱寬於
惡而嚴於善此則世道一大升降也

新問奇類林卷之二十六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晉安謝肇淛在杭
晉安李炳恭汝篤
清漳王命璿君衡仝訂

貽訓

成王剪桐葉封弟戲也而周公曰天子無戲言乃封小弱弟於唐柳子厚曰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孟母買豚肉啖子欲視之無誑呂東萊先生曰一誑成兩誑最是入小人之徑路兩論極精嚴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同年上曰爾直記所通書言之瓌子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人知孟母斷機教子而不知孟母聞蟬噪歎時光忽過停其機而歎不覺髩皤然變白也梁昭明曰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朽草光浮袋裏之書蟬噪繁枝影入機中之鬢本此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誡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與霍氏衰張氏興相類嗚呼趙簡子以此卜立廢霍子孟以此卜興衰承裔之子可不慎與

東漢頴川陳氏公慚卿卿慚長正謂其一代不如一

代也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乃濡跡於董卓擅命之朝及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不知其非矣荀與陳同鄉竝時世有名士其祖子孫三代亦正相類

韓皐家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於僕人之手歸則別置于卧内一搨以示敬慎此視崔琳每歲時家宴以一揖笏搨置笏重積其上用意更深遠矣

謝太傅嘗戒約子弟因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其

佳從子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蓋是時王述素顯授義之耻爲之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王子敬兄弟見郗方回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方回歎曰嘉賓不死兒輩敢爾太傅之問殆有感於是乎

昭烈子禪昏懦面縛孫諶乃欲背城一戰殺妻子以見先帝謝玄子瑍頑愚不慧孫靈運文藻艶逸爲詞流宗韓愈子昶金根莫辨文章家稱不肖而孫承狀元及第爲時聞人楊用脩題名考以承作袞父子不相及而祖孫酷肖廼爾

三國何夔甚履正而史稱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夔子曾又繼以華侈至不食大官設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筯處曾子劭又有父風一日供廼以錢二萬爲限大官御膳無以加作法於奢夔其則矣劭兄遵亦相競奢汰而遵子綏機羨劭子岐益以矜傲好陵駕人物於是鄉閭疾之如讐永嘉之難何氏殲焉驕奢之因必至之禍如此

蘇武忠貫日月而子安與淮南謀逆張説文名蓋代而子均垍爲安祿山丞相盧奕爲唐死節而子杞奸邪誤國曹植志扶魏室而子志爲司馬氏祭酒此變忠義之胄爲叛逆之臣也沈充與王敦謀反而子勁死洛陽譙縱與李雄據蜀而子登復仇死國褚淵挈國璽授齊而子賁耻不受僞命李懷光以臣逼君而子璀以謀告朝廷此化逆凶之族爲忠義之門也豈盡貽謀使然耶故君子貴自樹

續問奇類林卷之二十六終

續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七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惠安陳玉輝達卿
溫陵徐縉芳奕開
晉安陳一元泰始仝訂

辨奸佞

獬廌見鬪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

伍子胥進伯嚭嚭卒譖子胥殺景仁引劉湛湛卒抑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舉白敏中敏中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檜檜卒害浚鼎甚哉小人之反覆也

彘子之愎黶之汰處父之弁植甯郢之暴傴之橫訓注之躁此剛過也據之同弘之阿五鹿之比安昌之附會義府之陰柔此柔過也湯之陰陽安國之兩是廣之中庸味道之模稜此兩持過也

公孫弘布被司馬溫公亦布被然公儉也弘詐也曹操圓木驚枕司馬溫公亦警枕然公勤也操猜也

五世相韓韓亡而必報者張子房之忠也五世相漢漢衰而自爲者紹與術之所以爲賊也

宋王欽若爲大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賔古爲度支判官嘗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勝矣僕將啓之欽若一夕命吏局校成數翌日上之眞宗大驚曰先帝不知耶欽若徐曰先帝

固知之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小人之情未有不攘人之善者欽若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或褒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即繆誤有所遣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爲多類此小人之情未有不推過於人而以善自歸者眞宗嘗示喜雨詩宰相王旦袖歸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要進入改却否欽若時爲樞密副使曰此亦無害而密奏之帝愠謂旦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旦曰臣ㄑ得詩未暇再閱有失

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晉奏旦曰王旦畧不辯眞宰相器也帝顧旦而笑焉欲知小人之情於欽若傳求之思過半矣

武三思嘗謂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宋丁謂亦謂忠臣孝子不足信乃史筆緣飾美談二人者恬巳之爲小人而盡疑古今天下之無君子丁謂事詳前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崔岳謂劉曜曰

四海脫有微風摇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燕王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合而觀之亂世英雄皆因風摇動然非智囊不足以取即三人者可見

元和中惠州一娼震死朱書其脇曰李林甫欽宗時檀州雷擊一男子背上朱書賊臣章惇天聖中馮拯卒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下白毛有馮拯二字紹興元年漢陽蔡氏女被雷震死有文曰唐相李林甫　明洪武間吳山雷擊蜈蚣背書白起陸允誠家烹雞而雞背有李林甫三字宛然客皆驚而不食天之報奸賊亦嚴矣就中惟李林甫凡三見豈以怙權害物最甚而又以善終故其報獨重耶特揭之以快夫誅奸雄於既死者

王安石子雱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亦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父子間議論如此雱卒安石哭之詩云斯文信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壓天下謂司馬歐陽公輩何有著新經著字說偃

然欲做大賢上事乃安以孔子讓其兒可笑也

漢袁紹勒兵以清宮掖盡誅宦官或有無鬚而誤死者唐盧懷眞諂事權宦或見無鬚者誤爲之禮賓從一爲州刺史時閹人用事從一每聽訶訟望見無鬚者輒加意推問何無鬚者所値幸不幸如此然諂如二子眞恥心澌盡矣袁紹事見上憂時類

杜宣獻在閫每逢寒食散遣將吏與酒食祭諸宦先塚時人謂之敕使看墓宋彭孫爲李憲洗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項曰奴不亦諂乎郭忠恕含

內侍實神與家忠恕有長髯忽一夕盡剃之神與見驚問故答曰聊以效顰耳我　明

英廟正統間少司徒王祐諂事太監王振振一日問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時長安爲之語曰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揸腿似燒葱夫鬚眉丈夫甘爲奄腐奴隸而又甚焉噫勢利中人病狂喪心至是哉

唐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惟三楹舍藏書而

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深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靑城山年八十餘卒宋史李舜舉太宗時領文州刺史進內侍押班制置入奏事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慚焉後轉嘉州團練使遣與沈括議城永樂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尋死之贈昭信軍節度使謚忠敏若二內侍者士大夫聞其言見其行可愧死矣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淸儉廉耻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

得王太傅云

宋王安石之黨蔡氏鑄寶鼎鐫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其上以安石比禹績以司馬光諸賢比魑魅金兵入汴見鑄鼎歎且怒擊碎之事詳前辨奸佞類今西粤七星巖洞壁上尚列元祐黨籍姓名聞弘正間有請琢去者時按史某公謂不若留示千古夫王蔡之魑魅諸賢也惟恐不昭揭于來茲庸知鼎碎而諸賢不朽壁留而諸賢亦不朽是是非非誰得而混適以彰諸賢耳嗚呼毀之而適以彰之此猶爲得計哉

劉寔詣石崇如厠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卽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厠耳王敦初尚主如厠見漆箱盛乾棗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旣還婢擎金澡盆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寔或以箴崇敦直是英雄欺人耳

宋靖康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李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逼帝易服遂致蒙塵不反若水此時若欠欽宗一死此悔此恨千載誰復雪

竒劉幹在西州爲童貫所知遂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其大節所就固足以蓋之也李定史稱其於宗族有恩分財賑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於罪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張詵性孝友廉於財平生不殖田業旣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能逭清議林栗之强學雄辯時亦鮮有及者以妄劾朱子至得罪後世合而論之此君子所以㬎悔過絕變節也

竇申至人家謂之喜鵲卒坐此見誅劉申每至人家輒遭禍難人謂之鵂鶹亦卒不容于世

春秋時有傳吳太宰嚭死於魯者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不死也久之有自吳來者云太宰嚭果不死子貢問曰夫子何以知宰嚭之不死也孔子曰天生宰嚭所以亡吳吳不亡嚭不死也宋宣和末蔡京病極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叔用謂宰陸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故奸臣之不死有二焉一稔釁於國一

稔殃於身不至決裂之盡不已也蔡京事詳前報應類

曹操生平舉動輕躁終日手弄細物飲笑至頭沒杯案肴汙巾幘論者以爲獅相司馬懿有狼顧相操每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豫汝家事萬世稱篡逆國賊必曰操懿一爲獅一爲狼眞天挺巨憝哉曹操事詳前辨奸佞類

桓階初勸魏王正位夏侯惇以爲宜先平定二方後遵舜禹之軌及操卒惇追恨前言發病死梁武九錫

之出范雲欲預盛禮已中病兩月召醫診求速愈曰緩之一月復速之卽時愈二年不救雲曰朝聞夕死況二年乎汗之果卽起後二年果死惇死以恨不能早勸曹操之篡而雲死以願及見蕭衍篡也死生亦大矣以此死甘心乎范雲事詳前辨奸佞類

劉棲楚之險躁也阿宰相李逢吉爲盡力沮裴度使不得更入相其人葢八關十六子之一而自爲拾遺乃能諫敬宗晏朝數游至於叩額出血楊虞卿之佞柔善附麗也倚宰相李宗閔牛僧儒爲姦利世謂之

黨魁而拜監察御史乃能諫穆宗逸游拒諫何躬市人行而口烈丈夫哉憸佞小人知榮利之可求又未嘗不知美名之可掠也特其好名之心終不若好利之切而旣規利於宰相復取名於優柔不斷政非自出之天子兩得而兩無損眞登龍之巨猾哉君子曰唐劉棲楚楊虞卿漢杜欽谷永其姦一也

漢王允旣誅董卓蔡邕在允坐有歎息之音允責邕爲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便使收付廷尉邕謝不聽竟殺之唐張柬之等旣遷武氏上陽宮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耶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刺亳州元之之涕非特伯喈之歎矣邕以見殺元之僅出亳州葢柬之之不爲允也亦元之斬關預勤其心之不爲邕也或曰其時辟陽雖去産祿方張元之推功孫免之意然吾終不能爲之諱

昔汲黯不拜衛青而王祥亦不拜司馬昭司馬昭之

權尤過於衛青而世不以王祥賢於汲黯馬援受梁松之拜馮道亦受郭威之拜郭威之勢尤重於梁松而世不以馮道優於馬援何則誠與僞也

唐宗聞白居易名欲相之李德裕素惡之乃言易衰病其弟敏中辭學不減易且有器識遂以爲翰林學士入相後德裕貶敏中詆甚力初有薦丁柔立於德裕不用及裕貶柔立爲右補闕上疏訟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宋李昉好接賓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游雅厚張洎而薄張佖及昉罷相洎草制深

攻詆之而佖朔望必詣昉或謂佖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佖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柔立可以訴德裕之寃而佖可以數詣李昉柔立張佖君子也以其人之臧否爲好惡而不計其恩怨也皦中可以訐德裕之非而張洎可以深詆李昉皦中張洎小人也以其人之盛衰爲愛惡而遷變其恩怨也

鄭玄答趙商曰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

父用其子禹舜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慚德爲說父不肖獲罪其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按舜殛鯀於羽山原非死刑曰鯀殛死者謂終死于殛所鄭說是已至言廢父興子欲動武王謂已於紂者此則忘情故國希恩新朝箕子有此乎又攷孔疏以死勤事謂舜及鯀冥夫以死勤事則祀載在祀典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故曰以死勤事也鯀障鴻水而殛死庸稱勤乎或其九載績用雖不成然發法謂鯀障鴻水禹能修鯀之功則鯀亦不無勤勞故祀之以此知鯀非眞殛死也鯀之殛亦象之放也

漢戾太子死有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業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卽詐稱衛太子詣闕廷尉逮驗鄉里張宗祿等知議方遂坐誣妄不道腰斬唐德宗生母沈氏天寶亂失所在後卽位具策皇太后尊號分遣諸沈行州縣物色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宮禁事

而狀貌差似后后嘗削脯哺帝傷左指高女亦嘗削瓜傷指時宮中無眞識后者馳聞帝喜甚具駕迎還上陽宮高力士子和謂曰姑何自置身鼎俎上曰吾爲人教至是具吐其情始知非是詔仍貸歸曰吾寧受百撻庶幾得之宋靖康亂帝姬柔福陷虜中一女巫還宮婢謂其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中事遂詣闕稱自虜潛歸遣老宮人視良是問宮禁舊事畧能言恒以足長大疑之輩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卽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

下降高世榮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言柔福久死虜中始知其詐遂伏誅此漢唐宋三事適相類鶴林玉露偶遺唐事然德宗之不殺僞妄冀以求眞志足哀也

傳曰匹夫匹婦合而言之神也謂衆心之合大公出焉王莽之擅漢也吏民上書請加賞於安漢公者八千餘人又以不受新野田封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衆矣豈盡亡人心耶甚矣莽之行詐而無忌也彼八千餘人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

十二人者孰號而來諸孰數而孰籍記之又安知非役鬼而强名之莽歟張威權顚事誑耀矯誣上天則黃龍可使游於江中鳳凰遠人則白雉可使貢於塞外况區域之內廟堂之前僞苟可飾孰證其非威苟可脅孰爲之梗彼同然上書有之無之其寡其衆何足覈乎然莽能使此八千人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者和聲合詞稱功頌德而非衞氏之絕故爲變怪持血灑門以警懼莽者莽長子也痛劉氏之廢稱疾不復朝會者莽愛女也莽亦不能禦其必然則莽之詐於是乎不可行夫莽威以行其詐故能詐於威之及而情愛之地反不能什其不相然之心蓋天理在人不容已也由此觀之孰謂匹夫匹婦而不爲神哉

晉李密故漢人陸機吳人也密辭太子洗馬陳情表云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而機謝平原內史表云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一顚吳於敵國一誣漢於僞朝雖二人之仕佹同士衡於故國猶區區有禮乎

魏鍾會善效人書其頓鄧艾也於劍閣要艾章奏白

事皆易其言令辭旨悖慢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宋夏竦怒石介斥已因介嘗奏記富弼責以行伊周之事乃先遣女奴陰習介書卒改伊周爲伊霍又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介以得罪二事同出一律小人之害君子可畏如此

微名可邀也則有坎子以爲孝郭巨郭世通也厚祿可餡也則有餌子以爲忠易牙樂羊子也大權可竊也則有僇子以爲威王莽武則天也

紀處訥通妻於武三思以進其身而吉項納二女弟

於武承嗣以救父死紀亡耻而吉孝也然君子傷二女之不得爲緹縈吉頊之不能爲吉翂矣抑閎夭進妹事亦可原者耶吉得幸武后而能勸殺來俊臣以嚴語侵武懿宗皆人之所難至於勸二張以易吊爲賀之資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則反周爲唐與有功焉賢於酈寄之賣友矣史記殷紀云閎夭求美女周紀云有莘女此云進妹

閹無人道而東漢欒巴始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子賀官至太守巴好道術豈其練精易形有幻巧耶西漢李延年坐法腐給事宮中久之

浸與中人亂宋內侍林億年別業養娼女陳源貶所與妓濫俱以淫媟聞童貫頷下有鬚長尺餘吁人妖耶此以見此屬之不可信

記或素或青夏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按後漢崔琦斥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取此風俗通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按晉潘安仁西征賦云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唐蘇安恒劾張易之亦曰指馬獻蒲取此今世但知指鹿事耳藝文類聚莆下引史記曰趙高將爲亂先設驗獻莆以爲脯惑二世有言莆者誅之今太史公記無此文愚按此脯蓋堯厨中所自生肉脯形薄似翣搖鼓生風名翣脯者

忠正之臣有名湮滅於國史而猶幸僅託於它書者西漢京房傳京弟子姚平謂房曰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世言趙高威行秦廷羣臣傳會至蕭可脯鹿可馬也乃猶有正先乎使正先脂韋自全不復非刺高郎巳不失富貴延數寒暑可耳乃能使高威不成秦不

亂耶何言之異也然正先之名賴平言傳矣

晉賈充宋秦檜皆無子然充妻欲後其甥而趣殺其子於乳母之懷檜妻欲後其姪而故出其子於孕妾之腹巳以姦臣妬人國亦以妬妻自殄絕其家天道乎天道乎攷史檜無子立妻兄王㬇孽子爲後曰熺其孫曰塤皆王之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齊東埜語志檜妻王妬悍檜嘗嬖一妾有娠遂出諸莆林氏及長曰林一飛朱子亦云興化傳聞林一飛乃秦作教官時婢所生夫人不容與同官林家人養之秦後欲取歸未遂而死其黨又欲爲料理其夫人自陳云妾有庶子林非是林遂貶其地林死有子今無祿乃檜親孫也而史亦載林一飛於檜死爲檜子熺皆其黨徑營襲相位甚力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亦謂客曹泳嘗獻計於檜欲一飛還作子則事之

始末頗亦著悉秦之子孫實養於莆林氏其易嬴者
熹皆王氏也宋史又載檜曾孫鉅通判蘄州與守李
誠之禦金城破巷戰自焚死子浚濬俱從父死以爲
奸臣之後死忠死孝愚謂秦三世史官多出其手即
有亦非檜
眞子孫也

宋史奸臣傳載秦檜爲中丞靖康三年二月留守王
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
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乞存趙氏時檜爲臺長以爲
然卽進狀檜荷國厚恩云云金人取檜詣軍前挾北
去末云狀本會同臺連名屬槀馬氏其書亦但曰檜
上未嘗曰檜等又載何兊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

書乞存趙氏爲分檜功未嘗及伸慫慂秦氏本末審
然則激發大義主議存趙被虜挾去居然一忠臣也
今按宋名臣言行外錄備載虜議立張邦昌馬伸爲
御史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緘黙坐視
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答少焉屬槀就呼堂
吏連名書之檜既爲臺長則當列於首以呈檜檜猶
豫伸率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始肯書名伸遣人
疾馳以達酋虜故秦氏所藏猶云檜等也檜還自虜
揚言已功以取富貴伸之子孫漂泊關中有甥何琓

得其元稿累欲上之爲其子力止紹興乙亥秦琓忽
夢伸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往陳之琓卽持其
稿叫閽檜大怒誣以他罪下：琓大理竄嶺外未幾檜
果死其家訟寃詔復琓官伸：之忠績始白事始末如
此伸之忠績白則檜之奸狀益著矣史傳蓋出秦氏
筆非信史也

檜墓在建康非錢塘姜正郎云墓上豐碑屹立不鐫
一字蓋當士大夫鄙其爲人兼畏物議莫敢作神道
碑此與謝太傅墓但樹貞石無文字何如及孟珙滅

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塚
則與王蠋在齊燕兵不敢樵採又何遠也一生奸雄
眞同鬼魅萬年遺臭穢及丘塚亦可悲矣

元星吉任江西行臺御史秦檜裔孫奪民田羣訟不
決公問秦檜何人寮屬以奸臣對公閱檜傳大署其
狀曰檜之誤國千載有餘僇矧玆遺覦敢爲民害盡
斷其田於民　明范從文洪武間拜監察御史忤旨
下獄論死　上觀獄案見姓名籍貫遽呼問曰汝非
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乃仲淹十二世孫也　上黙

然郎命左右取帛五方來御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賜之諭曰免五次死嗚呼檜之奸也胡虜且有餘僇文正之賢也異代且有餘賞誅奸雄於既死顯忠良以如生非千秋快事耶

桓玄篡位爲楚帝御床忽陷羣臣皆失色殷仲文進曰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慕容超時都城外河流不凍其臣進曰天河迫近日月恩波常煖故獨不凍燕王甚悅晉武帝初一天下卜年探得一籌甚不懌張華進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

一爲天下貞帝遂不疑佞臣眞巧於逢君哉

霍光立宣專政爲帝驂乘帝若芒刺在背世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李德裕亦立宣專政適爲帝奉冊帝顧不覺毛髮灑淅世亦謂德裕之貶由於奉冊臣不可逼君如此

黎丘丈人惑于似子者而殺其眞子瑯琊臣伯(秦姓)惑于似孫者而殺其兩孫凡似之亂眞未有不反爲眞害者也

成敬奇(大理正)視姚崇疾置生雀數頭一一手執而放之曰願令公速愈也輩申(光祿卿)爲王介甫壽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兩人諛媚可笑異時合轍第聞姚相之惡敬奇不聞介甫與申忤也此二公之別(輩申事詳前辨奸佞類)

宋子京先一夕在晏元獻許飲酒極懽而罷次日艸詞罷晏公相遂加醜詆人以爲子京擣毫之際餘醒未解乃知戈矛伏于几席可畏也

唐令狐綯作宰相而胡姓之人多冒令(溫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宋常瓌爲御史而閭村之名槩從王

(瓌本農家子既爲御史村人之常姓者名皆從王蝟走史鈴下皆然)甚哉俗情之競攀附也

秦檜之相也凡投詩獻頌者以臯夔稷契爲不足稱必曰元聖韓侂胄之相也凡投詩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擬呼爲我王(顏棫艸制稱其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以聖與王之隆名顯號而祗以供媚權奸者諛舌可謂宋家尚有君乎

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顧命諸臣皆以爲不可而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宋元豐末兩府

大臣嘗議奏請建儲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夫天子以天下爲家立后建儲何事而二人之言如是一言喪邦其謂此乎

則天朝險薄者競告密以求官賞如霍獻可左司員外以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行本獻可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之請殺其舅而額裹綠帛李子眘誣告其舅以此得五品官母曰其著緋衫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而身衣緋衫推是心也弑父與君不難爲之矣獨獻可之請不行于則天此有唐社稷之覊又不可以人事論

王丞相指周伯仁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容卿輩數百人伯仁見顧和搏蝨不動指其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唐明皇指祿山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章子厚坦腹問蘇子瞻曰此中何所有蘇曰此中都是謀反底家事蘇亦一日坦腹問諸姬曰知吾此中何所有朝雲對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此數者問同而答各異然周語近誇蘇語大劇祿山語佞朝雲語激獨顧語超超玄著至陳文龍守興化城陷不屈自指其腹示胡元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則剛正之氣塞天地貫日星吁嗟烈哉爲嚴將軍頭又爲陳丞相腹

續問奇類林卷之二十八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清漳丘懋煒以鄂
同邑俞　誨忠伯
清漳周起元仲先仝訂

戒嗜好

劉向苦心力學爲時儒宗乃得淮南黃白之法未試遽上天子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繁卒無驗詔獄當大辟立冬將决兄陽成侯乞入國贖方得減死使是時死文成五利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日亦爲方士所惑留意鑪鼎一夕敗故其詩有金刑還火空之語宋潘道遥亦獻方太宗及帝升遐懼誅削髮爲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溺須臾不見術終不成富鄭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爲顒華嚴長老投之火中豁然有悟則世無此術明矣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程明道得方於佛腹中蘇子

瞻得方於扶風僧而皆不爲善藏拙者也

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娶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命壯山道人修行千年爲悅寗雲令之女竟被擒戮五戒禪師戒行精苦一悅妓女紅蓮竟墮惡道尤物移人可懼哉

李固以忠直名一時而胡粉飾貌宋璟剛直難犯而善擊羯鼓皆不類其爲人蓋漢魏間人以傅粉爲常陳思王何平叔皆爲之璟習羯鼓亦以明皇所尚故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至於趙清獻守清城爾挈妓以歸胡銓浮海生還而戀黎倩則尤不類乃知蘇子卿娶胡婦誠非虛語

項王喑啞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眷戀虞姬臨亡不舍蘇子卿吞氈齧雪視死如歸而不免娶胡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啓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爲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既去乃以詩寄魏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

朝而善羯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
按范文正公守饒於州圃北偏刱一堂顏曰慶朔以
儀古諸侯藏朔之義且親植花卉欄爲二壇既移潤
心不能忘作詩紀其事以貽魏介之曰慶朔堂前手
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得成離恨只托春風
勾管來後人爭和坎於石壁者數十家中有主人當
日留眞賞魂夢還應屢到來句蓋屬公詩意也見公
鄱陽遺事甚明曰一書乃言公於饒樂籍中有所屬
其去以詩遺魏而乞之又孔毅甫野史載趙清獻公

爲青城宰嘗私幸一樂妓及官滿挾以逊爲縣尉所
追奪愧恨久之又因與其妻忿爭感志不知公嘗命
老兵召營妓誠有杏花可幸之語然卒不果即老兵
亦知其須臾火滅則公之守當時已信於走卒事詳前戒
嗜好類　嗚呼文正之正也清獻之清也小人不難以筆
舌汚及之滓穢太虛不已甚乎然惟二公之正之清
皎皎也故人易以壘於此盖見二公
陶穀奉使吳越恃才凌忽莫有抗者及爲驛卒之女
所詐憊沮失措蠖改舊容何刻按節成都欲察文潞
公不法事及爲張俞家姬所染不發一語而歸韓持
按王鈇贓私郊迎之時辭凌厲不交一談及爲舊狎
妓女所迷粉面緋衣起舞羞愧夜遁三人事相類
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部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爲
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韵語乃謂明曰寧乞酒以清讌
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唐司空圖詩曰昨日流鶯今日
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
著鞭其戒好色者至矣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
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詩語意

獨異志僞蜀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
爲大斑蛇長丈餘送于苑中夜復來寢床下勢懼遂
殺之後有鄭美人勢亦寵愛化爲雌虎一夕食勢姬
三人未幾勢爲桓温所虜宮人蛇美人虎二事極怪
嗚呼衽席之間蠱惑之際其爲蛇虎獨此哉
晉元帝渡江之初時以酒廢政務王導諫之遂覆杯
終身不飲唐玄宗初即位常以醉後傷一人遂四十
餘年永絕此味夫以中庸之主以萬乘之尊而能以
一言一事永斷嗜慾如此吾人克巳之功其可以荒

淫爲細故乎
晉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周公所以戒成王也
惠帝爲君則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曹參爲相則日夜
飲醇酒不事事當是時以恬羸氏之敝以養呂姁之
亂而曾莫之止也易未濟上九飲酒濡首有孚失其
漢君相謂乎
唐裴休精禪律常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
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自發願世世爲
國王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

字聞於朝子弟欲迎之彼國不允而止北夢瑣言丞
稱之韓熙載肆情不持名檢售妓樂百數人日與荒
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獘衣芒屩作瞽者持獨
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此於禪
理有當否甚哉世人之好奇也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
可覆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
而收及石崇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收者曰知財爲
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荅於是並被害嗚呼位高則
顛多藏則厚亡華之所處危地也崇之所有怨府也
而屈於收者之所詰旁觀者清也
晉王濟家以人乳飲豚蒸燕甚肥美唐侯君集家二
姬不火食止食人乳顏色殊異驕奢至此乎晉苻朗
遂奔江南每與朝士燕不用唾壺使兩小兒跪而張
口承唾含出宋謝景仁性矜潔居宅淨麗每唾轉唾
左右人衣事畢聽一月澣濯故每唾左右爭來受焉
噫人理盡矣安得不亡
古今有潔癖者莫如庾炳之王思微米南宮倪元鎭

然他人猶似矯僞倪至終身不與人交此眞潔者也
然亦甚矣
山雞愛其羽毛映水則舞犀牛自惡其影不欲照見
常飲濁水物性相反如此何平叔晏性自喜動靜粉
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其山雞之愛羽毛乎夏侯元讓
惇惡其偶盲每照鏡恚怒撲于地其犀之惡影乎
晉唐寧王嘗獵鄠縣界搜林莽草際一櫃扃鑰甚固
發視乃一麗姝叩出衣冠莫氏夜遇賊僧刼至此王
驚悅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生熊因納櫃中扃留草

閻時明皇方慕極色王郎具由奏上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作法事惟昇一櫃入店夜久腷膊有聲遲明寂然店戶怪啓視有熊突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彼二僧自謂得麗姝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櫃中之忽化爲熊也明皇自謂得莫氏矧又得太眞足樂矣而不知域中之忽化爲胡也明皇能笑二僧後之人又笑明皇嗚呼人主其無令有笑無已時也

續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九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晉安謝肇淛在杭
晉安李炳恭汝篤
清漳王命璿君衡仝訂

陰陽方輿

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四種相刼謂成住懷空成而卽住住而續懷懷而復空空而又成連環無端都將成住懷空八十轆轤結筭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爲始終之極數所謂一大刧也

赤霆經曰中原爲雄魁傑奇偉江南爲雌淸楚嬙麗地靈人傑其別如此

路史曰溟渤漲洋天地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天地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天地所以遮西而制北也激瘴霧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泄流沙於西陲夾弱水於北滅天地所以界羅也

海錄碎事曰方丈之西北有陰戍大山滄浪之西有陽長大山此陽九百六之標揭也百六之運將至則陽長水竭陰戍水架陽九之運將至則陰戍水竭陽長水架

鄭室甫云康成謂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建丑舜建子舜攝位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改正故云月正元日非也猶云令月吉日艮辰耳王肅輩皆言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夏已上皆建寅是也

禹貢叙治水以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攷地理

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兖徐接境何爲自徐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爲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汨成五行相去遠矣

續禮儀志冬至日鑽燧改火夏至日浚井改水然則古人水火皆改所謂陰鑑陽鑑是也

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隨波濤而上下神化不可測如此

海水三歲而一周周則流波相薄而地動名山五百歲而一開開則金玉之精涌焉丹丘千年而一燒黃河千年而一清清則聖人出焉

考靈異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復三萬里春秋分則其中矣地恒動不止人不知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

廣州浮羅之山蓬萊之所浮也廬州浮槎之山耆闍

之所別也杭州飛來之峯中天竺靈鷲之所分也紹興獨婦之山西蜀之所飛也新豐慶山露臺之所涌也

孔子家語記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記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任子記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强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人之生未有不鍾於水土者

也
桀死以卯日紂死以子日故子卯不樂謂之疾日蓋忌而疾之也清江敖英曰桀紂以子卯死固可疾湯武以子卯興獨不可幸耶愚曰非也子卯不樂湯武所以志盡傷也非如紂以甲子亡吾以甲子興武王之以鼓衆志也

續問奇類林卷之二十九終

續問奇類林卷之三十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同邑盧廷選鉉卿
陳玄藻汝鑑
林名鼎玉鉉仝訂

譜族姓氏

昔曾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

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出西京雜記

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左傳公侯之後必復其始

鼂錯之鼂亦作朝袁盎之袁亦作爰揚雄之揚非楊也楊震之楊非揚也震孫修乃曰家子雲是不識雄姓也苻堅之苻非符也符融後漢之符非苻也顏眞卿云從草爲姓從竹爲印是不識融姓也

宋狄棐起家科名致位侍從卓然清節自砥厲蓋名

士也王荆公銘公神道亦謂其淳厚篤實未嘗妄言
笑然史稱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分仁傑告身與棐
棐奏錄國賓一官自稱仁傑十四世孫棐乃不知邁
迹自身矣狄武襄起涅卒登樞府一時士大夫交口
攻之然清能却梁公像棐不及也
王武恭狄武襄皆積戰功起行伍脫兜牟致位兩府
縉紳所嫉貌類藝祖宅枕乾崗蘇儀甫孔道輔言之
宅現光怪姓合讖書歐陽永叔劉原甫屢言之且夫
貌遺之父母姓受之祖宗皆用爲罪四公非讒人者

以斯知文武分鑣爭進爲忌君子而不免亦以徵宋
世儒者委蛇守文耻言兵事劣視武夫其所由來漸
矣
宋李儆與宋郊同官翰林懼其軋已因潛奏郊姓符
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交也宋郊爲不祥仁宗雖不
惡郊迄令郊改名是其說尚行也孫沔知杭州州有
富人許明以父禱水仙大王廟生幼名大王兒沔取
所蓄名畫不予因按以爲僭王配之是所爲欲加之
罪者然亦見當時多諱矣

蔡嶷者開封人以諸生試第揣蔡京且復用遂倡言
紹述擢第一蔡嶷就一意附京叙族屬尊京爲叔父
它日京命攸修等出見嶷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
比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夫京得以族孫視佃者蔡襄
死京故無求于佃也嶷且不敢以族父事京者不欲
卑行京之諸子嶷方有求於京也可發一笑
古人姓名有不載正史本傳而雜見諸書摘其較著
蒼頡姓侯剛氏見古篆文注許由字仲武見莊子釋
文皐陶字廷堅見左傳注彭祖姓籛名鏗見論語疏

姓苑箕子名餘胥見司馬彪莊子注紂使因文王于
姜里者名屈商見　　逵巷黨人姓項名橐見
師曠字子野見莊子疏管仲名敬仲見左傳子產一
字子美姓國見左氏杜預注孔子主癰疽實姓雍名
雎見說苑楚狂接輿姓陸名通見韓詩外傳莊周字
子休見列子注華周名還杞梁名殖竝見左傳叔敖
名饒見碑鬼谷子姓王名詡又名剛又云即鬼臾蓲
見續仙傳等書陳仲子字子終見皇甫謐高士傳杜
康字仲寧見魏武短歌行注楚莊王宴羣臣燭滅有

ZW 21101000822852

牽美人衣者姓蔣名雄見羣談採餘嫪毐姓劉名伯莊見楮室記毀卽墨譽阿者姓周名破胡見列女傳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曹參字敬伯申公名培竝見史記注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壺關三老姓令狐名茂見荀悅漢紀言霍氏之禍者周生迎佛骨之僧名大逵竝見郎瑛所言伏生名勝字子賤見西漢碑文翁名黨字仲翁見歷代小誌鄭子眞名樸嚴君平名遵見漢書傳注徧夫人名鑠字茂漪見漢墨志汲縣耕人得汲冢書於古塚者姓不不字呼作彪名

淮見春秋後序以簞食壺漿與伍子胥而自沉江水女子姓史氏見應天府志東海孝婦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於衆曰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其血青黃緣旛竹而上孝婦名用青見長老傳退之所交賈島進士爲僧字無本號佛印東坡所交禪師佛印亦姓賈實進士此皆史傳所不載者至夷齊四皓姓名則前諸書辨之詳矣玆不再述餘無據者亦不錄

李白生于彰明縣之青蓮鄉故號青蓮司馬公父以大德五年守光州而溫公生遂名光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見於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爲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煓媪姓王氏

漢帝問陳蕃徐穉袁宏孰爲先後蕃荅以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于徐穉傑出薄城故宜爲先蕃之所重蓋在崛起者愚謂鳳毛麟趾芝草醴泉二論各有意旨安得觭重顧所難終在單門所責還是右族故欽莫欽於特起恨莫恨於墜落